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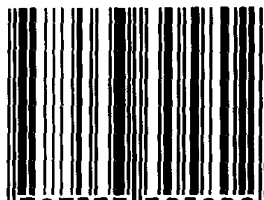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U/06 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五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二)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

—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二)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

經詳說本

詩經詳說卷十

平陽冉覲祖輯撰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陸氏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

曰鄘也

汎彼柏舟句在彼中河句汎彼兩髦句實維我儀

之死句矢靡他句母也天只句不諒人只句人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髮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子事

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其美自我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一

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

毛傳興也中河河中 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

事父母之飾儀匹也 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

信無它心

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兩髦

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

爽而朝亦櫛繼弁總拂髦冠綏纓

孔疏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其常處

以興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

髮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

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己志故與之誓言已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 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髻則知髻以挾凶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二

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其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味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 以其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味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纚笄內則注云纚所以櫛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纚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髦

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綏纚然後朝君也

按舊說以天爲父不可從餘皆詳明

大全釋文曰其姜其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諡姜姓也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髻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夾凶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髦者以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髻音朵

舊說以爲衛世子其伯蚤死其妻其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其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三

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其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其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此說甚婉可爲母存地步疏義舟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

說約河儀他一韻天人一韻 纂序柏舟有定在興
兩髦有定配文意亦四句止然何儀他既一韻則之
死句可帶上故疏義以無他適之地無他適之志作
兩應或爲是也 人只人字因上天只天字下也故
集傳易以我字爲訓 麟士曰內則剪髮爲髻男角
女羈否則男左女右存而不忍去所以順父母幼幼
之心及親死始猶幸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後脫之
可也故玉藻云親沒不髦郝仲與辨之曰古者幼學
稱髦士猶今垂髻也兩髦卽也分髦作兩髻略取象
形齊風甫田總角卽兮是也其伯以總角亡其姜在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邶風

四

室故父母欲以別嫁也此解最爲有見
詩說此時其伯父母俱存故以兩髦指之
合訂髦彼兩髦二句猶古詩云結髮爲夫婦言自兩
髦時便爲我匹之意實字不可忽謂一日之訂百年
之約也單呼母者父尊而母親女子所朝夕相依者
惟母耳不諒疑其不能堅守也恩不深者其不相信
無足怪母乃我之天何亦不諒我乎乃驚訝之辭
衍義五句分上興已有定配而致其誓下歎親有深
恩而昧其心此以舟在河中而無他適興已配兩髦
而無他志興至五句止以之死句文勢帶上故也髦

彼兩髦其姜對父母言不直言其人故借之以暗指
其伯也注剪髮夾凶凶者頭會腦蓋也髮者爲僞髻
交於凶之兩傍故曰兩髦也古者子生三月剪胎髮
爲髻帶之於首長則加於冠事父母而以爲飾示不
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父母死俱
脫此時其伯父母俱存有兩髦之飾故以兩髦指之
也實維我儀實字重看要發一定不可改易意之死
句其姜自言雖至於死無二志也見其節之堅亦示
後日不足慮耳母也二句重恩澤上說我心正與無
他心之心相應不諒只是不信不可說壞了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邶風

五

按兩髦之說見於禮者非一處皆謂成人後直至父
母沒方脫之其姜與其伯同事父母修內則雞鳴之
禮親見其伯兩髦之狀故思之據以爲說毫無可疑
郝景山好爲異說以爲其姜在室故父母欲以別嫁
其說妄極竟是全不知禮者夫其姜姜姓或是齊女
方其在室何由見其伯之兩髦而形之於詩邪嫁後
寡女父母欲嫁此是常有之事豈必在室而父母乃
欲嫁之邪且自古無室女守節之禮在家從父室女
在家自當從父母之命繫情亡夫守節何爲也前輩
於室女守節多有考辨而景山倡此說何所據邪時

講多采其說以爲新奇皆不細讀禮之故耳 又按
共姜從夫之謚顯然有據若謂在室而死可以合葬
乎何以與夫同謚也

講夫婦人倫之大不當以常變有二者也汎然彼柏
木之舟則在彼中河物固有定所矣况髡然彼兩髦
以爲飾者實爲我之儀人不有定配乎配定而志亦
以定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此我可自信以信人者也
母也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豈其不諒我之心而猶疑
其有他乎

汎彼柏舟

句在彼河側

句髡彼兩髦

句實維我特

句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六

之死矢靡慝

句母也天只

句不諒人只

句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
此猶治之謂亂也

詩說靡他是無二心靡慝是無邪心慝邪之匿於心
者之死矢靡慝他其義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亦誓死靡
發可見其心之貞固矣

講汎彼柏舟則在彼河側而有定所矣况彼髡然而
垂之兩髦實爲我之特不有定配乎雖至於死誓靡
慝志此我心也母也天只豈其不諒人之心乎今而

後其可無相强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小序柏舟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鄭箋共伯僖侯之世子

孔疏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
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
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
詩以絕止父母奪己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
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爲來事之約即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七

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
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
子以別於眾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
秋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
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
屬辭之例也言其伯者其諱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
魯言蚤死者謂蚤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
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
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
後也則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

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稱子幼
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
不嫁爲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
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
卽下云至死矢靡他也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
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己之意 史記傳字皆
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
同也

按其妻事有在室之妄說故詳載注疏使讀者辨之
武公之篡先儒已辨其妄茲不贅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八

朱子曰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
之

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其妻得禮之正而

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子曰只是後

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西山真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

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爲後世深戒

定字陳氏曰衛之淫風流行而有其妻特立之節真

可謂逼人欲之橫流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
之善心乎

指南二章一意各上五句是自表其貞一之志下欲
母之不違其志也守義云者守一醮不改之義也奪
奪其所守也總見其妻之賢意 此詩以之死句爲
主 玩實維我儀實維我特二句斬釘截鐵毅然烈
女不事二夫之義故矢以死而靡他以默折父母之
心不說父而說母政以母素能諒我心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束句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束句
可道也束句言之醜也束句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九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菁謂舍之
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

毛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束去之反傷

牆也 中菁內菁也 於君醜也

鄭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若

猶牆之生蒺藜 內菁之言謂宮中所葺成頑與夫

人淫昏之語

按毛鄭以葺爲選取選合之義今不用 言之醜只

是難出口猶俗言不中聽非謂爲君醜

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劭注云中菁材構在

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
顏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菁之言若曰閨門之言
也

指南交積材木單訓一菁字菁字與構同謂架構極
密也

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
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
然也

釋文頑宣公庶子昭伯名也

華谷嚴氏曰惠公朔即愬侯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十

公所納級妻言語也謂此一段話也

說約興理亦至四句止下二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也
纂序按婦道本韻以醜叶之可集傳驅就醜不必
集解中菁之言但謂閨門之事不必以爲頑與夫人
淫昏之語

正解牆茨芒刺不可埽內之醜惡不可道皆無所施
其惡之心也 言之醜有含羞意言之長有難竟
意言之辱有污口意

按所可句是轉語設若之辭

講無有善而不彰無有惡而不著彼牆有茨芒刺傷

人之物則不可埽而去之也而况中菁之言幽深隱
昧之事則不可道而述之也若以爲所可道也吾知
言之醜惡而難以出諸口也言之不可而爲之哉

牆有茨句不可束也束韻中菁之言句不可詳也詳韻所
可詳也詳韻言之長也長韻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
長難竟也

毛傳襄除也 詳審也 長惡長也

華谷嚴氏曰欲盡言則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今
人不欲言之事則曰其說甚長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十一

指南謂淫辭無可悉

講彼牆有茨則不可襄而除之也况中菁之言則不
可詳而盡之也若以爲所可詳也吾知其言之甚長
而難盡也

牆有茨句不可束也束韻中菁之言句不可讀也讀韻所
可讀也讀韻言之辱也辱韻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集解言之辱也猶今人云做的不差說的反羞之意
指南謂淫辭無可誦

講彼牆有茨則不可束而去之也况中菁之言則不

可讀而誦之也若以爲所可讀也吾恐其言之甚辱
適以污其口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污甚
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
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
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
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爲此篇發凡聖人所
錄淫亂之詩其意皆如此卽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三

創人之逸志者也

小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

鄭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

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孔疏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

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

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伯之兄宣姜

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說約求燕婉而得醜疾衛之人疾之矣齊無言何也

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尤甚乎使之而又強之果如左
氏言言之醜而不可道雖兼刺齊亦可也

衍義三章一意皆婉言以刺宣姜之惡也各章俱四
句分上是與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不可言也

君子偕老句副笄六珈句委委佗佗句如山如河句

象服是宜句子之不淑句云如之何句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

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

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耐祭服之首飾編髮

爲之笄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懸瑱珈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三

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爲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
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
也

毛傳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

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

所以別尊卑 委委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

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 象服尊者所以爲飾

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

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

之制所有未聞 象服者謂綸翟闕翟也人君之象

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子
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
孔疏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
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象服綸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爲善以配君子
今子之反爲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副
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
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
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
矣服之以告衆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十四

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
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髻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
故云所謂髮髻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爲
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
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當
耳其下以紃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
珈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
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
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以珈字從玉則珈爲
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

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
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
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
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箋以經言
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
云其之翟也明此爲綸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
羽而畫之故爲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
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臯
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十五

皆爲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
按毛說委佗二句欠明以象服爲象骨飾尤不合鄭
說頗明
廬陵羅氏曰紃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爲之以
纁纁之而屬於紃懸之當耳縛音紃同卷也
說約名物疏笄卷髮者衡笄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橫
於頭上朱傳誤以衡笄爲一云垂於副之兩旁當耳
其下以紃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笄也陸聚岡曰注
中以紃懸瑱是解笄而帶言之不必入講然則懸瑱
之云自至下玉之瑱也句方出也但據禮書圖笄長

尺二寸只是一根簪耳固無可加六玉之地或當因
笄既玉而又有六玉之飾故遂云加加於笄者言笄
之外又有所加非卽加於笄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
看餘卽連衡字亦闕之 追師疏曰婦人之衡亦施
於三翟矣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統以懸瑱則又
所別之至明又曰笄既橫施衡垂可知蓋其笄言橫
據在頭上衡垂副旁富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
橫 象服雖卽指副笄六珈然亦是舉一概餘之意
要看得活

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夫

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宜姜之不善乃如此
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通解首五句且泛不淑亦不可顯言其淫亂只反上
委委佗佗等句方爲渾厚得旨

詩存首五句只泛言夫人當如此至于之不淑處方

指宣姜集注節次甚明

詩緝云如之何言於此服飾之盛爲何如乎宜乎不
宜乎問之使自醜也

指南上五句是泛論夫人服飾之所由稱下則指宣
姜服之不稱而深刺之也 首句另講此夫人之德

也唯其有是德也故時乎副笄在首服此法度之服
自然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然而無有不宜也四句一
氣講方是或以上爲有德則稱笄珈有容則宜象服
欠通子之不淑亦只反上德容着失身中冓等語尤
不可用云如之何醜之也

正解首一句提起重講下四句相承說去第二句言
有是偕老之德故有是服飾之盛委委佗佗三句亦
根據來言有是德斯有是容以稱其服注當字作未
然看蓋此詩雖爲宣姜而發然且泛言君國之夫人
當如此也 委佗二句以動容言如山句是形容委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七

佗之狀見與輕佻者有別亦根據老之德來服以彰
德故曰象服卽副笄珈也宜者言與德相宜不淑是
無偕老之德安重之儀云如之何言雖有是服亦無
以稱也

按君子偕老截住冠全詩副笄六珈專言首飾以概
其餘卽此便見得服飾之盛委佗三句緊連一氣說
趕出象服是宜方住委佗是其容貌舉止雍容自得
如山如河卽是雍容自得之狀如山安重謂不輕佻
如河弘廣謂不局促所以與象服相宜而無不稱也
象服卽承副笄六珈以其合於禮服故謂法象之服

象即虞書觀古人之象象字子指宜姜不淑渾言云如之何言其不稱卻如何說

講夫人有小君之貴而國之母儀繫焉原其德與君子敵體而偕老以終者也故其助君子奉祭也編髮爲副以飾諸首副之旁有玉爲笄笄之外又加六玉爲飾而有六珈服飾之盛如此而且形諸體貌者委委佗佗而雍容自得如山之安重如河之寬廣又於法度之服無不是宜焉此夫人所以足重也今子之德不淑雖盛其服飾云如之何哉蓋亦不稱甚矣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翟謂翟髮如雲句不屑鬋也鬋謂鬋髮句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大

玉之瑱也句象之晬也晬謂晬也揚且之皙也皙謂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帝謂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也鬋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鬋髮也人少髮則以鬋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鬋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瑱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毛傳玼鮮盛貌綸翟羽飾衣也 鬋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 瑱塞耳也瑱所以摘髮也

揚眉上廣皙白皙 尊之如天審諦如帝

鄭箋侯伯夫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焉 鬋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爲善 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

孔疏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无

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 鬋一名髮故云鬋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己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鬋之以爲呂姜鬋是也不潔鬋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潔美故云不用髮爲善 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瑱故云所以摘髮爲屢云佩其象瑱是也 按毛鄭末二句說不同然皆不甚明以天承瑱帝承瑱失之鑿

華谷嚴氏曰鄭氏云江淮而西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揄翟則畫揄難衛侯爵夫人服揄翟 揄所以摘髮若今之篋兒也 上章子之不淑既指宣姜此章言其者承上文指宣姜也

慶源輔氏曰其者指宣姜而言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鬢髮如雲不屑髦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己者無待於外也玉之瑱也象之揄也言飾之美也揚且之皙也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是豈可以徒居哉

說約按嚴氏輔氏此言其者承上文指宣姜也 淇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手

澳充耳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衛夫人而玉瑱是服之盛也且上章云以統懸而屬之衛者則指此矣天子諸侯瑱 統黃纁卿大夫瑱 統青纁士瑱 統素纁則衛夫人瑱亦 統黃纁可知 玼翟髦掃翟帝一韻翟與翟去叶去聲中州語固如此纂序象今用以牙而掃云骨不知何據然牙亦象之骨則骨或卽以牙言

衍義七句分上述其服飾容貌之美下是致其驚怪之辭其之其字指宣姜言翟衣青質五色以備玉之瑱以玉爲塞耳繫之以統而當耳所以養聰也象掃

疏義注云掃音剔若今之篋子然觀魏風佩其象揄蓋男女通用乃佩於身以備剔髮之垢者也胡然二句本容服來就人所罕見上發揮天帝以鬼神言勿以形體主宰看有說云如天果可駭而不俛天之妹如帝果可驚而非順帝之則亦有意

正解揚訓上廣蓋眉下而廣闊則醜惡故以上廣爲美也上卽高字意廣卽長字意古人以眉爲春山橫黛以此末二句本容服來胡然有驚訝意以爲此天帝之神而偶見人世猶子虛賦所謂渺渺忽忽若神仙之彷彿也以君夫人之尊而盛稱其美何褻如之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手

蓋稱其有傾一國之色正譏其無母一國之德也指南不屑者只薄之不用非以此爲不潔也 胡然而天二句滾看天帝以神言驚訝之以爲自天而降也與他處以形體主宰言不同須得他驚怪聲口按不屑是俗用字只是用不着之意揚眉上廣似只是眉之上平廣分上廣作兩意未確胡然是驚訝口氣謂何以能然也集解設爲問辭是用鄭箋非朱傳意天帝難細分大概只言鬼神 又按嚴華谷謂其字指宣姜固可指宣姜言然玩語氣似只是玼兮鮮明者乃其翟衣也若實說宣姜之翟衣亦有礙

講且自子之服言之玼兮玼兮而鮮盛者其祭服之
翟衣也自子之容言之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屑取
益於鬕也服飾不但翟也又以玉爲瑱以塞耳也以
象爲拂以摘髮也容不但髮也又揚然而眉上開廣
而哲然其色之白也凡此皆世所希觀者也人莫不
驚相顧曰胡然而有此天之神也胡然而有此帝之
神也何容服之盛異常如斯邪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展句蒙彼絢絢是繼袿也袿句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顏句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媛句

媛韻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三

賦也嗟亦鮮盛貌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
也蒙覆也絢絢絢之盛麗者當暑之服也繼袿束縛意
以展衣裳絢絢而爲之繼袿所以自斂飭也或曰蒙謂
加絢絢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
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
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毛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裳蒙覆也絢之靡者爲
絢是當暑袿延之服也 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
角豐滿 展誠也美女爲媛
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絢絢絢之盛麗者展

衣夏則褻衣絢絢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
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 援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
助也疾宜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

孔疏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穀爲之以
文與絢絢相連嫌以絢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絢者以
葛爲之精曰絢曰絢其精尤細靡者絢也言細而
縷縷故箋申之云絢絢絢之盛麗者言是當暑袿延
之服者謂絢絢是繼袿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繼袿者
去熱之名故言袿延之服袿延是熱之氣也 展衣
之裏不恆以絢而云蒙彼絢絢者衣展衣者夏則裏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三

之以絢絢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繼袿也定
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絢絢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
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
玉藻云一命禮衣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
禮衣也定本云禮記作禮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聲
誤從禮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 以目視清
明因名爲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
因名眉目曰揚故詩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
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
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

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爲目上故知美目清兮清爲目下接毛以繼衿爲衿延不可解孔謂衿延去熱之名看來是如今襯衣之意 媛只是美文之稱援助意添設

說通毛云展以丹穀爲衣鄭則曰展衣宜白按說文瑤玉色鮮白也當鄭時清揚顏亦作三項說展衿顏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五

媛一韻展衿俱叶平聲

詩記當暑服縞絺以見君及賓則褻故加展衣於上以示斂束單舉縞絺意作詩時當夏日也

說約展衣在外縞絺在內 按王后六服褱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三翟皆祭服褱衣畫翟揄翟畫闕翟刻而不畫侯伯夫人揄翟以下子男夫人闕翟以下衛侯以爵故無褱衣 翟雉名爾雅曰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闕翟則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以其制屈於揄翟也揄卽揄類 又曰王之吉服九九陽

之窮也后之吉服六六陰之中也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衣裳之色異后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禪而無裏后裏而不禪陽成於奇陰成於偶也 纂序褱衣畫翟即翟也故合揄闕爲三翟

指南嗟兮四句服飾之美也直看展衣自是見君賓之服蒙彼縞絺天時之宜也然以之見君賓則居已於簡而視人以褻矣故以此蒙其上庶適體之餘有以存斂束之規正與表而出之意同清揚二句容之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五

美也展如二句申說邦之媛歸重在色上而帶言服飾方有斟酌上頭意亦完說邦之媛須得隱然言外意方妙

衍義六句分上言服飾容貌之盛下是歎其人之美以寓刺之之意也上章翟是祭服此章展是禮服亦象服中所有也人君之德音母儀之德也

按繼衿朱傳束縛意未明時講不露爲是收斂意姑從之揚且之揚疊上字謂不但揚而且顏豐也 邦之媛還是贊美譏刺在言外

講且子之容服豈止此哉嗟兮嗟兮而鮮盛者其見

君賓之展衣也以是展衣而蒙彼縞絺之上是繼袞以自斂也服之美也至矣子之目則視而清明眉上又極開廣眉上開廣額角又極豐滿也容之美也至矣誠哉如是之人兮以其容貌與其服飾觀之真邦家之媛也而果其有以稱之也哉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毛

慶源輔氏曰凡人之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萊先生責之問之惜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按東萊注詩原遵舊說其以胡然二句爲問之是鄭箋意亦大概引之不細辨耳

小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鄭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孔疏發首言君子偕老以爲一篇之總目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

朱子曰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正解通詩俱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本其服飾之盛而責其不稱其辭直二章敘其容服之盛而駭其異常其辭疑三章敘其容服之盛而美其優於色其辭婉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毛

總以子之不淑句爲主不淑是無偕老之德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服否則雖有象服祇見其不衷故曰云如之何下只備稱其服飾容貌之美而不言其他則其人可知矣

按宣姜私配公子頑生子女數人已分明不爲宣公之妻不能與宣公偕老矣故詩人開口提此一句以深刺之子之不淑卽是不能偕老非有二意前後雖極言容飾之美而皆有不淑在言外於偕老之義爲大悖矣

爰采唐矣

唐韻

沫之鄉矣

鄉韻

云誰之思

美孟姜矣

句

期我乎桑中中韻要我乎上宮宮韻送我乎淇

之上矣上韻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沫邦者也
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
小地名也要猶迎也

毛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沫衛邑姜姓也言世族在
位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

鄭箋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
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
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天

是惡行也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與我期於桑中
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

孔疏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
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
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
唐蒙也類升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
釋草又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
女則通松蘿玉女爲六名酒誥注云沫邦紂之都
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
之東朝歌也然則沫爲紂都故言沫邦後三分殷纣

則紂都屬鄘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

北之東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
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卽沫也殷武傳曰鄉所

也則此沫之鄉以爲沫之所矣沫邑名則采唐不於
邑中俱總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云之北之東則
指其所在采之處矣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

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爲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
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
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
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天

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桑中言期上宮言
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
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說約諸書唐蒙女蘿菟絲玉女松蘿菟丘菟蘆菟縷
赤網菟纍亦十一名然依名物疏本草草部有菟絲
木部有松蘿俱名女蘿蓋名同實異也小雅所稱之
女蘿正松蘿非菟絲卽與唐異晉書地道記朝歌城
本沫邑書酒誥云明大命于妹邦疏妹與沫一也淇
之上矣之上叶平聲然六帖云末句獨韻收又必有

據 纂序按集傳上辰羊反叶唐鄉姜爲一韻而二章麥北弋三章對東庸則上不與叶故六帖云獨韻卽首章不辰羊反可也

長樂劉氏曰采唐麥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

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衍義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於上宮要之既到桑中則於淇上送之一說桑中奔妾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名始過好於桑中終成歡於上宮耳諸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三

本多依前說然玩文義似後說爲是 吳文仲曰孟姜孟弋孟庸乃稱美之辭而以爲世族在位相繼妻妾恐未必然

按韻宜以上叶中宮不宜以中宮別叶

講男女之際莫亞於思之所鍾爰采唐矣則將於沫之鄉矣吾非爲所思而往乎果云誰之思則美色之孟姜矣兩情相屬雖遠必從彼孟姜者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既會之後又將送我乎淇之上而纏綿不能舍矣所思不亦遂也乎

采桑矣

句 沫之北矣

句 云誰之思

句 美孟姜矣

上句 期我乎桑中 中韻 要我乎上宮 宮韻 送我乎淇之上矣 韻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姁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毛傳弋姓也

大全白虎通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

說約名物疏接左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姁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姁穀梁作弋氏定弋

講爰采麥矣則於沫之北矣我果云誰之思而采麥乎則美色之孟姜矣是孟姜也始而期我乎桑中既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三

而迎我乎上宮而後且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亦何其不相舍邪

采桑矣

句 沫之東矣

句 云誰之思

句 美孟庸矣

句 期我乎桑中 中韻 要我乎上宮 宮韻 送我乎淇之上矣 韻

上句

賦也詩葛藟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毛傳庸姓也

說通詩故曰庸卽鄘女亦國姓也

詩記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見淫風以漸而遠

講爰采桑矣則於沫之東矣果云誰之思而采桑乎

則美色之孟庸矣是孟庸也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而後且違而送我乎淇之上矣亦何其不忍舍邪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閒卽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間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三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桑閒卽此桑中詩而證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小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鄭箋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孔疏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爲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卽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

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爲夫婦也

朱子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譏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三

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辭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我之閔惜而遂翻然遽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閒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尙矣且

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剛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三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閒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五

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何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謬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言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

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邪又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伏其醜者若所以爲戒謹恐懼懲創之資邪而其所爲訓說而求其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五

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心爲易也巧爲辨數而歸無邪於彼曷若反而責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閒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閒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悞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者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邪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

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文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頌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軼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容於麗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之淫放之鄙辭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麗雜之甚而不自知也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邶風

三

夫以胡樂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可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辭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諷者若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爲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辭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

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取之以備六籍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究聖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而雅樂之不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鄭詩爲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者邪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父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道然而一歎也嗚呼悲夫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邶風

三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託言采物以從其所思之人下因詳其期會迎送之情也當以思字貫既期之又要之又送之皆自言其心中欲得如此玩集注將字可見按集傳將字是未然事非既遂其欲而鳴得意也宜辨所云孟姜孟弋孟庸皆出虛擬不可認真此詩如奏之樂自是淫聲但朝廟皆不可用無入樂之禮謂桑間卽此詩尙是疑案或喜淫聲者用之以自娛歟

鶉之奔奔

句鶉之疆疆

句人之無良

句我以爲兄

與也鵲鵲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

毛傳鵲則奔奔鵲則彊彊然良善也兄謂君之兄鄭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

孔疏言鵲則鵲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鵲鵲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焉

公之辭

按毛鄭於我字下補出君則是國人之辭不如焦傳直作代惠公看

大本本章曰鵲初生謂之羅鵲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也

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鵲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

山陰陸氏曰鵲無常居而有常匹

李氏曰鵲性不淫

說約此反興也兄頑今屬庚轉陽是與彊叶也字從

又虛王切音荒釋名兄荒也大也青徐人謂兄爲荒又叶虛良切音香漢語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

衍義鵲鵲各有常匹不亂其類與宣姜與頑以母子而亂倫則人不如物矣此亦反興也鵲無常居而有常匹其性妒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鬪惡其亂匹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無良且渾指滅絕天倫講然上章惡切上悉不忌意下章惡切下淫不願意二詩見衛爲狄所滅之因故以定之方中繼之

按奔奔不必以兩雄相鬪言只以雄雌相隨說爲最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焉

彊彊想是當時口語不能爲之解

講人各有倫物各有偶彼鵲之相隨奔奔然鵲之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如此而况斯人也潰倫於在下曾鵲鵲之不如無良甚矣而我乃以之爲兄兄甚辱我哉而何莫之忌也

鵲之彊彊句鵲之奔奔句人之無良句我以爲君君謂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毛傳君國小君

鄭箋小君謂宣姜孔疏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

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慶源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爲

小君也彼謂狡童碩鼠爲稱其君者何哉

講鵲之疆疆鵲之奔奔各有定配如此况斯人也

倫於在上曾鵲鵲之不如無良甚矣而我乃以爲君

君甚羞我哉而何莫之顧也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

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鵲之

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罕

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
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
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
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
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小序鵲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鵲鵲之不
若也

鄭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禽鳥

孔疏頑與宣姜共爲此惡而獨爲刺宣姜者以宣姜

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爲不可故作者

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亦是惡頑之辭

指南此詩二章俱以人不如物起興首章刺子頑之
不良二章刺宣姜之不善蓋託爲惠公之言以刺之
也上章人字指庶兄頑無良謂其上蒸而不忌也下
章人字指小君宣姜無良謂其下淫而不顧也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鄘風

罕

詩經詳說卷十終

詩經詳說卷十一

鄘風

牟陽冉觀祖輯撰

定之方中

中韻

作于楚宮

宮韻

揆之以日

日韻

作于楚室

室韻

室韻

樹之榛栗

栗韻

椅桐梓漆

漆韻

爰伐琴瑟

瑟韻

瑟韻

瑟韻

瑟韻

瑟韻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

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

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

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

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選實椅梓實桐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一

皮桐椅桐也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

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

毛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

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

南北室猶宮也 椅梓屬

鄭箋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是可以營制

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

壁連正四方 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爰日也樹此六木於宮者

日其長大可伐為琴瑟言豫備也

孔疏毛以為言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

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為楚丘之宮也度之以

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為楚

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正方乃為宮室別言宮室

異其文耳既為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

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為琴瑟言公非直

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為豫備故美之 鄭以為文

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

時而作為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

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二

中而為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

餘同 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為毛所引

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 春秋正月城

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為之城

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 此度日出日入謂

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

云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影為規議日出之影與

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

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

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卽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三

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室猶宮也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卽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椅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

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

按毛謂室猶宮鄭謂宮宗廟室居室朱傳從毛毛謂南視定北視極以正南北鄭不謂南視定鄭說優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是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爲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爲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彭魯叔云繫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四

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影也又轉筵畫地爲圓規朝識日影其端指西暮識日影其端指東兩頭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影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此解稍明大全本草注曰榛樹高丈許子如小栗栗樹高二三丈花青黃色實有房簍大者中子三五小者子唯一二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一種在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

作果一種岡桐無花不可作琴體重 梓似桐而葉
小花紫亦有三種 漆樹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
似槐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承之汁滴則成漆也
華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作琴瑟者
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爲青
桐 椅桐可爲琴瑟榛栗可備邊實梓漆可供器用
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

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
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
近功凡此類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華陽范氏曰此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埤雅云言
其所植皆能豫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
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
如此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下
三句言其有久遠豫備之計所謂悅之美之者皆追
述其事如此也

慶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
苟也

詩記營建大務不稽天時則殘創之民不堪供非時

之役不審地勢則苟且之規不足垂久遠之計

合訂文公興亡在念豈不欲亟其成功必俟定星方
中可用民力始作楚宮至其作之也又必揆之以日
下正方面卽此便想見他愛民重農的意思種植與
營建不平種植亦營建中事也爰伐琴瑟非曰琴瑟
必取諸此只是言異日可伐以爲琴瑟耳今人增出
實邊豆又以爲作禮樂玩詩意只閑閑說過未嘗有
此意

衍義四句分上言慎於營建之務下言豫爲禮樂之
圖重營建上不可與種植並看蓋因營建而種植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六

首四句雖有天時地勢意然順天時以審地勢乃一
時事當串說下去二作字俱以創始言之宮與室只
是一般故注以爲協韻耳不可把揆日又爲楚宮以
後事也揆日用臬樹在基址中間朝則日出於東臬
影倒於西暮則日入於西臬影倒於東以繩正之而
東西之方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倒於北以
繩正之而南北之方向定矣樹之三句言其豫備禮
樂之用見文公得正國之本也總是營建之務無一
事之不豫意 杜注楚丘在濟陰武城縣西南濟陰
今兗州府曹州曹縣 樹之實至梓漆

正解制作禮樂說通謂詩意只閑閑說過未嘗有此意並謂實邊豆亦因伐琴瑟而增出似講得太無著落卽詩人無此意然行文不借此發議亦覺索然無味矣總見開國之始豫爲長久之圖無非是他謀深慮遠處 榛栗下不言備邊實而於四木下特注爰伐者果實目前所需人所易見琴瑟之用猶俟後日不爲拈示則人將以此四木徒爲美觀而已辨舊說可從講國家當興復之後都邑民物事關創理焉孰不賴我公之力哉營建大務也必上順天時彼定星方昏而正中正農事已畢而力可用也我公率民興役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七

作于楚丘而爲宮焉又必下正方面我公樹臬於此度日出入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以定南北而版築從事以作于楚丘而爲室焉斯時也雖荒闢之初卽有久遠之計樹之榛栗焉椅桐梓漆焉異日者琴瑟之具爰取諸是耳我公綜理之周蓋如此

升彼虛矣

虛韻

以望楚矣

楚韻

望楚與堂

堂韻

景山與京

京韻

降觀于桑

桑韻

卜云其吉

句

終焉允臧

臧韻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旣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

臧善也

毛傳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地勢宜蠶可以居民 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諫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鄭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

孔疏此追本欲遷之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八

墟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旣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旣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卜又吉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國焉 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傳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並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

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爲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爲大阜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大卜曰國大遷大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九

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縣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於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興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焉允臧也

大全傳實羣書百攷曰堂是博州堂邑

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

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

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東萊呂氏曰升望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以細察其土宜

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考自景故爲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十

眉山蘇氏曰降觀其下有桑土可居民三山李氏曰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然後稽之卜筮文公既有相土地之宜矣故其後曰卜云其吉

三山林氏曰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縣詩曰爰契我龜楚丘之遷亦曰卜云其吉是也

臨川王氏曰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

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遽遷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慶源輔氏曰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形勢也又察其

土宜也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則始之吉而終之臧宜矣

說約注有望景觀卜之說不可分作四項平對而末句總承如通解講意驅經從傳自戾語氣蓋詩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下三句又一截判然分明亂之則非也又三章各上二句一韻下五句另一韻俱首尾一律虛本與楚叶又升虛望楚平對京本與堂桑臧叶而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亦平對上以一項對一項下以兩項對兩項斷然不易也降觀三句自作一氣遞下 一二以升望爲對三四以望景爲對至此始脫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七

去升字也若三句對一句如何成文乎

纂序末三句桑爲主卜因桑而卜臧卽土宜桑爲臧如大雅縣篇周原膺膺莝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亦是因土宜之善而卜如此 此詩追美終焉允臧則今日實在已驗之謂也

合訂升彼三句重一楚字不與堂對看蓋楚上可建宮室故從虛以望而因及於堂耳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勢有完有不完也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有正有不正也降字頂上升字來桑宜肥土桑盛則地美可知故觀桑以驗土宜終對建營之始說

集解此章照注望景觀卜分作四項斷然不易顧麟

士謂驅經從傳自戾語氣者彼蓋泥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不知古人詩章錯綜成文非如後世比合排偶必兩兩相對也且末句允臧自宜統承先輩瞿昆湖文皆如此劉上玉附會麟士之說遂謂卜因桑而卜臧卽土宜桑爲臧尤屬可笑夫古人建國必考之卜如遷岐遷洛皆然苟以此章卜吉爲單屬土宜豈山川形勝之重反不必質諸神耶卽允臧注亦渾言果獲其善未嘗單以土宜桑爲臧傳意與經文自明皆說詩者自生牽強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七

衍義此本其始在作室之先上三句是一意望景觀卜四平看末句分上是周其謀於始下是獲其善於終也升虛以望楚上與堂邑覽一國之形勢也景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也景字與上章不同上是正宮室方面此是先正一國方面桑者民生所資故觀其土宜桑如何凡此望景觀卜始之周其謀者欲終之善也終字對始字言蓋經營之始也若末章所謂終則對此章而言又是後來事允臧雖承望景觀卜來還當稍推開說言其得地之美真可建國以復康叔之舊以幹懿公之蠱以輯和人民光顯國家 望者

審其高下所依倚他日稽定中以作宮將踞楚以爲雄而環堂以爲鎮也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景者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臬降就下處言非從山而降也桑盛則土美可知故又觀之以察土宜人謀善矣允欲鬼神協吉故又卜之若謂今將作宮室於此神以爲可乎不可乎至云吉而神謀亦無不協矣按慶源輔氏曰既正其方面又覽其形勢又察其土宜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可知以統承爲是卽允臧亦須統承觀注本其始之望景觀卜二句可見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鄭風

三

按朱傳以望景觀卜並言是連類舉之之詞說約謂降觀三句一聯近講家多駁之然照下桑田看則重降觀亦有見 卜云其吉吉字與臧字相關始卜吉而終臧語氣當是如此予謂望景觀可平看卜卽卜此三者包上爲是若各另爲說則所卜何事講者承上平列四項以解臧字添出鬼神庇佑一層恐非正意 終字照後來說爲是蓋詩人是追美目睹其臧而云然不僅作經營之終說 講試由其始而言之地有故虛高可登之以望我公則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所以領略其大勢也望楚

丘又與其旁邑之堂而並望之審其高下所倚以定一國之形勢焉測日景以正山之方面又與高丘之京而並正之審其向背所宜以定一國之方位焉既乃降矣以下觀於桑察其土宜之如何又謂人謀以神謀而決也卜之於神而既云其吉是以至於終焉而信獲其善也我公之慎始爲何如者哉 靈雨既零 命彼倌人 星言夙駕 說于桑田 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 騷騷牝牡 三千八百 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騷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鄭風

四

毛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 秉操也 馬七尺以上曰騷騷馬與牝馬也 鄭箋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 塞充實也淵深也 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鄰鄭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孔疏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開倌

人爲何官也 七尺曰駉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駉牝以互見故言駉馬與牝馬也知非面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

按鄭孔說作辭說如字讀匪直也人人字爲庸君皆未當

華谷嚴氏曰靈雨好雨也杜詩曰好雨知時節

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動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圭

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眾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駉牝之眾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

臨川王氏曰上章旣言城市宮室於是言其政事蓋人君先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眉山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

者之所能致也

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樸實不尙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之所能辦哉

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要其後日之終而言觀其始之經營其國者如此其備繼之勤勞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善與富亦宜矣

廬陵曹氏曰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也文公之能勤於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多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矣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圭

說約此章亦照上兩章首二句以零人爲韻下五句以田淵千爲韻方見自然集傳並驅田淵千以從零人爲一韻而六帖從之似不必也第三句轉出無韻則誰謂荼苦毋逝我梁固有然者又不可拘 一二三句宜讀斷命之之詞已藏在內三四句另起是敘事之詞言文公遂於此次日雨止見星夙駕往舍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桑田平說是兩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八字作一氣而又喚下未了經中人字斷指文公言非特我公所以存之心者塞實而淵深抑已實驗於政事而駉牝云云也塞淵秉之於內只是心而

見之於外則爲事業故云然 蔡序集傳方春時雨
既降而農桑之務作似注下桑田句也先渾起是
集解秉心句最重見文公所以能光復舊物者皆由
此心也然卻於收處輕輕點出此詩體之妙

衍義四句分上言心之勤於民事下驗其操心之善
也靈雨句正士膏動元籙育人務農桑之時上四句
全重說於桑田句注中亟往而勞勸之正解此句勞
者勞其勞勸者勸其勤使盡力於農桑也此便是操
心塞淵處匪直句緊承上喚起下文秉心心字最重
言非獨於此民事所以操心者如此而推之於政無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七

不皆然故所爲無不成而觀之牧事有騶牝三千乃
操心之一驗也蓋馬之盛亦塞淵所致也玩此則其
無一事而不操心塞淵可徵矣注中此人字指民言
姜我英曰人主發憤爲雄或行事未果而心已弛則
似乎闕達而失之於不塞或謀事未成而心已躁則
似乎壯決而失之於不淵文公則以實心應事以深
心度務譬之太山之土自能生物河海之用水之不
竭亦何所爲而不成哉直從上作室種植望景觀下
夙駕諸項而歸結之曰秉心如此其塞淵也疏解塞
淵二字最妙

指南首四句正見他於人上操心塞淵至匪直緊承
上喚起下文騶牝三千正是富國之效徵其塞淵之
心也若以策飼有道善於畜牧爲言則是以牧馬之
心徵其爲民之心也不可從人字的作民字看另說語
氣卻順但與
朱傳不合

正解夙駕桑田要見其綜理方殷急急乘時之意
舉騶牝以概其餘亦見富國強兵可以制敵意三千
作實事不作豫擬玩注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便
見

按匪直也人人字指文公說不可即指民民字當在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六

秉心塞淵之上言匪直但文公之於民事秉心塞淵凡
事無不然即牧事就理亦能致騶牝之三千 騶牝
二意騶見其馬之壯牝見其馬之蕃
講試由其終言之方春時和土膏動而百物滋民人
衣食之源始此有賴於天澤甚亟也天之靈雨旣零
我公於是命彼倌人用備乘輿之駕焉迨雨止星見
我公卽戴星早駕說于桑以躬行勸蠶說于田以躬
行勸農焉夫躬親不憚勤勞如此此其秉心可謂塞
而淵矣然匪直其人所以操心者極其塞實而無
虛飾極其淵深而非淺近也蓋事有實效往無不蓋

卽其所畜之馬駮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眾矣而非駮牝者可知而馬之外又可知我公之由衰致盛以復祖宗數百年之舊也豈偶然哉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澶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九

小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孔疏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城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說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者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辛

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徙居楚丘卽二章升虛望楚丘吉終祇是也而營宮室者卽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爲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爲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爲豫備雨止而命駕辭說于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說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駮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爲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制乃追本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駮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故卒後爲之 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玅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爲狄所滅之事 再賁豫州榮波既緒注云沈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

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榮澤當在河北序自攘戎狄而封之以上總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爲狄所滅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衍義首章分上美賢君營建之不苟下是舉其始終而詳言之首章正是遷居楚丘作邑之事是一詩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主

主卽詩柄所謂營立宮室也次章本其始是未營建以前事末章要其終是營建以後事此詩作於文公季年上二章皆追言之耳此詩精神全在秉心塞淵一句務農桑固塞淵也卽上經營諸務亦是此心之貫徹處故全章當重一心字首言其營建而及禮樂之謀次言慎於立國之事末則推其立心之善而成庶富之效也按中段重秉心句是時文貫串法恐涉倒置

正解春秋文公之在衛也於齊忘桓公之德而伐其喪於邢棄同姓之親而滅其國趙子伐宋而不能廣

天王居鄭而不能救母乃塞淵之心秉之未終歟按文公中興衛國自是賢君詩人美其秉心塞淵就立國上看得有一段純誠深遠之意非能粹然無疵也詩所不及者置之勿論可耳

蝮螭在東韻弟莫之敢指指句女子有行指句遠父母兄弟指句

此也蝮螭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

毛傳蝮螭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主

諱之莫之敢指

鄭箋虹天氣之戒尙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孔疏釋天云蝮螭謂之雲蝮螭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閭者爲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爲淫戒故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

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之見而懼謹自戒懼謹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爲懼謹然故莫之敢指也

按不敢指只是惡之不指耳非不敢慢天戒之說行是遠行嫁出之意訓道未妥

安成劉氏曰虹之爲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曜之亦成青虹之量

此刺淫奔之詩言蜺蜺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重

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遣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遣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之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指南上二句喻淫奔之惡人所不道不道者不足齒也下二句又舉婚姻之正禮以刺淫奔之惡觀注不顧此而冒行此字正指此正禮言或云女子終當適

人將遣父母兄弟而有行以成婚姻之禮或云女子有行就指淫奔之人淫奔之人多蔑視其親戚而竄伏故責之如此把不顧此此字指父母兄弟言俱未穩

行義此章是賤之之辭陰陽不正之交人不敢指以比男女不正之會人不敢道陽蘊於上陰蒸於下二氣交構而爲雨陽蘊已解陰蒸不已則攝而爲虹蜺朝謂之隋暮謂之蜺蜺是地氣之淫也冥漠若無朕兆倏而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曖昧之事終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二句舉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重

婚姻之正禮以刺之見婚姻之事當明明辭父母兄弟而行豈可私奔而爲曖昧之事乎

按此詩似是有女子在室而淫奔辱及父母兄弟故詩人刺之謂女子行嫁當遣父母兄弟豈可與父母兄弟同居而蔑禮縱慾不顧父母兄弟爲何如乎講人之男女天之陰陽各有其正彼暮雨之時日色自西映之而成蜺蜺在彼東方焉此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人之見之則莫之敢指惡其爲天地之淫氣也是以女子有行必當遣其父母兄弟未嘗自遂此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耶

朝句隋于西句崇朝其雨韻女子有行句遠兄弟父母句

比也隋升也周禮十輝九曰隋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巨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毛傳隋升崇終也從巨至食時爲終朝

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孔疏祗祗注云隋虹也詩云朝隋于西則隋亦虹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言升氣者以隋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隋鄭司農亦云隋者升氣是也上蜺蜺虹也色青亦因雲而見此言雨徵則與彼同也祗祗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注云輝謂日光氣也則隋亦日之光氣矣蜺蜺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注周禮見隋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爲妖祥也

按毛鄭以朝隋二句喻婦人適人之正道與上章意反

大全春官注祗祗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輝

謂日旁之光氣一曰祗陰陽氣相侵赤雲爲陽黑雲爲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鑕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

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薄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敘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隋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象

南軒張氏曰蜺蜺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爲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正解此章是惡之之詞以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下二句刺其昧大婚之宜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講且是蜺蜺也自朝雨之時日色自東映之忽然自下而上隋於西焉則其雨不終朝而遂止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是以女子有行必當違其兄弟父母此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耶

乃如之人也句懷昏姻也句大無信也句信韻不知命也句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

毛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不待命也

鄭箋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昏姻之事乎言其淫奔

之過惡之大 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昏
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

按命字毛鄭以父母之命言覺淺

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
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
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
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臨川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慶源輔氏曰男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
之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毛

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
則能循乎天理矣

說約信命集傳俱叶平聲四句一韻然人姻一韻信
命一韻兩句各叶似近自然 結處忽說道學奇

纂序前兩章上二句一言淫氣之交一言和氣之害
雖甚惡而託之比下二句只以正言之似留至末章
而歷言以痛斥之也此詩人篇法

詩存懷字極切男女之欲人皆有之惟懷念於斯則
不復知有人道矣故以大無信不知命鄙之

集解不知命句最有味蓋人動於欲每不可遏念及

於命則福善禍淫有懍懍不敢犯者故以命醒之令
息其狂心也 上三章於比體中寓賤惡之意此章
始指其人而痛斥之

衍義此章是深責之詞上二句刺其縱男女之欲下
二句斥其昧天理之正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婦人從
一而終此是信處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此天理之
正處失貞信之事即昧天理之正二句詞若兩平意
實相貫須要真知心悟惘然警惕今日不知此所以
敢於懷昏姻耳

按四句串下乃如二字縮至末 信字貼貞字便明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天

非有言不信之信

講今乃如是之人也但懷昏姻之情而不知制也自
失其身大無貞信之節也自昧其正不知天命之理
也能免人蠮螋之惡也耶

蠮螋三章章四句

小序蠮螋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
人不齒也

按前篇文公復國此遂承言文公化民詩未有定次
故朱子不用

正解通詩首二章喻淫奔之行而指其違乎禮末章

述淫奔之欲而斥其滅乎禮總以大無信不知命二句作主蓋上特賤之惡之至此方正言以刺之也按此淫詩人所易忽末章提出信命二字便須體會故朱傳引程子之言以示人

相鼠有皮句人而無儀句人而無儀句不死何句為句

與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

毛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

鄭箋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

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 人以有威儀為貴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无

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按人字泛言毛鄭皆以尊位言未確 借鼠起興鄭

作比喻說不合興體

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

其不死亦何為哉

說約此亦反興至二句止三四句另轉以痛責之

纂序皮儀本叶以為就之可集傳通字通用反叶似

多事

正解三章各上二句即物以興人之無禮下深致其

惡之之詞相鼠云者言易不相之於鼠也無儀無禮

何處著吾相乎

講威儀乃德之符而亦所以定命不可少者也如物之可賤惡莫過於鼠相彼鼠矣而猶必有皮以示其表焉况人居類之最貴而可以無儀之可象乎夫人而無儀則瞻視失尊坊表不立曾鼠之皮不如矣此而不死亦何用哉

相鼠有齒句人而無止句人而無止句不死何俟句

與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鄭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三

節也

纂序齒止俟亦自可叶俟不必羽已反

按容止兼動靜言動靜皆合禮法故可觀不可專泥

止字毛傳言止息鄭易之

講相彼鼠而猶有齒以列諸口矣況乎人而可無止

以見諸容乎夫人而無止則恭遜不形謙光不著曾

鼠之齒不如矣此而不死復何待哉

相鼠有體句人而無禮句人而無禮句胡不過死句

死句

與也體支體也過速也

毛傳體支體也過速也

纂序屢以死言者甚惡之詞故云何爲何俟又云胡不非眞以無禮定其必死也 體禮死自相叶死不必想止反

集解無儀無止無禮而卽罪其宜死可見禮者人之生理也記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與此正相發指南儀威儀也是可畏可象意止容止也是謙抑退遜意禮字是舉全體而言兼儀止在內說

講相彼鼠而猶有體四肢之全備矣況乎人而可以無禮品節之不詳明乎夫人而無禮則無以持身無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三

以範俗一日在世多一日之敗壞而已胡不速死之爲愈哉

相鼠三章章四句

小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按文公能正其羣臣是因此詩在定之方中後遂生牽繯詩自刺無禮何與文公事耶

慶源輔氏曰每章章末甚疾之之辭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以皮與儀以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也

華谷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弱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衍義此詩刺無禮還是泛說不必直指在位三章一意只是反覆譏刺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爲與

正解通詩都是惡人之無禮也 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三

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亦云翌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詩意蓋取諸此

子子千旄旄句在浚之郊郊句素絲紕之句紕句其馬四之四句彼姝者子姝句何以異之異句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千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界與也

毛傳子子千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旄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 紕所以織

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 妹順貌畀予也

鄭箋周禮孤卿建旂大夫建物首皆注旂焉時有建此旂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 素絲者以爲纓以縫紕旂旗之旂縵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旂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 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

孔疏謂之干旂者以注旂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旂首曰旂李巡曰旂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旂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上也其下亦有旂縵郭璞曰載旂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旂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旂有羽也 二章言干旂傳曰鳥隼曰旂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建旂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旂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旂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旂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旂出軍則建旂是卿有建旂之時旂亦有旂二章互文也言旂則有旂縵言旗則亦有旂矣卒章言干旂傳曰析羽爲旂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旂者卿射記注云旂總名也爾雅云注旂首曰旂則干旂干旂一也既設旂縵有旂旗之稱未設

旂縵空有析羽謂之旂卿建旂者設旂縵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旂縵也

按鄭孔以西爲來見之數謂四次也又以彼妹爲好賢者而賢者謂彼妹者子我將有何善道以告之始終作賢者自言文義不合 妹訓順亦非確解 孔氏曰注旂干首凡旗皆然 程子曰旂旗旂皆通言耳謂卿大夫建旂而來親浚之都禮下賢者 董氏曰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騶 按妹美也在女子則美在色在賢人則美在德可以通用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旂旂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朱子曰此是旁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妹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 說約干詩記李氏曰與竹竿字通用爾雅亦作杠素錦綱杠是也綱韜也廣雅曰天子杠九何諸侯七何大夫五何詩緝旂者牛尾也茲曰以旂牛尾爲之者則釋畜犢牛郭璞注旂牛之脾膝尾皆有長毛牛之屬固有旂牛也或是旂牛而又以其尾爲之故兼言之耳紕縵組也則紕是實字然曰以素絲縵組而維

之又以爲虛字矣蓋紕字義伏素絲內而維字義伏紕字內下章組之更有顯言宜義同也內則注組紕皆爲條通解云維此千旄使不渙散也凡此皆大夫常儀而特以在浚遂生精彩須識此意何以界之六帖云見得經綸之蘊非淺見所能窺廟堂之計非道路所與聞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固是愚意謂下賢曠典一時創見詩人極爲賢士慶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爲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誇美讚歎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旨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正解各章上四句表大夫見賢之誠下擬賢者所答之意也子子二字見意既非常儀亦特出也千旄千旄千旄三者以旄爲主蓋車後所建有鳥隼之旗旗有千干首注牛尾曰千旄設析羽曰千旌維旌旄於干則皆用素絲之組一章訓注曰旂曰縿者蓋旗之正副曰縿旂則其末垂者也曰郊曰都曰城雖變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慮意建於車之旄素絲以繫之載夫旄之車良馬以駕之二之字俱指千旄言紕組視皆有親依維繫不相離散之義四五六不過修其盛之之詞非漸增其數也盧文子講末章在城彌

近則所見益親所見益全故以爲祝之六之也妙絕姝子以蘊藉言界者取其端予者深其緒告者罄其衷也何以二字乃國人擬議之詞懸望其有以界之又深幸其必有以界之又豫想其不知何以界之總

是深喜不禁之詞見一時人心願治光景 紕縵之也組繫之也祝聯屬之也指南界予告無大異此二句乃國人相擬議之詞只須云求之如此其誠賢者必與之言但未知其所言者何如耳若云禮意之勤不可孤則傷者賢者有程云有言無言不可得而知亦非詩人口氣又如今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作者多用君國子民等語是并所告者道出矣深失詩人之旨並下二章同看

講國莫重於有賢禮莫大於尊賢然而此典之曠久矣何意大夫有此舉乎彼子子然特出之千旄在彼浚邑之郊而建於車之旄則素絲織組以維之載夫旄之車則四馬之良以駕之備此儀衛折節卑躬以見賢也彼姝者子嘉謀嘉猷吾知其必有界我大夫者但不知何以界之以答其禮意之勤乎有令我望千旄而擬議之莫罄者矣

子子千旄句 在浚之都句 素絲組之句 良馬五之

五句韻 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 予韻

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旂旂

下屬繆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毛傳鳥隼曰旗下邑曰都 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

馬五轡

鄭箋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 以素絲縷縫組

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

孔疏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

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

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毛

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

據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

按毛言五轡孔爲之申明終覺難合

大全繆音彩旗之體也 周禮司常曰鳥隼爲旗考

工記曰鳥旗七旂以象鵠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旂繆

之上也

說約按大司馬曰百官載旗本以治兵卽司常之文

亦謂大閱及祭祀會同賓客所建大夫見賢無此制

也豈亦取叶韻兼欲侈大其文與旂字書音由又音

留古旂旂字

正解嚴氏曰言乘良馬而來者已四輩五輩六輩矣

言下賢者之多也絕妙然依注已久姑作極誇其盛

說

按華谷四輩五輩六輩是用鄭箋四五六爲見之數

不可用

講由郊而近焉子子然之干旗在彼浚邑之都其維

平旗也則素絲以組之其駕夫車也則良馬而五之

盛儀折節以見賢也彼姝者子不知其何以予之以

答其禮意之勤乎有令我望干旗而神與俱動者矣

子子干旌

在浚之城

素絲祝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美

六句韻 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告韻

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

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毛傳析羽爲旌城都城也 祝纁也四馬六轡

鄭箋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

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見

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不

能也

疏義析分也分其羽而閒綴之

說約五馬行春朽索六馬雖於傳有之然此處只照

朱說

纂序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稱五馬此又後世事

集解五之六之或古有此制但一出無屢更儀衛之理仍照朱說作極誇其盛爲安

講由都而又近焉子然之干旌在彼浚邑之城其維乎旌也則素絲以祝之其駕夫車也則良馬而六之盛儀折節以見賢也彼姝者子不知其何以告之以答其禮意之勤乎有令我望干旌而意若爲傾者矣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干旌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閒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安成劉氏曰衛俗淫亂無禮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上下蓋嘗溺於三者之中而不知矣逮其滅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蝟蟻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干旌之詩非文公之

更化何以臻此

小序干旌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孔疏作干旌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爲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處家未仕爲官

朱子曰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蠅蟻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衍義此詩重在見賢上三章一意無淺深車馬旌旂乃大夫本等儀衛非禮賢之具不可就此上認作禮意之勤但爲見賢而出卽是禮意之勤也禮意之勤只就屈己見賢說末二句亦重大夫禮儀上非虞賢者無以答之也詩人得於創見欣幸無已故言之不足又屢言之全要見他踴躍贊歎於詞不盡之意

衛自懿公好鶴賢士淪落久矣茲當新造之時有賢君勵精於上卿大夫勤職禮賢故國人創見驚喜如此

指南此詩只重大夫下賢以千旌在浚二句爲主按朱傳云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玩一疑字則不得認真

載馳驅句歸唁衛侯句驅馬悠悠句言至於漕韻大夫跋涉句我心則憂句更韻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望

毛傳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鄭箋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計時

孔疏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于野并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賊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左傳云

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菱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按大夫跋涉作初告難時覺倒置

華谷嚴氏曰山有樞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必之方中之前則未知其爲載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望

公時歟文公時歟

慶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人既歸而許之大夫乃追之於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夫許大夫何不告而止之於欲行之時乎想夫人傷宗國之亡既請於穆公而公許之故遂行焉既而大夫及國人皆以爲不可遂請於穆公追而止之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爲憂則夫人之行亦固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故爲是倉卒之行焉要知其初必竟是犯不義但能閔義而自克爲可取耳

人致其思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人致其思大夫致其義非先王之澤孰能使人如此

慶源輔氏曰使許穆夫人知人以己爲不善而竟爲之則是從欲者也知人以己爲不善雖不復爲而情終不能自己則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詩說不遠者此心依依只繫於衛言不能使我思遠衛也不問者言不能使我止而不思也只一意而層疊言之以見思之迫切

正解此章作兩平看上四句已盡其意下不過疊言之總是敘其行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也不我嘉不我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望

臧是大夫既至而有是言就越禮背義上說蓋可歸而歸則爲臧寡不可歸而歸則爲不臧不嘉旋反就陸行言旋濟就水行言此因大夫之言而止之勿作是自家之意我思只就喧衛上說蓋宗國破亡人子之心所甚痛故思之終不能已也凡人遠則易忘故不遠不忘非遠而去之之謂也

講及大夫既至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爲善而我之思衛終不能遠也大夫既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濟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爲善而我之思衛終不能止也興亡

在念休戚相關豈常情比乎

陟彼阿丘句言采其蕝句女子善懷句亦各有行句

許人尤之句眾穉且狂句

賦也偏高曰阿丘蕝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

毛傳偏高曰阿丘蕝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蕝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尤過也是乃眾幼穉且狂進取一概之意

鄭箋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蕝也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興

唁其兄

孔疏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茵貝母釋草文陸璣疏云蕝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爲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眾辭接鄭以升丘采貝母喻得女助安宗國失之深大全溝洫志曰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說約邢疏謂丘形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

者

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途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蘋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眾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合訂陟彼阿丘二句承上不能旋反旋濟來此時歸唁不遂卻又不忍即返無可奈何遂陟丘采蘋以消遣一番耳善懷雖即指歸唁言然亦須渾說方含蓄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哭

有味

衍義二句分上欲舒思衛之憂下言己之當思而深咎乎人也登高采蘋雖平實申注兩或字以其本兩件事也善懷諸家多從歸唁說然須承上陟阿采蘋之情來方見意義相貫注云多憂思者蓋歸唁而又圖救之如下誰因誰極之類故云宗國滅亡在理亦當唁當救故曰有道末二句是責人之詞穉狂有兩意釋言其少不更事不能察識人情也狂則率意妄言而不暇察乎人情矣注中守禮數句束處急宜用出尤之者暗於正誼而泥其舊辭牽累世情而睨

絕人意也此指許國之眾人非謂就指大夫也然不可實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己情之切至耳 陟彼二句亦是託言

講思徒切而不得歸則鬱懷實深矣於是陟彼阿丘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蘋以療鬱結之疾焉蓋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許人不知以為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則亦羣然少不更事而且甚狂妄不能諒人之心焉耳此歸豈真有過哉

我行其野 芃芃其麥 控于大邦 誰因誰極 極句 天夫君子 無我有尤 尤句 百爾所思 思句 不如我所之 極句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哭

之韻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即許國之眾人也毛傳控引極至也

鄭箋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 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 爾女女眾大夫君子也 按毛鄭以野為衛之野麥未盛未收喻民困以控于大邦為衛侯自求援俱不合情事而民困意尤支離 大全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又言歸塗在野而涉凡凡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

華谷嚴氏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爲詞耳 因如因徐辟而見孟子與無因而前之因所之錢氏曰之適也

慶源輔氏曰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憐我之志耳

豐城朱氏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乎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哭

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忍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奈之何哉宜其思之至切也

呂記百爾所思不如我止終於歸唁之辭

說約上章陟丘適衛將返之詞此章行野歸而在途之時也何所因何所止作兩下分說

衍義四句分上是歸許而思救衛之計下是冀人有以遂己之情也我行二句言已勢意注又自傷許國句乃引起控于二句意控于大邦者持失國之由以告之欲藉之以興復也因極二字皆就上句大邦說

因字言因其人以達其君也有依藉倚託之意極即

所至之大邦而言誰因誰極文雖平而意實串猶言因何人而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恃禮犯義言上眾穉且狂是恨辭此無我有尤則哀辭氣以漸而平也百爾所思蓋當時夫人既不得歸唁人必爲曲處如致書遣人及求救他邦之類是也或只以不我嘉等句來說則爲必不得歸唁一事耳何百方之有一說云百思只就不我嘉不我戚上多方開論惟恐有悖先王禮義上看爲是如致書遣人求援代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辛

他處置衛事之說此正夫人本意何消云不如我所之此說亦極有見但時說多不依更詳之

正解行野涉麥本摹寫歸途光景而覩物悲傷不勝黍離麥秀之感卽宗國丘墟委諸草莽一段景象淒然在目因以人言謂仁人義士可因之以請命者極以地言謂道里方向可循之以底至者 夫人因極之謀非自可爲往特以哀思之切而以救衛之義感發人耳不然宗室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未幾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夫人之志慰矣 荃按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於見麥凡其則爲今年

夏經歷三時而四鄰諸侯未聞恤以從簡書者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事耳

按行野從陟阿丘歸來自是許地何得有故國已墟之感講家套頭語耳誰因誰極兩誰字分明已說不能控矣非真欲控也百爾二句猶云任爾設法不如我親至衛一唁爲善也所之還以唁說不是控大邦講夫我反而在途而行於其野但見凡凡然其麥斯時也念我許國小力不能救思爲控告于大邦借其甲兵之強仰以恤鄰之義以圖恢復焉但不知因何人而至何國乎我是以躊躇而不能已也大夫君子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圭

無以我爲有過縱百爾所思多方爲處不如我所之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是所深望於我諒者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約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仁故也

小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閱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鄭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孔疏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約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圭

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

按二章三章合爲一章則控大邦云云正是四章故朱子取蘇說

朱子曰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曰載馳詩終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大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

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繫氣類

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如是是何所觀法哉亦自強於爲善耳以是知人能自強於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婉而未露也次章欲言而未言也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欲控于大邦而求其能救衛者此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衍義此詩不得歸衛而作乃託言以見意非實事也總見他制於義而不忘乎情上四章疊疊相承說下不必分首章言其適衛知不果而憂是出而在道時也二章言其果不得歸而憂思不已是在道而大夫追及時也三章言其思之有道而責人不諒其心是歸許在道時也未章言其思救衛不能而惟欲歸衛是歸許將至時也通詩以歸唁句作主凡思字憂字懷字皆根歸唁來不嘉不臧有尤皆根不可歸唁來

正解總是曲寫其憤懣難堪遑迫無聊之意非實事

也言下卻若歷歷真履其事此是詩之妙境

說約泉水之謀諸姬此章之語大夫皆爲設詞非實事也然錄詩之故重不在此只要見其不敢犯義以歸寧雖圖救猶第二著耳通解云此與齊子本嫁時詩載齊風同而美惡異可謂深得此篇之旨者也

按懿公之滅則宣公宣姜惠公所釀之禍已足償矣而衛先世之餘澤不當斬故文公能復興而夫人知大義子女皆賢也但不知當日顯然父頑乎抑別有稱謂乎定之方中在前載馳在後則編詩不拘於時明矣鄭多臆斷其前後不足信

詩經詳說

卷十一

國風鄘風

五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經詳說卷十一終

詩經詳說卷十二

半陽再觀祖輯撰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

綠竹猗猗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

赫兮喧兮

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兮

終不可諼兮

終不可諼兮

終不可諼兮

終不可諼兮

終不可諼兮

終不可諼兮

興也淇水名與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

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

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

復磋以鏤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一

其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喧宣

著貌諼忘也

毛傳興也與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

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 匪文章貌治骨曰

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

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 瑟矜莊貌僩寬大也

赫有明德赫赫然喧威儀容止宣著也 諼忘也

孔疏與隈釋三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屋內為

隈李巡曰屋內近水為隈是也陸璣云淇隈二水名

以毛云與隈為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與隈

明非毛誤釋草云蔡王芻舍人曰某一名王芻某氏

曰蔡鹿蓐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

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與音

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

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隈傍生此人

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

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

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簣傳云積也言茂盛似

如積聚亦為美盛也 論語云斐然成章序云有文

章故斐為文章貌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二

釋文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藜竹也

按毛孔分綠竹為二物未是以綠竹為篇竹亦非觀

朱傳淇園之竹引漢世為說明其可以為槩為矢可

知是尋常竹子 草有翠蛾眉者或以為淡竹葉因

又以為淇與綠竹指此物並誤 切磋琢磨毛分骨

象玉石太碎

大全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

以為槩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

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

修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藝學也

者自修也瑟兮憇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諫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問道學自修此詩人美武公之本旨耶朱子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

慶源輔氏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武公道學自修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觀大學傳曾子所以解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說詩者詳於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三

訓詁則或略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詁惟曾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

雙峯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通解興意至五句止瑟憇二句是言其成德之容也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也此章本意與大學引用意略不同彼以切磋語學問講習討論之兩致其功此則言講習討論之功有進無已如既切復磋然也彼以琢磨語自修謂省察克治之兩用其力此則言

省察克治之力有進無已如既琢復磨然也蓋彼自精密言精密者粗疏之對也此自進益言進益者退損之對也彼以瑟憇爲嚴敬之內存赫喧爲光輝之外著此則皆自德容之形於外者言之也彼不可諫總承上意言其德止至善而人不能忘之此則只自瑟憇赫喧之盛而言得於所見者而自不能忘也故其功夫在抑之一篇宜參看

說約綠竹字甚明說家種種頗生駢枝故盡去之詩柄美武公之德一句貫通篇而以綠竹二句方指章內上五句耳下章亦然鑄錫鑄字彙鑑磨錯之器錫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四

平木器其制未詳猜憇喧諉俱去聲

衍義五句分上興其進德之功下及其盛德之感也綠竹如生之美盛有進益之意故以爲興此詩自武公做成君子之後而贊美之故曰有斐君子但其初有功夫故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宜以正意講在前面切剖析義理一一看得分曉磋是又去研窮義理到那融會貫通地位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琢謂克去人欲過絕禁止磨是又去磨礪砥礪到那私欲淨徹萬理明盡地位蓋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二句總是有進無已之意進德之功也此雖是功夫其實

德於此成矣故此二句當就德說瑟爾赫爾是成德之驗皆就著於外者言之瑟是矜莊正容謹節爾是威嚴可畏可象赫是氣象充盛暢於四肢也恒是英華發越粹然盎然也此二句總是盛德之容根上切磋琢磨來瑟爾與大學不同大學自存於中言此就著於外言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只承瑟爾二句說不必總承有斐君子與上一段只是據成德而歎美之不必拘瑟爾赫爾為斐也終不可讓猶云到底不忘之謂不兼後世看蓋是詩之作武公尙存故也不可讓者兼兼好德自不能忘乃理之必然非不忍忘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五

之意 切磋屬知是學問事琢磨屬行是自修事瑟爾二句盛德之容德修於己必感於人故以不可讓終之

按大全所引之說已見大學者不錄然亦有與大學不同者當分別看

講人君莫重乎德而德實乎有功效之實瞻彼淇水之輿綠竹之始生者猗猗然其柔弱而美盛矣況我有斐君子其始之用功也學以明理既如治骨角者之切之又如其磋之修以去私既如治玉石者之琢之又如其磨之其德之進益為何如乎由是積中形

外容貌之間瑟兮而矜莊爾兮而威嚴赫兮其宣著恒兮其盛大有斐君子儼然盛德之在望民之見之者自始至終感慕之心不可得而讓忘矣夫豈人之所易及哉

瞻彼淇奧

句

綠竹青青

句

有匪君子

句

充耳琇瑩

句

會弁如星

句

瑟兮僩兮

句

赫兮咺兮

句

有匪君子

句

終不可讓

句

讓韻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六

毛傳青青茂盛貌 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

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瑩瑩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

孔疏毛以為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為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 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 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

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
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
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
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
會五采玉璫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
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
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
玉用三采而璫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璫璫而處狀似
星若非外士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璫飾六大夫璫飾
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章弁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七

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
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
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入相於周故爲在王朝
之服

六帖三采朱白蒼也

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安成劉氏曰服飾之尊嚴釋上五句德之稱釋下四
句

通解充耳二句宜就本等物色發揮出尊嚴之意要
見他人皆以石爲玉無如我侯之尊嚴也注中德之

稱卽此是觀而見其三字可知矣其下四句遂言其
德之著於外而人不能忘耳

說約皮弁不瑱本所舊聞禮書卽有兼用之說曰喪
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纁則弁亦有之也要未知孰是
矣禮書又引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爲之蓋皮
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
而又染之文而已此亦必有據又曰諸侯之皮弁以
聽朔以巡牲以下夫人世婦以迎王之勞以待賓
客則比注疏爲詳璫璫字今仍在八庚韻

詩存充耳會弁本諸侯常飾惟德足以稱之遂覺尊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八

嚴可畏言下有瞻望丰儀肅然贊歎之意

六帖只贊他服飾尊嚴便含德稱在內若云服飾非
重以德而重又似增出

衍義五句分上是興其德之稱下是著其德之感人
也堅剛茂盛亦有尊嚴之象故以爲興充耳二句言
服飾尊嚴正見其德之稱處要根上切磋琢磨來尊
嚴全在德上說蓋充耳用石會弁用玉凡諸侯之服
皆然惟武公德稱其服乃見其尊嚴耳非以璫璫如
星爲尊嚴也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
便不得有充耳會弁乃告朔時與視朝時服之者也

正解注見其二字極得旨不消言外增出而自躍然
瑟憫四句緊頂上尊嚴與首章別

講瞻彼淇奧綠竹之既長者則青青然堅剛而茂盛
矣而況我有匪君子觀其服飾充耳有懸璫也則尙
以琇瑩之石會弁有飾玉也則皦皦如星之明德稱
其服其尊嚴又何如乎由是容貌之著瑟兮憫兮赫
兮咺兮而我有匪之君子民之仰之者終不可謏兮
感人亦何深哉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
如圭如璧句韻寬兮綽兮句韻猗重較兮句韻善戲謔兮句韻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九

謔句 不爲虐兮句韻

興也簣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
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弘裕也綽開大也
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轡上出軾者謂車兩
旁也善戲謔不爲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

毛傳簣積也 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 寬能容
眾綽綽也重較卿士之車 寬綽弘大雖則戲謔不
爲虐矣

鄭箋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 君子之
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孔疏言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鍊精

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
綽兮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
車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爲虐兮言其
張弛得中也 傳以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
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
言金錫有其質鍊之故益精圭璧有其質琢磨乃成
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 序
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猗重較兮故云卿士之車與人
注云較兩轡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十

案大車以子男入爲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
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大全禮記檀弓注曰簣謂牀第即牀棧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
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
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
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程氏曰言其樂易而以禮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
也

按排木如牆爲棧竹之密似之大全引牀棧之說未

明

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蓋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猗猗以至盛多如簣則成其生矣武公由學問自修如金錫之出於鍛鍊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興之取義蓋如此若其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士

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而不爲虐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之全備也前章瑟僴赫咺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定宇陳氏曰充耳會弁則以德之稱其服言重較則以德之稱其車言也

慶源輔氏曰寬廣而自如則無勉強之意和易而中節則有從容自得之意非盛德者不能如此也

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還肅肅不廢雖雖僮僮不廢祈祈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講意此章言德底於成動中乎禮動中乎禮正見其

德之成也注中鍛鍊精純就金錫上言生質溫潤就圭璧上言非即指武公之德也觀本文有四如字可

見須把正意影像另講在前面寬綽四句不可作四段意須以下句足上句講寬綽中乃含得自如意故即重較以歎其自如蓋依較非致敬之時此可以狀自如氣象故耳善戲謔是笑語卒獲意善即不虐也大段見而康而色載色載笑和氣襲人故曰樂易不可說壞了遂作戲動說戲言出於思戲動作於謀便不謂之善矣

說約云綠竹如簣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興中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士

夾比又一法

衍義五句分上興其德之底於成下歎其容之盡善正成德之至也竹如簣則猗猗青青者成亦有成就之意故以爲興金錫圭璧皆自切磋琢磨工夫已底於成就而渾化者言注中鍛鍊精純特自金錫上解生質溫潤特自圭璧上解不可泥此遂說金錫是單言工夫圭璧是單言所稟之美武公之德從切磋琢磨中來不重生質意但自渣滓消融私欲淨盡處說則如金錫自矜持盡泯渾然天成處說則如圭璧是鍛鍊之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溫潤亦由工

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落下四句文意亦自相關不可因注又言字分作兩項蓋至於金錫圭璧已到純粹地位故其寬綽戲謔動罔弗臧莫非其德之極盛著於外者然也其容貌從容自如宛然在重較無事之規模也非即在重較之上然也戲謔只是舒氣解顏笑語可親之時故曰和易不可粗淺看虐者傷害之名不爲虐者不至於任情而廢物也正戲謔之善處故曰有節如戲侮謔浪則爲虐而無節矣善戲謔已含不爲虐意下句特足上意非兩層也凡此皆金錫圭璧流出來故動容曲中如此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古

按倚重較孔疏作倚重較之車集傳謂倚歎辭則是
不作實在車上說而以重較形容寬綽之狀耳然寬
綽取像甚多何獨取於重較或因其言在車而言未可
知
講瞻彼淇與綠竹之長成者如簣之密比而盛之至
矣况我有匪君子自切磋琢磨以來陶鎔至而眞詣
湛然其不雜則如金如錫之鍛鍊精純也砥礪深而
本體粹然其無瑕則如圭如璧之生質溫潤也其德
之成就爲何如乎由是無事斂束以自拘而寬兮弘
裕綽兮開大倚歎如在重較上兮何安舒自如也無

事莊厲以自持而動而善戲兮言而善謔兮皆不至
失而爲淫虐兮何和易中節也動容周旋無適非禮
非至德成就其孰能之哉此所以可美也

淇與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
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
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
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
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公
而今從之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古

小序淇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孔疏作淇與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
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爲卿士
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 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
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之德故
敘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
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
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
也逆取順
守未確

朱子曰此序疑得之

按殺兄篡國之事是疑案可以存而不論 能聽規諫是指箴儆於國中爲說非詩中所有旁及之辭耳孔以切磋琢磨金錫圭璧當之誤矣

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僖赫喧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五

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羣臣使進規諫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豐城朱氏曰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修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二章以繼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爲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審聖也亦可以無愧矣衍義此詩三平看雖有進益尊嚴成就之則然無淺

深及漸進之意總是美其德而託興以詠歌之興意

各至五句止末四句各承本章上文說去析言之首章興其德之進益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二章興其德之尊嚴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三章興其德之成就而德之成其實首章琢磨之後二章充耳會弁之稱卽是此德非到此方成也但至此方說出耳說者多謂上二章猶有主敬工夫至末章則矜持盡泯而出於自然有以漸而成之意不知盛德容貌當散而敬則爲瑟僖赫喧當和而和則爲寬綽戲謔豈有到那寬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六

綽戲謔便不瑟僖赫喧乎詩人之章本自互見此等意又不可不察 武公名和僖侯子其伯弟按衛世家武公四十二年將兵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則是衛本侯爵及作相爲三公此小序以爲入相於周也

集解此詩美武公之德皆自做成君子之後言得力在切磋琢磨蓋有此工夫自成此盛德故服飾皆見其稱而動容威中於禮也有斐句重章內因屢詠之

考槃在澗句碩人之實句獨聯脞言句永矢諄諄

諄諄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
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
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誠忘
也

毛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鄭箋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
寬然有虛乏之色

孔疏山夾水曰澗釋山文也傳以澗爲窮處下文阿
陸亦爲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
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七

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
隱居也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
以爲大德之人本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則是大
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適之義皆不得
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
閒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
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
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
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
按毛鄭二說不同毛說近似鄭說碩人以形言不以

德言寬爲有虛乏之色弗設爲不忘君之惡志在窮
處大鑒

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閒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
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

永嘉陳氏曰碩人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
侯不得而友雖寤寐永誓不忘此樂

通解不忘此樂之樂固不可專指澗谷而言亦不外
澗谷而言或指寬字適字軸字太拘夫賢者在野此
衛所以曰替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六

詩記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其下有阿足供棲
遲而此隱者又好事故倚山附水隨處結構爲盤桓
之地寬適軸俱以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黏考槃
說約按集傳澗叶寬諼照下阿陸固然
集解此極言賢者山林之樂見賢者無復有意於世
而時事亦不可爲矣
正解世固有隱而不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
澗字與下阿字陸字是變文成章非有遷徙不定之
意澗之旁有阿阿之旁有陸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
陸爲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爲宅幽勢阻處中有

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荒涼寂寞之境也碩大
寬廣申言碩大之人其心寬廣也寬就心上說非
樂考榮也觀注無戚戚之意可見下遊軸字亦同蓋
其心胸開廓便有得失窮通紛華勢利舉不足以累
其心意凡人心繫外物則志慮困頓而爲情所拘天
懷拂亂而爲形所役碩人置人事於不問故一室之
中悠然與天地同其大穆然與天地同其廣遊乎世
情之外而不滯乎世情之中寓乎山水之中而實超
乎山水之外所謂能御情而不爲情所拘也何寬如
之獨字可玩獨寐寤言無酬對也凡人隱非其本心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九

外雖矯情幽獨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獨中自誓勿謬
則非勉然可知此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弗
謬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忘者惟此幽幽之澗谷足
供畢世之徜徉意與顏子不改其樂一般

指南獨寐而寤言之時一氣講重覺時言也獨字可
玩獨處則人不及知寤言又無安排布置此時而必
不忘此樂則逃世無悶可知自矢就心上誓須知此
二句非賢者真有此言也

按朱傳成其隱處之室則榮字是實字即謂榮桓之
室也碩大寬廣連用四字而碩以人言寬以心言不

可混 獨寐及寤而言出於自然無所矯飾可以見
其真情永矢弗謬即其所寤言也一氣說
講人情樂於世味故每每自矢其樂惟心有真樂者
則無入而不自得也惟此碩人成隱處之室於澗谷
之間窮陋甚矣以碩人而處此則浩乎與天地同游
悠然與造化共適而寬廣自如略無戚戚之意焉是
樂也豈但勉強於一時哉雖獨寐而寤獨寤而言猶
自誓曰吾之樂也必念茲在茲即永久而不忘此樂
矣其自得爲何如耶

考榮在阿阿碩人之適獨寐寤言永矢弗過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十

過韻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
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毛傳曲陵曰阿適寬大貌

鄭箋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

按鄭以適爲飢意不可用

慶源輔氏曰退而窮處偏仄甚矣而能寬大白樂若
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正解獨寐寤言無應和也弗過言所願止乎此更不
過乎此也亦無慕乎外之意見得一丘一壑足了平

生漱流枕石無復他念

集解適只照注與上章寬大同義或云過字從草有草草過得之意者似穿鑿

講淵之旁有阿成隱處之室於山阿之間似無可樂矣碩人則身在阿樂亦在阿胸次悠然而寬廣自如焉其心久而不變雖獨寐寤歌猶自誓曰吾之樂足於己而無待於外吾終身所願蓋不踰於此矣

考槃在陸
陸韻
碩人之軸
軸韻
獨寐寤歌
宿韻
永矢弗告
告韻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三

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按毛以軸爲進鄭以軸爲病皆與隱處之意不合眉山蘇氏曰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

衍義弗諶者常記憶在心不肯一時忘卻也弗過者言所願止於此更不過乎此也亦無慕乎外意弗告者自得之樂吾所自喻只是欲存之心而不以告人也若告人則淺矣非樂之深也

正解軸訓盤桓不行確有南窗寄傲容膝易安之意車之進退全由於軸朝廷之軸仕者主之山林之軸隱者主之也寤宿已覺而猶臥時獨寐寤宿並無驚

破其夢者矣弗告者自得之樂吾所自喻不求人知也非但不以告人亦自形容不出 勞書升時論云

舉消遙空谷之境曉曉焉共白於天下是隱以避世而反借以希世也隱以逃名而反借以沽名也且天下庸庸者流既不足與語此而爭名逐利者又徒知朝市之計而與我言不相入雖欲告之又誰從而告之此議見得天下人無可告非碩人果於忘世而不肯告也此解亦別又云考槃之碩人與簡兮之碩人有異蓋簡兮之碩人雖萬舞公庭特其託跡然猶有沾沾自喜誇示於人之意則隱也而傲矣若考槃之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三

碩人其述晦其志深其幽獨所盟者止自適其性而不求知於人則隱也而高矣此可見兩箇碩人地位迥別處

按軸以車軸爲說失之鑿

講阿之上有陸成隱處之室於山陸之間似無可樂矣碩人則身在陸樂亦在陸盤桓不行若不忍舍焉且其心久而不移雖獨寐寤歌猶自誓曰吾之樂適於性而無求於人即終身亦不肯以此告人矣夫居人所不堪之地而能適己所獨樂之情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美之也

考樂三章章四句

小序考樂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朱子曰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三

之誤若但直據詩辭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按此詩無刺意且與莊公無涉不必牽扯

孔叢子曰吾於考樂見遷世之士無悶於世 慶源

輔氏曰孔叢子所說深得詩意

豐城朱氏曰賢者隱處於澗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見其無往而不獨樂也

衍義此詩通作詩人美賢者之辭各首二句言隱居而樂下皆言其所樂之真也但各末句意義亦異一

章其志堅非僞爲也二章其願足若將終身也三章

其樂深不求人知也總是見其所樂之真耳 黃維

章曰此詩以寬字過字軸字爲主而以獨字承字描

寫其樂之真也要知此樂非樂考樂蓋獨寐而寤寤

而言而歌而宿總是他無往非獨亦無往非樂得之

心而寓之樂也要得不即不離爲妙

正解此文公武公時之詩也雖隱也而無憤時憂禍

之患則其意可知也士固各有志豈獨於治世無之

淮南子曰人惟鑑於止水不鑑於流潦夫可以揚清

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樂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三

碩人其碩

碩句

衣錦褰衣

衣句

齊侯之子

句

衛侯之妻

妻句

東宮之妹

句

邢侯之妹

句

譚公維私

句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碩長貌錦文衣也褰褻也錦衣而

加褻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

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

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

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

故隱言之

毛傳碩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

褻褻 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

娶禮

姊妹之夫曰私

鄭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碩碩然髮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 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

孔疏毛以爲其大德之人其貌碩碩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髮禪之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爲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爲不答之也鄭以碩人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五

爲形貌碩大爲異 猶嗟云碩而長兮孔世家云頤然而長故爲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頤頤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 以碩爲大德錦衣爲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裝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爲衣服毛云衣錦裝衣對裳錦裝裳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異也禪亦禪而在上故云加之髮禪 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五

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按衣錦不必指定初嫁塗間所服然三章言初來嫁則作塗間所服亦可 朱子曰髮儀禮作景禮記作綱古注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襲與袂同是用縠麻織布爲之不知是否

華谷嚴氏曰髮以殺爲之

眉山蘇氏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

安成劉氏曰應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

姻婭其尊皆同也

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華谷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應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六帖碩人二句是指畫出莊姜以下則歷數之 衛侯之妻說者太費思索或言以齊侯之子爲衛侯之妻或重妻字言正位中宮皆非也只照本文平平說去纔是詩家本色

集解碩人二句描寫莊姜如畫見有此美姿而深自斂飾不欲緣飾也其美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不見親厚意只於言外見之時諱多於章末補出便索然無味

衍義二句分上指其容服之美下極稱其族類之貴然上二句亦輕須一順諱勿以容服對看族類之貴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毛

不重在齊侯衛侯東宮邢侯譚公之貴上只是卽此以見莊姜之貴也齊侯二句連看重父之貴上言以侯配侯其貴相敵也東宮之妹見同出於天人所生之貴也邢侯二句互文見親屬皆貴也末繳莊公不見親厚意 吳瑞登云議親則白父而姨私皆親也而不得獨挾夫之分議貴則自齊以至邢譚皆貴也而不得獨恃衛之強

按齊侯以下只是極形夫人之貴非有與夫相較之意講中渾融爲是

講夫婦相親誼之正也而况我夫人尤無憾焉者進

此碩人頎然而長衣錦於內加以髮衣不使文之外著體服蓋非恆比也試以其族類言之其父維何則齊侯之子其夫維何則衛侯之妻與誰同母而生則爲東宮之妹與誰爲姊妹之戚則爲邢侯之姨而譚公爲之私卽其族類亦何有弗貴者邪

手如柔荑

柔荑句

膚如凝脂

凝脂句

領如蝤蛴

蝤蛴句

齒如瓠犀

瓠犀句

巧笑倩兮

倩兮句

美目盼兮

盼兮句

賦也

牙之始生曰黃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

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

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毛

蛾鬢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

毛傳如荑之新生 如脂之凝 領頸也蝤蛴蝤蛴

也 瓠犀瓠中 螭首額廣而方 倩好口輔 盼

黑白分

鄭箋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螭謂螭螭

也

孔疏以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

也 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卽內

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

曰膏凝曰脂是也 頰一名頰故禮記曰其頰五寸
又名項土冠禮云緇布冠頰項是也釋蟲云蝻蝻蝻
蝻蝻蝻孫炎曰蝻蝻謂之蝻蝻關東謂之蝻蝻梁益
之間謂之蝻又曰蝻蝻蝻孫炎曰蝻木蟲也又曰蝻
桑蠶孫炎曰蝻蝻也然則蝻蝻也蝻蝻也蝻蝻也
蝻蝻也桑蠶也蝻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
長故以比頰 釋草云蝻蝻蝻也今定本亦然孫炎
曰棲蝻中蝻也棲與犀字異音同 釋蟲云蝻蝻蝻
舍人曰小蝻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蝻蝻者孫炎曰方
言云有文者謂之蝻郭氏曰如蝻而小有文是也此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无

蟲頰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頰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
如螻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以故不言如也 以言
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
輔上頰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
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
之貌美在口輔故連言之也

按毛以蝻蝻爲蝻蟲鄭以螻爲蝻蝻皆誤蝻蝻即蝻
螻當爲蝻 毛孔不言蛾眉有脫漏
大全蝻蝻本草注曰郭璞云應本根下有之瘦而白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集解稱人以德不以色此獨於色深致美者亦謂莊
公之所愛者色也今莊姜非無色也而何爲若是其
他嬖也責莊公不知親厚之意隱然言外矣

衍義不必分是極言莊姜容貌之美以見其宜見答
於君也七句作八樣看須體認體柔而白重一柔字
白字從黃字看出蓋茅之始生者常白也脂寒而凝
結則其色白白而取諸脂言潤澤而細膩也白而長
則兩字並申矣析觀則方正潔白統觀則比次整齊
方正屬形潔白屬色整齊屬比次並看廣而方正細
而長曲亦並重倩即笑之巧盼即目之美不可開說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无

猶云巧笑倩然而形於口輔美目盼然而黑白分明
也總見無一不美意 前五句皆取象於物作文須
重正意如手膚是容貌柔美等則形容之辭合來自
手以至於目容貌盡於此矣而如美以至倩盼無美
不具婦容一何備也

講再以其容貌言之手之柔而白也如始生之柔美
膚之白也如寒而凝之脂頰則如蝻蝻之白而且長
也齒則如蝻犀之白而且整也爲螻之首廣而方正
爲蛾之眉細而長曲且笑之巧也倩兮而口輔之好
目之美也盼兮而黑白之明即其容貌亦何有弗美

者耶

碩人教教句說于農郊郊句四牡有驕驕句朱幘朱幘句

賦也賦也教教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

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纁之也鑣鑣

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蕭蕭也婦人之車前

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毛傳教教長貌農郊近郊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

朱纁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三

翟羽飾車蕭蕭也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

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鄭箋教教猶頤頤也說當作翟翟春秋之翟讀皆宜

同衣服曰翟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

衛近郊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

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莊姜

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

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

孔疏毛傳以爲言有大德之人教教然其形貌長美

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

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

又以翟羽爲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

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爲早退以君與

夫人新爲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

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爲不答之乎

以下云翟翟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

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以言

朱幘朱爲飾之物故幘爲飾又解朱所飾之狀故言

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因以爲馬之飾此纁鑣之鑣

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三

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唯鑣之

盛清人云駟介應應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

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蕭蕭也婦人乘車不露

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蕭因以翟羽爲之

飾巾車注引詩乃云此翟蕭蕭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

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君出視朝事畢乃

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

否在大夫

按鄭改說爲翟出於杜撰

大全盧陵羅氏曰鑣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鑣魚列反

六帖朱幘鑣也而遂以鑣贅之此以實字爲虛字凡古書重字大半借實字用也

按實字作虛字則只以盛爲說華谷云鑣鑣非一鑣似仍是實字宜辨以朝加入字較明

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重

微言以朝者只敘來嫁時如此不是誇車馬之盛風退二句見人情喜躍通國樂以爲母也

集解相親亦夙退意中事語意微婉不勝今昔之感衍義五句分上不過退敘來嫁時事不是國人皆樂其見親於君而歎今之不然也意歸重在末二句以朝總承車馬而言朱幘鑣鑣以朱色飾鑣鑣然文采之盛也夫人之車以翟羽飾之謂之翟車翟羽宜在笄上注國人樂得樂字不承上章貴美就奉神靈之統說視朝之朝內朝也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燕寢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

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正解碩人之稅止近郊只是引起話頭不重四牡二句言其馬之美翟翟二字言其車之美一馬一車以兩句對兩字看也

講我且由今而憶其始來之嫁也碩人敖敖而長自齊來衛舍止農郊之近地但見其駕車之馬則四牡有騶而朱幘之飾鑣鑣而盛至於車上又翟羽飾翟爲前後之蔽於以入君之朝而成大昏之禮焉斯時也國人樂得爲君之配皆私相謂曰今日諸大夫之朝於君者是必簡乃謀議而早退焉無使君勞於政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重

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是始嫁之時亦禮接有加如此矣

河水洋洋句北流活活句施施瀼瀼句鱣鮪發發句
葭葭揭揭句席美嗷嗷句庶士有暵句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鱣魚名也瀼瀼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頰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葭葭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席美謂姬姊嗷嗷盛飾也庶士謂媵臣場武貌
毛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鱣魚浮瀼瀼施之水中

鱣鯉也鮪鮓也發發盛貌葭蘆交亂也揭揭長也葦
蔦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
鄭箋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
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

孔疏釋器云魚罾謂之罾李巡曰魚罾捕魚具也鱣
鮪鮓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鱣鮪舍人曰鯉一名鱣
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額
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
爲黃魚卽是也釋魚又有鮪鮓孫炎曰鮪一曰鮓郭
璞曰鮪今鮪額白魚鮓別名鮪江東通呼鮓爲鮓舍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五

人以鱣鯉爲一魚孫以鮪鮓爲一魚郭璞以四者各
爲一魚陸璣云鮪鮓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
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額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
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
烝爲臠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鮓鮓魚形似鮪而青黑
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額下其甲可以摩薑大
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鮓大者爲王鮪小者
爲鮓鮓一名駱肉色白味不如鮪也 葭蘆交亂釋
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亂似
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葦共爲一章如郭云則蘆葦別

草大車傳曰葵雖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葵爲一
草也陸璣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其初
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
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葦別草也 左傳曰

凡公文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
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
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 此爲莊姜
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爲姪娣二者非一
故稱眾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
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五

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
首章之意也

台訂河水二句言齊地廣大真足雄視一方也鮪鮓
發發言其動物之盛葭葵揭揭言其植物之繁禮儀
盛備只在士女佼好上看總見夫人出自齊國決決
大風非陌邦人物可比

集解此詩至無使君勞已語盡情竭此章復稱其父
母之國且及於士女佼好語意不嫌鄙陋者蓋對昏
惑之莊公言也通詩皆於鋪張揚厲中寓閨情之意

衍義五句分上言齊地之廣饒下言從媵之美盛而上下意自相貫歸重末二句惟其齊地廣饒所以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而士女之佼好正禮儀之盛備也總是推齊爲富有之國不必分地與物爲兩事孽孽在服飾之盛上言有場在才貌之武勇上言皆見其佼好也此章亦以見其宜親厚於君而歎其不然也

正解施瓜三句各於中舉一以驗其餘孽孽有場俱以佼好言見下賤之妾如此則宮中之貴人更何如也而卒不見答所以不可解耳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毛

說約嚴緝說文曰魚著網尾撥撥然庶出謂之孽麟士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爲媵也且孽既以庶孽爲義則曰孽孽者亦以實字爲虛字如鑣鑣類爾

按嚴氏謂魚著網尾撥撥然則施罟二句當連看以所獲之多言孽孽只以盛飾言不必於庶出取義講我又由始嫁而憶其大國之禮儀也維彼齊國河水石繞洋洋平而盛大其北入於海活活而長流施罟於水則濊濊其聲鮪鮪之魚則發發其形至於蒹葭之生於河水中者亦揭揭而長焉宗國之地美如

此故夫人之來也有從嫁之庶姜則孽孽而盛飾有從行之庶士則有場而武勇士女佼好爛其盈門歸國之盛儀又何如耶凡此者皆人情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何所憾於君而不可相親以永終也則亦吾人之所不得而知矣

碩人四章章七句

小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疏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答過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君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毛

不親幸是爲國人閔而憂之

朱子曰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衍義首二章據今日既嫁而言末二章追前日始嫁而言然只疊疊說去總是稱道其美盛以見宜見答之意也一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始時親厚之情末章言其始時禮儀之盛此皆指人所易見者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公昏惑意只於言外見之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供祭祀族類容貌所不重也推而至於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抑末矣又推而至於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又末

矣詩人備舉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就世人易見者言之意謂更有那一件不好而公竟終其身不見答即云昏惑何至並此亦不曉得也且曰只論此等已不可棄况其美又不止此乎通章只疊疊說下皆重歎其昏惑也

指南碩人四章其分之貴色之美嫁來可喜之情以及大邦之勝嫁儀之備皆見當親厚而莊公不然其昏惑甚矣章首提出碩人便是一篇之主下文反覆稱美無非爲碩人惜也當四平看矣鍾伯敬曰莊姜自作詩則曰我思古人曰古處此其所以不合

詩經詳說

卷十二

國風衛風

美

也詩人代爲之言之換一番說話一字不及正理此出脫之妙學詩能言可以悟出世情之言愈鄙愈妙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告庸主之法語愈鄙而愈妙然反常則亦怪矣

按莊姜不見答之故當是莊公縱慾而莊姜禮法自持不喜淫不能得莊公之歡耳此詩作於不見答後想莊姜嫁衛爲時不久便與莊公不合故詩人形容備細如此若日久則追敘不及瑣屑處疑是從嫁中人所作

詩經詳說卷十二終

詩經詳說卷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衛風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

毛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丘一成爲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一

頓丘愆過也將願也

鄭箋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己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孔疏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也異內外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

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 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

朱子曰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

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悵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二

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遂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慶源輔氏曰讀先生之說令人惕然知戒不敢有一毫自恕之意也

說約嚴緝說文曰貿交易也請疏曰頓丘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祭曰漢志東郡有頓丘縣釋文云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 言已初爲遲疑爲男子所迫趣乃許之 麟士云大約朱集

傳此篇多斷詞少敘詞又一體不可概入語氣繁序集傳通篇一韻愚意蚩蚩一葉謀丘一葉媒期一葉本韻三轉頗自然三章四章末章俱可如此通章一韻惟二章及五章則是也

詩說開口說箇氓之蚩蚩悔悵之意已自可掬一送一期是婦人狡猾處既慮其志不堅又恐其來不果且推且戀情緒婉然

卿嬖私奔安得有媒曰子無良媒者蓋假託之詞故集注曰責所無以難其事

集解來即我謀蓋欲即於初夏時定計而奔也婦人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行計未辦又欲遲之以觀其志故託言無良媒而以秋爲期耳非婦與氓宿有成言至此愆期復訂約於秋也

衍義四句分上敘其來而與之謀下因其去而與之約抱布貿絲蓋以彼之布而易我之絲也乃假託事即謀謀欲私相奔也此時蓋已許之矣然恐其志之不專也故不遂往以觀其志而涉水以送之蓋示之以惓惓之情也匪我二句是責所無以難其事將子二句是慰其心而定其期上謀字下期字皆是私情非父母之命也

指南愆期有故為推阻而欲背之之意豫計之而不往說子無良媒告以不往之故也秋以為期示以必往之時也

按謀者謀欲為夫婦也男子欲其速行而婦不肯故送之云云 子無良媒還是要他同媒來說之意即秋以為期正是寬其期以待媒也或以媒字責以為父母之命據詩觀之當是無父母者然私謀私送私約則非禮矣 時講云私奔安得有媒此是約為夫婦意欲同人為證耳與暫時苟合者不同觀下卜筮車來可見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四

講天下事不謹於始末有不悔於終者如我今日非邪追言昔時有氓蚩蚩然抱彼已成之布買我未成之絲其意實非來買絲也乃來就我與謀即欲挈我而去也及子之歸我尚遲遲未行送子涉淇水至于頓丘之地因謂之曰我不與子偕行者非我欲過子之期也但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遲故我行計未成耳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可乎此去當亦不遠耳是我之始約如此

乘彼坳垣句以望復關句不見復關句泣涕漣漣句既見復關句載笑載言句爾卜爾筮句體無咎言句

言句以爾車來句以我賄遷句賦也境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賄財遷徙也

毛傳境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 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 賄財遷徙也

鄭箋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 用心專者怨必深 則笑則言喜之甚

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為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五

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爾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孔疏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質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坳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

其卜筮所得兆卦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還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

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曾謂有淫人之瀆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氓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則必各求正應豈復至於相棄也哉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六

說約嚴緝李氏曰復關關名祭曰連連涕出接續之貌春官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周公云體王其罔害體無凶咎之言言與我宜爲室家男子假卜筮以要已遂罄其資以從之也存旨未見而悲既見而喜有一意相依唯恐或失之意爾卜爾筮是問其曾卜筮否苟無凶咎便可賄還此時蓋急欲相奔而不料其有今日也悔恨之意已在言表

衍義上四句是及期而切於望下是既見而果於從重下段意注及期即上秋以爲期之時也泣涕者悲

其負約也載笑句喜其約之遂也注卦之體指筮兆

之體指卜還賄輕賄亦服飾之類蓋此行乃私奔況有兄弟在也此時蓋與之俱往耳此中便有成夫婦之禮諸偕老之願意此可見私奔無恥之狀

指南此章二句截言己不爽秋以爲期之約也不見二句輕帶過重既見爾卜爾筮欲其謀諸神也非己曾卜筮而特問其卦兆之體也體無二字方是豫言以爾車來即漸車帷裳之車迎我者非輜重之車時來還賄者也

正解倪玉汝曰此合上節敘其託而謀謀而復復而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七

送送而期期至而思其來來而遂其欲曲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彼之來德非在我之有愆注中云云非婦人口中語卻是意中事

按舊說爾卜二句作男子之言集傳只作婦人問辭上下一氣是嚴緝云男子假卜筮以要己是用鄭說與集傳不同大抵嚴氏於詩主毛鄭之學引用者不暇辨恐其易混宜辨之

請追秋期屆矣於是乘彼坵垣以望我復關方其未至而不見復關也則泣涕連連不勝其悲及其至而既見復關也則載笑載言不勝其喜我情全鍾之矣

因問之曰爾灼龜以下爾探蓍以筮若兆卦之體果無凶咎之言是神謀與人謀協矣則以爾之車來迎而卽當以我之賄往還也其既不負約又如此

桑之未落何其葉沃若何于嗟鳩兮何無食桑甚何

于嗟女兮何無與士耽何士之耽兮何猶可說也何

說女之耽兮何不可說也何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鵲也似山雀而小短尾背黑色多聲甚柔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

毛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鵲也食桑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八

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

鄭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

孔疏毛以爲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

己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己

己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己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

嗟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甚猶吁嗟女兮無與

士耽然鳩食桑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

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

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

爲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 言鳩

鵲者釋鳥云鵲鳩鵲某氏曰春秋云鵲鳩氏司

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

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

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鳩鳩

者以鵲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

鳩食甚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

無食桑甚而云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

樂則如食桑甚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爲傷禮

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已爲君子所寵過度不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九

謂非禮之嫁爲耽也

按鄭以桑未落爲仲秋時鳩非時食甚上下牽纏說

甚不順仲秋無甚鳩何以非時食之於物理亦不合

于嗟鳩兮另轉一意不暇未落說爲是若從沃若

看出有甚似更融 孔以于嗟以下爲賢者相戒之

詞尤屬添設

大全華谷嚴氏曰卽莊子所謂鵲鳩也郭璞曰似山

鵲呼爲鵲鵲音骨朝本草曰鵲鳩尾短黃色多聲

言桑之潤澤以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

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

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
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
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
爲興蓋有兩例後凡言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
也 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於
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以辭意抑揚重於女而輕
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猶之一
字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說約集傳甚耽蓋兩句相叶也然頗不得其據六帖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十

正叶亦此篇全闕豈以此等邪魯詩世學云莪叶繩
瞻切而吾吳俗呼莪亦音如耽則從魯詩世學似捷
落若一叶莪耽一叶說說一叶蓋三轉韻也

纂序集注被棄以下是詩外作論口氣中尚宜含渾
可說不可說只因是女子自悔而云然勿作意 又
注主言二字或謂晦翁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於言
婦人云云

合訂案曰未落必有黃落時何可不慮其後比意中
便含悔意故下遂以于嗟二字接之士猶可說亦極
形女耽之不可非謂士便可耽也

衍義首二句比色盛之時中四句興戒已不可縱欲
末四句推不可與士耽之意總看只是自悔色盛之
時不可以縱乎欲也士之耽二句輕全重女耽二句
注婦人被棄至末是朱子斷章 婦人到狼狽時偏
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士貞婦只爭事
前事後之別

指南說字只當言字看大抵是口頭語或云猶可說
而解之似多一層

正解耽有溺而不返之義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
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耽字便是反字之根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十一

講奈何相從而至有今日邪彼桑之方盛而未落也
其葉則沃若而光潤可愛矣雖然無恃其光潤以悅
人也于嗟嗚兮無食桑甚而徇其性之所好以致醉
于嗟女兮可與士耽而徇其情之所樂以失身乎夫
士之耽兮男子百行猶有可藉口以爲之說也女之
耽兮則一失其身即不可藉口而爲之說也何我沃
若時之會不知自制邪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隕句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貧句
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裳句女也不爽爽句士貳其行
行韻 士也罔極極句二三其德德句

此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

毛傳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孔疏帷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轡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轡故雜記曰其精有綖注云綖謂轡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轡別司農云謂轡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轡故謂之爲轡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之有轡是也幃裳在傍渡水則溼

按毛鄭孔皆以淇水二句爲初來時上下隔礙全說不去朱傳以爲見棄而歸上下方順

華谷嚴氏曰罔極爲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魏闢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爲志念無窮極憂我昊天罔極爲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譏人罔極桑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爲反覆無窮極

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慶源輔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已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

安成劉氏曰此婦首稱曰氓繼而曰子繼而曰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曰爾又復曰士或鄙之或親之或貴之此所以爲怨婦之辭歟

說約集傳隕貪一葉湯裳爽行一葉極德一葉也亦三轉韻

纂序末二句二三其德即二其行但又出罔極二字覆一申歎以致歸怨之意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集解淇水二句敘致悲涼見與以賄遷時光景大別衍義二句分上喻已色衰而見棄下是敘始終之困而深致怨於夫也自我徂爾二句始時之困也淇水二句終時之困也三歲者乃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非謂夫婦三歲即見棄也觀後章老使我怨可見不爽只是約誓無失情愛無乖非就節言也貳其行者始終相背之意二三其德在色衰愛弛上見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俱耽色之衰也女猶不爽而士已貳其行矣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正解喻色衰處勿即入見棄意三歲食貧有甘淡藿

而無悔意

指南漸車帷裳言水漬及車之帷裳也不爽言約誓之言未替也士貳其行則始愛而終惡始合而終離無專一之信也二三其德亦然或云士也二句只承士貳其行一直講下以深責之行字與德字俱就心思言非心德也要根色衰來

按上章及此章皆首句截住下另轉意自我徂爾二句是追訴其勞苦下當補云今家道漸好而以色衰見棄使我涉淇而歸意方圓滿集傳於是見棄可挽上色衰意在內漸車帷裳見水深不願水深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十四

而遺之去大是不堪光景

講今且棄矣其故安在邪彼桑之既衰而落也其葉皆黃而隕墜非復向之沃若可愛所以不免於見棄也獨念昔日自我以賄遷而徂爾蓋三歲之閒食爾之貧艱苦備嘗矣今乃復渡淇水之湯湯漸車之帷裳而乘之以歸光景又何堪邪然非我之爲之也女也於此並無他心不爽前約但士之終不如始厚改而薄以貳其行耳夫士也貴乎一德以相成何乃反覆罔極不可測知二三其德以至此乎此其咎蓋有所歸矣

三歲爲婦句靡室勞矣句夙興夜寐句靡有朝矣句言既遂矣句至于暴矣句兄弟不知句哿其笑矣句靜言思之句躬自悼矣句

賦也靡不夙興起也哿笑貌

毛傳哿哿然笑悼傷也

鄭箋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情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

按毛說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之事勞於己如此說似與上三歲食貧相反故朱傳易之謂不以室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十五

家之務爲勞是身任其勞意鄭以遂爲久非確解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遂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哿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纂序言既遂矣二句承上意來則言字似當如薄言采之之言遂字似當如遂生遂意之遂猶谷風既生既育比于毒意頗妙即注謀約之言句亦必當日謀約如何勤家之言今既遂前言而成家之意也若

下章信誓方是偕老之約讀者詳之

詩緝此歸途自念差見兄弟之詞此婦蓋父母不存惟有兄弟耳

詩存兄弟之笑自是昔奔今棄之故但意在不言方有深味

指南三歲二句不可與夙夜二句對看朝夕不暇正是勤勞之事也一直說下乃為得之

衍義四句分上敘為婦之勞下言見棄之苦而澤致其悔也三歲為婦非直言為婦三年之久是言往其家後三年內值其貧也正上章三歲食貧時事言既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六

遂矣想是時必有謀約之言咥然其笑笑其前日私奔而今果見棄也未二句玩注只承兄弟言帶見棄意說下自悼猶言自悔蓋始焉以欲而迷不暇思也今當見棄無所歸咎但自悼前非而已見得悔恨之極處

按朱傳謀約之言既遂謂相期竭力成家既家道已成則其言得遂非相約為夫婦之言暴即指見棄說講夫棄則惟爾矣獨不念我之初為爾勤邪方我三歲為婦值爾之貧盡心竭力靡以室家之務為勞矣夙焉而興夜焉而寐靡有朝旦之暇矣其勤如此乃

謀約之言既遂矣即至於暴戾相加矣何其棄我之

速邪及棄而歸而兄弟不知其故不相慰恤但咥然其笑而已則我窮困已極抑鬱誰言靜言思之惟躬

自傷悼耳矣有自咎而何敢咎人乎哉

及爾偕老句老韻使我怨句淇韻則有岸句隰韻則

有泮句泮韻總角之宴句言笑晏晏句信誓旦旦句不

思其反句反韻是不思句亦已焉哉句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泮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

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毛傳泮坡也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七

然

鄭箋泮讀為泮泮涯也言淇與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我為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反復也今老而使

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已焉者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孔疏以隰者下淫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為陂故讀為泮以申傳也甫田云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

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爲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子未冠笄者總角紒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注云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

按鄭孔以反爲復作踐言看朱傳謂反覆不信不思其反只是不料其反覆以至於此也

說約嚴緝總角之宴李氏曰宴安樂也旦明旦也昊天日旦之旦

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大

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爲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此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

慶源輔氏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皆悔恨之極也大凡人之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陷於凶咎者欲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耳說約岸泮之云以兩句反興四句也疏義說大明詩緝本子由然多一層矣故曰六義於先儒尚有未明者凡此類岸泮二句與興不甚合

繁序怨泮宴本可一泮岸似不必魚戰反也旦反亦自叶思哉一泮亦三轉韻是

衍義二句分上言已有所期而不遂下是興其不思之過而因以安之也老使我怨內入色衰愛弛意正上章所謂罔極貳行也淇則二句只興到不思其反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尤

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以爲興也總角四句一氣講下方與興意相對言笑二句不平重信誓上猶云以言笑之宴宴成信誓之旦旦也不思其反南台鹿野云謂約信時只思偕老何曾思到今日夫之反其信誓也蓋謂反卽反覆之意或云反謂後來之事猶云曾不思其後來之事而至於老而見棄如此也亦已焉哉雖是自安之詞蓋亦怨之切而無可奈何而悔恨亦極矣興意以有字不字相叶應至不思句止信卽偕老之約反是不思二句接上面言就今日見棄後說

正解一說上言三歲食貧三歲爲婦何以遽言老使我怨蓋不偕老則他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非目下以來而見棄亦覺實解愚謂下老字與上老字不同蓋指顏色之衰老耳人亦有少壯時抹月披風而丰姿已消鑠者便是衰老非言年歲之老也若至老而後棄則怨亦不必如此極矣前說可從

按反是不思是字語氣當云其反復如是我

不細思到此田地如之何哉
講且今之所以自悼者亦何及乎我當時本謂及爾偕老而孰知老而見棄乃使我徒然懷怨若此者固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爾之二三其德矣然亦有以自致也彼淇雖廣則猶有岸矣隰雖遠則猶有泮矣何我於總角之時與爾燕樂相娛以言笑則宴宴而和柔信誓則旦旦而甚明固將以爲恃之終身者也曾不知其反復以至於此不亦淇岸隰泮之不如乎夫既不思其反而至此則失於始者既已往難追悔於今者又後時無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安之而已矣

氓六章章十句

小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

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朱子曰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按刺時是也何以見得爲宣公之時然朱子以詩爲婦人自作則亦非刺

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不信哉

安成劉氏曰此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隕卽涇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卽方舟泳游之苦也至于暴矣卽有洗有漬之意也偕老而使吾怨卽既生育而比予于毒也然則寘爾新昏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於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暨昔之過在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其反此詩自悔之深固不得如谷風歸怨之深也

衍義首章約奔次章遂奔皆追述其初奔之時事以

起下悔恨之端三章悔奔寓責己之意四章被棄在道而怨之深五章被棄歸家而怨與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追悔之無及也通詩以士貳其行不思其反作主雖是悔恨然悔所託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謂淫人之詩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不吾與也要之以下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不吾告也及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衰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按男女婚配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謂之奔據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詩中所述當是父母已沒兄弟不為主婚標梅過期遂以室女與男子私約為夫婦雖車來賄遷亦是眾人屬目然不遵禮法不得不謂之淫奔矣而與黃夜往來曠野淫媾者終有開也始而見誘終而見棄雖極怨悔不可謂之能歸於正其後事不知其作何究竟耳

讀竹竿

句以釣于淇

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

賦也簞簞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

按毛鄭以為思與君子為室家君子疏遠已無由致

此道全是添設文義牽強

輯錄殺衰小之也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

按長而殺殺去聲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於淇水而遠不可致也

慶源輔氏曰豈不爾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衍義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竹竿釣淇非有是事不過託言如此耳遠莫致之亦是託言蓋不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能至衛者特以義之不可非真以其遠也但未可顯言義字作文只可以遠字發揮蓋義不可往而託言於遠也託言之意亦自說詩者言之

指南釣淇非女子事也要不過託言之耳或云竹竿于淇是幼時所釣遊珠可笑遠莫致之既以遠而使不當更入義字既義不可致而託之遠此風人之微詞也直說出義則無味矣

正解爾思之爾指竹竿淇水說遠至衛之道

講天下凡勢之可以自遂者即無徒思之苦我何以不然也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以簞簞之竹竿而釣

于洪水之上我豈不爾是思哉但道之云遠莫能致之也而何以遂其思邪

泉源在左句淇水在右句之子有行句遠父母兄弟句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按毛鄭以水分左右喻己不見答穿鑿之甚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呂氏曰左右主山而言衛之山東面故以此爲左以南爲右合不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詩

慶源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詞

說約右魯詩世學首以 蔡序音以即與弟叶甚是集傳右弟俱用反以爲叶不必

詩說末句遠字與上兩在字反照

衍義二句分是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得歸衛也要見二水常在衛而已不得常在衛故曰自歎其不如也 泉源本發於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在左在右正與父母兄弟相照看須把水來形容見故園風景依然不改而羈旅他邦相親無自也父母兄弟

申看重父母邊

按泉左淇右當以西向對行山言之泉出輝縣淇出林縣泉南而淇北也朱傳淇在衛西南蓋地遠不能詳考耳

講然由遠而憶之衛地不宛然在目邪維彼泉源則在衛之左維彼淇水則在衛之右爲衛之水常在衛之地不相離也我爲衛之女子乃於有行之時遂已遠其父母兄弟曾不如泉源淇水之在左右何哉

淇水在右句泉源在左句巧笑之瑳句佩玉之儺句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詩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白笑也離行有度也 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毛傳瑳巧笑貌離行有節度

按鄭以巧笑二句爲雖不見答猶美其容貌與禮儀不近情理

集解巧笑二句雖是自恨其不得意然亦是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故下章遂躍然作自己出遊之想衍義二句分是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恨不得以樂於其間也喜極則巧笑瑳然而見齒行徐則佩玉儺儺

而有度此二句亦是託詞重不可得意發之但不可云向者曾如此一佩玉之聲雖然可聽也

指南注云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淇水二句語雖與上同而講亦要啐異笑語遊戲串看可淡而不可對瑳儺二字不過於起處一點之此後但寫其情致方妙離行有度也行有度故佩玉之聲亦有度也此想像笑語遊戲其間光景想像中便是自恨其不得意略與泉水之三章同但此巧笑二句與下駕言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然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人口氣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美

正解淇水二句與上章與上言其常在衛此言其可樂見一左一右皆有可樂而凡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

技巧笑二句作想像衛人如此而補已不得與在下似無礙

講淇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衛之水惟衛之人樂之也我爲衛之女子乃不得巧笑之瑳然以歡語其間不得佩玉之儺然以遊戲其地情與事遠能無感以慨邪

淇水悠悠

悠悠

檜楫松舟

舟楫

駕言出遊

遊

以寫我憂

發韻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毛傳悠悠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權舟也出遊思鄉衛之道

按毛鄭以舟楫相配喻男女相配傷不得夫婦之禮不合

衍義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國之情也檜楫松舟不過言淇水中有此耳非衛物也駕言二句緊頂上二章末見出遊則父母兄弟可親巧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君

笑佩玉之樂可慰故曰寫憂出遊即承上舟楫一直說下諸說多以駕言二句是絕意之詞非冀望之詞蓋照注與泉水卒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纔見其絕意語氣宜會末二句有思難遂之意

按四句一氣貫下駕即駕舟楫也

講夫不得歸而思則必歸而後樂彼淇之爲水悠悠然而長流有檜楫焉可以行舟有松舟焉可以濟渡也安得駕之言以出遊於彼以寫我鬱積之憂懷也哉不然其亦何以自慰也已

竹竿四章章四句

小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朱子曰未見不見答之意

按全詩無不見答之意而毛鄭必曲爲之說將極有情景之詩說得支離可笑

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云鄭聲好澄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爲衛音也宜矣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按衛女思歸之詩傳之於衛而采詩得之衛故入衛風衛聲之說未必然也

衍義四章總是欲歸衛而不得歸之情也不得歸就寓有爲義所制之意但通詩未嘗顯言出義來斷不可以情義分說通章俱以情說便是或謂各章俱有情義在而情義之意亦在言外且渾渾說亦可

正解當以遠莫致之句爲主旨二章是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彼也未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置身於泉源淇水之間檜楫松舟之上矣

丸蘭之支句

章子佩篇句

佳則佩篇句

能不我知

知韻客公遂兮送韻垂帶悸兮悸韻

興也丸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觸雖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毛傳丸蘭草也 觸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 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 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孔疏釋草云蘿丸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 內則云子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事父母左佩小觸石佩大觸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觸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可以解結也

按毛鄭皆以刺惠公爲說然文義隔截難從大全董氏曰支下經作枝說文同

蘇傳帶紳也 玉藻云紳長制三尺

說通本不勝末服不旗衷此與意也至二句止

說約集傳知猶智也作才能不足以智於我爲通然又曰知於我字不從智即作不足知於我亦無不可此最朱子兩可搖惑處 智於我言其智不能過我

知於我則言不足爲我所知據輯錄智不足以知我則智字只代上能字其於字亦無著處

纂序注原未嘗兩可搖惑其意正恐人解作不足見知於我故先以智訓知字其下句則仍還大文本字耳照下章不足以長於我便知朱子決不作兩樣解法也

衍義與意卽芄蘭弱草而有蔓生之支與童子年少而佩成人之鰐也刺意全在下四句見之末二句指致飾於外言正見其無得於中而才能之不稱所佩也容遂二字不平容非是儀容之容謂其容是這樣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舒緩放肆所見不過如此也垂帶句緊根上句說勿與容遂兩平看知猶智也朱子已有明訓不足知於我言不勝我也是不聞其絕人之智也近說有不足見知於我者自未體貼注意容乃容與之容遂如直遂之遂

正解此詩只與到兩句止方山從疏義說與意至末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與童子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玩文勢還從前說爲是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按首二句無刺意只說芄蘭枝蔓好看與起童子佩

鰐亦自好看雖則是轉語下便說出不稱意謂芄蘭本不勝枝恐物理不如是容遂卽承佩鰐說佩必有帶故云垂帶悻兮若依鄭說容是容刀遂是遂則與上佩鰐爲二物矣說不去

講凡人服貴乎稱循序以求進可也如彼芄蘭弱草也而今有其支則不能勝矣況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夫鰐豈爲其所宜乎由其服飾考其才能彼雖則佩鰐而才智未充糾紛莫析能不於我而知知也而但見其容兮遂兮舒緩放肆大帶下垂悻然而自得兮曾莫知其非矣何徒然欲速成也哉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三

芄蘭之葉句童子佩鰐句雖則佩鰐句能不我甲句容兮遂兮句垂帶悻兮句

興也鰐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闔體鄭氏曰沓也卽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驅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及長於我也

毛傳鰐決也能射御則帶鰐鄭箋鰐之言沓所以驅沓手指孔疏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注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

引士喪禮曰袂用正玉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爲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闇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注云鉤弦與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袂別鄭以禮無以韋爲袂者故易之爲沓士喪禮曰纁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纁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沓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彈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次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重

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袂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按儀禮注云令不挈指疏云令不決挈傷指挈一作契若結反無正訓似是擦磨之意

說約名物疏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藉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禮書曰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以鉤弦食中無名指著沓以放弦左臂著拾以遂弦謂之極者所以中於指謂之沓者以其沓於指也馮嗣宗曰決決挾三字實一物沓極二名亦一物也韋爲袂

非沓鄭氏說不可從注亦僅附列也闇開同 纂序按彈沓包之也彈音振沓音也 按說約所引契於此指卽上段令不挈挈字 衍義甲長也長於我爲弟強兄之意不足長於我是不見有超世之才也亦非專指不能射而言 按甲長也長上聲 講芄蘭之弱草則有葉矣況此童子也則佩成人之鞞矣然雖則佩鞞而技力有限遠大莫勝能不於我而加長也而但見其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徒侈然自得焉矣不亦深可鄙哉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重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小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朱子曰此詩不可考當闕

指南童子妄佩而才無以稱之此所以可刺也

正解通詩二章一意總是刺童子之躒等當重佩鞞佩鞞上本不勝未服不旗衷此與意也人而至於成人則人所望之者方願其佩先哲之格言以幾遠到之地今所見者惟傲慢之態度竟亦何益雖曰刺之詞須惻然憫恤方得詩人溫厚之旨 劉向說苑云

能治煩決亂者方佩鵬能射御者方佩驪以成人之飾而童子僭之雖其外貌可觀亦徒然而已則爲童子者其可以一知半解自足也邪蓋其惻然憫之意是所謂風也

按此詩當在童子二字上取義卽闕黨童子欲速成之意故詩人刺之 子貢傳云一子不孫鄙人刺之賦芄蘭較舊說爲優傳未大行於世姑存之 不我知不我甲云云斷非臣刺君之語

誰謂河廣句一葦杭之句誰謂宋遠句跂予望之句

賦也葦兼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五

毛傳杭渡也

鄭箋誰爲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謂其廣 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我今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遠

孔疏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梓枳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櫓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

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華谷嚴氏曰跂舉踵也腳根不著地

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說通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意不語淒婉悲涼千古如見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五

說約云孔疏宋去衛甚遠句反照醒出妙集傳杭度也毛傳作渡 望字平聲今詩家望叶平忘叶去多互用也埤雅云葦卽今之蘆

纂序此詩義不可歸不可露並思子嗣位等俱不宜露只如本文渾含詠歎爲得荆川曰父乃祖之遺體嗣君承父之重是與祖爲一體也

詩說誰謂二字最可玩蓋夫人不忍明言義不可歸故設爲或人言而已爲辭以解之

集解只一不廣不遠其不可往處便不須更著語此詩之妙也

衍義二章皆是極言適宋之易一葦可渡不能容刀非果如此特極言以形容其近小耳歧予望之以目力量之而知其近也曾不終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葦字注有明解若作小舟便無味

正解劉向說苑載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託言於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作於此時蓋襄公卽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曹氏曰閔二年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矣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則自衛至宋不必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姜

渡河蓋取河爲喻我英云序止言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而注遂言襄公卽位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訛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自閔公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於未徙之前耳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爲世子言卽位非也曹氏之言亦未是

講今夫人情以地阻而不能遂者常也而我豈其然乎彼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我之所以不渡河者或疑其廣也然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矣我之不適宋者或疑其遠也然誰謂宋遠乎但一歧

足而望之則可見矣非廣與遠不阻於地面情不能遂我且奈之何哉

誰謂河廣

曾不客刀

誰謂宋遠

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客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鄭箋不客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孔疏上言一葦桴楫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姜

安不傾危者也

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

說約葦渡及不客刀皆無此理蓋極形容之也

指南歧予望不崇朝皆甚之之辭非謂其真如此也

其所言歧予望之猶云眼前地方耳小船曰刀今江

湖猶有此稱呼曾不客刀客不作客受之客言曾不

消駕一小刀便到了

衍義一說客字與如不客客字例看明言其小何必

強以不用解之

按宋去衛數百里豈終朝之可至知不崇朝之非實

語卽知不吝刀之非實語乃形容之詞耳

講誰謂河廣乎曾不容一刀之小而卽濟矣誰謂宋遠乎曾不容一朝之力而卽至矣非廣與遠我且奈之何哉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干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美

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慶源韓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爲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范氏爲襄公處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卽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

豐城朱氏曰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初無絕道也爲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捨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

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小序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鄭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

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孔疏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於衛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美

及襄公卽位思欲繼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左傳云公子頑承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返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

無子出爲絕人世淫佚出爲其亂族嫉妬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桑盛多口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悖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罕

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違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華谷嚴氏曰箋謂宋襄公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公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公文公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爲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

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按襄公卽位之前後當存疑案朱子襄公卽位云云亦大概之辭耳北方之水通謂之河似不必執定大河爲辨

衍義二章一意只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則義不可往之意已隱然見於言語之外作文須有含蓄方妙義不可往夫人終未明言只自說詩者言之可也此詩不說歸不得卻說歸得不說歸難卻說歸易煞有深情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罕

伯兮^句 邦之桀兮^句 伯也執殳^句 爲王前驅^句

賦也

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毛傳揭武貌桀特立也 殳長丈二而無刃

鄭箋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 兵車六等軫也

戈也人也殳也車載也皆以四尺爲差

孔疏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 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爲戈戟之刃不言殳

刃是無刃也 前驢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矛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驢非步卒兵有夷矛明矣

華谷嚴氏曰戈矛戟酋皆插於轡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之則執之

前錄說文戈積竹爲之冬官庸人父長尋有四尺繫車同強受無刃可擊打人同強上下同堅勁也

說約禮書云細而能擊則非竹不可彼倭人兮荷戈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聖

與殺役亦受也受雖建於車及王行則州伯執而前賓客往來則倭人荷而趨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受而爲王前驢也

慶源輔氏曰先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後方言執受而爲王前驢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此說今不從

呂記爲王前驢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通解下二句只是言其夫所事如此

纂序末二句玩法方字是思伯意非誇伯意也近墨

多失詩情

集解執受前驢亦是婦人遙想其夫如此注今方二字宜玩見旋歸正未有口以起下思念之情非大才小用之說

衍義二句分上美其過人之才下指其所事也上二句連說桀訓才過人卽就武勇說爲是從役主用兵而言前驢卽選鋒銳進之謂爲王者以侯國之衛供王國之役也

請夫人從役有分而時久則不能不思如我伯兮而何其竭然武勇兮才之過人誠邦之桀兮今果何事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聖

哉蓋伯也方踴躍執受爲王前驢而行也此不可遜擬而知之者邪

自伯之東

東韻

首如飛蓬

蓬韻

豈無膏沐

沐韻

誰適爲容

容韻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膏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

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孔疏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驢卽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驢而東行

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按詩不知何時作恐難定是伐鄭

東萊呂氏口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

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

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請浴三

日具沐其間而垢燂潘請醴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漸

米汁醴洗面

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

行役無所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說己容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罇

大全戰國策曰晉豫讓云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

慶源輔氏曰此其真情也

衍義二句分上言己之不爲容下推其所以不爲容

之意是時周室東遷而衛自西北而往故曰自伯之

東上二句先點伯氏行役廢於爲容方與下二句相

應膏沐作兩樣看皆爲容之資也 首如飛蓬只嫌

去修容之意女爲悅己者容原非以治容取媚特以

蓬首垢面非所以承事君子故爲容者爲君子容也

按蓬草名是也云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此說不

然蓬輕隨風而滾其狀甚亂南方或未見此邪 時

講云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地勢不合周遷於洛

衛當在東北方 詩言東自是當日向東但不知何

王何時耳 適主也主意專爲其人之謂非家主之

主時講多不明

講夫伯固從王有事矣而我其何以爲情乎念自伯

之東征也我之首卽如飛蓬之亂以至於今焉當此

時也豈其無澤髮之膏滌首之沐哉伯方在外誰所

主而以膏沐爲容乎雖飛蓬亦任之已矣

其雨其雨

景景出日

願言伯

甘心首疾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罇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

毛傳景景然日復出矣

鄭箋人言其雨其雨而景景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

來伯且來則復不來 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

嗜欲所食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

按甘心只是俗言情願之意不必著講鄭說牽強

冀其將雨而景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

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宣甘心於首疾也

詩說其雨其雨是望雨者聲口景景日出是重違其

所望意以天道之難必喻人道之難定也思苦必至

首疾首疾亦所甘心者蓋首可疾而伯終不可忘也
集解人之愛身甚於首所謂如救頭然今乃甘心
於首疾則視夫又甚於首矣

衍義二句分上喻其歸之不果下安於憂思之疾也
首疾是已然事觀甘字可見

請夫莫適為主我能無望其歸乎彼當久旱之後仰
而冀曰其將雨乎其將雨乎乃見杲杲然而日出則
已失望而不可得其至矣是以我願言思伯極其憂

思之苦雖至首疾亦所甘心耳豈但如飛蓬已邪
焉得諶章句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瘳句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巽

賦也諶忘也諶章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瘳
病也

毛傳諶章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瘳病也

鄭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孔疏諶訓為忘非章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諶章諶
欲得令人善忘憂之章不謂諶為章名故釋訓云諶

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諶章是諶非章名也背者嚮
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
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
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

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
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
云洗南北直室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
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
皆名為堂也

大全本草注曰萱草一名鹿蔥其花名宜男懷胎婦
人佩其花生男也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

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

安成劉氏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

六帖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巽

說約古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或者朱子
因諶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不以合歡解萱草乎
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
也是以宣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瘳而不
辭耳心瘳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說通此思極無聊之詞非真欲求萱草以忘憂憂亦
非萱草所能忘也

衍義二句分上言欲忘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甘致
其疾也樹諶北堂只是少舒其鬱結之憂非真欲忘
之也心瘳作未然看故本文曰使我注曰至於心瘳

而不辭此言由首疾積漸而勢必至於此也

指南得諶草以忘憂自是託言注已明言樹之北堂

矣一說卻謂諶草忘憂是欲採而食之何著象也

正解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

按諶即萱只作草名說覺捷不得諶草則不能忘

憂是以思之至於心痾一直說下甚明而朱傳寧不

求此草但願言思伯似多一折願言虛字他處皆

不實入諱而此獨入諱可疑

謂不特此也吾聞諶草可以忘憂焉得諶草言樹之

北堂采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而吾之憂終不忍忘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哭

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使我心痾而

有所不辭耳又何首疾之足慮哉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

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

思以閨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

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

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

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

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

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慶源輔氏曰范氏之說誠足以詔萬世人君而知此

義則知謹重於用兵矣至於所謂治世之詩則述其

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

爲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聖人錄詩之意

小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

朱子曰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

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

西不得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哭

識其文意也

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

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於莊公八年書之以

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詩三

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

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正解通詩四章以思伯二字爲主首章是敘其從役

之事還未說出情來二三四章方道在己思念之情

皆承首章應應說下有一節深一節意二章髮已亂

矣未及疾也三章首已疾矣未及心也至於使我心

癖則愛思之苦亦已甚矣誰過二字是著眼處

指南以首章為主下皆承此言之然敘其從役處便有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意說者謂首章還未說出情來似不然首疾並下章心痾總一時事蓋人惟憂思便頭痛非有先後也時說類泥本文使字而以首疾爲已然以心痾爲未然殊爲可笑

按諸講分析處明白可從指南辨亦有理參之

有狐綏綏

在彼淇梁

心之憂矣

之子無裳

梁韻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辛

毛傳石絕水曰梁

鄭箋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之子

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

裳者欲與爲室家

按毛以綏綏爲匹行與歸夫不合

華谷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

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

大本本草曰狐鼻尖尾大善爲妖魅

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歸夫而欲嫁之故託言

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疊山謝氏曰見歸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

矣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說通此是託言之比之子即指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之子無裳何與伊事與子縫裳隱然言外詩說不欲顯言其人故託狐以言之不欲顯言欲適人故託爲無衣以憂之

衍義三節總是託物之求匹而致欲嫁之意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託下言己之有所憂也濟未及梁未可以裳既及梁矣則可以裳矣水自帶以上曰厲必脫其帶而渡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然所謂既厲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至

則似已濟水玩注在厲則正在深水處非既厲也而

曰可以帶者蓋渡水不裸體必著裏衣此謂帶蓋束

此衣者側是既渡水矣故可以服之

講物各有偶失則思得物之情也彼有狐綏綏然獨

行而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焉夫在梁則無衣御之患

而可以裳矣我也觸目感心深爲之憂矣之子之可

以裳而無裳也安得爲之縫裳也乎

有狐綏綏

在彼淇厲

心之憂矣

之子無帶

梁韻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

帶矣

毛傳厲深可厲之旁 帶所以申束衣

疏義申重也衣已束矣又用帶以束之 凡帶有二
革帶加裳上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爲
禮也

說約水自帶以上曰厲成句也故曰淇厲則言無帶
以足之不必深求帶魯詩世學音帝

講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涉之深處焉在厲則可以帶
矣我心深爲之憂矣之子之可以帶而無帶也安得
爲之束帶也乎

有狐綏綏句 在彼淇側句 心之憂矣句 之子無服句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至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講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側焉在側則可以服矣我
心深爲之憂矣之子之可以服而無服也安得有以
服之也乎噫託物言人因言探意民之失依亦可哀
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小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
民也

孔疏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爲室家

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爲妃而相棄也

朱子曰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
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
之正意也

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
細微貧弱者或因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
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宣邦典之或違而
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
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豈弟君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至

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
周禮之意也

衍義此詩情詞悲慘有急於求匹之意非其淫情太
鮮疑時當亂離必得配耦庶幾彼此可以相依也
指南謂之託言者說狐處卽是說鰥夫如碩鼠之例
故注卽點一句云在梁則可以裳矣更不必說出鰥
夫求匹在淇梁之下心之憂矣二句一氣說無裳言
無人縫裳也下二章放此

投我以木瓜句 報之以瓊琚句 匪報也句 永以爲好句

比也木瓜楸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毛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鄭箋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也

孔疏釋木云楸木瓜以下木桃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文同車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玉

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琚美石瓊玕玉名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琚玕亦佩玉名琚言美石玕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玕石次玉是玕非金玉也釋文說文云瓊赤玉也

大全本章曰木瓜如棠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楸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李李以別之也

廬陵羅氏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蟬珠而上繫於頸

下繫璜衡牙者也

說約禮書圖琚狀正圓有肉有好蓋似璧也然朱氏又謂琚圭而方正亦必有據投報本實事而木瓜以喻物之至微瓊琚以喻爲寶之至重卽非眞以是物爲投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永好亦各承上說不必補正意如暗比之例瓜魯詩世學叶苦於切

按瓊琚當作二物下節瓊琚玕可見

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玉

朱子曰凡報人之德者其心歉然常若未有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矣

詩記報德易永好難報而不永猶不報也

衍義以木瓜報瓊琚比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禮也匪報二句以瓊琚未足爲報但欲假此以抒情永以爲好耳千古文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匪報一語最宜三復

講今夫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有如投我以木瓜投亦微也我之報之則當以瓊琚之佩玉爲重寶之報亦云足矣然我之心則匪足以爲報也但欲假此

結殷勤之意而長以爲好而不忘耳遂以盡吾情哉
投我以木桃桃韻報之以瓊瑤瓊韻匪報也報韻永以爲好也好韻

比也瑤美玉也

說約瑤說文云美石魯詩世學云白玉

講投我以木桃我則報之以瓊瑤焉然我之心匪足

爲報也但欲其長爲好而不忘已耳木桃豈輕而瓊

瑤豈重哉

投我以木李李韻報之以瓊玖玖韻匪報也報韻永以爲好也好韻

好也好韻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美

比也玖亦玉名也

毛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鄭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孔疏孔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歎曰

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

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遜世之士

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

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

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

釋文書云玖玉黑色

說約玉輕石重惟最貴者用玉以純故有非金玉之
說玖魯詩世學交里切 馮嗣宗曰木桃李依埤
雅云似卽木瓜之類非卽桃李也述異記云桃之大
者謂之木桃又卽桃類

按瓊瑤瓊瑤玖皆以二物疊言之木瓜木桃李

皆樹上生故加木名不必別解 觀雅詩云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則其爲尋常桃李無疑

講投我以木桃我則報之以瓊玖焉然我之心匪足

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木李豈薄而瓊

玖豈厚哉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美

木瓜三章章四句

小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而作是詩也

孔疏有狄之敗懿公是也至戴公爲宋桓公迎而立

之出處於漕後卽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又公

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

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

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成漕歸

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

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廐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與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爲春秋之罪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恩也果如序說則桓公之德僅可比於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據自擬以重寶尙爲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集傳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美

固不得從之也

集解此詩似賦而實比者蓋投報本實事而以木瓜等比微物以瓊琚等比重寶卽非真以是物相報施矣匪報永好亦只承上意而深一層言之不須另補正意

衍義三章一意總是屢喻贈答之厚惟欲以致其情意玩經傳文勢一直說下四句都是比正意宜在言外舊說云上二句喻其重報之事下原其重報之由似未得詩人口氣

按此詩主報恩者言謂受惠雖薄報之宜厚揆之齊

衛之事受齊厚恩何得以木瓜投之朱子不從舊說意或在此傳云疑亦男女贈答之辭既云疑則非定說只泛就報施言之可也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慶源輔氏曰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之弊蓋亦風土所致張子發此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美

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概爲淫詩言耳鄭柏舟定之方中淇奧等篇不在此限

正解疏義曰衛多君子於詩可見如淇澳之武公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與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然於變風時論其次則乘舟之爭死者亦有可憫之一節怨如賢婦人六人則莊姜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其燕燕之全淑慎伯兮之守貞一雄雉之知德行谷風被棄而有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

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衛風

卒

詩經詳說卷十三終

詩經詳說卷十四

李陽再觀祖輯撰

王二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朝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一

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程子曰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朱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

眉山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

黃氏曰黍離之爲國風以其詩之體爲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

東齊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之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二

大全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河南

說約麗山疏義亦作驪山繪圖在沂州與郕通括

地志云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

成周赧王又居王城 呂東萊云成周乃東都總名

河南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

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

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雒陽也

集解詩補傳周之始威也文王末嘗稱王而二南之

詩被於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雖爲天子而王風之

詩僅同列國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也

王城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遷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三

申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 晉文侯鄭

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

都王城 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

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孔疏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

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卽洛邑漢書地理

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

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其千里也以西都

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

其爲千里 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

而至於河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閒 僖二十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白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 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即宮於宗周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四

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 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瀕水東瀕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瀕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眾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瀕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曰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已都鎬京成

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爲河南縣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 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土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五

遷歸西都 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旣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琰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瓘立崩子懿王囂立崩其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燮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

三年嬖褒如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如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如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如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 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如盡取周賂而去留誦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六

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 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如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 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

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七

在風則卑矣

彼黍離離 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

知我者 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

毛傳彼彼宗廟宮室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懇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

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
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鄭箋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
時至稷則尙苗 知我者知我之情 謂我何求怪
我久留不去 這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已言也此亡
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

孔疏鎬京宮室毀壞其地盡爲禾黍大夫行役見而
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宮
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速
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大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八

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之
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所
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者
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
已墟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 作者言彼
黍彼稷正謂黍稷爲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
宗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 黍離離亦謂秀而垂
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
離離時至稷則尙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
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植故黍秀而

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尙苗六月時也未得
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
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
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
而反但事尙未周了故也 釋詁文云悠遠也故知
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

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
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天大貌故言其
混元之氣昊天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慈
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九

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
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
出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
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
物成壯其氣昊天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
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 正月
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
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

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
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
之甚也

按彼字指宗廟宮室有礙當即指黍稷 謂黍比稷
為種不合

大本本草注曰黍有數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秬丹
黍皮赤米黃

華谷嚴氏曰圖經注云黍有二種米黏者為秬可以
釀酒不黏者為稷如稻之有秠糯耳曲禮稷曰明粢
孟說云八穀之中最為下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十

以備他穀之不熟稷自為稷黍
自非總名

疏義許氏曰傳文黍稷二物似差互今若兩易之曰
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稌苗似蘆
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去或曰粟也四字如此恐得
其實粟穀實之總名說文稷五穀之長謂獨長於眾
穀也

按孟說云八穀之中稷為下此說誤也稷果下何以
祠事用之 許氏云稷苗似蘆高丈餘與集傳同此
是今之秠藟非黍也穀總名粟自是一種稷也稷亦
不得名粟南人穀不備故其說多誤 集傳苗似蘆

高丈餘當稍易之方安黍稷苗相似而稷熟尤先謂
黍實而稷方苗亦不合大抵離離者亦兼苗實言也
觀下文黍離三節同而稷言苗言穗言實豈黍於稷
方苗時已實而至稷實時猶在野耶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
黍閱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
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己
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華谷嚴氏曰連言彼者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為禾黍
也亡國之悵淒然滿目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十一

慶源輔氏曰人憂則行遲而心無所定國家顛覆在
臣子固不能無憂此詩人憂之得其正者也

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慙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
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六帖此詩詳玩本文不見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廟
宮室等字今俱就感黍稷而興歌上言不可露出宗
周意思亦不露出宗廟宮室如此則有無限感慨之
情而於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自有含蓄且不失詩
人渾厚之旨 此詩有知有不知意重在不知其言
知者用以喚下不知鴻雁有知有不知意重在知其

言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爲的然之語而指意自明溫厚之趣卽此可見若作一側便是呆話 行邁二句平看有說行之靡靡以心之搖搖故也此言外意不用

說約天魯詩世學汀因切

衍義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四句義又相因故爲賦而興此疏義說甚明快諸說俱欠當行邁靡靡二句憫周室之情也然身心相關行之遲遲者以心之搖搖耳心憂何求俱本行邁句說凡人心有所憂則行每不進心有所求則其行亦不進故云然所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三

謂知我憂者亦言他有所憂非謂憫周室也故注總言莫識己意

此說體出傳意當從

正解此章上四句是賦所見以興其所感下是歎其知已無人而怨有所歸也彼黍彼稷彼字指宗廟宮室言有到處盡爲禾黍之意暗指宗廟宮室不著一語道破只還他彼字更覺無限感慨靡靡是傍徨不進之狀搖搖是心憂而無所附著之義只平平說來或言足之靡靡以心搖搖之故又是節外生枝凡人心有所憂與意有所求往往低徊不去故謂我何求蓋怪之也只有知我者始謂我心憂彼不知我者且

謂我何求矣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便是歎人莫識己意非必推到所以憂處而並謂知我者終歸於不知也正見我如此搖搖心緒真有隱痛向何人說言下便有欲呼天之意悠悠蒼天卽屈原傳所謂窮極未嘗不呼天意非云照臨之久宜知之也此何人哉明知其人而不忍指斥也許南台云是追究其始禍者兼君臣褒姒皆在但不可露出時說暗指幽平二王恐平王只是徙居東都非始禍者且是詩之作猶在平王時也此字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點破常說如此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三

集解末句此字與首兩彼字相照不言何人亦正是深恨處說詩者須於此等處著眼爲佳

指南黍離大夫亦衰世之賢臣也 二彼字時說多露出宗周及宗廟等字看來詩人口氣甚有含蓄只宜渾渾說去言此何地也而有是哉昔非黍也而今見黍之離矣昔非稷也而今見稷之苗矣我行觀此能不足遲遲而心搖搖乎

講今昔既非觸物頓異則感慨繫之矣如茲何地乎所生者何物乎則惟彼黍既秀而離離與夫彼稷之苗而方長矣而況我之見之則行邁爲之靡靡不前

而中心爲之搖搖無定矣當此之時知我之情者但謂我心有所憂若夫不知我者翻怪我久留不去謂其何所求而然而誰識吾意也悠悠蒼天向之所以致此者彼何人哉而乃至於此極也眞令人有不能忘情者矣

彼黍離離句彼稷之穗句行邁靡靡句中心如醉句
知我者句謂我心憂句不知我者句謂我何求句悠悠蒼天句此何人哉句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毛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古

更見 醉於憂也

衍義如醉則昏然潒倒故以應稷之穗

講茲地之所見者何物乎則惟彼黍之離離與彼稷之穗矣而況我之於此則行邁靡靡而中心如醉矣當斯時也其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憂若夫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而然悠悠蒼天彼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而乃至於此極也

彼黍離離句彼稷之實句行邁靡靡句中心如噎句
知我者句謂我心憂句不知我者句謂我何求句悠悠蒼天句此何人哉句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毛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 噎憂不能息也
孔疏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衍義如噎則氣逆填胸故以應稷之實
講茲地之所見者何物乎則惟彼黍之離離與彼稷之實矣而況我之於此則行邁靡靡而中心如噎矣當斯時也其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憂若夫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而然悠悠蒼天彼所以致此者果何人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五

哉而乃至於此極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疊山謝氏曰天王而沒於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東周臣子之大讐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

我知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於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爲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威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

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踰踰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慨有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衰氏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

小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共

官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鄭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

衍義三章一意無淺深是屢賦所見以興閔周之意因致所歎以告傾周之人一時感傷之事其曰苗曰穗曰實不同者亦作詩之體然耳劉元城初見次見三見之說恐未然三章意同而疊出者感傷之情無已故也

正解以中心句作主俱一時事其曰苗曰穗曰實自是詩人敘事之體非因先後而異感也勿分初見次見三見之說

按此詩據所見而發咏直可作賦朱子謂賦而興是看得過細處黍稷自是生於宮廟之地但謂彼宮廟之黍稷則文義有礙只作彼黍彼稷驚見之詞爲安黍稷並言而稷分苗穗實者詩人故錯綜其詞而黍之離離亦有苗穗實在其中也想行役久於其地故所見不同若必作一時事恐苗穗實不能俱有也行適二句只中心句變文自是中心句爲重下文憂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七

字正承中心句說呼天是無可如何之詞人字專指幽王寵褒嬖說不足以盡凡前之亂亡後之不振皆在其中但不欲明言耳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塹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塹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毛傳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鑿牆而棲曰塹

鄭箋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

按毛說曷時當來至以時言則與不知其期意重故朱傳易之爲何所至 羊牛下來下字鄭說從下牧地而來下字欠明當作從岡陵處下而來

大夫久役于外其望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慶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六

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觀物興思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也

說約集傳哉來叶期塒思一韻也不知其期曷至哉本可作兩對雞棲三句又是因思觸物以喚起下二句雞棲則日夕而羊牛亦下來似以日夕爲主然句法相遞亦不可太作纏擾此當意會耳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早歸嘗先於牛講意曰此曰羊牛敘歸之先後下曰牛羊順類之大小然恐是偶然倒句作者不必有此意也且注疏蘇子由詩集傳讀詩記詩緝

諸本兩章俱作羊牛無牛羊即今本或係傳寫之誤尤不足據 纂序不知二句麟士云本可兩對亦略因輔氏意則時地可對而本文原文法參差更妙且詩柄云久役即雞棲羊牛下來俱言日夕光景下隨云君子無休息之時下章又只言不知何時可以來估仍以時爲主地帶言 即注曷至哉句著且今亦三字喚自是帶說妙 兩章首尾四君子于役一篇大指反覆提呼可思 此詩非復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拘文意首三句相屬雞棲三句相屬末二句相屬則宜哉來叶思三字取韻也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尤

衍義三句分上是思君子之久役下即物而歎之以見其不能不思也首三句已是思意中三句不過喚起末二句不得不思之意非是因物之歸而思他不歸也雞棲于塒還對日夕二句看不可認注三則字作三平看觀內注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句甚明如之何句繳應云歸焉不知其期出焉不知所至使我如之何不思哉 日之夕矣一句關上下兩語雞棲于塒則爲日之夕日之夕則羊牛下來 雞棲與羊牛下來描寫日夕光景如畫猶唐人閨怨詩所云月明花落又黃昏也語雖寬闊正在寫情獨至處

按作感物思歸亦無妨照韻日夕句連下

正解不知與曷字相應言歸期不可知連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說得離家以後情形苦極豈堪復有家中日常棲止之物如期到前而雞向塢棲之時日則已暮羊牛亦以此時下來明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即有暮而欲付萍蹤飄泊杳無歸期之人於不思非人情矣

講人情恆樂相保而惡相離況我於君子邪維我君子奉王命而往役去已久矣不知其還反之期也且今亦曷至哉並其所在亦未知之耳吾觀雞則自外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辛

而棲於塢日之夕矣羊牛則自山而下來於家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如此而我君子奉王命而往役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之何而勿思哉觀物興懷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也已

君子于役

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

雞棲于桀

日之夕矣

牛羊下括

君子于役

苟無飢渴

韻

賦也佸會桀桀括至苟且也

毛傳佸會也 雞棲于桀爲桀括至也

鄭箋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 苟且也且

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慶源轉氏曰可以日月計則思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佸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說約不日不月曷既往也曷其有佸傷方來也亦可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壬

兩對 纂序不日不月即已前後來俱在矣兩句承遞亦不對妙 照上章宜取佸括渴三字取韻叶本音自然集傳驅叶月字多事

按上章不知其期謂不知還期也此章不日不月謂其役事不知甚時可畢故不知其來佸之時也二句相聯 麟士謂歎既往非也

衍義三句分上是念其久役下是即物而歎其思之切也未句亦繳轉云出焉不可計以日月會兮不可知其何時固不敢必其還歸也庶無飢渴而已矣此憂思之深切處比上章更切矣疏義云庶幾者望之

之詞 苟字下得悽婉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猶曰不望何如好處但得苟無飢渴則此身無恙來估有期矣古人曰萬里之外以身爲本正此意鍾伯敬曰雄雉不知德行深得妙此詩苟無飢渴淺得妙然逾淺逾深

正解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沈迴綿邈不能自已然尙有思也曰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

講君子于役不可計以日不可計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吾見難則棲於桀日之夕矣牛羊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三

則下而至於家皆有旦暮之節矣我君子于役雖不得還歸亦庶乎其無飢渴焉則我憂思之心亦或可以稍慰耳不然其何以自安哉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小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孔疏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一句是也

朱子曰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

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按毛孔作大夫思僚友說無據雞棲牛羊云云分明是田野室家之語僚友在朝如何思及此 因上章平王東遷遂以此爲平王時詩未免附會

正解通詩二章以思字作主旨首章言久役因感物而歎其難已於思下章言久役因感物而致其深切於思二章一意但下文思之加切耳各中三句是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 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唯兩喚君子于役及雞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閑語正是寫情獨至處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三

君子陽陽 左執黃 右招我由房 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黃笙竿管中金葉也蓋笙竿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竿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竿三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毛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鄭箋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

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 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

孔疏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其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鑲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 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重

君以明天子 釋詁云由從自也俱訓爲自是由得爲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已故易傳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招已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

也

按朱傳云序說亦通故備載之

大全董氏曰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

說約由房據疏義有二說如序說則房即房中之樂之房君子猶簡令之碩人也如朱說則房在室旁則是人出入處然今雖必從朱說而以房爲作樂之處自無妨教訓舞位者亦恐非有專設即舞處是位也必謂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亦太拘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重

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程子曰陽陽不任憂實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世之狀如此

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

廬陵李氏曰堂屋大棟之架曰相後相以北爲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

六帖其樂只且只就樂上咏歎之但要形容他中心無累安舒自得之意其安貧忘勞等語並不須說出末句獨韻收下同

集解此不過形容歌舞自得之意非真招之由東房就舞位也瑟瑟友之鐘鼓樂之亦是此意

衍義四句各一氣說下不必斷陽陽陶陶亦無大異皆主貌言陽陽者志意之自得也凡夫矢志者其氣餒曰得志便有志得意滿揚眉吐氣之象陶陶者和樂之自適也凡人不和樂者其心戚曰和樂便有心曠神怡手舞足蹈氣象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咏歎之與首句相應不在重與室家相樂亦不必說有生全之虞恐不見得安貧忘勞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素有非一日驟得者詩柄不以行役爲勞是主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美

安於貧賤不可與之平對

謹夫人無隨往而適之境而有隨往而適之心觀我君子志意舒泰何其陽陽然自得也以左手則執樂器之簧右手則招我乎由房以與之同聽建達諸聲歡諧其偶其樂只且一室之外會何足以爲之櫻也哉真有令人莫罄形容者矣

君子陶陶

陶陶句

左執翽

翽翽句

右招我

由敖

敖句

其樂只

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翽翽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毛傳陶陶和樂貌翽翽也翽也

鄭箋陶陶猶陽陽也翽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孔疏釋言云翽翽也李巡曰翽舞者所持翽也孫炎曰翽舞者所持羽也又曰翽翽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翽也然則翽訓爲翽也翽所以爲翽故傳並引之慶源輔氏曰謂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者蓋兩篇之首皆以君子爲言而又相聯屬此固不害於義然亦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爲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也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毛

新安胡氏曰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爲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

衍義爾雅曰翽翽也舞者所以持爲容敖者燕舞之位
講惟我君子神情怡悅何其陶陶然和樂也以左手則執樂羽之翽右手則招我乎由敖以與之同觀舞蹈自形好合共暢其樂只且一身之內會何有其弗

嫌也哉真令人無能撥議者矣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小序君子陽陽閑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孔疏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閑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爲祿仕其安全已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閑傷之此敘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

正解通詩二章總是美其自得而舉樂以爲樂也須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天

以樂字爲主上下章一意但上章是自得而舉樂聲以爲樂下章是自得而舉樂容以爲樂忘勞安貧是朱子想像意婦人口中只開閒敘過並不須說說則掃興 兩章將樂字結句實從陽陽陶陶喚起一氣直下陽陽陶陶還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若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要見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上

按詩中無婦人字面只從君子二字看出編詩未必相聯而謂前婦人所作洵爲未定之說朱傳解房謂東房放舞位非尋常人家所有大抵仍用舊說而以

已意附之輔氏當得朱子之意 依舊說有悖理處

全身遠害豈必以祿仕爲善策是苟祿也何樂之有即以簡兮之詩爲比簡兮是賢者陽狂玩世潤迹伶官而託想於西方美人故有可傳若此詩不知爲何如人而相招呼苟祿於亂世恐身未必全而害不能遠也由房由敖其說甚曲毛以由爲用鄭以由爲從二說自相牴牾卽遵其說亦終不能慊然於心 疑是東遷奔竄之餘人慶得以生全僚友相樂賓敘其事以答主人之辭君子主也我自謂也備一說

揚之水 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申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天

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

毛傳興也揚激揚也 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鄭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東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於下民 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 懷安也思鄉里處者

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還歸見之哉思之甚

孔疏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

按毛鄭謂揚是激揚湍迅如何不能流束薪於義不合故朱傳易之爲悠揚取緩流之意 懷訓安不如作懷思易明 曷月作何日講固無異竊意是遠望之詞不以日計而以月計正是深怨語氣

大全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三

屬汝寧府並隸河南

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往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此興體之中又別是一例不然則又似比體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爲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

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六帖此但言室家不得與己同役而役非其職之意隱然見於言外

說約室家同役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立言之妙後代詞人所以莫及也

纂序末二句哉哉自叶集傳以懷叶歸故胡威反似不必

詩存不與我戍申非眞欲室家同往也特自歎其靡室靡家之苦耳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三

集解末二句連下三哉字語意迫切怨思之情躍然言外

衍義此章以揚水緩弱不流束薪興室家不與己同戍此乃興之無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要知天下決無婦人同戍之理只怨己之不當戍君之不宜遣戍而至於申之不必戍與甫許之不宜同戍又在言外而暗含此意怨室家實怨王也蓋申侯以犬戎弑平王之父義不其天人人其曉況畿內之民止供貢賦以衛王室豈有調遣之理此與所父爪牙相類

正解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合下二章始言薪旣言楚又言蒲愈輕矣而不能流喻弱之極也此解亦妙

指南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水緩弱不流束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則誤認爲比體耳近見時說每云水緩弱不流束薪此二句猶無病至云室家在內不得與已同爲往役之事在內二字執定說氣無生活了不知戍者惟勤於思家故欲室家之與同正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三

是情之無聊處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還歸只欲其室家之樂或謂何時可歸以安爾室家此本之韓氏注然安字看得太著象

講君上之役勢固不容辭矣其如我室家何邪彼悠揚之水其勢緩弱不能流夫束薪矣況彼其之子原相保聚者也今不與我同戍夫申矣然則是行也能已於懷哉能已於懷哉不知何月而畢使予得以還歸而遂室家之樂哉

揚之水 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甫
楚韻 楚韻 楚韻 楚韻
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懷韻 懷韻 歸韻 歸韻

與也楚木也甫卽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並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毛傳楚木也 甫諸姜也

孔疏尙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作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故傳言甫諸姜許諸姜皆爲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三

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說約魯詩世學云甫侯曾與申同姓呂氏成王封大公支庶於甫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界穆王時甫侯入爲司寇其玄孫在宣王中興又二世爲荆所滅衍義上言戍申而此言戍甫戍許者非既戍申而又戍甫戍許也想甫許與申地相近故因戍申之故而並戍之其實以戍申爲主也詩亦以其勢事輕重而序之先後如此孔氏謂甫許近申其實不戍甫許恰像戍申卽並甫許亦可恃以無恐故兼言之

按甫許申三國姓因戊申而連類言之無三國並成之理

講悠揚之水不能流夫束楚矣彼其之子今不與我同戊夫甫矣然則是行也能已於懷哉能已於懷哉不知何月使予還歸而遂至家之樂哉

揚之水句不流束蒲句彼其之子句不與我戍許句
懷哉懷哉句曷月予還歸哉句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毛傳蒲草也 許諸姜也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言

鄭箋蒲蒲柳

孔疏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鐘之楊也

華谷嚴氏曰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通蒲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

大全潁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也

說約魯詩世學云許男爵又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

申人鄩人及大戎入宗周弑王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於申則以報翼戴者戍許理兼有之然其事荒忽可置不辨 蒲字讀當如浦

講彼悠揚之水不能流夫束蒲矣彼其之子不與我同戊夫許矣然則是行也能已於懷哉能已於懷哉不知何月使予還歸而遂至家之樂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大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其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言

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志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程子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

當使方伯鄰國其保助之

三山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遣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

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爲國風者平王自爲之也平王忘讐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焉曰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慶源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人之秉彝非法枉道以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美

使人之勞役此民之所以怨思也欲其悉力致死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見先王之所以畏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小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鄭箋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以是戍之

孔疏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

爲楚所滅故知迫近疆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說約詩傳卽不必爲子貢作然於黍離云王世子宜白弑其君幽王自立於雒而不平翼戴固特筆也又在宋諸大儒前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與其舍室家而往戍下是極言其思念室家之情也以戍申作主上下皆是怨詞亦皆是思不可分上爲怨下爲思也本意謂畿內之民不宜遠戍而申又非所當戍故以遣戍怨王而語意卻含蓄不露

詩經詳說

卷十四

國風王風

美

詩經詳說卷十四終

詩經詳說卷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王風

時谷有暵句 暵其乾矣句 有女仳離句 嘸其嘆矣句
嘆韻 遇人之艱難矣句 嘸其嘆矣句
嘆韻

興也。摧離也。葉似葎。方莖白華。華生節閒。卽今益母草也。嘆燥此別也。嘔嘆聲艱難窮厄也。

毛傳興也。摧，騷也。曠，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此別也。艱亦難也。

鄭箋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Figure 1

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 有女
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慨然而嘆傷已見棄
其恩薄 所以慨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孔疏所以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己矣人者
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 釋草云萑推李
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
華生節閒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
周元明皆云萑蔚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
曾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
故劉歆曰推臭穢臭穢卽茺蔚也說文云嘆燥也易

日燥萬物者莫煖乎火說文云菸殘也然則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煖爲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薤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傷水爲喻

按山谷之谷謂兩山之閒卑處也不必皆有水本文只言暎而毛鄭皆添出傷於水一層果谷中貯水則摧不生豈先生無水而後爲水所傷邪不如只作暎說爲捷暎是活字乾是死字乾以地言暎其乾非謂因暎而乾乃謂其乾地先暎也 人之艱難卽指其夫言謂遭夫之艱難不得已而棄之也毛鄭以爲夫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

艱難於己不順且與下章不淑不合

大全本草曰茺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雞冠其子

三棧

華谷嚴氏曰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地澤其性宜澤

按益母草隨處有之不必溼地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辭也

說約興亦四句止下一句另轉 嘆平聲

集解讀詩記程氏曰菴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生故嘆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

棄也 首二句雖與夫婦相棄然亦是觸景感情之語描寫凶年蕭索氣象耳 末句只自嘆窮厄之意不強作相原語更妙

衍義此章上四句與其見棄自傷之情下是嘆其不得已之故也凡旱必高地之物先自萎死故從乾處說起乾者既曠脩而長茂者亦曠生於澤者亦曠其旱勢漸以極矣此立言之有序也此離相拋棄也遇人遇字重看見出不得已非情愛之薄也蓋饑饉薦臻飢寒不免雖自謀且不給何暇為妻子圖哉 有女此離不及男者男皆散而之四方無復存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三

講時和物阜族居生養此室家之樂也而今可得哉彼中谷有蓀當此旱烈之時則雖生於乾者亦曠然其燥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此離之變無所依託則慨然其為之發嘆矣夫慨然其嘆矣豈得已哉饑饉既迫保聚實難斯人不幸而有艱難之厄吾又不幸而遇斯人之艱難矣否則何為至於此哉

中谷有蓀 曠其脩矣 有女此離 條其獻矣
曠其脩矣 有女此離 條其獻矣

條其獻矣 遇人之不淑矣
條其獻矣 遇人之不淑矣

與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貌歎歎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

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毛傳脩且乾也 條條然歎也 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

釋文脩如字或作脩音同

大全永嘉陳氏曰長茂者亦為所曠

董氏曰古人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四

說約集傳脩歎與淑叶

詩記脩草之長茂者稍耐旱而亦為所曠則旱之甚也

按脩從長字解謂不但乾者曠即茂者亦曠照下溼字言不但高者曠即溼地亦曠二字取義相類若作乾肉為脯以取乾義覺這些 不淑亦屬夫說謂所遭不善無可如何也

講中谷有蓀當此旱時雖脩而長茂者亦曠然其燥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此離之變則條然其為之長歎矣夫條然其歎矣豈得已哉斯人不幸而有不淑

之事吾不幸而遇斯人之不淑矣否則何爲至於此哉

中谷有蓀句 嘖其淠矣句 有女仳離句 嘖其淠矣句

與也嘖淠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溼者亦不免也嘖淠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毛傳嘖淠貌

按鄭訓及爲與將復何與爲室家意雖好而何嗟與殊非語氣何嗟及言卽嗟嘆而無挽也

須溪劉氏曰乾者已嘖脩者又嘖溼者亦嘖其爲旱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五

勢可勝言哉旱愈甚則仳離之愁嘆愈甚矣

眉山蘇氏曰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歎者怨之深也泣則窮之甚也

慶源輔氏曰嘆則悲嘆而已歎則悲而恨焉泣則悲而至於傷矣方其嘆且恨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說約集傳事已至此三句義亦止此無自安意

卿嬈嘖其嘆猶有聲條其歎則蹙口出而聲亦微矣至於嘖其泣乃所謂吞聲飲淚者

集解何嗟及矣言草草憂生之人計無復之雖嗟亦無及也正深悲極痛之語無自安意

衍義歎則悲至於恨故曰不止於嘆泣則痛入於心則又不止於歎不淑非指人之不善蓋以凶荒爲不善之事亦艱難之意也何嗟及矣兼上艱難不淑二意

講中谷有蓀當此旱時雖生於溼者亦嘖然其燥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仳離之變則嘖然其爲之悲泣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六

矣夫歎然其泣矣不亦難堪哉然事已至此嗟哉其亦何及矣吾將如之何哉

中谷有蓀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范氏之說甚得讀詩之旨使讀詩者能

如此則詩之爲教於人大矣

疊山謝氏曰凶年饑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憊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此詩三章始嘆其乾中嘆其脩終嘆其淫言物之嘆一節急一節始嘆其嘆中條其歎終嘆其泣民之怨恨者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困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又曰夫婦人之大倫也饑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七

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

小序中谷有稚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孔疏章首二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淫見夫之遇己用凶年深淺爲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初而嘆次而歎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歎艱難亦輕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爲篇終雖或逆或順各有大也

正解通詩皆是世亂感傷之辭以此離二字爲主首

二章是以此離之故而歸於所遇末章是以此離之故而安於所遇要見婦人之厚而無怨對之辭以歲旱草枯與亂世饑年之氣象憔悴無潤澤也嘆其乾貧者先瘁也嘆其脩則稍給者亦乏絕矣嘆其淫則富者亦不免矣言物之嘆者一節急一節言民之怨恨者亦一節深一節

有兔爰爰句雉離于羅句我生之初讀尚無爲句我生之後讀逢此百罹句尙寐無吽句

比也免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尙猶罹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八

憂也尚庶幾也吽動也

毛傳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尚無成人爲也羅憂吽動也

鄭箋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

孔疏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免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免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尚得爲庶

幾也易云庶幸也幾覬也是庶幾者幸覬之意也以傳言尚無成人者爲成人之所爲正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

按毛鄭以免喻緩雉喻急見王爲政用心不均取義太遠朱傳易之言免脫而雉離相形說有味

安成劉氏曰二尚字義不同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免今免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於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倖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九

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知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與也以免爰與無爲以雉離興百羅也下章放此

須溪劉氏曰有免爰受舒緩而無虞者比我生之初承平之人也雉離于羅求死不得比我生之後百憂之人也安得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爲快哉

說通百羅不專指免雉二句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說約朱子辨說本只取君子不樂其生一句諸侯背叛四字偶沿序語可以不用

詩說只就免雉上感慨言之而比意自見勿直說出

君子小人爲妙

集解尚寐句非全是欲死而不欲生之意言此等世界動則致咎其尚寐無咎乎然那能得無咎也卽後世憂亂詩安得中山千日醉酩酊然直到太平時之意若泥注不樂其生遂硬認作死看固哉爲詩矣 按無咎自是死朱傳原不諱

衍義各首二句分上比君子得禍而小人獨免下皆是哀其所遭而安於死也我生之初只是周末東遷以前時文武成康之澤猶存不可卽就文武成康時說尚無爲者以小人不得亂政而君子尚安於無事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十

也謂刑罰之中天下晏堵如也嶧山云無爲還是諸侯不背叛而君子在朝小人在野之意諸說多指君子小人而遺諸侯則不見多難意蓋注多難二字對上無事而言此甚有見百羅是刑罰不中天下多禍災也或謂無爲與百羅俱不必黏定刑罰蓋小人肆志君子受禍有許多可憂事當說得開大些亦可無咎依注以死言謂多凶多懼動必得罪非死不足以免禍夫不以生爲幸而以死爲安者深傷之之辭也指南尚寐句云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看來死字亦太迫切大凡人遇事變寐則不知君子目擊時艱不

堪憂傷之甚姑欲無咎無覺無聰庶幾付理亂於不知耳 按此爲死字作周旋似不必

講世事之盛衰人生之苦樂繫之若今日有大可慨者彼張羅本以取免今有免之狡爰爰而得脫而難以耿介反離於羅網則或失而出或失而入禍亂之無常甚矣追思我生之初王澤未泯典刑猶在天下尚無事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時之多難而百憂叢集如此當斯時也將如之何哉則但庶幾一寐而永

不動焉已耳蓋死而安不猶愈於生之不安邪

有免爰爰句 雉離于罟句 我生之初 尚無造句 我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士

生之後 逢此百憂句 尚寐無覺句

比也罟覆車也可以掩免造亦爲也覺寤也

毛傳罟覆車也 造僞也

孔疏下傳罟覆車與此一也釋器云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覆車也孫炎曰罟車網可以掩免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說約馮嗣宗曰鳥罟曰羅朱傳云張羅本以取免者蓋正釋則定散文則通也周禮羅氏掌羅鳥而郊特牲言大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鴈焉莊子削

格羅落罟罟之智多則默亂於澤是取默得稱羅也大東傳云罟所以掩免而鴛鴦詩云罟之羅之免罟謂之罟而西京賦云結罟百里實兼諸網罟而言之凡如此類並得通也

講有免爰爰而得脫而雉反離於罟禍亂之無常甚矣追思我生之初天下尚無所造作之變也奈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憂叢集如此則將如之何哉但庶幾一寐而永無覺焉已耳生亦何能安邪

有免爰爰句 雉離于罟句 我生之初 尚無庸句 我

生之後 逢此百憂句 尚寐無聰句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士

比也罟罟也即罟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毛傳罟罟也 庸用也 聰聞也

鄭箋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釋文施羅於車上曰罟爾雅云罟謂之罟罟覆車也衍義無覺置理亂於不聞也無聰則天下之變皆不入其耳矣總是深道所逢之難而當時多難氣象隱然具見矣

正解韓星岳曰無爲訓無事以刑罰得中而言刑罰中則小人不故肆志而天下晏然無事造者造端如

羅織之謂庸者用意如故出入之謂

按免爰雉離相形說總是禍出不測意非專爲刑罰不中言也無爲無造以天下無事言無庸承上二章無爲無造故已亦無用憂也百罹百憂百凶俱以世事言正動而得禍時也故欲無咎無覺無聰無咎不動也無覺不醒也無聰不聞也總以喻死無甚淺深講有免爰爰而得脫而雉反離於釐禍亂之無常甚矣追思我生之初天下尚無所用其憂也夫何我生之後而逢此百凶如此然則如之何哉但庶幾一寐而永無所聞已耳生亦何能安邪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三

免爰三章章七句

小序免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鄭箋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謂也

朱子曰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爲是而作也

按詩不知何王之時而毛鄭以平王之後爲桓王遂硬指定桓王爲說而且牽及繻葛之事只是附會不

足信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無非反覆以道其哀傷也當以逢此句爲主夫誅賞人主之大柄刑罰不中則諸侯因以背叛而四國騷然矣君子所以不樂其生也諸侯背叛由小人所致觀傳小人致亂句可見或謂小人卽指諸侯此呂氏之謬小人倖免忠直受禍安得而不哀傷

按此詩朱子因小序之說而不肯指定桓王故易之云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究之此詩正意只重在君子不樂其生爲主諸侯背叛帶言之耳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四

惟其君子多無辜受禍所以君子不樂其生逢時多

難卽以無辜受禍爲多難非以諸侯背叛爲多難也講家多混 雉離于羅于罟于置句通章關紐詩人

還是爲身家憂非泛泛爲世道憂須辨 呂東萊免

比諸侯雉自比是另一說不可攙入作講故不錄

繻葛繻在河之潁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繻繻繻繻在河之潁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繻繻繻繻在河之潁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繻繻繻繻在河之潁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繻繻繻繻在河之潁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與也繻繻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潁

毛傳繻繻長不絕之貌水涯曰潁

鄭箋葛也繻也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

絕與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
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

孔疏釋水云潁水厓李迥曰潁水邊地名厓也

按毛鄭以終遠兄弟直指平王說上下文氣不合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
自歎言縣縣葛藟則在河之潁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
他人爲己父己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
甚矣

說約疏義物得所託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麟士按餘說亦有作正興者然玩集傳當爾後二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五

句又深一層之辭已失所而又不顧也 纂序疏義
是反興若麟士所云餘說作正興集傳當爾則謂他
人父爲失所亦莫我顧又深一層如集傳窮之甚意
何以正興乎是必將以葛藟在於河潁者爲失其所
託而後可若照常說葛藟在河之潁爲得所託則必
以遠兄弟謂他人父爲亦欲得所託而後爲正興也
後二句卻轉出失所爲窮之甚方得分明亦仍循二
句一連四句一截興四句止之體也集傳雖一滾又
可不拘耳
衍義興以縣縣終遠字相應蓋縣縣是長而不絕如

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謂他人父等語只沈離顛沛

雖有父母兄弟不得相保而然依託於人非必直

以彼爲父母也顧者乃顧盼之顧有者識有也常記

而不忘也莫我有猶云視之若無意莫我聞視己之

窮困漠然不相聞也 此詩三終字可痛三亦字可

恥依人之難千古同慨

按終遠兄弟正是說去其鄉里家族非專謂兄弟也

謂他人父是極形容欲依託而奉承人之意隨轉云

雖謂他人爲父而亦莫我顧流離失所正於此見

講情之親者自足以相維而誼之疏者每難於見恤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六

彼縣縣而長之葛藟則在河之潁而得其所託矣我
今乃終自遠其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豈非欲得所
依乎然已雖謂他人爲父而彼不以子視我飢寒疾
苦亦莫我顧念焉亦何所遇之窮哉

縣縣葛藟

句在河之潁

句

終遠兄弟

句謂他人母

句

謂他人母

句亦莫我有

句

有顧

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
秋傳曰不有寡君

毛傳涘厓也

鄭箋有識有也

孔疏釋丘云浹爲厓李巡曰浹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也

廬陵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

華谷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講絲絲而長之葛藟則在河之浹而得所託矣我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母豈非欲得所依乎然我雖謂他人爲母而彼不以子視我相視如無亦莫我有焉何窮之甚邪

絲絲葛藟在河之滑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句謂他人昆昆句亦莫我聞聞句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七

與也夷上洒下曰滑滑之爲言屑也昆兄也間相聞也毛傳滑水隈也昆兄也

鄭箋不與我相聞命也

孔疏釋丘云夷上洒下曰滑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陷下故名滑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滑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滑卽彼滑也釋山云重巘隈孫炎曰山基有重岸也隈是山岸滑是水岸故云水隈東陽許氏曰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爲水洗蕩入若屑也

按遠兄弟而謂他人爲昆與兄弟字方合然兄弟泛

言非謂其親兄弟

講絲絲而長之葛藟則在河之滑而得所託矣我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昆豈非欲得所依乎然我雖謂他人爲昆而彼不以弟視我哀如充耳亦莫我聞焉何窮之甚邪

葛藟三章章六句

小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鄭箋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孔疏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

朱子曰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六

按此詩無一語及王作民之流離失所者爲是行義三章一意總是以物之得所託而與人之失所依也玩注今乃字與則其字若相照應且終遠兄弟四句皆是失所依而窮之甚意宜作與至末爲當舊說云此詩與至四句止上二句與己親乎人末二句言人不肯親乎己亦說得

集解此詩三章俱是極歎其窮無真實依人之意始言父繼言母末言兄立言之序如此

正解當以莫我句爲主卽物之得所託與人之失所依也

按此詩自是東遷以後世亂民流而作其在平王桓王之世未有考據若舊說直以遠兄弟爲平王疏其親族而於謂他人父極費曲折終說不去注書不得其解徒覺支離可笑耳 興意綰至末爲優

彼采葛兮

句

一日不見

句

如三月兮

月韻

賦也采葛所以爲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毛傳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按毛鄭以此詩爲懼讒全無影響且私驅語用之於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九

君殊不合 鄭分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采蕭喻大

事采艾喻急事總屬杜撰

纂序注指其人彼采葛兮彼字是也

按朱傳淫奔託以行淫奔屬女則此詩是男思女之

辭

講夫人性情之所鍾則欲其常常相見如葛可以爲

絺綌也彼采葛兮采在葛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

之苟一日不見則思念之深卽如三月兮未久而若

久矣安得彼終日采葛以遂我之願邪

彼采蕭兮

蕭韻

一日不見

句

如三秋兮

秋韻

賦也蕭莢也白葉莖蘼科生有香氣祭則燔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毛傳蕭所以共祭祀

孔疏釋草云蕭莢李巡曰莢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莢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蘼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蒸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蒸蕭合馨香生民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

按蕭作莢疑有誤只當訓蒿 三秋作九個月爲是

講蕭可以供祭祀者也彼采蕭兮原爲我而行也我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十

心愛之苟一日不見卽如三秋兮未久而若久矣安

得其終日采蕭邪

彼采艾兮

艾韻

一日不見

句

如三歲兮

歲韻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毛傳艾所以療疾

大全爾雅曰一名冰臺注今艾蒿也

東萊呂氏曰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特訓釋三

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說約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三秋不止於

三月矣又曰三歲不止於三秋未圓只恐是變文叶

韻耳 纂序若三秋作九箇月說則三歲不止三秋亦無礙也晦翁意或如此

正解各章首句俱指所淫之人而言觀彼字可見采葛采蕭采艾俱是託以哀其所私意葛生於初夏聚於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於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爲佳故下承三歲曰三秋則不止三月曰三歲則又不止三秋愈覺其久之甚也此在情之轉深上說 接分夏秋處未確活看爲是

講艾可療病者也彼采艾兮原爲我而行也我心愛之苟一日不見卽如三歲兮未久而若久矣安得其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三

終日采艾邪

采葛三章章三句

小序采葛懼謫也

鄭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謫人所毀故懼之

孔疏三章如此大者既以葛蕭艾爲喻因以月秋歲爲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爲次也 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

采葑采麥相似其辭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各首一句是賦采物之事下是道思念之情以不見二字爲骨摹擬其不見之情直一步深一步意

按君臣之分豈能無一日不見而遂思之如三月三秋三歲邪此決非臣所當言况懼謫豈獨出使方懼卽在朝見君豈遂無謫言邪詩無定指又何以知其爲桓王之時邪附會無疑

大車檻檻 毳衣如綈 豈不爾思 畏子不敢

韻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三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蒺藜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蒺藜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奎也

毛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蒺藜也蒺藜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 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

鄭箋蒺藜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繡

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 此二句者古之
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畏子大
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
孔疏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之狀故爲車行聲陳
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葵騅釋言
文郭璞曰葵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葵
以衣冠比葵色故先解葵色又解草言葵是蘆之初
生釋草云葭蘆葵葭孫炎郭璞皆以蘆亂爲二草李
巡舍人樊光以蘆亂爲一草此傳葵爲蘆之初生則
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葵爲一也 考工記曰畫績之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圭

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績繡皆五色其青
者如騅其赤者如赭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葵爲
騅葵以葵爲亂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
傳張逸疑而問之鄭答云騅烏青非草名亂亦青故
其青者如騅

按詩本四句一氣而鄭分下二句爲淫奔之辭上下
隔礙

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爲首蓋畫虎雌虎雌漢毛故謂
毳

安成劉氏曰毳衣所畫者二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

裳所繡者二章黼也黻也所畫所繡皆備五色所謂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也

說約禮書曰說文義細毛也宗彝有虎雌之飾而毳
衣有宗彝之章繪於衣則宗彝藻粉米也繡於裳則
黼黻也爾雅曰雌卽鼻而長尾郭璞云似猴色黑尾
數尺鼻向上兩則以尾或兩指塞其鼻蓋虎取其義
雌取其智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
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眉山蘇氏曰其止之有道民間其車聲而見其衣服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圭

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

東萊呂氏曰此詩雖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
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初而已

慶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
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
犯此所以爲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待有
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衍義二句分上言大夫車服聲容之盛下言有所畏
而不敢肆其情也首二句要補出刑政意寓畏之之
意說此非畏大夫車服也惟平時刑政有以服其心

故聞其車聲如聞大夫之號令見其服色如見大夫之威嚴而不敢犯耳末句畏者正畏此刑政也但詩人自含蓄並未道及刑政字

按朱傳云爾淫奔者相命之辭未分男女當以女謂男爲是子大夫也此子字猶今人稱言爲公爲侯之側尊之也不與爾字一例

請吾人鍾情本切非法可使斷也然而不能不爲其所制不見彼大車乎大夫時乘之以行也其聲之整肅則檻檻焉不見彼羃衣乎大夫時章之於身也其色之青者則如茨焉是原不徇人以私者也我之與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圭

爾情好有素豈不爾思也哉特以有乘大車服羃衣如子者而有所不敢耳不然亦何思之不遂邪

大車嘽嘽奔
羃衣如璫韻
豈不爾思韻
畏子不奔韻

賦也嘽嘽重遲之貌璫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毛傳嘽嘽重遲之貌璫賴也

孔疏嘽嘽行之貌故爲重遲上言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線再染謂之縹郭璞云縹赤也說文云璫玉赤色故以璫爲賴
衍義大意與上同嘽嘽以車行之安重舒遲言勿依

上章作聲上看如璫謂赤色之鮮明也不可作溫潤解此章露出奔字 曰畏子不奔其奔之心自在也不敢之辭微不奔之辭顯

講大車之乘又嘽嘽然其行之重遲矣羃衣之章又如璫然其色之赤矣是其不徇人以私者也我之與爾往來有日豈不爾思也哉但以畏子之故而不狂奔耳不然何地之可阻哉

穀則異室句
死則同穴句
謂予不信句
有如皦日句

賦也穀生穴壤皦白也

毛傳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美

爲一也

鄭箋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驥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孔疏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貌故爲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入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穴者死則神合同而爲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設同几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爲一神

合故可以同穴也

按毛鄭之說大異夫婦之禮豈不同室謂異室同穴爲夫婦有禮乃不得其解妄爲之說耳禮別外內豈是男不入女室之說俗云生同衾死同穴又何謂也鄭又云反謂我言不信云云語氣尤拗

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世變雖下而大夫能使人畏之如此亦可謂賢也已始則不敢奔而已終則知其雖沒身不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毛

得遂其志則其刑政之效亦非無常者之所能也

說約此章申以約誓之辭亦邪思之不解者也

纂序同穴句亦自言其情耳皦日亦自誓其言之由

衷非誓其言之必踐也不然淫奔者豈容合葬且皆死矣又誰爲合葬時講每有身死之後刑政不能及等語猶爲猥陋 玩注庶幾而已字仍是畏意

衍義上二句不平歸重下句此有刑政之嚴不止一時意不信非謂不信己之言也謂己之言出於中心則日必監之蓋以日爲證所以表其言之信也故注以爲約誓之辭

按始而苟合禮法所禁故不敢復奔其後乃誓以同穴其心不能自止故作此期望耳

講雖然法能我制而情實不能斷也我之與爾生則不敢奔而異室死則庶幾合葬以同穴於以相從於地下可乎是言也固我中心之所在也若謂予言爲不信如此皦日在上實照臨之耳我與爾豈能終忘邪

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毛

孔疏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

朱子曰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按舊說大車二句詩人之言豈不二句爲述淫奔之言語氣不合異室同穴其解尤誤

正解通詩前二章敘其心之所畏而不敢相從於今末章歎其終有所制而自誓相從於後須以畏字作主上見其畏於一時下見其畏於終身一章畏子不敢其辭微二章畏子不奔其辭顯三章死則同穴其辭顯而確總見其革面而非革心也 上二章見其苟免而無恥末章見邪情之鋼蔽而不開此當發淫

者一段驚畏之意有聞大車之聲而慘於刀鋸觀尋衣之色而懷於斧鉞注中庶幾二字正是其畏處夫刑政之嚴致令觀聞自懷生死隔絕不能遂其欲往之情亦可謂能齊之以刑者矣

丘中有麻句彼留子嗟句彼留子嗟句將其來施句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

按毛鄭之說大異以爲留大夫氏子嗟字丘中有麻乃子嗟之所治有功而被放逐人思之望其復來真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无

是不根之談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大全本草曰一名麻勃此麻上花勃勃者麻子味甘平無毒圖圖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

衍義三章各首二句是疑之隱下是望之來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言之惟其辭出於疑故所指無定處末章注明說之子者指二人當必是實不必謂子嗟子國特變文叶韻也注內復有二字正見婦人疑情安得二字又是婦人切念描寫之工若此讀采唐

而知男子之淫孟姜孟弋孟庸不一而足讀丘中有麻而知女子之淫子嗟子國不一而足世道之衰於此足徵矣序以爲思賢朱子以語意不莊恐非望賢之意

請人惟愛之也深則其望之也切如彼子嗟吾之伶之久矣而何以不見也意丘中有麻之處彼復有留之者乎夫彼固留子嗟子嗟寧遽舍我將其來也施施然以慰我之心可也不然留子者得矣其如我望何

丘中有麥句彼留子國句彼留子國句將其來食句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羊

食韻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按毛鄭以子國爲子嗟之父設想甚奇

請又望我子國而不得見也意丘中有麥之處彼復有留之者乎然彼雖留子國子國寧遂棄我將其來就我而食以慰我之心可也

丘中有李句彼留子子句彼留子子句貽我佩玖句

玖韻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按毛鄭以之子爲子嗟之子不知留氏何以世賢而

祖孫父子並爲人所思若此

說約坎叶李字故亦舉里反與木瓜一例

按朱傳之子并指前二人前二人謂子嗟子國也予意子國卽子嗟之別稱而之子亦卽其人似覺簡當

非欲背朱蓋以一時思二人俱來似無此情理也

貽我上宜加將以二字語氣方圓

講子嗟不來子國不來意丘中有李之處彼復有留我之子者乎然彼雖留我之子之子宜遽忘我其庶幾來而貽我以佩玖以結慇懃之意可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三

小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亦淫奔者之辭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按前詩言桓王此詩忽云莊王任意指斥全無憑據留氏三世皆實見何書傳毛鄭多穿鑿此其尤甚而尚有欲從之者何哉

正解通詩總是疑而望之之辭一章望其來就乎已二章望其就食於已三章望其相贈於已願望之意以漸而深按禮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

女之無別也吳有貞姬吳王且不可以金璧脅而從

之丘中有麻顯然言其所私而又望人以佩玖之貽

何哉易所謂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謂也淫漫無恥極矣噫視大車之風則又遠矣豈刑罰有時而窮抑

江河之日趨於下也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固無忿懣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爲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三

詩經詳說卷十五終

詩經詳說卷十六

鄭二之七

牟陽再觀祖輯撰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卽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陸氏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一

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 爲幽王大臣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 史伯曰其濟洛河穎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 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隣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 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 卒取史伯所云十邑

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孔疏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鄆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鄆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鄆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服虔云鄆城故鄆國之墟杜預云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

按前華後河新鄭去華山甚遠故韋云華國又按水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二

經注云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東南流經華城西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則華在鄭地無疑史記云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此必是近魏之地亦非西嶽華山也 朱傳新鄭卽今之鄭州當以新鄭爲是新鄭與密接壤皆鄆也而今之溱洧二水在新鄭可據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鄆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鄭 詩記鄭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之間有虎牢之險爲中國襟喉於是南北之形勢在鄭而鄭在春秋時亦世有晉楚之爭矣

說約新鄭次王宜也武公於平王亦所謂是君是臣矣

衍義按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同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鄭之閒因取二國地謂之新鄭友卒諡桓公是鄭之肇封也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爲司徒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卽位以姜氏命立段於京謂之京城大叔叔多行不義以自焚桓武莊世爲周卿士六世而文公將失道清人興刺鄭之危若綴旒焉概鄭之享國凡二十二君而詩之所載惟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三

桓武莊文四者顧再傳以後日趨於亂如此則風之波蕩也豈無其自哉中如羔羊之大夫雞鳴之夫婦信可謂不移於俗而能存鄭武之教者耳卒爲韓哀侯所滅

緇衣之宜兮

宜韻

敝

敝韻

予又改爲兮

兮韻

適子之館兮

適韻

適子之館兮

適韻

適子之館兮

適韻

適子之館兮

適韻

適子之館兮

適韻

適子之館兮

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

之館舍祭餐也或曰祭粟之精鑿者

毛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適之館舍祭餐也諸侯入爲

天子卿士受采祿

鄭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

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

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孔疏毛以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

此緇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

願王家又復改而爲之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

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言武公去鄭

國人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

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祿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四

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爲子授者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能改授之也鄭以爲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敝我願爲君改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爲之也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美武公善爲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

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 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爲舍也祭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祭謂餐食也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嬭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祭則還有所至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五

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祭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祭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卽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

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東陽許氏曰粟一石得米六斗爲糲糲米一石舂爲八斗爲鑿按祭作餐爲是

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爲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祭言好之無已也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字還字二字上看

慶源輔氏曰緇衣之宜兮此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敝予又改爲兮欲其服之常新也還予授子之祭兮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六

欲其粟之常繼也既欲其服之常新又欲其粟之常繼發乎情形於歌詠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爲至也

華陽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祭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詩通首句非致愛根源只是人意中見得如此味他下一箇宜字便躍然露愛之意矣

說通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可想見一段意中模擬之情適館授祭亦同此意都非實事有說改衣是欲入於其職詩中未當無此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盡

說約做字還字俱略斷兩字緊對緇衣之宜而或敝予則願改爲適子之館而既還予復將授祭固自整齊也通解謂三章各上二句換字爲韻而下二句一律宜上二句截亦通 還詩緝音旋祭魯詩世學此簡切

集解此詩語意皆層疊致愛之辭時解多作轉折便失神氣衍義此章不必分善於其職就是德須提起在緇衣上面方山云好意每章句句皆有不可以首句爲德稱其服而下始爲好也且首二句相連不可分斷宜字重不外善職意然只虛虛說箇德稱其服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七

便罷改其衣衣之也適其館親之也授祭食之也總是假此以致其好德之情非司徒有待於是也改爲適館授祭皆未然事觀注我將且將字便見 適館非奔走勞役之謂夫奔走勞役豈必無人只是伺候宮牆而覽德輝拜承下風而聆議論亦愈於宮牆之外矣授祭莫說大烹厚味只是厭飫其德而思飲食之無由飽飫其休而表芹曝之微念意然改衣適館授祭雖未然事要體詩人無己之愛見改衣適館授祭猶未足酬其萬一者 思報德而不知所爲報改但於服御館穀致吾一念之誠欲用情而不知所爲

情故僅於衣食居處見吾中心之好

按適館毛鄭皆輕帶指武公言只重在還而授祭上朱傳且將口氣是說周人愛之故適其館致親近之意多一層意

講君子有不可忘之德吾人有不容已之心彼卿大夫私朝聽政所服有緇衣也惟其德足稱服其於緇衣也甚宜兮使其或敝則我將爲子又改爲兮且欲親侍左右將適子聽政之館兮使子還都我將授子以祭兮凡得子之勿我拒焉則所深願焉耳

緇衣之好兮

好韻

敝

敝韻

予又改爲兮

是韻

適子之館兮

句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八

館還

予授子之祭兮

祭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賦也好猶宜也

鄭箋造爲也

指南德與服稱其服自見其美好

按好謂美好讀如字亦須貼德說

講然緇衣不惟宜也而且美好兮使其或敝我又當爲子改爲兮且將適子之館以相親炙兮子還我又

將授子之祭以庶幾其食兮蓋情難已而禮不嫌數

也

緇衣之好兮

好韻

敝

敝韻

予又改爲兮

是韻

適子之館兮

句

館遺 子授子之祭兮祭韻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孔疏：蓆大也。釋詁：文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

通解：德有以宜此服，故人自見其尊大。

說約字彙亦無安舒之解，宜只主大說。蓆魯詩世

學席作切，集解此亦借用字，服蓋人到蓆上自然安

舒也。故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

指南：蓆注訓大也。蓋德稱其服，則俯仰無愧，綽然開

大矣。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說亦好。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九

曉月人到蓆上，何等寬舒？何等安閒？亦本德稱其服

說，蓋德服相稱，則綽然開大而安舒矣。

按：蓆訓大作尊大說，便與安舒迥然。是二義故有作

寬大說者，以與安舒合看，亦有理。

講緇衣又不惟好也，而且尊大而蓆兮，使其或敝我

又當爲子改作兮，且將適子之館，以相親炙兮，子還

我又將授子之祭，以庶幾其食兮，蓋情難盡而事不

厭煩矣。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小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朱子曰：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東萊呂氏曰：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德之至，所謂賢

卽謂武公父子也。

華陽范氏曰：桓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

之，愈久而愈不厭。

衍義：此詩專美武公，不必並重桓公三章，一意無淺

深，總是反覆詠歎，以致其無已之愛。此章章章見之

非合三章而後見其無已也。通詩以宜字好字蓆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十

字爲主。此詩據左傳必美武公而作，蓋桓公之死

已在幽王被弑時，此詩作於東都，其爲武公明矣。桓

內兼桓公言者，見武公之能繼也。說詩宜得此意，桓

公入王朝爲司徒，善於其職，而武公爲司徒於東都

亦善於其職，故周人愛之也。

集解：此詩言好德卻不說出德字，只首一句微露其

意，說詩者終以不添補爲高。

按：宜是穿得穩貼，意好則又見得美好，蓆則又見得

尊大，字義亦微有淺深，方見下二章非複語。

將仲子兮子韻 無踰我里里韻 無折我樹杞杞韻 豈敢愛

之句 畏我父母母句仲可懷也懷句父母之言可句亦可畏也畏句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蠹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

毛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

鄭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七

與臣請除之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孔疏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里者民之所居故爲

居也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無踰我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櫞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璣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蠹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遺言尙存與母連言之也

詩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云云說約色理微赤陸璣疏作木理微赤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主

纂序前五句一韻末三句一韻

按將訓請猶請問之請謂告之也樹杞謂所樹之杞踰里折杞是一套事鄭以踰里爲干親戚折杞爲害兄弟分看覺鑿懷是懷其人鄭謂懷其言是添出

蒲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集解此皆假託之辭畏父母諸兄與人之多言只恐當日敗露反於懷仲之意不能成就耳講吾人情之所遂而人無後言焉則亦可勿顧矣孰意其不然耶將仲子兮其尙知退避無來而踰我之

里無攀折我之樹杞夫一杞耳豈敢愛之而故拒子之折哉但我有父母在焉誠畏我父母知之而有譴怒之加耳然則仲之於我情愛之深良可懷也而父母譴怒之言亦可畏也其可不爲之計耶

將仲子兮句無踰我牆句無折我樹桑句豈敢愛之句畏我諸兄句仲可懷也句諸兄之言句亦可畏也句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毛傳諸兄公族

按莊公無父而說者以因母言父至於兄弟無可指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三

而以爲公族鄭新立國公族爲誰

說約兄魯詩世學虛郎切

詩記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故曰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講將仲子兮無踰越我之牆無攀折我之樹桑夫一

桑耳豈敢愛之而故拒子之折哉但我又有諸兄在

焉誠畏我諸兄相咎責耳仲之情愛可懷也而諸兄

咎責之言亦可畏也其可不爲之計耶

將仲子兮句無踰我園句無折我樹檀句豈敢愛之句畏人之多言句仲可懷也句人之多言句亦可畏也句

也句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爲車

毛傳園所以種木也檀彊韌之木

孔疏太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檟迷相似

說約韌音刃堅柔難斷

詩記園內種檀故曰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按里爲二十五家踰里尙遠牆則家門之牆園又在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四

牆之內也其序如此

講將仲子兮無踰越我之園無攀折我之樹檀夫一檀耳豈敢愛之而故拒子之折哉但外又有多言之

人在焉誠畏人之多言而不得徇耳仲之情愛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我與子其可不爲之計而蕩然無忌耶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小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鄭箋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

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

孔疏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興師伐之是致大亂國也

朱子曰事見春秋傳然蒲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圭

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

爲之說以實其事誤亦甚矣今從其說

正解詩故云莊公志在除段欲其積蠹後動鄭人已知之審矣故託爲公拒祭仲之辭無論我里無謀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無戕殺我兄弟也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矣仲可懷三句則拳拳於段而不能已於姜氏者可見矣至於畏兄畏人之多言則又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耳豈真愛段哉外傳亦曰仲子指祭仲叔段失道而公弗制且與祭仲謀欲待而殺之故詩人反其意若祭仲有請而公

拒之辭

按祭仲乃莊公腹心與莊公同謀害段者也莊公不聽祭仲只是欲緩之以成段之惡耳豈真拒祭仲之諫與仲相左哉謂莊公拒祭仲之諫爲小不忍謬也况詩人果爲刺莊公自有正大議論令其無可置喙何必委曲借喻作鄙褻狎暱之語然後爲善也今之說者多欲推崇毛鄭而不以爲淫詩予故錄之使學者細心體認當知其爲支離附會而不可從之也慶源輔氏曰此雖爲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爲風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夫

之始變也歟

衍義三章一意是屢言以拒人皆見其所畏而不敢輕身以縱欲也自父母而諸兄而眾人立言之序如此非有淺深也禮義字不可用此等非畏禮義只怕人議論耳若知畏禮義安得謂淫奔之辭 無論我里二句順說此等皆假託之辭杞卽里域之杞也桑卽牆下之桑也檀卽園內之檀也由踰里而牆而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畏父母而諸兄而眾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

集解此詩以畏字爲主以懷字相形

按朱子以此爲淫詩而必引甫田鄭氏爲據蓋折衷
羣說擇其是者而從之後之人必不以爲淫詩而曲
爲之說以爲刺莊公而作將謂君子爲之乎何必作
此聲口也將謂小人爲之乎小人又何必有此議論
也按之當年情事斷說不去

叔于田田句巷無居人人句豈無居人人句不如叔也讀洵
美且仁仁韻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
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

毛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七

鄭箋叔往田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 洵信也
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孔疏此皆悅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
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
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
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叔
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過
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
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
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故曰田取

禽也丰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之
塗道也 洵信釋詁文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
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段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
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
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辭
也

華谷嚴氏曰叔段豈其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
柯朔之人謂安史爲聖也

通解仁字應上人字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六

說約不如叔也二句當作一句讀洵美美字黃才伯
曰便捷輕利徐氏彰曰無可憎議徐說較渾而該也
詩遍洵美美字只以態度言仁好武各照本章居人
飲酒服馬看出

集解柄中所云國人蓋亦指段之黨類耳以其與眾
狎處遂相與諛諂之如此

衍義二句分上言叔有所往而巷無人下是言其所
以無人也豈無不如字緊緊相承說仁只就和易愛
人相周相恤上言非慈祥普徧之仁也
按或疑之說可芟

講我叔以介弟之親據京城之貴何在而不見其可
愛也方叔之出而于田也則巷之內若無居人然夫
聚族而處者豈真無居人哉但不如叔之才藝言貌
洵然美矣而且和易親人相周相恤又極其仁焉是
以若無居人耳

叔于狩狩句巷無飲酒酒句豈無飲酒酒句不如叔也讀
洵美且好好句

賦也冬獵曰狩

毛傳冬獵曰狩

鄭箋飲酒謂燕飲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九

大全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也

通解好字應飲酒說

指南且好就獻酬交錯情意款洽上見便是何確齊
以內不喪德外不喪儀作好噫此豈輕薄公子所能
國人亦不知也

講叔之出而于狩也巷之內若無飲酒者然夫豈真
無飲酒哉但不如叔之才藝言貌洵然美矣而且獻
酬交錯情意款洽又極其好焉是以若無飲酒耳

叔適野野句巷無服馬馬句豈無服馬馬句不如叔也讀

洵美且武武句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鄭箋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武有武節
孔疏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
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
也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
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
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
文武者人之技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爲武則合武
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安爲武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十

通解武字應服馬說

說約魯詩世學野音五馬莫五切

講叔之出而適野也巷之內若無服馬者然夫豈真
無服馬哉但不如叔之才藝言貌洵然美矣而且磬
控有力馳驅有方又極其武焉是以若無服馬耳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小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而歸之

朱子曰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
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

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眾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辭耳按此詩是美叔段而作言外可見莊公不善待弟處若直云刺莊公非詩旨

龜山楊氏曰仁且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悅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眾何也蓋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眾所悅者亦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三

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廬陵彭氏曰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獷浮揚之意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閭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次篇放此

正解各章首二句言叔有所往而巷無人下是言其所以無人也里塗曰巷里巷細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乃出居閭巷雜民伍而爲飲酒服馬之事如此其誣上行私可知矣

且飲酒服馬豈佳公子所爲左傳所謂多行不義也於其與眾混處見其仁仁者和易愛人煦嫗周恤也於其與眾飲酒見其好好者獻酬款洽之意於其與眾服馬見其武武者御能罄控馳驅也指南屢設言以誇其善亦私愛之情也以仁字好字武字爲主

叔于田句乘乘馬句執轡如組句兩驂如舞句叔在薮句火烈具舉句殪殪暴虎句獻于公所句將叔無狃句戒其傷女句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三

言御之善也薮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殪殪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毛傳叔之從公田也 殪之與服和諧中節 薮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 殪殪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 狃習也

鄭箋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在旁曰驂 列人持火俱舉言眾同心 獻于公所進於君也 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孔疏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其兩駢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眾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褐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爲之其必傷女矣言大叔得眾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鄭唯以徂爲復餘同 釋地說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重

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之烈火烈嫌爲火猛此無取爛熟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照之具備卽偕俱之義故爲俱也 檀弓內祖釋訓文李巡曰檀弓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褐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 釋言云徂復也孫炎曰徂快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徂爲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爲復

按毛鄭因獻公所故云從公田田後獻所獲有何不可執轡且虛說不重在御者之善如組作如織組說亦可用烈不必作列只是言火之光燄猛烈火烈二字連或作烈然具舉屬下亦未安 大全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卽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駢也 雙峯饒氏曰如舞者節奏謂御中節也 安成劉氏曰善御其馬是以轡則柔順如組駢則諧和如舞也 章首四句所謂才也次四句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人愛之之辭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重

廬陵羅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 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爲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爲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 勉齋黃氏曰暴徒搏也有慢侮欺陵之意 說約于田在藪自不可上下作對然作兩段遞落亦文勢必然三章皆如此 上段四句三章俱說御馬大概之辭也在藪以下又是指其實而言之蓋于往也于田只是說往田在藪方是已到田所 只叔于田一句無韻下九句俱一韻

纂序每章上四句駢服只言往田所乘之馬調御如此下磬控方說叔自御以射勿混

集解末二句正愛叔處無狙亦誇美時偶然慮及如此非遂戒之使勿爲之也
衍義此章是將獵時事八句分上美其材勇之全下則戒以保身之道執轡二句此雖是材然非勇不能禮賜二句此雖是勇然非材弗克無狙二句總承上二意注無習此事事字還是田獵之事觀末章于田事將畢而注曰喜其無傷可見 有說云上四句是往田之初見其御馬之善下是方獵之時見其搏獸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圭

之勇而深戒之也此以無狙單指搏虎說

指南細讀文勢重末數句勿以于田在藪平對下二章亦然執轡二句當聯絡看總屬御之善火烈具舉只言其時可矣公所公朝也孔氏莊公並田之說無據無狙單指暴虎戒其傷女戒字乃防戒之戒與國人戒之之戒不同亦是褒美中長慮非直以爲不美而戒之也時說多以抄于田三句爲多才叔在藪四句爲好勇而以將叔無狙二句總承上二意云馬之御也豈無銜鑿之變而虎之暴也又恐搏噬之虞覺未安蓋才非勇不能勇非才弗克此兩字不必拘拘

分析且各章首三句只是敘起語耳細玩之

按叔段跋畧田獵自其常事豈必從公獻于公所非一時事只是擒虎馳獻誇其能耳若作從公田則組舞火烈云云俱當屬公矣豈公但袖手旁觀而田事皆出於段乎必不然也戒其傷女連暴虎說爲是轡馬火烈云云大抵只言其諸事之齊備以趕出暴虎句形其才勇耳 若時講執轡二句見叔之才則當作叔自御看恐侵下節

講人之一身莫難於材勇兼備如我叔可多得耶方我叔之出而于田也則乘四馬以往焉以言其執轡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美

則柔順如組以言其兩驂則諧和如舞由是而至於田獵之處也叔在藪焚林以田而火烈具舉斯時也但見禮賜獨前徒手暴虎以上而獻于公所壯哉我叔也但此一舉已遠過人矣請叔無復習爲之恐其有搏噬之慮或傷女也豈可恃其勇之有餘耶此始至而試其奇如此

叔子田 句 乘乘黃 句 兩服上襄 句 兩驂鴈行 句 叔在藪 句 火烈具揚 句 叔善射忌 句 又良御忌 句 磬控忌 句 抑縱送忌 句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鴈也馬

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駢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彌曰送。

毛傳：四馬皆黃，揚揚光也。忌，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鄭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眾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

孔疏：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騁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毛

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住，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眾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騁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

知從禽

盧陵羅氏曰：補傳云：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不逸，拔括也。矢御弦處，彌與簫同，弓弣也。廣韻注云：彌弓弣弣弓末。

慶源輔氏曰：章末四句，美叔之才藝也。

六帖詩有二章以下，因用前章二句前叶而後不叶。如此篇首章，叔在藪本叶舞舉，而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行揚。又如圓有桃，第三句心之憂矣，本叶穀，諸次章用此句，遂不叶食國之類是也。

說約御音，冠與射叶，控自與送叶，亦不同首章，無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毛

回云：磬控更貼獵，勿空空作御馬說。駁岡云：磬控縱送四字，裝塑易板，又須得其神彩，生動處而不猷猷。箋解字義，方妙。此畫家神品，能品之別。

纂序兩抑字，又進而詳疊以美之之意，不徒語助也。下章同。

詩存乘乘黃三句，亦是言往田時馬良如此，非御之善也。

集解善射良御，原空說下磬控縱送，方指其實而言之，故又下兩抑字。

行義此章是正獵時事，具揚分上敘其田事之善下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无

誇其射御之精元峰云上四句是往獵而見其馬之美下是方獵而見其藝之精大率上段總是敘事歸重在下四句磬控縱送四字要明白磬者騁馬速行以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得宜如磬形然也控是馬方奔疾適獸當其前而欲射之則止其馬而馬即止不行隨吾所制服也拔矢括也即箭尾含弦處弓引滿則放矢括以任其去故曰縱即俗謂放箭也滿弓梢也覆倒也弓滿時弓梢向內既放則以手放弓隨勢傾倒其稍直指於前以送矢故曰送在藪而火烈具揚雖與上章同然亦有辨上是方獵時

事此是正獵時事末章具阜則獵畢時事 磬與控縱與送要知不是二事磬時未始不控縱時即爲之送須發揮操縱疾徐惟意所適走括飛弧機發如神意勿區區訓釋四字亦不必謂能磬而不能控等語善於磬而又善於控此見御之善良於縱而又良於送此見射之良

按上襄言馬之良鴈行言駕之法兩服皆上襄則兩驂亦良可知兩驂鴈行則兩服稍前可知是錯綜句法 磬控承御縱送承射 毛謂從禽曰送不如作覆彌說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无

講我叔出而于田也所乘者四馬皆黃矣中兩服馬則皆上駕之良外兩驂馬則稍次服後如鴈行之序由是而叔在藪也火烈既舉其光具揚斯時也但見叔必有射則善射忌叔自能御則良御忌抑其御也或走馬從禽則曲折如磬或止馬以射則控制不逸而如此之良忌抑其射也引滿之餘則舍其拔而放弦以從矢舍拔之際則弓滿反覆向外以送矢而如此之善忌方田之時豈人之技藝可比耶

叔于田 乘乘鵠 兩服齊首 兩驂如手 叔在藪 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 叔發罕忌

抑釋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抑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鵠今所謂烏鵠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抑矢箭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韞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辭也

毛傳驪白雜毛曰鵠 馬首齊也 進止如御者之手 阜盛也 慢遲罕希也 抑所以覆矢鬯弓張

鄭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田事且畢則其馬

行遲發矢希 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

孔疏毛以爲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鵠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轂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叔執鬯以饗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 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爲異 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饋丸蓋杜預云或說饋丸是箭箒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棚爲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棚所以覆矢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張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張弓謂藏之也

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亦皆言其田獵射御之善而喜其軍事無傷皆所謂多才好勇而得眾者也 華谷嚴氏曰箭音同箭室也用矢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箒中釋下其棚以蓋箒也鬯弓衣也 田事既畢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見叔段洋洋之意矣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至

說約此數字又與手阜叶與首章同慢字與罕叶棚字與弓叶與次章同也

集解齊首如手有閑整氣象確是獵畢時馬服御調光景

衍義此章是獵畢時四句分上美其田馬之閑下喜其終事之暇也叔在轂二句雖與上章同然已是終事時矣從容整暇渾說不必分馬慢二句爲從容下二句爲整暇昔懼其或傷今喜其無傷首末相應也注中亦喜其無傷之辭玩此亦字可見第二章已有喜之意蓋二章言射御之精已可必其無傷矣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至

具阜雖言盛然其勢比前亦稍異矣叔馬慢四句全在氣象從容上摹寫叔馬慢無事於鑿控善御而不窮於御也叔發罕無事於縱送善射而不窮於射也抑釋二句承上發罕來

指南首四句亦輕敘過陸氏云慢罕是將畢未畢之時末一句是已畢之時言之自有次序此說是也注喜其無傷句亦是晦庵子看詩補出詩人未必有此意也不必把此入講

按如手與首字相形人之首在前而手在旁稍後兩驂在兩旁稍後如之鄭謂左右相助不可用 具阜

訓盛當是此時猶未息意 馬慢發罕猶發矢也僅
擗鬯弓則全畢矣以馬慢形發罕末二句只承發罕
說

講叔出而于田也所乘者四馬皆馮矣中兩服馬則
並首在前外兩驂馬則如手稍後而在旁由是而叔
在藪也火烈其而猶盛斯時也田事既畢則叔馬行
遲而慢忌叔矢發已希而罕忌抑遂不用矢而覆之
則釋擗忌抑遂不用弓而衣之則鬯弓忌其終事之
從容整暇又何如耶才勇兼備誠可美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重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
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
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小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材而好勇不義而得眾
也

朱子曰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
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禮褻暴虎也所賢者射
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質到
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

誰何也欲不為亂得乎

豐城朱氏曰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
則甚習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甚不仁所以欲終兄
而奪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上
教不明人心不古顛倒是非混黷黑白固有不勝其
可歎者矣

衍義三章無分總是敘其田事之始終以誇美之也
析言之一章言其才勇兼全而恐其有所傷是方獵
時事二章言其馬與射御之善而喜其無傷是正獵
時事末章言其馬與射畢事之無傷也是獵畢時事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重

各章以叔于田一句提起不可與在藪對看蓋因田
而在藪也多材好勇勿分意亦不平

指南三章不看首方獵時事而誇其搏虎之勇次正
獵時事而誇其射御之精末畢獵時事而誇其終事
之暇才勇章章皆有不特首章為然亦不必以有傷
無傷照應 鍾伯敬曰看來叔段無大志一馳馬試
劍輕肥公子耳其徒作詩誇美亦不過媚子狎客從
與遊戲者不然且為曲沃武公矣看將叔無狙戒其
傷女及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淺深差多
矣 讀叔于田二篇莊公之必殺叔段也為甚矣

按朱子嘉其無傷亦是偶及此意不必以此爲通章脈絡 此詩亦非刺莊公只是美叔段言外見得莊公所以成段之惡意國人愛而美之正是段釀禍處

清人在彭

彭句 駟介旁旁句

二矛重英

英句 河上平韻

駟介旁旁

英句 河上平韻

二矛重英

英句 河上平韻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翺翔遊戲之貌

毛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重英矛有英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五

飾也

鄭箋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四馬也 二矛酋

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孔疏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是翺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刺之 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于竟明在鄭衛境上言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五

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境爲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爲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爲不得已之義與下應應爲武貌陶陶爲馳驅之貌互相見也 重英與二矛其文明是矛飾酋矛夷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

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

永嘉鄭氏曰夫擁大眾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必潰散耳

蘇氏曰高克之爲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而不能得於是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清鄭邑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一車二矛備折毀也

說約禮書車之兵五戈受戟酋矛夷矛也說文曰矛象形白考工言之則爲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爲句兵蓋矛之爲器上銳而旁句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句所以象物生之句因言其就夷言其易短者其體

就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 世家武公生莊公寤生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爲昭公一曰突是爲厲公又公子亶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衛厲公立厲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一年而弑子亶立子亶殺子儀立已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而卒子文公捷立

衍義在彭等句有爰居爰處無敵可禦意馬以駕車而不以衝突旁旁自如矛以衛車而不以刺敵重英自如馬既不用而曰馳驅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於河上也皆虛設故事無聊賴景象馬以不戰鬪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美

而問英以久懸而傲翔翔逍遙兼將卒言之遊戲處是無聊不是自樂

指南並下章同看首句另講中二句相對末句緊連上不可以三句下更替過文

按每句入韻非兩句一截體二三句可相聯

請命將出師國之大事未有無事而久於外者惟我

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則四馬被甲馳之驅之旁旁然不息矣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但在河上之地於是乎翱翔而已安在有所謂防禦之事哉

清人在消

消韻

駟介庶廐

廐韻

二矛重喬

喬韻

河上乎

逍遙句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庶廐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敝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毛傳消河上地也庶廐武貌 重喬累荷也

鄭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

孔疏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登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鵝毛稍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美

按英敝而盡所存者喬朱子推出此意愈見其久請惟我清邑之人在於消地以駟介則庶廐然而武矣其建於車上之二矛重英俱敝但見重喬之存今亦何所事哉惟河上乎逍遙而已

好句

清人在軸

軸韻

駟介陶陶

陶韻

左旋右抽

抽韻

中軍作好

好韻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也

毛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馳驅之貌 左旋謂兵右抽
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

鄭箋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
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
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
在左

孔疏毛以爲高克閒暇無爲逍遙河上乃左迴旋其
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爲一軍之容好
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 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
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三九

中央爲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傳以左爲
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爲一
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
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
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
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 此謂將之所乘
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
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 將居鼓下雖
人君親將其禮亦然

說約集傳將車之左將車之右通作將軍非也將車

蓋對兵車而言與孔疏謂將之所乘車正
而不察耳然亦自讀疏義及閱家本方了此義事
不可率觀如此

纂序陶本叶好爲一韻軸亦叶抽隔句又爲一韻似
亦安可不拘上章集傳四字同叶似多事

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始遊戲以自樂
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情深其辭危矣
纂序鍾伯敬曰不必說師潰妙較集傳呂氏所謂不
言已潰而言將潰更渾以本文並未露此意也卽首
章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亦晦翁說詩之辭勿入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四

口氣爲是

衍義上言在彭在消此言在軸者見師久則玩遷徙
無常隨意所之也南山云不必用此意只是變文叶
韻也陶陶玩注樂而自適還兼指乘駟介之人言左
旋則無執綬死難之志而右抽則無撫劍赴敵之勇
作好則徒事脩飾容儀而無出奇制勝之心或謂左
旋右抽惟隨中軍以作好有謂左旋右抽由於中軍
之作好皆非也蓋此詩責高克意不甚重故不必歸
重末句也

指南陶陶樂而自適只就駟介言謂無畏驅之勞也

此文勢與上二章殊異不必牽強左旋二句連看如云有在左而御車者則但旋其車以爲戲而已有在右而擊刺者則但拔夫刃以爲戲而已至於居車之中爲左右之主者要不過修飾容好以偷一日之安而已云云不可以兵對將亦不可云左旋右抽惟隨中軍以作好

講惟我清邑之人在於軸地以駟介則陶陶然自適矣其在將車之左者爲御但旋車以爲樂其在將車之右者執兵但抽刃以爲戲至於居車之中而爲軍帥者不過安坐鼓下修飾容好而已亦何所事事哉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聖

而何爲不召之歸以至於此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接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小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期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

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鄭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於竟時狄侵衛

孔疏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公之時將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爲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來使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竟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師旅期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不召軍眾自散而歸高克懼而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聖

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爲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朱子曰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爲公子素之作然

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按孔疏此詩爲公子素作而朱傳不用蓋疑之也詩以刺文公爲主

衍義三章不過歷道師眾無事遊閒之狀方山從疏義說云上二章言其遊戲而不得歸末章陳其遊戲之狀似看得卻分曉此詩重在責文公不善將將上責高克意輕蓋遊戲者高克之罪而所以使之遊戲者則文公實致之也 各章以首句爲主歸重翱翔逍遙旋抽作好上或以在彭在消在軸爲遷徙無常非也總是師久不召進退兩難姑遊戲以自遣耳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聖

指南是詩以刺文公爲主方與詩柄合三章只平看但其文勢則左旋右抽二句正言消人遊戲之實而與翱翔逍遙相應耳不必拘此爲截也通詩句句要模寫無聊賴之意方見精神 委兵權於所惡之人而坐視其潰散此鄭之自棄其師也 鍾伯敬曰清人傷無紀也更不必說到師潰

按春秋書鄭棄其師當在潰後此詩是未潰時作

末章承上正翱翔逍遙之實 翱翔逍遙無兵將言

左旋右抽是兵中軍作好是將或云左右中三平然必歸重中軍爲是

詩經詳說卷十六終

詩經詳說

卷十六

國風鄭風

聖

詩經詳說卷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鄭風

羔裘如濡句 洵直且侯句 彼其之子句 舍命不渝句

韻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淪變也

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孔疏如似濡溼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 舍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一

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

按毛鄭以侯爲君且君字義不順方言羔裘何遠言且君依朱傳作裘說爲是

華谷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子能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

慶源輔氏曰舍命不渝所包者關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淪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

六帖舍字與敎以作所所其無逸二所字同義

說約侯魯詩世學又曰何居切張平子西京賦與抱叶亦同也

纂序按此則濡淪本韻以侯叶之安集傳又以濡淪叶侯不必

詩通舍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自不得淪矣人惟假寓其中便有變遷今直憑之爲舍則以命爲安身之所而得喪利害自不能奪

衍義如濡如字非衍言如是乎潤澤也概以裘言直且美則專以毛言正贊如濡故加一洵字

按濡溼也裘之潤澤如溼一般極言其潤也 舍音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二

敎本鄭箋若作捨命則太俗

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辭然不知其所指矣

衍義二句分上即其所服之盛下著其順德之稱也舍命不渝則順理成章正與毛順而美相稱矣命即所受之性仁義禮智之理是也舍即注中居字居其理謂以身居之之意非舍置之舍也惟理是安不變所守便是不淪註言死生之際及又能字見得死生之際且爾則平時可知矣不必執定是處變也 鄭

國諸臣如子皮之好善公孫僑之多智子太叔之寬洪皆賢臣也是詩所美其亦數子之流乎

講吾聞服以彰德然而稱之者難矣今此羔羊之皮爲私居之裘則如濡之潤澤其毛洵直而順且侯而美好矣彼其之子之服是裘者但見其以身居所受於命之正理雖臨利害死生不以稍渝焉此其德之貞順不視裘之直且侯者而無愧耶

羔裘豹飾句**孔武有力**句**彼其之子**句**邦之司直**句

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三

爲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孔疏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祛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按孔疏以孔武有力屬人言不合當據豹飾說

說約歐義彼剛強正直之人稱其服嚴緝司直謂直道之宗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六帖司直猶司馬司命之類不專諫君通解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楊之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

聞之以豹飾祛異於國君服色也

集解孔武有力指豹飾言不是形容羔裘之狀註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乃又解司直意勿誤

衍義二句分上即其服飾之嚴下表其剛德之稱也邦之司直則剛德不回與孔武有力相稱矣司直猶言主直謂以直爲主也中立不倚危言危行而直道賴之以常伸正氣恃之以不泯意豹有力之獸以豹爲飾故見其武不是形容羔裘之狀直不專諫諍及斷國人之是非上乃中立不倚不避權貴不邀寵利進不知逢迎退不知黨援危言危行主持直道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四

謂

講彼羔羊之皮爲裘而以豹皮爲緣袖之飾則甚武而有力矣彼其之子服是豹飾之裘者但見其中立不倚危言危行爲一邦直道之主焉不直與裘之武力者同其不阿耶

羔裘晏兮句**三英粲兮**句**彼其之子**句**邦之彥兮**句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按傳箋以三英爲三德屬人說不合彼其之子在下

此句何得屬人

說約呂記程子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紵五緇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之三英麟士云英裘義已見羔羊疏羔羊黑而英之以素絲是粲然光明也

纂序彥安本叶集傳魚肝反不必

衍義二句分上卽其服飾之美下表其美德之稱也邦之彥兮則與裘之宴飾之粲者相稱矣注云士之美稱蓋士之美者稱之曰彥也此解字之義勿認作名稱而以聲問昭彰言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五

集解邦彥亦就德言勿涉名譽上說

講夫彼羔羊之皮爲裘則晏而鮮盛兮三以素絲爲英飾何粲然而光明兮彼其之子之服此三英者文章內蘊經緯外宣誠一邦之俊彥兮不使裘之英粲者益爲之生色耶此其所以可美也已

羔裘三章章四句

小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孔疏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道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

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朱子曰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按詩辭皆美何以知其非爲在朝之人而作而必云借古爲刺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能舍命不渝次章言其爲邦之司直末乃以爲邦之彥而結之然則爲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亦以便便問閭侃侃爲常至於柔行巽入委曲以就事亦固有時而當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六

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已

豐城朱氏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微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爲邦之彥也歟

衍義三章平看各開說總是卽其服之美而贊其德足以稱之也但所謂德不同一章言德之貞二章言德之剛三章言德之美其言裘亦各異要與各章本句言德相應看總是德稱其服無服不衷之謂也俱以末句爲主

指南此詩或以首章為主下二章皆貫理字作一頭兩脚或以首二章將守已事君對而以末章總承上說本之大全輔氏說俱非也只三平看德稱其服意每章有之

遵大路兮路韻 摻執子之袂兮袂韻 無我惡兮惡韻 不逮故也

賦也 遵循摻摩袂袂速故舊也

毛傳 遵循路道摻摩袂袂也 逮速也

鄭箋 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摻持其袂而留之 子無惡我摻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逮於先君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七

之道使我然

孔疏 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逮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逮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 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參山音反聲訓為斂也操字梟此遙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異

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袂為袂之

末唐羔裘傳云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

袂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

末為義故言袂末 舍人曰逮意之逮

按毛鄭不作淫詩看故以為留君子之辭但其辭近

於私暱與留君子不合謂莊公不逮於先君之道訓

逮字尤難解

大全舉與攬同撮持也

說約摻訓攬與執複或作摻摻女手摻字自佳韻瑞

亦云手好貌 袂禮記注云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八

中人之併兩手

按摻執二字並用無妨不必作別解 逮訓逮必攬

一絕字方明恐非本解今人於爾雅之外無可考矣

無我惡以他事言不以執袂言

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擊其袂而留之曰子無惡

我而不留故舊不可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

袂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辭也

安成劉氏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

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袂

贈以芳華辭甚妙注云攬衣袖欲與同歸折芳謂詩

以贈游女也集傳援此爲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爲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爲女語男之辭也

指南遵大路二句連講因其去也故循大路以把其袂云此二句輕重下二句玩註摩其袂而留之曰句可見是註訓速即遠絕之謂也

講夫人情始合又貴乎無終離今子舍我而去也我於是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以爲我稍留兮意于於斯時必有惡於我願無惡兮雖有一朝之憎當思晤昔之緣我與子故舊也不可遽絕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九

遵大路兮

摻執子之手兮

無我醜兮

不逮好也

也

賦也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毛傳醜棄也

鄭箋言執手者思望之甚

孔疏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

子無得棄遺我

按說即醜陋之醜當以貌言此更褻暱必非留君子

之辭

慶源輔氏曰無我惡兮不逮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

於無我醜兮不逮好也則真情見而詞益哀矣

講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以爲我稍留兮無以我爲醜兮我與子情交之密原相好也不可以一念之嫌而遽相絕也不然子則去矣忍使我之孑然反哉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小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朱子曰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按序與詩中辭氣不合以其不莊也說到無我醜留君子者何人而爲此語乎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十

指南二章一意無淺深以故好二字爲主始言執袂繼言執手始言不逮故繼言不逮好變文以叶韻耳正解留戀深情在不逮二字上故舊便是情好之人不必以義與情立說

聽月附傳鄭人夫婦相棄賦大路揚之水大路二詩

毛本皆出鄭蓋因鄭本鄭地而鄭又滅鄭豈未及考

正遂以其詩混入之耶

按上二句是留下二句言其意時講上章無我惡恐

惡其苟合下章無我醜恐嫌其色衰可從愈說愈暱

章法微有淺深 鄭詩入鄭頗爲異聞存之爲鄭解

嘲

女曰雞鳴句士曰昧旦句子與視夜句明星有爛句

將翔將翔

句弋鳧與鴈句

賦也昧昧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昧未辨之際也明星啟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問於政事則翔翔習射

鄭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明星尚

爛爛然早於別色時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

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士

孔疏夏官司弓矢矰矢弗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第矢象鳧第之言矰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矰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按鄭孔以士爲大夫士之士謂早朝事終翔翔習射弋射鳧之與鴈豈有官於朝而乘早出外射鳧鴈之理士只是泛稱謂其夫也子與以下皆女辭而孔以爲同與子字無著爛然星光也

華谷嚴氏曰蘇氏以明星爲啓明蓋今俗所謂曉星

也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上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常翔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說約子與以下皆婦人語而詩柄曰述判作詩人語者因有起手兩句一問答也章法大段與孟子見梁襄王章一般

詩說雞鳴昧旦俱實事不作想像語明星有爛則是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士

因夫有味旦之言而遂意其如此耳

詩存翔翔有急速爭時意弋鳧鴈亦男子勤業中之一事非徒爲下文飲酒作計

衍義二句分上是相警以可與之時下是婦因傲夫以當爲之事雞鳴物傲人以時也昧旦天示人以時也此二句口氣相連下句雖是因婦之語而答之然詩柄云相傲戒只爲此句須發出夫婦傲惕意士女二字直以詩人述口氣闡之曰字以下就以士女口氣說也子與四句一氣說與下二章俱一時之言未然之事也註中若是二字指昧旦言通章精神在

女曰二字 荆川云詩述夫婦相警戒之辭重婦語夫上昧旦一句亦因其婦之語而答之耳三章相連說不必分

指南玩註若是意者則當數字則雞鳴昧旦恐亦是想像之辭若以爲實然則一時見聞互異有難通處鳧鴈常以晨飛夜明星見則夜向晨矣故往弋之云翱翔自是寬緩舒徐只戴星而起往取鳧鴈便有急速意思若以翱翔爲急速則非也

講意女曰雞鳴而士曰昧旦則其黽勉從事之神猛然欲振故女急乘其氣而相與鼓舞之以助其興重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圭

一興字作主見汝當急興而爲之計矣興而爲翱翔一日之計則取鳧鴈興而爲偕老百年之計則諧琴瑟興而爲斷金攻玉無窮進修之計則集朋友要知士之口中只有昧旦二字其實女口中所諄諄者皆卽其意中之事爲之鼓舞也全詩都要像衽席邊口吻爲妙

按此雖並云賢夫婦而婦邊較重子興以下皆婦言也文法省女曰二字

講恆情每耽佚樂而況在閨幃之地乎吾於雞鳴有感也當早夜之際婦語其夫曰雞已鳴矣子其聞之

而士則曰得無昧晦而將旦乎寧止雞鳴哉婦因又語其夫曰果如子言其興而視夜之如何意者啓明之星已出而燭然乎子於斯時將翱翔將焉以往弋彼鳧與鴈而歸以勤其事可矣可復安寢耶

弋言加之加韻與子宜之宜韻宜言飲酒句與子偕老句

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厲宜麥之屬是也

按毛鄭以子爲賓客婦人言與賓客偕老是何語意大全埤雅曰加與玄鶴加加雙鴨之加同意蓋弱弓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圭

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謂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諸鳧鴈之上 按玄鶴加出子虛賦

纂序集傳驥好老叶酒不如以酒叶好老更便蓋好老本叶也

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詩存與子宜之雖是婦職亦所以鼓舞其弋加耳飲酒偕老是從憂勤中想及樂趣如此夫婦之間便先

有靜好氣象故下遂舉琴瑟言之註中亦字正暗補前一層意

集解不曰夫婦靜好而曰琴瑟靜好語意極佳末要緊收到相警戒意

衍義二句略分上各修其職下同享其樂也夫婦飲酒相樂已有靜好意了玩注亦字便見琴瑟靜好跟夫婦靜好說來言夫婦之閒此心既靜好矣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以和應之而靜好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細猶傍側也安靜不躁急不煩數之意和好無乖戾之意總是見其和也樂記云怒心感者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五

其聲粗以厲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此靜好者由心和則聲和也 弋言加之緊頂上文來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飲酒以期偕老亦此意要知此二句不是以樂爲樂正是其憂勤中樂處兩人之意各相洽於無言而雍雍門內何其靜也兩人之用各相濟以成能而杯酒言歡何其好也但覺以情之安和寄之於物而凡物莫不安和卽琴瑟之在御者莫不安靜而和好矣然琴瑟不過靜好之一端非謂當日靜好專在琴瑟也須略重靜一邊好而不靜則淫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指南緊承上文併下章俱重贊其天上語氣當偕老

分首句輕只引起下句宜言宜字疊上文偕老之約自是夫婦常期此只重飲酒和樂上安靜和好就此四句見之安靜有恬愉肅睦之意和好有欣喜歡愛之意夫音樂之道由心生者也夫婦之閒此心安靜而和好矣琴瑟不以和應之乎 徐筆峒曰琴瑟靜好說者皆重此二句而作實言予謂所重在上文言能如此盡職盡情就是琴瑟之在御者亦靜好也且雞鳴時虛擬而言安得便作實事

正解弋言句緊頂上文來以引起下文二句須串說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六

御猶用也凡物在手曰御

按時講以上二句爲各修其職當善看在此節只重宜之一層弋上文已有也加訓中謂矢加鳧鴈之身也宜字所該甚多烹調在其中不止配以麥也宜字疊上非虛字猶云既宜而言飲酒也在御只是供用之意靜好以鼓琴瑟之和言若但在旁何以見得靜好

講且子無憚勞也如果於鳧鴈弋言中之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味以宜之既宜之言飲酒以爲樂而與子相期偕老焉斯時也內外有同心室家無戾氣彼

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也使子不勤其職雖欲飲酒而徵和樂何可得耶

知順子之來之來韻雜佩以贈之贈韻知順子之順之順韻知順子之好之好韻雜佩以報之報韻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
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
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衡牙兩旁組半各
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
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七

於兩璜行則衡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觸
璜簋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

毛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衡牙之類

鄭箋贈送也 順謂與已和順 好謂與已同好

孔疏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
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衡牙注云居中央以前
後觸則衡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衡突前後也玉
藻說佩有勳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幹下云
佩玉瓊琚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
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衡

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
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瑀玖玉則佩玉之名未
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其王之服玉
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衡
牙蠙珠以納其閒下傳亦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謂
納眾玉與珩上下之閒 問遺曲禮云凡以苞苴簞
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
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卽出己之意
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
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六

建安熊氏曰婦人左佩紛紒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
管線藏大觿木燧之屬備尊者使令也觿解結狀如
錐以象竹爲之燧取火箴貯以管

說約詩經圖佩玉之制集傳甚明然據禮書總圖中
組之半所貫曰琚而兩旁之組下但各懸一璜中無
物也餘則悉同詩圖矣其散圖則琚瑀爲一物如璧
而中圓孔無長博而方之說木瓜大全羅注云琚處
佩之中上係於珩下維璜衡牙則雖今之組之半皆
貫一物亦同名琚無瑀名也又集傳貫以大珠曰瑀
則瑀其珠矣釋文又云琚佩玉名瑀石次玉也字彙

又云珣石似玉也則豈瑀而瑀爲之曰大珠者亦非
歟種種參錯亦不但如嗣宗朱氏以兩旁之中爲瑀
羅錢二氏以中央之中爲瑀之疑姑終闕之 集傳
來叶六直反贈音則小雅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大雅
王猷允塞叶徐方既來亦俱六直反而讀贈爲則無
據故徐文定云或贈順問同而來字非韻不能明也
然語類亦云來音勑贈入聲出車謂我來矣叶維其
棘矣亦六直反讀如勑是終以集傳爲正

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
當解此雜佩以送遠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
也 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歡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无

慶源輔氏曰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己
也夫勤勞以成業和樂以宜家此婦之賢德然情猶
未已也故無所愛於服飾之玩而欲其君子之親賢
以輔成其德是又加於人一等矣
詩記想其夫亦是好馳騁喜結客之人故上言弋射
飲酒而此復勸勉以親賢之事
詩存三知字使見婦人平昔留心處然必聲應氣求
素所親愛者而後贈遺報答蓋亦隱然戒其夫無與

逸遊爲伍矣

衍義此章總是隨其夫之所與而皆欲有以厚之也
總是一意而疊言之也來者是我之道德日起而致
同類之來也順是志同道合相親愛而無忤逆之意
好是道德非吾等倫可尊可法而吾好之也人雖有
不同而欲致其懇懇之意則一耳贈問報無大異皆
是欲結其歡心以輔成君子之德耳雜佩如珣瑀瑋
瑋之類皆是故曰雜佩或云兼德佩事佩言其解佩
亦是與其夫使夫自贈之耳 此勉夫親賢以修德
三句平看三知字不可忽要點出婦人汲汲本意來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无

者意氣所感召賢人君子不吾棄也重子之來子之
順子之好不重來者順者好者須知此三樣朋友不
是定指三人以佩爲贈分明有比德於玉之意非無
所謂而僅以其物已也然此只形容好德之情無所
不至非實事也
按子謂其夫也夫所來所順所好而婦解雜佩以授
夫爲贈爲問爲報舊說以子爲賓於理有礙且何得
呼賓客爲子
講夫勤業宜家固其本分之事而出門友善尤爲成
德之資我於此又殷殷爲子望也以子之同類感召

當有所來也我苟知子之來則不吝雜佩以往而贈之以子之志同道合當有所順也我苟知子之順之則不惜雜佩以遺而問之以子之尊敬愛慕當我好彼以善而彼以善施於我也我苟知子之好之則不惜雜佩以答而報之蓋賢爲君子之助而我又爲君子親賢之助使此雜佩得交歡於聲氣間不與有榮施而爲所深願者乎子與矣無徒爲吾兩人枕上之空言可也噫夫婦相警戒如此眞賢矣哉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小序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三

好色也

朱子曰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按詩原兼美刺二義詩辭分明是美何以見得刺豈

謂詩只有刺無美乎

朱子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慶源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耽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民性之善矣

衍義通章以首二句爲主細分之首章勉其職業二

章篤其情好三章勸其修德總欲以內外交修之意

通章皆雞鳴時語 二章分看上述其欲勤職

而交修末述其欲親賢而成德此詩雖曰賢夫婦相

儆戒然惟昧旦句爲夫儆其婦還重在婦語夫上須

知此乃士庶人之夫婦與齊雞鳴不同

有女同車車韻顏如舜華華韻將駒將翔駒韻佩玉瓊琚琚韻

彼美孟姜姜韻洵美且都都韻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閒雅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三

毛傳親迎同車舜木槿也 佩有琇瑀所以納閒

孟姜齊之長女都閒也

鄭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

之禮齊女之美 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閒習婦

禮

孔疏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

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

然其將翔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

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

美好而又且閒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

大國之助故刺之 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歸車授綬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檉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檉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都者美好閒習之言故爲閒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閒都亦以都爲閒也

按毛鄭謂刺忽不娶齊女或因孟姜齊姓故爲此說然同車作親迎御車亦太鑿忽辭昏而何以同車爲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鄘風

三

御也

詩存翔翔是車中衣服迎風軒舉之狀

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欺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慶源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爲男悅女之辭

說約將翔將翔六帖引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等爲證以爲狀女之飄忽然清人云河上乎翔翔上篇亦云將翔將翔弋鳧與鴈恐是一時詞人通套語華魯詩世學音呼

集解顏如舜華三句便有美都意故末句加一洵字以贊歎之

衍義瓊瑤以瓊爲瑤即佩玉也此二句連看彼美之美色之美也下有洵字自不重犯且都正頂翔翔二句或謂將翔句只帶佩玉句作服飾之美蓋以下句有且都字若把翔翔另作行止則不免重疊矣亦可洵美頂顏如華句且都頂將翔句德音另講不必牽強一律往說以美字括上文且都另作態度看不知將翔將翔便是行止之舒徐容與豈非態耶按翔翔作下車游行時言爲是不然車中衣服何以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鄘風

三

翔翔

講好色人之所欲然而得遇者鮮矣今有女與我而同車其顏則如舜華何色之美也至於舉止從容將翔焉將翔焉垂其所佩之玉維瓊與瑤焉彼美色之孟姜色洵美矣而容度閒雅又且都也同車不亦幸耶

有女同行 顏如舜英 將翔將翔 佩玉將將 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毛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將將鳴玉而後行

鄭箋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

孔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翔將翔之時已言佩玉
綳綳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臨川王氏曰於瓊瑤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
以其類也

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
衰道降徇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集解此詩既坐以淫奔則德音等字俱須說得斟酌
指南注云德音不忘言其賢也不知此女之賢其何
指以名之哉按本其性情之和厚播之爲美譽此亦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姜

從淫者上生出耳

按德音以聲譽言非女之發爲德音也不忘是悅之
者不能忘非謂德音常存

講有女與我而同行但見其顏則如舜英何其色之
美也至於舉止舒徐將翔將翔鳴其所佩之玉則將
將可聽焉彼美哉孟姜也固宜德音之昭播而令我
之不忘也同行不亦幸耶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小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
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朱子曰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
人間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
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
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
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
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
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爲祭仲所逐
此序文所據以爲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爲
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姜

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
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
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
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
徒欲以循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
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旨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
可以不辨

按忽不以師昏是其有禮處如何以其後之失國而
追刺之則詩人爲無識矣況忽辭齊昏即文姜而詩
人極口稱之將誰欺乎即文姜之後別有女亦安知

其賢也因孟姜而附會至於如此

衍義上章敘其相從而悅其色下章敘其相從而悅其德上章之且都非真有閒雅之度也下章之德音非真有賢淑之名也此心一迷於色自無往不見其可美耳

指南每章首句分下誇其同車同行之榮也首章美其色而並美其度下章美其色而並美其賢當以美都德音為主

按此詩予甚疑之風俗雖敝豈有男女同車白晝宣淫之理竊意是女與女同車而行解者相沿誤耳當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毛

時齊女之美聞於世故謂彼女之美其即孟姜也亦是假託之辭存以俟質又按此女非必富貴之女此車亦非必駕馬之車可以拘定御者居中一人左一人右之制也只民間駕牛任載之車婦女出行從便駕之車中扶坐可容數人鄭俗好遊婦女結伴乘車而出至其地則下車遊觀故見者羨之而有翱翔佩玉云云若作男女同車既背於理亦乖於事必不然也

山有扶蘇句 隰有荷華句 不見子都句 乃見狂且句

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

毛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其華蒨蒨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孔疏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聞習禮法者乃唯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天

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聞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芙蕖其華蒨蒨釋草

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為不宜也

按毛詩猶有興意鄭箋尤異不錄

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疏義蓋以尋常之物而興怪異之事也

說約此反興也然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无

子都耳蓋喜極而謔之之辭

集解狂狡是淫奔本色婦人鍾情處正在此故喜極而反謔之

講夫人惟美則令人愛愛則欲其見何我有相左也彼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是所宜有者皆有之矣若夫子都美男子也今不見子都而乃見此狂且亦何所宜見者不見而不宜見者乃見之哉狂且則獲之望外而我則失之意中矣

山有橋松

句

松韻

隰有游龍

句

龍韻

不見子充

句

充韻

乃見狡童

興也上鍊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毛傳松木也龍紅草也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孔疏毛以為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无

刺之鄭以為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確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以橋松其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藟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藟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紅草

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橋游爲義

張子曰龍是莊草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莊草一名鴻蒿如馬蓼而大卽水荳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也

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

按橋游是虛字游謂枝葉放縱本鄭箋只是游移之游孟子云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則子充亦當實有其人非虛捏名字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三

講彼山則有橋松矣臨則有游龍矣如此子充我所願見者也今乃不見子充而見此狂童何哉此吾所遇之羞矣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小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孔疏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

朱子曰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爲刺忽殊無情理又曰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爲刺之東萊又欲主小序鍛鍊得鄭忽罪不勝誅

衍義二章一意只是道其戲謔之事如此非真以爲狂狡也不見乃見正是戲辭非所見非所期也狂以情之蕩言狡以言之詐言子都以不狂反看子充以不狡反看乃顏色之充盛者

集解此詩須玩柄中戲字其言不見乃見者非恨所見之非其人也蓋喜極而故謔之之詞

指南扶蘇橫櫟小木也荷華喻修潔也喬松大木也游龍草之縱橫而亂生者也此蓋以美惡相形起興按此則中間當照出狂童子都兩下似屬比了看來此興中之無取義者不必於四件草木強生意見也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三

按此詩於刺忽全無可據只是臆度子都男子之美者非端人正士子充當亦子都之類耳如何以爲君子而以狂且狡童爲小人鄭直以狂狡爲昭公尤異此詩若作不遂所欲而有推之之意亦通不如作

喜而謔之味長

詩經詳說

風其吹女

叔兮伯兮

倡予和女

興也葺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葺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

毛傳興也葺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

鄭箋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與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伯羣臣自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友俱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毛以爲落葉謂之稊詩人謂此稊兮稊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女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重

異 七月云十月隕稊傳云稊落也然則落葉謂之稊此云稊稿也謂枯稿乃落故箋云稿謂木葉是也土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

按毛以爲君倡臣和鄭又以爲羣臣自相倡和與上句尤不聯

此淫女之辭言稊兮稊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盡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說約和魯詩世學音同六帖又云稊伯倡和亦隔句韻也 倡予者女也和女者予也四字自爲應答亦

佳句 疏義曰此專以語相應爲興通解從之然作以事理相應未嘗不當也蓋稊故吹之倡故和之非爲無義耳

詩存以稊稊而風飄興彼倡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

按倡字似一讀而麟士以倡予連從之

講男女之際情所同然但在乎有以先之彼稊兮稊兮木稿而葉將脫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況此叔兮伯兮果其有意於予者則盡倡予乎而予將和女以繼其後矣夫豈不欲相從以爲樂耶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重

稊兮稊兮 風其漂女 叔兮伯兮 倡予要女

與也漂飄同要成也

毛傳漂猶吹也

慶源輔氏曰爾能倡予則予將成汝之志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說約大全輔注曰成成女之志也則連前章倡和皆以事言疏義曰成以終其曲也則前章即以歌言然輔較直 纂序以歌言則倡字當從曰爲唱故輔注是

講彼稊兮稊兮其風則漂女矣況此叔兮伯兮果已

有意於予者盍倡予乎則予當要女以成其志矣豈不欲相與以爲樂耶

蔣兮二章章四句

小序蔣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蔣兮

衍義呂東萊謂國勢如槁葉之將衝風難將及矣爾能倡則我必和然而卒無倡人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詩故曰非刺也國人思逐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五

義突而作此詩託言風之隕蔣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按序作刺忽而詩傳又作憐忽憐忽似優於文義不牽強也備之此所引傳乃世傳子貢傳也然依傳似是比體

衍義二章一意俱首二句分以木有將落之機故因風而吹之興子有倡予之意則我從而隨之下要字對和字看和其始而要其終也皆指淫奔事言不必指歌唱言一說云末須要補豈無他人意似不必然二章是未得所樂而亟欲得之之辭以和字要字

爲主

集解此淫女急欲從人之辭始和之繼要之有一意相依之意

按此詩作淫女看亦因前後章而類乃之耳和要亦不甚說得淫褻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國風鄭風

五

詩經詳說卷十七終

詩經詳說卷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鄭風

彼狡童兮句不與我言兮言韻維予之故句使我不能餐兮言韻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眾子雖見絕未至使我不能餐也

毛傳昭公有壯狡之志憂懼不遑餐也

孔疏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一

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予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今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

按以昭公爲狡童不合而又以爲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心故謂之狡童尤多曲折又下章說到食息自是褻狎語定非爲昭公言

指南不與我言是情好斷絕之意

講大凡女有專情而男多爽德如彼狡童兮相遇之初我兩人固言笑宴宴矣而今乃不與我言兮何輕相棄也雖然悅我者固有人矣盧維予之故遂使我

不能餐兮則亦任之而已

彼狡童兮句不與我食兮言韻維予之故句使我不能息兮言韻

賦也息安也

毛傳不與賢人共食祿憂不能息也

指南不與我食謂不來就我而食非真以食與我之謂

講彼狡童兮相歡之始我兩人固飲食必共矣而今乃不與我食兮何情之薄也雖然悅我者有人矣盧維予之故遂使我不能安息兮而何必戀戀於予哉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二

狡童二章章四句

小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孔疏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遂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按刺昭公不得謂之狡童孔疏作復立時尤不合

朱子曰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

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
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爲人柔懦疏闊不可謂
狡卽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
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
至於此篇則遂移之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
非詩之本指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
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
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
其淫譴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三

聖人刪述之意以爲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
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
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又曰
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
有甚狡處若鄭突卻是狡詩意本不如此又曰鄭忽
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
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
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卻干祭仲共叔
段甚事如褻褻自是男女相告之辭卻干忽與突爭
國甚事

華谷嚴氏曰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忽爲
鄭君國人不得目爲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
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卽
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
得目君爲狡童也

永嘉陳氏曰說者以衛有雄雉鄭有狡童魏有碩鼠
皆以目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衍義此淫女言所私之人雖絕已而無害皆反言以
戲之也 二章一意是已絕而又別圖之詞宜重兩
狡字 言與食指絕中之兩端以爲言見未絕之先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四

嘗言笑晏晏也當式食庶幾也而今則不然矣末二
句須得戲意言絕於此而不絕於彼蓋亦絕其人矣
按此詩作見絕而猶懷思說亦通朱傳作戲詞則不
能餐不能息當作乎字語氣

子惠我句 褻褻涉漣句 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句
狂童之狂也且 句

賦也惠愛也漣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

毛傳惠愛也漣水名也

按鄭孔以子爲大國之正卿當稱子大盤又以狂童
爲昭公語意不聯故不錄 惠非惠愛之惠朱傳云

惠然是作虛字看

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澹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衍義此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思我與不思我是以兩端去要他也末句言子或以爲我惟子之是從其亦狂之甚矣夫淫女從人已非正理況曰他人他士尤見其縱欲無恥之甚

正解上二句見其急下二句見其濫縱欲無恥甚矣潦洧亦非褰裳可涉特明其至之易耳竊謂當是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五

不辭勞意

按狂童本狂也之狂愈狂也語氣當云不我思則我從他人此之不知豈不爲更狂也言外使之自度講情有常然則交惟一致如我之於子豈自今日乎使子有同心肯惠然而思我也則我當褰裳而涉澹以從子即跋涉弗辭勞矣如子不我思則子固別有屬矣我亦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何躁蕩不羈如此誰謂我負爾哉

子惠我句褰裳涉洧句子不我思句豈無他士句
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毛傳洧水名也

鄭箋他士猶他人也

大全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

講子惠然而思我則我不憚褰裳涉洧以從子情相報也若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士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我之無終由於子之忘始耳子其念之哉

褰裳二章章五句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六

小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鄭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朱子曰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慶源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之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說約六帖詩有末句不用韻者此詩是也有首二句不用韻者滔滔不歸惟水泱泱左右秩秩是也皆用韻之變格也彼茁者葭與此篇相似而微有不同彼

首章葭稊虞本叶而次章則因前章之語說見大叔于田 麟士按兩騶虞本各叶說已見前但如麟之趾三章君子揚揚二章末句皆不用韻例與此同耳文定蓋偶失較不足辨

衍義此淫女欲所私者思我而因謹之也子惠二句有要其必從意末句則直謹之之詞非真以爲狂也看來與狡童一意但彼已見絕而此則戲之 通章重一思字

子之丰兮

丰韻

俟我乎巷兮

巷韻

悔予不送兮

送韻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七

毛傳丰滿也巷門外也 時有違而不至者

鄭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 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孔疏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由此故悔也 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

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按箋疏以親迎言親迎則有媒妁成禮豈容任意從違還以私期爲是

指南子卽指所私之人 字彙俟許子切音似待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講情之所在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予何今日不然也子之丰兮姿容豐滿洵可愛矣而且俟我乎巷兮蓋意已屬於我我應與相就矣顧乃一念偶違竟勿之送自今思之悔予之不送兮過豈別有歸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八

子之昌兮

昌韻

俟我乎堂兮

堂韻

悔予不將兮

將韻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毛傳昌盛壯貌 將行也 鄭箋云將亦送也

孔疏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 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

衍義曰丰曰昌無大異言其丰姿狀貌之魁梧皆容之美也曰俟巷俟堂言情之多也至於不送而悔則

前緣阻矣 紀緒云堂門塾之堂也堂進乎巷矣
講子之昌兮姿容盛壯洵可美矣而且俟我乎堂兮
我應與相就矣乃彼時中止而不將自今思之悔予
之不曾將兮蓋自咎之不暇也

衣錦娶衣句裳錦娶裳句叔兮伯兮句駕予與行句

賦也娶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

毛傳衣錦娶裳嫁者之服 叔伯迎己者

鄭箋娶禪也蓋以禪穀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
穀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 言此者
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九

孔疏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
更來迎己言己衣則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
亦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己衣裳備足可以
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
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 迎己者一
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
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
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玉
藻云禪爲綢綢與娶音義同是娶爲禪
按朱傳從鄭說有易志意

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
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說約駕予與行句法頗與倡予和女一例蓋一國風
調每相同者如此

集解娶儀禮作景禮記作綢古注以爲禪衣所以製
錦衣者蓋行道禦塵使衣鮮明也 此亦與碩人章
不同蓋彼贊其閒雅此言其盛備耳

講夫我今固失乎子而莫能追矣然亦豈能無他望
哉我也衣錦而更尙之以娶衣裳錦而更尙之以娶
裳服飾盛備而可愛矣彼叔兮伯兮其有有情於我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十

者蓋駕車以迎予乎予即與之行矣則或者亦得如
子之丰者而可耶
裳錦娶衣句衣錦娶衣句叔兮伯兮句駕予與歸句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行義衣錦裳錦重看而娶衣裳自是古人衣服常
度勿說惡其文之著此乃備道其盛飾治容可以悅
人也駕予行歸是前緣既失復圖後會前無自訟之
詞後無自新之念情蕩極矣
講我也裳錦娶衣衣錦娶衣衣服盛飾以相待矣彼
叔兮伯兮其有有情於我者其駕予乎予即當與之

同歸矣則或者亦得如子之昌者而可耶不然吾豈能子處以終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小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孔疏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

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士

指南鍾伯敬曰叔伯即前人望其後來尋舊約也朱注太泥

按毛傳之說望其更來迎已鍾說本之毛

正解通詩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冀後會之可圖宜重悔字邊下二章亦從悔字生出既悔不從其人繼又欲變志於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深也集解前二章悔其有所失於人後二章冀其有所遇於人悔是專指之詞故曰子冀泛指之詞故曰叔伯按此詩分二說一說悔是真心及其無可如何而思爲改圖也一說已有改圖之念而追悔從前只是口

頭虛語也細玩之重悔爲是 毛傳欲從前人似可用但上云子下云叔伯便非一人矣此亦易辨

東門之墠句茹蘆在阪句其室則邇句其人甚遠句

韻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蘆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阪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辭也

毛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蘆茅蒐也

鄭箋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士

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 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爲遠孔疏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詞東門之外有墠墠之邊有阪茹蘆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墠茹蘆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已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爲不來迎已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已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按毛傳欠明鄭謂茅蒐難淺易奔既易奔又何遠上

下亦不合 四句本一氣而舊說自生葛藤

大全本草曰茹蘆一名地血葉似棗葉頭尖下闊莖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

呂記殫除地去草也町町平意

說約字彙町田區畔埒町町當是言其歷畝整治也

正解埒坂茹蘆歷歷在目此思中之境其人之遠乃

非遠耳疑恨之詞

講夫人有所思思之而卽得見情乃樂也何今不能

然也彼東門之旁而有埒埒之外而有阪茹蘆則生

於其上焉實斯人之居也但其所居之室則甚邇其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三

居之之人則甚遠望之在目前而竟相阻隔矣將何以遂吾願耶

東門之栗句有踐家室句豈不爾思句子不我卽句

韻卽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

亦識其處也卽就也

毛傳卽就也

按毛以踐爲淺而鄭以爲室淺栗易竊俱不確

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冀其亟來就已之辭

按上章室邇人遠便有思字在內此章進一層思之

而望其來就耳

講東門之外有所樹之栗而栗之下有踐然成行列

之家室實維爾之居也豈不爾思哉但子不卽而就

我耳我未便往而子久不來果何日慰吾望耶

東門之埒二章章四句

小序東門之埒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

按序說尙渾而傳箋說得支離

說約魯詩世學不知果本石經與否然謂論語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四句爲此篇之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十四

首章箕子麥秀蘄蘄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四句爲狡童之首章各三章章四句連絡卻佳因附載之

衍義首章思其人而歎其相遠次章思其人而冀其

來就有思之愈深而愈切意或因豈不爾思二句遂

謂爲見棄而追思所前私者殊未得詩人意 各首

二句不過指其所與淫者之居如此下二句重不得

見上宛然者其室而杳然者其人思爾者我而悅我

者子此時此情欲其相諒也

按此詩不見有淫褻語說者援秦風伊人之詩相比

以爲此非淫詩意在尊序說而駁朱傳也予取兩詩細論之蒹葭秋水不可尋故係思彌殷自是爲高人逸士一流起見與此詩不可例論東門則不甚遠况茹蘗家室歷歷在望舉足可至何爲其人遠而不我卽乎當是淫奔之事有所顧忌不得顯遂其欲而思之無已望學者平心讀之以塞好異之口

風雨淒淒淒淒淒淒雞鳴雞鳴既見君子既見君子云胡不夷云胡不夷

韻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嗒嗒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五

毛傳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嗒嗒然胡何夷說也

鄭箋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孔疏言風而且雨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嗒嗒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淒淒謂雨下急疾淒淒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淒淒暴疾嗒

嗒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嗒嗒也

按朱子以爲賦體只是以風雨雞鳴言其時鄭孔作喻君子說卻作興體不合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說約嚴緝悅則夷平憂則鬱結故集傳訓夷爲平而總注又曰心悅兼從毛氏也嗒魯詩世學音基

詩說淒淒嗒嗒正情難自禁之時故兩美忽合則慶幸自出望外往說有以既見作預擬之詞者似與註肯

講人生最樂莫過於人事之諧而適值夫天時之應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六

如今日風雨則淒淒然而寒涼雞鳴則嗒嗒然而可聽正君子我卽之時也斯時我既見君子則兩情邂逅各遂所願此心云何而不夷平哉

風雨淒淒淒淒淒淒雞鳴雞鳴既見君子既見君子云胡不瘳云胡不瘳

韻

賦也淒淒風雨之聲膠膠猶嗒嗒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毛傳淒淒暴疾也膠膠猶嗒嗒也瘳愈也

華谷嚴氏曰膠膠羣雞之聲

說約瘳魯詩世學音超

講風雨則蕭蕭然而有聲雞鳴則膠膠然而雜擾正
願見君子之時也斯時而既見君子則積思之病云
何而不瘳也哉

風雨如晦句雞鳴不已句既見君子句云胡不喜句

喜韻

賦也晦昏已止也

東陽許氏曰嘈嘈膠膠不已皆雞聲紛雜之意
慶源輔氏曰喜甚於瘳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如之
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衍義風雨言其聲如晦言其色 淒淒寒涼之氣風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七

雨屬陰又在雞鳴之候故其氣淒淒然寒涼如此非
風雨之氣也蕭蕭則直言風雨之聲蓋風雨皆有聲
也如晦言風雨之夜如晦也要知得慶幸之意正值
晦冥之候雞鳴之時夜未艾也

講風雨則如晦而昏冥雞鳴則方聞而不已正君子
可來之時也斯時而既見君子此心云何而不喜也
哉今而後固無忘此候矣

風雨三章章四句

小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朱子曰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昵非思賢之

詩也

正解通三章一意各上二句言其時指其所期也下
二句表其心如其所期也當以既見二字爲主而曰
夷曰瘳曰喜皆根此說喜深於瘳瘳深於夷慶幸之
意反復道之情欲深矣 其慶幸皆在晦冥之候雞
鳴之時想以久待而得遂其欲故喜悅而不能禁如
此

指南重既見字須根未見時說方見有情光風化日
之下未免以玩賞之情分了親狎之趣當此風雨雞
鳴之中得與君子相見此際情愛極摯趣味獨深是

詩經註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六

風人摹情甚真處

按此詩序以爲亂世思君子思君子可也亂世二字
甚無著落 朱傳云淫奔之時又云當此之時重拈
時字揆朱子之意以爲風雨雞鳴非正人君子往來
之時而云胡不瘳語亦褻昵故謂淫奔之詩 今人
皆用作思賢故事與朱傳相悖予意朋友相訪永夜
暢談感觸風雨雞鳴形諸詠歌以寫其欣洽之情非
必冒風雨聽雞鳴方至也卽云胡不瘳亦只是舒其
憂思便是瘳非必思之成病而瘳也如此看不作淫
詩亦可

青子矜音韻悠悠我心句從我不往句子音韻寧不嗣音韻

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矜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毛傳青矜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鄭箋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尤

孔疏毛以爲鄭國學校不修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矜也此青矜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 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 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矜與襟音義同矜是領之別名故云青矜青領也矜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部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

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矜若無父母則素矜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 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按就學校之人說無據 嗣音鄭說爲優

說約按禮書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又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備五采以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辛

爲樂也所緣者三處袖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然則羔裘於袖飾曰緣袖此曰子矜者各指其一處而言之其實純緣總名又二字通也故爾雅曰緣謂之純集傳純緣連言蓋以此歟深衣非常時服詩存縱我不往二語見兩情相愛不必拘拘往來常套也雖責之而其辭微婉 講情之相親也貴乎日相近今何不然耶彼青青然子之矜也因其服想其人蓋悠悠然我之心也勿之見也久矣子之意豈以我未往耶夫意本相孚縱我不往而就子子寧不嗣續其音問以慰我之心乎而

何述之拘也已

青青子佩句悠悠我思句縱我不往句子寧不來句

韻來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毛傳佩佩玉也土佩璫珉而青組綬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孔疏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爲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璫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土佩璫珉而組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三

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土言之以學子得依土禮故也 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來見已耳說約玉藻土佩璫珉而組組綬云青組綬者因毛傳耳璫音軟組赤黃之間色組綬初只一物後世乃別其制亦見禮書講青青然子之佩也悠悠然我之思也縱我不往子寧不一來乎何述之拘也

挑兮達兮句在城闕兮句一日不見句如三月兮句

韻月

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毛傳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 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鄭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 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孔疏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往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 鄭以下二句爲異言一日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三

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已思之甚也 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往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言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按毛云一日不見禮樂牽強說不去慶源輔氏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思之詞也

集解想男子所居在城關故婦人一緬想之挑達言其不事修檢風流跌宕之狀

衍義挑輕儇跳躍之貌謂舉止之軒翔也達放恣也謂襟懷之灑落也按子矜毛傳及漢儒皆以爲刺學校廢也朱子辨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不相似焉觀白鹿洞賦則尚有廣青矜之疑問句故今諸生尙云青矜子而表聯中往往用之蓋據白鹿洞賦云挑達有微責之意不必作美詞如三月兮極言思念之情按挑達非好字或云淫女正喜挑達語氣似憎而實喜也看來是說挑達狂遊不來相見之意城關作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三

遊地較明恐非可居之地

講彼青矜而青佩者挑然而輕跳兮且達然而放恣兮蓋嘗在彼城關之間兮是固吾之所願見者也但一日不見卽如三月之久兮而況不止一日也則我之思其何能已也

子矜三章章四句

小序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孔疏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

朱子曰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衍義一章二章思其服而微責之末則度其居而深

思之不嗣音不肯來便是不見其人意如三月兮要繳轉子何祕爾音而斬於一來哉方見聯絡此當以悠悠我心爲主玩縱字蓋字不字在字如字無非思的光景

集解此淫女望所思之詞首二章既薄其忘情末一章復自述其鍾情如怨如慕之意躍然言表按此詩作學校不修朋友相責固冠冕但細玩語氣終難合若青矜爲學子之服則眾所同何必以此爲言縱我不往將謂往何處乎一日不見如三月語亦太暱非朋友相念之言朱子以爲淫詩原非多事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三

注疏行世已久字面相沿爲用朱子亦不深避但

當以集傳爲定說何必援白鹿洞賦爲證遂謂小序當從乎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

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與誰同

毛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廷証也

鄭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

行於臣下 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按毛鄭之說不同然皆不明鮮兄弟屬忽爭國而予汝將何所屬廷汝又何所承接

大全禮記曾子問篇陳慤解曰夫婦有兄弟之義夫唱婦隨猶兄先弟從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是也陳結解曰兄弟者亦親之之辭也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雲

說約此與意亦至四句止後二句另補

詩存緩弱之水不能流其所載寡特之人不能舍其所依二者皆有綢繆相與之意故以爲興

講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乃可永爲好也彼揚之水其勢緩弱則不流束楚矣况今日同心無他兄弟則維予與女矣交既寡則情必專他人離間之言慎無信焉彼人之爲是言者特以不根之論誑女而肆其中傷耳其知之否耶

揚之水 不流束薪 終鮮兄弟 維予二人 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興也

衍義此章兄弟與別處兄弟不同此指其相親之人而言也言我別無所私但維汝耳誑女專言之也謂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泛言之言其平日是無信之人其欺人也多矣其誑妄也久矣

講揚之水則不流束薪矣今日相與終鮮兄弟則維予二人矣蓋本無異志也他人離間之言慎無信焉彼人之言實誑妄而不信也可爲其所欺哉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雲

死亡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按無忠臣良士與終鮮兄弟說不合

衍義興意全無取義終鮮二句敘其相親之情自明己之無他遇也未二句欲其相親之久勿以離間之言而疑也詩柄雖曰相謂其實皆女與男之詞想男因女有他志故不來而女爲之自白如此 通章以無信人言爲主

按朱傳以兄弟爲婚姻固有據然本文原說兄弟當時或有兄弟被讒間不睦而求睦者之辭如此亦未

可知 講云水不能流東薪水弱故也我兄弟甚少
維我與女兄弟少而無依不猶之水弱而無力乎此
時正當深相友愛以成家道而女聽讒言以致乖異
女自今以後其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不足信也備
一解

出其東門

門韻

有女如雲

雲韻

雖則如雲

雲韻

匪我思存

雲韻

聊樂我員

員韻

存韻

存韻

縞衣綦巾

巾韻

聊樂我員

員韻

賦也如雲

雲韻

美且眾也

眾韻

縞衣綦巾

巾韻

女服

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

毛傳如雲眾多也思不存乎相救急 縞衣白色男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毛

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

鄭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

北心無有定 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

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

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

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

之綦綦文也

孔疏廣雅云縞細縞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

魯縞然則縞是薄縞不染故色白也願命云四人綦

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

色之小別願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

青艾色蒼卽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

按毛鄭二說不同毛謂思存救急而又分縞衣爲男

服綦巾爲女服未是鄭以如雲爲無定又以縞衣綦

巾爲已棄之妻尤說不去

說約馮嗣宗曰此巾以爲婦人裏頭之巾未詳典據

古者男子二十成人冠席人巾蓋賤者之服漢元

服幘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云王莽禿幘施屋也至

東漢魏晉更以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

著縞巾及有所謂綸巾葛巾角巾者而女子喪冠亦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毛

謂之巾幘諸葛武侯以遺司馬宣王意者婦人裏頭

者可通名巾歟楊用修以巾幘爲女子未笄之冠又

未知何據也注疏不云無以明矣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眾而非我

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

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

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慶源輔氏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目之所覩若可美

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反之於心而知其非所當慕

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則安分自樂而不徇俗以

忘己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於此可以觀矣

集解樂字對思字看以樂止思妙理妙法

指南如雲美且眾重美兼服飾容貌匪我思句與末句應縞色之衣縞色之巾猶云荆釵布裙也故云自樂其室家不重服色上巾是婦人包首者勿以男子之巾例看

講目之於色固有同美而非禮之色則不可慕彼東門男女聚會之地也吾嘗出其東門但見出遊之女有如雲然美且眾矣然雖則如雲匪我思之所存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无

若我之室家縞衣縞巾服甚貧陋倡隨好合亦聊以自樂云爾如雲何有哉

出其闔閭

闔閭句

有女如茶

茶韻

雖則如茶

茶韻

匪我思且

且韻

縞衣如縞

縞韻

聊可與娛

娛韻

賦也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蘆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毛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

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

鄭箋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匪我思且猶非

我思存也 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

孔疏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闔閭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闔謂之臺是闔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闔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闔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闔曲城闔城臺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闔爲曲城釋草有茶苦茶又有茶萎葉卽風誰謂茶苦卽苦茶也周頌以蔣茶蓼卽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旣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无

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旃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稱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矟望之如荼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以爾雅謂臺爲闔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按毛以如茶爲喪服鄭以爲茶飛行無常皆從喪亂取義於文義不合

永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闔
詩記茹蘆可以染巾觀東門之墾篇則此草乃鄭東
門所有言此者蓋卽田野之物以自潤色更不外求
也

衍義茹蘆絳色衣服之色也不必茹蘆所染也聊者
有自足於己意我員是自樂其樂也與娛夫婦同其
樂也匪我思存者見其守之定我員與娛者見其分
之安

按茹蘆作巾色方與縞衣不複

講出其闔闔但見有女焉如茶然柔且白矣然雖則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三

如茶而非我心之所思也若我之室家縞衣茹蘆服
甚貧陋亦聊可與娛矣如茶何有哉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小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朱子曰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

奔者之詞序誤

按如雲如茶非喪亂之狀縞衣縞巾雖朴素亦非喪
亂之服人當夫婦別離之時無限悲苦何得有樂娛
之語

朱子曰此詩卻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淫亂然此
詩卻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亦好

慶源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爲得夫婦之
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
泯也

南豐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
新昏而棄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

衍義二章一意各上四句言所見雖可慕而不慕下

言所配非可樂而亦樂全重在不慕非禮之色上

此詩重匪我思存句匪我存正見存乎此而不動心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三

於彼也此句卓然有砥柱中流意若說我自有室家
在何以思彼則淺矣

按此詩如雲如茶只是見遊女耳謂之淫奔未必然

也縞衣縞巾自是在家中者與如雲如茶反看

野有蔓草

句零露漙漙

句薄韻

有美一人

句清揚婉兮

句婉韻

邂逅相遇

句適我願兮

句願韻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漙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
邂逅不期而會也

毛傳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 清揚眉
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

鄭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孔疏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

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疏義本卽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

說約按大全皆本疏義者也然於言六義處每芟而不載可笑溥呂氏字林作霽上充反訓云露貌音與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零

婉類 纂序此卽溥婉願如字本叶不待反也

指南首二句道其景中二句指其人末二句敘其情總是喜幸之意反覆道之也適我願女子自道下章偕臧則通男女言之

衍義蔓草得露其澤渥美人得遇其意濃故以爲與蓋男女之際苦樂千般知無端妄想之不勝勞則知偶然天作之不勝喜矣故曰適我願

正解邂逅非可久之道而曰適我願兮且適一時之情好耳當作女子自道口氣

按朱傳云男女相遇未分男女誰之口氣時講以有

美爲男則是女所作詩

諸人生樂事聚會爲難今野有蔓生之草零露於其上者何漙然而多兮况此有美一人眉目之間清焉揚焉何婉然而美兮此固平日所願見者也乃無意之間邂逅相遇誠有以適我之願兮

野有蔓草 句 零露漙漙 句 有美一人 句 婉如清揚 句 邂逅相遇 句 與子偕臧 句 賦而興也 漙漙亦露多貌 臧美也 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毛傳漙漙盛貌 臧善也

詩經詳說

卷十

國風鄭風

零

正解婉如清揚言眉目之間婉然甚美卽倒裝句法也

按婉如二字連猶云婉然

講野有蔓生之草零露於上者則漙漙而多矣况此有美之一人則婉然而美如此清揚矣此固平日所欲會者也今邂逅相遇適不與子而偕臧乎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小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乃講師見零露之語從

而附益之

按思不期而會則是未會時懸想與詩語氣不甚合
指南此詩以相遇為主 卽所在而起興故爲賦而
興無非道其相遇之情俱興至末

按因邂逅二字見得不期而遇適願儲臧只是相見
喜慰之詞豈得遽至行淫時講或云野會似太甚矣

溱與洧 方渙渙兮 士與女 方秉蘭兮 洵訏且

觀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 洧之外 洵訏且

樂 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 贈之以勺藥 蘭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蘭蘭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五

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

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

毛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 蘭蘭也 訏大也

勺藥香草

鄭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 感春氣並出

託采芣香之草而爲淫佚之行 女曰觀乎欲與士

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 洵

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

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 伊因也士與女往觀

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

情也

孔疏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
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
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
於田野共爲淫佚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
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
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
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
維士與女因卽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
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五

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佚如是故陳之以刺亂 陸

璣疏云蘭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

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

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

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答女也且往觀乎與

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

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 陸璣疏云今藥

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

按鄭俗士女雜遊親串熟識之人相與言笑贈答事

或有之鄭以謔爲行夫婦之事甚可笑也 勺藥春
盡夏初開花甚香贈自是花非草鄭謂仲春時亦不
合 秉訓執采而執之也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
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
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
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爲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
者自敘之辭

說約士曰吾既往矣未從之也女復要男曰且復更
往觀乎洧之外聞其士信許大而可樂則是復勸以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毛

下一串語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謔云云呂嚴俱如
此說然亦本鄭氏 洵許且樂卽非一遊可徧語意
尤可想也 渙與蘭叶爲一韻既且之且子餘反與
兩乎字叶爲一韻下樂謹樂爲一韻凡三轉也下章
同釋文渙韓詩作洵音九集傳于元反或本此 纂
序賦其事而語相興也渙蘭本音卽可叶何待兩用
反首四句是泛指眾士女言兩方字便有神動色飛
之意下維士與女只是相要者
詩說女先曰觀乎以勸士士非無情者何以曰既且
也蓋此時妖冶滿目士心未必屬此而爲是收興之

語以阻之乃至曰洧之外洵許且樂而士遂馳蕩不
禁卽順適其意焉女先求士士亦不自爲主淫斯甚
矣

衍義鄭俗三月上巳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二水
方散士女秉蘭爲賦以溱洧引起士與女爲興故曰
賦而興也上士女泛指采蘭之眾言下士女則淫奔
相要者也言士女方秉蘭見士女皆往吾胡獨不往
也洵許且樂言不可不再往也伊其相謔則相與再
往矣鄭俗所重在采蘭祓除下殷盈往觀相謔處皆
不可脫采蘭一節事 漢制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毛

水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爲大潔言陽氣布暢萬物訖
出始滋之矣

正解始用方字下轉一既字繼轉一旦字而復轉一
洵字且樂字伊其字詩家轉折之妙無踰於此

按麟士謂且字與兩乎字意渙蘭觀乎本叶乎虛
字相叶與詩體不合下節與上重可不拘叶而兩觀
亦自叶也 秉蘭以上是一截下是一截上是臨水
祓禊下是洧外曠野遊觀講中或專重秉蘭似可不
必

講人生莫樂於遊觀遊觀莫樂於得侶今日者溱與

洧方渙渙兮但見冰解水散正春和之時也况士之與女方秉蘭兮用以祓除不祥正眾遊之會也女因問士曰盍往觀乎士則曰吾既已觀矣女復要之曰且試更往觀乎洧水之外地信寬大而且男女聚會爲可樂也於是維士與女循洧洧以相樂贈以勺藥以結懋勲之意焉

溱與洧句瀏其清矣清韻士與女句殷其盈矣盈韻女曰觀乎句士曰既且句且往觀乎句洧之外句洵訏且樂句維士與女句伊其將謔句贈之以勺藥句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禕

說約前曰相後曰將後世詞家相將語本此不必爲誤字依傳作相是

按此節殷盈亦有秉蘭在其中

講溱與洧波光澄徹則瀏然其清矣而况士與女遊於水上者則殷然其盈矣女因問士曰盍往觀乎士則曰吾既觀矣女復要之曰且更往觀乎洧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維士與女率洧之濱以將戲謔而贈之以勺藥相親厚焉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小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鄭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

朱子曰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按士女羣遊自是無事之時何以見得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乎只是無干牽入

正解鄧氏曰溱洧刺淫也淫始於觀遊禮禁婦女無觀慎微也鄭之士女淫於觀矣黃氏曰此詩作淫奔者自敘之詞非也觀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明矣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旱

衍義此士女相與遊戲於溱洧而作二章一意各首四句敘其時事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言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按溱洧卽是所觀之地故爲賦而以溱洧興士女故又爲興下章只改得瀏清殷盈四字餘皆同蓋上章未見多意故下章補之時講上士女秉蘭泛指衆士女言女曰以下士女專指所要之人言愚意下士女卽上士女於秉蘭祓禊後女倡士和大家同遊洧外卽謔贈亦是衆士女事若謂專指所要之人則只一男一女擇一私地行淫暗昧之甚殊非當日好遊

光景 朱傳云淫奔者自敘之詞予疑其不然黃氏
可玩 予既爲士女雜遊之說既而思之只作夫婦
偕遊說更順故以此詩爲刺夫婦偕遊而作也依雞
鳴之例士女原謂夫婦可據臆爲之解以備一說湊
與消方渙渙兮正三月祓除之時夫婦偕往臨水祓
禊而采蘭在手取其馨香婦謂夫曰祓畢可歸豈更
有可觀者乎夫曰既至此地且更往觀於消外乎於
是至消之外地廣而景勝洵訝且樂夫婦相與遊玩
戲笑采芣苢以相贈答既盡其歡乃歸此實夫婦依
媚情洽誼篤之事然繩之以理則見爲過矣故詩人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聖

寫其遊樂之狀以寓譏刺之意如此 朱子用舊說
主淫女要男故將且往觀乎作女詞似覺隔礙 今
俗逢節賽神優人扮戲謂之會而往觀者輻輳其地
較擊肩摩謂之趕會民間夫婦抱攜子女絡繹於途
至則夫爲婦導周迴徧觀觀已擇地而坐夫爲之買
果食諸物婦子饜飮而返比戶皆然不以爲嫌鄭俗
好遊想當如是若以士爲姦夫女爲淫婦於大眾屬
目之處顯肆狎昵豈其冥然不覺禮法凜然不知羞
恥至於此乎揆之情事必不然矣 此詩與有女同
車舊說皆誤後有善讀詩者當以予說爲然

鄭國二十一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
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
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
人猶多譏刺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
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
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
可以觀豈不信哉

詩考曰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者十
九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聖

安成劉氏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
門數篇乃礪中之玉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
無足尚猶幸非爲淫奔而作若叔子田則亦未免有
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一篇之中曉然不爲淫奔
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
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墀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
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卽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
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
何獨以鄭聲爲當放哉

正解緇衣其周職也故爲篇首中閒羔羊之大夫也

則正於朝雞鳴之婦人也則正於野若干田國有傲弟矣清人國有利臣矣將仲子淫風始行遵路至末則淫風益溥矣豈風化衰習俗不美毋乃始於周鄭之交惡乎

詩經詳說

卷十八

國風鄭風

望

詩經詳說卷十八終

詩經詳說卷十九

牟陽再觀祖輯撰

齊之二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齊譜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其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一

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孔疏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此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荊薄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鷺故爲司寇主

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 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二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 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譜之世家亦云紀侯譜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

王前矣受譜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譜烹矣

勿軒熊氏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

華谷嚴氏曰東遷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爲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

說約按魯詩世學太公年六十就文王之養九十二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而佐武王克商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年薨壽百二十六歲續考曰太公名尚而字尚父如召公名奭而字君奭周公名旦而字叔旦也齊世家言先君太公望子之說謬甚蓋太公乃呂尙死後之諡以其爲始封之君耳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吾先君太公之有且呂尙就西伯距太王之薨殆百年安有豫望其來之理也

雞既鳴矣句朝既盈矣句匪頓雞則鳴矣句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

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異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毛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

鄭箋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 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孔疏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四

時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已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 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恆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

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禮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按鄭分雞鳴朝盈爲君夫人起之時非也此詩只重警君

三山李氏曰心苟在焉則聞蒼蠅之聲以爲雞心不在焉雖雷霆在側而耳不聞焉

說約集傳古之賢妃朱子因孔疏言古之夫人語而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五

襲之耳不知疏自主序思賢妃解而集傳云敘其事只當云時之賢妃耳

詩記雞聲蠅聲本自易辨而賢妃云爾者特其不安於寢而悚惕之心至耳

說通須體會在衽席上先有一段無聞自問無見自見光景故一觸其似聞似見者而蹶然起蹙然告矣

蠅聲月光亦極形容之詞非必以理也

集解不言賢妃如何警畏而但言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形容最妙

衍義昆湖云各上二句意不平要連說俱是億度之

詞各下二句則詩人因如之言而發其微畏之心也
蠅聲雞聲不要泥相同意蓋兩聲自別而賢如之心
警畏聞蠅聲即以爲雞聲也月光意同注賢如只是
當時齊之賢如朱子解說故稱古之賢如耳 朝既
盈朝字如禮記玉藻裨冕以朝之朝作虛字看故注
云會朝之臣盈謂盈於朝門之下也勿用殿陛字陳
雙溪云君未視朝臣安得遽進殿陛之下王藻又云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眎之注云臣入常先君出常後
尊卑禮然也最當有斟酌

正解匪雞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微畏妙處而口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六

氣中未嘗露微畏字順文體帖令人可思下章想出
會歸即是此法但作賢如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
按朱傳然其實語氣分曉非賢如自言

講君之有妃所以爲助然而每逸欲是耽也賢如何
如和觀其御於君所至將旦之時乃告君曰雞鳴視
朝此定制也今雞既鳴矣吾意會朝之臣亦既盈矣
吾君尚可安於寢哉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
聲也蓋心惕於未聞之先故聞其似即以爲真而惟
恐晚也

東方明矣

明韻

朝既昌矣

昌韻

匪

東方則明

明韻

月出

之光

光韻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毛傳東方明則夫人纓拜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

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

鄭箋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
君日出而視朝 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
也

孔疏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
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己以雞鳴而起即言
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七

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

按並言夫人朝君君當聽朝非也

慶源輔氏曰一章疑於耳也二章疑於目也古之賢
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於耳目聞
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爲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
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爲君焉有留
於宴昵之私者哉

安成劉氏曰此章以月光爲東方明乃目見其似而
以爲真也如前章則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爲真也
講既而又告曰別色視朝此常規也今東方明矣吾

意會朝之臣亦既盛矣吾君尚可安於寢哉然其實非東方之明也而乃月出之光也蓋心惕於未見之先故見其似即以爲眞而惟恐晚也

蟲飛薨薨薨薨句甘與子同夢夢句會且歸矣句無庶予顙顙句

賦也蟲飛夜將旦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

鄭箋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庶眾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八

孔疏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卧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眾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卧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眾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謂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說通蠅聲月光皆極形容之詞非必以理也辨者謂

雞三號蠅蚋始交作又謂月出爲日出傳寫之誤固哉其言詩也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蟲飛薨薨正甘寢之時也故云然

說約正甘寢之時也雅甚夢魯詩世學音冥按鄭孔庶作眾庶看今只作虛字倒說較明然無乃是慮其憎庶無則冀其免憎須補早朝在上方可今講俱作無乃說予字稍頓子憎連孔謂事不速訖罷朝必晚是因朝晚而罷朝亦晚故羣臣憎之不作不待朝而遽歸說是另一解

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九

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爲憎乎

臨川王氏曰甘與子同夢情也無庶予子憎義也纂序注無乃以我之故云云是正說憎直頂會且歸來然玩經無庶二字是言庶無意特字法略倒耳當是勉君無使臣憎承會且歸而轉焉蓋憎意已藏在歸字內矣末章四句皆如告語何前兩章首二句告末二句忽續以他人解說殊非理體也愚意仍是賢妃自爲語辨之詞當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若以爲非雞則鳴矣難道是蒼蠅之聲乎而君可不速與

也如此則情辭婉轉更爲警切三章一體當不易也
集傳閒有不可泥類如此

集解憎意已藏在歸字內君未視朝臣亦豈敢自散
曰會且歸者特其言自警切如此耳

衍義此章俱是述其詞甘與同夢特引起下二句君
未視朝豈有敢散之理只是設詞耳會且歸內便有
憎意故下云無庶予子憎注并以子爲憎一并字多
少委婉

講既而又告曰夜將旦則百蟲作今蟲飛薨薨人方
甘寢時也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但恐羣臣之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十

會於朝者俟久不出且散而歸將謂吾君實溺於予
矣君其急起乎庶無以予之故而並以子爲憎也則
君得以免咎於臣而予亦得藉以免咎於君也已三
告如此賢哉妃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小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儆戒相承之道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諡惡而
得之歟

按毛鄭之說原非確指哀公想像之詞耳不可認爲

只作齊有賢妃說爲是

三山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
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
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
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
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
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安成劉氏曰夫爲妻綱古之人身修而家齊者上也
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
成賢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十一

卒以覆亡如瞻卬所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
豐城朱氏曰男女之際人欲之所存焉節欲而循乎
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夫天理者昏君
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
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其爲君子之助不
亦多乎

指南三章疊疊說下不宜在二章分首章卽所聞以
致告次章卽所見以致告三章則極其情以致戒有
言愈迫而儆畏之情愈切意方山云通章皆是述其
事而美之意在其中或以首二章首二句爲敘其事

下二句爲美之然則末章爲不美之乎此論極妥
正解通詩三告皆一時之言總是夕惕不敢自安之
心精神全在注中心常恐晚四字有言愈迫而心愈
切意首二章上二句是如詞下二句是表妃之心末
章通是如詞一章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爲真也二章
是目見其似者而以爲真也三章乃極其情以致戒
焉一步緊似一步

按詩體不甚拘上玉謂上二章俱作實妃之詞難遽
從蓋自微自解不合事情也 上二章是說要早起
末章方言所以早起者爲此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子之還兮

還句

還我乎

還句

猗之聞兮

猗句

並驅從兩肩兮

肩句

揖我謂我儂兮

儂句

賦也還便捷之貌猗山名也從逐也猗三歲曰肩儂
也

毛傳還便捷之貌猗山名 從逐也猗三歲曰肩儂
利也

鄭箋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
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孔疏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

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

還然兮當爾之時適值我於猗山之閒兮於是子即
與我並行驅馬逐兩肩猗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儂
利兮聚說田事以爲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此
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
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猗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
之陽此言之閒則是山之南山側故知猗山名 以
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
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 大司
馬云大猗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猗猗猗于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公則肩是大猗故言三歲曰肩儂利言其便利馳逐

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猗音同
按朱傳不言國君以其無據也但言獵者亦不指定
士大夫

呂記猗山在齊之郊

按初是各出田獵而乃並驅揖是拱手相讓之意
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
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贊其爲哀公
所致也

華谷嚴氏曰此自矜於其黨以氣陵之之詞

說約子之還謂我儂即交相譽朱子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於便捷本一串事我固服子之便捷以致獲禽而子反歸功於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大段見風俗也凡一國止載數詩意思是如此

講田事以便捷爲貴而能擅其美於一時者恆鮮也以今觀子之獵也發縱指示升高歷險蓋便捷之至矣一旦遭我乎猗山之閒並驅而從兩肩之獸是兩肩之得實子之還所致也子反不以爲能乃謙卑遜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十四

順揖我謂我儂兮是以我之譽子者而又以之譽我

矣此豈我之所敢當哉

子之茂兮

句

遭我乎

句

猗之道兮

句

並驅從兩牡兮

句

揖我謂我好兮

句

好韻

賦也茂美也

毛傳茂美也

鄭箋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

說約好應茂賊應昌各可意會然亦俱主田獵說

講子之獵便捷之外見者何其茂也一日遭我乎猗

山之道與我並驅而從兩牡兮是兩牡之得以子之

茂爲之也顧乃不以自居而揖我謂我好兮豈真我之好哉

子之昌兮

句

遭我乎

句

猗之陽兮

句

並驅從兩狼兮

句

揖我謂我臧兮

句

臧韻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孔疏釋獸云狼牡獾牝狼其子獾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獾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敏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十五

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臠膏又曰君之右

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講子之獵便捷之俱備何其昌也一日遭我乎猗山

之陽與我並驅而從兩狼兮是兩狼之得以子之昌

爲之也顧乃不以自居而揖我謂我臧兮豈真我之

臧哉夫以田獵爲尙而交相稱譽如此則固不自知

其非也觀民風者觀諸此而已矣

還三章章四句

小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孔疏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按詩本不及君序言哀公是推論可不用

疊山謝氏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
年之敝化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爲人上
者可不謹哉

華陽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
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
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衍義此詩雖云交相稱譽玩其語氣只是一人之言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六

單重稱人上還與優茂與好昌與臧上下各相照應
皆就田獵射御上看便捷輕利是一套語不必分茂
昌好臧不過便捷輕利之意然須講得略異方可
還是便捷優是輕利技藝之美曰茂才能之富曰昌
閑於馳驅曰好習於射御曰臧

正解既稱其人爲還爲茂爲昌而又述其人稱己爲
優爲好爲臧蓋即一人之言而見兩人相稱譽全要
見他意氣飛動見於眉睫之間者如此

按時講以首章貫下二章茂昌俱於還上見好臧俱
於優上見然各開說方見分曉而茂昌好臧無可指

實或謂好茂才之美臧昌技之善才與技亦難截然
兩項予謂田獵以射御爲主於其便捷輕利見還優
於其儀狀可觀見好茂於其精妙如法見昌臧如此
看頗不混

侯我於著乎而著韻充耳以素乎而素韻尙之以瓊華乎
而華韻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纁
懸瑱所謂統也尙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卽所以爲瑱
也

毛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 瓊華美石土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七

之服也

鄭箋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
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
懸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
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尙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
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之瓊華石色似
瓊也

孔疏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
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閒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
人君視朝所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 以素爲充

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統紘紘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爲統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立統織線爲之卽今之條繩必用雜絲線爲之故言織之 瑱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瑱玉之色故云美石 上言充耳以素謂統用素也此言飾之瑱華是就統而加飾故言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瑱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瑱華美石色似瑱者也非用瑱爲瑱也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太

按毛鄭以侯著爲親迎在女家非也當以不親迎在家侯之爲是

朱子曰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不知此詩是說何人所說尙之以青黃素瑱瑤英大抵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看來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張氏曰侯我言夫之侯我也著夫家之著也言只侯於著於堂於庭而已也

說約集傳充耳以續懸瑱所謂統也充耳兼瑱自是總名而續統解素非解充耳 充耳以續二句本解

以素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兼下青黃爲總釋也尙加也至瑱也方是解尙之句充耳二字領頭而懸此瑱華之瑱文義相足二句釋一句也 纂序著素本韻以華叶之便集傳直居孫祖兩反可省

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侯已也

呂記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

集解此詩作者口中初無刺意然起語下侯我二字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尤

則不親迎顯然矣侯著侯堂等亦昏姻正禮只不知前面親迎一節事何在

衍義昏義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取陽往陰來之義也故經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侯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禮之序也

指南首句略斷侯我於著此婚禮侯於門外之時也

但欠前面親迎奠雁御輪先歸一截事充耳以紃懸具具即充耳紃即懸充耳之絲也充耳以素言懸是充耳者以素色之紃也尚之以瓊華言懸於紃以爲充耳之環者乃瓊華之美石也

講婚姻有禮非一端矣自我始至君子之門也但見其俟我於著乎而將揖我入也有充耳焉則以絲之素乎而是其纁之懸也尚之以瓊華之美石乎而是其纁所懸之環也此其禮節與其服飾亦何盛耶

侯我於庭乎而庭句充耳以青乎而句青韻尚之以瓊瑩乎而句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

毛傳青青玉

鄭箋青紃之青也 石色似瓊似瑩也

按青以紃言鄭說是 瓊瑩分說未安

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指南瑩是瑩潔之意其實只是瓊也

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講自著而入有庭也則又見其俟我於庭乎而將揖我進也充耳之纁不惟素也而又以青乎而加於纁之環不惟瓊華也而又以瓊瑩乎而蓋極其禮節服

飾之美耶

侯我於堂乎而句堂韻充耳以黃乎而句黃韻尚之以瓊瑩乎而句

賦也瓊瑩亦美石似玉者

鄭箋瓊瑩猶瓊華也

孔疏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未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瑩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瑩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六帖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未實謂之英凡言瓊華瓊瑩瓊瑩英秀實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按瑩當與華英一例看 乎而見孟子而猶爾是形容之詞

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東萊呂氏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婿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疊山謝氏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瑩英修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

講出庭而上有堂也則又見其俟我於堂乎而揖我升也充耳之纁不惟青也而又以黃乎而加於纁者不惟瓊瑩也而又以瓊英乎而蓋極其禮節服飾之備耶

著三章章三句

小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毛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孔疏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按毛以爲陳親迎之禮以刺時則不親迎在言外集傳直以俟爲不親迎覺捷 毛分士卿大夫夫人君尤多事

衍義此詩總是齊女敘其夫所俟之處所服之飾也然由著而庭由庭而堂自有次序時齊俗不親迎婦亦不知其非初無刺意廢親迎之禮只作說詩者首尾補之 充耳二句言懸充耳之統則以素絲而懸

於統以爲充耳者則尙以瓊華之石也統謂懸瓊之繩用雜采線織之五色皆備曰青曰素曰黃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而言瑱即充耳瑱其物也充耳其名也瓊華瓊瑩瓊英亦只是一物變文以叶韻非以所俟之異處而易其色與石也

東方之日兮 彼姝者子 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

室韻 履我即兮 即韻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迹而相就也

說約此因其所見以起興也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我之室亦不謂事全不相因語全不相應疏義說非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是 纂序按興亦至三句止下二句申上言之

講愛我深者則與我日親方夫旦也瞻彼日兮則出自東方矣況彼姝者子當此之時則在我寢內之室矣其在我之室兮蓋躡我之迹而相就兮何其情之慤也

東方之日兮 彼姝者子 在我闥兮 在我闥兮

闥韻 履我發兮 發韻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孔疏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爲行也

六帖室在寢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將行

也

說通日月皆曰東方昧爽而來初昏而去也

纂序躡我迹履我發是來則迎之去則送之者皆已在前爲引而女在後爲隨也猶諺云緊跟著走之意亦猶諺云半步不離之意

講及夫夜也瞻彼月兮則出自東方矣況彼姝者子當此之時則在我門內之闥矣其在我之闥兮蓋履我之迹而行去兮何情之密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小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五

化也

孔疏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朱子曰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按毛鄭不同以日爲君以月爲臣總屬謬誤只謂男女淫奔之詩可信 毛鄭謂女詩今集傳謂男詩爲是

衍義此詩作於男子日始出而女已在室月始出而女乃在門則來就者終一日而始發行言其情之戀無已也 日與月是因時以起興旦則來暮則去是依已以爲去就也定見云是女蓋日來而暮去者敘其來故曰在室中敘其去故曰在門內蓋自室而闥將行也

東方未明明韻顛倒衣裳裳韻顛之倒之倒韻自公召之召韻

召韻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毛傳上曰衣下曰裳 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五

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鄭箋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孔疏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顛之倒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所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變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 上曰衣下曰裳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摠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爲衣今上者在下是爲顛倒也 羣臣顛倒

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按此是起太早不必云漏刻失節

衍義顛倒衣裳倉皇急遽不得順挈其領非以衣作裳裳作衣也

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爲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指南每四句俱連絡相承說二句分者非三句分者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美

亦非 召之召其入也令者傳號令而來也號令不時不單指自公二句蓋人君視朝自有號令非一節所能盡也 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心恆恐晚又有倉皇急遽之狀故其顛倒如此便有刺意下二句明刺之也不時正是無節處非兩平語衍義上二句未有刺意至下二句方刺其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 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考政日入而潔奉棗盛日夕而糾虔天刑蓋不獨慎興居凡所以順天時而宣治化也倒衣詩人豈徒以召已不時之故而興刺乎

按自公召朝中有事非以其晚而責之

講人君順天之時以宣理政事照臨百官貴乎有常也何今之不然耶辨色入朝此常禮也我今當東方之未明即已顛倒其衣裳將爲入朝之行也然我雖顛之倒之自卜其早而已有入焉自公所而來召之蓋猶見爲晚也此豈時之正耶

東方未晞句顛倒裳衣句倒之顛之句自公令之句

令韻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毛傳晞明之始升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毛

孔疏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兼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光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爲一事也

正解此二章雖言其早便見他時不免又太暮意觀不夙則暮句可見亦要知齊君失之晚處未免更多詩人但從其早言之極有含蓄

講我自東方之未晞即已顛倒其裳衣將爲入朝之行也然我雖倒之顛之自卜其早而已有入焉自公

所而來令之蓋猶以爲晚也此豈時之正耶

折柳樊圃句狂夫瞿瞿句不能辰夜句不夙則莫句

莫韻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

毛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

鄭箋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

孔疏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无

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

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圃故云圃菜

圃也

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

按不能辰夜謂不能分辰與夜夙莫只是早晚二字言其號令不是早則是晚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辰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爲藩籬非堅固也狂

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躍然而驚豈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說約此章語意頗似反興然折柳樊圃四字無照應故雖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比辰夜之限一句也故謂之比

衍義不夙則暮重暮上總是言其無節之甚不必折看大意謂辰夜之限甚明何君不能知而至於不早便晏其號令之不可信明矣折柳樊圃非若築土爲牆之可恃然柳之內乃內也柳之外乃外也其限豈不甚明況味不夙則莫亦似早者其偶而暮者其常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无

以見君之情於政事處不能辰夜大概就不知早晚說而暮只當一晏字與暮夜之暮不同

正解上二句比辰夜之限易知下刺君之不能知也

別色爲辰未別色爲夜不夙則暮重暮上

按此傳用程子之說然毛鄭謂瞿瞿無守之貌見不可以爲藩似亦可用蓋以樊圃有限而狂夫不守其限然辰夜有限而人君與居無節不知其限可作興體看備之當用程說

講夫以無節之興居行不時之號令是豈有所難知而然哉彼折柳以藩夫圃其固若有不足恃者乃即

以狂夫見之猶瞿瞿然卻顧而不敢越焉以其內外之限明也然則辰夜之限昭然甚明奚翅是者乃不能知其節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並無一定之常期也臣下何以爲遵守哉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小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朱子曰夏官挈壺氏下土六人挈懸壺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爲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與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壺氏之罪也

按與居無節二句可用挈壺氏不職反說得小故朱傳不用

衍義二章分上述其事以刺其君之失時末言其時之易辨以深刺其昧乎時也此詩重一時字俱有刺意或云上二章述其事至末章乃刺之也注與居無節號令不時不可平看重與居上惟其與居無節故號令不時也

指南此詩重箇時字時者日出視朝之定節也是辰夜之限也先乎時者失之早后乎時者失之暮不惟

失人君律時之法臣下之奔走伺候者亦將無可準

度此詩人所以刺也達說云上二章兩敘其君有失時之舉末一章喻其昧時之非三章俱是刺但上二章刺之之意在言外耳雖重箇時字然本文未曾露出愚謂通詩只重不夙則莫句已包在其中矣

按人君勤勵原屬可美而臣恐其早以爲刺者必其

召令之事非其正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雄狐綏綏句魯道有蕩齊子由歸齊子由歸句

歸既曰歸止歸止句曷又懷止曷又懷止句止謂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

毛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懷思也

鄭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與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於魯侯也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於魯侯矣何復來

爲乎非其來也

孔疏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爲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爲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 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倍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牡爲雄與此同也 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爲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

按南山二句鄭箋是懷訓思毛傳是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說通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人屬目也

說約懷叶歸與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同

集解言齊子明其非齊婦也書法最嚴篇中四曷又

皆問其心而誅之

衍義此章以南山喻高位以雄狐喻齊襄之邪行是引比之正者居高位在南山上見行邪行在狐上見魯道句以下言文姜既歸魯襄公不當怪之也明其爲魯桓婦非襄公所宜思非云既歸之後不可思若然則未歸之前可思耶

講不可瀆者男女之倫不可弛者夫婦之綱而況人君又爲綱常之主乎彼南山之勢則崔嵬然高大焉雄狐之在於其上則綏綏然求匹焉蓋高尊在望而邪媚獨行有如此矣且魯道蕩然平易齊子實由此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以歸矣既曰歸之有室而有家也曷又懷之而不能忘哉

葛屨五兩 冠綏雙止 雙句 魯道有蕩 齊子庸止 庸止句 庸止句 曷又從止 從止句

比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從也

毛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

鄭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婦及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 此言文姜既用

此道嫁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佚之行
按鄭以姪婦傳姆湊五數又以五爲奇襄公爲冠綬
往雙之太盛

藍田呂氏曰屨與屨爲耦雖五兩各相耦冠綬之雙
亦自爲耦襄公文美非其耦也 此上二章罪襄公
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佚者何也

廬陵羅氏曰覆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禮書二組
屬於舄順頭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綬

說約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內亦有葛屨士冠禮屨
夏用葛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詩疏又云夏日之爲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音

葛屨特爲便於時爾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
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
用葛也綬說文云系冠纓也內則云子事父母冠綬
纓玉藻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大帛
不綬立冠繫綬自魯桓公始也禮書曰冠系有纓其
垂有綬喪冠不綬則凡吉冠皆綬矣皆見名物疏又
按禮書一組繫於左并連頤而上屬於右并垂餘以
爲飾謂之紃二組屬於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餘
謂之綬

衍義兩二屨也屨有緹屨黃屨曰屨黑屨曰屨五等

故云五兩綬冠系之下垂也必雙方相耦可對結決
不是單亦不可益也 此章以物各有耦喻文美非
襄公之耦是隱比之反者

按物必有耦文美既嫁魯已有耦矣曷爲襄公又從
而亂其耦耶此義至齊子庸止亦可作順比看

請又觀之葛屨五兩屨雖多而屨與屨各相爲耦冠
綬雙止而綬與綬亦自爲耦夫各有定耦而不可亂
已如此矣且魯道有蕩齊子實用之以嫁於魯既曰
庸止曷又相從而不能離是豈無耦也哉

蕢麻如之何 衡從其畝 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音

句 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 句
母韻 興也 蕢樹鞠窮也

毛傳蕢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 必告
父母廟 鞠窮也

鄭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
妻必先議於父母 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
此之謂告 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
從命至於齊乎又非魯桓

孔疏毛以爲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
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

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賁魯桓不禁制文姜鄭惟以鞠爲盈爲異餘同此云菽麻后稷生民云菽之荏菹大司徒云枚稼櫛樹菽則樹菽皆種之別名故云菽猶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庠獵之也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卜於死者以見之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

按告父母鄭兼生死言是鞠訓窮從毛

陸氏曰衡即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反

注同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東萊呂氏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早裁制之曷爲又使窮其姦而至

於極也

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疏義此見治事各有其理故用語相呼而爲興纂序前二章云齊子云魯道云懷止明是襄公後二章云娶妻明是桓公然終不露一公字說者亦直如詩還之妙

集解王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娶妻之時無父母矣此言告父母謂正禮取之耳既曰告止曷又鞠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三

止者言不特失其夫道而亦貽父母羞矣風刺最深衍義以菽麻引起娶妻而嘆其無以制之也要妻以告父母爲正故云但重末二句曷又二字見失其夫道也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從

按橫從二字耕耘皆在其中既曰曷又相形說猶云既正娶何以不能管教也

講凡此者亦夫道之不正以至此也彼菽麻者如之何必先衡從而耕治其田畝矣然則娶妻者如之何必先通姓名而告之於父母矣今既曰告父母矣則以正始當以正終曷爲而又使之得窮其欲而莫爲

之制哉

析薪如之何句匪斧不克句取妻如之何句匪媒不得句

得韻既曰得止得韻曷又極止極韻

與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鄭箋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此言取妻必待媒

乃得也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

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

按毛傳極訓至謂至齊字義未妥

藍田呂氏曰此上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桓公

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美

說約上章父母之命此章媒妁之言皆言取之以正

也

衍義此章以析薪引起媒妁而嘆其無以制之也匪

媒不得與上必告父母俱就娶妻之常理言既曰二

字方著魯侯說四如之何深思之之詞禮法二字穆

然粲然俱在其中匪媒不得井上必告父母俱以

婚姻之正禮言惜乎始得其正而終莫之正也辭雖

歸咎於魯桓所以刺齊襄者深矣

講彼欲析薪者如之何匪斧之伐則不能成矣然則

欲娶妻者如之何匪媒妁之言則不得通矣今既曰

得媒妁矣曷又使之得以極其欲而莫為之閑故亂倫毀綱吾不知其何以為君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繆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

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

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小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美

鄭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

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憖之襄公襄公使

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

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濼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

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

制夫人而去之

孔疏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

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以弊荀猶嗟

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

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

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譖文姜彭生搯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姦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卽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罕

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爲公譖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搯其脇公死于車搯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搯殺者說文云搯提也何休云幹脇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拉折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

朱子曰此序據春秋經傳爲文

集解錢氏曰魯桓弑兄自立有畏心焉結昏於齊歸田於鄭成亂於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齊以

齊之勢重也襄之敢於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孰知桓之見殺於齊襄而襄亦見弑於無知哉衍義首二章兩託喻而刺齊侯之亂乎人道下二章兩託興而刺魯侯之失乎夫道通詩當以懷字從字鞠字極字爲主雖襄桓並刺然意專在襄蓋詩是齊風刺魯正是深刺齊也篇中無一言及文姜者以其不足責也且不欲斥言其君而但託喻於狐駕言於魯其所以刺齊襄者隱而彰矣指南四章血脈條貫首章言齊子由歸是與桓公爲配也故次章遂言配耦有定則不宜有瀆配之事也

詩經詳說

卷十九

國風齊風

罕

而襄公復得以相從者正以魯桓不能制夫人如齊而有是邪行也故下章復原其歸妻之正而責其不制若曰魯侯之歸齊子與齊子之歸魯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非苟合也若然則不惟合二姓之好而戒有棧之儀卽且得以制終身之行而防無窮之欲矣果何如而然耶詩人終之曰旣曰得止曷又極止得字有含蓄

詩經詳說卷十九終

詩經詳說卷二十

牟陽冉觀祖輯撰

齊風

無田甫田

維莠騶騶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忉忉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騶騶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

毛傳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 忉忉

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

鄭箋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

大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一

孔疏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騶騶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思與無田相對為喻周禮授民田上

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為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釋訓云忉忉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按指定襄公未有實據故朱傳不用 張王二字韓

愈和侯喜詠筭詩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騶注與莊

子王長其開義同長張通王去聲傳云張王只是長

旺意

華谷嚴氏曰騶騶言其蔓延長茂無如之何如有騶

縱之狀

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二

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勞心矣以戒時人厥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眉山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

敢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

矣

慶源輔氏曰厥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

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

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指南田字思字內有急速意在二無字正是戒意每

段須補正意 無田甫田非謂不可田也謂不可迫

欲田之而漫焉從事也無思遠人非謂不可思也謂不可迫欲思之而漫焉經心也田甫田思遠人總是欲速念頭故末章以一突字破之見得欲速反不得速而不欲速忽已速也

衍義上二句戒妄作以小大言下二句戒妄思以遠近言

按此詩朱子分兩意看故以爲比然作興體以上二句引起下二句似亦可然與章意不合思遠人有招徠遠人之意非泛思田與人不分輕重只在大小遠近上取義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講天下無速成之功君子不可有躐等之念如田不可以不治也然田大則難爲功爾無遽然田甫田也遽田之而力不給則維莠反驕驕然而張王矣人不可以不思也然人遠則難爲期爾無妄欲思遠人也妄思之而人不至則其心徒切切然而憂勞矣是則厥小而務大必無可大之理忽近而圖遠必無可遠之機天下事不盡如是乎

無田甫田句維莠稂稂句無思遠人句勞心怛怛句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切切也

毛傳桀桀猶驕驕也 怛怛猶切切也

東萊呂氏曰驕驕桀桀皆根莠侵陵嘉穀之狀

衍義桀桀特然獨出之貌怛怛惻然不安之意朱子注特言與驕驕切切意同非全無少異也

講爾無遽然田甫田也遽田之而力不給則維莠反桀桀於其中矣爾無妄欲思遠人也妄思之而人不至則其心徒怛怛而不能安矣天下事有可棄小而謀大越近而致遠者乎

婉兮婉兮句總角卬卬句未幾見兮句突而弁兮
弁韻

比也婉婉少好貌卬卬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四

出之貌弁冠名

毛傳婉婉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卬幼穉也弁冠也鄭箋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婉之童子少自修飾卬然而穉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

孔疏候人傳曰婉少貌變好貌此並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弁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也卬兮與總角共文故爲幼穉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爲弁冠也士冠禮及

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
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
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
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頌若言
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
不作若字

陸氏曰凡卒相見謂之突

副墨婉孌以容言總角以飾言

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躡等
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五

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
極若躡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慶源輔氏曰末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
爲比以曉之小之可大邇之可遠理固然也厭小務
大忽近圖遠則欲之亟也循其理之自然而計獲之
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不自知者徇其欲之所
爲則躁亟之意紛然而終不能有所達矣

戴弁通作戴弁誤

集解此章正破欲速之念見躡等終無益而循序自

有成也醒出前四無字精神

衍義上二章言躡等有不達之弊此章則言循序自
有必至之理也總角喻近小戴弁喻遠大要一氣講
下重循序上發意此章與上二章乃相形之意而非
相對之言也徐倣弦云棘欲者無達成之理循序
者有必成之功齊俗急功利故詩人以此戒之

講是亦惟循序而進焉可矣維彼童子婉兮變兮少
好之年也總角兩垂而丱然兮幼小之飾也以視成
人不有閒哉乃未幾見兮無多時也且突而戴弁以
出兮遂已躋於成人之列矣此豈強求之耶其勢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六

必至於是也然則天下事能由小以及大由近以及
遠循序修之可忽然而至其極不盡如是乎人當知
所自反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小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朱子曰未見其爲襄公之詩

按此詩朱傳用舊說但不直指襄公

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朱子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
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求進之以道則志不爲

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著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大而不下著實之功亦何益哉

豐城朱氏曰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致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可以忽然而見其并是小非不可以爲大近非不可以爲遠也果欲躐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爲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七

說約全篇皆比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 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之藥也

正解通詩以戒躐等爲主上二章喻躐等之無益戒人驚遠大而忽近小也未章喻循序之有成言近小自然可遠大也正以見不必躐等之意 通章俱是戒人之辭勿以一戒一勉平看亦不必用爲學爲治之意

指南鍾伯敬曰一正一反無折腰之病好法好力宜書座右消人躁心
按此詩麟士謂全篇比體深得朱子之意田甫田比

小大思遠人比遠近婉變比循序故前二章不以爲興

盧令令

句 其人美且仁 仁句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

毛傳盧田犬令令環聲

孔疏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鉦鈴鈴卽是環鉦聲之狀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八

按毛說直指人君言未確

說約魯詩世學亦云盧與旅同蓋獵犬之黑者詩記盧領下有繫環有繫重鉦者而環鉦相戛之聲則一故首以令令統之
按犬領下有環環下綴鈴此令令疑卽鈴聲 令仁不一韻宜叶

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通解美與仁俱就田獵上說
指南二美字就才說還所云便捷輕利也仁字勿過求就于田時相歡愛說

正解各章首句輕遞過重人邊盧田犬言盧者賦其所有事也

諱田獵之間人之才勇德貌所由見也今也走韓盧以搏獸其領下之環則令然其發縱而指示之人則便捷多能抑何美也而且和易親人又極其仁焉豈人所可及耶

盧重環句 **其人美且鬚**句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鬚鬚鬚好貌

陸氏曰說文云鬚髮好貌

按毛以鬚爲好貌鄭以鬚爲權作勇壯看皆於字義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九

不明集傳解與說文相近

指南美其鬚鬚又美其多鬚言其儀表足爲觀望之光也

講然盧不惟環也又子母而重環焉其驪是盧之人

材既美矣且鬚然鬚鬚之甚好何如其可稱耶

盧重鋠句 **其人美且偲**句

賦也鋠一環貫二環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

卽此字古通用耳

孔疏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鋠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

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鋠環也一環貫二

按毛鄭以偲爲多材不甚明集傳易之

慶源輔氏曰仁則美其德也鬚與偲則美其貌也

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子

思于思葉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則此思

字音顯

六帖鬚偲要見武勇意

講盧不惟重環也又一環貫二而重鋠焉其驪是盧之人材既美矣且偲然多鬚之有餘何如其可觀耶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十

盧令三章章二句

小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朱子曰序說非是

按此詩作陳古以風今何必好田重犬若此泛說爲是

衍義三章一意但首章美其人之才德下二章美其

人之才貌還詩是交相稱譽此是已譽他人故云略

同 三章總是指其物而美其人也當以人爲主不

可以人與犬對看

按田獵之事犬不離人因見犬而贊其人只是賦體不可以令與美仁環與美髮與美德上取義

敝笱在梁 其魚魴鰈 齊子歸止 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笱也魴鰈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眾也

毛傳鰈大魚 如雲言盛也

孔疏毛以爲笱者捕魚之器敝壞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鰈之大魚非敝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爲其夫婿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庶姜庶士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十一

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 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鰈則吞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鰈爲大魚也傳以鰈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按鄭以鰈爲魚子又以如雲爲順風無定之意皆不如毛故不錄 孔以歸爲歸魯與當日事不合蓋南山詩已言歸魯而復往齊此詩不宜更言歸魯也 大全笱說文云曲竹捕魚

說約馮嗣宗曰按毛以鰈爲大魚次章釋魴鰈亦云大魚則鰈特魴鰈類耳非必盈車盈車即鰈之尤大者如今魴亦有小有大

按魴鰈大魚類混魴鰈二魚名言大以見其難制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止之意

渤海胡氏曰魴鰈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十二

能防閑也 新安胡氏曰齊子歸止而有如雲之從責莊公不能禁之之意在其中矣 說約下二句重其從故又是一意 集解玩集傳故字則其從如雲由於不能防閑蓋意亦一串也 詩說笱敝固難制魚而況魴魚之大魯莊微弱固不能防閑其母而況文姜尤淫亂之尤 詩存惟齊子是從則莊公不能制顯然矣其爲敝笱可知 衍義魚本可制而敝笱則不能比文姜本可防而莊

公誠敬不足威令不行則無以防之也須看一敝字
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俟莊公命而惟文姜號令
也從字最有味若曰母即難制獨不可制其從行者
乎莊公微弱其矣如雲如雨如水雖言其多亦見順
而從之如雲之簇擁如雨之連綿如水之奔流毫無
所顧忌也

講人之不能自閑也貴乎有閑之者彼荀所以乘梁
之空以取魚者也今敝荀在梁而其魚乃魴鯉之大
焉則力之不能制之也有如此矣是以齊子之歸齊
也其車馬僕御相從而行者殆如雲之衆焉夫亦何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主

所忌也已

敝荀在梁

其魚魴鯉

齊子歸止

其從如雨

比也魴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魴如雨亦多也

鄭箋魴似魴而魴弱

孔疏陸璣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

語云網魚得魴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

謂之魴或謂之魴幽州人謂之鵝鵝或謂之胡魴

大全埤雅曰魴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魴也

龜山楊氏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

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

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
齊尙可得乎

講以敝荀而在梁而其魚又魴鯉之大焉則力之不
能制之也有如此矣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者如雨
之多焉夫亦何所忌也已

敝荀在梁

其魚唯唯

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毛傳唯唯出入不制 水喻衆也

鄭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孔疏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合其上下相充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主

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貌耳傳以敝荀不能制大魚

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爲小魚故云行相隨順之貌各

從其義故爲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華谷嚴氏曰一魚或出或入而衆魚隨之唯然順從

無復限制也 指南按此說則連其從句都說了未

安還止就大魚之出入自如說且勿說到衆魚隨之

意自有下面二句在也

講以敝荀而在梁而其魚唯唯惟其出入焉則力之

不能制之有如是矣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者如水

流之多焉夫亦何所忌也已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小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其淫亂為二國患焉

孔疏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為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為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五

之辭

朱子曰桓當作莊

正解通詩全是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母得以縱乎欲也重歸止二字各上二句喻魯君不能防乎母下言母得以縱其欲蓋齊子之歸誰使之然見莊公之微弱不能防閑之也

載

驅薄薄

朱鄭句

管道有蕩

齊子發夕

句

賦也薄薄疾驅聲單方文席也弗車後戶也朱朱漆也柳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

謂離於所宿之舍

毛傳薄薄疾驅聲也單方文席也車之蔽曰弗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發至旦鄭箋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恥之色

孔疏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驅故云疾驅與驅音義同皆謂驅馬疾行也斯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車之蔽曰弗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柳革也獸皮治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六

去毛曰革鞞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柳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也釋器云與革前謂之鞞後謂之弗李巡曰與革前謂與前以革為車飾曰鞞弗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鞞以韋鞞車軾也弗以韋鞞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簠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簠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鞞故此說車飾云鞞弗朱柳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則弗蔽異矣此言車之

蔽曰蒹葭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塞故此傳蒹葭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蒹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旦按四句一義毛鄭以上三句爲襄公末句屬文姜不成文理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七

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華谷嚴氏曰車聲之疾驟駭羣聽也車飾之美繁眾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無恥甚矣

說約疾驅發夕如急事然形容之妙輶音痕通作艱誤

正解此二章言其車如此勿以首句爲馬載驅薄薄聽車聲之疾驟知其中之亟欲也見欲至之速意簪一件朱紉一件四驪言物色盛也魯道有蕩見是國人觸目之地發夕如唐鑑發自京師之發言昨日猶在此明日已往矣夕宿於此而從此發行與古詩

朝發襄陽城同義詩故云急於赴齊卽夕啟行不能待旦言急欲也此又是夕時發於魯之說愚謂非也按發夕作離宿處看則是道路見之非國中入見之也然作夕發形容其連夜奔赴似亦通講禮義之心人皆有之何今獨不然耶吾見驅車以行則薄薄然其聲之疾而車之上有竹簾以爲之蔽有去毛之鞞漆而朱之以爲飾焉此果何人將何往乎瞻彼魯道蕩然寬平齊子則由此發夕而歸去也亦何其急迫至是而莫之顧哉

四驪濟濟句垂簾瀾瀾句魯道有蕩句齊子豈弟句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大

韻弟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瀾瀾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毛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簾瀾瀾之垂者瀾瀾取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

孔疏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

按毛瀾瀾訓取不如朱傳訓柔於魯爲宜鄭以豈弟爲闔闔太鑿

通解豈弟本爲威德之稱此云爾者美惡不嫌同辭

也

說約只與局踣不安相對

指南豈弟內無羞慚外不怙愬也然謂之豈弟正是

美惡不嫌同辭處非諱之也 見其欲見齊襄而有

和樂之意也

講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驢之色則濟濟而美焉所

垂之簪則淵淵而柔焉瞻彼魯道之有蕩齊子由是

豈弟而歸焉亦何其夷然自適而莫之顧哉

汶水湯湯湯湯行人彭彭彭彭魯道有蕩蕩齊子翺翺翺翺

廟荆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尤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毛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

按鄭傳謂汶上有都襄公與文姜會於此於經無據

運作道路爲是 此魯道句屬文姜則上二章魯道

句不當作襄公說明矣

通解汶水出弗其山流合於濟乃自魯來齊之路也

詩記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今汶水上夾

水有文姜臺

衍義汶水其所經之地也行人以從行僕從言或謂

泛指行道之人非也翺翺遊敖皆戲舞自如全要形

容箇無羞愧意

集解行人只泛指道路之人不作從行者更妙

講彼汶水之流也固湯湯然其威矣此從行之人則

彭彭而多矣瞻彼魯道之有蕩齊子乃將翺翺將以

往焉又何對此多人而莫之顧哉

汶水滔滔滔滔行人儻儻儻儻魯道有蕩蕩齊子遊敖遊敖

讀敖

賦也滔滔流貌儻儻眾貌遊遊猶翺翺也

毛傳滔滔流貌儻儻眾貌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指南遊敖是志得意滿全無顧忌承上總是寫其頑顏無恥之狀

講汶水之流則滔滔不已矣此從行之人則儻儻而

衆矣瞻彼魯道之有蕩齊子乃以遊以敖而往焉又

何耳目共屬而莫之顧哉

載驅四章章四句

小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威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朱子曰此亦刺文姜之詩

按作襄公疾驅於經不合

疊山謝氏曰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巧蓋刺之深疾之甚也衍義上二章言文姜乘車馬之美而來會於齊下二章言統徒御之衆而來會於齊總見無羞恥忌憚也然止言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韓之言不可道也 文姜廉恥蕩然故是詩亦直刺之無渾厚之意疾驅齊境而發夕魯道實魯夫人而但言齊子此詩人微辭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易已無自歎之色至翱翔遊敖則徘徊從容而後去遊觀懷適而忘反矣 宥適是急行謂自報恐非指南每章上二句俱爲末句而言總是一箇無顧忌之意不必分析

荷嗟昌兮

昌句

頤頤

而長兮

長句

抑抑

若揚兮

揚句

美目

揚兮

揚句

巧趨踰兮

踰句

射射

則臧兮

臧句

賦也

賦也荷嗟歎辭昌盛也頤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踰趨翼如也臧善也

毛傳荷嗟歎辭昌盛也頤長貌 踰巧趨貌

鄭箋昌佼好貌

孔疏巧爲趨步其舉動踴然兮 曲禮云士踴躍今與趨連文故知踰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捷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踰兮

按毛鄭訓抑若二句以上揚爲類又以下揚爲眉欠分曉

慶源輔氏曰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況於揚之乎

衍義抑若揚兮言其動容時節雖抑之不欲表者猶且若揚而見之况揚之又當何如巧趨二字連讀言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其趨走得巧踰字則狀其巧趨之翼如也

按抑若揚朱傳云美之盛也不甚明愚意與頤長句相足言其身長雖屈抑其身而猶若人之揚起其長

可知時講抑作收斂看亦是曲爲之說

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

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安成劉氏曰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

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說約昌訓盛已備下文之美此句是綱領也

集解存旨每章首句皆兼威儀技藝說而下則分析

言之 嚴氏曰威儀技藝本是可美之事而傷歎言之有所不滿何也若曰莊公威儀技藝之美無一欠關所可惜者蓋有在矣

正解首句是綱領色下威儀技藝二意無端發出猗嗟譏刺之意已全託出中四句對末句正威儀技藝之實履而長見容貌之偉也人若短小便無儀可觀故體貌俱屬威儀看抑若揚見態度之佳也抑者貶損收斂不欲見美之意而光輝竟不可遏反若有揚之者况揚之而其美又當何如美目揚見生質之美也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彩目之動靜神之流動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故以爲美巧趨踰見嫺習之節也踰正狀其趨走之巧步履整飭也射兼大射賓射言臧兼巧力言

按猗嗟只作贊歎看譏刺在言外直露譏刺便索然了

講夫人一身威儀以著望技藝以見材求其兼全者鮮矣猗嗟魯侯何其全威而昌兮以其體貌則頎然長兮俊偉可觀也以其容止則抑而若揚兮謙尊而光也其目之美也則揚然而動兮其趨之巧也則踰然而翼兮威儀之昌如此至於射則精剡注之法妙巧力之全又極其盡善兮技藝之昌又如此不亦可

美也哉 講中舊用我公字非齊人語

猗嗟名兮 名句 美目清兮 清句 儀既成兮 成句 終日射侯 不出正兮 正句 展我甥兮 甥句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射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也

毛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 二尺曰正外孫曰甥 鄭箋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 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 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孔疏善於爲射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內 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

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
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
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
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
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
蓋應顧此傳耳 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
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
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點者射之難中以中
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
兮據賓射爲文也 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
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之得備
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
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
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
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
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
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
非也 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上說容
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無技藝亦是其甥但作

者既美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
而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爲齊之
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
耳

通解此章以首句爲綱末句又總承上威儀技藝而
言之

說約通詩皆贊辭但章首各以猗嗟起手而含詠無
限矣展甥句亦贊辭如後人宅相之說不必謂又有
微刺也明非齊侯之子集傳頗從小序而徐文定以
揣摩譏之然同非吾子齊侯之子魯侯嘗自言之矣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則此處雖非所急而亦未必遂無其理姑兩存之
三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集解展我甥兮句只作贊辭不作微辭蓋詩人本意
但欲露出魯莊來非必有明非齊侯之子意集注亦
偶因小序之說耳

正解此章亦首句爲綱包威儀技藝美目二句是威
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說儀舉一身而言成自始至
終成於禮而不失也儀既成則應接愈煩儀文愈密
之意似到終日無違方見其成終日二句是技藝可
名射只主賓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將

祭擇士射於澤宮爲大射燕賓客射於寢曰燕射齊人所見於魯君則賓射也射皆三番而止終日射侯美其久射而能中也不出正則巧矣末句總承威儀技藝而言之展我甥兮還重稱其爲齊之甥意含蓄之意在中故曰詩人之微辭不可說出非齊侯之子恐失詩人渾厚口氣

按名與昌一例看毛傳謂目上爲名與三章例不合儀既成雖與美目句連而舉一身而言終日二句連侯是今之把子正是今之紅心言終日射皆中正猶言箭箭中紅心也終日射皆不出正是極形善射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五

處展我甥是贊辭猶今人云好外甥之意

講猗嗟乎魯侯威儀技藝無一而不可名兮目之美也清兮而黑白分明而其禮義所在又成兮終事而無違也威儀之可名如此且賓射終日則射侯已多而發必中的皆不出侯之正兮技藝之可名又如此凡若此者不但有以施令聞於魯而且可廣善譽於齊展矣其爲我齊之甥兮而何有愧哉

猗嗟兮

變韻

清揚婉兮

變韻

舞則選兮

選韻

射則實兮

句

四矢反兮

反韻

以禦亂兮

亂韻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

於眾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毛傳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貫中也四矢乘矢

鄭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孔疏莊公容貌變然而好令其清揚眉目之閒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天

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爲中也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中上選也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按儀禮大射初使二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

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爲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卽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

左傳莊公十一年注曰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

華陽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

纂序變婉選實亂本叶只四矢反兮一句不叶韻亦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无

如次章終日射侯句也集傳句句用反似多事

詩記舞非樂舞古人酒酣當起舞以相樂選謂高出倫等

衍義首句亦兼威儀技藝清揚句是威儀之變清目清明揚目上廣清揚婉兮言眉目之間婉然美也舞則四句是技藝之變舞則一句對射則貫三句看舞則選者言文舞武舞皆選出於眾也貫字見其力反字見其巧射必四矢者象其有事於四方也射則不徒貫革而又中其故處力而兼巧謂不能以禦亂而何禦亂亦卽黏上二句說作未然字看

指南清揚二句另讀以下言技藝也亦不必拘拘以舞與射對

按散散說總見其變處指南可玩

請猗嗟魯侯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變兮其目之清其眉之揚皆婉然而好兮威儀之變如此時乎舞也則選今而異於眾時乎射也則貫兮而穿乎革且四矢之中皆反而得其故處兮誠可以及遠制敵而禦亂兮技藝之變又如此不亦兼全而無憾矣乎

猗嗟三章章上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无

君平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

慶源輔氏曰趙子之說義理之正聖賢復生不可易也

說通或曰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儒崔銑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箝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弑何有於

子之廢故狩旌園邸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婚僕僕焉甘投於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倘何僕從之制乎爲莊公者痛父復仇號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子犯石碯之臣幸其小安忘其大怨悲夫

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華谷殿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辭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以莊公爲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疊山謝氏曰一章射則威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爲我齊侯之甥今人乃以爲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

禦之亦可惜也

三山李氏曰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世人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藝而不能務本亦何所補哉

小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孔疏見其母與齊淫謂爲齊侯種脣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三

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使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

衍義此詩三章皆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而刺其不能制母之意在言外蓋極道其所甚美而其所大闕者可見已猗嗟二字便寓不足之意通詩以昌字名字變字爲綱俱兼威儀技藝說而下則分析言

之刺譏之意全在三箇荷嗟字與幾箇則字俱是微辭屢歎其所美正以陰刺其所缺蓋於嗟歎之中寓不足之意也

按母不可制而制其僕從先儒之說確矣莊公只是結援於齊不敢少背故聽母舅之淫亂而佯爲不知耳詩人贊中寓刺有深惜之意

詩經詳說

卷二十

國風齊風

重

詩經詳說卷二十終

詩經詳說卷二十一

魏一之九

牟陽冉觀祖輯撰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陝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卽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魏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一

魏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厯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嚮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平 孔疏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

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懷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故言周以封同姓云地里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二

其莫刺君采其芣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尚書注云厯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厯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爲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遭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

明晉亦侵之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收專征平桓之後以強陵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

東萊呂氏曰水經注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

眉山蘇氏曰檜者鄭所滅也檜詩不爲鄭而邶鄘爲衛魏爲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爲者衛晉也至於檜詩未亡而先作矣

華谷嚴氏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三

晉之所滅也故先魏而後唐季札觀樂魏唐異議知魏風非晉明矣圖有桃十畝之閒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

說約魯詩世學畢公高文王庶子初封畢伯成王進爲魏侯十餘世晉獻公詭諸滅之畢萬降於晉爲大夫得食邑於魏九傳生魏斯斯請周威王命爲魏文侯而與趙籍韓虔廢晉靖公爲家人文侯孫則梁惠王也又六傳至魏王假爲秦所滅蓋自畢公國於今解州之地至畢萬復邑於此詩魏風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可謂聞所未聞

按此謂萬本魏侯降晉受封非也左傳史記皆云萬事晉獻公在先及滅魏而之以之封萬當是其實

詩補傳左氏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則魏者周封同姓之國也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錄詩者不與晉之滅魏故加魏於唐之上猶邶鄘之先衛也邶鄘皆衛詩蓋作於既滅之後魏雖并於晉而其詩則作於未亡之前所以邶鄘之詩皆謂之衛而魏詩自爲魏也魏地在雍冀之間本舜禹故都儉德遺風猶未泯焉

衍義先儒以爲文王子畢公高之後魯閔公元年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魏風

四

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其詩爲晉而作今以魏詩七篇考之惟洵三章公行公路等疑指晉官而圖桃一首顯然爲憂魏將亡而作又雜於諸篇之中則爲晉之說未可全憑恐難以邶鄘例也

糾糾葛屨

句可以履霜

句可以縫裳

句

要之褊之

句

句

句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褊衣領好人猶大人也

毛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要褊也褊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鄭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之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服整也褊也領也在上好人尙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孔疏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魏風

五

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寒而言冬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弊君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鳥之飾有絢繡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爲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貌

故云猶織說文云織好手古詩云織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事盡爲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六

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士喪禮云緦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緦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緦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

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褻也要是裳要則褻爲衣領說文亦云褻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按好人句毛謂好人爲女手之人鄭謂服整治似皆以好人卽爲女非也三月未廟見不執婦功只是新婦不任井臼之勞非必三月內全廢鍼線事也此詩所刺當是新婦入門未幾而有縫裳之役嫌其太急註疏因女字而證以三月不執婦功之說恐非詩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七

人本意

魏地陜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褻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卽縫裳之女所作

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用以履霜矣以興慘慘女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

六帖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下不字其說非也本是不可履霜而今卻用以履霜一似可以履霜者然此言與宜岸宜獄一例意旨殊佳惟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古詩黃鳥不戀枝此則不字上似隱有豈字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得此意當知豈字亦不消得故曰古人文字圓滿具足後人補綴皆添也

說約注三月廟見二句本毛傳乃孔疏又謂無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質明贊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云廟見者安知不即指助祭似亦不必以有舅姑與否爲別

纂序按福急字此章可想得此意矣至下章維是福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八

心方顯出說者且在含吐間更有餘味

詩存葛屨履霜不過借此起興不以儉嗇與福急對看

衍義四句分上興其使女之非宜下言其服之之福急也葛屨不可以履霜女手不可以縫裳皆處之失宜者故以爲興須重女字上蓋已廟見爲婦未廟見爲女既謂女手便不可執女功今使縫裳又使治要褌而遂服之則福急矣此皆由俗之儉嗇來方山從輔氏說以儉嗇屬履霜福急屬縫裳而因以爲興意非也又使二字是言其欲急於成之意本縫裳說來

注繡屏乃不相宜之意寒涼不堪用之意二可以字最婉約有味見此事猶可何不可之有

通解要褌句另意不可只就上文所縫之裳衣言然即承上句來亦不妨要之褌之非成衣也略成大概即服之矣有不俟要褌之畢意好人猶大人蓋公族等人也

講夫人凡事貴從容以循乎禮吾茲不能無感焉彼葛屨宜夏也今糾糾之葛屨乃可以履霜用之非其時矣况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可以執婦功也今摻摻之女手乃可以縫裳使之豈其禮乎且也裳統於要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九

則又使之要之衣統於褌則又使之褌之而好人遂於是服之何迫若不能待如此

好八提提宛然左辟句佩其象褌句維是褌心句是以爲刺句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褌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褌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毛傳提提安諦也宛然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褌所以爲飾

鄭箋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孔疏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按毛鄭俱以好人三句屬女子說鄭又以爲褊心刺君皆不合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刺其内外表裏之不相副自其外而觀之則其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宜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褊迫急促如前章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十

云是以不能不刺之也

詩說提提二句美其容象掃句美其飾

副墨左辟者古人以右爲尊故讓者辟右就左

集解褊心雖是渾言然詩意只緊對上縫裳要褊看

衍義三句分上敘其外之有可觀下言內之有可刺

也古人以右爲尊故宛然讓人在右而自避於左也

此三句皆不見有褊急氣象惟中心褊急實不稱其

外表裏之不相符此所以可刺也褊心雖應上摻摻

四句然此人褊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縫裳故注著

箇如前章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則專指縫裳要褊

也或就指此說或寬說而縫裳在其中俱可

正解好人句見進止有度也宛然句見退讓有節也佩其句見服飾貴盛也一說首句提起而以中二句對看覺劣

講然是好人也自其外而觀之則提提然進止安舒凡賓主揖讓皆宛然而左辟其佩於身者有象掃之美焉容服盛備如此亦何可刺矣維是使女縫裳要褊遜服心之所在過於褊急而略無寬裕之意是以爲刺耳不然葛屨何爲詠哉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十一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小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陝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孔疏機巧趨利首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

按刺福是也忽說到君便太達了

正解通詩二章不平上直刺其福急之事下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其福急之故也但詩本爲刺福急而福急卻自儉嗇中來故詩柄及之只當以福急爲主不可分言 上章指其事下章原其心黃葵峰曰此乃詩人詠以刺亦非女子所作

聽月重一福字二章不平上刺福急以詩言下推其所以刺之之故以心言只以刺福急爲主儉嗇是福急根因 附傳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賦葛屨此卿大夫妻新歸者之怨詞也縫裳非不美之事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三

亦非女子所難爲者獨以貴家大族之女正歎然燕譽歌舞之時而戛戛然遽以要褊相強無論禮之所不出蓋亦非人情矣故得而怨之怨者怨其福心也即刺之意 注云此詩疑卽縫裳之女所作與測說合則好人之解亦似朱說爲長但作辟爲婦遣夫之禮象掃見君子偕老亦是婦人之飾則毛鄭之說非無據也及考申公詩說爲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則豁然矣

按好人謂大人謂舅姑謂丈夫未有明指據宛然左辟二句說得親切當是指其丈夫然夫令妻縫裳要

褊亦何至於怨而刺之或當時福嗇儉急有不能堪者詩但言其概耳 媵妾怨內子卻說得無礙不敢遽從備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其子 美無度 度句 殊異乎 公路 度句 路句 莫句 彼其之子 美無度 度句 度句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涇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

毛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三

鄭箋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 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軺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軺車之族是也

孔疏汾是水名沮洳潤澤之處故爲漸洳莫菜者陸璣疏云莫草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

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官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耗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耗車之族明公行掌耗車服虔云耗車戎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古

車之倅杜注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樂驥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卽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按鄭孔謂魏君采莫必無此理上言君下言公路亦

不合且興體不可作實事蘇傳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尚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疏義此以兩彼字相呼爲興後兩句轉語而譏之說約以無度反照則采莫自謂其多之意也 按此說興意至無度止纂序葛屨章褊心是明刺此是隱刺只於殊異內意會之勿露更有味

集解儉不中禮亦因上褊心億之耳詩中原無此語只言美又言異不足之意自見矣與葛屨直將所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圭

爲刺指出者不同

正解美自外面容貌言無度猶云不可枚舉也如英言容節之間俊逸閒雅如英華之可愛如玉謂容節之間縝密溫潤如美玉之可寶各重末一句就內之度量言雖有貴人之容而儉不中禮是貴人而殊不似貴人公路公行公族總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一說彼其之子且泛指在位下公族等仍借字面言之非謂此人爲此官也只如俗云非大人氣象說亦可或謂泛言不就在位說不可依 按美無度只就好邊說殊異方是刺

講貴人之所以稱重於時者以其量勝非徒以容論也彼汾水沮洳而潤澤之處則言采其莫矣彼其之子黃列公朝有猷有爲多才多藝其美豈可以尺寸量乎然著於外者美雖無度而存諸中者則殊異乎公路之貴也其謂之何哉

彼汾一方方句言采其桑桑句彼其之子子句美如玉玉句
美如玉玉句殊異乎頌句公行行句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

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毛傳公行從公之行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七

鄭箋采桑親蠶事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

按毛謂萬人爲英於如字不合故朱傳訓華與下如玉列看

安成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瘕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素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也

華谷嚴氏曰英草木之華也

說約按英每叶於良者疑從草央聲

講彼汾一方則言采其桑矣彼其之子容貌之間閑雅秀麗其美誠如英矣然外之美雖如英而其中之所存殊異乎公行之貴也謂之何哉

彼汾一曲曲句言采其黃黃句彼其之子子句美如玉玉句
美如玉玉句殊異乎頌句公族族句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黃水鳥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

毛傳黃水鳥也

孔疏釋草云黃牛唇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七

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葛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講彼汾之一曲則言采其黃矣彼其之子則容貌之間溫潤縝密其美誠如玉矣然外之美雖如玉而其中之所存殊異乎公族之貴也謂之何哉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小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朱子曰此未必爲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按刺儉是也不當云刺其君而作與本詩公路公行公族不合

正解通詩三章總是刺其有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重殊異二字看來還指貴人說若非貴人乃刺他不似貴人則是以公卿之度而責乎微賤之民豈不謬甚所刺實指貴人但不必定是公路等官指南公族比公行公路為貴詩意自輕而重耳按公儀子為相拔園葵去織婦以卿大夫而與民爭利難乎其為下矣采采莫采采實俱非實事特借言見意含蓄不露而與民爭之意隱然可會是所以為刺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大

也否則止是儉嗇亦未為可刺正為不中禮耳

按從采莫采采實上影出不中禮亦一說備之

鍾伯敬謂此詩全無刺意竟似以無貴介氣為美其

說大異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與也般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

孔疏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

諸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華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

按毛以桃比民鄭謂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其說大異又以是為事謂於君之事驕逸皆曲折費解士即謂憂國之人想此詩是士大夫所作

聽月彼人指當國者是字指國政言見得蹈常襲故不為變更其所為是矣子自國人指詩人言曰指上歌謠言其語助辭子曰何其言作詩者妄訕國是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九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殺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程子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

說約園有桃則取其實而殺也心有憂則我歌且謠之大段是以事理之必至為與不必深求也又歌而

且謠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自此以下每二句爲一轉既訴己之難懷亦望人之有悟沈曰情詞慘惻衰世之風黃曰國小無政意寓言表皆云當矣哉與其之思叶

纂序驕言其倨傲睥睨橫於胸中而借歌謠發之之意

副墨歌謠正憂之所寄有借以諷國家刺時事意非假此以寫憂也

詩說彼人二句原其意中語以寫其泄泄之狀重言誰知之者蓋深歎之以其勿思耳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干

集解小國無政亦說詩者意其然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耳所以心憂處正在言外

衍義興意只管至四句止心之憂非憂其國小乃憂其無政也詩柄國小無政重政上蓋紀綱不振則國將亡此所以憂之憂存於中故發之歌謠以寄其憂非欲假此以釋憂也合曲曰歌是以琴瑟而合乎歌謠則徒歌而不用乎樂矣彼人是哉謂當國者安常襲故不爲變更其所爲已是矣子曰何其言作詩者妄訕國是也惟其見非如此故歎人不知其憂正謂不思國之無政而將亡也若思及此則必不以我爲

驕矣 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述己之憂

而冀人情之開悟也子曰何其若謂國何用更張苟可相安於無事足矣安得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乎夫然則是網解紐弛可以爲治而精明振刷者反爲矯亂之階隨俗習非乃以爲達而蒿目憂懷者適得悖時之謗心之所憂誰則知之耶己不憂而又禁他人不得憂通國以養殃爲得策舉朝以深計爲妖言忘厝火之憂耽處堂之樂蓋亦勿思而已矣 疏義云桃實則茹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相對爲興恐亦看得太深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主

按此詩文義三折一層言憂而歌謠二層言人反非之謂字直綰至何其三層掉轉憂上見得憂所當憂時講云六轉恐太碎 麟士謂哉其之爲韻予意之虛字當以知爲韻

講天下事有無形而其勢在所必至者君子不得不慮其微也彼國之有桃則其實固可取之爲穀矣况心之有憂則我歌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歌謠反以爲士也閒暇而宣驕且曰彼人之所爲因時度勢亦已是哉予之所言果何爲也夫非我如此則是心之憂矣其誰知而悉之乎然其誰知之非

我之所憂者有難知也蓋彼亦未之思焉耳誠思之則亦將自憂之不暇而暇讓我乎

圖有棘棘句其實之食食句心之憂矣心之憂矣句聊以行國國句

不知我者讀我謂我讀我士也士也句罔極極句彼人是哉彼人是哉句子曰

何其其句心之憂矣心之憂矣句其誰知之其誰知之句其誰知之其誰知之句蓋

亦勿思思句

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毛傳棘棗也

鄭箋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圭

大全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東爲棗並束爲

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 本草注

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

棗也

說約棘實而以爲食心憂而以行國亦取借以發端

不重辨其種之美惡罔極縱恣如言狂行不羈之謂

衍義上章歌謠是憂發於聲此之行國是憂發於迹

然行國還須帶歌謠之不足說來然後下面曰彼人

是哉方說得去不然何以行國而遂知其憂國也罔

極指行國說蓋出遊則似於縱肆不羈故曰罔極也

正解心憂而歌且謠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

之類歌謠抱不平之鳴而顧謂其窮行國憫無窮之

思而顧謂其罔極士君子憂世憤俗之心不諒於世

俗如此

講圖有棘則其實可取之食矣况心之有憂則歌謠

之未已聊以行國而不能安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

之行國而反以爲縱肆而無所止極且曰彼人之所

爲固已是哉子之所言果何爲也夫然則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乎夫其誰知之者蓋亦勿之思耳誠思之

則自憂之不暇而非我哉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圭

圖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小序圖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音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孔疏儉音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

句是也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

侵削於經無所當也

按以章首二句喻儉音不能用民非正意

朱子曰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通國上

下不羣吠而厭惡之間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

者何事魏侯問而大悔悟急爲扶顛持危之謀者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

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國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六帖我愈以爲憂彼愈以爲是而以我爲非衰世之人情大抵不越此二端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迹也

說約詩可以觀此二條各有使人惕然深省處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五

集解國雖小猶可爲也惟無政則必日致侵削故詩人既訴其心憂又歎其莫知而終以勿思責之思之一字乃此詩結穴處有提醒昏亂之意

指南二章一意以憂字爲主上四句憂其國小無政下歎人不知其可憂也或以中四句是傷人不察己之憂末四句是歎人不思其可憂也亦可但似瑣碎今玩本文其誰知之便是不知我者說話玩注重嗟歎之便是嗟歎上事本文心之憂矣三句是起勿思句意 鍾伯敬曰魏以小國無政而上恬下熙不以爲憂至晉獻之兵一入遂不復支詩人之言驗矣

正解要知說憂處非徒自爲之憂欲人共憂之也亦可以見爲國之心

按屈子行吟澤畔則歌謠與行國亦是相因而見此詩上言歌下言行作兩意看總是憂鬱無可如何之意不知者之言當實有之故下句云勿思見不知者亦當思也其誰知之正與不知我者相照

陟彼岵兮

岵句

瞻望父兮

父句

父曰嗟

嗟句

子子行役

役句

夙夜無已

已句

上慎旃哉

旃句

猶來無止

止句

韻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尙也

毛傳山無草木曰岵旃之猶可也父尙義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五

鄭箋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 子我夙早夜莫也無已無解倦孔疏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岵與爾雅正反當是傳爲誤也 此旃與采苓旃旃皆爲足句故訓爲之猶可釋言文父尙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尙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尙恩卒章傳曰兄尙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 按子子行役云云念其不歸而遙思之辭非初行時戒之毛說未是 上作在軍部列之上覺整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

說約魯詩世學云帖父爲韻子與已止爲韻下季與寐棄爲韻弟與偕死爲韻確甚此六帖所不到偕魯詩世學音紀念祝集傳雖作兩層然父曰二字實貫至末

集解慎字正父戒子迫切處見他日家庭聚首全在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美

今日逆旅珍重也二句語斷氣連讀之淒絕

詩說陟帖瞻望如後世狄仁傑登太行顧白雲想親舍之意

衍義注念已祝己是朱子看出如此本文只曰字貫下須一氣說勿平對慎旃就飲食起居防身備患說非欲其偷生也或云只以保身泛說勿入飲食意看來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不必太拘注生則必歸二句是推明之意勿用在講中行役泛言不專指征伐

講當服者君之役難忘者親之情陟彼帖兮以瞻望

吾之父兮何遠而不得見也父之在家應念我曰嗟哉子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也夫遠行易以犯患善處乃以得全吾子尙其愼之哉猶可以來無止於彼而不來也父之愛我如此我何時而可以慰其心耶

陟彼帖兮吧韻瞻望母兮母韻母曰嗟頭韻予季行役句風夜無寐寐韻上慎旃哉句猶來無棄棄韻

賦也山有草木曰妃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毛傳山有草木曰妃季少子無寐無者棄也母尙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毛

思也

鄭箋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妃山而望之也

說約下文兄不行而弟行故知此詩是季作也

纂序止棄同是死然且勿硬出有末章也

講陟彼帖兮以瞻望我之母兮何遠而不得見也斯時也母應念曰嗟哉子之季行役夙夜勤勞不得安寐尙愼之哉猶可歸來而無棄於彼也母之愛我如此我何以慰其心哉

陟彼岡兮岡韻瞻望兄兮兄韻兄曰嗟頭韻予弟行役句風夜必偕偕韻上慎旃哉句猶來無死死韻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毛傳偕俱也 兄尙親也

永嘉陳氏曰帖也配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
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

衍義望兄亦是骨肉之情不得云因其欲養父母而
及之亦須在父母上發之 帖配古孝子也念父而
及父念己之言念母而及母念及己之言念兄而及
兄念己之言身常在關山津驛之餘而心不遠桑柘
庭除之側嗚呼帖配古孝子也奈之何後世有宦情
熱中絕裾而去者 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无

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爲慎也
正解止謂止彼而不思歸也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
尙未說到死

指南三猶來句一氣讀不必於中間添否則字無止
無字不是禁止之辭蓋言能慎則可以來歸而不止
於彼也無棄只是無棄母而不歸也似更深融必偕
重發不得自如意蓋吾儕方作吾何敢以不作吾儕
永息吾何敢以獨息

講我不在父母之前所賴有兄也陟彼岡兮以瞻望
我之兄兮何遠而不得見也斯時也兄應念曰嗟哉

予之弟行役夙夜勤勞必與同儕偕作偕止不得自
如尙慎之哉猶可以來歸而無至於死也兄之愛我
如此我能已於思哉

陟帖三章章六句

小序陟帖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正解通詩三章總見孝子之不忘乎親也各上二句
是望親所在下皆想像其親念己祝己之言也當以
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己祝己俱從望中想像出
來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魏風

无

者益至不言己之自慎而反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
謹其身者益切猶唐人云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
萸少一人詞旨深婉矣 親自兼父母兄而父母爲
重觀詩柄只言孝子可見須作三平看不可以孝友
立說此雖設爲親念己之言實以寓己念親之意此
意要補出

十畝之閒兮

閒韻

桑者閒兮

閒韻

行與子還兮

還韻

賦也十畝之閒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
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

按毛鄭以十畝見地制小閑閑爲男女無別往來稠

難於文義不合

張子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毓草木

東萊呂氏曰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爲數也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辭如此

慶源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場圃之採桑者爲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三

樂仕之意可見矣

六帖桑者只是老農老圃之謂不論其爲植桑采桑也

合訂十畝猶一丘一壑之意苟可託身不必求多也

桑者卽老農老圃之類羨在畎畝則厭在朝廷矣畎畝之人安則在朝之人危矣

指南桑者植桑之人輔氏謂采桑者未是閑閑有理亂不閑意行與子還味一行字雖不能遽然歸隱此

時此心已不可挽矣與子之子指其友非桑者

請夫人莫樂於無求莫知於善退彼十畝之閒桑者

處焉但見其居業於斯卽適情於斯何其閑閑兮往

來自得也維我與子榮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行將

與同還兮逍遙十畝之閒亦如桑者之閑閑可也

十畝之外外句桑者泄泄泄句分分句行與子逝逝句兮逝韻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衍義閑閑無累自適也泄泄舒而不迫也還歸休其

身逝者一往不返也夫朝廷之上方執掌國事側足

畏途而役役風塵求一日之閒竟不可得豈若悠悠

於草野乎但詩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只說還

畎畝之樂便是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三

講十畝之外兮桑者在焉但見其泄泄兮惟意所適

也維我與子猶鬱鬱久居此哉行將與同逝兮亦如

桑者泄泄於十畝之外可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小序十畝之閒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孔疏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爲削

小無所居謂土田隘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

宅也

朱子曰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

按毛孔說板無味故朱傳易之

衍義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於隱下是欲在朝者同於隱也要知是不樂仕於朝與見幾而作略異

正解郝氏曰魏地迫隘其君福急其民纖裔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問愁居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託桑者以刺之朱子改注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然淺深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莊鶴素曰易重知幾詩重明時也故夫子於趙殺鳴犢臨河而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下此穆生爲醴酒而去得免胥靡之辱姜肱爲王室而遁得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三

免黨錮之禍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非鴟夷子之遠游乎萑葦半慘魴魚自香者非張季鷹之思歸乎行歌長吟興屬雲水者非甫里逸士之魯望乎三徑就荒門設常關者非五柳先生之元亮乎皆高飛遠舉卓乎冥鴻鳳翼也

按郝京山欲遵注疏專與朱子作難如此詩二說俱在其爲淺深厚薄之味讀者玩之京山真性與人殊正解錄莊說蓋亦知郝說之謬矣

指南此詩要作想像口吻以今國小無政朝野皆窮想著四境之內如何能有閑閑泄泄所在除非十畝

之間有桑者焉或者閑閑然享無事之福乎口氣須放得鬆活爲是便是行與子還句亦有欲還而不能遽還光景切勿說煞

按此說深一層然實作欲歸農圃說不妨

坎坎伐檀兮^句 寘之^句 河之干兮^句 河水清且漣^句 猗猗不稂不莠^句 胡取禾三百廩兮^句 不狩不獵^句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句 彼君子兮^句 不素餐兮^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三

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積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廬猗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毛傳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似河水清且漣種之曰稼斂之曰積一夫之居曰廬貆獸名素空也鄭箋首三句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中四句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孔疏以下云滑側則是厓畔之處故云干厓也易漣

卦鴻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下云直猗淪猗漣直淪淪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清且漣猗大波爲漣小波爲淪直波爲猗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漣言渙漣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挺也漣渙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卽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猗然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黍

也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廬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廬田百畝鄭司農云廬居也楊子云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此言胡取禾三百廬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獬子狽郭璞曰其雌者名狸狸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爲狽狽釋天云冬獵爲狩宵田爲獮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獮猶獮也今之夜獵載獮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獮管子曰獮

獮畢弋是獮爲獮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獮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則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騶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烧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按毛鄭以首爲君子不得仕進中四句爲貪鄙無功者受祿末二句言君子必有功乃受祿其說亦通然以集傳較之則更優矣

華谷嚴氏曰檀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黍

丁之易也

說約魯詩世學云貉似狐善睡爾雅云獬子狽疏狽似狐其子名狽貉貉同也

正解一夫所居曰廬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別受五畝以爲宅也三百極言其數之多耳庭有縣獮應是得獸者多縣之於庭故云

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

歎之以爲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慶源輔氏曰不稼不穡則不可以得粒食不狩不獵則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食雖多而此二者爲大故舉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悔者詩中雖無此意然觀其志之所存如此而詩人又以爲真能不素餐者則必當有是事矣

廬陵曹氏曰伐檀而冥之河之干此勞於事而不得以食其力者也然賢者之心豈以是一事之不遂而自沮乎其志蓋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三

可以得獸是以宣勞於事雖窮餓而不悔故詩述其事而歎之以爲是真不能空食者矣天下之事固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爲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後漢徐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蓋其勵志之勤必欲服勞而後食亦若此詩賢者之志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亦可謂能勵其志者矣

疏義前三句述其事中四句推其志後二句贊其人六帖伐檀亦是借用事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眞伐檀也時文不稼不穡中尙云不改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爲輪與者流也豈非矮人觀場五不字見勵志許氏曰此詩吟詠得來此是何等志節至於窮餓如此而不變方是不素餐不素餐不必更推一層卽此便是

說約稼穡亦實字也此以實字爲虛字馮嗣宗曰禾卽秬糯二稻也三百塵似言塵中之禾有三百之數然亦只大概說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三

詩說伐檀爲車河干清漣皆託言以形其所遇之窮非實事實境也

詩存末二句緊承上文歎美不必推到仕而不苟祿上人苟無益於世卽嚴居家食誰非素餐

正解各章重伐檀上稼穡狩獵特形容之耳坎坎是摹擬其攻若意河干是寫他淒涼光景坎坎伐檀正是求自食其力意眞河而清漣則食力便不遂矣注無所用句蒙車說言車已造成無所用耳或謂將以爲車將字可見是木無所用也果爾則是在我尙未盡處何咎於食但此只輕輕點過不必深究不稼四

句是借言其勵志如此正是伐檀而實河干之意故注中置之河干而無所用下直接其意以爲云云而申足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只疊上一層以進原其所用心非深一層也如云所遇之窮若此世豈無頓改其初心者而彼之勵志獨不然以爲雖不得食於伐檀然非伐檀何以得食非謂伐檀不得而又欲食力於耕稼狩獵也兩胡字卽休想意正其勵志之堅非謂取之贍之之計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不得禾也吾甘之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卽有之不願也未二句就其甘心窮餓處斷之通承謀不遂而志不悔來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魏風

三

不必更推一層不素餐非獨窮時自食其力卽達時必不尸位伴食因其立志之堅而豫決之君子見得明守得定任處窮通得喪斷無一毫苟且以圖非分之得重君子勵志堅忍一念求以無負於世若止說非力不食只謂之不輕餐不可謂之不素餐諸說謂不素餐不必說到居官食祿然空空說箇真能不空食有何著落不知詩人借伐檀君子以勵世也無度之流而采莫彼其之子而實穀抑且閑閑泄泄遂謂可逍遙十畝也是人閒之鐘鼎匏尊率爲饕餮一輩設耳惟君子有不拔之志當其處窮而不肯苟祿

以餬口則當其處達必不肯貪位以肥家可以愧夫尸位竊祿齷齪無所建白者流矣必如此推廣說去方見此詩非空空摹寫

指南注無所用或就成車說或只就檀木說看來還就木說爲當若是車則已成器之物棄棄之河干而不顧豈人情哉河水清漣漣帶上句輕點過舊說河水未堅合失之固胡取胡瞻只是必不得意或云何可得似於勵志意稍切然與不悔意不孚爾庭之爾如天不涵爾以酒之爾自謂也不空食只就上文斷之末略推開休認真說煞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魏風

三

按三層意朱傳曲折盡致當細玩伐檀爲車宜作實事講河水句足上意見得水盛則車無用矣故云欲食其力而不可得矣不稼四句是設言非實事故傳云然其志則以爲云云至窮餓而不悔不悔則仍用力以求食也不素餐兮緊承自食其力說爲切推開在位是補意不可混

講常人見利而動者卽興覬覦之心而望有不副者遂生怨尤之念魏之君子則不然彼其坎坎然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意欲食力於車也今乃實之河之干焉但見河水清漣而無所用是食力之志弗

遂矣他人處此鮮不悔於用力而變其初志者彼則
以爲我之伐檀以食力也猶之稼穡以求禾狩獵以
得獸也若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之多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貍之獸是欲得食者必當爲其事也
爲其事而不得食則亦適遭其所窮耳豈可因此而
有悔哉夫不以食之不遂者自沮而以事之當爲者
自勵彼君子今有廉靜無求之節而無苟且得食之
心真可謂不素餐者矣

坎坎伐輻兮輻謂實之河之側兮輻謂實之河水清且直
猗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億謂三百億不狩不獵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早

胡瞻爾庭有縣貍兮特謂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
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毛傳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獸三歲曰特
鄭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

孔疏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合古數言之知古億十
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
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
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

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
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
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
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說約馮嗣宗云爾雅禾生三稜二師一特按此特應
謂禾耳上下章貍鷃皆專指一物不應此章乃汎言
獸

正解伐輻伐輪雖泛言實蒙上伐檀說

指南輻在車輪中輻較者老子所謂三十輻共一轂
也伐輻未必是檀故云伐木輪亦然三百億言禾秉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聖

之數謂其禾之把數不可用倉庾字

集解廩億困不過言得禾之多不必盡拘名數也

講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爲輻將以行陸而爲食力謀
也顧乃實之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且直猗猗而輻無
所用是食力之謀不遂矣然其志則不以是而遂沮
也以爲人之謀食者貴於自用其力苟不稼不穡而
三百億之禾胡取也不狩不獵而爾庭之縣特胡瞻
也吾惟爲吾所當爲而已矣而食之不得又奚悔焉
是彼君子也謀食不遂而志且益堅真能不素食者
矣

坎坎伐輪兮輪句 實之實句 河之漚兮漚句 河水清且淪淪句
猗猗不稼不穡稼穡句 胡取禾三百困兮三百困句 不狩不獵不狩不獵句
胡瞻爾庭有縣鵲兮縣鵲句 彼君子兮君子句 不素餐兮不素餐句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也困圓倉也鵲鵲屬熟食曰鵲

毛傳檀可以爲輪淪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圓者爲困鵲鳥也 熟食曰鵲

鄭箋飧讀如魚鵲之飧

孔疏月令修困倉方者爲倉故困者爲困考工記匠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魏風

望

人注云困圓倉是也釋鳥云鵲鵲其雄鵲牝庫李巡
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鵲一名鵲郭璞曰鵲鵲之屬也
傳意以飧爲飧饗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具食熟致之
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
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
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爲
熟食也 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
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
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餐
相配故易之也

說約三百困似亦言困中之禾有三百又不必以禾
把爲拘

按上言輻此言輪輻是輻條輪是周圍輪郭卽此可
照出前章伐檀是爲車之上任載者

請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爲輪將以行陸而爲食力謀
也顧乃寘之河之漚兮但見河水清且淪猗而輪無
所用是食力之謀不遂矣然其志則不以是而遂沮
也以爲人之食力者貴於自盡其事苟不稼不穡而
三百困之禾胡取也不狩不獵而爾庭之縣鵲胡瞻
也吾惟盡吾所能爲而已矣而食之不得又何悔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魏風

望

是彼君子也食力不遂而志且益勵真能不素餐者
矣

伐檀三章章九句

小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

朱子曰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
矣

按序在位貪鄙指不稼四句言文義不合

大全孔叢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安成劉氏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

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各上七句述其事而推其志末二句承上而美其人須重注中勵志二字析言之則首三句言食力之謀不遂也中四句言益勵食力之志而不悔也末二句則歎其爲不空食者之人也大抵此詩見當時有此勵志不爲空食之人故設爲此事以形容歎美之勿太認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四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

毛傳實事也

鄭箋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

孔疏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鼯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

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謂之五技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鼯鼠之字其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四

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女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更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按毛鄭以貫爲事作事奉之事字義不確且與上碩

鼠不相合

說約魯詩世學貫俗作憤願叶音古

正解爰得我所亦意想料望之詞非真有所指也

指南女字指碩鼠言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慶源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

六帖此詩託言之比與各處不同蓋爲尊者諱故寓意於鼠不必補出正意下段亦不必言鼠亦不必言人只順文說爲是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魏風

哭

詩說鼠食物無厭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詩緝連言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

衍義詩柄貪殘二字平看盡人之財曰貪指重斂言盡人之力曰殘指虐政言告碩鼠而比意自在其中蓋言鼠實言人也觀注訓樂土爲有道之國可見元峰欲首二句作比認託言字義不真耳不可從去豈斯民所得已哉逝將去女猶若欲去未去徘徊觀望者然蓋離此碩鼠便是樂土非謂世皆無鼠之士

但不至於蠶食則希寵已極又非謂斯土有不食之

鼠但不害於屢歲則邀惠已多總是他國非本國之

比不必盡是大有道之世也

指南四句分上是卽喻而言人之害己下是言己將

欲去之也觀將字還是未去時言之貫者以貪殘施

之於人者久也樂土只可言不貪殘之地且勿言有

道之國至末正意乃可言得所得其安富之欲也

講民生在食而黍爲食之資奈何有碩鼠爲害也碩

鼠碩鼠尙節爾之食無奪我之黍而食之也蓋我三

歲以來習困於女不爲不久矣女猶恣其所欲而莫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魏風

哭

我肯顧其何以堪命耶今逝將去女以適彼樂土焉是樂土也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而我之黍得以給我之食不於是得我所乎

碩鼠碩鼠

無食我麥

三歲貫女

莫我肯德

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

碩鼠碩鼠

無食我麥

三歲貫女

莫我肯德

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

碩鼠碩鼠

無食我麥

三歲貫女

莫我肯德

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

適彼樂國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鄭箋不肯施德於我

華陽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也所以去之也

纂序麥德國本音自叶集傳諸反不必

衍義先儒有言麥五穀之最先者且當缺乏時則食麥者正以狀其毒也 爰得我直遂其生而無屈抑之意直訓宜者久困於此得遂其生於彼與相宜之謂也

講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也我三歲之閒習困於女猶莫肯以我爲德而肆其虐也今逝將去女以適彼樂國焉樂國樂國無害我者我可以遂其生不於是得其宜乎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三歲貫女 莫我肯勞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哭

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韻

比也勞動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己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毛傳苗嘉穀也 號呼也

鄭箋不肯勞來我 郭外曰郊 之往也永歌也樂

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

按鄭解莫我肯德肯勞似可用與顧字相類其訓之

爲往永爲歌未安 又按鄭解德勞與人合與鼠不

合只當從朱傳

疊山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比其貪之甚也

正解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其毒甚矣但非謝氏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之說莫我肯勞竭力以奉命不恤其勤也適彼樂郊視樂國樂土意無淺深聚岡謂樂國樂土猶有所而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亦故往之終久灑然號者被害而哀鳴也出境則害永不及矣故云爲誰而永號

按以苗繼黍麥之後則黍麥當言其在倉庾者而苗以在野言 永號之永訓長以時言非以聲言 謝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哭

氏之說本佳時講駁之不必

講碩鼠碩鼠爾無食我之苗也我三歲之閒習困於女猶莫肯以我爲勞而肆其虐耶今逝將去女以適彼之樂郊焉樂郊樂郊無害我者則我安之矣當復爲誰而永號乎此非我之輕去碩鼠驅之也將奈之何

碩鼠三章章八句

小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孔疏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

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風然解本以碩鼠爲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修其政由君重斂不修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朱子曰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卽以碩鼠比其君也

南軒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其上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辛

樂之所也但上二章末二句以就利言末章末二句以避害言通章俱是託言之比與他比不同蓋爲尊者諱不忍直斥之也講中不可露出正意須以說者言外用之 通詩以去女二字爲主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華谷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

慶源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隘而褊急如此其何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十六年聞耳詩人之意固憂之矣

六帖疏義曰魏國土地削小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朝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故載碩鼠於國風之末以見并於晉之由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壬

詩經詳說卷二十一終

詩經詳說卷三十二

平陽再觀祖廟撰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變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一

爲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大全太原府卽今太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唐諸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

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 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 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 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 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侯侯甚嚮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孔疏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二

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 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

成王封母弟於襄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變爲晉侯是變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絺十里應劭曰順帝改絺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變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 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恆山皆在河北故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三

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脩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絺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 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變生武侯國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 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 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曰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

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 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絺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絺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絺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絺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恆都絺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四

之爲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絺縣東穆侯徙絺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絺也 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卻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

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

按堯時洪水爲災不獨在晉地殺禮救尾流爲儉俗之說不然也只是堯都所在被化尤深耳

說約章貢李氏云成王五年踐奄滅唐九年封叔虞爲唐侯然成王年十三嗣位則九年年二十一矣當無削桐之戲

集解堯都有四太原晉陽一也河東平陽二也中山唐縣三也河東永安四也今考詩唐國爲堯都當從晉陽何以明之蓋虞叔子燮以南有晉水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始封在晉陽明矣詩緝云唐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唐風

五

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

蟋蟀在堂何歲聿其莫何今我不樂何日月其除何無已大康何職思其居何好樂無荒何良士瞿瞿何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卻顧之貌

毛傳蟋蟀蛭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已甚康樂

職主也 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

鄭箋蒞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

命農計耦耕事 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

孔疏蟋蟀蛭釋蟲文李巡曰蛭一名蟋蟀蟋蟀蛭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蛭一名蟋蟀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蟬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爲堂禮運曰醴醕在戶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六

桑扈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末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 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爲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 荒爲廣遠之言故爲大也釋訓云瞿瞿休

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 苑上序云
淫荒昏亂遷及虞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
事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良善釋訪文
按鄭謂我指僞公非僞公自言如何稱我且國人勸
君爲樂亦無此理 居以政令禮樂言是就君說若
作民間看則政令禮樂俱用不著只以農事爲正
疏義卻顧顧其後也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
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
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唐風

七

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
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
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卻顧焉則可
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
此

慶源輔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
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好
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安成劉氏曰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
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

愛和樂之思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
以爲厚也

華谷嚴氏曰職思其居敗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
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
按嚴氏從鄭說故言君道與集傳不合

疏義蟋蟀至其除言不可不樂如此無已至其居言
不可過於爲樂如此好樂至瞿瞿言善於爲樂如此
通解其居但就農說不干狩獵蠶桑事觀注內終歲
勞苦句可見良士句不可作法賢作法古只是如良
士耳瞿瞿不在農上說只泛言一箇長慮底人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八

纂序注職主也小雅皇父篇職競由人大雅桑柔篇
職競用力職盜爲寇等皆訓專主總注中顧念其職
之所居者是觀貼居字意非本文職字也世多混亂
按講中多作職分之職亦本朱傳但非職字正訓
合訂觀蟋蟀而歎歲暮言下便有無限嗟嗟日月其
除亦言不暇爲樂之意非泛作愛惜光陰語也其居
自就農務上說然亦不必實指瞿瞿正思居情態與
上意相應

集解無已太康句自是轉語然不作過文語斷氣連
接法最妙 提策精神全在職思其居末二語特引

良士作證以足上意耳一氣直下勿作轉折

衍義四句分上是感時以爲樂下是相戒以節樂日月其除以今務閒之日月言當此時而不爲樂則農功又作不暇及此非泛泛然日月逝矣之謂也須重此意方見其勤儉此處已見有憂思意在矣職思其居謂職分之所當爲如終歲所務之農事是也良士句只是借言欲其似之耳非取法之也無已太康就燕飲時說相戒之詞非已過於樂恐其過於樂也康字與荒字相應康則荒矣此句承上起下職思其居諸家講居字謂單指所務之農事不必兼狩獵蠶桑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九

桑愚謂狩獵蠶桑亦即在農事內觀七月章可見天下之人無論貴賤尊卑莫不有居則莫不有思居字包括極寬然詩人言居又言外又言憂居字疆界極狹作文只在農桑等務上說可耳此句上承太康下起無荒多少憂深思遠從思居二字中看出好樂無荒二句連上文須一氣滾入是足上語不是著力語全在自己身上想像而特以良士來作一印證若必欲取法古之良士便差注長慮卻顧諸說皆云長慮是豫思未來者也卻顧是回思已往者也不知長慮乃能卻顧只是一意觀訓注云瞿瞿卻顧之

貌而疏義又曰顧其後也所謂後者非謂已往後也只借之以言後日耳

指南首二句見物不能安其常而時不能挽其去意聿訓遂與他處不同好樂無荒只疊上過下蓋職思則其樂自不至於淫矣勿以職思無荒作兩層意按上四句言其時固當樂下四句言樂不可過當致其思慮也下截爲重其居謂見在所處分內之事在民家自是以農務爲重好樂跟上今我不樂樂字無荒跟上太康言樂而不可太康也良士瞿瞿作成語看良士凡事皆顧慮今之好樂無荒亦如之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十

講人生孰不欲樂然樂非可易得矣彼蟋蟀微蟲耳今已在堂從此肅霜以後歲聿云莫矣若及今不相燕飲以爲樂則日月其將舍我而去而有不及樂者矣雖然樂則樂耳得無已過而太康乎蓋亦職思其所居者播種耒耜本分之內無不預爲之計使其雖好樂而無或荒淫若彼良士之瞿瞿然長慮卻顧焉庶乎今日之樂可長繼也已

蟋蟀在堂歲事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近通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

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毛傳邁行也 外禮樂之外 蹶蹶動而敏於事 鄭箋外謂國外之四境

按外毛謂禮樂之外鄭謂國外之四境皆主君言不合

廬陵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廣爲周慮也

慶源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爲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通解蹶蹶只是勤事之人不專以農言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十二

說約按說通外注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舊說作水旱災疫則是憂矣此與仲恭同解固妙然通解六帖並云既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指實而言尤高 邁字彙音利
纂序邁與逝叶外與蹶叶此章獨兩韻也然邁外本叶蹶微讀如快逝字改叶就之仍可一韻耳
詩逆外者居以外事皆爲外非意外也若意外則憂矣

副墨職思其外則趨此又恐失彼所以蹶蹶

正解職思其外泛說事變勿入事實爲穩必欲實括

則水旱災疫皆由時數真有出於尋常思慮之所不及而不可以不思想者不必謂犯下章職思其憂也至於鄉黨往來宗族親睦豈亦等於時數之難料而爲思慮所不及也凡人積慮過當者其赴功必敏捷故以蹶蹶爲言使慮之雖周而爲之不敏則亦無益蹶蹶雖屬行上然行中實有思在 思外較思居又深

一層然思居而不思外則始也見居而不見外終也必將忘外而并忘居矣此唐人所以既思其居又必思其外也究之所謂外者雖尋常思慮之所不及然亦是居中所有絕非非分營求思外仍是思居方得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十三

唐人憂深慮遠不留餘地之意

講蟋蟀在堂而歲忽已逝矣今我不及時爲樂日月將舍我而邁矣雖然人情易溺今日之樂得無已過而太康乎又當職思其本分之餘而出於意外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蹶蹶然敏於趨事可焉

蟋蟀在堂 役車其休 今我不樂 日月其慆 無已大康 職思其憂 好樂無荒 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悵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毛傳惛過也憂可憂也 休休樂道之心
鄭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 憂者謂
鄰國侵伐之憂

孔疏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
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
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
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
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慶源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
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唐風

三

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顧慮
周旋之貌未見於爲也蹢躅則見於爲矣蹢躅動而
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蹢躅之效也始
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蹢躅然而爲終則休休然而安
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達
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華谷嚴氏曰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
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

講意各未句俱與職思句相應說職思其居內已有
瞿瞿意瞿瞿內亦有思居意注云顧念與卻顧正是

相應字義職思其外便見得敏於事矣不可以蹢躅
單屬行而職思句單屬思也思中亦有行行中亦有
思意末節玩注中所以字則思憂內便有安意而休
休內亦有思憂意須各如此照應看

說約惛字彙音倫 名物疏庶人以力役爲事故名
車爲役車禮書云役車牛車也

正解職思其憂泛說爲長非輔氏思極而至於憂之
謂也薛方山指百畝之不易爲己憂恐與職思其居
無別袁元峰指凶荒之外有飢餓之憂則亦職思其
外意矣大抵此詩言愈急而意愈切首言居猶是本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唐風

四

分常事未及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過
而備之未切於憂也言憂則操心危慮患深嘗在多
凶多懼之地比上之思備其餘者益切矣休休根上
思憂來此中便有安閑無顧顧意不可作瞿瞿蹢躅
之效夫人有終身之憂者必無一朝之患今既無處
不爲之憂則憂來之寶已塞休休然而樂固卽於憂
之中見之一說休休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足之意
人惟貪心不斷絕便妄想妄想便妄爲亦通然依注
爲是

講蟋蟀在堂而役車亦已休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

過矣然樂不可極得無已過而太康乎蓋亦職思其所憂而思患豫防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有遠慮無近憂而休休然永獲其安可焉不然樂不可繼未見其可樂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小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僖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孔疏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爲唐之意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五

按序云刺晉僖公不知何據且云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於理不合與其奢也蓋僖不中禮未爲大害何故勸之娛樂得無啓其侈心乎

朱子曰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動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常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諷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

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爲此也 又曰唐風自是尙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大康

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 定宇陳氏曰始思其居則所居處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居之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遠而憂之深可見矣

安成劉氏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六

則能不遊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其實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豐城朱氏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

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爲則廩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閒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卻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爲美俗哉

正解通詩三章平看勿以末章總承各止四句是感時以爲樂下是相戒以節樂總以勤儉爲主而重職思二字上言歲晚務閒乃敢燕飲爲樂固勤儉也方宴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思遠之意亦勤儉也勤儉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唐風

七

字不可分屬此乃說詩者意當於講末補之勤儉正思中作用荒樂乃不思根由故分內分外處常處變但當以一思周通之瞿瞿矻矻休休正深思遠慮之極則也

山有樞句隔有榆句子有衣裳句弗曳弗婁句子有車馬句弗馳弗驅句宛其死矣句他人是愉句

興也樞莖也今刺榆也榆白粉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

毛傳樞莖也婁亦曳也 愉樂也

孔疏樞莖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 曳者衣裳

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爲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馳驅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故云婁亦曳也

按毛以首二句喻國君有貨財不能用是比不是興了 宛爲死貌非也宛是虛字猶忽然之意 鄭以愉爲愉尤鑿

東萊呂氏曰陸璣疏云樞其針刺如柝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說約榆之類凡十餘種樞爲刺榆則榆正總名也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六

木云榆白粉孫炎曰榆白者名粉粉亦榆之一種嚴緝曰漢文帝贊衣不曳地曳婁優游娛適之意孔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也廣韻注曰曳牽也又引也而字彙於婁亦云故朱子從毛傳曰婁亦曳

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隄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也

安成劉氏曰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

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爲樂之意而意則愈憂矣

說約大全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關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耳疏義亦曰此亦有字相呼爲興然照集傳三則字卽此詩直與到底與他處不同聚岡曰以山隕之所有興人不可不樂其所有語意方明六帖前篇以職業爲憂此篇以死亡爲憂故曰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生而遽以死爲憂其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之意其意豈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九

不愈憂乎說通曰蟋蟀之氣象固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類應如此吾亦知音德之不長也

副墨須知衣裳等物皆自勤儉中得來弗曳弗婁等亦只爲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

微言此只說及時爲樂非并職業都廢而一味爲樂也

集解此卽前章一輩人一時語一樣心事但各自一番話頭耳切忌作晉人曠達語

衍義注所謂及時亦如前篇所謂務閑之時非言生

前有事時而亦當爲樂也是愉非必真有是事

指南以山隕皆有所生興人不可不樂其所有中四句是言其有所不能樂末二句是言其不能長保其

樂也惟樂不可保於身后此所以當及時爲樂也

按朱子謂此詩答前篇之意只是就今我不樂二句

更說得詳盡耳至於職思無荒全不及之終覺味淡

朱子憂深語蹙是補足其意非深許之之詞

講人固不可過於樂而亦不可不及時爲樂今夫山

則有樞矣隕則有榆矣况子有衣裳可以彰身也而

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可以代勞也而弗馳弗驅則一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唐風

三

且宛然以死而衣裳車馬他人取之以爲己樂矣然則今日之樂惟恐其不盡也徒憂胡爲哉

山有栲

栲句

隕有杻

杻句

子有廷內

廷內句

弗洒弗埽

埽句

子

有鐘鼓

鐘鼓句

弗鼓弗考

考句

宛其死矣

宛句

他人是保

保句

保

興也栲山樛也似樛色小白葉差狹杻樛也葉似杏而尖白邑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毛傳栲山樛樛樛也 洒灑也考擊也 保安也

鄭箋保居也

孔疏栲山樛樛樛皆釋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樛樛名

櫟郭璞曰櫟似櫟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
樹俗語曰櫟櫟漆相似如一陸璣疏云山櫟與下
田櫟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
名此爲櫟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櫟者葉如櫟木皮厚
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櫟櫟許慎正以櫟讀爲稊今
人言櫟失其聲耳榘櫟也葉似杏而尖白皮正赤
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
藥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
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其汲山入或謂之牛筋或謂
之櫟材可爲弓弩幹也 酒謂以水濕地而埽之故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王

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
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 上云他人是愉謂得已
樂以爲樂此云他人是保謂得已之安以爲安故傳
訓保爲安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
傳以保爲居

說約祖魯詩世學云叶友了反似捷集傳卽欲驅
詩以就去九頗多事

詩存酒埽不止安居亦有延接燕飲之意

正解庭內爲樂之地鐘鼓爲樂之器酒埽庭內所以
延賓而燕飲以其樂也不止是安居意與小雅於粢

酒埽陳饋八簋同

講山則有櫟矣隰則有榘矣况子之有廷內可以陳
饋也而弗酒弗埽子有鐘鼓可以鳴豫也而弗鼓弗
考則一旦宛其死矣而廷內鐘鼓他人居有之以自
保矣今日樂之恐不及而憂何爲哉

山有漆漆韻 隰有栗栗韻 子有酒食何韻 何不日鼓瑟瑟韻
且以喜樂喜韻 且以永日日韻 宛其死矣宛韻 他人入室室韻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
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毛傳云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永引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王

孔疏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瑟
士無故不徹琴瑟 經云日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
言不離於其側 子既有酒食矣何不日日鼓瑟而
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已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
爲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
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
此同也

說約集傳人多憂數句坦叔頗駭之然亦不必拘或
只略去人多憂則覺日短二句但說飲食作樂以永
長此日亦自無不可也

正解子有酒食四句以酒食爲主下三句一連酒食鼓瑟不平蓋言有酒食何不及今無事時日相鼓瑟以享是酒食也何不二字貫下三句說要與上文八箇弗字例看勿作疑詞日字卽歲晚之日喜樂永日亦要連看二且字有味言所治事姑勿深思當乘時以爲樂也蓋來日苦短百年幾何而乾乾勞生歲不我與若飲食作樂則憂愁可忘庶以永長此日耳人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蓋居幽獨處殷殷慕遠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乾乾勞生則雖長而似短王非熊曰永日要看得明白蓋人多憂則汲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重

汲於職業惟恐日之不足而事之難辦似覺得日子短一般飲酒作樂則可以忘憂而不見日之短而可以永日矣更醒

講山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况子有酒食可以燕飲爲樂也何不日鼓瑟日以喜樂而洽燕笑之情且以永日而盡今日之歡乎則一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將取子之鼓瑟以樂子之飲食矣然則今日樂之恐不暇而憂何爲哉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小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孔疏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卽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卽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朱子曰此詩蓋亦答楚辭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按刺昭公不能自樂是何義理若照後詩將爲曲沃所并刺其不能享所有尙說得通而序云四鄰謀取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重

其國又說得寬泛豈四鄰謀取其國便以自樂爲善策乎

臺山謝氏曰始言他人是偷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東萊呂氏曰前漢地理志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衍義此詩恐過於勸儉而憂思之太甚故解之正勸其及時以爲樂也注曰憂愈深而意愈盛者蓋前以職業爲憂此以死亡爲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少解矣然方生而遽以死爲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

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意思豈不愈盛但此
意須於言外見之 三章俱重末句正是警省痛切
處前篇俱爲治生之言此篇激爲連生之言句句須
照前翻應然只說及時非并職業都廢而一味爲樂
也

按此詩朱傳謂答前篇之意答前篇何不答職思無
荒者當如何而但答其今我不樂二語而爲解憂之
言似無義味又將他人是愉作他人取之云云尤可
疑祖父所有貽之子孫一體相承古今通義豈身死
而子孫享其有便爲他人此與諺云不與兒孫作馬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五

牛何別乎詩人又豈爲無子孫者言之乎 蟋蟀之
詩序謂刺儉不中禮殊不合愚謂此詩作刺儉不中
禮文義頗叶蓋晉俗厚於蓄而膏於用故詩人刺之
猶今人指鄙吝爲看財奴之意備一說 又按答前
篇勸之爲樂以釋其憂只作燕樂一時之言非平居
以此存心亦無妨他人不必有所指只是自身不能
享之反語耳姑看爲是

揚之水

白石鑿鑿

素衣朱襦

從子于沃

沃

沃

沃

既見君子 云何不樂 樂韻
比也鑿鑿巖巖貌襦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

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

毛傳興也鑿鑿鮮明貌襦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沃曲沃也

鄭箋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興
者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 繡當
爲繡黼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繡黼爲領丹朱爲純也
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 君子謂桓叔
孔疏釋器云黼領謂之襦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襦領
是襦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
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 傳之所言郊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美

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
納納綃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爲綃
者以其黼之與繡其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
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其爲
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繡不得同處明知其繡字也
故破繡爲綃綃是綃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
曾詩以綃爲綃屬然則綃是綃綺別名於此綃上刺
爲黼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
之爲襦故爾雅繡領謂之襦襦爲領之別名也案此
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

作素衣朱綯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綯下章繡字亦破爲綯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綯禮記注從破引之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云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綯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績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卽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繡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翟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七

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箋以素衣朱襪之下卽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爲之也按鄭以揚之水白石鑿鑿喻桓叔除民所惡得以有禮義不如集傳以水喻晉石喻桓叔強弱相形味長詩記素衣祭之裏服以素絲爲之朱襪衣領以赤色爲之皆諸侯之服

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

朝服立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褊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爲衣是以絲爲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巖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於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廬陵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耳其民從而樂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七

廬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衰茶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爲足以失民心而委靡不振氣象奄奄日就危亡則人心亦因以離散而不可收拾也

副墨石生於水猶沃本於晉故以水弱而石強喻晉衰而沃盛

詩說素衣朱襪不過欲其爲諸侯之意不敢顯言故託爲欲奉此服耳既見二句擬議之詞預想見後情

事正思以成其纂晉之謀也但以見爲言者亦隱諱之意

衍義上二句喻晉衰沃盛中二句是欲從沃末二句是冀遂其情也素衣朱襪依大全孔氏作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以素絲爲之故曰素衣以丹朱純爲領上之緣而繡黼於其上故曰朱襪此二句是變服色自大夫爲諸侯如一旦以黃袍加身之意此二章傾晉意且莫露出只是欲歸沃而尊之爲諸侯也晉衰沃盛在氣勢上說若以土地言則未可盛衰之下篇碩大無朋且篤亦如此非已見只預道其情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无

正解從子于沃從子于鵠欲何爲者有密謀焉晉危矣哉末章意從此生

按既見與從字相承接衣往從既得見之則遂其願而樂是一氣說下期望之詞也

講國勢有盛衰則人情有向背如石本生於水也今悠揚之水其流緩弱而白石之在其中者鑿鑿其巉巖是則水不足恃而石可依矣彼素爲中衣丹朱純而繡黼領者吾將以此從子于沃焉苟既得見君子而服此服也則依歸之願遂矣云何而不樂哉

揚之水

句白石皓皓

素衣朱繡

從子于鵠

句

從子于鵠

句

既見君子

句云何其憂

句

比也朱繡即朱襪也鵠曲沃邑也

毛傳皓皓潔潔也繡黼也鵠曲沃邑也言無憂也

也

孔疏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

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

說約魯詩世學曰鵠沃中邑成師之宮也則不知何

據

正解樂者謂己可以依賴何憂謂己可以免禍

按憂與樂反遂其願則樂無不遂又何憂分外說免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无

禍覺添設

講彼悠揚之水其勢緩弱而白石則皓皓而崢嶸是

水不足恃而石可依矣彼素衣而朱繡之服吾將以

此從子於鵠焉苟既見君子而服此服也則依歸遂

矣云何其有憂哉

揚之水

句白石粼粼

句

我聞有命

句不敢以告人

句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

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李

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將施小惠以收眾情

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

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毛傳鄭淵清澈也 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按毛謂有命爲善政命非也善政命何不敢告人還主私謀說爲是鄭謂不敢告人而去尙未說到去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慶源輔氏曰民爲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唐風

三

微言有命不可明說傾晉事不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

正解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強益顯也命字只作謀字看蓋謀自上出謂之命也非命令之命命字諸說俱云不可明說出傾晉只隱隱然以興義起替言爲妙但玩晉世家自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兵攻之敗歸則桓叔之謀已著作傾晉之謀說無害嶧山云命字諸說欠明嚴氏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是矣更詳之不告人者恐其洩則事不成而叛晉從沃之願不遂也一說當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

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謂國中
有爲叛以應曲沃者聞已命其徒舉事禍將作矣此
微詞以洩其謀欲昭公聞言而恐懼早爲之備也我
聞有命者迫切之詞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深告昭
公也若真欲從沃則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洩漏
其事且自取敗也存之備參

按不敢告人自是祕謀作傾晉說無妨 告昭公是
華谷之說正解申明之非正意不可用

講夫既欲遂其願不可不密其謀彼悠揚之水而白
石則淵淵而著見焉是水益衰而石益顯矣故我聞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唐風

三

君子有命舉事是我歸依有地也則不敢以告人謀
密而成以遂我素衣朱襮之從可耶

揚之水三章一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小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鄭箋封沃者封叔父桓叔於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
孔疏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
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
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
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

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 封沃者使專有之別有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重

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朱子曰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說約按潘父既弑昭侯迎成師晉誅潘父逐成師而立昭侯之子是爲孝侯則當時云將叛而歸者亦潘父以下一二脅從亡賴之徒不必遂通國也觀其聞命而不敢告人亦可概見矣其后成師之子驪又弑孝侯國人立孝侯之子却是爲鄂侯驪子光立是爲

哀侯驪之子偁又弑哀侯及哀侯之子小子侯與哀侯之弟緡蓋三世而弑五君曲沃之罪真通於天而鄂侯之立亦自擁戴卽不附沃久而彌斷也曹氏曰自桓叔封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以其勢已成雖周天子且無如何焉何責於民矣

正解通詩三章總是國人鄙晉之衰喜沃之盛見人心有沃而無晉也首二章言沃強於晉而樂爲之臣末章言沃將傾晉而欲爲之隱當以從子爲主問命而隱根從字來惟欲從之切故必隱之深 作此詩者蓋曲沃之黨如鄭人歸段之類非舉國人也若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重

人皆叛則聞亦可告人而沃之伐晉不待武公之時矣

椒聊之實

蕃衍盈升

彼其之子

碩大無朋

椒聊且

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辭遠條長枝也

毛傳椒聊椒也 朋比也 條長也

鄭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採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眾多將日以盛也 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俊

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 椒之氣
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

孔疏釋木云椒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
爲檇陸璣疏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
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
香今成臯諸山閒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
少毒熱不中台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
香 言一揀之實者揀謂椒之房裏實者也釋木云
椒檇醜菜李巡曰檇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揀
揀實也郭璞曰茱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名爲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唐風

三

揀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揀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
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爲喻不言
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揀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裏之內
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揀滿升假多爲
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
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
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
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
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
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卽如敏言桓叔罪多

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

按鄭謂一揀之實實字若作椒房解則一房一椒如
何盈升當言椒實在樹采之盈升何必定言一揀也
揀當音掬爲是 朋訓比比如字讀不宜作黨比之
比讀去聲

李氏曰碩卽大也卽序所謂盛彊也錢氏曰木枝之
新長者曰條

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
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
序亦以爲沃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唐風

美

永嘉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其益盛也

纂序椒味辛而氣烈借比有意 首二句興三四二
句而末二句單歎椒條不補正意故屬比然前碩大
句說破則此下補說正意亦可與他不同

曹氏曰聊薄略也 詩說薄略之實而盈升喻曲沃
本微小而強盛

按聊只作語助作薄略看反多事

集解碩大句已明說正意則末二句只就椒條申歎
之不必再補更有餘味 二且字紆徐詠歎感慨最
深

衍義無朋言其無與爲偶也此句自己然看就今日之勢言末二句自未然看期後日之必大也蓋廣雷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桓叔爲晉君之別支今其子孫眾多方興未艾故不勝歎羨而以遠條爲言夫沃有遠條而晉之本實先撥自可想也

正解以物之蕃興國之盛下遂以所興之物點出遠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益盛也薛方山云碩大就威靈氣勢上說見非晉所制意末二句的作後日將來說或欲作推其由來之遠者說則此是喻沃之所以盛言椒之盛者以其枝之遠也沃之盛者以其所積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黍

非一日也此說恐非集傳歎之意且沃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來之盛蓋不爲無謂也此方山之說亦有見指南此用蕃盛之意爲興采意輕碩大無朋言其威靈氣燄之無比也泛說不必云晉不能比講天下勢而已矣勢之所趨有不可量焉者彼椒之生也其實蕃盛則采之也盈升矣况彼其之子其威靈氣勢則碩大而無與之朋矣且是椒聊且蓋遠條且枝葉益遠則其實益蕃固不但盈升而已然則之子之碩大今固盛矣觀其將來日益昌盛不猶是耶

椒聊之實句蕃衍盈匊句彼其之子句實大且篤句
椒聊且句遠條且句
聊句 條訓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毛傳兩手曰匊 篤厚也 言聲之遠聞也

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爲匊兩匊爲升先日升後日匊互相備而已

說約按陸農師云兩匊爲升然呂氏云二升爲匊廣雅又云一升爲匊未知孰是 呂記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特精

正解碩大與蕃字一意只就人心氣勢上說篤是盤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黍

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朋且篤便是遠條之勢既曰蕃衍盈升又曰遠條且見今日之沃已盛而他日之沃更不可言也其後果以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緡而代晉遠條之言驗矣

按古所謂升只今一酒杯耳匊則兩手所捧較升爲多范說近是

講椒聊之實則其采之也盈匊矣况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蓋深厚鞏固矣且是椒聊且蓋遠條且條益遠而實益蕃將不止盈匊也然則之子將來氣勢日盛不猶是耶

椒聊二章章六句

小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朱子曰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慶源輔氏曰楊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易取焉夫民因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繫上之人如何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唐風

无

民上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於自治也

正解通詩一章一意每章上四句以椒之蕃衍興沃之盛大末二句以椒之遠條益蕃比沃之將來益盛也總是誇美之意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過頌公樂成前詩自是一種共謀之人

綱繆東新句

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

見此良人

與也綱繆猶繆繆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

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

毛傳綱繆猶繆繆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良人美室也

鄭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早

此良人何

按此詩毛鄭之說大異毛以三星為參鄭以三星為心毛以三星在天為嫁娶之時宜見此良人而不得見故云如此良人何鄭以三星在天為已過嫁娶之時而得良人成婚禮則非其時而不合禮二說皆曲折費解總泥於序中不得其時而云然也以良人為美室指女說非良人常解

廬陵羅氏曰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

安成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

辰月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按心三星相聯鼎立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辭曰方網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婚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嘉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聖

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於不能自勝也謂網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禮而爲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說約天與人叶可與黍離一例 纂序與四句止末二句另轉 通章皆婦語夫之詞注既又自謂曰只爲分疏子兮作一頭緒其實宜渾融之但於口氣中作一轉折可也

通解子兮指自己言故曰自慶奈此良人何猶唐詩所云東方未明奈樂何也

副墨何夕寓過時意注忽見二字從何字想出來有

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意

詩說如此良人何言如何不負佳期之意喜甚而口不能言耳

衍義二句分上興其得見於天下喜不自勝之詞興意以偶然而見興所幸而見蓋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託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爲興也今夕何夕言是何等日子而得見良人也不可作不知其時說子兮二句須在慶幸得遇上發意蓋此爲失時而后遂願喜不自勝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有心欲達而口不能自喻情欲盡而言不能自盡意 紀緒云薪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聖

析而散於地必有以網繆之乃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名亦必有以網繆之乃合而成婚故借以起興按昏夜非束薪芻之時則此說是也從來無人論到此都是賦其事以起興 按昏夜非束薪之時固是而以合束興合婚亦大認真只作託言爲安指南或以如何刑于或以如何宜家又或以我何德以當此皆不見慶幸不可從

講婚姻以時失其時而後得遂固不若安常之順而其慶幸乃更深今觀其婦語夫曰吾方網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况今夕果何

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乃獲遂有家之願乎子兮
子兮此之有家誠望外也惟今之夕其如此良人何
而情始有以自盡也哉

綢繆束芻句 三星在隅句 今夕何夕句 見此邂逅句
韻子兮子兮句 如此邂逅句 返韻

興也隅東南隅也皆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
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辭也

毛傳隅東南隅也

說約芻叶音帚莠草又刈草也說文包束草之形隅

叶音隅 名物疏云爾雅杆謂之芻祭統士執芻注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唐風

聖

葉也 纂序芻偶本叶以遞從之可似不必通用反
叶

詩記陸汝明曰誠不意昔之想念何幸有一旦之躬
逢又不知今夕之相逢將何以盡兩情之深慶故曰
如此邂逅何

衍義婚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
而會者然 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夜分而正南此
以夜之淺深爲序 邂逅夫婦相遇也子兮子兮夫
婦相謂

按在天在隅在戶以一夜內言鄭謂四月之末誤也

今夕何夕三章總是一夕

講再觀其夫婦相語曰吾方綢繆以束芻也而仰見
三星之在隅則夜久矣况今夕不知其爲何夕也而
忽見邂逅之在此乃室家其遂乎子兮子兮此室家
之遂誠望外也其如此邂逅何而後有以共盡其情
哉

綢繆束楚句 三星在戶句 今夕何夕句 見此祭者句
韻子兮子兮句 如此祭者何句 者韻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祭
美也此爲夫婦相語之辭也或曰女三爲祭一妻二妾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一

國風唐風

聖

孔疏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王女三爲祭祭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
祭者眾女之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婦大夫
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

三山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祭而又曰祭美物是
言美女也

說約者魯詩世學諸與切

指南此之子字則夫自子也如此祭者何真有式飲
式食未足以致我之怨懣式歌且舞未足以罄我之
情好者子兮子兮其將奈此祭者何哉

按祭只是美謂女也不拘三女爲祭之說

講又觀其夫語婦曰吾方綢繆以東楚也而仰見三星之在戶者夜分矣况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祭者之在此乃獲遂有室之願乎子兮子兮此之有室誠望外也其如此祭者何而後有以盡其情也哉
綢繆三章章六句

小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鄭箋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朱子曰此但爲婚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唐風

聖

按鄭孔說星爲心星又云失仲春之月皆是但此詩

失期不遠而卽得成婚鄭謂四月之六月則非也

三山李氏曰淫佚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尙儉婚

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衍義三章無分首是婦語夫次是夫婦相語末是夫

語婦全要摹寫他喜幸意詩柄敘者乃詩人敘述之

也須以詩人口氣敘夫婦之言方得旨

指南勿以注於四句下講斷另起不是口脂 鍾伯

敬曰男女正婚姻時則女子知懼如標梅野屬之詩

是也至時遇以遂其願爲喜如束薪之詩是也皆不

失爲盛世民情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唐風

吳

詩經詳說卷三十二終

詩經詳說卷二十三

唐風

牟陽再觀祖輯撰

有杜之杜杜句其葉漙漙漙句獨行踽踽踽句豈無他人豈句不如我同父同父句嗟行之人嗟句胡不比焉比句人無兄弟人句胡不飲焉飲句

興也杜特也杜赤棠也漙漙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飲助也毛傳杜特貌杜赤棠也漙漙枝葉相比也踽踽無所親也飲助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國風唐風

一

鄭箋言昭公違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飲而助之

孔疏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飲

為助也

按毛鄭以昭公疏違宗族為說漙漙本是盛貌而改以為稀疎豈非杜撰以獨行屬昭公以嗟行之人為所與行政令之人指卿大夫只是指定昭公曲為之說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言杜然之杜其葉猶漙漙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國風唐風

二

說通豈無他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疎薄恐礙下文胡不比焉胡不飲焉辭旨重複告哀之辭也

說約此反興也至第三句止以兩句興一句又一體也杜字照獨字似正而漙漙照踽踽則反故注以猶字則字別之然豈無以下另轉

詩逆豈無他人二句正解所以獨行之故不然行道有人何以便云獨行踽踽耶

詩說既曰不如同父而又云胡不比飲無聊極矣所以為自傷也

衍義此以特生之木若甚茂而獨行之人則無與人
不如物爲興也踽踽就情義上說此只是孤特豈無
二句正反上意而原其所以爲孤特也蓋兄弟情厚
而義重必相親助在他人情疎義薄則不相親助是
以不免於踽踽也此無見親中便寓有無見助意比
依俱反上踽踽意信如此則分非兄弟而情如兄弟
庶不至於踽踽矣我之致望於人如此不知果有比
我依我者乎

正解行道之人而何以云獨行踽踽下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正解得獨行二字卽下云人無兄弟也因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三

遂以獨行而告哀求庇非以他人與同父深較厚薄
若有較量便非求人語踽踽憂就情不相關義不
相屬說非形影孤單之謂也豈無二句正反上意而
原其所以爲孤特非不足他人意嗟行一句依注提
起比依俱反上踽踽意比以情之眷戀言依以事之
相扶持言不如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
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
義望之正所以爲自傷也既曰不如我同父同姓而
又求助焉無聊極矣胡不二字分明是歎恨之辭不
必作求助於人看

按獨行句與滑滑反是此詩著重處豈無二句足獨
行句下因言其獨行宜爲人所憐而又指出無兄弟
以見人不可不憐也文義轉折可玩

講兄弟天倫之至樂也何以有不然耶彼杕然特生
之杜其葉猶滑滑然而依附之盛矣况我一身獨行
乃踽踽然無所親厚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
可與同行者哉特以不如我同父原一本而生更爲
親厚是以不免踽踽耳嗟此行路之人胡不憫而相
親焉人無兄弟此情最苦也胡不憐而見助焉則不
同父而有如同父使我雖孤特而猶有所賴哉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四

有杕之杜句其葉菁菁句獨行畏畏句豈無他人句
不如我同姓句嗟行之人句胡不比焉句人無兄弟句
胡不依焉句依韻

興也菁菁亦盛貌菁菁無所依貌

毛傳菁菁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孔疏菁菁踽踽皆與獨行其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
親暱之貌上言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
同父故云同姓爲同祖也

華谷嚴氏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六帖詩有二章以後後半截與首章辭句相同者然

多在轉韻之後如將仲子兮溱與洧有林之杜之類是也不然則每章一韻者如綢繆碩鼠之類是也有首章不轉韻次章以後用其語而仍復轉韻者此篇及采芣之篇是也 說約按言此者文定蓋以首章杜潛蹯父比飲爲一韻也麟初意又疑比飲二句自爲一韻如椒聊之辭

講有秋之杜其葉猶菁菁然而依附之盛矣况我今一身獨行乃覺賈然無所親厚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也哉不如我同姓爲天性之自然也嗟哉行路之人胡不相比輔焉人而無兄弟矣胡不相仗助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五

焉則不同姓而如同姓使我雖孤特而猶有所賴哉 秋杜二章章九句

小序秋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朱子曰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辭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按爲曲沃所并詩中未有此意只要指定昭公故作此說耳

衍義二章一意俱五句分上是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於人也詩柄已盡括此章之意

羔裘豹祛祛句自我人居居居句豈無他人他人句維子之故維子之故句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祛也居居未詳

毛傳祛祛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鄭箋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 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孔疏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六

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爲袂故以爲祛祛也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 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

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說約此詩集傳既無定說則必以古注爲主通解引朱子內注云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是羔裘豹飾之人理亦從刺無美之意也且居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七

居究究主於非美則豈無處方可作轉一順卽無力耳嚴曰自從也舊以爲用今不從末二句較之北風攜手碩鼠樂國亦信此風猶爲厚也集傳祛居故三字各爲二反以故叶攻乎似捷然祛叶起據以就故字遵大路已見之矣且居叶斤御則似倨傲之倨更與注疏理合毛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意鄭曰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疾苦俱似說他倨傲自訓從者猶俗云從我面上如此也

正解兩我人卽服羔裘者居居災之耿光也究究聆其言論也上下俱用我人維子兩相叶應實有

私愛之情如緇衣是也一說居居是我所依賴以安

居也究究謂我所恃以究察其疾苦者也時文多用此意諸家多云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恤其民說毛傳以居居爲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當是米鹽瑣屑不能寬大之意則責數大夫甚矣說詩不妨含蓄箋曰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往歸者乎末二句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諸說不一然朱子猶不敢強解亦傳疑可耳薛方山依小序說

按我人猶言我等眾人也自訓從卽在字意謂在我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八

等眾人面前居居也居當作倨字看

講在上者能恤民則下民賴之今羔羊爲裘而豹飾其祛者乃從我眾人上居居然倨傲而無相親之意當此之時非無他人可以往歸維以子之故舊不忍去耳子曷反其居居者而使我得安居也可乎

羔裘豹裘句自我人究究句豈無他人句維子之好

好韻

賦也裘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毛傳裘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

鄭箋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

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孔疏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說約嚴緝究猶察察也 六帖當是米鹽瑣屑不能寬大之意

指南好卽是心相好意

講彼羔裘而豹襲服之者乃從我眾人上究究然苛察當此之時豈無他人可往也哉維子舊好而不忍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九

去耳子曷反其究究者而爲我究疾苦也可乎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小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此意

按朱子云不知所謂是未信小序然無可解故權依序說

衍義此詩據疏義以爲疑喜其大夫之辭說各二句分上是指其人而致相從之意下是原其所以從之意也居居近其德輝也究究察其言論也或依小序

作刺在位不恤民說亦可

集解朱子舊注亦以此詩爲不恤其民則斷當從刺非美大夫之詩

正解一說以爲當作晉人重去晉之辭晉自曲沃強盛民皆屢敗屢起而不忍忘晉也他人指曲沃也言羔裘於我居居覆庇究究疾苦非一日矣非無他人強大之可依但舊好情深自有不忍者在耳此說亦通

肅肅鵲羽羽韻集于苞栩栩韻王事靡盬句不能蓺稷黍黍韻

父母何怙怙韻悠悠蒼天句曷其有所所韻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十

比也肅肅羽聲鵲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爲阜斗穀可以染阜者是也鹽不攻緻也蓺樹怙恃也

毛傳肅肅鵲羽聲也集止苞覆栩杼也鵲之性不樹止 鹽不攻緻也怙恃也

鄭箋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鵲之樹止然覆者根相迫迨相致也 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 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孔疏言肅肅之爲聲者是鵲鳥之羽飛而集於苞栩

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之事然攜之性不樹止今乃集於苞栩之上極爲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爲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爲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藝黍稷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爲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 苞稭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稭郭璞曰今人呼物叢者爲稭箋云稭者根相迫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士

迨相綴貌亦謂叢生也栩枿釋木文郭璞曰枿樹也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枿或謂之爲枿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枿汁謂櫟爲枿五方通語也鴉鳥連蹏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 鹽爲鹽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鹽穀之飛亦爲鹽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鹽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鹽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鹽是鹽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鹽不攻緻四牡傳云鹽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綴皆作致夢莪云無

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

大全本草注曰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爲阜斗櫟櫟皆有斗 爾雅曰櫟其實棗釋曰棗盛實之房也其實櫟也有棗櫟自裏枿櫟也枿也枿也皆櫟之通名櫟斗子煮食可止飢穀堪染阜

三山李氏曰王事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按鹽不攻緻攻字即工字非用力字孔謂四牡傳云不堅固其義同則不攻緻只是言不工巧不密緻也靡字亦照四牡章作不可字看甚明怙恃也照下章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士

食嘗則是恃以爲養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鴉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讎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藉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說約此詩諸家解者皆非蓋直過信集傳而不得耕田句一而字遂謂比意呼應直至父母何怙而止而不知其實誤也六義有比皆與下文不相照應但寓正指於寄託之中以後另自起論如此詩起云肅肅然之鵠羽而乃集于苞栩正是說不便勞苦之人而乃人從征役不煩便舉者也下卻另言因此遂致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但取承上而不取應上故判首二句爲比如六帖說正是興矣而又曰似與非興謂之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唐風

三

明比豈其然乎通解云此比頭而不比尾又是一例更爲可笑今願說者但於比意先從集解久從征役讀佳不一氣滾到不得耕田云云則思已過半無他法也

華谷嚴氏曰王事者諸侯爲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

詩記不敢直怨其上故呼天而訴之曷其有所言征役正未有息不知何時得遂養親之志也

正解凡詩比題正意未嘗言出惟此篇以鵠羽二句比下三句末二句另言此又是一體然只比頭不比

尾只比不便勞苦一句蓋以違物之性明比違民之情矣比體之似興者但不便勞苦一句未曾露出故屬比耳何怙下入失所意故下云得所便有怙矣有所言歸而獲其所得耕田以供子職也別處王事在供臣職奮忠義上說此只惜王事作箇話頭言我獨以王事之故不及顧其家而稼穡之不務卽救水之無出使父母將何所恃哉卽此便是失所故下以曷其有所接之實有冀望其盡之辭非但呼天而訴也

講養親者人子之至情何以莫我念也彼鵠之性本

詩經詳說

卷十三

國風唐風

古

不木止也今肅肅之鵠羽乃集于苞栩之上則不安甚矣我是以因此王事不可以不堅之故遂致不得耕田而蔬稷黍以供子職則我父母亦何所怙也悠悠蒼天以愛民爲德也果何時使我釋此王事以耕田養親而得其所也乎

肅肅鵠羽其聲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何食父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極言比也極已也

詩記古者歲用民力不過三日今久役如此何時有止日也皆歎想養親之意

衍義何食是爲王事之未已也有極謂征役已則得耕田以供子職而父母得有食矣

講肅肅鵲集于苞棘則不安其性矣是以因王事靡盬之故不能耘耔稷以供子職則我父母以何食也悠悠蒼天果何時而使我勞役之有已以歸而耕田養親乎

肅肅鵲行句韻集于苞桑句韻王事靡盬句韻不能耘耔梁

梁韻父母何當句韻悠悠蒼天句韻曷其有常句韻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梁粟類也有數色當食也常復其常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圭

毛傳行勗也

孔疏以爲勗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按當以鵲之行爲安

大全本草曰稻米有粳米即人常所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 凡云梁米皆是粟類青梁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蘊於白梁

華陽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說約說文曰鵲性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

衍義何當是爲子道之失其常也使得耕田養親則

復子職之常而父母得有養矣須如此照應說

講肅肅鵲行集于苞桑則不安其性矣是以因王事靡盬之故不能耘耔稷則我父母亦何所嘗也悠悠蒼天果何時使我得休息以復其耕田養親之常乎是所望於體吾情而恤之者矣

鵲羽三章章七句

小序鵲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鄭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孔疏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圭

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

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

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

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

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

陘庭南鄆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

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

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則小子侯之後

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

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繕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朱子曰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按序言五世大亂不定爲昭公時詩

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

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爲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爲言雖皆怨者之辭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國風唐風

七

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衍義三章一意各五句分上託物而喻其失所下呼

天而望其得所也重不得養父母上

豈曰無衣七兮

七韻

不如子之衣

讀

安且吉兮

吉韻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天子也

毛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諸侯不命於天子

則不成爲君

鄭箋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

武公初并晉國心不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孔疏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 晉

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

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裳春官巾車云金路

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

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國風唐風

末

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

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

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 諸侯者

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

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衣也 武公以孽奪宗故心

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

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

意美之耳

臨川王氏曰周禮司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卽典命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爲節也東萊呂氏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卽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以爲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爲繡鷩音鼈輯錄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國風唐風

尤

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慶源輔氏曰安謂不捏杌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而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 請命於天子而敢自

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

華谷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 豈曰無衣如五代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有要君之意通解武公并晉傳至文公始伯厲公後國衰又六傳爲韓魏趙三大夫分其地王氏應麟曰有曲沃之命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國風唐風

干

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詩記突下豈曰二字便可想見其倨傲之象

集解子者爾汝之稱稱王爲子亦見倨慢

正解玩豈曰無三字何等跋扈陽以虛名尊之而實不必用其命周已無奈武公何矣安吉煥三字意義各異嶧山云俱承天子之命來已有所受自無愧作之容故安人不敢議自無征討之及故吉使命不出於天子必有外患便危而不安必有後患便凶而不吉矣煥者暖也久也凡衣初服不能卽暖服久則暖惟命出於天子則無更易之患故以煥言確齋云安

者位之安定也安定則尊榮而吉久長而煥矣蓋武
公負簋逆之罪人人得而討之是危殆而不安也是
凶禍而不吉也是將更易而不久也惟天子命之則
諸侯不得以討賊爲名得王靈以定晉而有以免危
殆之虞何其安也沐九重之殊恩而有以享尊榮之
盛何其吉也一定其位終身不改逆取順守保無後
憂何其煥也此說吉安字與前說不同俱可玩按
從前段以衣言爲是

講我周開國以來封土列爵皆王主之故我今日有
晉地矣豈曰無是諸侯七章之衣乎但亦以出之於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三

子則人心驚服而我無震疑不如子之衣爲安且吉
兮此所以必請命耳

豈曰無衣六兮

六句

不如子之衣

請

安且煥兮

煥句

六句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
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煥煥也言
其可以久也

毛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

鄭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
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孔疏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官室

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

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

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

同也則其服亦纓冕矣三公既纓冕則孤卿服纓冕

大夫服立冕則司服注云纓冕衣一章裳二章立冕

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纓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

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

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

命數也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

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亦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三

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已若得六章
之衣猶勝不也

臨川王氏曰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

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說約按荊公此言嗣宗

以爲未詳所出恐是臆說或只變文協韻如展馬五

之六之之例而不必有其理但彼增此減則各有義

存耳

藍田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

正解煥字妙甚不惟久假不歸且居之不疑矣

集解集注變七言六之說本鄭箋也然天子之卿六

命衣服無以六爲節之制故詩緝止以爲變文成章也

謹晉國既歸我矣豈曰無是六章之衣兮但以出之於子則人心鎮服而我可承保不如子之衣爲安且燠兮此所以必請耳

無衣二章章三句

小序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孔疏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三

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四

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卽虢公常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齋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公奉使適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

若當時以命賜之卽命晉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朱子曰序以史記爲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尙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賊餌貪吏一救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誣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

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按序本言刺而疏言美只當作刺此必非武公作亦非武公之大夫作當是詩人推其意而爲之言以寓非刺之意

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其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垂

於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却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人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喪也

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爲諸侯五失也以是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爲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咺來歸賂魯桓公以弟弑兄及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美

沒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爲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爲侯鳴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春秋而作也然以僖王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迷失幾者信矣正解通詩二章總是原其所以請命之意無非欲假王命以服人而倨傲無禮之態自見此乃自述非詩人述之也要知賂王請命分明要之以不得不從之勢耳故辭氣之間隱然有不逼請之意此春秋所以繼詩亡也

按朱子云述其請命之意意字不可忽蓋其請命之意是要如此非其辭真如此也稱天子爲子武公雖跋扈必無是理

有扶之杜

句

生于道左

左韻

彼君子兮

句

噬肯適我

我韻

中心好之

好韻

中心好之

好韻

曷飲食之

食韻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辭曷何也

毛傳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鄭箋肯可適之也

按朱傳休息之說本於毛

鄭以特生之杜喻武公

不能求賢出於附會此詩分明是好賢如何反謂不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毛

能求賢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扶然之杜生于道

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

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

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

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說約魯詩世學云好叶何計切稍近 纂序按好無

反呼或以兩之叶又兩章皆月韻也

副墨噬肯適我亦驚疑顧慮之辭不必死說是不肯

衍義此章重不足以致賢意末養賢正承好賢意說

來不可對待說寡弱以勢言不足恃賴不能恃之以行道也注不已是不可以遏止意曷飲食之有思慮多方必求得飲食之意若徒作飲食而無由則無倦倦屬望意矣

正解扶杜孤子之物道左則僻道周則迂喻力薄位卑不能恃以行道也彼君子二句是測度賢者之心恐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樂就也中心好之承上來雖無致賢之勢而有好賢之心飲之食之正是其中心好處曷字有思慮多方必求如願之意蓋自恐不足以致則凡可以致之者無不極其情也 寡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美

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

指南注不足休息就扶杜言非就道左言也

按朱傳寡弱云云原無所指據文義看得是如此耳

不必過泥朱子不欲作晉武公說故如此看

講行道貴有其資賢者擇地而就彼扶然特生之杜

生於行道之左則若無蔭庇可爲人之休息矣是則

彼君子兮雖志在用世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我中

心好之實不能已果何由得而飲食之以慰我愛慕

之誠乎

有扶之杜

句

生于道周

周韻

彼君子兮

句

噬肯來遊

句

句

韻遊
中心好之好韻 曷飲食之食韻

比也周曲也

毛傳周曲也 遊觀也

孔疏言道周遊之故爲曲也

詩記遊與適不同適者偶爾託足遊則盤桓其地也
講有杖之杜生于行道之周則不足爲人蔭息矣是
則彼君子兮噓肯俛而來遊乎然我中心好之實不
能已曷得而飲食之以慰我之思乎所爲觀杖杜而
自傷也已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无

小序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焉

朱子曰此序全非詩意

按因上武公請命遂以此爲刺武公詩毛鄭說詩往
往如此詩語明是好賢硬派定武公不求賢大費講
解又武公奪國必知收攬人心如何見得不求賢
慶源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
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
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
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易患於寡弱哉

正解通詩二章一意各上四句言己之勢不足以致

賢下言己之心實切於好賢當以中心好之句爲主
此人好賢人字明是眾辭然寡弱字於常人不切大
抵作晉之在位者爲是注恐字要玩味是言寡弱不
足以來天下士意 雖各四句分切不可以上爲致
賢下爲養賢 崧山云此人好賢只泛說勿就君言
寡弱者無爵以貴人無祿以富人也微苾云此所謂
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讀之者可以想見切至之
情此亦一見然時尚俱照有國者說

葛生蒙楚句 蔽蔓于野句 予美亡此句 誰與獨處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无

興也蔽草名似梧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
夫也

毛傳葛生延而蒙楚蔽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於他
家

鄭箋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
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
無於此

孔疏此二句互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蔽亦生蔽言蔓
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蔽亦蒙蔽言于野則葛亦當言
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蔽亦生於此延

變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於夫家
既外成於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
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 陸玑疏云蔽似枯樓
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莫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
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
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
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蔽之生依於地與婦人從夫
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三

說約此反興也誰與獨處似二字成句然作一氣下
二章同纂序此句若順文淺顯須云誰與其處既獨
處矣而曰誰與其字意在與字內猶云今予美亡此
還有那箇同我獨處者乎句法拗古可思特甚
衍義以物有所依與人無所依誰字獨字緊相應看
言誰與相依惟已獨處而已須如此轉折方可
正解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
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冠婚媾
按誰與獨處鄭孔截講今作倒說謂獨處而誰與似
爽 予美亡此句亦古不僅誰與獨處爲可思也

無於此猶云不在此

講役而得歸則離而可合今何不然耶彼葛之生也
則蒙于楚蔽之生也則蔓于野是物各有所依託矣
况予之所美乃依託以終身者今不在此則我惟獨
處久矣更有誰與我獨處者乎其將何以爲情耶
葛生蒙棘 蔽蔓于域 予美亡此 誰與獨息
棘句 域句 予美亡此句 誰與獨息句

興也域壁域也息止也

毛傳域營域也息止也
衍義紀緒云言壁域則即此葛生之地誓有永畢之
志矣婦人悽愴之情隱然聲口聞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三

講葛之生也則蒙于棘蔽之生也則蔓于域是物皆
有所託矣况予之所美亡此更有誰與我獨息者乎
角枕粲兮 錦衾爛兮 予美亡此 誰與獨旦
角枕粲兮句 錦衾爛兮句 予美亡此句 誰與獨旦句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毛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敝枕簟衾席鞫而藏
之

鄭箋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
事

按枕衾以常用者言毛鄭泥夫不在敝枕衾而藏之

遂以爲齊祭方用穿鑿之極不知婦人於夫不在時便當袒臥乎旦作潔明尤鑿

詩記角枕錦衾似富貴家婦枕衾衾爛蓋新昏未久者也

指南鍾伯敬曰枕衾衾爛現前光景說出尤是難堪衍義上二章是託物而起興此則感物而致思也枕衾乃與予美而同枕其衾者今日獨處至旦則衾爛猶新而予美非故有不勝悲慘處角枕錦衾則卿大夫之室矣獨旦承上獨處獨息來蓋繁華中之寂寞無不可受寂寞中之繁華最不易堪也衾枕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一

將旦方見其然故又言誰與獨旦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即獨旦之意又詩云歡娛嫌夜短寂寞歎更長亦同

按獨旦謂自夜之旦也衾枕非旦所用旦方睹之而感歎耳角枕是枕之四角整齊者

講夫我之獨處而息也但見有角枕焉則衾兮而鮮明有錦衾焉則爛兮而華美而予之所美者不在此更有誰與我獨旦者乎撫此衾枕感歎繫之矣

夏之日

句冬之夜

句百歲之後

句歸于其居

句

賦也夏曰永冬夜永居墳墓也

毛傳夏曰冬夜言長也

鄭箋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夏曰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爲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南軒張氏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於居而已其亦傷之至也副墨夏非但思於日冬非但思於夜於夏言日於冬言夜者蓋夏日最永冬夜最長則益難消遣耳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一

存旨只言夏曰冬夜而不露思字婉惻可思衍義此下二章各上二句言相思之切於時也下二句言相從之期於後也總見其思之深而無二心處日夜緊頂獨旦字來百歲緊頂日夜字來然非空空說箇日夜蓋思於日夜俱永也又非夏但思於日冬但思於夜也但日因夏而永則日之思比夜之數爲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爲多人情獨處憂思則四時皆切而惟夏曰冬夜爲難遣然總晝夜而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其斷之百歲之後者言生或終難相見死則定當相從正見其專一之思而

無異志也自誓雖堅亦要得他惟恐不及見之意
獨處之苦日日皆夏獨旦之苦夜夜皆冬予美亦共
此日其此夜其如無冬無夏何百歲之後萬古此日
夜萬古此夫婦正見從一之義慷慨百歲居室不是
絕望於生前正是深望其歸而爲是不得已之辭也
正解此詩曲盡閨怨錦衾角枕抱之獨旦夏日冬夜
岑寂無聊遊子不歸空房難守忽忽百年總成虛度
情深恨極如何可言思到生離死合皆因久出不歸
來

講且我獨居既久歲時備歷夏之日邪冬之夜邪憂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五

思之情不與俱永邪然而君子之歸無期終不可得
而見也要以惟百歲之後同歸於其居生則離而死
可會耳其將奈之何哉

冬之夜

句

夏之日

句

百歲之後

句

歸于其室

室韻

賦也室墳也

毛傳室猶居也

鄭箋室猶塚壙

按居室本是生之所處因百歲之後故以冢墓爲解
講冬之夜邪夏之日邪憂思之切不且與之俱長邪
然而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也要亦惟百歲之

後同歸於其室契闊之約以死申焉耳其將奈之何
哉

葛生五章章四句

小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鄭箋喪喪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
怨思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慶源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
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
也若是詩可以當之矣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五

正解通詩總是一箇思念之情歎其相離於今而期
以相從乎後此婦人發乎情止乎禮義處前三章感
物而歎其身無所依見思之功後二章感時而決其
心無所異見思之專前重予美亡此後重歸于其室
總因久役而不得歸上來而後二章即承上三章意
說

指南按春秋晉伐驪戎晉作三軍以滅耿滅霍滅魏
晉侯令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晉師滅下陽冬滅
虢執虞公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經傳者如此是
好戰之實也序云此獻公好攻戰未爲無據夫毒民

於鋒鏑至室家不相保得勿起怨歎而傷天地之和乎讀葛生之詩者可思矣

抄獻公之好戰自是實事但此詩未必是獻公時他公豈無攻戰邪終是附會 此詩較他思夫之詩更說得淒慘似是夫久不歸微有凶問而爲此詩故不避死亡等語

采芣采芣句首陽之巔句人之爲言句苟亦無信句
舍旃舍旃句苟亦無然句人之爲言句胡得焉句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毛

毛傳芣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芣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 苟誠也 鄭箋采芣者言采芣之人眾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芣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芣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與者喻事有似而非 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 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

孔疏毛以爲言人采芣采芣於何處采之於首陽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芣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僻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答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僞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僞言則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毛

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僞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僞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鄭以采芣采芣者皆言我采此芣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芣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言而輒信之乎下六句惟以苟爲且餘同 芣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芣者取草而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爲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

喻無微謂言無微驗幽隱辟例非顯見之處故以喻
小人言無微驗也

按毛鄭以采芣喻細事以首陽之巔喻幽辟以人之
爲言是稱薦舍旃是貶退俱看得過深於詩段落不
合蓋詩本以上四句爲一截下四句爲一截也

大全埤雅云芣卽今甘草喜生下澤 一統志云首

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三十里正是晉地

三山李氏曰亦名雷首山

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爲山名陽爲山之南春秋傳
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國風唐風

芣

則似首陽二字同爲山名論語集注亦嘗指首陽爲
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自山南而言則又獨
得首陽之稱乎

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芣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爲
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
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
興也下章倣此

廬陵彭氏曰或云人之爲言不可遽信則固當舍置
然舍之而不究其實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
必究其有無之實則爲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

東萊呂氏曰采芣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
與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
者能之

六帖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俱不欲斥其事姑指一
物言之人之爲言上不必補出正意緊承采芣說去
但又不必說采芣凡託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
彼卽言此也

說約未可遽以爲信就人言言之也無遽以爲然就
聽言言之也亦在四句截住方不重疊 未可遽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國風唐風

芣

爲信言其言之不足信也只看未可二字賦采芣者
本不爲采芣故又屬比也 未可論理無遽論事故
當有別 胡得焉集注曰造言者無所得是有力語

簞序按注子欲采芣於首陽之巔乎似卽讒人謂
首陽有芣並聽他言之意一裹在內故下直接云人
之爲是言以告子者若論本文只作讒言者告說采
芣采芣在首陽之巔合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四句俱
就讒言說下四句方在聽者說兩截更清
詩存苟亦無信只泛論人言不足信至下苟亦無然
方著聽讒者身上看語意兩層不得蒙混

詩說刺意全在苟亦二字見譏言誘人雖甚可聽獨不思一察情理乎語甚冷婉 胡得焉是我使彼不得行其言不重譏人自止

衍義徐察審聽在無信無然裏來非無然之後又徐察審聽也未要見他不能然方得此意

按苟字毛訓誠鄭訓且訓誠者優苟亦無信語氣承上謂采苓首陽之言誠亦不足信也苟亦無然語氣趨下謂諷亦不以爲然不信其說則人之爲言不能行何所得焉

講天下之害莫過譏言而由於人輕聽之彼苓生於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一

隰首陽非其地也今采苓采苓於首陽之巖彼人之爲是言以告者乃變亂是非以惑人聰明本未可遽以爲信也子且姑舍之姑舍之而勿遽以爲然以徐察而審聽之則事理是非昭然難掩人之造言者胡得以售其奸哉而何子之不能也

采苓采苓

苦句

首陽之下

下句

人之爲言

句

苟亦無與

舍旃舍旃

苦句

苟亦無然

然句

人之爲言

句

胡得焉

韻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毛傳苦苦菜也 無與勿用也

孔疏此茶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

而美所謂薑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講采苦采苦在於首陽山之下彼人之爲是言以告

者未可遽以許也子且姑舍之姑舍之而無遽以爲

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而譏不可止哉何子之不能也

采苓采苓

苦句

首陽之東

東句

人之爲言

句

苟亦無從

舍旃舍旃

苦句

苟亦無然

然句

人之爲言

句

胡得焉

韻

比也從聽也

毛傳葑菜名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聖

大全埤雅原本

詩說葑蔓菁也俗名諸葛菜

補傳苓之味美苦之味惡葑之味上美而下惡喜爲

諷者始以甘言投之以辟則苓也繼以苦言動之以

辟則苦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以辟則葑也詩人歷

言之亦以見譏人之言不一而足也

按苦生下地葑生圃中皆非首陽所有故其言不足

與不足從也

講采葑采葑在於首陽山之東人之爲是言以告者

未可遽以爲從也子且姑舍之舍之而無遽以爲然

人之爲言胡得焉而讒不可止哉何子之不能也

采芴三章章八句

小序采芴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朱子曰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按刺獻公無可據大抵是倣聽讒之詩

大全埤雅曰芴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巖不必有芴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

慶源輔氏曰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聖

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有以見其情僞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讒之法也

豐城朱氏曰無遠以爲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遠以爲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誑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况欲昧之以理之無其計果孰得而行之哉小人之爲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爲實其爲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正解此詩總是刺其聽讒各章上四句言讒言之不可信下言讒言之所當察正說他不能止讒也此嶧

山發明守溪之說與朱注合可依方山云首二句喻

聽讒之非下示以止讒之道似未穩讒總爲禍言刺

讒未嘗言止讒便見

集解讒言爲禍利於速投以舍之一法處之則虛實可以徐察而情僞自見此止讒之法也然此詩只是刺其聽讒未嘗教以止讒通身是比與碩鼠一例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黃氏曰鄭魏齊陳之國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風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聖

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聞聖人之化人人深如此也

詩經詳說卷二十三終

詩經詳說卷二十四

牟陽再觀祖輯撰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潯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一

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立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不同也

三山李氏曰史記襄公十一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

豐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旣爲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於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讐也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

又豈非周之世讐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

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職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旣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興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地已爲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二

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是忍矣故當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墜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大全秦州卽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卽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

秦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旣平舜命作

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羸 歷夏商興衰亦
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
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
附庸邑之於秦谷 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
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
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
王東還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 遂
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 其封域東至
池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至立孫德公又徙於
雍云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三

孔疏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
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故云
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鷯其鼠爲
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 鄭語公羸伯翳之後
地理志云羸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
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
官養草木鳥獸賜姓羸氏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
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
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
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四

舜賜姓羸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
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 本紀又云太費生子
二人一曰太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
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
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行帝
大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行之後遂世有
功以佐殷國故羸姓名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槁
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
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 本紀又云
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大几大几生
大維大維生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
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
息孝王欲以爲大維適嗣申侯之女爲大維之妻生
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
有土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
秦使復續羸氏祀號曰秦羸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
大維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 本紀又云秦
羸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
爲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
滅犬丘大維之族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諡

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 本紀稱秦仲生莊公
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
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
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
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
地之事也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諡之
也 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
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
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
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五

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
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
與本紀異者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
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
也卽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
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
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
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禹貢無進山鄭
據時山之名按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
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

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
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
已 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宣公宣
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
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潯已後世保西垂至大維生
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維之族秦
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維之地爲西垂大
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
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
卽營邑之宣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六

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閿縣平陽亭是也
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維之族世居西
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維
之地卽就大維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
在汧渭之閒卽槐里是也宣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
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
之

按鳥鼠同穴一山孔以爲二山誤也 益與皋陶並
在五臣之數非皋陶子秦之世系頗雜亂不歸一說
大抵襄公受封後始可考 犬戎之禍周轍以東而

關中之地遂爲秦氏所有固人事所致而其中不能
無天意焉伯益贊禹有功其子孫亦宜有王者歟
有車鄰鄰句 有馬白顙顙句 未見君子 寺人之令 句

韻令

賦也鄰鄰眾車之聲白顙顙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
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

毛傳鄰鄰眾車聲也白顙的顙也 寺人內小臣也
鄭箋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
始有此臣

孔疏此美秦仲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眾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七

多其聲鄰鄰然有馬眾多其中有白顙之馬車馬既
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
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
見之 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眾車之聲
車既眾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
言眾多也釋畜云馬的顙白顙舍人曰的白也顙顙
也顙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天官序官云內小臣
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
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
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

紹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

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
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
卽是內小臣之官也 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
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
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 僖五年左傳說晉獻
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
之喪使寺人柳熾炭於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
禮之常也

臨川王氏曰白顙蓋名馬驊騮盜驪赤兔的盧之稱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八

華谷嚴氏曰寺人閹宦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
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眉山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

未嘗有也

副墨齊有寺人紹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未
見必先使通之則傳衛甚嚴矣卽他日聞聲稱朕之
衆

正解此章上二句誇其儀衛之備下誇其使令之眾
也俱要見昔無而今有意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

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驅遠御凌駕一時氣概車或有之安得眾聲馬或有之安得奇種得未曾有故特誇其有未見未字作將字看玩未見既見有深居高拱驅役人羣氣象所見者凡他國之賓鄰封之使皆是寺人之令謂傳命出入儼然諸侯之禮與爲大夫時使令又異矣

指南首二句重鄰鄰白顛字車多則聲必多馬多則異色皆備見與西陲汧渭之時異矣

按朱傳但言秦君始有車馬當是因序云秦仲而以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九

秦君揮言之或疑是襄公以後蓋秦仲僅爲大夫未必有寺人傳令也

講凡事之所未有者卽令人皆見所未見如吾君今日是也彼車以載行而今所有之車則其聲鄰鄰然而加眾馬以駕車而今所有之馬則白顛之色加奇儀衛何其盛也當此時而欲見君子豈遽然已哉必未見之先有寺人爲使之通之而後得見也凡此者豈復向日之禮節耶

阪有漆句隰有栗句既見君子句並坐鼓瑟句今者不樂句逝者其耄句

興也八十曰耄

毛傳陂者曰阪下溼曰隰 又見其禮樂焉 耄老也八十曰耄

鄭箋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

孔疏釋地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窵下常沮洳名爲隰也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曰陂者謂高峰山陂下者謂下溼之地隰溼也 耄老釋言文孫炎曰耄耄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十

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曰耄此言八十曰耄耄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致事仕者慮己之耄欲得早致事故以爲八十也

按鄭以今者不樂爲樂仕與上鼓瑟意不聯

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耄矣

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爲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 說約如劉說固是周旋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栗與鼓

瑟畢竟實字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妥

慶源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爲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盡矣蓋國家方興禮儀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盡悲歌慷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

華谷嚴氏曰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十一

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末二句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強毅果敢之氣勇於有爲已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年之意矣

正解上四句以地之有所產興人之有所樂興至四句止下歎其宜及時以爲樂也既見須點寺人通之而得見意古人席地鼓瑟必須坐並坐亦是國人相並而坐非與君並坐也一說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亦見有簡易相親意鼓瑟鼓簧以慶國勢方新而人心踴躍說不妨拊髀彈箏擊缶而呼烏烏

秦人之舊習今亦宜改弦易聲進於中國優柔之趣矣今者二句不須指出所樂何事大約是樂國勢之隆君恩之盛便見有人心勸進之思逝者其盡言吾人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就國人身上說卽扶杖往觀冀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意一說逝與日月逝矣之逝同古詩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又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盡與亡原自無所嫌忌何必不指君言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創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十二

講吾人獲觀其盛如此其慶幸當何如耶彼阪之上則有漆矣隰之內則有栗矣况我假寺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矣今者若不以爲樂自此以往其將老矣盛會徒逢何能復待耶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箏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毛傳簧笙也 亡喪棄也

集解歷舉漆栗桑楊亦是形其富饒之意開國景象宛然在目

按逝者其盡言過此則至於老矣逝者其亡言過此則至於死矣見當及時爲樂意秦俗剛勁君臣之閒質樸如此

講阪則有桑矣限則有楊矣况我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而鼓簧以爲樂矣今者若不爲樂自此以往死亡將至欲樂無從不且自負以負吾君耶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小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孔疏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其國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吉

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

朱子曰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爲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按朱傳不言秦仲以秦仲大夫不得用寺人當以襄公爲是

華谷嚴氏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盍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正解通詩三章章章要得創見誇美意一章誇其有所未有一二三章勸其樂所當樂下章樂字已含於誇美中亦要知誇美總不在車馬寺人上詩作於襄公始爲諸侯時車馬寺人俱重創見意車馬侍從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吉

如此改觀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夫子刪書以秦誓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前知特以近怪而不言耳秦地險阻汧渭之閒良馬其所產也平原則利車戰其俗尙豪奢喜雄武君子崇大宮室周廬列衛小人拊髀擊缶而歌烏鳥觀其建國之初而知其子孫雖有天下大都威力是用取快目前未可與於大道也讀車鄰之詩而知之矣觀是詩而知秦風之變幽風之衰也秦固周地其民卽豳民也當其盛也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降爲秦聲修戰關上氣力士鼓息而瑟簧作先王遠風蕩然盡矣

駟載孔阜句六轡在手句公之媚子句從公子狩句

賦也駟載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轡各兩轡而駟馬內兩轡納之於缺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毛傳駟載阜大也媚子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

鄭箋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媚於上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五

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孔疏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則驪爲黑色鐵

者言其色黑如鐵故爲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

故知阜爲大也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

皆言六轡者以駟馬內轡納之於缺故在手者惟六

轡耳聘禮云賓觀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

步韋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

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

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也

按媚子之名不雅不可以爲賢人只是使令親信之

人

華谷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遲速唯手是聽也駟載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子狩見使嬖足使令於前也

說約六轡在手今解只照注作制度說頗無力氣據孔疏則云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是馬之良也詩緝則云馬之有轡所以制馬出入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是聽是御之良也俱似勝駟馬內兩轡在缺詳見小戎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六

集解集注兩服云云是解所以止有六轡之故至在手則自言其不煩控制縱送自如也麟士謂照注作制度說則在手頗無氣力太泥

衍義二句分上言車馬足以乘載下言使嬖足以使令行文不必對講公之媚子上先點公行狩意媚子乃使嬖之人隨駕而行者

正解駟載者齊其色又齊其力也見馬之良六轡在手聲控如意見御之善田獵所從者眾舉一媚子以見其餘之盛也

指南不必以車馬侍從對六轡在手只是點過說話

批對駟職已落文人窠臼大全嚴氏又云御能制馬則深且刻矣公之媚子上要見公先驚言行狩意從公于狩只是隨駕而行見使令之有人耳不必兼射御說
講吾君有所未有一狩獵問何皆令人驚未見耶彼馬以駕車今四馬之色皆鐵而且甚肥大焉馬何美也轡以制馬今轡有六而皆在手轡控如意焉御何善也但見駕言行狩公既前矣而公所親愛之人皆左右率從以往焉是其始之車馬僕從何盛備如此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七

奉時辰牡

句

辰牡孔碩

碩碩

公曰左之

句

舍拔則獲

獲碩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毛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拔矢末也

鄭箋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

其所 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孔疏言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 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 地官山虞云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六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按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 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為矢末以獵為首故拔為末 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

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爲矢末不辨爲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

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建安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腰射之達於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腰而言六帖此章是一申意而各二句又自相連各一句又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六

自有意宜圓活看

說約按疏義本春秋獻鹿豕下之類上有羣獸二字衍義二句分上言狩獵而禽獸之豫下言行獵而射御之精各二句皆相連看左與獲見射御相須意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翼獸見備官亦見豫畜此句最重孔頴只帶言此二句要見公奄有岐豐故禽獸之多皆爲天子之所今爲掩羣之地意逐禽必左乃爲中殺此御之法也故公命御者左其車而御者卽族其車以當獸之左是合馳驅之法見御之善也車既左便難獲禽而射者發矢無不獲則非

詭遇獲禽者比見射之善也獸之多於無不獲者見之

指南上下每二句意相連虞人翼以待射合圖曰翼也辰牡虛說冬狼夏糜之類不可用此狩何時可有所指耶指則拙矣看朱子小注并建安胡氏注云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分明是公親射時文畢竟作射夫不可曉此中雖有射御兩意然不必區區分屬對看

講及其狩也爰有虞人張翼合圖驅獸以待則奉此及時之牡矣而其辰牡又甚大焉公於斯時也命御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三

者使左其車依乎逐禽左之法而公一舍拔卽以中而獲焉凡此翼射之儀射御之善皆今始見之矣

遊于北園

句

四馬既閑

句

輶車攸載

句

載猋猋

句

駉

賦也田事已畢放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攸也效鸞鳥之聲鸞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車則鸞在銜和在軾也猋猋皆田犬名長喙曰猋短喙曰駉駉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毛傳閑習也輶輕也猋猋駉田犬也長喙曰猋短

喙曰歌駟

鄭箋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於北園之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 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爲也

孔疏輶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獵與歌駟皆田犬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獵短喙歌駟釋畜文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 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卽驅逆之車也若君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王

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爲名且下句說大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在軾又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

按此章舊說倒言未獵之前事今集傳作田畢於文

爲順 鄭以四馬爲四種之馬朱傳不用當謂一車四馬耳

大全碑雅曰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尙輕疾故也

疏義驅逆之車逆迎也謂與禽遇也

六帖人遊而馬閑車輕而太休俱見從容整暇之意宜疊疊說去細玩本文自見 大抵說詩固要析肌分理但其條理脈絡頗與他書不同他書記述古人議論事迹其對待照應言下粲然詩則記古人聲音其對待分析不宜專論事理風雅之體大率二句爲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王

一節惟三頌稍有變體然如常爲多要其大都全要認取韻腳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如此詩末章圖與閑叶鑣與騶叶則上下二句斷然各爲一節若將遊于北園以人作主而下車馬分對以大帶說此等分析在他書則可以之說詩決然非是又如四方既平四句平章爭豔一韻而兩兩自相呼應斷然各兩句爲一節四句對說爲是若以四方爲頭王國定時靡爭爲對而歸重於王心豈爲無見然決非詩人之旨也自韻學久廢盛用吳才老叶音雖朱子未免據此此義寥寥千古絕響矣

正解此章首句另講游字主君言而媚于虞人亦在其內下三句疊疊說下人休則馬閑但見其調習而無事馳驅也車行有馬馬口有銜鑣旁有轡行徐而聲和也載儉句不復迫逐養其餘力也總寫畢狩時光景有從容整暇之意 古者狩以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嘗以犬從禽今秦乃戎狄之俗而非先王之道也然讀其詩便可想見其躍馬騁雄之氣秦之興也固宜

衍義袁元峰云二句斷馬帶上輕看蓋以人休則馬之在園者亦惟調習而無事於馳逐也下二句則言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五

以車載犬也本說依此近義有主逸人而及於物作一頭兩腳以馬與犬對說鹿野云首句另說言狩畢而遊於北園得勞逸之節矣且斯時以閑習之馬見轡鑣之車以載其犬又得綜理之周焉此二說亦可用舊說多云首一句是人適其情下三句是物休其力則下三句是以馬駕車而載犬也不知車馬不專爲載犬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於犬也且以人物對着決然未是

講至於狩畢我公率彼徒眾遊於北園以舒其勞而因之馬亦既閑然而調習無事馳驅矣且也輶車自

若轡鑣靜閑並載彼儉與歇驕以休足力焉整暇從容如今日者何其皆可美耶

駉三章章四句

小序駉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孔疏作駉駉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爲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 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五

安成劉氏曰朱子雖以此序稍平不復辨說然又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今據詩中言公乃臣子稱其君之辭疑此詩作於襄公受命爲諸侯之後也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駉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爲射獵之爲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豐城朱氏曰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見而深喜之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駉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

人隨公以田獵疑卽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大獸以待公之射禮儀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旣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鑾載儼歌騶雖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於西戎自非子爲附庸而屈之秦遂入於中國自襄公爲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

正解通詩三章平看而有次第第一章往狩時事言其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三

車馬之盛侍御之充二章行狩時事言其翼獸之豫射御之精三章畢狩時事言其休息之節綜理之周通主田獵上說皆昔無而今有者也蓋大蒐爲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日不同全要得創見誇美意秦俗勇悍狩獵馳逐是其常事至此則田而獲獲而休皆有儀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故國人美之詩故云譏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之八百里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惟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嬖子也所逐者禽也從禽者獵犬也則其志荒於嬉而小補之規模固自俗尙而知之

矣

小戎伐收句五檠梁駟句游環荷驅句陰鞞塗續句文茵暢轂句駕我騏驎句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句在其板屋句亂我心曲句

賦也小戎兵車也伐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軾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伐收也五五束也檠檠然文章之貌也梁駟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軾則向下鉤之衡橫於駟下而駟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三

章檠檠然也游環駟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轡亦以皮爲之前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軾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軾也軾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揜此軾故謂之陰也軾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版之上也蓋車衡之上有所軻之處銷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爲二軻以引車亦謂之軻左傳曰兩軻將絕是也文茵車

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駢駢文也馬左足白曰驥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辭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爲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毛傳小戎兵車也淺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桑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游環輶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留輶輶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輶也輶所以引也蓋白金也續續輶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駢駢文也左足白曰驥西戎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毛

板屋

鄭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轡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轡以止轡之入揜輶在軾前垂輶上蓋續白金飾續輶之環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

孔疏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輶使有文章矣貫轡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轡馬之外出自衡

至軫當服馬之外轡則有脅驅以止轡馬之內入陰

板之前又有皮輶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褥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駢馬與驛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兵車兵戎之車大小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毛

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淺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輶者輶也言五檠梁輶五檠是輶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束束之檠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輶輶上曲句衡衡者輶也輶從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輶下句之衡則橫居輶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輶也考工記云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輶崇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輶七寸又并

此轡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馬頸之間也是轡在衡上故頸開七寸也又解五是五道束之繫則應錄之稱而謂之五繫者以一轡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應錄故謂之五繫也此言淺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稜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稜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車人爲車柯長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无

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與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與深也則兵車當與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北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北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故謂之淺軫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與深玄謂讀如蓬字之

遠是軫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軫也 游環者以環貫轡游在背上故謂之轡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轡環齊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謂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揜此軌故云揜軌也轡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今驂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常衡別爲二轡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子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雁行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无

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駒而還服虔云駒車軌也兩軌又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鄭無恤說己之御云兩駒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駒皆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駒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鑒言鑒白金者鑒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鞣環非訓鑒爲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設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

驅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蓋也鞞所以引車也鑿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鞞環也續續鞞端也此經所陳皆爲駢馬設之故箋申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駢馬也駢在軌前橫木映軌故知垂鞞上謂陰板垂鞞上也鞞言鑿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鞞之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爲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爲長故爲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騏左足白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三

驪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騏左足白曰驪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驪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驪後左腳白者直名驪意亦同也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劓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卽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有五德也沈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誦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地理志云天水

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君之也

按小戎不必作臣下卑小之車兵車之制取其便捷故其制較元戎爲小耳孔謂心中委曲之事不必添出事字只心之隱深處便爲曲

大全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

永嘉陳氏曰轉車輶也前駕於服馬之上衡之後則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三

承前軫宜通後軾梁輶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輶爲主懼輶之不堅也故一輶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之五檠

廬陵羅氏曰車軾前曰帆蓋轉頭也轉于歲反車軸端新當胸之皮駢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前有新居親反

安成劉氏曰梁輶卽所謂輶也

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

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以不自己者豈伎倆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爲之用也安成劉氏曰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說約此章規制集傳備矣但節次欲明舊說小戎爲主貫下非也小戎故倭收義相因耳次句輶直一木然從後軫至前軫始曲而上言稍連軫也兩句當一節脅主服驅主驂以動靜爲義然止入意多也陰訓揜軌羅氏曰軌在軾前蓋車軸端而板三面橫側揜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重

之鄭氏又曰揜軌在軾前似揜軌其名如游環脅驅之例也然曰陰板之上則意主板之續鞞而不重揜軌鞞以力板以地續連之而鑒飾之一字一義而又四字共一義事皆繫驂兩句亦一節文茵暢轂連駕我騏驎又一節也不必如俗說曰上五句是車此一句是馬如玉不主德說亂我心曲亦連在其板屋亦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集解按小戎直貫下倭收至暢轂皆言車制卽駕我騏驎亦言此小戎也雖兩句一節以此爲主亦自無礙驕士之說不必過泥六帖此章爲秦人詩當省秦人語音收斂一韻驂

音去續音緒驂如字玉音裕一韻屋字其音烏上聲曲字去聲屋字與轂雖隔句用韻不關本叶而曲則與驅續驂玉爲一韻通章止是兩換韻耳如近楊用修作三換韻說以屋曲作一韻此是南音南音則續玉屋曲並是一韻而驅驂難通矣舊叶純用南音而強叶驅驂二字爲入聲誠然無爲用修則一章之中半用南音半用北音以此勝彼其與幾何當謂古今沿革多所不同惟方俗音韻日用相傳當終古不變古人爲詩那得韻書如今人對本字吟唔只是用其方言稱情而作若了此旨便能宛轉相通並無窒礙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重

何須用叶今以南人之音讀北人之文自然齟齬意不能通則不惜是非強爲之讀動稱古叶不敢致問果爾則古人當另有一種韻書出於方言謠俗之外而當時婦人女子田夫牧豎皆能闡誦用以作詩豈有此理哉

詩記西北地寒用瓦輒爲冰霜凍裂故以板爲屋詩說在其板屋言方從軍爲報仇雪恥之事也迫於大義則奮然欲激忿其如玉又悄然以悲故曰亂我心曲

正解此章前五句是說車第六句是說馬後四句是

及其私情也前五句內以小戎二字爲主下皆析言其制兵車在前啓行者元戎其次小戎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元戎宜也小戎對大車言伐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車中所載者謂之軫卽今車箱也然此不在於任載以馳驅攻戰爲事故其軫倭取其便利旋習也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淺深言按左右爲廣前後爲淺深人多誤看軾以木爲之長一丈四尺從前軾以前稍曲而至衡則向下鉤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豳

之衡橫於軾下引兩服之鞅引車之力此爲最要其曲處分作五分每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其文章整然可觀而梁則言其形耳蓋軾是轅端之軾鉤衡以駕馬者軾形上曲恐礙馬體膚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斲成不隨木理不堅固耳繫字卽在束上看還是一皮圈把驂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動的故曰游脊驅是繫定的兩條皮隔驂在服之外如驅馬然故曰驅服馬四轡亦貫於環中而但言驂者以驂尤難制也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而但言驅者以其制重於驅驂也蓋服馬

身夾於轅控御固有定所而驂次服外縱之則外馳混之則內入故又有此制陰揜軾之板也車軸端爲軾軾在軾前以板橫側揜之橫用一板掩其前側用二板掩其左右橫側之板內面與此軾相映內相映是陰相映故謂之陰陰揜陰板上所繫之皮鞅也凡車轅之端設之以軛惟兩服馬得以用力驂馬之頸不當於衡而當服馬之胸無用力處故別以皮鞅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使兵車之重驂馬亦得用力以引之也陰鞅二字重鞅上續者陰板上續鞅之處也續鞅處有環銷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美

也車中之茵是君子所依者取其文以昭威武車輪之轂是小人所勝者取其暢以便馳驅蓋轂在車輪之中以木爲之中虛受軸外則持輻其制長三尺二寸比大車之轂爲長故曰輻轂蓋兵車馳驅險阻欲其堅固而無脫輻之虞也駕我句看一駕字仍重在車上曰騂騂者見齊足而不齊毫也馬良而車益稱完車矣溫者就其做人溫厚言大概言其爲人如此不必作美其德亦不再指夫婦上說見秦俗强悍人習暴戾不馴之氣家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性獨純良也如玉只形容溫字在其板屋用除兇雪恥

意亂我心曲就別離情緒言然方欲其勇於赴敵不得說淒涼光景蓋此非翠樓少婦也想如玉之人在此板屋正有恨不偕行意 倭收是車軫之制五聚梁軛是車衡之制游環齊驅是制駟之具陰鞿蓋續是繫駟之飾然車之與馬合則兩全分則兩廢駟之與服調則相佐騎則相敗故御車之妙在馬 車制考方者爲與與上橫木爲軫高者爲蓋直而曲者爲駟上下之橫者爲衡車箱旁之材木爲較橫兩較之間者爲式式前三面之材爲軌軌者爲輪輪之中持輻受軸者爲轂轂於轂者爲輻輻之受輻處爲牙行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五

地處爲輶又謂之軌

指南雖云前五句是車然游環三句又爲馬而設也雖云騶駟是馬然駕我字又從車帶落何必苦苦分析耶不過小戎另講倭收對五聚句游環句對陰鞿句文茵對暢殺駕我另講散散道去便是 講我君子以君父之仇爲從征之舉其軍容之盛不可言者耶但見兵有小戎小戎取行不取載則其收用倭車軫之制如此至於服馬駕車在於駟下則穹隆上曲如梁以便其進退駟如梁矣其木易於不堅則以革量其軛爲五倭而束之木與革相間而梁

然文章歷錄也鉤衡之制又如此又見服馬易制而兩駟在外易軼則有游移之皮環引駟馬兩外轡使與服馬四轡並貫其中執之使不得出又當服馬稍外以皮限隔固使服馬不得出而實以騶駟馬使不得入此駟駟之制也至於陰板之上繫鞿而駟以前面繫天駟之頸其陰之續鞿處以蓋爲飾此又駟馬引車之制也未已也又見車中所坐有茵則炳然虎皮之文而兵車之轂則暢然而長使無脫輻而其輻車之馬則或青黑色而騶文者與左足白而爲騶者齊足齊力而不必齊毫也以是車馬伐彼西戎義固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五

不容辭也其如我之私情何故言念君子平日和易近人溫然如玉今方在其板屋之中徒以亂我之心曲思之而不得見也

四牡孔阜

阜句 六轡在手

其駟是中

騶駟是騶

騶駟之合

蓋以輶駟

言念君子

溫其在

邑

胡然我念之

之韻

賦也

色也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腹環之有舌者納駟內轡也置輶於軾前以繫駟故謂之輶輶亦銷沃白金以爲飾也邑西鄙

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之極也

毛傳黃馬黑喙曰駟 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駟駟內轡也 在邑在敵邑也

鄭箋赤身黑鬣曰駟中中服也駟兩駟也 蓋以駟

駟駟之駟以白金爲飾也駟繫於軾前 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了然不來言望之也

孔疏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何等毛色駟馬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羣

馬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駟馬駟馬是其駟謂爲外駟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駟馬內轡之末蓋金以爲轡轡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釋畜云馬黑喙駟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駟馬 爾雅有駟白駟駟馬白腹曰駟則駟是色名說者皆以駟爲赤色若身黃俱赤則爲駟馬故爲

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駟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駟故云中中服駟兩駟也

盾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明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言蓋以轡駟謂白金飾皮爲轡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駟馬欲入則偏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駟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轡也 按邑謂敵邑非也故朱傳易以西鄙之邑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羣

說約說通云駟駟內轡也不可當陰駟之駟彼是引車之駟此是控駟之轡也甚明然因是而思前章集傳云游環駟環也以皮爲環則駟即指環爲一物耳孔氏乃云以環貫駟游在背上故謂駟環嚴氏復云游環者以環貫駟馬之駟游移無定處不幾駟在環中轡亦名駟乎此葛藤望明眼人利刀割之體環有舌者往見顧仲恭文似言以舌爲限則兩轡不混歎其巧絕而究轡之制不云以皮此文具載文徵中此章凡四轉韻阜手一也中駟二也合駟邑三也期之四也 纂序台駟一韻邑如字叶期之爲一韻更

安且末四句文意亦聯屬也

正解此章亦只疊疊說去四牡四句以馬言龍盾二句以車言然特車上物耳所謂車馬亦非二物蓋馬以駕車而車則馬所引以行者也孔阜見耐馳驅也六轡句兼中驂說四馬八轡止言六轡者何蓋服馬四轡全在於手驂馬外轡在手內轡在軾不須牽挽故只六轡在手此則可任操縱而有以制馬之遲速矣驂駟騶驥分種類而言卽上所謂四牡也戎事尙強故不齊色而齊力亦見爲天下之名馬也不重中驂二字要知四馬亦只偶舉以概其餘况上文又言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聖

驂騶可見秦馬之多玩兩是字見各當其才也盾干也以木爲之卽俗所謂遮箭牌也人在車中非盾無以爲衛又恐其破壞故以二盾合載畫龍見變化之象載二見豫備之周然此句只重合載不重畫龍也一說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壞也釐環之有舌者以鐵爲之軻驂馬內轡也蓋兩服四轡與兩驂外轡皆貫諸游環之中而執之於手惟驂馬欲外出則制於游環欲內入則制於轡驂則內轡不須以手牽挽故獨繫之釐亦不至以多而亂耳繫釐見維持之固沃金見文采之章然此句

所主在軻所重在鑒不重制驂上溫字與上章同意在邑者想像其披堅執銳出入於板屋之地也方何爲期只是罪人未得意國恥未雪臣子無徒旋之理也末句思念之情繼於公義之餘見情上亦不能忘之意

按中諸仍反驂疏管反非一韻想南音不同有舛錯也溫其在邑謂以溫然如玉之人而羈留於邊鄙之邑惜之也方何爲期二句分開說玩集傳上用乎字下用也字口氣分曉方何爲期就成功歸來覺冠冕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聖

講軍容之盛不但此耳彼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至於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則驂馬騶馬是其中服也驂馬騶馬是其次驂也若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過於驂驂不得內入內轡不須舉挽則鑒以爲釐置軾前以繫內轡之軻也以此車馬仗彼西戎固君子之義矣然我言念君子溫然可親在彼西鄙之邑罪人未得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之切也

伐駟孔羣

羣句

公矛鏐鏐

鏐句

家伐有苑

苑句

虎韞鏐鏐

與句 交轅二弓 句 竹閉緹滕 句 言念君子 句 載寢載

賦也 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 孔甚羣和也 公矛三隅矛也 鎡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 蒙雜也 伐中干也 盾之別名 苑文貌 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 虎韞以虎皮爲弓室也 鏤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 交轅交二弓於轅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 閉弓禁也 儀禮作鞅緹繩滕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 繫弓體使正也 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宣也 厭厭安也 秩秩有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聖

序也

毛傳 伐駟四介馬也 孔甚也 公三隅矛也 鎡鏤也 蒙討羽也 伐中干也 苑文貌 虎虎皮也 韞弓室也 磨馬帶也 交轅交二弓於轅中也 閉緹緹繩也 滕約也 厭厭安靜也 秩秩有知也 鄭箋 伐淺也 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 甚羣者言和調也 蒙厖也 討雜也 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鏤鏤有刻金飾也 此既閱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孔疏 伐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

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 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

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 孔甚釋言文公矛三隅矛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 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鋒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鏑是矛之下端當有鏑也 彼注云銳底曰鏑取其鏑地平底曰鏑取其鏑地則鏑鏑異物言鏑鏑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鏑也 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爲討羽 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也 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 注云五盾十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 襄十年左傳說狄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聖

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 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 箋申明伐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伐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 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 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 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皆厖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厖者皆爲雜色故轉蒙爲厖明厖是雜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傳以蒙爲討箋轉討爲厖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 下句云交轅二弓則虎韞是盛弓

之物故知虎是虎皮鞬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其膺揭則膺是胸也鑲膺謂膺上有鑲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裏胸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鞬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鞬注云鞬弓槩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緹騰然則竹閉一名鞬也言閉緹者說文云緹繫也謂置弓鞬裏以繩縛之因名鞬爲緹考工記弓人注云緹弓鞬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見緹於鞬矣是緹爲繫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聖

名也所緹之事卽緹騰是也故云緹繩騰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鞬中也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鑲故知鑲膺有刻金之飾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爲名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鈎膺不作鑲膺知此鑲膺非金路也

按鄭以寢興屬君子朱傳易之屬婦人思念之狀廬陵李氏曰鞬狀如弓

三山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之也

六帖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

說約集傳音叶初疑此章一韻也六帖乃分羣鏹苑爲一韻而膺弓騰興音又一韻始知前六句敘器用處自以三句爲一節與上兩章全不同孔疏敘置先已不刊也然則文定所云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者豈不益明而余文徵中尙有執一滯二者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哭

正解此章首句是馬下五句只鑲膺屬馬餘皆是車上之物俊騶孔羣以薄金爲甲取其輕而利於旋習故其行甚和蓋物不利則不得羣衆故以羣爲和以見教之有素而無泛駕之虞也公矛刃有三角者刃在上爲末其下端平底處爲本謂之鏹則鑲金以飾之盾大者謂之檣中者謂之伐衆伐有苑言畫以雜羽之盾苑然有文也公矛利擊刺也此主敵人衆伐備矢石也此主自衛虎鞬者以虎皮爲鞬弓之室藉其威也鑲膺者鑲金以飾馬當胸之帶昭其文也交鞬二句交以齊其體二以備其壞竹閉是繫也以竹

爲閉依弓之形夾於弛弓之裏用繩約束之而後納於韞中也俱虎韞內事厭厭只是言其安重從容而不躁率暴戾意蓋就平日德性言不專指夫婦上說良人婦人稱其夫之辭德音亦就平日聲譽言秩秩有序者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閒之言也夫以此厭厭之良人而有秩秩之德音今乃久從征役而不歸此所以思念之也卽前如玉之意若曰以賢故思之失其旨矣 大抵倭之鏤之爲馴計者二塗之蒙之爲予伐計者各一韞之交之閒之爲弓計者三於此見綜理之必周威武之必飭西征眞乃萬全之師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豳

秦俗雖悍然行師事大非恣睢者所能辦曰溫曰厭厭曰秩秩德音已逆料其必勝矣此雖就平日說而師中之輕裘緩帶亦可摹想

按衍義云末二句乃言所以思之之故指南云不可云如此故思之看來只渾言其平日爲人如此不言思而思之固甚切也故字用不著

講軍容之盛又不但此耳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公以白金爲其鏤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至其弓則有虎皮之韞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二弓

於韞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以此器械伐彼西戎君子固無辭於義矣然我言念際遠之久載寢載興而不寧焉憶其人之安重則厭厭之良人也想其名之自近及遠則秩秩然之德音也吾能已於思哉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鄭箋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閱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內外之志所以美君政教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國風秦風

豳

之功

孔疏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閱其君子

朱子曰此時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

按鄭孔說詩詳於典制昧於文義如此詩通作詩人頌美之辭而於上六句矜其車甲之下何以忽入婦人憫其君子口氣如何承接舊說可笑如此甚多朱傳通作婦人思君子之辭何等聯貫

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爲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

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
恩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
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
爲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
公爲說也

正解此詩三章平看各開說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
軍容之盛下因及其私情也公義私情不並重重公
義上秦俗強悍婦人亦漸染雄風况襄公又以大
義驅其民而戰之故雖婦人亦知勇於義如此通章
總是誇其車馬器械件件精好非必謂每章各主其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吳

一言周先王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之及
幽王不道又爲西戎犬戎所殺此君父之仇也襄公
承天子之命復君父之仇故云以義興師凌駿甫
曰思其人因思其車馬思其車馬因思其車馬之制
度瑣瑣屑屑反反覆覆的是空闊閒坐神往沙場一
段癡情癡景漢魏樂府古詩亦往往有之自車制不
傳而此詩遂作極艱極奧之辭看不知古人曉暢車
制雖婦人女子觸目銜口皆能成章初無艱晦也
按古者兵車出自民間人皆習見習聞卽婦人亦能
言之或疑此非婦人所作誤也

詩經詳說卷二十四終

詩經詳說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吳

詩經詳說卷二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秦風

蒹葭蒼蒼

蒼蒼句

白露為霜

霜霜句

所謂伊人

伊人句

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

洄洄句

道阻且長

長長句

溯游從之

游游句

宛在水中央

央韻

賦也蒹似荏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蘼葭蘼也蘼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一

毛傳蒹葭蘼蘼也蘼葭盛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伊維也一方難至矣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溯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鄭箋蒹葭在葦草之中蘼葭然蘼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黃與者喻眾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二

孔疏蒹葭蘼蘼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荏而細高數尺蘼葭也陸璣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葭可以為曲薄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蒹葭則八月葭已成此云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葭乃成舉霜為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釋水云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下曰溯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入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入之道不可至上言得入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內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按此詩從何處看出用周禮來真是支離可笑以溯洄溯游為順禮逆禮斷非詩人之意

華谷嚴氏曰蒹一名蘆又名荻一物而三名

山陰陸氏曰今人以爲蘆蒹因以得名蒹蘆也華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孔氏云初生爲葢長大爲蘆成則名葦葦蒹也又名蘼亦一物而四名蒹葢葦三物共十一名

按荻與華相類荻實蘆空蘆另是一種可喂牛荻無喂牛者蘆野生荻葦種成

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所指也

通解此詩以水大爲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二句出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三

莊子秋水篇謂秋水盛川流之絕者亦通無不注於河也至四句截道阻且長宛在水中央皆要見不可求意

六帖曰宛然便非實見曰中央便不可即也

副墨須知思在境先蒹葢白露特其借慨耳若說觸境興思便覺情短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懸虛說箇一方亦與下中央相照便見非求之所得矣能會此意則連水亦是借語

衍義首二句只點一時之景象如此非感物感時意下即承秋水說下伊人泛說在水一方只是想像其

所在非真有定處也宛在水中央非真在水中央也言近而不可至蓋不易以親之意若曰可見而不可至則誤矣要之此四句總是形容欲如此求之而終難見之意非當上下求之而不可得見也

正解蒹葢句有與秋色俱新意白露句有與秋光同潔意思在境先蒹葢白露特其寄耳總是一箇秋色淒涼景況所謂即心生境也伊人泛說亦若有其人並不得而指其人者然姓名不落於人間伊人真可謂高矣溯洞四句正解所謂在水一方也此四句是往來語只是無方以求之意道阻且長就水上形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四

容勿作道路說長以波濤之涵湧言躋以水勢之湍急言右以水面之遙隔言宛在水中央正從一方想見之意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可以意會大抵若遠若近令人可望不可親耳一篇俱就水說故以蒹葢二句爲敘秋水盛時景色而蕭索淒涼增人傷感之意亦恍然見矣兼可想秦人悲歌意氣所謂伊人四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無限深情千古莫測既非桑間濮上之妖淫又非同澤同袍之悍戾

秋水馳神寄思塵外意者岐豐故地自有奇人而世
運已成回天無計徒付之水邊一望而已耳 黃幼
元曰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敘景物皆瀟
灑脫塵則其人必高出於塵囂而非流俗之人所同
者

指南兼葭句即植物以見其爲秋白露句即天澤以
見其爲秋也 道阻且長玩一且字言阻險而且永
長難至也就水上形容

按此詩自是實有所指講家多從虛摹生情亦落套
頭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五

講凡人之所思者急欲見而人之難見者益可思今
何時也兼葭未敗其色蒼蒼白露始結其寒爲霜此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於此有所謂伊人者乃
在水之一方與我各一涯焉渺渺一望情不自勝將
邈邈以從之於上則道阻且長而不能即至將邈游
以從之而下則宛然在水之中央而不可以就悠哉
予懷其曷能以慰耶

兼葭淒淒

白露未晞

所謂伊人

在水之湄

道阻且躋

溯游從之

溯游從之

道阻且躋

溯游從之

宛在水中央

宛在水中央

宛在水中央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
難至也水渚曰坻

毛傳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 湄水隰也 躋升也

坻小渚也

鄭箋未晞未爲霜 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

孔疏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爲乾也

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爲霜則此言

未晞謂未乾爲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爲霜也

釋水云水草交爲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

山云重巖隰隰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隰 釋水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六

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
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
渚言之

說約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亦佳語 纂序

按隰音斂

副墨且躋言水勢高注而難上也

集解在湄在渚在坻在沚固非伊人真有定處亦非

伊人所處不一總是曲摹其不得見耳

講彼兼葭則淒淒然蒼蒼之閒白露則未晞而爲霜

此秋水方盛之時也所謂伊人乃在水之湄焉將邈

洞以從之則道阻且難以躋升將遡游以從之則宛然在水中之坻而總之不可以見也其奈何哉

蒹葭采采句白露未已句所謂伊人句在水之涘句

遡洞從之句道阻且右句遡游從之句宛在水中沚

沚韻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

右也小渚曰沚

毛傳采采猶蒹葭也未已猶未止也 涘厓也 右

出其右也 小渚曰沚

鄭箋右者言其迂迴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七

孔疏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

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

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沚爲韻

副墨且右言水勢迂迴而難值

講彼蒹葭方采采而猶盛白露尚未已而爲霜此秋

水方盛之時也所謂伊人乃在水之涘焉將遡洞以

從之則道阻且出其右將遡游以從之則宛然在水

中之沚而總之不可以親也其奈何哉

蒹葭三章章八句

小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鄭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

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朱子曰此詩不知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按序說全不似甚可怪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反覆詠歎想像其人所在

而因形容得見之難也各上四句是因時而思其人

之所在下各言求之而不可得荆川云此詩不知所

指蓋秦尚首功無好賢樂士之風尚勇力無男女淫

奔之俗其所思只泛言不必求其實也

指南蒹葭三章意其人之所在而歎其難於一遇此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八

必其勢有所阻而云然者也 全詩所重在水一方

曰水一方是雲烟縹緲別一洞天即此便不可求了

下須味阻字與宛字總是不可求之景象

終南何有句有條有梅句君子至止句錦衣狐裘句

顏如渥丹句其君也哉句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

白材理好宜爲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

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謁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此秦

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騶之意也

毛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栢梅栢也宜以戒不宜也 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

鄭箋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 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謁之 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孔疏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故宜有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九

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修德又陳其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哉 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栢山栢李郭曰山栢一名栢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栢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栢釋木云孫炎曰荊州曰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十

梅揚州曰栢郭璞曰似杏實酢陸璣疏云栢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爲棺木宜陽其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栢葉大可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栢栢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邕亦有栢也 錦者雜綵爲文故云綵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謁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謁也袒而有衣曰謁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褻衣裳錦褻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謁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爲疑之辭也

大全京兆府卽今陝西西安府

蘇傳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須溪劉氏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令也

疏義條梅衣裘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爲興

說約集傳梅裘或叶俱二句方下一韻腳渥丹丹字非韻也明六句爲一節而興亦至四句止下二句另說耳集傳言容親衣服稱其爲君是詩解而非詩理亦如定中望景觀卜之類斷不可從如通解講意等皆欲以有條有梅與有服有容則語氣至五句止而末句總承此必詩無音節章句則可耳子由之後僅見克升而概爲芟去纂述之學又烏可造次也 錦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十一

衣狐裘孔疏云諸侯惟在天子之朝廷及受天子之賜歸以告廟則服之而禮書謂是燕服即常服耳禮書似勝也觀集傳只言諸侯之服可見爾雅梅柎蓋木似豫章者非標有梅之梅

詩記周都豐鎬面對終南平王以岐西之地賜秦襄公則終南爲秦之鎮故詩人舉以起興

衍義五句分興意亦五句止是以終南之所有興君子之所有也未句承上二句說終南即周岐豐八百里之鎮也襄公受平王之命得此地以爲封邑至止正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離膺王命而奄有岐豐之

時事顏如渥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非言克盡君道蓋言有此衣服有此容貌足以稱其君之位也

正解至止內須點始爲諸侯意則下文稱其爲君意方有所歸錦衣狐裘只作一件看鄭氏以錦爲素錦素白而曰錦蓋爲五色絲織以成錦而以素爲主顯其白耳此見等威異於緇衣非復三命之章服也渥丹花名召正赤顏如渥丹言赤而澤也此見氣體移於居養非復百乘之丰采也 味其君也哉似有始見驚訝之意以望之不似人君照看自見

按渥丹花名非也只是以丹塗之使紅從舊說厚漬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十二

爲是 段落當依麟士說時講五句分取其容貌衣服作對耳

講八人有所未育即容服之閒皆若有異焉者彼終南之山將何有乎則有條又有梅以草木自衣被而成其深矣況我君子受命列侯而至止於終南之下也則有錦衣又有狐裘以章服自嚴飾而成其尊矣試仰而瞻之顏色之盛有如厚漬之丹其眞人君之體也哉孰不儼然起畏焉矣

終南何有 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 敝衣綌裳 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與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毛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黑與青謂之黻五

色備謂之繡

鄭箋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孔疏案集注本作配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三

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繡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按基堂說欠明當如集傳只以山言

說約雖黻必有裳而衣既大名黻衣繡裳不妨開說也壽考不忘只連佩玉 兩已相戾孔安國又作兩

已相背賈公彥曰取臣民背惡向善是也 疏義漢韋賢傳注云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 不忘只是無窮之意 通解玉藻曰公侯佩山立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麟士按黻作亞亦爲似亞而非亞且字彙無亞古弗字之說疑古弗字本作亞云

集解副墨上章其君是贊辭此章壽考是祝辭 黻繡於裳言黻衣者裳亦衣也然裳有四章此渾言繡裳則正不專指黻矣故不妨開說

衍義此章興意與上章同紀堂見屹奠於不拔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古

黻衣繡裳亦作一件看言衣裳之上繡以黻也黻皆在裳此云衣者衣其總名也此與佩玉句見非向之赤芾蔥珩矣壽考不忘只是願其居位長久勿作祝壽說疏義謂只是無窮之意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創見者又爲後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壽考就君言不忘就民之不忘言

按集傳云長久而安寧則壽考不忘只是無窮之意時講謂民不忘似非語氣

講終南之山果何有乎則有廉角之紀又有寬平之堂而地極其峻大矣況我君子至止於終南之下也

則有畫黻之衣又有刺繡之裳而服極其華盛矣而
且所佩之玉將將然有聲其將壽考且寧以佩此玉
於無窮也豈向之可得而擬哉

終南二章章六句

小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按鄭孔以各章首二句為戒勸只是借以起興不見
有戒勸意

正解通詩二章俱要得創見誇美意首章美其容服
盛而有以稱其位是贊辭下章美其佩服盛而欲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五

久其位是祝辭上章所稱是已然事下章所願是未
然事誇美意固就容服上見亦要說始為諸侯方見
昔無今有 終南固岐豐之地而文武之所由興也
成周之根本在是而嗣子乃輕棄之以委於秦延及
孝昭稍稍蠶食六國而席卷於始皇且創制改物盡
取周官之威儀而變革之此又王伯升降之機觀世
變者為之深慨

交交黃鳥

止于棘

誰從穆公

子車奄息

維

此奄息

百夫之特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

蒼者天

曷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

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
名特傑出之稱穴墳也惴惴懼貌慄慄殯殮盡良善贖買
也

毛傳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
得其所 子車氏奄息名 乃特百夫之德 慄慄
懼也 殯盡良善也

鄭箋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
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
鳥止于棘之本意 言誰從穆公者傷之 百夫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六

中最雄俊也 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
死臨視其墳皆為之悼慄 言彼蒼者天愍之 如
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
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孔疏毛以為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
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
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
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
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
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墳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

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 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雷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 左傳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七

作子與與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云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 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按交交不當謂小憊憊其慄作他人見之者慄未是百其身作一人百死欠明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於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

臨穴而憊慄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疏義彼止于棘此從穆公亦相呼應爲興

說通詩作於已殉之後故稱穆公

說約集傳皆願百其身以易之如言化一身而爲百之意最是活語鄭箋云謂一身百死猶爲之子由云欲以百人贖其一身讀詩記引朱氏云若可以他人贖之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俱版不可從六帖此章亦三換韻棘息特一也穴慄二也天人身三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六

衍義四句分以黃鳥之止得其所興三良之死非其所興至四句止百夫之特以才足邁眾德足振俗說春秋明謂三良時說單以武勇當之未妥憊憊其慄見得三良決非自殺以從意如可贖兮言亂命可以無從而三良可以人代也人百其身正應百夫之特來蓋彼固以一而當百此欲以百而易一也 紀綱云棘荆棘也黃鳥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乎此以黃鳥之止非其所興三良之死非其所說桑者人所常采楚者人所常刈皆言止非其所也

正解死生之際聖賢重之三良縱不爲無益之悲亦

焉能全無介於其懷耶惴惴其慄見得三良決非自殺以從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耳無所哀訴而但歸之蒼天之殲以致不平之鳴也亦不敢斥若之辭如可贖兮正痛恨其必不可贖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人代便失詩人渾厚之旨使三良果欲以身爲殉則詩當言代不言贖善一贖字終有迫於君命者然

按黃鳥止棘止桑止楚不可謂不得所當是以得所與不得所爲是愚意從穆公一氣起至其慄以見黃鳥止棘無所恐懼而子車殉葬其狀甚可憐也百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九

身麟士雖辨說頗詳然愚意只是人皆願贖即以百人贖之人亦情願如此說覺平穩

講爲君者愛養仁賢以庇民保世乃無故而致之死耶彼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以死乎則此子車氏之子奄息矣維此奄息其才德出眾固百夫中之特也而乃生納之壙中但見臨其穴惴惴其慄非所死而死不安於死亦可哀矣彼蒼者天當惟善是佑而乃殲我良人如此乎是禍也使可贖以他人乎則人將願百其身以易之矣而其如終莫得而贖何哉

交交黃鳥 止于桑 誰從穆公 子車仲行 行龍維
此仲行 句 百夫之防 防 臨其穴 穴 惴惴其慄 慄 彼
蒼者天 天 殲我良人 人 如可贖兮 人 百其身 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鄭箋仲行字也 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正解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即砥柱中流之意也

講交交黃鳥則止于桑矣誰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氏之子仲行矣維此仲行其才德可爲百夫之防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三

乃生納之壙但見臨其穴惴惴其慄不安於死也彼蒼者天而乃殲我良人乎如可贖以他人兮則人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 止于楚 誰從穆公 子車鍼虎 虎 維
此鍼虎 句 百夫之禦 禦 臨其穴 穴 惴惴其慄 慄 彼
蒼者天 天 殲我良人 人 如可贖兮 人 百其身 身

興也禦猶當也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也 正解禦者亦只是一人可以抵得百夫 特防禦通

就才猷智慮言時說單以武勇當之未妥

講交交黃鳥則止于楚矣誰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氏之子鍼虎矣維此鍼虎其才德可爲百夫之禦而乃生納之壙中但見臨其穴惴惴其慄而不安於死也彼蒼蒼者天而乃殲我良人乎如可贖以他人乎則人願百其身以易之矣而其如終不可得何哉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三

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子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

墓中尚何怪哉

朱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銅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閉之墓也

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

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爲穆公之命夫屬纊方亂未可遽從帷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三

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

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爲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嗣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小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

鄭箋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

孔疏文六年至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玃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主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秦風

三

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朱子曰此序最爲有據

按自殺以從死未嘗不是自殺只是康公迫之不得不自殺耳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皆重情之辭以殲我良人句爲主各上四句是卽物以興從葬之人下各表其良而重致傷悼之意也 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三子許諾及公薨三子皆從死陶詩云恩厚固難忘君恩安可違其不謂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爲殉蓋據此也陶於三良無貶

詩經詳說

卷十五

國風秦風

三

辭至唐李德裕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以死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議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安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喪良已微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幸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亦不得爲無罪也及過秦穆公墓又云穆公生不殺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至是而其論始定陳乾昔之子尊已魏武子之子魏顆皆不從其亂命而以妾爲殉君子美之康公愧二子違矣 秦本紀云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

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厭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則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 按三良之殉或罪穆公或罪康公畢竟穆爲較重然觀秦仲已用六十六人則相沿成俗又不得獨罪穆公矣但以三良可哀故獨著於詩

賦彼晨風風句鬱彼北林林句未見君子句憂心欽欽句
如何如何句忘我實多多句

興也賦疾飛貌晨風鷦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
欽憂而不忘之貌

毛傳疾飛貌晨風鷦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
招賢人賢人往之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思望
之心中欽欽然 今則忘之矣

鄭箋先君謂穆公 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
而憂之 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平女忘
我之事實多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重

孔疏賦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晨風鷦釋鳥文舍人
曰晨風一名鷦鷯鳥也郭璞曰鷦屬陸璣疏云鷦
似鷦青黃色燕頤句喙鷽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
鳩鷽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
林者據作者所見有北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
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按舊說三截不貫首二句以為賢人歸穆公矣三四
卻說穆公未見君子方以為穆公未見君子而忽責
康公忘穆公之事憑臆為說全無文理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賦彼晨風則歸於鬱然之北林矣

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
我之多乎此與展展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朱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往來之疾也

安成劉氏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
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
因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
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展展今富貴忘我為因
問之乃其妻也

疏義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說通如何如何怪異之辭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美

說約興亦至四句止未見二句言憂在我如何二句
言忘在彼也另說忘我實多只似言忘之久不可因
展展語入富貴忘貧賤意欽欽為敬故以狀不忘用
字之妙也 纂序展展戶局也

衍義此章大意雖與下章同而興意則異此興有取
義蓋晨風依北林以為歸興婦人仰君子以為歸也
欽欽注解不忘正與下忘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句承
上二句說忘我只不歸便是多者以時之久言之也
猶言弗念室家而愆其歸期良久耳
指南末二句承中二句來說如何如何不作疑辭是

眞言不當忘已 一說以情言情不當忘以義言義不當忘似添注胸大抵只是言我不忘君子君子如何忘我乎所謂以情望之也

講夫歸之閒以相聚爲樂何今之不然耶彼默然疾飛之晨風在於彼鬱然茂密之北林物有所歸則意甚得矣今我也未見君子離索在心爲之欽欽然焉人無所託則憂不忘矣夫我之憂如此而君子不歸亦似乎忘我者遙而思之如之何如之何而忘我之實多乎眞令人不能爲情之甚矣

山有苞櫟櫟句 隰有六駸駸句 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毛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句

興也駸梓櫟也其皮青白如駸

毛傳櫟木也駸如馬倨牙食虎豹

鄭箋山之櫟隰之駸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

孔疏釋木云櫟其實球孫炎曰櫟實櫟也有球象自裏也陸璣疏云秦人謂梓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櫟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梓櫟或曰木蓼璣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梓櫟是也 陸璣疏云駸馬梓櫟也其樹皮

青白駸聲遙視似駸馬故謂之駸馬下章云山有苞櫟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言 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

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駸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說約苞言叢六言數各上一字爲虛字靡樂猶今俗言沒快活之意駸字注疏讀詩記詩緝本俱作駸音剝疏以下始爲駸耳字彙於駸止言馬色不純於駸乃云獸名如馬倨牙能食虎豹與毛傳同則詩必初爲駸而後詭爲駸既詭爲駸雖謂梓櫟亦當也但爾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毛

雅駸赤季又不聞爲梓櫟晨風六駸疑於禽蟲草木中各取奇僻者爲句

詩說欽欽但憂而不忘遇樂猶可解也至靡樂則抑鬱無聊不能爲情之甚矣

衍義此下二章以山與隰之所有與未見君子而有憂憂心靡樂有抑鬱無聊不能爲情意或云絕無可樂之事似深一層靡樂甚於欽欽如醉甚於靡樂按櫟駸梓檉俱以木言爲駸駸非馬也 請彼山之高則有苞櫟矣隰之下則有六駸矣今我未見君子夫婦離別則有憂心而靡樂矣夫我之憂

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如之何而忘我之實多乎

山有苞棣

棣句韻 隰有樹檍

檍句韻 未見君子

句韻 憂心如醉

醉如何如何

何句韻 忘我實多

多句韻

興也棣唐棣也檍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

憂又甚矣

毛傳棣唐棣也檍赤羅也

孔疏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釋

木云檍赤羅郭璞云今楊檍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陸璣疏云檍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檍

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三

有肥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本

詩說靡樂但不樂耳至如醉則昏迷憤亂若不省人

事者憂至此而極矣

按講家以山隰之所有與己之有憂似不合愚意但

以山所有與君子之不歸方轉出憂字爲是 是見

木而不見人意

講山則有苞棣矣隰則有樹檍矣我未見君子則有

憂心而如醉矣我之憂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

如之何而忘我之實多乎甚令人不能爲情之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小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朱子曰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按序說難通故朱子全易之

正解通詩三章平看但憂思之意由漸而深以忘我

字爲主而以欽欽靡樂如醉字爲骨有一步深一步

意各章上四句與己之不忘乎君子下言君子之忘

乎己也憂字亦本下忘字生來注只云以夫不在恰

似不關王事之羈身者然要亦不必深求 東萊呂

氏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見之王子擊好晨風雖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三

當中山被棄之後猶得父子如初詩可怨可以興觀

此類也夫

集解此詩以憂心二字爲主即忘我亦是從憂中想

出詞雖涉歎恨而想望之情益切矣

按此詩當以憂心句爲主蓋重在憂心則出於思若

重在忘我則近於怨觀憂心句三變其文而忘我只

似帶言可見

豈曰無衣

句韻 與子同袍

袍句韻 王于興師

句韻 修我戈矛

矛句韻

與子同仇

仇句韻

賦也袍襦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

子之命而興師也

毛傳袍繡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 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鄭箋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 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孔疏袍繡釋言文王藻云繡爲繡繡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繡謂今繡乃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繡名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五

爲繡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一定一故云袍繡也傳既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做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 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盧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

矛非夷矛也又解稱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也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匹釋詁文

按毛鄭以首二句爲朋友之言王于興師爲追思先王之時以見康公非王師上下不聯

大全周禮曰戈秘六尺有六寸秘猶柄也首底

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五

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後章放此

止齋陳氏曰襄公據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諸侯故秦雖遠處西陲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歎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疏義市恩結死以爲君上此奮不顧身者之所爲也衍義此章同袍與下同澤同裳皆是同服意興師乃未然事須泛言之不可專指西戎言同仇非同與敵國爲仇謂敵王之愾赴難不避死也如云忘身死敵

人異而心同委身殉國形殊而心一是也諸說多云同仇謂以敵為仇同力以赴之也有願同袍而益戮力意此說仇字雖略異而相死效忠之意則同亦可從此句不可如朱豐城相恤之說若曰相恤則是異死而非勇矣

指南同仇中有同心共患意故云足以相死

正解要看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王其拌一死奮不顧身而平日之相結非徒恩愛矣全要肖他強悍勇往語氣又要摹他結納的深心王指天子非指襄公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三

按朱傳豈以云云二句作一句說趕出同袍意即以呼起同仇意甚有味猶云豈但與子共衣服還要與子共生死是贈袍者口氣袍即衣同袍不為無衣言所重者不在此

講凡人不能相結於無事之時則不能相死於有事之日今我有緼袍而與子共之者豈為爾之無衣而然哉正以或有內難外侮之至而一旦以王命而興師則將修我戈修我矛與子同仇耳我赴敵而汝未當後至子死難而我未嘗卻走當視此同袍之意也豈曰無衣哉

豈曰無衣句與子同澤句王于興師句修我矛戟句

與子偕作句作韻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毛傳澤潤澤也作起也

鄭箋釋裘衣近垢垢戟車戟常也

孔疏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為釋說文云襜褕也是其裘衣近垢垢也釋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裘衣袍釋也車戟常考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三

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說約魯詩世學作叶子力切則與集傳各有取爾也

說文澤袴也亦作澤釋文云汗衣或曰鄙袒或曰

羞袒作用六尺裁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為此耳

詩解澤猶今汗衫之類

衍義作起也謂相與奮起而克敵也如我赴敵而子未當後至子有難而我未嘗退兵是也同行亦然非開說箇興師徒同行而已也

正解偕作者見我奮子不得獨怯也有鼓舞意偕行者見我先子不得獨後也有直前意俱靠一王字說

按澤亦衣也衣字可兼袍澤裳三件猶云豈以子無袍而與子同袍豈以子無澤而與子同澤豈以子無裳而與子同裳

講豈日子之無衣也而與子同澤哉蓋以王一旦有事與師則將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而其起而爲濟變之舉焉區區同澤爲此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句王于與師修我甲兵句與子偕行句

賦也行往也

指南行字俱要講得足以相死意非徒同行而已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三

講豈日子之無衣也而與子同裳哉蓋以王一旦有事與師則將修我甲兵與子同行而相率爲赴難之往焉區區同裳爲此耳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情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擊之則其強毅

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慶源輔氏曰先生發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強悍果敢之資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於藝祖皇帝之聖訓焉亦當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厯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爲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美

風氣方開純樸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

疊山謝氏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讐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讐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豐城朱氏曰與于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爲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爲伍兩軍師之眾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爲討賊復讐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讐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囂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毛

小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朱子曰序意與詩情不協

按全詩不見有刺意序渾言其君鄭孔直指康公無所據

集解此秦人結恩誓死呼其朋儕相告語之詞於從

王見其義於同仇見其勇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總是結恩愛於平日正欲其患難於臨時也重在王字上各章語氣自相呼應一則見其有從王之義一則見其有相死之勇須說得忠

勇激揚方似秦人口氣寫出他一種壯往親暱之氣便有并吞六國之雄人情到不樂田地即強之使去亦不輕起矧兵凶戰危肯直前勇往乎雖強悍如秦人心惟知有從王之義故視死如歸人所憚者彼獨樂之詩柄樂字最宜味

我送舅氏

句曰至渭陽

陽前句

何以贈之

句路車乘黃

黃前句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毛

毛傳母之昆弟曰舅贈送也乘黃四馬也

鄭箋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

孔疏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雍在渭南水北

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

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

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大全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華谷嚴氏曰曰至渭陽送之遠也何以贈之如采菽雖無子之之類歎然猶以爲薄意有餘也

衍義此但敘其送贈之事如此只開閑說路車乘黃之贈亦以表甥舅之情耳不必用王氏送之遠贈之厚意亦不必用華谷嚴氏歎然以爲薄之說瓊瑰玉佩倣此路車或曰乃象路以賜異姓者也然不宜用之只還他路車便是

按送遠贈厚之說不必駁

講人情之感莫重於別離而況我之於舅乎誠以我舅氏也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得以復國顧晉之宗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禋

有託而秦之後會無期則薄送之曰至渭陽之地焉然行者必以贈也何以贈之乎則以路車爲乘而乘黃爲駕焉蓋我舅是行也將以嗣侯爵之封則是固其所宜乘者而我以之致其意耳

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

何以贈之

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毛傳瓊瑰石而次玉

孔疏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

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

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懼不敢言後三年而言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耳

曹氏曰玉佩珩璜琕瑀之屬

慶源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罕

通解此詩只平平敘其送之之地贈之之物思之情如是耳不可作自言其送之遠贈之厚而思之長亦不必謂意猶以爲薄也但就讀詩者見其待舅之意如此則不妨耳

按通解是說送遠贈厚意猶爲薄不便自言而時講引用不明意似不達不厚誤矣

正解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惓惓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語最含蓄不須說破俯仰往昔有無窮之感焉瓊瑰玉佩諸侯之所服者瓊瑰玉佩只是一佩佩玉之制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

侯國用石而次以玉者此亦有良玉比德之義蓋十九年之佳公子所謂唐叔之後必大者此也不然亦何取於玉佩卽佩亦貽之羞矣 重耳之君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

按朱子云穆姬之卒不可考則思母不宜認真說送人而言思自是常套語何必別有所指

譚然我舅氏也兄弟九人而今獨得以嗣位是以薄言送之而觀夫舅而心傷感於離而心惻則悠悠然其我思焉當是時也果何以贈之乎則以次王之瓊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聖

琚與夫璫璫之玉佩焉蓋以舅是行也將居諸侯之封則是皆其所宜佩者而我以之致其意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公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惡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琚玉佩者

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平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疊山謝氏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

安成劉氏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

小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聖

孔疏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傳四年傳稱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驪姬之難也傳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傳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秦齊姜驪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

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卽位而作是詩蓋以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星

按序云念母不見已是疑案而云此詩是康公卽位後追作尤不足信

集解此只就送行時敘其贈別情景而待舅之厚與念母之深自見詩之所爲婉而多風也

衍義上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送之以送爲主贈乃送中事也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者瓊瑰玉佩諸侯之所服者舅氏歸晉將爲諸侯故以贈之贈者將其送之之情思者深其送之之感都是送中之事須寫一段言有盡而意無窮光景

正解馮吉人曰駢脅示奇已具尊崇之體仁親爲寶復彰遠大之期兄弟九人而獨存見天心之有屬在外十九年而始返知人望之攸歸康公送之而贈以諸侯之乘服者正送之歸晉爲諸侯非獨私情實關公義豈尋常餞別已哉康公之送重耳一片甥舅至情殷殷自不容已說者謂秦無文章唯渭陽一詩令人讀之惘然悲心頓興骨肉之想如行虛墓而聞秋蛩之鳴也左傳魯文公六年秋晉襄公卒使先蔑士會逆襄公庶弟公子雍於秦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夫人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星

趙氏頓首於宣子宣子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十二年冬秦伯爲令狐之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戰于河曲秦人夜遁復侵晉入瑕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夫渭陽之思亦可取矣而令狐之怨何爲者哉襄公文公子襄公卒靈公幼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文公愛之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時雍仕於秦故自秦逆之云嗚呼怨毒之於人甚矣渭陽之感良心也而令狐之役所以修怨於晉者不少假借何其念母

於渭陽而不免忘於令狐耶怨欲害之也雖然晉之亡也數矣定君取伯實於秦是賴而卒成怨禍晉非少恩耶君子讀絕秦之書而後知晉之誣秦也

按秦晉二國忽好忽爭自是常事當其送舅時出於真心至情詩固可傳至於後各爲其國豈得專念母舅之情而不顧祖父以來之基業乎予謂責及令狐之舉只是開文不足深論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
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墨

毛傳夏大也 承繼也權輿始也

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

孔疏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嵬七曜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

不得言屋宅也

按鄭說夏屋渠渠甚異王肅固已駁之於先矣朱子易之有所本

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衰供億浸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大全杜氏曰供給億安也

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惟有恆者然後可久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吳

也

詩說玩兩每字便見非出偶然矣故曰禮意衰衺衺義渠渠夏屋是深廣之大屋而供億之厚即在其中如堯館舜於貳室齊館孟氏雪宮亦是夏屋渠渠或泥下言每食無餘以頌大房例看爲盛散羞之具亦強解 微弦云此詩之旨卽馮驩彈鋏所謂出無車食無魚意

指南造衍自權始造車自與始故借權輿二字以言始字意講中直言不能繼其始便是不必於造權輿上起義

講人君重道隆禮貴於始終無替吾君始也於我乎
處以夏屋之渠渠禮意厚矣今也則每食而無餘亦
何薄也如厚今薄于嗟乎其不承權與棄禮忘道何
可久居此哉

於我乎頓每食四簋句今也每食不飽句于嗟乎頓
不承權與句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簋蓋盛稻梁簋盛
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毛傳四簋黍稷稻梁

孔疏考工記云旅人爲簋其實一穀豆實三而成穀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罍

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
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
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
曰簋圓曰簋則簋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
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
膳稻于梁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簋秋官掌
客注云簋稻梁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梁當在簋
而云四簋黍稷稻梁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
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
公食大夫禮有稻有梁知此四簋之內者兼有稻梁

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
故稻梁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
稻梁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梁此唯四簋
者亦燕食差夫禮食也

說約兩章俱在三句截此章亦用于嗟乎不承權與
結者乎與與亦自相叶也 纂序按集傳簋飽既不
如上章與與叶則或簋叶飽或飽叶簋俱可兩俱反
叶似不必

按說約云乎與與自相叶恐不然凡詩中與上章重
見者多單收或以章與章叶別是一體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罍

副墨曰無餘猶可飽也曰不飽則益甚矣有饑餓於
我土地之狀

講吾君始也於我乎每食四簋禮意厚矣今也則每
食而不飽亦何薄也始厚今薄于嗟乎其不承權與
何可久居哉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
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
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
市遂稱疾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舖席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疊山謝氏曰秦君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饑餓免死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號爲賢者亦爲可恥矣

小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吳

終也

孔疏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按直指康公亦是臆度故朱傳只言其君

正解通詩二章總見其簡賢者之意各上一句言始時禮儀之盛中一句今日禮貌之衰末乃歎其不能繼乎始也以今也二字作骨詩意全於此處著精神要知詩人之意重在道上非爲區區一居室一飲

食之閒而已然道恆關於禮意始而夏屋四簋猶見禮意之盛處終則不然禮意衰矣此便見其君忘道而賢者所以欲去也諸說多云須補不可久留意愚謂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意自於言外見之以不補爲高

按時講皆云重在道上是因穆生之事添出據本文只當言禮意盛衰此人作詩後不知去留如何亦不可加貶講中補出不可久留無妨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疊山謝氏曰秦本戎狄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國風秦風

李

之邑於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說約嚴緝由伐木而觀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張

叔翹曰秦國棄禮義尚首功之國其始之待賢也陽浮慕之非真能悅賢者也則其終之不繼宜矣然則權輿之詩其逐客坑儒之漸歟

正解劉行素云車鄰駟鐵終南皆見秦之強大小戎無衣皆見秦之勤王兼段求人渭陽篤親取之也至

黃鳥失賢晨風棄婦權與飭士而秦爲不競矣夫子錄其善者見猶有先王之風舉其惡者見周不復西而秦之所以止於秦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至

詩經詳說卷二十五終

詩經詳說卷三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撰

陳之十二

陳國名大隸伏義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卽其地也廬陵羅氏曰男曰覡女曰巫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一

大全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陳譜陳者大隸虞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孔疏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隸之墟也漢書

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
虞戲故連言之虞戲卽伏羲字異音義同也 襄二
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
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
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
也傳言爲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
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
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
之後也昔舜爲庶人居於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舜既
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
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
祀是爲胡公是胡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
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
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媯者非也哀元
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
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媯
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
閼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
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
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

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
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之外別有三恪謂黃帝
堯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
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
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其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
車封黃帝之後於蓀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
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明
陳與蓀祝其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 禹貢
豫州云導荊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
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
方卽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檜
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
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
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
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尙書
作盟諸卽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
但聲訛字變耳 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
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
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粉楸
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

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皋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宣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

蘇氏曰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周德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四

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華谷嚴氏曰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

詩說於此下於秦夷之也

按樂記未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乃封夏殷之後夫陳以陶正利其器用而後封豈在未下車時微子封宋是成王事又豈下車即封樂記原屬影響之談鄭康成泥此謂未下車所封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下車所封杞宋別爲二王之後及唐初有三恪之

議崔靈恩王鄭說相沿已久故朱子因之不及更考然三恪之名起於左傳杜元凱謂周封二王後又封舜後爲三恪或疑宋封在後於事不合然舊說亦有以封宋爲武王事者元凱所見或如此今以宋爲成王封則杜說覺未允竊臆武王以元女妻胡公而封諸陳未必卽有三恪之名後世連虞夏商之後稱爲三恪子產就傳聞大概言之耳如此說似圓胡文定春秋傳以宋爲三恪蓋從杜說又黃帝之後爲蓐帝堯之後爲祝其方域不一處而陳杞宋之故址疆域相聯必非無意予向有辨附識其略於此鄭因陳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五

俗好巫而謂大姬所倡又因大姬好巫而謂大姬無子種種臆說皆無確據陳風原是民間所採鄭謂自幽至靈派定某詩爲某公亦不足信故朱子不用而惟以株林屬之靈公蓋慎之也

子之湯兮

湯謂

宛丘之上兮

上句

洵有情兮

句

而無望兮

望韻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

毛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

鄭箋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 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傲

孔疏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 鄭以爲子者斥幽公爲異其義則同 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六

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矣爲丘之宛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

接毛以子爲大夫已無據鄭直改爲幽公觀下章擊鼓擊缶值羽值翺云云豈君所爲耶 大全濮氏曰宛丘因以爲其地之名

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慶源輔氏曰遊蕩以爲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於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

正解上三句輕重在末句子之湯兮是以放蕩爲高致而故行之也湯兮內就含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曠蕩廢盡禮法燕笑嬉戲德隅有何可瞻望乎此二句語意從容不迫與直刺之者不同言彼非不有情思可樂也特惜其無威儀可望耳 指南有情就蕩時言此句輕須重無望上 譚人情易弱貴節以禮今子之放蕩自恣兮但見其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七

游於宛丘之上兮以其逸興所寄洵有情思而可樂兮然而威儀嫺褻略無令望之可瞻兮子亦何不知自簡耶

坎其擊鼓句 宛丘之下句 無冬無夏句 值其鷺羽句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鷺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毛傳坎坎擊鼓聲 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鷺鄭箋鷺舞者所持以指麾

孔疏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蹀躞名之曰白鷺縷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鷺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純然與眾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其白羽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八

三山李氏曰無冬無夏但言常舞也

華陽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說約魯詩世學下戶古切 纂序首章第三句不叶

則無冬無夏句此與末章同不叶可集傳叶與上句下同似不必

正解擊鼓擊缶卽上之蕩時然也上言擊鼓下言值羽須合看蓋鼓於斯亦舞於斯而舞之久則鼓之亦久矣故宛丘之下須補出舞來而鷺羽下亦宜兼擊鼓意無冬無夏言常舞也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無夏而一以舞爲事者此商書所謂恆舞也 文舞以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末要繳轉無望意
講且游蕩必以歌舞爲樂也但見其坎然其擊鼓之聲聞於宛丘之下焉非特一時爲然也蓋無冬之寒無夏之暑而於是擊鼓卽於是值其鷺羽以爲舞焉何全無廢時失事之憂耶

坎其擊缶

句韻

宛丘之道

句韻

無冬無夏

句韻

值其鷺羽

句韻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翺翺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九

毛傳益謂之缶 翺翺也

孔疏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益益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 又史記蔣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 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 翺翺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翺

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缶彈箏拊髀而歌鳴鳴快耳目者眞秦聲也秦王嘗爲蔣相如擊缶矣楊惲云家本秦地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鳥鳥

飯缶音同
說通陳無名山大澤宛丘其國之盛地也湯然而於

宛丘鼓焉而於宛丘舞焉而於宛丘無所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厥之之辭

說約魯詩世學缶叶方老切 纂序道翻本叶集傳驅以叶缶不如魯詩世學以缶叶道翻爲勝也

正解通解謂陳師從胡公於豐徒眾習其聲以歸國人化之理或然也

講又見坎然其擊鼓之聲聞於宛丘之道焉非特一時爲然也蓋無冬之寒無夏之暑而於是擊缶卽於是值其鸞翻以爲舞焉何全無廢時失事之憂耶宛丘三章章四句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十

小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孔疏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

朱子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下同

按毛以大夫之惡因刺幽公鄭直刺幽公鄭尤誤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前章刺其蕩而無儀下二章刺其久於蕩而無節每章各上二句指其游蕩之處下則刺其無儀而無節也總以蕩字爲主下鼓舞正蕩

中事 首章猶言有情至無冬無夏歲月流連今日宛丘明日宛丘殊少趣味更爲不及情矣此詩人之善刺也 按有情非褒語不用翻駁

東門之枌

句

宛丘之桺

句

子仲之子

句

婆娑其下

下句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

毛傳枌白榆也桺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 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

鄭箋之子男子也

孔疏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十一

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枌爲白榆也桺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 知子仲是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

按子仲未必是大夫之子未可作男人 呂記婆娑不必是舞但襄徇翱翔之義 纂序集傳

云舞貌柄中有歌舞字而婆娑徑是舞可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集解陳都宛丘之側東門即往宛丘之道乃國之交會處其旁有枌樹二種之木可以休息

衍義婆娑注訓舞貌包歌在內其下即枌樹二木之下也

東門二句以地言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有枌樹之陰人所趨聚也子仲陳

大夫氏以大夫之女聚舞已非所宜况男女相與而

慕悅乎

慕悅乎

按賦其事是男賦觀子仲之子不續其麻視爾如政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七

云云作男辭則可作女辭則不可

講勝事在游人生最樂今夫東門之外言有枌焉宛

丘之上言有枌焉地莫美於此矣而子仲氏之子乃

相與婆娑於其下焉豈非佳會也哉

穀旦于差

差韻

南方之原

韻未詳

不續其麻

麻韻

市也婆

娑

娑韻

賦也穀善差擇也

毛傳穀善也

鄭箋旦明于日差擇也

續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

今不為

按毛以原為大夫氏鄭又以為原氏之女皆出臆說

穀旦只是好日子鄭以為善明不可解

既差擇善旦以會於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黃氏曰邠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

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於不續其麻

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

說通市如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趁虛也因赴南

原之約而經過於市也

說約集傳差麻與娑叶而原字無韻六帖因之石經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七

南方之原作宛丘之坡鑿也 纂序詩柄是男女自

賦其事此章注云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下章又云

於是以其眾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辭則又是

述其事矣或朱子自雜以說詩語也然玩本文子仲

之子婆娑其下不續其麻市也婆娑及越以嚴邁等

語此詩竟似述其男女聚會歌舞以相樂耳惟下章

視爾貽我二句方男女相道慕悅之辭則集傳正妙

也

衍義上二句是未然事下二句方是會也穀旦乃清

明無風雨之會如後世言良辰美景一樣往會於市

卽俗取鬧熱之意然市卽南方之原之市也亦相照
應或謂此四句俱一時事勿分約會往會作兩箇時
節看亦可

按先約後赴爲是以市卽原之市覺混原只是原隔
之原耳 玩以舞於市而往會往字在下是從市過
而赴原非止於市 原字不叶可疑自是脫漏竊疑
麻字可不用叶或謨婆反在原字下而誤
講不但東門已也其差擇善旦而往則於南方之原
以相玩樂焉雖曰麻所有事也然不必續之而且市
也婆娑以往赴此會爾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古

穀旦于逝逝句越以越句覯覯句適適句視爾如視句苢苢句貽我握椒貽句

椒韻

賦也逝往越於覯眾也邁行也苢苢茅也又云荊葵紫
色椒芬芳之物也

毛傳逝往覯數邁行也 苢苢茅也椒芬香也

鄭箋越於覯總也朝日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
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 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
視女之顏色美如苢茅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
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由

孔疏苢苢茅釋草文舍人曰苢一名蚺蚺郭璞曰今

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
陸璣疏云苢苢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
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

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
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
美如苢茅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
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爲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
亂化之所由耳

按毛以覯爲麻總承上續麻說謂不續而持麻續以
行太強鄭謂總合而行稍勝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五

大全漢氏曰苢苢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
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蚺蚺俗
曰火蟻

通解椒實芬芳亦中州飲湯所尚故以相遺

說通貽椒女贈男也握見手授也

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眾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
悅之辭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苢茅之華於是遺我以
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說約集傳邁與逝叶烝邁云者照詩柄聚會二字爲
訓也

正解首句亦未然之辭次句方以眾行也視爾二句根次句來紀緒云男悅女而言其色美女悅男而遺以握椒交相愛也本注似未有分曉

按爾字我字自是男子一人之言注本自明豈可分作兩平語乎

講又不但已也試以善旦而往而子以眾相同邁焉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蔽可愛於是貽我以一握之椒而手贈慇懃以交情好也其樂為何如哉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

小序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十六

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孔疏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

按此詩亦難定是幽公時

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

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

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

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粉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

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

亦其勢之必然也

正解通詩三章開看不必相承一章言其歌舞之處二章言其往會之期三章言其相贈之厚總是述其事以相樂也既曰東門又曰南方歌舞已非一處既曰穀旦于差又曰穀旦于逝聚會又非一時男悅女而言其色美女悅男而貽以握椒其宣淫何所不至者且以大夫氏之女猶爲之其何責於小民乎

按子仲未必是大夫之氏或是其先世授姓氏出於大夫耳豈有見爲大夫而令其女與男子成羣歌舞遊戲者乎以後世事觀之此當是女巫中知名者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十七

多爲人所邀請而詩述之以見風俗之不善

衡門之下

句可以棲遲

韻必之洋洋

句可以樂飢

飢韻

賦也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

木爲之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

毛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泉

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

鄭箋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

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飢者不足於

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

人君慈惠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孔疏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邨風有瑟彼泉水知泌爲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饉魏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饒饒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

按此詩只就賢而隱者言鄭喻人君非詩本旨

廬陵羅氏曰門阿考工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卽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六

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字說文云屋邊卽屋四垂

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通解禮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衡門固隱士之常也

集解凌濛初曰可以者無不可也非必欲如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下語皆活樂飢字亦妙正不得云忘飢此詩與考槃相似須想其胸次中

自有一段瀟灑處不離衡泌亦不黏衡泌

衍義此章總是自足而無求安飽意衡門言門之淺而其所居之陋可知元稹云塾卽門之兩傍室堂卽門之中堂正簷是宇側簷是阿此惟橫木爲門故無此泌水非真可飽只是玩泌水之光景可樂而自忘其飢耳此隨所寓而皆樂不必說胸中自有其樂亦不可說人不堪其憂而我不改其樂若爾則是自誇矣

正解衡門二句隨所居而樂也泌之二句隨所玩而樂也皆自足而無求之意一說上漏下溼恨不急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七

去之爲快惟栖而遲則可久矣故曰遊息人惟飢餓切身未免愁煩惟樂而飢雖飢亦樂矣樂飢二字連看正不得云忘飢注雖字亦可字正相應見其遇平物而卽適乎物也

按棲遲二字訓遊息合看拆不開不可云棲而遲

泌泉水取瑟彼泉水之意非水名樂飢不必添出樂道忘飢言其能以樂處飢也是形容之語豈眞腹中常飢哉

講人生寄也隨在而可耳如衡門之下雖甚淺陋也自我居之容膝有地亦可以棲遲而遊息矣泌水洋

洋雖不可飽也自我觀之臨流適趣亦可以玩樂而忘飢矣何有弗足者哉

豈其食魚

句必河之魴

豈其取妻

句必齊之姜

姜顓

賦也姜齊姓

鄭箋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

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

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按此詩無取喻君任臣意

山陰陸氏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

者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三

正解此言其德非分之食色孰若安素位之貧賤豈

必者不必於是云耳非卻而逃之也魴鯉姜宋借言

以見非禮之獲不必實以娶妻食魚言魴鯉取其味

之美者齊姜宋子取其族之貴者非色美也食色

性也人之大欲也食色如此則其餘可知推之而富

貴功名舉不足以入於心矣世人溺入苦趣病根

正坐一必字上終身擺脫不去打破此字關頭眼前

任取諸物無不可以自樂按食色兩意皆虛設無

輕重

講如人之食皆以魴爲美也自我言之得食足矣豈

其食魚而必於河之魴乎人之於妻皆以姜爲貴也

自我言之得妻足矣豈其取妻必於齊之姜乎夫必

欲如是則亦多求自累已矣

豈其食魚

句必河之鯉

豈其取妻

句必宋之子

子顓

賦也子宋姓

鄭箋宋子姓

孔疏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作四岳

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舜封契

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按齊只當云四岳之後不當云伯夷伯夷典禮未爲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三

四岳

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

神農書曰鯉最爲魚之主

按此與上章無別是困類而推之以致詠歎之意

講食皆以鯉爲美也夫豈其食魚必於河之鯉乎妻

皆以子爲貴也夫豈其取妻必於宋之子乎隨事而

無所必焉則亦何求於外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小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

朱子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按序說與詩意相反詩是無求於世隨寓而安之意如何能誘僖公使之自立

濮氏曰集傳以爲隱居自樂無求於世如衛風考槃者興味深長也

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於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二章又可見其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三

正解此詩隱者所自作勿如考槃爲贊美之辭首章是自安而無勉強之意下二章是自足而無歆羨之心然首章雖是自樂已有無求意下二章雖是無求亦有自樂意蓋能隱者必能自樂自樂者必能無求也非兩平之辭

集解此隱居有得之言與驕語貧賤者不同自樂無求是一串意不得分貼

指南首章有忘遇之心下二章無逐遇之心此真素位而行超然於世界之外者也首章重可以字見無所不可下二章重豈必二字見無所必也鍾伯

敬曰只可以字豈其字必字正反翻弄而自得無求之意躍然

東門之池

句

可以漚麻

麻韻

彼美淑姬

句

可與晤歌

歌韻

歌韻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

毛傳池城池也漚柔也晤遇也

鄭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

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疏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三

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幌氏以浼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浼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勒也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

按鄭謂喻賢女柔順君子多一折

說約晤訓解當是邂逅之意通解云我自歌之彼自解之則如俗言會心之說也 水經注陳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不耗竭

詩通昭訓解猶今知趣之謂隨其歌詠言語輒能領其情也

指南鍾伯敬曰晤字乃會晤之義解字在可與二字看出注以解字釋晤字欠的

按依毛傳晤訓遇較明

此亦男女會遇之辭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五

興也

詩說興無取義只用兩可字相呼

說約可以可與者易之之辭

講女之美者不常有而得遇為尤難今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而極其相投之順矣彼美色之淑姬吾之會於此也則可與晤歌而極其相得之歡矣是不有厚幸也乎

東門之池

句可以漚麻

彼美淑姬

句可與晤語

興也

孔疏陸璣疏云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

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如筋者謂之微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紵又作苧

說約古義語說文云論也徐鍇云論難曰語語者午也言交午也 集解按交午言言之久

講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矣彼美色之淑姬則可與晤語而盡答述之情矣豈非深幸乎

東門之池

句可以漚菅

彼美淑姬

句可與晤語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五

孔疏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為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大全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若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說約古義許慎云直言曰言徐云凡直言者無所指引借譬也 此交午直言俱在男女會遇上看故妙講東門之池則可以漚菅矣彼美色之淑姬則可與

晤言以盡談笑之樂矣豈非深幸乎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小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鄭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下同

按詩無刺君之意君子亦未有所指

指南此詩愛慕之言反覆道之即所遇之地可以治乎物與所遇之人可以遂乎心曰美曰淑彼自以爲美淑耳非真有美淑之德也晤言是與人之合曲而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三

廣歌也晤語是與之相答述也晤言是與之相言論

也詩柄雖曰男女聚會之詩然曰彼美淑姬可見爲

男悅女之辭是男與女會遇而作此詩也

東門之楊楊韻其葉牂牁牂韻昏以爲期句明星煌煌句

韻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牁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

毛傳牂牁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期而不

至也

鄭箋楊葉牂牁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

月 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孔疏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三

依用焉

按毛鄭之說不同而皆謂親迎不至夫親迎重禮必先議定其期安有臨時不至者乎况云留他色而不至則是淫女其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將何如耶

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疏義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爲興

集解東門二句雖是因見起興然玩語意似言物遂其生而人反負約之意作反興看亦妙

講凡人期約所以徵信不可負也彼東門之楊其葉

則牂牁然而盛是物猶得遂其生矣况我與子期會
於此原以昏暮之時也乃啓明之星已煌煌然而猶
不至何人反負約如斯乎不禁觀明星而增慨已

東門之楊

其葉肺肺

肺韻

昏以為期

明星

與也肺肺猶牂牁也 哲哲猶煌煌也

毛傳肺肺猶牂牁也 哲哲猶煌煌也

集解此非徒歎其負約蓋慮其別有所奔耳 肺肺

二字奇甚肺如華蓋言其葉之覆下如肺然也

講彼東門之楊其葉猶肺肺然而盛矣况我之與子
原以昏暮為期也乃明星已哲哲然而猶不至是果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无

何意乎吾蓋不能為子解矣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小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

按序云泥昏以為期句遂以為昏禮親迎親迎豈宜
家中坐待而怪女不至耶

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為東門之楊自東門之楊而
為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
者之於導民可不謹哉

衍義二章只是疑慮之意反覆道之本即所見以為

與須以負約意思為主

指南此女負約而男作詩也重明星句有撫景增悲
意

墓門有棘

斧以斯之

斯韻

夫也不良

國人知之

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

矣韻

與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
也誰昔昔也猶言曠昔也

毛傳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

維斧可以開析之 昔久也

鄭箋誰昔昔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无

孔疏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墓
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
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析義也
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與傳昔久同
也今定本為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

按鄭因序說刺陳佗遂曲為之解以陳佗不親賢師
良傳陷於誅絕直以夫為傳相文義不甚合故朱傳
謂不知何所指

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
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曠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

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慶源輔氏曰人之爲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爲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爲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說約按集傳國人知之以下另轉則自疇昔則字衍文不與上兩則字一例 纂序又按誰昔猶云不知那昔即已然言其久也

詩說不良就荒暴淫虐而言誰昔然矣深傷之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三

正解不良泛說或就游蕩淫欲言恐國俗皆然未必知其非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與其不善而見知於人下是即其不改而原其積之久也惡木生於幽僻之地爲斧之所析與人爲惡於隱微之中爲人之所知也國人知之寓有譏刺規正之意見可因之而自改也言疇昔已然則積之已久不可救藥矣 追言其始往者不可諫也

指南誰昔然矣只言其肆惡非一日也一說謂知而不改以其積之久也似把末句作推原看反不自然

講人孰無過貴乎自改茲則有不然者彼墓道之門

幽閒希行用生棘薪則維斧可以開析之矣况夫也

所爲不良初或動於隱微猶懼人知至公然形肆於

外無所忌憚則舉國之人皆有以知之矣然猶幸其

爲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乃至於國人知之而

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豈可得而救藥之也哉

墓門有梅

有鴉萃止

夫也不良

歌以詆之

詆詆

詆詆

詆詆

詆詆

詆詆

詆詆

與也鴉鴉惡聲之鳥也萃集詆告也顛倒狼狽之狀

毛傳梅栞也鴉惡聲之鳥也萃集也 詆告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三

鄭箋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鴉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樹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 予我也歌而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孔疏梅栞釋本文鴉惡聲之鳥一名鴞與梟一名鴞

鸞叩云爲梟爲鴞是也俗說以爲鴞即土梟非也陸

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

誼所賦鴞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漢

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

按鄭以告爲使工歌之多一折

大全漢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鴉數鳴楚辭注鴉鴉二物又云鴉似鴉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爲羹雁又可爲炙莊子見彈而求鴉炙是也詩記鴉即鴉鴉斑色貓頭有毛如角其聲如笑晝伏夜飛入人家凶

按鴉與梟易混土梟色如土非綠色鴉是鴉鴉疑是今之樹貓然亦非綠色豈南方別有一種綠色者乎鴉羹以示除惡非美品

大全楚辭注鴉鴉二物陸氏曰今之鴉鴉也亦曰怪鴉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三

墓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詆之者矣詆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詆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說約按集傳詆與萃叶予與顧叶

詩說僻地有梅則鴉聚其中以興人爲不良則歌發其隱

正解此章上四句與人之不善微於人下言其不能自悟而傷之深也此以可惡之物以爲惡之之興上從不已搜出病根已見不可挽回了此又從不顧上窮到究竟慮其悔將無及而不可不及今聽吾之歌

蓋危言之也亦激之也無非欲聳動其良心見及今猶可已耳始有可改圖之地而無其心終即欲爲改圖而已無其日與亂同事者往往如此顛倒即危亡之事顛倒思予則此時尚未顛倒及今改圖猶可自新此詩人惓惓忠告處思字正與顧字相照倘顧於前則不至縱惡於後與其思之於後孰若先顧之於前陳木叔曰棘是惡木安能免斧鴉是惡鳥豈容萃梅此雖興以之刺惡實切也斧以斯之以興惡根宜斬之意有鴉萃止以興惡聲可警之意

指南先輩云梅美木也墓門有梅言人雖惡而善心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三

猶在也如此則是於梅上取興且似比一說云以鴉之鳴於梅興已之刺乎惡看來鳴字亦是蛇足大抵只是鴉集於梅興已刺乎惡耳末二句慮其后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聽己之言而速改之也

按鴉鳴於梅興已刺乎惡其說可用蓋鴉鳴報凶亦有儆戒之意

講彼墓門有梅則有惡聲之鴉萃止於其上矣况夫也不良而我則歌其惡以告之使知所改圖矣此正爲其改之自今可免后悔耳今乃詆之而怙惡自恃不予言之顧念勢必至於顛倒而後始思予言之爲

是亦豈有及也哉吾不知夫夫之所終焉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小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鄭箋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

孔疏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弑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太子免而謂之弑君者以免爲太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爲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墓

以弑君言之

朱子曰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按陳佗固惡詩當直刺佗而以無良屬之師傅便覺難解不足信矣

指南此詩序以爲刺陳佗朱注謂不知所指只作泛刺其人之無良耳 墓門洩冶諫靈公孔宣儀行父譜而囚之始作此詩

正解此爲刺惡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絕之也二

章言其悔過無及微傲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

始下重顛倒思予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 朱子舊注曰陳佗文公

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

集解此詩是誨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顛倒思予一句

聽月附傳孔宣儀行父從君宣淫洩冶刺之賦墓門

孔宣儀行父洩冶皆陳大夫靈公與孔宣儀行父同淫夏姬皆衷其和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墓

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

洩冶諫靈公孔宣儀行父譜而囚之治作是詩按傳序不同難於詳考只從朱傳泛說爲是

防有鵲巢

句

卬有旨草

句

誰侑予美

句

心焉忉忉

韻切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卬旨美也若若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侑侑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迂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

毛傳防邕也卬卬也若草也 侑張誑也

鄭箋防之有鵲巢即之有美若虛勢自然與者喻宣
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 誰誰讒人也女眾讒
人誰佯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切切然所美
謂宣公也

孔疏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
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即爲
丘邱風稱旄丘有葛藟風稱阿丘有藟是美草多生
於高丘也若之華傳云若陵若此直云若草彼陵若
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
若若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葵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美

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佯張誑
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

按鄭以予美屬宣公以鵲巢旨若喻讒人是泥序說
防邑也亦是臆說

大全濮氏曰佯謂誑誕則字與謔同書云謔張爲幻
然似有裝載贈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說約古義羅願云鵲木大則巢高木小則巢卑皆取
木之枝梢不取墜枝陸佃云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
風底多風則去喬木巢其傍枝故高而不危即爲丘
者孔穎達云土之高處草生尤美若草名與若之華

之若不同 如上說則防有巢亦巢於防上之木非
卽巢於防也

詩記郡國志邛地在陳縣北 若有二種此爲若饒
小雅若之華陵若也

集解防以捍水如今堰塘之類鵲非大木不巢此言
防有巢當是其旁有木而鵲巢之耳然考郡國志陳
縣北有防亭則防亦地名

按防卽隄防之防

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閒之之辭故曰防則有鵲巢矣
邛則有旨若矣今此何人而佯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毛

而至於切切乎

疏義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
之蓋以尋常之物與怪異之事也

集解誰予二字相應言此乃予之美也而誰爲佯之
乎驚怪疑恨之辭

衍義佯與謔同言予美本無嫌隙彼何謔張爲幻造
言生事以潰亂搆貳其心使之佯張而無所定也誰
佯誰字管下二句講

按佯張誑也是說誰欺誑予所美之人屬讒言者說
若謂使所美者佯張無定則佯字作兩層意未是

講人之情好所在往往有人間之所以鮮克終也彼
鵲善相地安則爲巢防之上有之矣若宜荒地不戕
則旨中之上之矣况予之所美素相乎也是誰爲
虛誕之辭以併張之使我憂之於心爲之切切不安
乃不得以有終乎曾鵲巢旨若之不如矣

中唐有璧句 鵲韻 卽有旨鵲韻 誰併予美 句 心焉惕惕 句

與也廟中路謂之唐璧甌甌也鵲小草雜色如綬惕惕
猶切切也

毛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璧甌甌也鵲綬草也 惕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美

惕猶切切也

孔疏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
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
詩云中唐有璧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
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
云甌甌謂之璧李巡曰甌甌一名璧郭璞曰甌甌也
今江東呼爲甌甌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
似綬也陸璣疏云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鵲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
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鵲草之名豈因其似鵲鳥

而取義也

說約古義按唐字又訓大說文以唐爲大言周禮亦
以唐弓爲大弓是也廟之中路比所居宮室之中路
爲大故曰中唐陳祥道云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
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工記曰堂塗十有二分鄭氏曰
堦前若今令辟械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蓋
令辟卽璧也械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
副壘中唐是廟中堂下至門之徑甌甌屬砌於徑上
者

正解中唐有璧人罕踐之則成其美卽有旨鵲人莫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美

戕之則成其文

按璧卽今之甄

講中唐有璧人罕踐之則成其美矣卽有旨鵲人莫
戕之則成其文矣今予之所美誰爲詆誕之辭以併
張之使我憂之於心爲之惕惕不放而不得以成其
好乎是真可怪也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小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朱子曰此非刺其君之詩

按憂宣公信讒而云誰併予美不甚合

正解詩意重切切惕惕上詩柄所謂憂或閒之者也此詩莫作實事看蓋兩情既密憂其或有是言也玩一誰字當在疑信之間所與私之人或男指女或女指男俱不可知須要活看

指南此憂思之意反覆道之也興無大取義舊謂以尋常之物與怪異之事者則失之過求近謂以理之所無者與閒人之言不可信亦未見防巢叩荅爲非理所有也大抵只以有字與誰字相呼應爲興耳按防之有鵲巢叩之有荅荅皆知其有定名定在也誰份則不可知其誰與意是如此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聖

月出皎兮

皎兮

佼人僚兮

僚兮

舒窈糾兮

糾兮

勞心悄兮

悄兮

句韻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窕也糾糾結也悄憂也

毛傳皎月光也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悄憂也

鄭箋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思而不見則憂

孔疏皎兮喻面色皎然謂其面貌僚爲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遲緩之姿容

按月出皎即以興佼人之好不宜以皎喻色美而又以僚爲身美也舒窈糾又爲行步舒緩分析太碎朱傳易之謂舒窈糾之情便不複窈糾當是思之幽深而蘊結之意

三山李氏曰孟子云子都之佼揚雄方言自關之東河濟之間謂好爲佼

錢氏曰悄默憂也

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聖

陳川王氏曰悄言不悅而靜默

說約此篇以第一句興第二句又一體三句又自作兩轉蓋節短而情長也

集解按此亦因見起興也佼人句正從月出時想出行義上二句以月出之光興容貌之美所謂相悅也下則冀望而不遂故心憂而悄然所謂相念也注中安得見之四字發在舒字之上是冀望之意非謂不得見而云也惟切於冀見故至於憂勞未句須根上句說來僚美好之意幽清亮之意僚明之意窈糾幽遠而結也僚受煩擾而苦也矣窈糾緊而

急迫也各章字義須分疏明白 月出正私心發動之時故以起興

講彼月之出也則皎然而光明兮人之佼也則儵然而美好兮是人也固吾所深思而至於竊糾者也今安得見之以舒吾竊糾之情兮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默憂兮惟有望皎月而神傷已耳

月出皓兮皓韻佼人憫兮憫韻舒憂受兮受韻勞心慙兮慙韻

興也憫好貌憂受憂思也慙猶悄也

釋文皓胡老反憫本又作劉力久反好貌埤蒼作劇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聖

劇妖也優於久反舒貌慙七老反憂也療力召反又力弔反天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按憂受二字連優不當訓舒

臨川王氏曰慙言不安而騷動

說約按慙詩緝首章

講月出則皓然兮佼人則憫然兮是人也安得見之以舒吾優受之情兮是以爲之勞心而慙然兮惟有對皓月而半騷已耳

月出照兮照韻佼人療兮療韻舒天紹兮紹韻勞心慙兮慙韻

修韻

興也療明也天紹糾緊之意慘憂也

臨川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愁

衍義天紹糾緊之意凡人心平則舒緩有憂則糾緊也

講月出則明而照兮佼人則明而療兮是人也安得見之以舒吾天紹之情兮是以爲之勞心而慘然兮惟有承月照而懔懔已耳

月出三章章四句

小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孔疏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聖

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朱子曰此不得爲刺詩

按在位二字添設詩中不見在位意

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豐城李氏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總是思念之情反覆道之也有

悅之至思之切憂之深意儵字惻字燎字是相悅處
悄字慄字慘字是相念處然相悅則自然相念意自
聯貫 此爲男悅女之辭亦因所見以起興也

胡爲乎 株林林句從夏南南句匪適株林林句從夏南南句

韻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

毛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鄭箋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
爲淫佚之行 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
之母爲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舐拒之辭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罍

孔疏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
人責之云君何爲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
爲淫佚兮靈公爲人所責舐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
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
國之君如此淫佚故刺之 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
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
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
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
知夏南卽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
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以文辭

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爲舐拒之辭非是面爭王
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孫毓以王爲長

按王肅反覆言之是也不可依鄭作一問一答說

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爲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
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
株王氏之言是也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
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
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罍

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纂序按株林南南隔句本韻自叶更奇
詩記寰宇記陳州頓縣西南有夏亭亭北五里有株
林

補傳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固嫌於褻然夏南實主其
家國人亦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

合訂此明知是從夏姬故作不曉事之語以相問答
胡爲株林怪問之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辭
匪適株林從夏南徵舒也

正解首章一問一應又一解指定株林之往是爲夏

南下遂言其往之頻也無隱諱意

講嘗聞國君無故不涉通都大邑焉今吾君也胡爲乎株林乎蓋將曰從夏南也然則匪爲適株林特以從夏南故也夫果何爲而從夏南也耶

偏我乘馬馬韻說于株野野韻乘我乘駒駒韻朝食于株株韻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毛傳大夫乘駒

鄭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聖

尺以下曰駒

孔疏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宣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按乘駒乘馬豈言之見其往不一不必以乘駒屬孔宣儀行父說食亦非一次孔疏分說于株野是夕至朝食于株是朝至可用說通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非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也

纂序野讀如雅叶馬一韻駒叶株一韻亦便

講且我君非一適株林而已也時而乘我乘馬馳且驅焉則說于株野也時而乘我乘駒夙而與焉則朝食于株也亦何其數數也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宣儀行父通焉洩治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爲楚莊王所誅

大全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宣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和服以戲於朝洩治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聖

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宣公十年書陳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靈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賴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

亂者之戒矣

小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鄭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孔疏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諭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詭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哭

朱子曰陳風獨此篇爲有據

說約徵舒既弑靈公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爲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爲成公楚既伐陳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黷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者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其子黑要爲巫臣遂自娶之而奔晉姚寬云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

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

孕或云夏姬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

之者已八人矣字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

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正解此詩本言從夏姬也乃不明言所從之人而特

言其子二章本言從夏姬之類也乃不明言其人而

但指其地此詩之微婉處也須要會得此意然辭若

爲尊者諱而其事則有不可掩者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哭

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

自鼻曰泗

毛傳陂澤障也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鄭箋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

覺也

孔疏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

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

茄其葉連其本菰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

的中菰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

也的蓮實也菰中心也郭璞曰菰莖下白藕在泥中

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蓉不言與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其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章大名故取荷爲韻 傷思釋言文以漂滄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辛

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 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按鄭以蒲喻男荷喻女非也只是與有美一人謂女耳又毛以傷爲傷無禮語氣尤確說約古義名物解云蒲香草也生於春盛於夏與荷同其榮枯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

泗滂沱而已矣

說約疏義卽彼之地則有其物卽此之事則獨無其計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爲興 叔翹曰注似與詩文氣不貼 麟士按此詩興亦至四句止叔翹說最是依坦叔似言蒲與荷美物相依而云美一人卽有人不如物意爲反興亦妙

集解此章興意當從詩緝上蒲與荷是兩物而下云美一人分明有人不如物之意爲反興無疑也

正解澤水所鍾也陂澤之障也是障水之岸蒲取其柔弱荷取其淨植有美二句言思美人而不得見則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壬

憂傷之心將如之何涕泗正是其傷處看朱注似言雖憂傷而亦莫可奈何又深一步說無爲無心理他事也寤寐無爲猶所謂耿耿云耳滂沱雨盛貌然是借用字不必云如雨之滂沱也按華谷一人不如兩物之說失之小巧只是蒲荷可見而人不可見故以爲興 寤寐無爲是臥起反覆慵於作事之意

講人情思則欲見不見則益思彼澤之陂則有蒲有荷物與地相稱矣今有美之一人思之而不得見獨事與願相違也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哉是以寤寐

無爲而涕泗爲之滂沱也有不能爲情之泣者矣

彼澤之陂句有蒲與蘭句有美一人句碩大且卷句
寤寐無爲句中心悄悄句

興也蘭蘭也卷髮髮之美也悄悄猶悒悒也

毛傳蘭蘭也 卷好貌 悄悄猶悒悒也

鄭箋蒲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

孔疏以潦洧兼蘭爲執蘭則知此蒲亦爲蘭也蘭是
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 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
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
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聖

說通知爲思男者觀碩大且卷且儼可見

正解蘭取其芬芳也卷言鬢髮之美虛令其人美且
鬢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悄悄猶悒悒心不樂之謂也
講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蘭矣有美一人則體貌碩大
而且鬢髮之卷然矣乃不可得見是以寤寐無爲而
中心悄悄然悒悒而不安也

彼澤之陂句有蒲與蘭句有美一人句碩大且儼句
寤寐無爲句輾轉伏枕句

興也蒲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
深且久也

毛傳蒲荷華也 儼矜莊貌

鄭箋華以喻女之顏色

說約按古義枕瑱韻 徐鍇云蒲猶含也未吐之意
詩記大抵人之傷情初則涕泗交頤漸且涕泗俱盡
只中心悒悒耳久之思想昏疲情不能已心亦無力
惟輾轉伏枕而已

正解蒲荷取其方華也荷之未開曰蒲荷已發曰芙
蕖矜莊字勿泥常講輾轉伏枕者憂思之甚臥而不
安於席也 三章大意蓋謂美如若人而不獲見安
得而不相念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國風陳風

聖

講彼澤之陂有蒲與蘭矣今有美一人體既碩大
而且儼然矜莊矣而不可得見是以寤寐無爲而輾
轉伏枕而不能寐也其能勝情乎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小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感傷焉

孔疏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
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其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
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
得其爲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

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章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爲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爲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按序說以感傷爲作詩之人與上文不聯 舊說男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蕢

思女近說皆謂女思男鄭孔之說亦未可據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總言其相念之情首章泛言其容貌之美二章在鬢髮上言其美三章在矜嚴上言其美此蓋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許氏曰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恐未必然只宜活看然玩涕泗滂沱輾轉伏枕宛是婦人光景也

按此詩舊說男思女近說女思男據碩大且卷且儼於男爲合其說固屬有理然碩人其頤豈非詠女之詩乎又朱子於盧令解鬢字爲鬢鬢好貌此處解卷

字爲鬢髮之美不言鬢不爲無意指南云儼訓矜莊形容女美之辭耳要有斟酌勿泥常講愚謂作男思女說未爲不可兩存之 傳謂陳殺其大夫洩冶君子傷之賦澤陂則以有美一人爲洩冶其說又異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蕢

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眉山蘇氏曰變風終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

慶源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

安成劉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壹百貳拾捌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正解崔石渠曰陳風宛丘知刺蕩而東門之歌舞繼之衛門知自樂而二東門之淫會繼之墓門知惡惡而鵲巢月出之淫思繼之若株林在前而澤敗在後則風有自來而楚人入陳之禍兆矣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五

詩經詳說卷二十六終

詩經詳說卷二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姁姓祝融之後周襄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卽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大全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檜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 祝融氏名黎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一

其後八姓惟姁姓檜者處其地焉 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其國北鄰於號

孔疏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氏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厯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

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馬遷謬也 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卽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沈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滎消是檜居滎消之間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葛也董姓融夷黎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秃姓舟人也姁姓鄆檜路偏陽也曹姓鄆葛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姁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姁之中又有鄆路偏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卽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爲重黎似是官號而云

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 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爲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 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理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傳言虢叔

待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待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諸於諸國皆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處之先諸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爲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宏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大全廬陵羅氏曰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灘其浸波澨則二水也
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四

詩記唐士雅曰檜曹小國季札觀樂無譏而夫子列之於風何也蓋世道惟剝盡則復亂極則治大亂之餘小國疲於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閒哀思煩促視其生不啻如白駒之過隙故其思治爲獨深今觀檜風僅四篇而羔裘苦逍遙之君素冠思純孝之子萋楚歎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與變風終檜曹序詩者蓋有深意也

按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滎洧之閒約略之辭耳外方卽今中嶽滎水在其東北波水在其西北洧出其東滎又東焉鄭國在今新鄭非鄭州也滎洧合流在新

鄭至鄭州甚遙 又按鄭康成詩譜所云某王某公時變風始作皆出臆度不足信 周盛時卽有太史采詩檜未滅時有此四詩所言自是檜事非鄭事也與邠鄰之邇於衛者不同

羔裘逍遙句 通韻 狐裘以朝句 豈不爾思句 勞心忉忉句 韻切

賦也縑衣羔裘諸侯之朝服縑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毛傳羔裘以遊宴狐裘以適朝 國無政令使我心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五

勞

鄭箋諸侯之朝服縑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 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

孔疏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立冠朝服縑帶素鞶注云立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立立即縑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縑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縑

衣以褐之是羔裘褐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
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
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褐褐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
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
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
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
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
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
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
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六

按鄭以羔裘爲朝服狐裘爲蜡衣息民之服檜君以
朝服燕以祭服朝見其潔衣服又以先言燕後言朝
見其不能強於政治皆是無中生有非詩人本旨詩
人只是形容其好潔衣服耳羔狐之裘自是古人常
用觀孔子羔裘不弔則常服有之狐貉以居豈必蜡
祭論語所云緇衣羔裘重在褐以取色之稱原非分
別三種裘不常用也

說約按詩但云狐裘以朝而不言其色子由始以爲
是狐白而朱傳從之但狐白昔人最貴於禮止言君
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士不衣狐白則疑諸侯未有

除在天子朝之外卽不一衣者坦叔又云非以羔裘
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爲可憂卽詩亦但指其
外飾不責其踰禮或通融言之亦無不可也

華谷嚴氏曰羔裘狐裘檜君服之非過也詩人憂之
者謂檜國之微迫於大國將有危亡之禍爲君者不
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爲自強之計而惟衣服是飾
此外不能有所爲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

衍義好潔云者蓋檜君以爲私服不足以逍遙而必
服視朝之服視朝之服不足以臨朝而必服朝天子
之服非好潔而何惟其致飾在此則不能自強於政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七

治是以逆知其將亡而思之切也 許氏曰羔裘狐
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羔裘以視朝可也而以逍
遙狐裘以朝天子可也而以自朝其羣臣然不能強
於政治雖服其服尸其位而已

正解羔裘二句俱是箇好潔衣服而逍遙遊宴意卽
在其中此就見他不能自強於政治了或以末句方
說出非也

指南要知此只是他修容飾不是他遠制然憂傷竟
不明說所以然的緣故則惴惴然燕雀處堂之慮已
隱然在不言中矣

按麟士詩但指其外飾不責其踰禮最得詩旨時講
分別朝服朝天子之服借作視聽語耳不必泥 豈
不爾思即承上二句說見其衣服華潔不能不爲之
思而勞心切切也豈不語氣非遠想之辭舊說大夫
欲去而云然非也

講人君撫其國則國之重且大者屬焉非徒衣服之
閒也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也而今以之逍遙孤
裘者諸侯朝天子之服也而今以之視朝極修飾之
甚矣當此之時豈不爲爾思也哉但覺觸於目而動
於衷勞心爲之切切有不能以自安者矣爾獨不深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八

思之乎

羔裘朝朝韻狐裘在堂韻豈不爾思韻我心憂傷韻

韻

賦也朝朝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毛傳堂公堂也

鄭箋朝朝猶逍遙也

孔疏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
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
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
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

一

按此章朝朝與逍遙無分只換在堂二字耳朝堂之
分孔疏可用

講羔裘則以之朝朝矣狐裘則以之在堂矣當此之
時豈不爾思哉而不禁我心爲之憂傷也爾何不知
自憂邪

羔裘如膏韻日出有曜韻豈不爾思韻中心是悼韻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毛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悼動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九

鄭箋悼猶哀傷也

孔疏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
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
如脂膏也君既好潔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
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
於是悼傷之 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

按凡物之膏者取其光潤今羔裘之光潤如膏一般
形容之辭惟其如膏故日出有光曜舊說倒看不必
如膏當兼袂衣說非專在皮毛上形容

講羔裘則如膏之潤澤矣日出則有曜而光彩矣當

此之時豈不爲爾思哉而不禁中心爲之是悼也吾其將如爾何哉

羔裘三章章四句

小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鄭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疏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爾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十

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絮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言豈不爾思亦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按序說於理不悖但指定大夫去國亦無可據故朱傳渾之

慶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

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關者蓋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冥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爲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入之心其初本同而未流之弊相去如此遂絕豈不哀哉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是歷言其君玩好乎服飾而在已深致其憂也以柄中憂字作主人君勵精圖治則所志不在服飾閒况檜爲微國當奮發有爲而於衣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十一

服爲急則於政事必疏於遊宴日荒則於雋勞自歎爾安歲月坐以待亡此詩人既思之復悲之終又悼其不可挽朱氏所謂爲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也

指南羔裘二句是箇好潔衣服而逍遙遊宴意即此就見他不能自強於政治下憂思傷悼不過根此說去一說上二句單言衣服之美下二句則傷其政治之不修若云逍遙遊宴如此我豈不爾思也獨不能自強於政治故我憂之似欠渾融

庶見素冠兮

冠刺人

素冠兮

刺人

素冠兮

刺人

素冠兮

刺人

素冠兮

刺人

素冠兮

刺人

素冠兮

刺人

素冠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緯縞爾哀運之狀也藥藥瘠貌傳傳憂勞之貌

毛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藥藥瘠貌傳傳憂勞也

鄭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纆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觀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藥藥然瘠瘠也勞心者憂不得見孔疏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三

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甚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誠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心腹故以藥藥爲瘠瘠之貌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縞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運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

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替即釋服三年之喪纆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閒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情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觀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容瘠瘠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

按朱傳祥則冠之是用鄭說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三

說約毛傳以素冠爲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鄭箋不從今注依鄭說鄭肇敏曰大祥則將卽吉於是

不以布爲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雖微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集解毛傳以素冠爲練冠鄭箋以素冠爲縞冠二說不同今朱子從鄭說者蓋以練爲十三月之服此詩若止思練服固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

祥冠祥則冠之禪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

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閒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按劉氏依康成二十七月爲禫之說沿俗所行卽家禮亦不得不從之以有朝制壓之也然鄭說終可疑三山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容之藥藥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惻惻而憂也

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藥藥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爲哉

通解冀幸其一見非已見也勞心惻惻句緊承冀見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古

之心來

衍義庶見二字貫到底蓋欲見此人而極憂勞愛慕之切也棘人藥藥是親亡雖既久思慕意氣未平而猶有哀毀骨立之狀見其情與理稱非但服之於外也勞心惻惻亦緊承冀見之心來觀注至於二字可見切不可如舊說於藥藥下入不可見意以截斷口氣

正解棘人藥藥是因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講古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故既祥祭之後則服緇冠素紕而思慕意氣猶然哀遠未平其狀藥藥然今

庶幾得見此素冠兮服此之棘人狀藥藥兮我是以爲之勞心至於惻惻而憂兮而何望之徒切已也

庶見素衣兮

衣句

我心傷悲兮

悲句

聊與子同歸兮

歸句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辭也

毛傳素冠故素衣也 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鄭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緇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孔疏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 箋亦以素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古

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緇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緇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韠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爲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掘衣謂掘裳緇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爲韻喪服小記惟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 傳訓聊爲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爲行如一亦與鄭異 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已家故易傳以爲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

按毛謂歸己家鄭謂歸彼家皆太滯只是契合之意謝云歸於禮可用

三山李氏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傷悲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說通同歸云者君子恥獨行終喪之辭

指南合下章全看素冠則素衣矣素衣素裳則素褹矣褹蔽膝也同歸如一說得圓和蓋此終喪之人是行古禮者同歸有聲應氣求之意是欲與之同歸於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天

天理民彝之中也如一是視彼準繩求不失其尺寸有心孚意契之意言彼此一致也此俱在禮上說不必云亦服素衣素褹而行三年之喪也既曰同歸又曰如一只是冀望之深而言之轉切非見素衣則如彼見素褹則如此也

按我心傷悲承庶見來是思見之極而至於傷悲也若作不得而傷悲則上下隔礙矣

講素冠則素衣矣庶幾得見此素衣兮我心爲此傷悲兮使其得見聊與同歸此禮以爲此古道之復兮而何望之徒切已也

庶見素褹兮句我心蘊結兮句聊與子如一兮句

賦也褹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韞其餘曰褹褹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褹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箋祥祭朝服素褹者褹從裳色 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

孔疏毛以爲作者言己幸望見祥祭之素褹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 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是以爲且欲與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七

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按行如一之說可用

說約輯錄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先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衛濡漬褹之言蔽也 結儻詩世學經一切

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

爲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爲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爲之哉

華谷嚴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通解此詩不言喪服而但言素冠素衣素韠極有意味蓋齊衰之服未常不服但不終三年耳素冠素衣素韠皆既祥之服既不行三年之喪安得見此服哉衍義記緒云三年之喪無韠惟大祥朝服編衣乃有韠我心傷悲蘊結與首章一意俱緊承庶見來與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六

子同歸如一亦蒙庶見一順說下

按蘊結只是思見見之則與之如一

講素冠素衣則素韠矣庶幾得見此素韠兮我心爲此蘊結兮使其得見聊與子守此禮如一兮而何望之徒切已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子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傳謂毛傳

小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鄭箋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

廬陵李氏曰以布爲衰綴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爲衰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九

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云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爲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爲君三年以義制者也

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并取宰子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爲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亡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爲之中制則賢者必

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敗而及也

三山李氏曰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爲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爲此以強人哉

正解此詩總是冀見終喪之人而致其情如此但首章極言憂勞下二章兼言愛慕稍不同耳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意須先提起庶幸也乃望幸之幸非既見而喜幸之辭 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筭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已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十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乃除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噫三年之喪古聖賢致重如此今孔門之訓昭如也盡子道者宜慰詩人之思於千載下云

隰有萋楚

猗儺其枝

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知

賦也萋楚銚也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

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萋楚也

毛傳萋楚銚也猗儺柔順也 天少也沃沃壯俊也

鄭箋銚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與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

孔疏舍人曰萋楚一名銚也本草云銚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三

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按毛鄭以天之沃沃指人言無知以無情慾言其說牽強於子之無知子字無著落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說約惟無知故沃沃此句意倒發也

纂序政煩賦重言外含情天沃連下無知不連上猗儺須認定兩句一連之體

衍義萋楚無知有何可樂言外分明有人不如物意

蓋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室無家則無賦役之累然
詩中本文卻無處下賦役字一露便無味 倣弦云
有生之樂人孰無之而詩人乃反樂草木之無知則
其不聊生亦甚矣與荅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
悲極痛之辭

指南大抵遇治世無適非樂遇亂世無適非憂憂楚
惟無知故遂生人有知則困於征科疲於奔命將置
之而無憂則又不幸而有知將逃之而無知則又不
幸而爲人是有知不若無知之樂也噫此可以見民
困之極矣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國風檜風

三

按樂子之無知惟無知故沃沃惟無知而沃沃故可
樂樂是人樂之猶云羨慕之意蓋人有知不如物無
知故羨之

講世之治也有生之樂物不如人今豈其時邪彼屬
有蕞楚則猗儺而柔順者惟其枝焉而但見其少好
之色沃沃然光澤自如一無所知也吾正樂子之無
知而乃無憔悴之容有如是也哉吾今殆不如蕞楚
矣

臨有蕞楚

猗儺其華

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家

龍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鄭箋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按無家只照無累說鄭意主情慾一邊不可從

講臨有蕞楚則猗儺其華焉而但見其天之沃沃自
生自遂無有家也吾正樂子之無家而乃無外至之
累也哉

臨有蕞楚 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孔疏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國風檜風

三

婦二人其爲家室

正解全從三箇樂字寫出苦來時政煩賦重則織婦
亦必受苦故以家及室言之無家無室亦只還他無
累便了不得著相樂字內要帶己不如蕞楚意然又
須含蓄夫有知既不樂而無知又不能如醉如癡故
有是語

按朱傳無室猶無家也不必分言孔疏分男女太拘
正解添出織婦之苦亦多事 蕞楚言枝言華言實
下以無知無家無室叶韻無深意

講臨有蕞楚則猗儺其實焉而但見其天之沃沃獨

茂樹榮無有室也吾正樂于之無室而乃無內顧之憂也哉

際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小序際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朱子曰此序誤

按此序與詩全不合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反覆道其憂苦之意也首章歎草木之無知見己之有知則有憂下二章歎草木之無室無家見己之有室有家則有累此憂累二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詩

字總是一意而所以憂累者則以政煩賦重故也然政煩賦重詩人口中不宜說出只從萋楚之樂反照出自己之苦觀於猗猗沃沃便知搜括所不及剝削所不加而胸中無限酸楚不覺對萋楚而增悲矣此詩並不會說出自己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繁茂而樂之其苦處自躍然言外不得十分以己與萋楚較量苦樂

匪風發兮

句

發韻

匪車偈兮

句

顧瞻周道

句

中心怛兮

句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

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

鄭箋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曰顧

孔疏怛者驚痛之言故為傷也

按毛鄭重講道字作道理字看風發車偈皆謂非道是誤看周道字

詩緝錢氏曰發風大起也陳氏曰偈軒輕不定張子

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通解迴首曰顧目視曰瞻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詩

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詩說周道西周朝聘之路顧之而心怛隱然見無復

有西歸者矣語意含蓄不勝神州陸沈之感

衍義顧瞻中有無限感慨意非是由周道而心怛只是見周道而傷無歸周之人也

正解風發則天變車偈則人危風發車偈大都出於

陡然不測中故中心為之怛然也兩曰匪者揭起下

文不可於車偈處截斷了文氣蓋上下文氣甚急也

風發車偈形容亂世危迫之象猶云不寒而栗也

講天下之治亂繫於王室之盛衰今日果何如耶當時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覆轍之虞故此心爲之怛然今匪風之發兮匪車之偈兮特以顧瞻周道思如砥如矢之初所履所視之盛而陵夷至此是以中心怛兮而不能以自安如是也

匪風飄兮句匪車嘒兮句顧瞻周道句中心弔兮句

韻

賦也回風曰飄嘒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毛傳迴風爲飄嘒嘒無節度也 弔傷也

孔疏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日飄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美

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風行疾是

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變

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

說約集傳飄嘒叶同古義云嘒嘒

詩記弔悲傷也上言怛此言弔驚痛之後至於悲傷

也

指南注云回風謂之飄按爾雅扶搖謂之茲謂回風

從下而上也飄與茲同

講常時風飄而車嘒則此心爲之弔然今匪風之飄

兮匪車之嘒兮特以顧瞻周道而見王室之陵夷是

以中心弔兮而不能以自適也

誰能亨魚句溉之釜鬻句誰將西歸句懷之好音句

興也溉滌也鬻釜屬西歸歸於周也

毛傳溉滌也鬻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

魚則知治民矣 周道在乎西懷歸也

鄭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 誰將者亦言人偶

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

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孔疏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

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溉滌而與之釜鬻以興誰能西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毛

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

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

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爲喻溉者滌

器之名溉之釜鬻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

具好音之意釜鬻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

具之而互相曉 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

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飯是溉滌皆洗器之名

故云溉滌也釋器云醴謂之鬻鬻也孫炎曰關東

謂飯爲鬻涼州謂飯爲鈔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鬻然

則鬻是飯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飯雙舉者以其俱

是食器故連言耳 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爲歸也

按毛以亨魚喻治民鄭以好音爲政令俱說得著迹說約釋文亨煮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飯曰飪 古義亨烹同字本進熟之義故又借爲熟物之名後人加火字於亨下非古也

陳氏曰懷安也今日好音猶好語也

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慨其釜鬯誰將西歸乎有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天

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說通北方少魚亨魚西歸皆可喜可願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情耳檜亡於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也檜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詩通西歸未暇計致周道復興但使人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矣固想望語亦悲感語

正解亨魚則可得美味尊王則可得善治皆可喜可願之事故以爲興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辭西歸指朝周而意之所該則遠好音是表其忠義以掄

揚之意懷字注以慰字代之是慰其懷也非是懷這好音去贈他也檜在周之東故曰西歸西方諸侯皆周室舊臣故望其西歸而朝周以修舊典不必說到稟受法度上然西歸處要見思文王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意注末二句是朱子推詩人之意須於言外見之

指南慨釜鬯猶太史公云願爲之執鞭爾或云先事之助其語鑿

按慨釜鬯是助其亨之意懷之好音是勸其歸之意言人有欲西歸於周者我當以好話勸慰之令其早

詩經詳說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天

歸

講我切傷周之念如此使有朝周者我將何以爲情乎是故魚我所欲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慨其釜鬯况周天下所宗也誰將西歸於周乎有則我將懷之以好音彼既倡以大義而我能不激於忠懷使天下之心奮然於先王之感乎不然風中車上之心何時慰也哉

匪風三章章四句

小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孔疏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

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但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朱子曰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按詩顧瞻周道本是道路之道而序直以爲治道之道故其說求之深

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

慶源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國風檜風

三

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望周道而爲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爲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己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彝矣

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

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

發之煩其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

瞻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

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衍義首二章分上是切傷周之意傷其衰微也下是

欲厚歸周之人望其興復也意亦相承非兩平也玩

末章望人以朝周之義只是傷周之衰微耳諸說多

謂周室衰微諸侯陵弱暴寡小國偏受其害不堪憂

苦故賢人嗟歎而作詩亦可通詩以西歸爲主而

神情全在顧瞻周道中含無限感懷其由來全在周

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爲但且弔也

此詩諸說俱作東遷後看按輔氏曰云云則作遷前

看者是也

按周轍未東之前則望西歸者謂朝周也周轍既遷

之後則望西歸者謂王室復還舊都也然按檜爲鄭

桓公所滅而武公始迎平王於東都則其云西歸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國風檜風

三

在周轍未東之前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詩經詳說卷三十七終

詩經詳說卷二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曹二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卽其地也

曹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

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

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

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

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高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一

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

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

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孔疏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

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

又云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

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

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曹世家

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

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二

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曹

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大伯腓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

官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

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三十年卒子

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

是爲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

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

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

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爲君幽伯戴伯二人又

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

年卽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卽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堯葬成陽未確魯在曹東南恐誤

說約按魯詩世學曹姬姓伯爵章貢李氏曰武王十三年四月丁未封弟振鐸於曹大奴第十子也

蜉蝣之羽羽韻衣裳楚楚楚韻心之憂矣憂韻於我歸處處韻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蛄蟻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

毛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三

鄭箋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孔疏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渠宋之間曰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蛄蟻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猶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方士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蠋蟲隨陰雨時

爲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蟻者誤也

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羣臣也何則卒

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暮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

無日

按鄭直指昭公羣臣皆小人恐是附會

大全埤雅曰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四寸朝生暮

殞有蜉蝣之義故曰蜉蝣也

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四

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與我歸處耳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

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

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

以憂之而欲其與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

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

羽耳故以爲比若以蜉蝣之羽興衣裳楚楚則是興

體也

說約集傳然其欲其兩其字俱是指蜉蝣而言與蠹斯宜爾爾字一例

合訂衣裳楚楚乃是指蜉蝣之羽非以其羽與衣裳楚楚也心憂二句亦仍就蜉蝣而言與蠹斯一例通身作比語

正解衣裳楚楚只借蜉蝣上說猶東坡云翅如車輪立裳縞衣之衣裳歸處勿太著象只是欲其與己日相親從容密邇之下得以盡訓誨之力使之舍近圖遠不至有禍患也歸處者猶言這里說不得到家裏與你說歸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與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五

你說婆心婆舌從心之憂矣一句說來詩人本欲爲之啓發告戒也不曰啓發告戒而曰歸息歸處歸說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開諭然後卵翼乎化令舍其舊而新是圖也即所謂習與正人居之意指南衣裳楚楚不必添猶字細娛不必以禽荒召荒入然亦勿誤泥衣裳字遂以前篇好潔衣服當之集解首二句明是借比爲刺然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正比意妙處說詩者亦只緊接心憂而不補朝生暮死意爲妙補出較明講天下事目前非安而貴存乎久遠之理彼蜉蝣之

羽其衣裳楚楚然而鮮明可愛也然朝生暮死而不知自憂其不靈亦甚矣我是以心之憂矣欲其於我乎歸處警而誨之爲久存計焉可耳

蜉蝣之翼句采采衣服句心之憂矣句於我歸息句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按毛傳采采訓眾多未是

說約按照古義云職韻

講彼蜉蝣之翼其采采衣服可愛也然朝生暮死不知自憂我是以心之憂矣欲其於我乎歸息而示以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六

久存之道耳

蜉蝣掘閱句麻衣如雪句心之憂矣句於我歸說句

韻說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毛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潔

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說猶舍息也

孔疏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潔

也 定本云掘地解閼謂開解而容閼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閼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按鄭孔直以麻衣爲深衣失卻比義

華谷嚴氏曰今日更閼謂升騰變化

說約古義掘說文云突也突出之義卽所云掘起是也趙頤光云凡土旁誤手者如埽圻之類並同此謬閼猶閼人閼世之閼言其土中突出而爲人所見也古人所用帛以絲布以麻以葛木棉自後代始入國故經傳凡言布者皆麻非如今喪服始用麻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七

觀玉藻注皮弁服朝服玄端服皆麻衣十五升布論語麻冕三十升布可見故釋如雪以爲鮮潔云麻衣猶布衣之謂 纂序衣服衣裳麻衣皆卽人服色之名如蜉蝣也

衍義掘閼解多不同蘇傳掘地解閼也呂記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言其掘地而出形容解閼也閼者悅懌之意或云閼與穴通管子掘閼得玉是也蜉蝣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爲麻衣

聽月掘閼掘然而生疏謂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及謁管子掘閼得玉乃知閼與穴通

按掘閼想當時土語難於爲解故朱傳云未詳而諸家曲爲之解終未確

講彼蜉蝣掘閼而出則麻衣如雪固鮮潔可愛也然朝生暮死不知自憂我是以心之憂矣欲其於我乎歸說以其爲久存之計耳

蜉蝣三章章四句

小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朱子曰言昭公未有考

按朱子以其刺君未有考蓋致慎之意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八

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平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一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疊山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至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按呂謝皆從序刺君說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各上二句喻人無遠慮之患下是致憂誨之意也柄中玩字是病根愛字正喻玩字玩紉娛必忘遠慮只是一意而通章看來全重心之

憂矣一句天下事往往以無憂而釀成可憂彼玩細
娛而忘遠慮者醉生夢死爲歡幾何真所謂寄蜉蝣
於天地者也蜉蝣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彼人之心
玩細娛而忘遠慮其不靈亦甚矣 此詩刺意未知
何指疑是刺當時之君相者

指南三章一意俱二句分上比其玩小忘遠之非下
憂其迫於危而思有以善之也每首二句下要補朝
生暮死不能久存以比玩細娛而忘遠慮下又要補
有禍患意或以蜉蝣羽翼可愛比玩細娛不能久存
比忘遠慮非也蓋玩細娛忘遠慮只一意勿平玩一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曹風

九

而字可見細娛泛看心之憂矣二句承禍患來憂者
憂其禍之將及也末思有以救之

集解此詩不知所刺何人然玩心憂歸處之語必詩
人休戚相關者故不忍坐視其亡而欲與之計久長
耳

按集解能體朱傳之意餘多泥於舊說

彼候人兮

何戈與祿

彼其之子

三百赤芾

帶句鞶韻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祿受也之子指小
人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緹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
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毛傳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何揭祿受也言賢者之
官不過候人 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緹芾黝珩
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鄭箋是謂遠君子也 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
人

孔疏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
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
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
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祿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
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六

國風曹風

十

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
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
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
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祿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
爲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爲之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
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爲上
士不以身荷戈祿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爲
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
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
秋傳曰晉欒黶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

也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闕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支祓須人擔揭故以何爲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受長尋有四尺戈受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祓字從受故知祓爲受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士

說文云祓受也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爲大官今在官任使唯爲候人故以官言之 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

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一命緇芾勳珩再命赤芾勳珩三命赤芾勳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韠之言蔽也緇赤黃之閒色所謂韠也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勳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三

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爲共公近小人之狀

華谷嚴氏曰芾韠古字通用

說約禮書曰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助祭以爵弁纁裳故緇韠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助祭聘王以玄冕纁裳故赤韠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辭言彼候人而何戈與
殺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
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大全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
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眾此末章所以有蒼蔚朝
隤之比也其謂是歟蓋疑辭不敢質言也

正解此章以候人荷戈殺之宜與小人服赤芾之非
宜蓋以相反爲興也彼其之子輕之之辭以小人服
赤芾已見匪人在位而况服赤芾者三百則小人眾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吉

多可知即此便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故下遂承言之
曰不稱不遂

按毛鄭以上二句爲遠君子不合興體故朱傳易之
只在下二句看出遠君子親小人意

講名器不可濫施用舍貴於有道彼候人弓以迎送
賓客爲事其何戈與殺固宜於所役也况大夫以正
君善俗爲職者也彼其之子乃三百其人皆服赤芾
何哉亦甚不宜於所服矣

維鵜在梁句不濡其翼句彼其之子句不稱其服句
興也鵜洿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

毛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
翼乎

鄭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
人在朝亦非其常 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

孔疏鵜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
之鵜鵒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
河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鴉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
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
羣其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其食
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吉

謂魚梁也

按在梁自是不濡翼毛鄭以爲當濡翼似反說 今
講謂鵜當濡翼以求魚若在梁則不濡其翼非所宜
也

說約鵜好入水食魚一作沈水

正解此二章承三百赤芾來蓋上言赤芾已是服之
盛而寵之至此則興其不稱其服不遂其寵也鵜處
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
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爲興此疏義
之說方山云此反興也言維鵜在梁尚不濡其翼彼

其之子曾不稱其服會鵲之不如也此說似不順恐不如疏義 鵲於魚勤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於梁因人以飽會翼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講彼鵲水鳥不宜在梁也今在梁則不濡其翼矣况彼其之子不宜在位也今在位則不稱其服矣君何爲而服之至此耶

維鵲在梁句不濡其味句彼其之子句不遂其媾句

興也味喙遂稱媾寵也遂之爲稱猶今人爲遂意曰稱意

毛傳喙喙也 媾厚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圭

按媾訓厚非確解 愚謂媾通作覲覲遇也言君之寵遇朱傳訓寵意或在此

說約寵當屬君通解頗謬

講彼鵲不宜在梁也今在梁則不濡其味矣况彼其之子不宜在位也今在位則不遂其媾矣君何爲而寵之至此耶

舊兮句蔚兮句南山朝隤句婉兮句變兮句季女斯飢句

比也舊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隤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好貌

毛傳舊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隤升雲也 婉少

兒變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鄭箋舊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 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孔疏言南山朝隤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舊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隤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隤升雲也 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爲少貌變爲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變兮而下句云總角卅兮卅是幼穉故傳以婉變並爲少好貌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六

按毛鄭謂用小人而民困與前章意大違矣 毛謂舊蔚雲興貌似可用於下文隤字貼合

說約古義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春秋盟于曹南卽此山也括地志云在曹南因名爲曹

舊蔚朝隤言小人眾多而氣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說約此章以寄託作結語亦不必補出正意爲蘊藉集解舊兮蔚兮非良材也南山朝隤居高位也婉兮變兮邦之彥也季女斯飢遭擯斥也但兩兩感歎言

之而不平之恨隱然矣

衍義上二句喻小人之厭盛下二句喻君子之窮困
小人得志由於君寵用之也君子窮困由於君厭棄
之也意歸重刺其君上蒼蔚朝陽要看得相貫方合
譬意今觀草木穢盛之處至早間自有雲氣浮動之
狀若平地光潔之處則無雲氣小人厭多而氣穢盛
故有如蒼蔚朝陽也季女斯飢味一斯字則飢正
在季女二字世皆喜嫖母而獨婉婉變飢術矣
上文不稱不遂正在此處生情 誦三百赤芾之語
可以想見其恩寵之隆誦蒼蔚朝陽之語可以想見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七

其氣穢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曹小
國尤所不宜

指南草木盛則雲氣升比小人多則氣穢盛也季女
自保而斯飢比賢者守道而貧賤各二句下顯露正
意與他處不同南山字亦不可空看楊惲作種豆歌
亦以南山喻朝廷

按朱傳朝陽雲氣升騰也自是指雲說今講家謂草
木盛自有雲氣浮動之狀其說似鑿蓋意在形容小
人氣穢故以雲屬蒼蔚作一意也然浮雲蔽山以喻
小人蔽君有何不可 全詩皆只說得小人見用末

二句方見君子不見用以完前詩柄中遠君子近小
人之意詩人語有次第有含蓄不可忽

講夫有之子之得志則其所不得志者可知矣彼蒼
兮蔚兮而盛多者南山之草木也而朝旦之間雲氣
升騰於上氣穢之盛當何如耶彼婉兮變兮而美好
者守貞節之季女也而飢餓之困苦以終其身焉遭
逢之厄反如此耶吾不能不爲之太息矣

候人四章章四句

小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朱子曰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六

曹之事序遂以爲共公未知然否

按利用小人是也未定是共公

集解通詩多刺小人之辭獨結末一語忽以季女斯
飢終之正見小人日近則君子自遠用舍失宜此曹
之所以將亡也

正解通詩四章總是刺人君用舍之不當也首三章
言小人在位以見所用之非末章言小人得志而君
子失位以見取舍之乖然上三章雖單言小人不稱
其職便含有遠君子意了故末章承言小人得志而
君子失位也當以詩柄刺其君近小人句爲主 每

章彼其之子處須著實發一段信用意思

鳴鳩在桑句其子七兮七韻淑人君子句其儀一兮一韻

其儀一兮

句心如結兮結韻

興也鳴鳩結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

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

毛傳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

上平均如一 執義一則用心固

鄭箋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

不如鳴鳩 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

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國風曹風

尤

孔疏鳴鳩結鞠釋鳥文鳴鳩之養七子也巨從上而

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爲然無

正文

按儀一正與鳴鳩之均平相應鄭謂刺今人不如鳴

鳩從何處說起 儀作義非確解

廬陵羅氏曰爾雅作鵲鳩又名穫穀陸璣又名擊穀

又名桑鳩或謂之肩題齊人名擊正

華谷嚴氏曰郊子所謂鳴鳩氏司空鳴鳩平均故爲

司空平水土也

按集傳以鳴鳩爲戴勝誤也鳴鳩卽布穀戴勝頭有

長毛可展可束故名戴勝

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鳴鳩在桑則其子

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

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

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

常度矣豈故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慶源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爲說不惟解得此詩

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外

可以覘其內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國風曹風

三

說約各章興亦俱當四句止下二句另說集傳結叶

與素冠同 纂序末二句卽儀見心語理順出勿云

其儀一由其心如結作推原講陳氏注得之麟士云

句理如是也

副墨飼子均平意卽在其子七兮內看出

詩說儀一兼動靜常變久暫而言

正解此章以鳴鳩之子雖不一而鳴鳩飼子之心則

如一以興君子之儀一也淑人便是君子儀凡容貌

辭氣服飾皆是一者動有成規止有定則處獨眾而

不愆其常合始終而不違其度儀之一也卽君子用

心之所在也用心卽心之運用者荆川云儀一而有常是其心一而如結矣如小大隱顯合久暫而不愆其度是儀一則其心之運行於小大隱顯之間者無一時而或輟故曰如結此說甚好方山云儀之一者久暫隱顯一致也蓋由於心之如結也如結云者無二無雜收斂之至凝聚而不散如物之固結也時說亦多依此或謂因外以覘內說則是心存於內非詩旨用心之謂矣不可從 凡人除卻身別無處覓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卽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儀之貞一不忒豈非是心之固結不散此解極通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國風曹風

三

徹 莊素鶴曰儀一者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度而無奇表回通之象便是非始終一節之謂 楊伯祥曰心如結兮又在首節道破後更不說最深

指南或把末句作推原說甚謬注中用心兩字亦卽立心之謂耳或就作用發揮亦看得太著力矣

請君子之德莫貴於有常不觀彼鳴鳩乎彼鳴鳩在桑其子則七兮亦云眾矣而所以飼均平如一也况彼淑人君子爲其一身之容儀亦已多矣而未嘗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亦均平如一也然第儀也歟哉其

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而一兮則其存諸心者無或至於二三而如結兮內外一致吾殆望而知之矣
鵲鳩在桑 其子在梅 淑人君子 其帶伊絲
其帶伊絲 其弁伊緌
興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駢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駢弁今作綦

毛傳飛在梅也 駢駢文也弁皮弁也

鄭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國風曹風

三

駢當作璫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

孔疏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駢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

駢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

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

弁者以其韋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

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

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于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

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 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

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土

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

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逢中也璫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爲之璫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綦知綦當作璫以玉爲之以此故易傳也 禮無駢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卽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駢弁執兵衛王其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綦當作綦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國風曹風

三

說約帶廣四寸結處有組以貫其紐而約之廣三寸垂長三尺其飾朱上緣下 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端二寸而已帶皆合帛爲之終辟則竟帶之身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緣者少陽之雜 古義素熟絹也郝云韋弁去毛熟皮皮弁以皮爲質而飾以采玉弁制義起故宜皮

言鳴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綦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

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

呂記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疏義鳩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在外之儀衣服者盛儀之一也 首章卽其均平而見專一之心此下三章是因其專一而有均平之驗

存曰帶必絲弁必駢固見有常而以絲爲帶又必以駢爲弁亦見上下相稱不改常度之意此雖儀一之一端要亦如結之心所著見者如此

衍義淑人君子下須承上心結儀一說來帶弁特指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國風曹風

四

儀之一端言之元峯云言伊絲便見帶有常度言伊綦便見弁有常度兩開設荆川云必帶與弁之色相稱斯見有其常度而不差忒蓋從疏義絲帶則常駢弁之說二者皆可 上言儀一卽心結故此章只言儀而心在其中以鳴鳩之子飛性不常而鳴鳩待之如一興君子之持身應事不常而章於度則一

按帶弁無淺深故作豈句文法當然

講儀一而心結卽其服飾亦何不可見耶彼鳴鳩在桑而其子或飛在梅子無定處而母則有定處矣况我淑人君子吾見其帶之垂於身者則伊素絲爲之

而有常度矣然第帶也哉俯而視其帶固伊絲矣而仰而觀其弁又伊騏焉上下一致吾蓋周旋反覆視之而無有不然者也

鵲鳩在桑

句其子在棘

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

句

其儀不忒

句正是四國

國韻

與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

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毛傳忒疑也 正是也

鄭箋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

孔疏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重

按鄭訓正爲長指定爲侯伯說不可用

疏義四國者四方之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

則教示之功可以均及於彼矣

通解四國只指曹國猶言四境正是但足以正之云

爾非此感彼應之謂蓋我之義足以爲人取正也

衍義此章注中有常度指二章言心一指首章言不

忒固即是有常度然上章注所謂有常度不差忒者

專指帶弁言而此章儀字則即首章儀一之儀不可

執泥帶弁也正四國如消其不一之心化其不常之

度意主感化說四國只就曹四境言或作四方之國

似於國人不相蒙了 此章承上儀一而美其足以

化人爲儀一之驗也亦本心結來正四國者己之儀

足以正人非人來取正也儀惟有差忒故不正如何

正得四國若不忒則先自正了豈不能正人只據理

言其足以如此非此感彼應之謂亦不必泥未然已

然意

指南玩注足以字乃未然辭是言其足以正人也非

人來取正亦勿作化成四國嶧山欲就四方之國說

亦覺闊大不必單指謂上曰四國下曰國人詩人只

一意而言稍異耳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美

正解四國猶言四境甚覺牽強況此只以感化之理

言則儀一之君子豈不足以正四國而謂與國人句

不相蒙乎且詩各章各有義意何必定取相蒙也詩

家往往以拘泥之見故爲強解致字義通不去四國

作四境之類是也

按四國作國之四方說較切曹小國也豈宜遽說正

四旁之國

講儀一而心結又非徒一身己也彼鵲鳩在桑其子

或飛而在棘子無常而母則有常矣况我淑人君子

自始至終皆無僭越其儀則不忒而有常矣夫其儀

不忒而有常則立表樹極即以正是四國爲之法焉
近遠一致吾固可望而必耶

鳴鳩在桑

句其子在榛

榛句淑人君子

句正是國人

正是國人

人句胡不萬年

年句

人句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辭也

說通言其垂法之久不重視壽

疏義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亦見均及於人之意

說約言必其萬年也亦見有常意

集解此與上章皆以正國爲言者蓋舊此時陵替已

極詩人急欲得淑人君子相與維持傾否也胡不萬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三

年亦正此意

衍義國人會程指一國說看來只渾說箇國人便罷

不必指曹亦不必對四國分遠近也與上正是四國

俱作未然看陳定宇曰正是四國是未然事故注曰

足以正是國人是已然事故注曰能更詳之此章

承上正是四國而言其獲壽之久亦以獲壽爲儀一

之驗也亦本心結來正是句承儀不忒來萬年以理

言威儀足以定命是久道之化被於無窮也要曉得

萬年非祝壽蓋正人即以得天政如結之精神所感

召縱或此心有盡而自足萬古不朽須玩胡不二字

言以其儀一之心上通於天而又胡不萬年也乎

正解子復在榛母終在桑興意只如此但恐與在梅

在棘無甚別白耳亦與自四句止前以子與威儀服

飾此以子與國人則在桑而鳩意能周乎在榛方與

正是國人切合均平之義亦如此也

指南胡不萬年注云願其壽考之辭此是體詩人之

意說話願字勿露出

講儀一而心結又豈但一時已耶彼鳴鳩在桑其子

或飛而在榛子無常而母則有常矣況我淑人君子

以上臨下範圍不遺正是國人而有常矣夫正是國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三

人則在我無遷徙之德而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雖以

萬年可也久暫一致胡不必其然耶

鳴鳩四章章六句

小序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孔疏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駁時惡首

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

在之樹見鳴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鳴鳩

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朱子曰此美詩非刺詩

按詩全是美刺意從何處看出將謂詩必有刺而無

美乎

安成劉氏曰鴈鳩之子雖非一而鴈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鴈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託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眾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爲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萬年是雖祝願之辭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國風曹風

无

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

豐城朱氏曰首章卽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卽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辭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辭也

正解通詩四章總是美君子之用心以均平專一四

字爲主首章卽其儀之一而美其心之一重心上但

心一無自見故以儀言之二章卽服之一端驗其儀之一三章承上儀一而美其足以化人蓋以法人爲儀一之驗也未章又承正四國而言其獲壽之久亦驗其儀之一也總之皆如結之心爲之也首章揭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儀言儀卽心之運用處也通章從原到委從感到應疊疊說去意極貫串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國風曹風

无

考萬年 朱叔熙曰曹之俗蟋蟀有麻衣之刺候人有赤芾之譏而乃有若鴈鳩君子出焉可謂不爲習俗所移者矣

刈彼下泉

句 浸彼苞稂

句 穢我寤嘆

句 念彼周京

句 京韻

比而興也刈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莠梁屬也懣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

毛傳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

鄭箋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蕭之屬 懣歎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

王之明者

孔疏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根本故以苞爲本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則稂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守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漑之草得水而病 祭義說祭之事云周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三

旋出戶愴然而聞乎嘆息之聲是愴爲歎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按稂草名鄭謂作涼多事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愴然以念周京也

通解比意取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王室陵遲而

小國困弊興意取寒泉之於苞稂有相傷之意興愴我之於周京有相悲之意

說約既比而又謂之興者三章各浸彼念彼字相應也然下二句俱另是一意京古義云陽韻

集解此章興亦別無取義觀浸彼念彼字兩相呼應便可得其意矣 寤歎與汎舟寤辟同言此等氣象惟寐則忘一寤不覺愴然發歎也

衍義此意要明白言泉在春夏則發生而潤物至於寒則下流而苞稂見傷矣王室惟興隆則政出於一而澤下究至於陵遲則澤不下究而小國弊矣故以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三

爲比夫列然之下流則浸彼苞稂矣况我愴然而寤嘆豈不念彼周京乎故又以爲興此只要知得不必既作比體又作興體說

按此詩比意居多故先言比次言興

講王室者下國之所賴以爲底者也今何如耶彼泉水以澤物也若彼列然而寒之下泉則浸彼苞稂而反以相傷蓋上既衰而下以困有如是矣我是以愴然而寤嘆也豈不念彼周京而有以相悲乎亦何不幸而生今之時也已

列彼下泉

浸彼苞稂

寤我寤嘆

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毛傳蕭蒿也

陸氏曰今俗謂之牛尾蒿

說約蕭古義云九韻

講彼列然之下泉浸彼苞蕭而反以相傷蓋上既我

而下以困有如是矣我是以愴然而寤嘆嗟不念彼

京周而有以相悲乎亦何不幸而生今之時也已

列彼下泉

句浸彼苞蕭

句愴我寤嘆

句念彼京師

比而興也蕭蒿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毛傳蕭蒿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三

陸氏曰似蕭蒿青色科生

大全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

五十莖生便像直異於眾蒿秋後有花出枝端正紅

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為筴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

記云蕭滿百莖者其下有神籙守之上有青雲覆之

正解重敷念字俱虛含不露即末章亦從有王處觀

便感歎有餘情說破則索然矣曰念彼周京者念其

有王而若無王也

講彼列然之下泉則浸彼苞蕭而反以相傷蓋上既

衰而下以困有如是矣我是以愴然而寤嘆嗟不念

彼京師而有以相悲乎亦何不幸而生今之時也已

芄芄黍苗

句陰雨霽之

句四國有王

句郇伯勞之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當為州伯治

諸侯有功

毛傳芄芄美貌 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鄭箋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

有治諸侯之功

孔疏言芄芄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

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從王之

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為伯以恩德勞來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三

故也今無實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 以經言郇

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為侯爵者定四

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

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為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

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虔曰諸侯適

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

之事也 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

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

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

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其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三山李氏曰郇國今河中猗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重

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慶源輔氏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茶之意可見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通解此比意反上比意便是謂芄芄黍苗陰雨以膏之此其所以盛耳比小國奠安由王室以庇之此其所以安耳若此意觀注可知在二既字二又字也正解嶧山云此章只是顯比而兼有興意說者不知拘於上二章之例於芄芄二句下作比語復芄芄二句作興體語覺甚牽滯俱未解顯比之體及見方山

之說意更豁如此意言黍苗之生於地者既極芄芄之美矣而陰雨之降於天者又有膏澤之潤此黍苗之所以益盛也比四國之民仰王室之興隆既已賴其得所之慶矣而大臣之旬宣者又有以盡其慰勞之勤此小國之所以益安也此本比體就用其語而相呼故爲比而興讀者會之四國有王則乾剛丕振強大者一遵天子之命而弱小者遂得相安無事大國畏威小國懷德民被其休矣又有郇伯布德以勞之則其得所當何如耶末要補出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國遂相陵偏意有王有字作實字看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美

非僅空名而已有王而又有入勞之盛世之景象如此舉郇伯以實其人不可美郇伯

按通解說甚明爽如嶧山作兩層以體朱傳既字又字反多一折蓋朱子既字又字原只要剔出興字語氣也然嶧山說亦暢

請試由今而追昔其盛當何如也彼芄芄然之黍苗生之盛也又有陰雨以膏澤之有如是矣而況四國之有王民已沐其庇矣又有郇伯以慰勞之乎宜乎天下咸若其所也今安得而復見其盛耶真不能無慨嘆焉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閒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毛

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慶源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觀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嘖嘆想慕之而已程子因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

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小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朱子曰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其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其公之罪也

按序說思治是也而云疾其公恐其臆度

六帖此篇本是比體而因以爲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句請末攪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重出既非詩體或將正意先說在前卻將首二

詩經詳說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毛

句貼正意說明而因詠歎其辭以興末二句此則先正後比尤非託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今只順本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畫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說詩到此等處只宜領取意旨更勿向語言文字委曲周旋愈巧愈拙愈近愈遠但前三章是暗比愾我二句中含有王室陵夷小國困弊之意末章是顯比如鴛羽之例比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綴此處又有分別

指南疏義云前三章則義類相似而語又相呼末章則興盛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爲比而興前三章比

詩經詳說卷二十九

牟陽冉觀祖輯撰

幽一之十五

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郃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國風幽風

一

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幽在今邠州三水縣郃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語類問七月周公作也公劉召公作也皆陳王業以戒成王何七月繫於幽而公劉入於雅曰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既曰風自不得編入於雅矣元城劉氏曰名之爲幽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繫故因附之幽也新安胡氏曰詩乃周家之詩幽特夏之列國耳蓋七月惟言幽民之風俗故得處變風之末

意以下泉比王室苞稷比小國興意以下泉興寤嘆苞稷興周京末章比意以黍苗比小國陰雨比王室興意以黍苗興王室陰雨興郁伯此說明快衍義此詩前三章是傷今末章是思古然非截然兩平蓋因傷今而思古而思古者所以傷今之不然也前三章重末句末章重末二句總見大國利在無王而使其私小國利在有王而託之重意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國風曹風

二

說約按詩地理考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繫曹檜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幽風繼之疏義鄭衛淫僻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盛魏儉齊禍急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略也

詩經詳說卷二十八終

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公因攝其政此謂不能莅
昨而周公攝政則通免喪以後而言也 七月而後
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
戢狼跋者眾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

廬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爲詩一也然七
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
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

大全邠州卽今邠州京兆府卽今西安府並隸陝西
幽譚幽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
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

詩經詳說

卷三九

國風幽風

二

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
之而國成焉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
之野 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
岐陽民又歸之 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
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 成王之
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 思公劉太王
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 後成
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
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
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

孔疏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
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卽有邠家
室本紀云舜封后稷於邠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
自邠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爲狄迫逐而徙居經
云度其父陽幽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幽
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縣有
幽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栒邑也言自邠而
出者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邠今始平武功縣
所治釐城是也邠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國
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

詩經詳說

卷三九

國風幽風

三

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
云幽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
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幽
事皆詳悉自邠徙幽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
竄幽地尙往來邠國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遷之也本
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幽是也定國於幽自公
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
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太康
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
序云太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太康爲始故繫太康

言之其實公劉適幽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
取不啻之事以爲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
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
也又公劉之篇貝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是民歸之
而成國也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
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
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
居原隰之野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
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
早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獨言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豳風

四

公劉太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
言之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
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
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
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
爲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
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以公劉遭夏人之亂
太王有戎狄之患或出或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蠶
農爲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

德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
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太王之志同
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己志故作七
月之詩仰陳公劉太王以比己身序己志知周公之
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
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
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尙書有二年之
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
周公遭變卽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爲詩七月之作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豳風

五

當是初出之年也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
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
也其入攝王室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
劉太王之所爲也周公作詩之時自有此二人之意
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
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
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
豳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
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
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

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爲幽之變風若所陳本非幽事無由得繫於幽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幽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爲宜也 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幽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謂之變風 鴟鴞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幽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幽風 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六

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幽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 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尙書序云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

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以右王室周公既爲太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葬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七

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 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己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幽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東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

斧伐柯九畹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畹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與否其識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太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八

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按七月之詩鄭謂居東時作王肅謂攝政時作王說優蓋居東時作鷓鴣之詩以貽王何得作七月之詩以戒王也

疏義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不入於雅風雅不與同體也不入於魯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繫特以七月之故而爲幽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爲幽且幽者公之采邑也幽與二南相爲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

矣

按幽是舊地名周公作詩以地爲名謂周公采邑尊周公而謂之幽風非也

說約按鄭譜疏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八十三矣然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生時則武王八十四也往疑太公以大老歸周不應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亦不應以七十之年始納公女爲元妃然以此而推固有其理但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成王之立止得十歲而史家類言十三歲豈自其免喪之後言之也與周公作詩戒王謂之幽風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九

此誰謂之者耶公謂之耳則幽風者當公自立之名號爲最古也他國或反因此而例稱不當曰公詩無所繫以七月之故爲幽如疏義說也集解按列國風名皆國史所題者也至幽風則疑周公所自名觀周禮籥章中春秋猷幽詩以逆暑迎寒可見至鷓鴣以下六篇非周公所自作卽衆人爲周公而作者國史採其詩列之二南既不宜置之雅頌又不類因附於其末而遂以明公之志焉顧麟士謂幽風周公自立之名號得之矣至謂他國因此而例稱則非也集解地理考古幽國在邠州其東北有邠亭西十里

有邠原城在原上幽之爲邠唐開元時所改也

華谷嚴氏曰變風迄幽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

幽秦魏唐陳檜曹季札所觀太史樂歌之次第也今

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於唐而挈幽以終之蓋

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讀詩記范氏曰幽居風雅之中何也風之所爲終而

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不可得於

是次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

盛者由周公故也

七月流火火句九月授衣衣句一之日一之日感發發句二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十

日日栗烈烈句無衣無衣何以卒歲何以卒歲三之日三之日

子子耜耜句四之日四之日舉趾舉趾句同我婦子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彼南畝

賦也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

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

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蟄積之功

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

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

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

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感發風寒也栗烈氣

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

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

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

毛傳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

冬衣矣 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感發

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 三之日夏

正月也幽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

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鄭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

寒先著火所在 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十一

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

當績也 同猶俱也喜讀爲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

子俱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

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

餘章廣而成之

孔疏毛以爲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

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

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

衣則一之日有感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

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

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續也又幽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耜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幽公愛念民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爲設酒食爲異餘同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謂火下爲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昭三年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者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爲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卽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

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故以聲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毛布用毛爲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陽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續衣事絲蠶爲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月則當續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是蠶事已過唯續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事屬此于訓於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子躬耕帝籍然則修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幽人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爲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爲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耜言其人人皆然也鑑饋釋詁文孫炎曰鑑野之餉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

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二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祭知爲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意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爲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言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饁彼之下而說田畯喜乎饁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爲饁饁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國風幽風

古

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姬饁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飧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爲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按毛以一之日二之日爲十之零數太無味周正月殷正月何爲兼三正言之所言上世之事何得及此卒歲下當挽上授衣意鄭忽插入八月載績不倫

孔謂耕以足推不可解喜字甚明鄭改爲饁多事孫說是

大全晉天文志曰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安成劉氏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國風幽風

古

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治田早者二月而卽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懈於力邠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畯所以喜也

臨川王氏曰風而寒尙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

蘇氏曰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

廬陵羅氏曰耜耒下耜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耜古以木爲之易曰斲木爲耜亦以金爲之周禮注古者耜以金兩人併發之耜他丁反句音鉤

漢氏曰耜以起土者言之

歐陽氏曰田大夫見其勸農樂而喜

李氏曰卻缺耕於野其妻饁之是妻饁其夫也有童

子以黍肉餉是子餉父也

疏義衣言授者家長以授家人也 一之日二之日

詩主詠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非詩矣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瞍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十六

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較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西山真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則周公作詩使瞽瞍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

廬陵羅氏曰諷誦謂閭閻之不依琴瑟而詠也

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

故以七月流火爲首

張子曰慮事有豫常於半年前提擬故類舉七月爲言 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

藍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衣三之日于耜以備秋成而有食

安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二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墐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七

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

豐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慶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事之豫三

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見其家人之心一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

通解此章總爲綱注內始字猶言端也猶言發衣食之端也終者竟言之也

六帖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饁字至字見其長幼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暇之意周家以農事開基以忠厚立國卽此可見宗祖風化之美培養之深

古義衣則言其授衣之後而未及其初食則言其耕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六

田之初而未及其後此古人行文變化之妙而自七月至四之日循序敷衍更復渾成此所以爲化工之筆也

說約集傳音叶通章一韻而六帖獨欲作三換韻火衣一發烈禍歲二耜趾子畝喜三據字書火叶虎委本音毀火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則衣上聲當讀如倚理得相叶照第三章七月流火叶八月蒞葦尤可見與第二章亦俱第三句卽換韻疏義大全本俱云或曰發烈禍皆如字而歲讀如雪則六帖亦未嘗無所本也

詩記將言寒故先著火所在授衣家長舉以授服也

威發四句非徒記寒正推原所以九月授衣之故上單言衣而下兼言褐者蓋十一月以後非褐不煖也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遂故曰南畝

正解此章備一篇之義上六句言圖衣之豫下言圖食之豫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於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於春所謂預也前段重授衣後段重于耜舉趾首二句知天時而授人事也一之日四句言所以授衣之故也此詩上述邠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授衣非邠公授於邠民乃家長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九

授於家眾使老有帛而幼有衣也舍下蠶績意此只言衣至一之日二之日便兼言褐舍下狩獵意蓋九月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月以後而言故兼言褐也或云邠地早寒授衣中要兼褐在內其說亦可說文膚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膚栗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栗烈謂寒風凜烈使人戰栗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則無風而氣亦寒矣風而寒尙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何以卒歲爲民言而帶君說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于耜未事而修其備也田家原無不備之稼器特自姪艾之後藏之久而得

無不利用乎于耜焉而器無不修矣獨以耜爲言者將以起土而耕必至于耜也舉趾及時而盡力也此單指少壯之人說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爲之備卯月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爲治田早同我婦子家長同之也此見一家之中長幼老少夫婦之民皆皇皇服事不敢少安故爲用力齊田峻句總承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懈於力今不待勸而然田峻所以喜也按盛發取盛粟爲解失之鑿不知盛粟起於何時卒歲依本章只以民間言帶君意覺早後面補出可耳田峻之喜自是喜其治田早用力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二十

齊所引楊伯祥云喜土女有穀已覺早更云喜祿入有供尤涉於私不可用

按此是全詩冒子分兩截看上截謀衣下截謀食引起下文之意雖兩截而言之有序上云一之日二之日下便云三之四之日亦是順說去也大抵謀衣者在於冬謀食者在於春故立言如此

講我周天下始於幽幽之風化皆本衣食先時而皆備及時而盡功不有可言者乎是故火星中而寒暑退大火寒暑之候也七月火西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冬衣矣至於一陽月之日爲十一月風至

而盛發二陽月之日爲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謂不早矣幽土晚寒三陽月之日爲正月始往修耒耜而四陽月之日爲二月則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家長同我婦子盍彼在南畝者於是田峻來而喜之不謔矣蓋敏於趨事而眾人一心上下通志則其謀食也不可謂不勤矣是幽人之爲衣食計如此

七月流火火韻九月授衣衣韻春日載陽陽韻有鳴倉庚庚韻女執懿筐筐韻遵彼微行行韻爰求柔桑桑韻春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十

遲遲遲韻采芣苢苢韻女心傷悲悲韻殆及公子同歸歸韻

歸韻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釋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芣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眾多也或曰徐也公子幽公之子也

毛傳倉庚離黃也懿深美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遲遲舒緩也芣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眾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始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

也

鄭箋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 載之言則也陽
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離之候也柔桑釋桑也蠶始
生宜釋桑 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
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
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

孔疏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遠之
言故知露僅深僅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
牆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
下之意 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
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
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
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
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
是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繁縷蒿蓀
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蘋云縷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
曉人也今定本云縷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
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
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

之化故所以悲也因其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

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爲生
之始然則胎始義同故爲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
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幽公
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幽君既修其政又親使公
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 婦人謂嫁爲歸經於傷悲
之下卽言與公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爲公子
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
嫁焉雖賤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
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
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 此
章所言是謂幽國之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
謂幽雅卒章云是謂幽頌者春官篇章云仲春晝擊
土鼓吹幽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
年於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幽
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
題曰幽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言幽雅
幽頌則幽詩者是幽風可知故簡章注云此風也而
言詩詩總名也是有幽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

然幽詩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幽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幽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幽頌也

按毛鄭皆以公子爲幽公之女其說異

安成劉氏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

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登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簞以求樛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桑者眾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臨川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

蠶

張子曰此言重昏嫁本人情我朱孔陽則已爲公子裳采蘋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那公待之如

家人其愛之深如此

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體其民之意至纖至悉至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體之至此則其餘固無不盡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癘痾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爲一體通古今爲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安成劉氏曰後章言爲公子裳爲公子裘者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爲離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六帖此章重治蠶不重末二句末二句不過因治蠶而摹擬一時情事如此後來作者於體物敘事之詩到結局處往往題外生意以爲警策蓋祖述於此卽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曼聲長歌餘弄未盡讀者領略此旨便想見古人才情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至如公子娶乎國中貴家力於蠶桑此是言外之意了與詩旨無干若用此意入講黏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埋沈殊可歎也女心二句情真意切絕妙好辭章法神品集解按六帖所言最妙近更有說婚姻以時又云女

有孝思者總是迂緩失立言輕重之法

說約此章亦三換韻首二句照前叶引起下春日載陽至柔桑爲一韻春日遲遲至同歸爲韻界畫只依韻屬爲轉折從來說家分截章對者俱非是

衍義此章或欲首二句分則云上是虛時將寒而欲有所備下是乘時治蠶而因有所感玩此二句只是引起下文治蠶之意似截不住或欲九句分則云上是及時而治蠶下是因時而有感看來此末二句只帶言之不甚重只重在治蠶上就此分者亦未是但勝於首二句分者此再以流火授衣提起者言秋欲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授衣見春當蠶而女工不可不及時也蓋衣雖授於九月而功則始於方春故下文遂言及時治蠶之事女心傷悲二句蓋治蠶之時正婚姻之候故其所感如此公室與國中連姻而貴家亦力體事于歸而念父母皆見風俗之厚當治蠶之時卽有君上之念可謂忠愛其上矣然必在上者誠愛乎下所致故曰上下之閒交相忠愛如此此亦朱子帶言之不重春日二字正對九月看豫圖之意亦全在春日二字上見得故章內兩提春日不可放過春日載陽與春日遲遲對女執三句與采蘋句對一是采桑以供始生

之蠶一是采蘋以飼未齊之蠶一時事卻作兩番寫總見邵女勤於蠶事處末二句感時而悲因蠶時爲桃夭婚嫁之時故及之須還他心字不宜似情女執懿筐此女概邵之女而言女心傷悲此女乃許嫁公子者亦宜看得分曉

正解此章本治蠶之始事言之上九句是先時而豫其事下是感時而勤其思也七月二句與首章實敘者不同蓋衣雖授於九月而非成於九月故復從七月流火二句賦起隨引入春日載陽一句曰載陽則去歲之廢發栗烈雖去今冬之廢發栗烈還來矣若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不備於春日何以處一之日二之日乎此詩人之遠情也執懿筐遵微行想見其旁求博採之勤無貴無賤皆去采蘋故曰祁祁傷悲在心要知是說不出之苦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此是公子忘其尊而與國人爲婚貴家忘其勢而以采蘋爲事皆風俗之厚處注推其遠父母而悲亦見其孝思之所在也然此不過因治蠶而摹擬一時情事如此耳只須帶說歸重治蠶上

講自其豫衣之事詳言之七月流火則九月授衣以禦寒也然衣出於蠶故當此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之

時正蠶始生也則女執深美之懿篋遵彼牆下之微行於以求夫桑桑以飼之焉且春日遲遲蠶始生未齊也又采桑以飼之而祁祁然其女之眾多於斯時也乃有惻然動念而心傷悲者以為婚姻屆期始將及公子同歸而遠父母也蓋因事觸景而感於情又如此

七月流火火韻八月萑葦葦韻月條桑桑韻取彼斧斯斯韻以伐遠揚揚韻猗彼女桑桑韻七月鳴鵲鵲韻八月載績績韻載立載黃黃韻我朱孔陽陽韻為公子裳裳韻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賦也在葦即萑葦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釜斯方登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鵲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

毛傳葦為萑葦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斯方釜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萑桑也鵲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鄭箋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條桑枝

落之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

孔疏釋草云萑葦樊光云葦初生薏駢色海濱曰藋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葦華舍人曰葦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葦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葦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初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葦為葦葦為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葦葦云白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露為霜之時猶名葦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葦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葦葦為蠶之用故云豫畜葦葦可以為曲也養蠶女工之始衣服女工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工之始此章并說為裳故云自始至成也破斧傳云隋登曰斧方登曰斯然則斯即斧也唯登孔異耳故云斯方釜也此蓋相傳為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斯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者也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

而采取其葉左傳云犄角皆遮截束縛之名故云角而束之曰犄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取周易枯楊生莢之義莢是葉之新生者 鵲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鵲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鵲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鵲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鵲鵲故以其音各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絲事畢而麻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爲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緇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

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爲明謂朱色光明也 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鵲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鵲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報舉趾下云載績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幽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 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謂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狐狸云爲公子裘亦是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厚於貴者與此同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豎斧孔也臨川王氏曰蠶長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 蠶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爲候麻成於陰氣之隱時故以鵲爲候 安成劉氏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閒矣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鵲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疏義王氏謂蠶長非一月故不指定某月程子謂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一月愚按二說皆當集傳正

用其意或引月令而專指爲三月則拘矣 斧隋登
隋音妥圓也登音穹斧斤受柄處也

華谷嚴氏曰物之小者稱女女桑猶今稱女牆也

通解末言裳而不及衣取其韻之便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
當預操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荏葦既成之際而收
蓄之將以爲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
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鵲
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蠶績之
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上而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
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
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程子曰爲公子裘獻新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
此則美俗成矣

安成劉氏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
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
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
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
始以至豫言八月載績又皆豫恐來歲之無衣焉其

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華谷嚴氏曰遠揚卽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惟以斬伐
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爲明年之計也上章采桑乃
采葉之嫩者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
之蠶耳其有未出者故同采繁言之皆言蠶事之始
也此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
猗取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蓋言蠶事
之成也不敢言爲幽公之裳而託言公子幽民禮義
之俗如此

六帖蠶月四句重畢取意不重愛養意奉上勿泥禦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

寒將爲視朝視朔燕服蜡服之用也此是幽民愛上
之誠不要說布縷之征亦不用感恩圖報說似煦煦
之意

說約前章之七月流火據未然言之三月時也此章
之七月流火據已然言之八月時也至首章則是實
敘又不同味語氣當爾 此章四換韻火叶葦一也
則引桑斯揚桑二也言蠶鵬疏義大全圭覓反叶績
三也言績黃陽裳四也總承聲韻轉折更有條理
纂序此章既八月時則載績正見時事似不與上治
蠶並潤作來歲說方是

集解蠶月四句指來歲蠶盛時言則此章正補前章所未備載績本見年事文勢卻與上治蠶一滾作來歲說此等處只可意會亦不必條分縷析以失敘事之妙

衍義載績分上言勞於蠶績之情下言奉上之誠舊以來歲今歲立說欲二句分看非矣若流火二句用此意不妨蓋上句是見今歲之蠶事已成下句則豫來歲治蠶之用也此二句與下文脈絡連貫不過是引起來歲治蠶之事直至女桑為一意文勢有不容斷者女桑與前章柔桑不同柔桑乃桑葉之小者女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五

桑乃桑枝之小者鵲鳴夏至來冬至則去應陰氣之動也七月三陰用事陰氣盛也故鵲鳴可見陰盛則眾芳歇而麻於是時成熟可績矣鵲鳴非虛語也載玄二句兼蠶績言為公子裳指上三色不是凡蠶績之所成者皆獻之也此處補出禦寒依注以終首章無衣之意或云帛可禦寒布不可禦寒不必說禦寒亦太泥矣此章合上章上是及時蠶桑而因以念乎上下是成蠶績而皆以奉乎上

正解八月萑葦五句雖是兩時事卻是一件事萑葦句是豫擬來歲治蠶之用八月是今歲之月下蠶月

是來歲之月以今歲之秋而豫為來歲棲蠶之具正是幽公為民經畫備豫周詳處提出七月流火見轉盼而八月萑葦可伐又是來歲蠶功之始事矣況當蠶月而可不及汲乎蠶月四句已在上節柔桑內了只言為棲蠶之備故重敘飼蠶之事見得蠶而衣衣而再釐歲復一體如環無端所謂終而復始者也蠶月指來歲之春言當蠶長之月也上四句與鵲鳴二句對上是春焉而蠶所以為帛也下是秋焉而績所以為布也埤雅倉庚知分鳴鵲知至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鵲鳴可績之候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三五

績以濟蠶之不逮蠶甫畢而績又興是萑葦之月並績其麻蓋一月而兩事也總見其汲汲乘時不遑暇逸之意萑葦載績俱本年當境事中四語則今年已往來年將至之事正解所以萑葦之故章內六言八月惟載績句就事論事耳萑葦句為下春蠶後其穫句為下冬獵在字句為下室處剝棗斷壺句為養老食農俱於此事豫彼事也

按上章是就春時言此章是就秋時言豫為來歲之計時講於伐桑糾纏上章求桑亦是閒話條音挑是活字取桑之條也荷是虛字不必依孔疏作荷載

玄二句朱傳兼蠶績言則不便以來歲之蠶今歲之績爲說二者皆年年有事運之可也朱傳又云皆以供上是兼玄黃朱言不必依孔疏單以朱爲公子裳舊說蠶月條桑豫言來歲取桑養蠶之事於上草覺復於本章荏葦不貫乎意荏葦以備來歲蠶具條桑以備來歲蠶食皆作豫爲計方合語氣當云來歲蠶月須條桑爲用今歲豫取斧斨以伐遠揚芟去枝蔓而女桑之穉者猗然茂盛則來歲養蠶之用不乏矣如此說與上句荏葦作豫備意合且與上章取桑養蠶不複姑備一說後有大儒或當采錄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豳風

三六

講然豳人之治蠶也豈但目前計哉七月流水則是歲之蠶事畢矣八月又收取荏葦爲來歲曲薄之用以棲蠶焉至於來歲治蠶之月則採條桑之葉以飼蠶其條有非人人力所能及又取被斧與斨以伐其遠出而揚起者以就地而采其葉棄其條至於猗猗然之女桑乃桑樹之低小者不斫其條而但就其樹以采其葉焉然桑麻之事相接而起五月鳴鳥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此時眾芳歇而麻將熟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綴績其麻以爲布帛成而染之載玄焉載黃焉而我朱

則尤其鮮明焉於是皆以奉之上而爲公子之裳焉幽人爲衣以卒歲如此

四月秀萋句五月鳴蜩句八月其穫句十月隕穽句
一之日句于貉句取彼狐狸句爲公子裘句
三之日句其同句載績武功句言私其縱句獻豝豴句
于公句公韻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萋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穽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帑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待也績習而繼之也縱一歲豝豴三歲豝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豳風

三七

毛傳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蜩蟬也穫禾可穫也隕墜穽落也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續繼功事也豝一歲曰豝三歲曰豴豝豴公之小獸私之鄭箋夏小正四月王萑秀萋其是乎秀萋也鳴蜩也穫禾也隕墜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也物成自秀萋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其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豝生三曰豝孔疏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華謂之榮不榮而實

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分別異名以
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故以英爲不實秀爲不榮出
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
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華是草也釋蟲云蜩蜋蜩
蜋蜩台人云皆蜩方言曰楚謂蜩爲蜩宋衛謂之蜩
蜩陳鄭謂之蜩蜩秦晉謂之蜩是蜩蜩一物方俗異
名耳釋蟲又曰蜩寒蟬郭璞曰寒蟬也似蜩而小青
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蜩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
月蜩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穫者唯有
禾耳故知其穫謂禾可穫也隕墜釋詁文 夏小正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豳風

三

者大戴禮之篇名也蓼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
物之鮮矣故疑王荇正與蓼爲一言蓼其是乎爲疑
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荇生夏小正
云王荇秀未知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
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荇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
未知孰是本草云荇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
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蓼與否未能審
之物之成熟莫先蓼草故云物成自秀蓼始微見言
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 于謂往也于貉言往不言
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

于貉謂取狐狸皮并明取之意也狐貉之厚以居論
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
文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爲
裘之義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
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
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 以經狐狸以下
爲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爲裘也禮無貉裘之
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
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度云狸製狸裘也禮
言狐裘多矣知狐裘以供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豳風

三

以布帛爲正女功皮裘爲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
續繼功事皆釋詁文繼入私豨入公則豨大豨小豨
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大豨公之小豨
私之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
獸故言獸也 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卽是季冬也
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
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
按貉狐狸三物鄭說有分而毛以貉卽狐狸非也朱
傳卻從毛說亦誤 其同只是豳人齊出狩便是習
武事孔以在軍之士言非是意重備衣不重習兵也

廬陵羅氏曰：「夔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云：『夔味苦，謂之苦夔。』本草云：『遠志又有棘菀，繞夔細草。』三各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夔感之而早秀。」

臨川王氏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夔言月何也？秀夔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夔感陰氣而先秀，蠋感陰氣而先鳴。」

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

單

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曹氏曰：「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蓋有漸也。」

張子曰：「秀夔者，物成之初。鳴蠋者，歲秋之漸。」

三山李氏曰：「采桑采藥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又於鳴鵲之候，麻事興焉。至於染玄黃之色，爲公子裳，取狐狸之皮，爲公子裘。凡所以輔蠶事者，無不致力也。」

西山真氏曰：「上言織薄於秋，求蠶於春，躬蠶織之勞。」

以爲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

安成劉氏曰：「前兩章終無衣之意，固有至誠慘怛，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一則曰爲公子裘，二則曰獻獐于公，亦如上章之義焉。是則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爲之備者，皆汲汲幽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己之溫煖爲先，非幽公有以施之，安能使之若是哉？」

通解上四句皆以時言，不重物上武功。指田獵凡事涉衣冠俎豆皆文事，涉干戚弓矢皆武功，也不必依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

單

注疏大全謂：「不忘戰或疑豕皮不可爲服，况獻於君，殊不知此乃野豕，遠東人至今猶服也。矧幽時去古尙近，而地去西戎非遠，俗朴而野，禮制未備，國君之服又何疑也？周禮仲冬教大閱，豈不與其同語相表裏然此致太平之大典，既王後禮也。」

說約疏云：「禮無貉裘，唯孔子狐貉以居。六帖云：『貉狐屬出，則爲狐之導。』朱豐城以爲貉賤而狐貴，是也。狸似狸而小有文彩，則狐貉狸本三種，集傳謂于貉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然終覺牽混難說。此章夔蠋爲一韻，獲貉貉爲一韻，狸裘爲一韻，同功，從公爲一韻。」

裘叶狸者渠之反也則以于貉句帶隕獐其韻未轉而遽以連下句爲一事其可乎故王氏曰隕獐則鳥獸毳毛於是可取皮鄭箋謂于貉自爲裘狐狸以供尊者如孔疏連斷蓋俱有說雖下私獫公獐亦取兩照而非突然也

集解獻獐句六帖亦主禦寒者以獐乃野豕其皮亦可爲服也不知幽近西戎凡獸皮多出西北豈必以豕皮爲服愚玩詩意當是獵畢時幽人情愛特至又獻獸以致相親之意故注曰亦愛其上之無已至禦寒意已見于貉其同內正不必泥定章旨又設詩內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 豳風

聖

餘情也

衍義四句分上言感時屢變而知將寒之候下言及時狩獵以盡奉上之誠宜把首句另講五月八月相對十月句另講言隕獐則物尙不能堪寒矣而况於人乎此上皆驗寒至而不可不備意于貉處先點武功意則其同處方好說武功指田獵講蓋田獵必用弓矢故以武功爲言也不可依大全作軍旅說續云者言前日已于貉矣猶恐不足以禦寒故又合狩以繼之也于貉二句初狩所得者既獻於上已見其愛上其同四句繼狩所得者亦獻於上又見其愛上故

曰無已獻獐雖主獻獸但其意亦重獸皮以禦寒耳方山云獫狝皆豕也豕皮不可服全注云終首章無褐意邪人豈亦服之看來邪地去西夷不遠且后稷公劉之世去洪荒未遠其俗自是如此今遼東人尙縫野豬皮鞋襪則爲此獻無疑矣昆湖云獻獐只泛言獻獸爲是

正解欲言一之日二之日狩獵而直自四月起者四月純陽之月微陰始萌過此則一陰四陰純陰而大寒至矣邪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一之日于貉而取狐狸固人自爲狩而非語於狩之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 豳風

聖

同也至二之日則正卒固往而羨卒亦往主伯固在而亞旅亦在蓋於是乎大同矣有說寓武於獵以合圍爲臨陣借舉柴當斬俘先王法誠有之然亦不識不知之用耳邪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爲武功也蓋古者狩以訓武乃君率其民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爲褐而武功在其中也若只言講武忘卻無褐未免顧免失糜也載續句朱子止注續字不注武功明武功雖指田獵本不甚重今人行文食用周禮極力鋪張武功二字反將續字輕看所謂婢作夫人見之欲嘔也

按經文于貉下已有為公子裘一句將為裘意然住獻豢只是獻獸用肉耳何必又將為裘糾纏講家云遼東人縫野豬皮為鞋襪引證可笑豬必多年皮厚可取皮用若一歲之縱則皮不堪用豈在民間取糲以食其肉而擇其三歲皮厚者獻之以為幽公之鞋襪乎古人文字要活看不可執定無襪之意定求貼合也二章公子同歸只是閨情所及若執定為衣計作治嫁裝說豈不大可笑武功只是說獵講家遂添出正卒羨卒照軍法鋪揚皆失經旨

講衣既備矣自其豫褐之事詳言之時維四月陽氣

詩經詳說

卷二十九

國風幽風

四

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蓂感之而早秀焉五月一陰生蜩陰類也感之而鳴焉至於八月則四陰之疑禾之早者可以穫十月則六陰既極草木葉隕而為捧大寒之候將至矣幽之民於是一陽之日往捕貉取皮以自為裘又取彼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焉然一時之獸不足以禦一歲之寒又於二陽月之日其同而竭作以狩再繼前日之武功斯時也所獲有糲之小者言私為己用而糲之大者又以獻之於公以致親愛焉蓋幽人因時狩獵為豫褐之計如此

詩經詳說卷二十九終

詩經詳說卷三十

牟陽再觀祖輯撰

幽風

五月斯螽動股句六月莎雞振羽句七月在野句

八月在宇句九月在戶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句

穹窒熏鼠句塞向墜戶句嗟我婦子句曰為改歲

人此室處句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一

庶人華戶冬則塗之

毛傳斯螽蟋蟀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穹窮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華戶

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為此四者

以備寒日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

而女功止

孔疏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振動其股六月之中莎

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

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

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

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

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
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之
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
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墻塗荆竹所
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幽人又告妻子言
己穹室墻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
曰爲改歲之後感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
處以避寒故爲此也 斯螽蝓蟬釋蟲文又云韓天
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
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楊雞陸璣疏曰莎雞如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二

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
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薄錯是也 以入
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
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
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
其文也戶字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
入也 穹塞釋言文以穹是塞故穹爲窮言窮盡塞
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
堂位注云嚮牖屬北爲嚮之備不塞南窗故云北出
嚮也備塞而云墻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墻爲塗也

所以須塗者庶人華戶儒行注云華戶以荆竹織門
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 曰爲改歲者以仲冬陽
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
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
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
乃爲終歲寒氣未過是謂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
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
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
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
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按毛傳斯螽莎雞蟋蟀分三物近是朱子以爲一物
可疑 穹訓窮不如朱傳作空隙看
新安胡氏曰一物異名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
各異
陸氏曰斯螽股似玳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
十步江東呼蚌蟪莎雞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
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
按爾雅翼云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
物又云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又云小兒
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莢之屬似是今之蟋子

范氏曰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

三山李氏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爲塞向墜戶之候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尙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

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

安成劉氏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豳風

四

冬首章所謂一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於民俗其來既遠故幽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爲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爲糧之法其後以爲成周之徹法也通解穹訓空隙者空穿孔隙漏也空音孔二句自是四件改歲不可以三正入講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將改耳呂氏曰是解其義非幽人自言如此也將存嗟者憫憐之辭改歲只大概言寒至而歲將改

非夏正周正互用之謂室二畝半在邑之居也自用廬而上之故曰入向來在鄉此室幽閑所以須穹室熏鼠等事

言視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豳風

五

順陰陽也

龜山楊氏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爲之應七月所陳以舍庚鳴鴈爲蠶績之候以秀蔓墮穉其穫爲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爲處室之候皆此意也

三山李氏曰自純陽而一陰生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漸也故記此三物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於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

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室塞墜戶亦以終首章前段

意也以上三章皆言所以爲公上禦寒之意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

豐城朱氏曰由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至於墜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幽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說約狐狸貉三物也而謂一物則斯螽莎雞蟋蟀亦三物也而謂一物極是朱子草率處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蟀句總承之蓋古人文法倒裝之妙孔疏言婉其文是也奈何作此憤憤乎集傳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六

音叶通章一韻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爲句亦至此始見 蔡序按此室卽在邑之居第七章上入執宮功卽此也執宮功在十月納禾稼之後則此係一時事孔氏說是

合訂此章言爲衣故及治室蓋治室亦禦寒事也斯螽六句是因物變而見寒之漸至與上章感時變者不同在野在宇在戶皆蟋蟀也獨於牀下句點明此古人行文倒插之法

集解前二章兼及公上禦寒之計此章專言自禦寒之事始以授衣終於室處總完得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二句意

衍義七月分上是感物而知時之將寒下言治室以備寒也此章重物變上是感物而驗時也與上章重時變稍不同斯螽等依注作一物隨時變化看物依人以避寒人感物以知寒故治室而老者率幼者以避之穹窒熏鼠雖平然隙能生寒而鼠又能生隙語須員融此二句本講已明孔氏曰墜戶以荆竹織門以其通風故塗之此治室事想亦長者命家奴爲之歲改於十一月之時今十月則歲將改故注曰歲將改矣按首章何以卒歲在二之日下則夏正之歲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七

此章曰爲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建寅數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紀之者幽人自紀候也當時民俗蓋兩用之故互見云此疏義說意本不重亦稽古所不廢耳注事亦已只指農事蓋蠶績之事八月已畢而狩獵之事則此月之後方舉也然事已亦帶說還重天既寒上不宜拆開平看室卽都邑之室言入者自田廬而入都邑也嗟我三句見老者之愛也要補衣褐雖備而又治室以禦之方見注中終首章禦寒之意

正解上章是及時爲裘以禦寒而見下有奉上之義

此是感時治室以禦寒而見老有慈幼之仁 上六
句雖皆是感物然蟋蟀句與未句尤爲關切蟋蟀入
牀下則寒之逼人己甚物已入牀下見人不可不入
室而處也

按朱傳以斯螽莎雞蟋蟀爲一物而正解分斯螽爲
蝗屬莎雞爲促織蟋蟀爲蛩尤誤 穹室熏鼠二句
接十月說下然自是冬三月事故下云爲改歲只當
以夏時爲說三正之說豈邠人所知且夏正十月諸
務未畢豈得遽作休息之計而囑家人以入室安居
乎此室此字承上穹室來只是將室收拾嚴密待大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八

寒便於居也不必深爲之求 古制二畝半在邑只
是大概說有此制耳居不居未可知也細論之恐民
眾難容且既以田中爲家豈得不顧而頓入邑中以
避寒乎必謂室爲邑中之室亦欠圓孔疏講入此室
處可用

講然幽人禦寒之周不特衣與褐已也氣候遞遷而
昆蟲各變如五月時有斯螽者則動股而以股鳴六
月時有莎雞者則振羽而以翅鳴若夫自七月猶遠
而在野八月漸近而在宇九月愈近而在戶至十月
而此蟋蟀者直入我牀下以依人焉此以知大寒之

將至矣於是相與室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
北出之向墮塗荆竹所織之戶使室無隙孔寒氣不
入幽人又告妻子言己穹室墜戶之意嗟乎我之婦
與子我所以爲此者大寒之時爲將改歲當入此室
而居處以避寒故也是又並治室以豫禦寒之計以
卒歲如此

六月食鬱及薁句七月亨葵及菹句八月剝棗句
十月穫稻句爲此春酒句以介眉壽句七月食瓜句
八月斷壺句九月叔苴句采荼薪樗句食我句
農夫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九

賦也鬱棗屬薁薁莫也葵菜名菹豆也剝擊也穫稻以
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壺瓠也食瓜斷
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
惡木也

毛傳鬱棗屬薁薁莫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
眉也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
鄭箋介助也既以鬱薁及葵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
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雅 瓜瓠之畜麻實之棧
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
孔疏此鬱薁言食則葵菹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薁生

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煮乃食棗當剝豎取之
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
眉壽主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莫葵棗
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
人不食之矣 鬱棗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楨毛
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
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
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
棣屬莫葵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
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莫李一株車下李卽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十

鬱莫李卽莫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莫也棗須
就樹擊之所以剝爲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
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
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
酒也昔酒今之曾久白酒所謂舊醪者也清酒今之
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卽彼三酒之中清
酒也人年老者必有毫毛秀出者故知眉謂羣眉也
釋詁云介右也言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爲助也鬱
下及棗總助男功穫稻爲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
稷菽麥爲正男功實菜茹爲助男功非是女助男

也 以盡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盡爲瓠
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爲
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也然則叔苴謂
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樗唯堪爲薪故云惡木此經食
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茶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
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
功之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
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大全本草注曰葡萄卽蔓莫生隴西五原山谷 梗
糯通名爲稻糯溫故以爲酒 樗木類椿江東呼爲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士

鬼目葉脫處有痕如眼目故得名其木最無用莊子
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也
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
覆其根 爾雅曰莖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
長樂劉氏曰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
補傳鬱莫二物性溫季夏宜食以助陽葵菽二物性
滑孟秋宜食以助陰

詩記介訓飲此酒以助其精神也

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
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

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爲老者之具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

永嘉陳氏曰取縱以爲私取矜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食長幼之義明矣

三山李氏曰于耜舉趾則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穫稻納禾則田事之畢至於食鬱及奠亨葵及菽開冰祭韭朋酒羔羊凡所以助飲食者無不至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以美者養老惡者常食是亦可見其愛敬於上之無已猶四章終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無褐之意也抑又可見其豐於供老奉賓而儉於自養也

豐城朱氏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奠之食葵菽之烹聚之剝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茶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苴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

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幽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說約此章亦三轉韻葵菽一也棗稻酒壽二也瓜苴樗夫三也在介眉壽處截今按古義奠菽渥韻棗稻皓韻酒壽有韻而瓜壺苴樗夫俱虛韻更穩捷爾雅翼云葵爲百菜之主味尤甘滑詩之享葵是也又日菽者眾豆之總名則七月所享自不一種皆佳蔬也稻黏者爲糯一名秫不黏者爲秬通稱秬春酒毛云凍醪也月令云古者穫稻而瀆米麴至春而爲酒介取摯介之義故古人謂爲助夏小正五月乃瓜治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瓜之辭也八月剝瓜謂蓄瓜時也此七月瓜正盛則食之而已此章之苴卽下章之麻然據本草有胡麻麻黃二種胡麻卽今之麻麻黃卽今之苴麻詩固謂苴麻之子焉埤雅曰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或四時皆食焉不繫其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已也

衍義六句分上是養老而豐所當豐下是養少而儉所當儉鬱奠與棗果也穫稻二句酒也葵菽蔬也以介眉壽總承果酒蔬而言若春酒二句另看則意自相連不屬上也南台云供老疾奉賓祭俱是養老老

正解此章上六句見邠民養老之豐下五句見邠民

十四

自奉之儉上截輕將六月五句遞過而重在介眉壽
上下截輕將七月四句遞過而重在食農夫上蓋此
二句乃一章之骨也 瓜壺直茶皆食物薪直以熟
此物耳 田文詮上截云農人非不食此物也而洗
膳用慶老之茹甘爲獨多詮下截云老人亦常食此
也而力食無數少之食淡爲獨多卽用朱意

按菽豆也云亭菽當是豆葉卽所謂落也穫稻似可兼粳糯而講家皆以爲酒專言糯古無西瓜當是甜瓜菜瓜之類壺以嫩者言謂可食也非謂爲器用苴麻子也當是芝麻昔人有胡麻飯是芝麻一說胡

講自其豫食之事詳言之六月食鬱及蓰之果七月
亨以及菽爲羹八月剝棗落而取之十月穫稻而秣
杭之類皆收又取其糯爲此冬釀春熟之春酒以助
養老人秀眉之壽焉凡以物之美者皆以豐而事長
也至於七月瓜熟而眾食之八月斷蔓取壺九月拾
麻子以供羹菜又時常采彼苦菜之荼薪彼惡木之

十五

樗以食我農夫焉凡以物之薄者皆以儉而自奉也
幽人飲食而其節之詳如此

九月築場圃句韻十月納禾稼句韻黍稷重穆句韻禾麻
穰麥句韻嗟我農夫句韻我稼既同句韻上入執宮功句韻
晝饁于芽句韻宵爾索綯句韻亟其乘屋句韻其始播百穀句韻

賦也場圖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出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葉稭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

皆禾也同聚也官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綯也綯索也乘升也

毛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入爲上出爲下 宵夜綯綯也 乘升也

鄭箋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 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謂倉也 旣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 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豳風

六

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 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捕百穀謂祈來年百穀於公社

孔疏地官載師云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圃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東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悉民云柔亦不如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別稱故書傳謂菜爲茹 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

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相傳爲然無正文也

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旣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旣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旣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穆四種而已其餘稻秫麻粱之輩皆云爲禾麻與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 旣納困倉已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豳風

七

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課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 李巡曰綯繩之綯也 乘車是升其上其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

按納禾稼鄭謂納困倉非也孔說納於場是 乘毛訓升爲是凡治屋必升其上 始播百穀謂農事鄭謂幽公所穀于公社上下不聯

釋文重又作種音同穆又作桂音同

廬陵彭氏曰築場於圃地地無遺利也

廬陵羅氏曰稻稌也音杜稌音述穉也音孤離茲

也亦作雕胡卽板桑所謂雕胡飯

大全本草注曰稻米有稬有糯稬米是粟稬似黍米而粒小不堪爲飯最黏宜作酒菰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梁米皆是粟類

東陽許氏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

華谷嚴氏曰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

臨川王氏曰同謂所納之備也 上入執宮功城中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豳風

六

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 宵可以息矣而索綯冬可以息矣而乘屋

三山李氏曰自田野人都邑故謂之上

安成劉氏曰十月納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卽蟋蟀入牀下而寒向墜戶之時也

言納于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

事以極憂動艱難之意

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如修完屋廬牆垣之類皆爲來歲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

慶源輔氏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後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聚也上入執宮功觀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爲公室官府之役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宮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周人之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豳風

九

也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者未能使斯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也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

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猶三章終無衣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來歲治蠶之用也

豐城朱氏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卽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

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爲厚也歟說約按字彙五穀禾麻粟麥豆周禮疾醫注又曰麻黍稷麥豆又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又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炙穀子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酉陽雜記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粟禾稗六書正譌曰从禾高聲別作稂非秭稻同夏書三百里納結服傳曰秭稂也疏曰四百里猶納粟此當稂粟並納也苽今菱苗禮內則蜎醯而苽食又魚宜苽魯詩世學云結實黑稗可作飯杜詩波漂苽米沈雲黑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國風

三

是也然吳中茭白無結實者 此章凡五換韻圖秭一也稂麥二也夫字無韻同功三也茅絢四也屋穀五也 纂序按秭如字麥讀如禾可叶稂集傳兩字俱改叶似不必 圖秭原叶四句作一韻似亦可 副墨執官功卽下乘屋事此類語須輕輕遞過而歸重到播穀蓋秭既同而始乘屋爲農也秭既同而乘屋亦爲農也全要得其閎閎皇皇惟恐後時之意衍義此章還在栽麥分上是方趨農事之終下是卽念農事之始也或在官功分則反重治室矣此重農事上並於治屋正以急於農事也始終二字俱重但

意相貫不可分始終對講麥非納於十月而供言之者蓋總農事之畢而先後大小皆舉之也嗟我農夫只是農夫自相儆戒之言我秭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辭禾稼管上八種說其納有遲早至十月則無不納於場故曰既同屋是原有者乃葺治之也亟於治屋故正爲農事計也不重治屋上此章合上章上是用食而少長適豐儉之宜下是力食而始終極憂勤之慮

正解此章言邪民之於農功終而復始其心未嘗頃刻忘農正見其憂勤之至九月四句是農事之終重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國風

三

一納字嗟我以下是卽念農事之始也重一播字上言食瓜斷壺菽苽等事已有去圖爲場之漸故接言之既同句內要知一年農事於此終而稍有暇隙以起下意官功斷指民居非如范氏董氏之說謂治公室官府之役然後索絢以乘屋見邪民先公後私忠君親上之義也于茅所以覆屋索絢所以縛茅卽是官功此見邪民忠忙迫促殆不虛此晝夜也玩其二字總是一心在播穀上有不容一日緩者若稍緩之卽欲乘屋而不可得矣其始播百穀正從晝爾三句生出一始字來上說納秭下卽起播穀正見循

環無端始終農事之意 一說論當日相戒語意原重治室特說詩者於言下看出勸農意耳亦覺曲體章意

按築圃爲場只大概說非前此全無場後此全無圃也如五月收麥於何處安頓乎治圃者尚有冬蔬豈皆毀乎 黍稷麻菽麥五種有定名若重移早晚無專指當是黍稷中之不同者今人有種有晚當是此意 禾麻菽麥禾爲總名與菽麥並言則當別有所指故集傳云稻秫菽粱之類蓋於麻菽麥之外有不能徧舉者以禾統之 穀之登場有早晚以十月總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其成並言之於義無害 執宮功作自治其屋說於下文爲順若作官府之役則又費轉折矣 綯絞也予意絞作細字看方明言爲索以絞此茅若作方去絞索則二字倒置乘屋之屋卽上官字乘屋卽執宮功也

講然食又以穀爲本試以其始終之勤者言之九月菜茹之在圃者已成矣則堅築爲場豫爲收成之地十月禾稼之在田者可穫矣則納之於場漸爲庾廩之歸凡黍與稷重與穆也禾與麻菽與麥也無不盡登焉此則農事方終似可以少休也幽人則又相請

曰嗟哉我農夫也我稼雖既同在田無事邑居又當修其由田野上入都邑執官室之功乎晝爾則往取茅草將以覆蓋夜爾則共相索綯將以縛茅亟升其屋而治之來春不遠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矣得謂屋之乘也而遂可以少緩乎哉夫其憂勤艱難無閒於始終者如此

二之曰 鑿冰沖沖 三之曰 納于凌陰 四之曰 其蚤 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 十月漙場 場勿酒斯饗 日殺羔羊 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民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

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痼疾不降民不夭
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變調之一事耳不
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
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
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躋竟也

毛傳冰盛水腹則命取水於山林沖沖盪冰之意凌
陰冰室也 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
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公堂
學校也飭所以誓眾也躋竟也

鄭箋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饗
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
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
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十月民事男女俱畢
無飢寒之憂國君開於政事而饗羣臣 於饗而正
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幽
頌

孔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
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
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

時命取水也左傳言取水於山耳此兼言林者以山
木曰林故連言之沖沖非貌非聲故云盪冰之意納
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爲冰室也按天官凌人云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
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
凌陰始得爲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爲凌室者凌冰
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
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
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
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卽出之藏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
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荔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
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
開故也 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
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
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
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然則日在
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
月也劉歆三統祿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
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

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覲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昴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洗器謂之滌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豳風

美

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按毛云沖沖鑿冰之意孔謂非貌非聲以合毛傳意字欠明時講謂齊心合力之意可用凌陰陰是死字今人於地下爲室者尚云陰毛訓肅爲縮欠明霜有寒肅之氣故云肅霜饗是幽民進饗於君曰

殺羔羊是眾人公議爲之故下曰字毛謂鄉飲之禮未是鄭謂君饗其臣尤謬皆與下文不聯毛謂公堂爲學校稱觥所以誓眾皆不合大抵毛鄭只逐句爲解而不體上下文義多此類

左傳昭公四年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注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通達其氣使不爲災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短折爲夭夭死爲札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豳風

三

廬陵羅氏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士冠禮注置酒曰尊許氏云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廬陵李氏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於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間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

國是以知民事也

華谷嚴氏曰補傳云君民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基於此歟國人以芻酒羔羊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慶源輔氏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爲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 豳風

天

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皞皞如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冰食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章終言衣褐之意而見其風俗之厚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

豐城朱氏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閒也殺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說約既勸趨又相戒俱在人情上說妙章凡三轉龍陰與沖叶一也韭與蚤叶二也饗與霜場羊堂觥驪叶三也

呂記范氏曰備寒所以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纂序按禦寒爲下而爲公子裳爲公子裘獻豸于公亦因以爲上禦暑爲上而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亦因以爲下上一體之意也

集解二之日鑿冰此時便隨鑿隨納特至三之日而畢耳非二之日專主鑿而三之日專主納也四之日二句是言所以亟趨冰役之故芻酒五句是言所以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 豳風

天

速畢場功之故既勸趨又相戒具見民情風俗

衍義四句分上是相勸藏冰以豫君祭祀之事下戒畢場功以豫君燕享之事皆見忠愛意此只就周公說邠民如此非邠民勸戒之辭沖沖只是竭力齊心相率從事之意按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今云二之日鑿冰三之日納冰須會其意朱子冰猶可藏一猶字亦活非必俟正月藏之也四之日二句卽一句意當以祭字提起以羔與韭字相對說祭而必其蚤者竭精明致齊肅也獻羔祭韭通是祭司寒之事必祭司寒者蓋冰是寒物其所司也祭祀

重啓冰以節陽氣之盛不重薦寢廟獻羔祭非見前此當有黑牡之獻黑黍之祭此復獻而祭之也九月肅霜非空下此句蓋霜被田野則萬寶先成場圃可築至十月則禾稼既同故欲場功畢而墻場地也前既云十月納禾稼而此又云滌場此又十月下半月事觀注畢字亦下得分曉明酒斯享斯字亦宜玩注速字正本此字解之其意若不吝少遲旦夕也明酒與羔羊對看是備其禮也享享之於公也升公堂承明酒羔羊說兕觥連帶下句蓋舉酒以祝壽也此以燕享爲主而祝壽只帶在燕享中說出或謂明酒是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羊

民間蜡祭之酒祭畢便以是酒并所殺羔羊卽時而獻於公也但作忠愛看亦不必云蜡祭神餘之酒此章合上章上是相儆戒而有憂勤乎農之意下是相勸戒而有忠愛其君之心

正解此見二之日不獨續武功又有藏冰獻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場納稼又有宴享稱觥一節蓋冰左傳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其取之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蠱陰非冰無

以輔其衰陽非冰無以節其盛也 一說明酒作歲事告成爲幽民飲蜡之舉謂春酒以介眉壽所以上致於老明酒以合蜡賓所以下逮於賤然後兕觥以踏公堂所以尊達於君外此便見無所用酒意說亦有見存之

按此章作兩截看上是邠人鑿冰藏冰以供君用下是邠人朋酒羔羊以爲君獻總見邠人急公好義風俗之厚處 此是全詩結尾上面言民之衣食無不周由上之厚於施此章言民之忠愛無不至見下之厚於報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羊

講幽人不但禦寒之備也又以其禦暑而忠愛其君之事言之二陽之日日在北陸水渾腹堅冰方盛也則速鑿之其意冲冲然至三陽之日風猶未解凍納于凌陰者遂皆以已畢焉若四陽之日之蚤君卽獻羔與韭以祭司寒之神因啓冰以薦寢廟而漸次大發苟不豫藏欲發得乎是幽人相勸以急急然備乎君事者如此未已也九月氣肅霜降萬寶告成築場之候也十月則滌除場地而速畢其功於是朋酒斯具以進享且相命曰殺羔羊以爲殺持酒與羊相率而踏彼公堂之上稱彼兕觥之爵稱願之曰吾君萬

壽無疆使吾民永享其庇也是幽人相戒以急急然
祝乎君壽者又如此合而觀之衣食備勤上下交愛
此先公風化之原而周之所以王也王其知之乎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篇章中春畫擊土鼓獻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
亦如之卽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
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
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
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
七月之義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欲成王知先公致王業
之由民之勞力越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
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

問幽詩本風而周禮篇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幽雅
蜡祭息老物則吹幽頌不知就幽詩觀之其孰爲雅
孰爲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
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
說謂幽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爲
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幽之雅噫嘻載芣豐年
諸篇是幽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

謂幽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
未敢必也

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豫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
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
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
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

華谷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
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爲言故以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七月流水一句爲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蓂純陽之
月爲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蠶動股爲始六章則以六
月食鬱及蓂爲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
月築場圃爲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
月正月二月爲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
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
如此

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關生民之大命是
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攷之是其心無一念不
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

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拭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爲懇至

小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鄭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孔疏此詩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之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此八章皆是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黍

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穫則樂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繼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爲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

爲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

言女功之始蠶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桑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卽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旣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片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寒閉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旣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黍

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蓄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己志言己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

朱子曰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論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於鴉鵲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按序說陳王業甚得詩之大旨但謂是遭變時所作

遭變時只作鷓鴣貽王何得兼陳七月之詩朱子以爲攝政時作則在成王迎歸之後方以此詩陳戒無可疑者 居邠自是公劉以後事而勤於稼穡是后稷家法故序從后稷說起而朱子用之

說通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者推詳之辭周公只開間敘過而幽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說約此篇魯詩世學作幽風八章章十一句其說曰周公作此詩本名幽風蓋欲成王知幽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未有七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鷓鴣東山狼跋九戩破斧改爲幽風始摘此篇章首二字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改名七月然詩實小雅之體與國風不同子貢之傳申公之編鴻都之刻是也雖未必盡然其言幽風本周公自名者頗與愚見合

正解通詩八章總陳邠俗之厚爲主衣食二字一篇骨子而所以勤勤於衣食者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首章言其大略下七章乃詳述之也細分之前章前段言衣後段言食是概言衣食之豫二章本其女功之始三章言其蠶績之豫而忠於奉上四章言其狩獵之豫而忠於奉上五章言其治室之豫以見其周於禦寒自二章至此俱是終前章前段爲衣之豫也

六章言其飲食之有節七章言其農圃之憂勤末章言其祭祀燕享之忠愛自六章至此俱是終首章後段爲食之豫也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意夫春而蠶秋而績冬而狩亦爲衣之恆也春而耕秋而穫亦爲食之恆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未至而先備日星霜露之屢其衷草木昆蟲之驚其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中其事無不備如此此幽風之厚而后稷公劉風化所感也周公陳此欲王御綿綺而思女紅之艱享玉食而念農民之苦使無一息敢自暇逸耳 注中始字乃發端意終字乃盡言意非以首章爲始事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七

下數章爲終事 周公此詩本爲陳王業之艱難也而不言祖宗拮据之勞不過述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詠其辭則祖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載德錄積寸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讀詩至此其見古人言外之意 徐揚貢曰人主居深宮之中日與宦官宮妾狎昵周旋雖外庭諸臣有希見其顏色者矣乃能使沾體塗足之輩披褐蹕屨操豚蹄厄酒進御於至尊之前此非其君之日親民事樂近正人竭克如此周公誥誡成王意正爲是也不知者乃謂幽公初年規模草創故爾是何所見之淺耶

詩經詳說卷三十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幽風

鴟鴞鴟鴞句既取我子子句無毀我室室句恩斯勤斯

勤韻鸛之閔斯閔韻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鸛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鸛養閔憂也毛傳鴟鴞鸛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鸛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一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國風幽風

三

謂流言後攝政元年作不為無見但亦未定是元年耳

詩經詳說卷三十終

鄭箋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公此之由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孔疏鵲鵲釋鳥文舍人口鵲一名鵲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鵲鵲陸疏云鵲鵲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鵲鵲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羣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竟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卽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

按毛鄭之說不同二者皆說不去毛以取我子之子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二

爲管蔡鬻子之子爲成王又以恩斯勤斯爲惜二子以鬻爲稚問爲病爲其爲稚子成王之病故不得不誅二子上下隔礙不通鄭以取我子二句爲成王誅周公之黨皆世臣之子孫誅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又以恩斯二句爲世臣皆有恩勤於成王而成王稚子當閔惜其子孫其說由於誤解尙書罪人斯得作成王誅周公之黨故爲此異說尤妄誕不足信鵲鵲惡鳥他鳥呼鵲鵲而告之恐害其子毛鄭皆作鵲鵲告人以取我子爲鵲鵲恐人取其子與詩旨全反孔疏解鵲鵲不合

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鸞鳥也有鵲萃止翻彼飛鵲爲鸞爲鵲蓋鸞之類也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鵲鵲而謂之曰鵲鵲鵲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此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三

潘子善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己是有可疑者也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卽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周公爲之奈何哉董叔重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爲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

廬陵彭氏曰鵲鵲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叔室以比王

室

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爲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之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說約此篇比中又一體按魯詩世學曰殷王祿父紂子兵敗奔狄殷之頑民謚曰武庚

纂序集傳子又叶入聲室又叶上聲是或子叶室或室叶子兩可爲一韻閔叶勤一韻是兩換韻以下皆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四

通章一韻 閔本可叶勤不必眉貧反

詩通取我子者墮其術中也語意若不歸咎羣叔

正解此章首三句託喻武庚不可毀王室末二句正

以申戒其不可更毀王室也武庚於二叔甚相昵好

而曰既取我子特借以喚起王室之不宜毀耳毀字

兼倡亂與流言說毀字中便含愛惜意室字中便含

勤勞意三斯字蓋言予所恩愛者在斯子所勤恤者

在斯子其嚮之可憫者在斯子也重愛室上不可以

愛子平看申言取子之毒無非甚毀室之尤毒也

詩意原重在毀我室上末二句只說愛子一字不及

愛室蓋動之以至情也

集解此詩當是周公居東時未誅管蔡之前所作其呼鷦鷯而謂之者即呼武庚而告之也其曰既取我子者猶云害之云爾若將取字看作已誅則武庚亦並誅之矣又何以呼而告之乎蓋當時公遭流言居東二年罪人之主名雖得而王心未釋公乃作此詩以貽王王既得此詩又感天變於是迎公以歸乃承王命而後東征也觀朱子晚年之說可見集傳或未及改正耳

按此詩傳以居東爲東征以罪人斯得爲誅管蔡武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五

庚皆與書傳不合蔡九峰受意朱子而爲書傳在詩

傳之後則書傳當爲定說而詩傳未及修改也鷦鷯

鷦鷯不知的是何鳥今有二種惡鳥一爲土梟一

爲樹貓皆能竊他鳥之子而其聲甚惡聞者惡之疑

鷦鷯是俗名樹貓 詩有爲梟爲鷽則梟與鷽皆惡

鳥而非一物若鷽鷽則不可分

講人情物理可以相通王知鳥之愛巢乎觀其呼鷽

鷽而謂之者曰鷽鷽鷽鷽既肆虐以取我之子矣

無更毀我之居室使我無以藏身也以我情愛之恩

斯篤厚之勤斯嚮養此子之可憐憫斯今忍心而取

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之室而益以所不堪耶

迨天之未陰雨雨韻 徹彼桑土土韻 綢繆牖戶戶韻 今女

下民予韻 或敢侮予予韻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毛傳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

鄭箋綢繆言纏綿也此鳴鴉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 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豈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六

孔疏迨及釋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爲剝也取彼桑土用爲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鳴鴉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爲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

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

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受王室而豫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南軒張氏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葺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遷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

慶源輔氏曰言己之深受王室先事爲備以防禍亂之來疑當時流言必以爲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爲己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公言此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七

曉成王也

說約此下三章皆只承無毀句說今女二句言外固有凜然不可犯之意古義予虞韻桑土之土石經韓詩爾雅注豐氏本俱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也今女之女孟子嚴氏豐氏本俱作此

纂序總注或敢講作誰敢或有云若作實說則翹翹漂搖便說不去且與周公慮武庚更毀王室意不合不知防於未雨已意可以無侮矣而不料風雨漂搖又出意外自不相妨

詩說此承上毀室而言玩一迨字愛國深情如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八

詩通此只寫得自家謀國意思還不曾說到勤勞上或敢侮予亦庶幾如是非斷無人侮也照下自見正解此與下章俱承上不可更毀王室說來首三句比防患於未然末二句求免患於將來也總見深愛王室意深愛意只在思患預防上見得天未陰雨猶國家無事也吃緊在一迫字微彼二句猶公之吐哺握髮任賢圖治也微弦云謂之綢繆凡修政立事制禮作樂所以維持王室藻飾太平者皆是而唐荆川謂不可把制禮作樂說蓋制禮作樂乃迎歸後為冢宰時事此時則尚未及也牖戶是巢之通隙處處正

蕭牆肘腋之間官府機衡之交豈意至親骨肉乘隙搗虛使綢繆不足恃也今此二句乃庶幾無禍之辭亦預防之意也此與下章俱泛就平日言不指管蔡

講以我之為室防患之預也迫天之未陰雨之時即徹取桑根之皮以綢繆其牖與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焉今女在下之民或敢有侮予者乎是我之愛我室者不可謂不至矣

予手拮据拮据句予所捋荼捋荼句予所薺租薺租句予口卒瘡卒瘡句
予未有室家室家句

此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荏苳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瘡病也室家巢也

毛傳拮据搯搗也荼荏苳也租為瘡病也謂我未有室家

鄭箋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

孔疏說文云搯持搯搗謂以手爪搯持草也七月傳云亂為荏此言荏苳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

荼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予手拮据言予所捋茶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薺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九

租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又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瘡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瘡謂盡病苦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按毛租訓為未確孔分手口或手或口或兼手口太碎手口互見可也

慶源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荼薺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瘡亦言之法也

華谷嚴氏曰手拮据而捋荼薺租而口卒瘡交錯而言之也

王氏曰租取也與租稅之租同

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拊茶蓄租勞苦而至
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勞如
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通解此章又是上章前面事

六帖拊茶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牖戶則既成
之后反復繼補補葺以圖萬全防不測也故傳於三
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於二章曰深愛王室則
爲既集時矣此意在綢繆一句看出非是強生枝節
可見前人讀書心思細密如此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十

說約此章上四句因集傳訓拮据爲手口並作遂令
解者多費幹旋今觀子由云以手持茶則至於拮据
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瘡與叔坦說俱兩句一連文理
本自分明何必曰互文錯言甚而如詩說所云手裏
要入口字口裏要入手字乎詩說者薛仲常作也頃
以見示初疑異書今正平平必屬本耳家古義虞韻
副墨勞者惟予病者惟予無可諉者爲王室故也
上四字字匪躬之義下一字字體國之忠
衍義此章比己昔日之勤勞以王室之未集也拮据
者手口共作而拊茶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拮据言

手卒瘡言口互文也卒瘡句又承上三句說蓋上言

手與口而並作至此則手與口而盡病矣元峰云此
卽上徹桑土之事肯綮云注言作巢之始始字當在
綢繆牖戶之前此說爲得詩旨蓋此言王室之未集
則室未成時也而上曰深愛王室則爲既集時矣但
深愛勤勞亦相關皆爲王室之事也王室新造未集
以受命未久人心未固言此與上章正以破其不利
孺子之說蓋當時流言疑必以周公平日勤勞皆爲
己謀故周公言此以見其皆爲王室以曉王也

正解一說徹土綢繆與拊茶蓄租不必辨其孰先孰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十一

後總是危苦之辭 此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
免下民之侮則一身勤勞自不暇恤矣
按說約以拊茶聯上句蓄租聯下句似未妥蓋拊茶
與蓄租無可分也拊而蓄聚之只疊疊說下爲是
自鳥言之用口銜故言口而手則其爪也予意上三
句皆言手而予口句補出口似覺明爽 綢繆卽是
作巢事不分此爲作巢之始綢繆爲已成之後似亦
可
講我始之治室之勞也予手拘持而拮据者是予所
拊取菹萑以爲藉又予所於茶積聚之而手口爲之

盡病也是果何為哉曰予向未有室家而棲身無所
故雖手口盡瘁而不敢辭耳

予羽譙譙句予尾脩脩句予室翹翹句風雨所漂

比也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毛傳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懼也

鄭箋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己勞苦甚巢之翹

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肯故

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

之意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主

孔疏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敝也定

本消消作脩脩也

按鄭以予室屬臣漂搖屬成王其說大謬嘒嘒毛

訓懼亦不合

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

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

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安得而不

汲汲也

程子曰此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固是周公赤心至誠然流言自以

周公為己謀而周公自以王室為己之室家無所避
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

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

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繫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

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為

予室而不為嫌良以嘒嘒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

能己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日

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於見

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華谷嚴氏曰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羽殺尾敝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主

周公以喻己盡瘁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

新造成王幼沖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為流言以搖

撼之如風雨之漂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嘒

嘒也

纂序按此諄諄治室非白自己勞與愛之意可原也

正以此時王室危急當君臣一心以圖保固勿為羣

情惑亂而自復開之釁儆醒王也

副墨風雨漂搖則不特示險於下土之民而且將見

乘於毀室之鳥矣維音嘒嘒言更無別法惟有悲痛

也

衍義此承上二章說來言吾之於巢其愛之深而勞之至者所以求免患也此章則言有意外之變而有不得不鳴者蓋言已今日所以作詩之故也多難指武庚倡亂二叔流言說疏義云當是時王心疑於上羣情惑於下亂賊乘機伺閒於其閒而國勢之危甚於風雨之漂搖也作詩喻王之意要見多難將危國家故已作詩以喻王使之知保其國家有不容不汲汲者矣不然則是周公只明己之見誣而已非本意也

正解謹謹脩脩言治室家之勳應上綢繆至卒瘡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七

句翹翹言戶牖未甚完固應上未有室家風雨指武庚搖動王室應上陰雨嘒嘒之鳴全爲愛室苦心不容自己蓋一身勞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憂也作詩貽王正欲冀其悟而召己意其拮据可終無患耳若止因不利孺子一言而暴其勞於王室說辛道苦是一篇辨疏矣

指南維音嘒嘒在鷓鴣鷓鴣四字中見之不呼王而呼鷓鴣無可奈何之辭也按朱傳以比己之既勞瘁是羽譙尾脩之喻王室未安是室翹之喻多難乘之是漂搖之喻作詩喻王是

嘒嘒之喻極其明析室翹與漂搖是兩層非以漂搖而翹翹也維音嘒嘒一篇結句正以見作詩貽王之出於不得已惟字語氣是不得不如此之意

講夫予之爲室不但手勞口病已也予之羽且譙譙而殺矣予之尾且脩脩而敝矣乃予室方新造則翹翹然而危矣斯時也所慮者風雨耳奈何風雨又從而漂搖之雖我拮据多方綢繆有備然而患難之來伊可畏也予之哀鳴以訴也亦安得而不嘒嘒也哉鷓鴣鷓鴣慎無復出爲惡可矣噫周公之於王室勤勞忠愛如此宜乎此詩貽而王心感悟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圭

鷓鴣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小序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

鄭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孔疏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齊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怡悅也

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鴞也鄭誼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政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爲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怡悅王心當訓貽爲遺爲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七

遺者獻者臣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於彼異也
朱子曰此序以金縢爲文最爲有據 又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二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忍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

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鴟鴞詩其辭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

書金縢蔡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

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七

所覲覲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讀爲避鄭氏詩傳曰周公辟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我先王於地下矣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辟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爲管蔡斯得者避之之辭也諂讓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督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

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爲周公遭流言卽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大

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按辟當作避舊訓法非避居東國以觀變作東征非罪人指流言之人得是知其人作已誅非鄭孔作周公之黨爲成王所得尤謬又管蔡流言於國國人不知其實而競傳之成王聞而疑之非管蔡之親行譖於王故不知罪人爲誰流言既播周公嫌疑之際不得不避然必居東方者當亦有見於流言出管蔡

居近其地以察管蔡武庚交結之蹤二年盡知之故曰罪人斯得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使王知此情也想當日詩雖渾深而貽詩亦必別有話說也管蔡倡亂而詩不罪管蔡但謂管蔡爲武庚所陷故有取我子之喻且說出恩勤鸛鳴無限痛惜周公之於兄弟情至厚矣後來周公使召公先往營洛而公後至必非無因竊謂居東卽是在洛熟觀其地形勢而後乃命召公往營蓋周公有成畫於胸中也或曰主少國疑親臣不當避嫌遠出予曰有太公召公在自能外體周公之心而內輔成王之治也有何患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元

正解通詩四章只疊疊說下以無毀我室爲首首章言武庚不可更毀王室二章言愛王室而盡豫防之計三章言爲王室而盡勤勞之力合二三章總是明己忠愛王室以見其不可毀也四章則言其所以作詩之故通詩俱重王室上觀每章注中不脫王室字可見須知通作鳥言各章正意不可用在周公口氣只是說詩者言之蓋此詩是周公諷王之誦不顯言其意與他詩比意不同若明言之則無味矣此詩實在未誅管蔡之前避居東都時所作也且呼鴟鴞而謂之卽呼武庚而告之也其曰既取我子者是管

蔡雖未誅其罪已無所逃乃武庚害之也故云然耳
徐微莖曰讀鴟鴞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惻怛之
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期於王者惟
自訴其忠赤比於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
辭公何嘗以孺子視王哉今萬世而下誦公之詩而
見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可掩卽是而可以律操
懿之徒矣

我徂東山

句惻惻不歸

韻我來自東

韻零雨其濛

我東曰歸

句我心西悲

韻制彼裳衣

句勿士行

枚句

蝟蝟者蠋

句悉在桑野

句敦彼獨宿亦在車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邶風

三

下句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惻惻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
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
陳也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以止語也蝟蝟動貌蠋
桑蟲如蠶者也悉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
毛傳惻惻言久也濛雨貌 士事枚微也 蝟蝟蠋
貌桑蟲也悉寘也
鄭箋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旣久勞
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我在東山常曰
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

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
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蝟蝟蠋然特行久處桑野有
似勞苦者古者聲實填塵同也 敦敦然獨宿於車
下此誠有勞苦之心

孔疏毛以爲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惻惻然
久不得歸旣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乃遇零
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
是勞苦之甚周公旣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
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
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邶風

三

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
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
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
甚勞苦蝟蝟然者桑中之蠋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
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
宿甚爲勞苦述其勤勞閔念之 鄭唯我東曰歸二
句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
心則念西而悲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 箋以此爲
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以爲此二句亦序
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

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役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 校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閭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縊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是彼爲細物也 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 釋蟲云蛭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蒸真釋言文彼作塵 蠋在桑野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邶風

三

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相類故也傳訓蒸實也故轉實爲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實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按毛以爲周公自言非也我心西悲毛以爲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念西而悲說得太遠且於東征事不合 鄭以制彼裳衣二句爲初來制兵服而未曾戰於上曰歸亦不合

三山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

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

永嘉陳氏曰惛惛也有流而不止之意

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蛭蝟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惛惛不歸記其久也我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邶風

三

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閱其遇雨則其往可知矣

東萊呂氏曰制彼裳衣二句此亦歸士之情也所謂敘其情而閱其勞也

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詩記我徂二句在外之久也我來二句歸塗之勞也行役最以雨爲苦微雨纏綿則益爲愁慘故四句卽景紀事再三詠歎以爲起語

六帖向未言歸乃心敵愾曰歸即悲真善言人情者也

說通西悲亦無專指即杜詩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之意蛸蛸四句兩在字相照有幸生全意故後序云言其完也

說約集傳不歸無韻魯詩世學云濛濛悲切是與歸叶徐文則云此篇各章首二句不叶東濛或以濛字作謨悲切以叶歸此曲說也首章歸本隔二句叶歸悲如權輿次章及誕置之隘巷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如瞻彼洛矣賓之初筵之例古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五

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多有獨韻起者 埤雅云蛸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則蛸固以獨爲義仲恭願主此說 裳衣與素裳白舄絺衣絺弁對看士原訓事其稱人爲士者亦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今人多昧此義蛸本井中蟲之名蛸之動亦如之故曰蛸蛸爾雅疏云蛸字本作蜀毛見云蜀本從虫而又加虫焉俗也

纂序通篇皆作軍士自言注則又觀物起興而自歎曰是閒出說詩之語其實只當一路口氣中轉遞末四句似亦隔句韻蛸宿木叶野讀如雅與下自叶也

集解每章俱有欣慰意卻各從勞苦說起最妙制彼裳衣二語是收拾行裝之謂完師意亦在其中 注觀物起興句上玉謂當作一路轉遞良是但朱子意亦因上皆是賦而蛸蛸以下則又爲興語故著此句以別之耳

衍義四句分上敘勞苦之情下述其喜幸之意我東四句在東時事蛸蛸四句在途時事言歸可喜而乃悲者蓋一動歸念則西向萬里安能一蹴而至此所以爲之悲羈旅之情如此也舊以思父母妻子爲說未是蓋父母妻子無日不存之心豈待言歸之時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五

後西向而悲耶制彼二句一直看勿以下句作推由說注以爲字亦體其情而言謂叛者定而大役已息罪人得而天下以寧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獨宿對室家看亦在車下正幸其完師而歸也有幸喜之意

正解我徂二句是去時事見在外之久我來二句是歸時事見途中之勞我東四句在東時事追思之言蓋此時已在途也蛸蛸四句在途時事幸其完師而歸也 曰歸者將歸未歸之辭猶云說起也曰歸而心反悲從幾不得歸說來 制彼裳衣二句是收拾

作歸計而亦見完師意矣 末四句以物之得所與
征夫之得所敦然獨宿即靡室靡家之意此句不重
只帶過之辭亦在車下幸其完師而歸也

指南我東曰歸下只疊疊相承看勿以上四句對下
四句 銜枝亦行陳中事不可分對

按從西歸而遡東但是言之有序處我來自東則已
在途矣又言其未起身時曰歸而西悲究竟是喜中
之悲下便收拾裝衣罷其行枝而竟歸矣在途中見
蠋在野桑之上甚為得所而已敦然獨宿亦得依平
為安也獨宿內思室家意可不用或曰雖獨宿無聊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豳風

美

而亦幸得其安跌出亦字亦可 因見蠋而言之可
作賦體而朱傳云此則興也只是略帶興意若真以
為興則前當云賦而興也 集傳迎周公於是周公
東征已三年與鴟鴞傳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
誅之是一套話皆是當改而未改者不可誤看
講我以三監啟釁而往東山惛惛然不歸今罪人既
得我來自東在外已久矣而零雨濛濛然羈旅又愁
慘也且我自東土言歸之時我之心已西向而悲於
是制其平居之裳平居之夜今而后勿為此行陳之
事銜枝之事矣但見歸途之上彼蛸蛸然而動者蠋

也則在彼桑野而得動息之宜矣况我之敦然而獨
宿者雖靡室靡家而亦在此車下有生全之樂矣不
亦可慶幸邪

我徂東山

句 惛惛不歸

句 我來自東

東句 零雨其濛

濛句

果臝之實

句 亦施于宇

宇句 伊威在室

句 蠋蛸在戶

戶句

町疇鹿場

場句 熠燿宵行

行句 亦可畏也

畏句 伊可懷也

懷句

懷句

賦也果臝栝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
婦也室不埽則有之蠋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
網當之町疇舍旁隙地也無人焉茂鹿以為場也熠燿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豳風

毛

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毛傳果臝栝樓也伊威委委也蠋蛸長跗也町疇鹿
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

鄭箋此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恩 伊當作繫
繫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
可畏乃可為憂思

孔疏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
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
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伊威
委委蠋蛸長跗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委蠋蛸名

長螭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螭小蜘蛛長
脚者俗呼爲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璣疏云伊
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墮底土中生似白
魚者是也螭螭長螭一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
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
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
之處故知町疃是鹿之迹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
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燿也又解燿體云燿螢火也釋
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本
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不言螢火爲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天

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
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
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
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
裔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茲爲螢火近得實
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
大全本草曰括樓實名黃瓜生苗引藤蔓實在華下
大如拳九月熟 鼠婦一名負蟪多在下溼處及土
坑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溼生
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

陸氏曰螭螭名長螭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
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爲蟲故名長螭
音欺

漢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爲夜飛與下章熠
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

古義說文云田踐處曰町干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
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疃本
作噓說文云禽獸所踐處也楊慎云莊子舜舉于童
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疃也

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天

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
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曰此則述其歸未
至而思家之情也

程子曰丁夫子役田事廢而室廬荒果贏以下是在
在彼思念其如此也

華谷嚴氏曰別家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
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敘其在途之情
以慰勞之

說約疏義大全戶後五反與字叶也行與場叶畏與
懷又自相叶 纂序按戶本字可叶字末二句或畏

叶懷或懷叶畏皆可凡集傳雙改者俱似不必

集解詩緝謂此章乃言歸士無室家者即末章歸而新昏者也其說本之趙虛齋今味果羸伊威等語宛然見蕭條廬舍幽閉無人之狀與下章婦歎其室酒掃穹窒景象便不同非古人細心讀書安能體認

正解按東征將士豈盡無室家者乎又豈周公專為未有室家者言之乎恐不必泥

衍義四句分上進往來之勞下及室廬之想也亦可畏也二句一正一反相呼相應之辭注中亦可畏矣句乃承上六句生出一畏字以叫起下句意然豈可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三

畏而不歸哉方是正解不可畏句懷思是思家非思除其荒廢之謂也蓋如此則情字卻不見了或云室吾故居生于斯長于斯父母妻子聚于斯雖荒廢也可可懷思而已果羸六句作五件看皆途中想像之辭不可實說人苟去家已久索性置諸度外惟室廬將近則家事纖細一一上心故縷析形容之總是室中無人斬除無人洒掃故有此數者亦可畏也驟思之卒然以驚伊可懷也轉念之而釋然以喜也一說不必泥注然豈可畏一轉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難道便畏而不歸但出外已久種種淒涼在念排遣

不開亦可繫我之懷思而已畏即畏此淒涼光景懷亦正懷此淒涼地面也

按毛以町疇為鹿跡字從田旁程子曰廬旁畦隴是也未傳因之宵行蟲名諸書俱無解舊說熠燿為螢又礙下熠燿其羽予意只虛說有蟲熠燿而宵行然朱傳如蠶云云必有所據軍士久外婦人不能料理便有果羸等光景况婦人獨居無依或就親戚聚處空其室廬有之難定是無室家者謂周公作詩先將無室家者形容一番必無此意

講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三

濛何其勞也我於是而遙想室廬果羸之實亦必蔓延於宇下矣伊威或出行於室而蟪蛄或結網當戶矣舍傍隙地則鹿以為場而熠燿其明者維宵行之蟲矣室廬荒廢如此亦可畏也雖然吾之故居在焉伊可懷思也其能忽然以忘情邪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年韻

賦也鶴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

毛傳埳螳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鄭箋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室塞洒灑埳并也穹窮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

孔疏釋蟲云蚍蜉大螳小者螳舍人曰蚍蜉即大螳也小者即名螳也然則螳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淫鶴鳥鳴於其上故知埳是螳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螳避淫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璣疏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三

云鶴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龜一名阜裙又尼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按毛鄭說有敦瓜苦二句太鑿文義隔礙不通故不錄

大全本草注曰頭無丹項無烏帶身似鶴不善眠但以喙相繫而鳴亦有二種白鶴烏鶴埳雅曰鶴知天將雨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埳而鶴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于家於是洒埳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華谷嚴氏曰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

六帖夫婦相見不言相見之樂卻從苦瓜栗薪說他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三

喜幸之意諷寄深遠才情可尚

說約蟻出埳而鶴就食之必不是食此蟻埳訓蟻塚就字為釋而鶴亦水鳥將雨則鳴大段承零雨而婦歎又承鶴鳴文字一路相生不斷也方曰婦歎又曰我征本是自言又如婦語詩家固有此轉換神境入手不測鶴鳴以下凡二轉韻埳室室至一也薪年二也埳叶地一反音狄

詩說畢至二字亦妙有天從人願喜出望外之意衍義四句分上敘往來之勞下及夫婦感慰之情也鶴鳴二句皆承零雨說故注於婦歎于室特下一亦

字或作婦聞鶴鳴知其將雨而歎于室再詳之蓋二句是就軍士自言感鶴鳴之聲諒婦當此時亦歎于室也鶴鳴于垤只以鶴鳴為主不可以暗蟻出聞鶴鳴平說婦歎與洒埽二句是征夫在途而想像其婦如此我征以下方是至家時事也苦瓜栗薪不平苦瓜繫於栗薪也于今三年中有感慨喜幸之意言其不見之久者正以敘其得見之幸也見其微物猶喜則見室家而喜可知矣 聿至二字重見他闕別三年一見相會恍然若夢倏然若期離家既久一旦言歸偶見苦瓜繫於栗薪不覺感歎言自我不見故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五

景物已是三年追憶去時恍然如昨方意斬伐之不免而今猶若此乎此時家人婦子歡笑相迎不言可知而反借一微物以描寫欣幸之意若喜若驚觸目無非感慨唐詩云獨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味自我不見之語此詩頗得其旨
指南鶴鳴四句述室家之望有敦四句述歸士之言鶴鳴是軍士在途事婦歎是室家在內事不可謂婦聞鶴鳴而知雨之至遂發歎也洒埽寓室婦方待其歸我征聿至夫已慰其望緊相接應看有敦二句一直說下瓜苦繫於栗薪原是室家所有者自我二句

言由今既見之后以邇未見之時蓋已三年矣其榮瘁不知凡幾變而物色依然猶如昨也

按鶴鳴句作軍士在途所見與婦歎不相連然作想像在家光景似亦可鶴鳥甚大蟻非所食更考之我征聿至是實景非虛擬 有敦瓜苦閒情最妙行人至家每見一物輒生懽喜是如此

講我徂東山惛惛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何其勞也由是蟻感雨而出垤而喜雨之鶴長鳴於其上我婦在家應念歸途遇雨之苦而歎息於室且或於是室也為之洒埽為之穹望以待我之歸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五

我征聿至矣斯時也有敦然之瓜苦繫於栗薪之上觸目感懷歷歷指數自我之不見此也于今蓋已三年矣今得見之何其幸哉

我徂東山 惛惛不歸 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
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 皇駁其馬
親結其綯 九十其儀 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日皇駁白曰駁婦人之律也母戒女而為之施矜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毛傳黃白曰皇駢白曰駢 綉婦人之褱也母戒女
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言久長之道也
鄭箋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爲序歸士之情 倉庚仲
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
之時新合昏禮今遺故極序其情以樂之 之子于
歸謂始嫁時也皇駢其馬車服盛也 女嫁父母既
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 嘉善也
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
其情樂而戲之

孔疏舍人曰駢赤色名白駢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美

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駢白之義按黃白曰皇謂馬色
有黃處有白處則駢白曰駢謂馬色有駢處有白處
舍人言駢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駢赤色也 釋器
云婦人之褱謂之綉綉綵也孫炎曰褱帨巾也郭璞
曰卽今之香纓也褱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褱綵
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
云親結其綉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
者以褱爲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衿結帨士昏禮
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
姑衿纓綵纓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老

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
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綉則如孫炎之說
亦以綉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
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綉爲香纓云義見禮記
謂此也按昏禮言結綉則綉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
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
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
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
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
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
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
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
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
按鄭以于歸爲未行之前新合昏禮其新孔嘉爲追
溯其新來于歸時甚好到今久長之日當如之何其
說甚曲不如朱傳作歸來成婚爲順 孔疏云其母
親結其女之綉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說九十字頗
明 結綉猶今束汗巾之意儀大概以禮物言
安成劉氏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爲明不

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爲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

六帖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

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程子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疏義賦時物以起興者因見時物而賦之遂用其語相呼也

通解興意只到皇駁其馬句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亦如魯頌思樂以采芹興觀斯下其旂二句又承言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國風

美

此一例也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終二字宜活看說通倉庚以下皆極形容之辭歸士未必皆如此也說約集傳羽馬一葉縞儀嘉何一葉然古義縞儀友韻嘉何歌韻嘉居何反也 纂序縞儀亦各一音從縞儀二句一韻如古義安

集解言新而形以舊固是曲體人情亦自是詩家波瀾回還妙境讀者正宜於此等處著想

衍義四句分上敘往來之勞下及其遂男女之樂也興意玩注興至其儀止蓋即時物興時事也注中矜者繫佩帶也悅佩巾也卽縞也結之者欲其既受戒

命固結而不忘也九十其儀非必實有此數蓋十爲

數之終九爲十之漸言儀之盛者不過乎此也孔嘉句是及時婚姻以見一時無怨無曠意其舊句敘其情於鶴鳴興歎之餘嘉其會於洒埽待歸之際夫婦之樂可知矣 之子四句總狀新昏送迎景象只宜輕敘歸重末句孔嘉不以九十皇駁爲嘉見當初負羽從軍之時靡人不矜以爲關車無來括之期矣今于征之男方釋干戈之苦而忽遂燕婉之求待年之女方抱標梅之悲而遽遂桃夭之約兩情初洽膠漆不足喻其堅百年伊始琴瑟未足比其好子兮子兮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國風

美

如粲者何此孔嘉之意其舊句可想他一段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光景然不能形容得出故下如之何三字須在久役征夫上領會得之凡人悲不甚者樂不深故別後之會其樂更甚於新知至乍會時悲喜交集非箇中人不能道也薛方山文云接儀容於歎息之餘而兩地之思頓釋斯時也斯樂也心悅之而口不能言矣睹丰儀於洒埽之日而彼此之念潛孚斯際也斯情也心藏之而言不能喻矣極得如之何三字神理

正解以鳥之飛興女之歸只興到皇駁其馬句諸說

玩注興至其儀止蓋即時物興時事也然照說約與至四句爲受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也 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往送之禮其儀盛而九十云者猶俗云十分好也

微言若直敘新昏之樂便光景易盡將舊者一點意味無窮有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復以我征事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

按軍士久役歸來自是有行昏禮者然畢竟新少舊多借新形舊文法絕妙非專言新而舊只帶言也

講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早

濛何其勞也言當歸家之日正值婚姻之期但見彼倉庚于飛則熠燿其羽矣此之于歸則皇駁其馬矣於是親爲之結其綯以申戒命之禮且九其儀十其儀以昭往送之盛斯時也其新婚者方諧燕婉固孔嘉矣其舊婚者於邂逅之頃遂偕老之盟其嘉又當何如邪凡此者久而得歸其情有不能忘者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閑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思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小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鄭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早

意者於是周公志伸美而詳之

孔疏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義又歷敘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贏等物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洒埽穹窒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

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婚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閱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閱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惟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

朱子曰此周公勞歸士之辭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按序說朱子取之但不以爲大夫所作而謂周公作此詩以勞歸士便勝舊說孔疏分解先思望樂朱傳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聖

亦用其意

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三山李氏曰此詩所以勞歸士也而得述其懷思之情著載其情於詩是其情周公知之矣知其情所以勞之也

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

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鵂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爲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爲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爲之

安成劉氏曰古之勞詩如四牡采芣出車杜鵑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爲固結人心之本也

或曰以周公而詠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豐城朱氏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者未盡變其賢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聖

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爲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況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纘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褒衣纁裳舒袂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乎警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勸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則周公之於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說約周公詩三篇惟七月直說鴟鴞爲鳥言東山爲
歸士之言皆絕妙不然自訴而狠賊如今人作辨揚
何當風雅也且勞歸士而但曰若輩如何勞苦知者
亦淺矣惟代之意而所欲言者皆言之所不及言不
能言者又言之然後死心踏地以爲上人之知我至
於忘勞忘死而無難也嗟夫斯又豈后代能言之士
之所及也哉

正解通詩四章各開看有次序首章是既歸在塗而
有完師之慶二章是歸家未至而切思念之情三章
是至家而慰室家之望四章是及時而送男女之樂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國風

豳

總是述其在途感慨憂喜之情而代爲之言也要作
歸士口氣說章章俱有欣慰意然各從勞苦說起
自妙夫當征夫未至則道塗之回達歲月之久羈風
雨之侵陵飢渴之困頓裳衣以久而垢敝室廬以久
而荒廢室家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
者及征夫既至則睹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
人情歡悅適與景會久別者以乍歸而驚疑似夢新
婚者以忽見而喜不自禁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
者而上之人能一一曲體其情其感人也固宜

按周公居東二年又東征三年此最易涵蓋居東非

出征只是先訪察之意既成王迎歸乃受命東征又
經三年非居東之二年卽東征之三年也武庚小腆
自是一到成擒何待三年蓋鎮撫殷民不能遽歸而
以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想
皆此東征三年中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所以必持
之久者仁義之師不爲殘暴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國風

豳

詩經詳說卷三十一終

詩經詳說卷三十二

幽風

牟陽冉觀祖輯撰

既破我斧句又缺我斨句周公東征句四國是皇句
哀我人斯句亦孔之將句

賦也隋登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

毛傳隋登曰斧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將大也

鄭箋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一

人而已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

孔疏書序云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

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

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

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以書序

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

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焉故稱

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

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

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

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為主君統臣

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

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箋又轉為正

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

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

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

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

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緒其官如此則言奄

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二

按破斧缺斨二句毛鄭不同毛以斧斨喻禮義鄭以

斧斨周公斨喻成王皆鑒又四國管蔡商奄朱傳

不用

說約隋登方登詳見七月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

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

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也

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

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眾往而征之

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

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要也得只是護我斧斨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氏注卻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三

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卻不照這例是恁地說又曰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卻是一箇好話頭 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朱子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概是如此不必恁黏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孽孽爲善是舜之徒然孽孽爲善亦有多少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惡人曰有礙底聖人之徒亦有讀詩說義理底盜賊之徒又曰此詩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

對曰此詩見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那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 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勉齋黃氏曰詩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爲破斧缺斨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四

歐義斯刃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意者其謂此類也 疏義公不東征則流言不止王疑不釋四方之亂不息矣

通解是皇就人心說朱氏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是也孔將二句就四國上說夫管蔡流言以下注俱朱子推原意非軍士本等語氣

集解四國是皇全就周公心上看見東征之師正非得已一切侈張揚厲語俱用不著 袁人孔將亦即就是皇中看出無兩層意

衍義周公東征四句通是推周公之心勿以朱豐城
以上二句爲功下二句爲心也蓋管蔡挾武庚以叛
四國之人或萌不軌之念反側而不正甚矣周公東
征所以討不正也討不正者欲使四國之人知犯順
從逆者王法之所不赦負恩干紀者天討之所必加
皆將息其反側之心以歸於正而後已所謂戮一人
而千萬人懼也此便是哀我人之大處周公之心惟
欲四國之人莫敢不一於正此便見其心不爲一身
一家之計而真如天地覆載之心也謂之哀者言不
忍陷四國於不正而仁之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五

正解破斧缺斨正三年從征內事未必實有此事也
不過要裝點一勞字耳 皇字直從敗武庚誅管蔡
推極言之作鋪張揚厲語便非哀我人斯緊頂四國
看夫莫哀於四國人心之不正而公直欲盡匡而正
之眞若包四國於覆載之中而毫無身家之念非哀
我人之大而何將字根皇字說來天下莫敢不正則
所被大矣故曰將 楊伯祥曰此詩要着一哀字破
斧缺斨固云勞矣而公之心惟哀之故勞之便不得
辭其勞矣况東山之役大義滅親又似於忍曰哀我
人斯蓋有大不忍者在故原其哀之心又似破其忍

之迹

指南上二句敘已從役之勞下表周公憂民之大破
斧二句正應惛惛不歸意東征四句俱就周公之心
說四國指天下言 匡四國便是哀我人之大或言
四國既正則無復作亂者而斯人永無鋒鏑死亡之
禍又推出一層了哀是不忍其陷於不正也我人卽
四國之人

按破斧缺斨以其久而然非常用之戰而破缺也歐
謂斧不可破太滯凡傷刃毀柄皆破也 四國是皇
言所關之大匡處便是哀處匡四國便是哀之大哀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六

之大猶言深致其哀惻也

講聖人不得已而興師其至公之心有可其見者如
我前日之役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亦勞於東征
矣然我周公豈爲一己之故哉蓋以三監啓釁四國
爲之反側不正甚矣今爲此舉將使四國之人皆知
負恩干紀者在所不赦流言惑眾者在所必誅而莫
敢不一於正也如是則是周公心天下之心憂天下
之憂一天地之含洪覆幬之無外也其哀我斯人也
豈不甚大也哉雖破斧缺斨亦義不容辭者矣

既破我斧

又缺我斨

句類周公東征

句

四國是訖

哀我人斯 亦孔之嘉

嘉頌也 詩擊屬化嘉善也

毛傳擊屬曰錡 化化也

鄭箋嘉善也

孔疏此與下傳云木屬曰錄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

說約集傳錡嘉叶化古義亦歌頌

正解化字承上皇字說來蓋四國惑於三監之叛釁惡成風邪僻成俗周公於此使惡者化而為善邪者化而為正也此化字乃消融改釋之意非變風鼓舞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七

之化也嘉善也本化字意說蓋使之化而為善皆忘

乎私豈不是嘉舊說以慈祥豈弟言恐未精切

按嘉當承哀字不當承化字是言哀我人之意甚善

也時譁化而為善則不累於私恐於上將字解相戾

講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東征可謂勞矣然我周公豈

為一己之故哉蓋以二叔挾股以叛人心為流言之

轉移者多矣周公東征正欲化此四國之人心使之

曉然知邪正之歸而是化也則其哀我人斯也其意

豈不甚善哉

既破我斧 又缺我錡 周公東征 四國是遵

人斯 亦孔之休

休頌也 錄木屬適飲而固之也休美也

毛傳木屬曰錄 適固也 休美也

鄭箋適飲也

孔疏適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固也亦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為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適飲聚也彼適作華音義同是道得為飲言四國之民於是

斂聚不流散也

釋文錄今之獨頭斧也

副墨萃渙合離則無不蒙其德故曰孔休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八

正解適字亦不出皇字意人心不正便是渙散莫知

所適從將信將疑之中便是不固周公東征使人恍

然知邪正之歸便是斂其渙散使皆堅固而不搖也

休美也本適字意說蓋萃渙合離收人心於政治之

內則無不蒙其惠豈不是休或於此處入慈祥豈弟

意還未是

講意大字善字美字俱著周公而言

講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東征可謂勞矣然我周公豈

為一己之故哉蓋以流言一興莫知適從將疑將信

之中人心不同者多矣周公東征正使四國確然信

聚合離萃渙臣附於周而是道也則其哀我人斯也
其意豈不甚美哉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序
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
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
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
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只得
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豳風

九

於郭鄰降於庶人

廣平游氏曰象之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
全之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
也封之誅之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慶源輔氏曰舜與周公皆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地
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人倫之極至處

豐城朱氏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
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
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
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

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小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箋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孔疏按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並言惡四
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
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
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
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並言之地理
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
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左疑薄姑齊地名非奄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豳風

十

君名是鄭不從也

朱子曰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
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爲管蔡商
奄尤無理也

按序言美周公是也而言惡四國者不合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各首二句軍士言已從師之勞
下是原周公出師之心見勞不容辭也須以哀我人
斯句爲主 是時四國惑於武庚管蔡之流言習爲
不正化爲反側渙爲攜貳者有之矣公之東征乃所
以正之化之固之也即此便是哀我人之大無兩層

意或以周公東征宜不血刃故以斧斨爲析薪之具銷鋒爲炊具者非也武庚之亂挾三監並奄與淮徐之地幾半天下蓋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居東三年始平之故破斧缺斨與東山之幸完皆是實錄說詩正不可失之固也

衍義此詩謂之答其意須把前意來講破斧二句正應悃悃不歸三年之久意

伐柯如何句匪斧不克句取妻如何句匪媒不得句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

毛傳柯斧柄也媒所以用禮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邶風

十一

鄭箋克能也伐柯之道雅斧乃能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家室之道

按毛以斧喻禮以媒喻用禮鄭謂以類求類欲迎周公常使賢者先往皆欠明

大全周禮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正解方公未居東猶伐柯之無斧娶妻之無媒也故以爲比比意不重斧與媒重在不克不得弗克則伐柯之則奚以觀此二句比欲儀型而無自也弗得則

娶妻之禮奚以成此二句比欲交際而無由也總言其未見而願之深也

按兩意俱比正意在言外比體又不同斧以物理

比取以人事比作兩層看非以上比引下

講聖人者民望之攸歸也孰不願見之乎然亦有其會遇存焉矣伐柯將如之何必有資於斧也匪斧則不克伐矣娶妻將如之何必有資於媒也匪媒則不得娶矣我公向也左右王室吾人見之之難也不有如此乎

伐柯伐柯句其則不遠句我觀之子句邇豆有踐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邶風

十二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邇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

毛傳踐行列貌

鄭箋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觀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孔疏鄭以爲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眾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

當以饗燕之饌邊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

按鄭以之子直指周公以邊豆有踐爲饗燕之禮據此二句亦說得冠冕但與上章難合

朱子曰言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

濮氏曰邊豆禮器形制相類竹曰簋以薦果物木曰豆以薦菹醢其實容四升故量云容四升曰豆

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卽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卽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豳風

古

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

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

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醢醢二豆醢醢四豆無

設邊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通詩作於既見只敘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

之情可知矣勿露邊東等語若是則是東人幸有管

蔡之禍

詩說其則不遠句政關映上如何二字見得向所豫

擬以爲如何者而今亦得近有所則矣邊豆句亦然

正解公既居東則猶之柯則之不遠觀子之有踐也

故以爲比重在不遠有踐四字曰不遠則取法近矣

曰有踐則交際親矣總言其既見而幸之甚也注中

卽此字指媒言見之字指妻言經言邊豆有踐而注

言成其同牢之禮亦會意解耳蓋有邊豆則有鼎俎

故也 儼弦云伐柯事之小者也娶妻禮之大者也

物有大小而遂其所欲則均可喜也東人之於公未

見而願之之深既見而喜之之甚故其言如此

指南伐柯句寓有斧意邊豆句寓有媒意其則不遠

則取法甚近矣邊豆有踐則所處甚親矣注中兩不

過字見易意卽此見之此字指媒字非謂卽於此一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豳風

古

室之中而見之也

講然伐柯伐柯既有斧也則不過卽其舊斧之柯而

得新柯之則固不遠矣娶我之子既有媒也則亦卽

此觀之而同牢之邊豆遂有踐矣我公今日優游東

土吾人見之之易又不有如此乎由今追昔真可慶

幸焉已

伐柯二章章四句

小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鄭箋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

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

禮是以刺之

按序言美周公是也而以朝廷羣臣猶以管蔡之言疑于王迎此說杜撰按金縢之文何嘗有此

正解此詩東人作於既見周公之後上章是追述平日欲見之難下章是喻今日得見之易正以道其慶幸之情也本章重在下章得見上不是對待語思前之難正所以重今之幸也平平敘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蓋公之來東原爲三監啓釁四國流言實聖人之不幸若說出所以難易的緣故是幸其有此變矣故難易只在心之傾慕驚喜上形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五

谷正意須含蓄不露然東人亦只愛公之深敬公之至故不覺其喜至於居東非公之幸與非天下之幸彼皆有所不及計也

按以伐柯喻取妻已見於齊風矣而此詩伐柯與取妻二意各爲比不分賓主可疑况欲見周公而以取妻爲比尤不倫朱傳推東人欲見周公之意固甚明快而反覆比意終覺未慊竊疑東人經喪亂之後得周公撫之遂其室家之願爲此詩以歸美周公上章言欲伐柯匪斧不克猶之欲取妻匪媒不得下章言伐柯有斧其則不遠我得見周公則婚禮成而還

豆有踐是周公猶之媒也何患不能取妻乎備一說

此是成人有兄喪而子羔爲之衰意一說東人思見周公非眞言取妻匪媒不得不重媒妁之人只見取妻要當有禮上章云伐柯如何匪斧則不克可見伐柯必須斧也取妻如何匪媒則不得可見凡事當有禮也下章云伐柯伐柯有斧則可以取之矣我得見周公其燕饗陳設之際則邊豆有踐有禮而可以爲法矣不是實綴取妻用媒意因下篇我觀之子屬周公竊謂此章歸重在我觀之子二句當以周公爲說爲此二說以備采擇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六

九罭之魚

鮒魚

我觀之子

衣衣

緇緇

與也九罭九罭之網也鮒似鯉而鱗細眼赤鮒已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衣衣裝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也皆繡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

毛傳九罭緇緇小魚之網也鮒鮒大魚也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

鄭箋設九罭之罭乃後得鮒鮒之魚言取物各有器

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 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孔疏釋器云纆罟謂之九罟九罟魚網也孫炎曰九罟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纆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鱣魴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鱣似鱣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鱣陸璣注云鱣似鱣而鱣細於鱣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纆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鱣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罟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七

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士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

按毛鄭以袞衣繡裳爲成王當以上公之服迎周公周公豈無袞衣繡裳而必待成王加之也邪作東人喜見其服之盛爲是 九罟不見爲小網故小網得大魚意今亦不用但以魚美興服盛耳

大全埤雅曰鱣魚圓魴魚方魴好獨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 爾雅翼曰鱣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鱣魚之美者

九峯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

也火取其明也宗彜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己相戾取其辨也

說約百囊或極言其多卽九囊也今人目花重葉者云千葉亦此類

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罟之網則有鱣魴之魚矣我觀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說約以鱣魴二魚興衣裳二服誇耀之辭也 袞衣

裳九章俱全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衣殺者二矣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衣殺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六

者二裳殺者二矣又當升藻米於衣故裳止黼黻也孤卿綈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立冕則玄衣繡裳而巳是衣無章而裳止一章也故袞衣又繡裳則爲其服之盛然亦所重見公不重服也因服以見公志所幸焉耳

副墨東人喜見周公匪爲其服而其所以喜見公者亦自形容不出故只舉服言之有奔走聚觀相顧贊歎之狀

衍義此章興其得見聖人而因見盛服也九罟孫炎云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非常之網則有非常之魚以

與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服衮衣繡裳固自所見言之亦不甚重重得見其入上幸見其人遂並見其服也得在言外或之子略見得意亦可
正解聖人在朝廷則朝廷重在一方則一方重衮衣非可喜見之子之衮衣則可喜也
講聖人人所願見然而見之者罕矣彼九畹之網則有鱗又有魴皆魚之美者矣况我公以王朝重臣而來居東土使我得觀之則有衮龍之衣又有刺繡之裳何其服之盛備者乎此皆我之未見者今創見之真可慶幸也已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九

鵲飛遵渚

清韻

公歸無所

所韻

於女信處

處韻

興也遵渚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

毛傳鵲不宜循渚也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

鄭箋鵲大鳥也不宜與鳬鴈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

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 信誠也時東

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

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

也

按鵲之遵渚是常事有何不宜毛說未當公歸無所

實作不得歸說亦無味 鄭訓信為誠於下信宿知

悖

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鵲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朱子曰此章飛鵲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按腰韻之說不緊要

疏義人物各有依歸是必然之理也故以為興

說約一句興一句又一體也第三句另說 集序如

周南麟趾亦是

集解言信處信宿則東歸在即可知信下便有悲端

衍義上章言幸見周公於東此二章則言其有所歸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十

鵲飛遵渚

清韻

公歸不復

復韻

於女信宿

宿韻

而不久於東也興意二句止此以人物各有所歸為

興此言其將歸皆未然之辭方接得下文是以字起

若作已然則不止於信處信宿矣信處信宿只一般

正解一說遵渚遵陸亦偶也故以興公信宿之意此

又是真興至末矣

講夫今日見公固甚快矣而其如不可常見何哉彼

鵲之飛也則遵於渚矣况我公之歸也豈無其所乎

出入朝二原其重地今之於女東人特信處焉而欲

去矣其將如之何哉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毛傳陸非鴻所宜止 宿猶處也

按陸亦非不宜止一宿爲宿再宿爲信何必別解
指南並上章看此視觀之者未幾而迎之者繼至又
不久於東矣公歸無所公歸不復言上下清廟轉相
當朝也信處信宿見朝廷爲重東土爲輕不過信處
信宿而已自此之外之子不可以常觀而衮衣緇裳
將邈乎其不可親矣

講彼鴻之飛也則遵於陸矣況我公之歸也豈其復
來東乎留相王室原其重職今特於女信宿焉而即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邶風

主

欲去矣其將如之何哉

是以有衮衣兮衣朝無以我公歸兮歸朝無使我心悲兮

悲韻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
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
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按鄭謂成王齋來衮衣願封公於此無以公西歸何
富有齋來衮衣之事而願其封公於此邪

豐城朱氏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
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

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衍義此本其幸見之意而表其願留之誠也是以句
提起緊接信處信宿句來注歸則將不復來亦本留
相王室說東人非不知公義所在難以留公特愛公
者至不欲其去之速耳注且留字何等圓活
副墨此只寫自己一片戀戀之情而公之當歸與否
彼亦不暇計矣

集解公之迎歸東人未必不喜只是想到迎歸後必
不能復來東土不禁又起留戀深情耳下語須有斟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邶風

主

指南無以二句乃致願留之意須一串說

講惟其信處信宿如此是以我東方有此服衮衣之
人兮信處信宿之外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我公以
歸兮無使我東人方快觀之際而遂有不復見之悲
兮否則西京幸矣而東人何以爲情邪

九段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小序九段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朱子曰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辭序說
皆非

按美周公是也刺朝廷之不知添說

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閒有袞袞衣之人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正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

安成劉氏曰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用赤色皮爲弁與衣而素裳白鳥今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國風

重

服則此詩其作於周公避居之日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

正解此詩作於周公將歸之時首章是得見而致喜幸之意下是將歸而切願留之情俱是一時事方幸其得見又恐其迎歸故並敘之通詩俱是喜幸而重在無以我公歸二句上言且留亦喜幸也悲其去正見喜其來也勿以始至將歸分對

狼跋其胡

句載其尾

句公孫碩膚

句赤鳥凡

句

興也跋蹢也胡頰下懸肉也載則蹢蹢也老狼有胡進而蹢其胡則退而蹢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

赤鳥冕服之鳥也凡几安重貌

毛傳跋蹢蹢蹢也老狼有胡進則蹢其胡退則蹢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碩大膚美也赤鳥人君之盛屨也凡几約貌

鄭箋周公進則蹢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避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蹢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公周公也孫讓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道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道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屨赤鳥凡几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國風

重

孔疏跋蹢蹢蹢蹢言文李邕曰跋前行曰蹢蹢卻頓曰蹢也說文云跋蹢丁千反跋蹢竹二反蹢即蹢也然則跋與蹢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爲蹢者謂跋其胡而倒蹢耳老狼有胡謂頰垂胡進則蹢其胡謂蹢胡而前倒也退則蹢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蹢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蹢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主之服屨爲赤鳥黑鳥注云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

鳥下有白鳥黑鳥然則赤鳥是鳥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履也履人注云服履者著服各有履也復下口鳥單下曰履古之人言履以通於複今世言履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履鳥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履言之 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履赤鳥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遂義爲長

按毛鄭之說不同毛以公孫爲成王大誤鄭以周公攝政四國流言爲跋胡後復位告老成王又留之爲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豳風

重

寘尾概公一生不見是遭變意 毛以几几爲鳥納之飾無味

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鳥他服用屨

鄭氏曰鳥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韓

侯立袞赤鳥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鳥禪下曰屨禪

音丹 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

詩記狼之老者頷下懸胡跋胡重尾言進退失措之狀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蹇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

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鳥几几然安也

朱子曰此興是反說亦有些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 問集傳謂詩人以爲非四國所爲乃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回護委曲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國風豳風

美

卻太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卻書孫齊如其自出云耳

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

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鳥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

說約集傳公遭流言之變一句卽孫碩膚三字之正

面也人被疑謗畢竟是大美欠闊處故以為言說孫
大美便是說被謗只依本文勿再添足也顧仲恭曰
作者講中輒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為也乃公自孫
其大美耳則早已說明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
皮矣知言哉

衍義此是反與以狼跋胡虺尾進退不得自如反與
公之赤烏几几進退自如之意也

正解公道流言之變內不能白其表外不能表其迹
業疑負謗進退兩難實有跋前疐後光景故興意以
狼之進退皆病與公之常度自如語錄曰狼性不能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毛

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天胡舉
向上則尾寔至地躡踐也前倒也踣也後倒也碩
膚即負屨之臨朝上為宗社下為生靈忠貞可貫日
月精誠可通天地竟以是遭疑謗乃舍之而不辨而居
東以避之所謂避也疑指成王訪指三監赤烏几几
以動靜有常言凡人當事變之來舉止最易失其常
度公之心無愧怍自外無周張形之於身者覺安重
從容不少損也蓋聖人處變總不以利害繫心故能
從容自得如此几几二字詩人可謂善狀 徹弦云
赤烏几几言公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疑其

進退自如無異周旋廊廟之日也

指南孫而不居即不自表暴是也流言事實俱不必
入講赤烏今朝鞋也赤烏几几以動靜有常言之見
其盛德之不累也

按跋胡虺尾狼不盡然故傳云老狼以別之 常說
以遭疑謗即為孫碩膚大明必說遭疑謗而不辨不
言自己好處方見遜大美而不居意然孫字內亦可
兼避居東都說無妨

講人莫難於履變即君子或有改其度者矣孰有如
我公者邪彼狼之為物進而前行則踣其胡及退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二

國風幽風

毛

卻頭則又踣其尾蓋為形體所累而不得以自如矣
今我公勤勞王室忠誠天地可通大美無容疵矣乃
避而不居可謂變矣而但見其周旋進退安重有度
瞻其赤烏何几几然而自如乎真人情之不能測矣
狼寔其尾 載跋其胡 公孫碩膚 德音不瑕
胡頌 胡頌 胡頌 胡頌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

毛傳瑕過也

卻箋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孔疏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故以瑕為
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為

無疵瑕也

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嗟嗟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通解此以制刑有累令間無損爲與德音泛自平日

說程子周公處己一段是不瑕前面事

說約按瑕古義虞韻

衍義常人猜疑之際亦令名之所易失者我公忠愛

之心昭然在人之耳目此所以無瑕疵之可指

正解聖人不貴名然天下萬世莫有得而議之者故

曰不瑕要根上大美來此正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无

處謂公曰前忠聖之聞望略不因此而少玷也

按德音在平日不以疑謗而有瑕疵猶云不失顯名

也

講彼狼之爲物也退而窺其尾進而又跋其胡不得

以自如矣今我公遜大美而不居可謂變矣而但見

其德音光昭前後不異若彼其無瑕焉盛德之至夫

豈人所能及邪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

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

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

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

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道則四國

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

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

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作詩

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无

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

得到此

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周於德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

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

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

也

小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鄒箋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

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師終

始無愆聖德著焉

正解通詩要重注不失其常四字首章與公處變而不失其德容之常下章與公處變而不失其德音之常不失其常皆本上句來所以不失其常者要在心上見之惟其心事光明如青天白日故著之儀而儀如故於己無所愧怍而安重自如也問之人而人無閒莫不有以諒其心也 豪傑居恆高視闊步舉止偉然偶遭譏謗不禁張皇失措無他得失戰於中而禍福恍於外也聖人之心不但忘其禍福忘其得失并吾之忠肝赤膽一并忘之此中直如光風霽月毫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三

無芥蒂此公遜碩膚之意也 王守溪曰大抵事變之來雖聖人所不能免而聖人之德亦事變所不能移故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自如孔子厄於陳蔡而絃歌不絕其心一也是故四國流言人以爲公懼風雷變傲人以爲公喜而周公之所以爲周公無異焉吁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哉 張賓王曰公孫碩膚亦罵凡几可以見聖人處變之度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可以見聖人救亂之心其正大光明蓋如此

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

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

華陽范氏曰幽居風雅之閒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相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

以盛者由周公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幽風

三

蕭章獻幽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獻幽雅以樂田畯祭蜡則獻幽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剽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鄭氏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畔田者謂神農也田
陵古之先教田者 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索饗
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萬物助天成歲
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

安成劉氏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
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又於
齋章注云邠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邠頌者以其言
歲終人功之成

雙峯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
故豳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豳風

三

指南右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七月見周公
事君處常之道鴟鴞見周公事君處變之道東山見
周公恤下之仁破斧見軍士有體公之忠伐柯見東
人喜公之至九罭見東人愛公東歸終以狼跋見變
而不失其常此其所以能安周也

按疏義云伐柯九罭狼跋皆當在東山之前若論七
月之詩爲迎歸攝政時作則亦在狼跋諸詩後矣大
抵七月一詩豳風之正也四七月之詩周公所作而
以鴟鴞亦周公所作故附之七月之下破斧伐柯九
罭狼跋人爲周公作者又附之周公所作之下其次

第大概如此 齋章所云邠雅邠頌不可考鄭氏分
七月一詩爲風爲雅爲頌割截章句自屬遷妄而他
凡農事之詩亦難加以豳號惟變其音節之說只一
詩而或以風之音用之或以雅之音用之或以頌之
音用之此尙可行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一

國風豳風

三

詩經詳說卷三十一終

詩經詳說卷三十三

小雅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一

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

慶源輔氏曰定正小雅為燕饗之樂歌正大雅為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正有大小之說更為明切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

安成劉氏曰釐與僖同祭而受福也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

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

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詩記陳氏曰周家之治至於文武其禮文浸以繁縟故周公因一事作一詩以發揚其誠意太史錄之其後或舉是事則復歌是詩焉

嚴氏曰二雅之別先儒多有未當之論竊謂雅之大小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二

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明矣

說通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首章多寄興之詩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蓋雜乎風之體也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雅詞旨正大氣象開闊則純乎其雅之體也

正解潛谷鄧氏曰古后王會朝受釐若燕饗皆有樂尚矣會朝政所自出燕饗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政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所

別也其小先大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小大雅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列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 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 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 又大雅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 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 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 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問者曰常棣閟宮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閟之閟之者閟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

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閟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又問曰小雅

之臣何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 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孔疏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豐鎬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 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並知天子所居之處也 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案周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四

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太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太康之時此至太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厯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太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公劉太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太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 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既棧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早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

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大小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 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爲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尙不以作之先後爲次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爲異乎 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五

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 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爲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卽縣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卽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卽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 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

周公成王耳 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 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卽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 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申侯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以詩者樂章既說二雅爲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六

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爲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爲鄉樂矣左傳晉爲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既定爲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 小雅之爲天子之政所以諸侯

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七

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爲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

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爲上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爲天子之樂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八

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爲天子上取者詩爲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爲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肆夏爲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爲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爲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饗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又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爲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爲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爲樂章之

意既以風爲鄉樂小雅爲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爲樂章所以與此異也 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閒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閒之篇未詳聞是也 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九

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爲變也 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

大小所以爲二雅矣 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惟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王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 周公雖內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十

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 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

應改詩爲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爲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眾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

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爲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七

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先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典廢存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爲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爲陳其廢政矣明於其中攝衰亂之王故也

按鄭孔分二雅大小正變得其大槩耳就中未甚清楚其排定某詩爲某王時多出附會不足爲據至云常棣之詩閔管蔡列文王詩中尤爲謬戾鄭以十月等篇爲刺厲王謂毛公改厲爲幽移其篇第只是遷就以從己意耳若以此爲毛改則全詩不知何者非毛改也

鹿鳴之什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鄭譜鹿鳴之什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七

孔疏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日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并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卽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

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
判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
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
夏爲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
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
子之舊矣

按以上爲舊以下非舊亦屬臆說

呦呦鹿鳴

句

食

句

野之苹

句

我有嘉賓

句

鼓瑟吹笙

句

承筐是將

句

人之好我

句

示我周

行

句

行

句

行

句

行

句

行

句

行

句

行

句

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與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蘋蕭也青色白莖如筋我主

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

燕禮所用之樂也簋笙中之簋也承奉也筐所以盛

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

食則以伯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

欲於此聞其言也

毛傳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

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黃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

至行道也

鄭箋苹蘋蕭也 承猶奉也書曰筐厥玄黃示當作

宜置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

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孔疏由此燕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

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

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爲異 王肅述毛云謂羣

臣嘉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

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郭璞

曰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

筍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

雅云苹萍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南

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

按鄭以示爲賓周行爲列位此非用賢之詩其說不

合

大全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

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

陔以下是也

華谷嚴氏曰釋草苹有二種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苹

蘋蕭郭璞云今蘋蒿此陸生之苹也 笙以匏爲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十三管列苑中而施簫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

安成劉氏曰儀禮有饗有食有燕燕則無幣食則無獻酒於饗有酬幣於食有侑幣鄭氏謂酬幣以酬賓勸酒侑幣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侑勸之燕飲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道也

通解歌工既備瑟遷於堂上而鼓之瑟音少閒笙入於堂下而歌之

六帖鼓瑟而歌有聲有詞笙立於懸中有聲無詞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五

衍義注於旅也語出鄉射記言燕飲至旅酬禮成樂備於是而語不然則慢矣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雖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說通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

燕以敷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賡誦史陳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耳示我與以敷樂心一例看人至好我示我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耳饗有幣燕無幣詳見彤弓曰承筐是將是饗非燕矣注云燕饗賓客之詩當是爲饗作而燕通用之與

說約按此章集傳六帖俱作通章一韻愚意各四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六

自爲一韻亦無妨且興意亦斷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另說此等整齊八句者所謂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理更爲分明必曰在野之鹿情適則聲和在燕之賓情通則言盡直興到底恐此等長調二百五篇之中亦槩乎無之豈可徇彼俗說盲趨無已也或禮與樂對者俱不可從

集解按鹿鳴二句含一章之神乃興體中之最靈活者自說約四句一截之說起遂以爲止興到鼓瑟句而不及吹笙以下如此則是古人作詩皆先有一定之程式矣且三百篇中自商及周時勢既殊五方風

士亦異苟謂詩章必兩句一連而四句一截則如國風中凡婦人女子一時寫情之作亦皆留心詩體而然耶麟士於詩解最精細其所必不可從者惟此類耳周行只泛言大道不得實指時請每有修己治人經世謀等語如此則詩人已先知周行矣又何待嘉賓示我耶可發一笑

衍義此章與意并下二章俱興至末語勢至六句略斷上典已燕賓之厚下冀其忠告之益也鹿在野其情適故其聲和賓在燕其情通故其言盡此興之取義也嘉賓之說勿講本國之臣諸侯之使鼓瑟三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七

分言之則爲禮樂總之即皆禮意也鼓簧只演上文帶吹笙說承筐句點送酒勸飽二意好我還承上禮意來蓋嘉賓雖素有忠愛之心但情適於燕饗之時則志意舒展言諱得盡是其常理如此或謂若然則自誇矣不知燕饗正是道達誠意何自誇之有好我就平日忠愛言不是感此禮意而然嘉賓就蘊蓄之深抱負之大言鼓瑟二字對吹笙六字看是和之以樂承筐句是將之以禮

正解麟士謂興意亦斷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另說愚謂依麟士說則如西山真氏曰鹿食苹則相

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此正興至四句意也燕臣而稱曰我賓此處便有脫略儀文情意綢繆義此句最不可略下文鼓笙篴幣皆是情深而將之以文也承筐是將兼酬幣篴言酬以勸酒篴以勸飽皆有幣帛在即行於奏樂時者凡人所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引起示我耳王肅曰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我而示我以道是燕饗時禮意之厚專爲周行而設非僅以通上下之情也此說重乞言一說盛時乞言即行於燕饗後世燕饗此典不行至天人告變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太

然後下詔求言而言之當者亦復不見於用皆由懇誠少也而盧文子亦云重在好我好我全在杯酒忘分燕樂其心示我周行不須十分責望責望便失燕賓意此又重在燕饗上然細玩注云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畢竟重乞言爲是周行總不外帝王修己治人經世謀謀之道見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按興意至四句止爲是因燕饗而及乞言見得非徒以酒食爲歡重乞言上有味承筐之幣亦爲飲食而設要合看末二句言嘉賓愛我則示我以周行

不示周行便不為愛我反看有力

講分嚴君臣情通賓主彼呦呦然之鹿鳴則食野之
萃以相與適矣今我有嘉賓則鼓瑟堂上吹笙堂下
以相與樂矣是以吹笙而鼓動其簧無不宣之豫且
奉筐行幣而勸之飲侑之食無不周之禮焉庶乎疑
忌以去慈惠以通而人之好我有以示我大道之所
在而無所隱也上下之間豈不交相歡樂也哉

呦呦鹿鳴

句食野之蒿

句我有嘉賓

句德音孔昭

句

視民不

句君子是則是

句我有旨酒

句嘉賓式

燕以

句

句

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九

興也蒿藜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挑偷薄
也敖游也

毛傳蒿藜也 挑偷也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 敖
遊也

鄭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
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
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傲
言其賢也

孔疏孫炎曰荆楚之閒謂蒿謂藜郭璞曰今人呼為
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藜陸璣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閒

汝南汝陰皆云藜也本或云牡藜者牡衍字牡藜乃

是蔚非蒿也與蓼我傳相涉而誤耳 古之字以目
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與
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
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挑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
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
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
異於今也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
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
古也土昏禮曰視諸衿釐注云示之以衿釐者皆託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十

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
以衿釐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
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
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
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爲此示字因改視爲示
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
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
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
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
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

不偷薄禮儀偷音史說文訓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偷薄是也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以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爲詩筵故同舊說以周行爲王道至注詩後更爲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爲旅時語古也

按鄭謂德音是語先王德教太拘富泛說所注鄉飲酒德音是賓之明德

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王

則倣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程子曰言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人儀法之

說約按此則通章一韻也然興意亦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上章以鹿鳴興瑟笙聲義兩換此章以鹿鳴興德音俱變取大意不妨

副墨周初風氣未漓此云視民不佻者蓋言其德足以至此非返薄還醇之謂 君子泛就有位言而王者亦在其中敖遊有從容款合之意不在式燕外集解按德音三句只贊嘉賓之賢非謂其先有所示

教也注中示我者深是推高前一層語講中不必補綴

衍義末二句略分上興嘉賓深於示教下是在已切於求教也嘉賓須講有渥厚之德方於不佻有情德音泛說指平日懿德著爲令聞者鹿野云是嘉賓之德人傳播之是大道樹之風聲者亦是或云不必說大道發出來蓋大道是治通而德音卽大道之本也視民不佻根德音來視字訓作示字謂表示乎民也然此亦是德音足以如此非民已化意則倣其德音必欲如彼之孔昭如彼之化民也以教是燕飲時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王

順從容盡其歡也正欲以求教於嘉賓也

正解上章言我之所以求嘉賓者以言語望之此則言嘉賓之所以教我者不徒在言語之間也上章以鹿鳴興瑟笙此章以鹿鳴興德音興意亦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德音三句總是稱賓之賢所謂嘉賓也正是示周行之實處正是未嘗示而深於示處玩注不待言語二句故知此三句緊緊與示我句相照德與音不並以德而發爲音也重德字不重音字須就平日言之 君子泛指在位者言單屬臣一邊不必如通解云合王者在其中也則倣是取法而觀摩之

兩是字須玩言卽此便是有位之標準也此與上句俱根德音分講爲是時說多以視民句連上德音而以君子句總承之云則儆是法其德音必欲如彼之孔昭如彼之化民也抑何支離悖謬乃爾此下要補出不待言語意旨酒句獨言酒者樂幣在其中也上章禮樂二意須點出以敖是燕飲時和順從容情意款洽假此以游衍其心也只一以字可味諸家俱謂嘉賓無處非教而我又欲與之優游樽俎間或更收啓沃之益再補出乞言意作收亦好然愚意不補爲高朱子亦不注此二句何必又添蛇足乎 一說詩

旨原重燕饗當與蓼蕭之美龍光南山之及邦家作
一例看稱述嘉賓以爲燕樂張本不可將德音數句
十分鋪張揚厲也此又是一解

講彼呦呦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蒿矣今我有嘉賓則德音著乎朝野極其昭明矣故足以表示於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之儆之以爲法焉然則我今日之有旨酒也上下酬獻樽俎優游嘉賓庶其式燕以敖乎而亦何弗暢之情也已

也

毛傳芩草也 湛樂之久 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
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孔疏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
爲草貞竇牛馬亦喜食之

說約按此章以鹿鳴興瑟琴亦四句止下四句另說亦通章一韻也

副墨盤下鼓瑟一語亦有不一而足之意照湛字便見

詩存通章皆是言所以燕樂其心者獨於此處點出是詩家結構之妙

衍義上六句與已燕賓之厚下是欲以樂其心也俱就燕時說鼓瑟三句是燕禮設而音樂作有相樂盡情意我有旨酒句乃承上起下之詞勿多講樂其心字重看蓋言出於心心樂則上下之情交通無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五

疑猜忌之迹庶乎教示之無已也教示無已不是時教之只是盤底蘊而無餘也注養其體指酒言娛其外指樂言此詩見周王樂道忘勢之心而嘉言罔有攸伏盛治所由出者用是道耳 燕飲以酒為主琴瑟侑觴而已勿平看 和樂以情言兼主賓說旨酒包琴瑟在內燕樂兼酒與樂言

正解此章重燕樂其心不重鼓瑟數句以鹿鳴興琴瑟亦四句止下四句另說我有嘉賓上將大道德音點入遂帶說燕字接到鼓瑟數句 旨酒包禮樂在內不可以鼓瑟三句爲備樂我有旨酒句爲備禮樂

其心心字重看盛世所以地天交泰堂廡不隔而絕

無忌諱者正爲君心與臣心合而爲一耳上章式燕

以教正含此意而特於章末點破以興好我相應蓋

云嘉賓之心好我之心也安樂其心則無猜疑無拘

忌庶所以好我者油然而益洽而所以示我者竭盡無

餘也上章言所以示我者深此章言教示無已俱領

首章示我周行來亦見鉞線繚密然而本文末二章

一字不及示我周行其意更深可味

按燕安也其心無不足也樂則又加快矣總在心上

說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五

講彼呦呦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芩矣今我有嘉賓則相與鼓瑟又鼓琴矣夫其鼓瑟鼓琴宣暢和樂且極其久焉然則我今日之有旨酒也慇懃致意庶以燕樂嘉賓之心乎而豈徒養其體娛其外已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皆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

臣之厚於此見矣

大全鄉飲酒注曰諸侯卿大夫貢土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倣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謀於賢智也學記注曰宵小也肄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采芣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安成劉氏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乃推而用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卿大夫貢士之禮又用於大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毛

學之教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正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慶源輔氏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

媚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

安成劉氏曰先王之燕臣下食之以賓客之禮樂之以琴瑟之樂將之以筐篚之實而其求之之誠則又燕樂其心而欲其示我以周行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為王公之尊賢也

小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鄭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孔疏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毛

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殺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

爲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爲羣臣明矣 言飲有酬賓
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
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
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
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
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爲安賓而酬
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
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
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
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无

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

朱子曰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

按舊說無可議只以此爲文王詩於經文無所據下
放此

正解通詩三章平看通上下之情而求忠告之益乃
章旨也注中三示我字要玩求教之意不過一意而
屢言之無言教身教之分首章先言燕禮而望賓以
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
己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關照總見其爲親賢
受善不拘形迹如此卻未嘗節節將示教叮嚀盡一

經提醒不須更說矣 以燕飲爲主琴瑟之類不過
侑觴而已首言禮樂次言旨酒末言樂與旨酒俱互
文見意不敢望示周行只祈嘉賓好我不敢必嘉賓
好我只祈嘉賓燕樂笙簧琴瑟旨酒承筐游揚稱頌
種種曲動其心

說通舊說鹿鳴以下二十有二詩周公因一事以作
一詩後舉是事則歌是詩焉愚謂詩雖先後通用而
原其始作必有所因如棠棣采薇出車豈泛然之作
乎當由始則有爲而作而後槩用之以燕饗耳云周
公意公所采定未必皆公筆也 本詩以君燕臣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无

君而求臣之大道也至哉考亭之傳也首注之曰此
燕饗賓客之詩也夫饗在廟燕則在寢饗重而燕輕
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此一燕字便屬情言下文
繼之曰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此
四句從君臣常理言見君與臣不嚴敬則恐開君臣
狎慢之端而予臣以臣侮君之隙非春秋人臣無將
之旨也下文即轉曰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
以盡其忠告之益此三句從君臣嚴敬處轉出情字
見得不可徒恃嚴敬而制之以不得不言之勢分須
委曲通之以不忍不言之懷求倘一而專主之則嘉

賓雖有忠愛之心而情不適則志意不舒展言語怎得盡發故鹿鳴之燕爲情而燕也故接之曰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使不爲通上下之情而求大道則是燕不舉而不自言其禮意之厚如此惟如此而燕如此而又自言其燕意之厚明白曉暢以示其求道之正而非脫略嚴敬以裂其分以越其禮也下文乃接之曰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此庶乎二字正與上文一於嚴敬四字一正一反相照應也然考亭猶慮言其禮意之厚之旨不明而引禮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且解之曰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惟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蓋饗公也燕私也分禮公也於分於禮言情則公中之私也歸以爲自己之德則自留爲國爲民而求大道公也此正先王君臣相臨相孚之妙用固非自誇而亦不僅非自誇之足據也不知者妄疑之又妄改之何爲 按春秋叔孫穆子聘晉樂及鹿鳴而後三拜夫亦以其求言之殷有當於聘饗豈僅爲嘉先君之好已乎後世之君未嘗不燕

其臣也而賞花賦詩恆舞酣歌又何益於世道哉夫子刪詩正雅而以鹿鳴爲首卽此意歟 衍義首章好我乃通章旨脈二章式燕以敖正從容游衍以求其好三章燕樂嘉賓之心正心安意適以堅其好總是欲人好我以冀其開導云爾 集解按說通謂此詩不重乞言示我句宜與以敖燕樂一例看然玩集注首章則曰無以盡忠告之益二章則曰不待言語之閒三章又曰欲其教示無已是明以乞言爲重卽以周行句作主亦無礙也但後二章止言敖游燕樂而示我意自在言外不必苦纏周行斯則爲大雅耳說約亦主說通之解因附辨之 按憲老乞言自有乞言之典此詩固非爲乞言而設然以君燕臣略分而謂之賓主則必備物以致其敬盡歡以達其情而又盡誠以求其教方是賓主之禮若但重燕樂如後世賜燕只以酒食爲恩淺之乎視是詩矣重示我周行句其說不可易次章專言身教者非朱傳云不待言語而示我者深是順文爲說周行之示自在言外觀末章教示無已云云則二章豈遂默然相對乎但細玩朱傳自有分曉 總是因燕饗而切求教之意可見燕饗非虛設

詩經詳說卷三十四

牟陽冉觀祖輯撰

鹿鳴之什

四牡騤騤

騤騤句韻

周道倬遲

遲句韻

豈不懷歸

歸句韻

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

悲句韻

賦也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倬遲回道之貌盬不堅固也

毛傳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倬遲歷道之貌 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一

鄭箋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孔疏傳以靡盬為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啓處將父母是也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卿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

按毛鄭指定文王說以周道為岐周之道皆當活看

詩經詳說卷三十三終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之事君禮也。故爲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情以閱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同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二

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詩記駢駢倭遲言奉命旋征靡國不到之意，蓋歎其這也。

說通通詩代言重私情上，總是陳情之辭。首章有道意，二章有勞意。

集解按此是代言亦須肖盛世君臣語氣，不得如北山作感慨不平之辭。

衍義三句分上，憫其勞於王事下，歎其廢乎私情。懷歸處就以父母言不妨，但末句不可露出缺養意。王事不外宣上德，達下情。靡盬是凡事欲完全之意，傷

悲正與懷歸相應。蓋得歸則不必內顧而傷悲矣。注中敘情憫勞不必分看敘情，即所以憫勞也。魏仲雪曰：天下惟君親之倫，並大人生惟忠孝之情，並切使臣盡忠不外盡孝。王者體孝以作其忠。

正解四牡二句，串看懷歸諸家俱云，就以父母言不妨，但不可露出缺養意思。謂并思親亦不必露，只以暗指爲佳。靡盬是凡事欲完全也，要得顧君不復顧親意，作感勵語，非怨咎語。傷悲二字，渾渾含含，情見心徒自苦，不敢言歸也。盥亦盥也，出於河東解池水，蓋盥池自結成者，不堅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者。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三

爲盥也。說文云：煮海爲鹽，煮池爲盥。盥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指南四牡駢駢二句，宜順看爲是不可作排對語。此卽下章載馳載驅時事，周道大路也。注同曲也，解倭字遠紆也。解遲字懷歸之情，卽於此時萌動矣。懷歸正是思親意，俱含蓄不露耳。

按盥不堅固也，靡不可也。合之爲不可不堅固，則所以爲王事計者，不容緩豈得歸家。

講天下之義固不容以情廢，而情亦不能以義忘。如我之奉命出使也，四牡則駢駢然不止，周道則倭遲

而回遠豈無思歸之懷乎但今日之事王事也以王
事不可不堅固之故急公於外是以內顧而傷悲而
不敢以遽歸耳其如我情何哉

四牡騤騤 嘽嘽駉馬 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 不
遑啓處

賦也嘽嘽眾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駉還暇啓處居也

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駉

還暇啓處居也臣受命舍幣於禰乃行

孔疏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

朝服釋幣於禰注云告爲君使也又曰釋幣於行遂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小雅鹿鳴之什

四

受命乃行注引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
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
禰乃行又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
於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
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
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
臣受命者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即行
是不遑啓處也

按舍幣於禰是初出門時此啓處只當寬說

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

也

華谷嚴氏曰駉馬最耐勞苦今以勞之故猶嘽嘽然
喘息則人勞可知 古者席地有跪有坐跪者雙膝
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

三山李氏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

慶源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

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說約大約王事二句只作一句讀是以馬處爲韻也

予謂騤騤叶鹽處叶馬不可叶

副墨不遑啓處猶不暇朝夕之意啓處且不遑則歸

詩經詳說

卷三十

小雅鹿鳴之什

五

亦空有懷矣

衍義上章爲王事而勞其心此章爲王事而勞其身
蓋心既不能自適而身亦不能自主迫於義而割於
情道途之景象有莫可狀其倉皇者

正解首二句亦串看言奉命馳驅靡國不到雖駉馬

最耐勞苦竟無息肩稅駕之期不遑啓處承王事說

來言啓處不得自如也 聚岡云啓處指還家奉親

以周旋說若以啓處就爲使時說則反重公義上去

矣愚意不然觀啓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君之願耶

此正重私恩一邊

按駱馬卽四牡也言其行則駢駢言其眾則嘽嘽朱傳不用喘息意嚴緝是宗毛鄭之說當辨 啓處就途開爲是

請且我之出使也駕彼四牡駢駢而行不止者惟嘽嘽然眾盛之駱馬也固不敢言夫馳驅之勞矣斯時也遠親萬里豈無懷歸之念乎但以今日之事君事也君事不可以不堅固是以私爲公廢服勞盡瘁雖啓處而不遑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哉

翩翩者騅句載飛載下下韻集于苞栩句王事靡盬句不遑將父父韻

詩經詳說 卷三古 小雅鹿鳴之什 六

興也翩翩飛貌騅夫不也今鶉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離屬將養也

毛傳騅夫不也 將養也

鄭箋夫不鳥之慈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

孔疏釋鳥云騅夫不舍人曰離名其夫不李巡曰夫

不一名離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

鳩離夫不者故爲司徒郭璞曰今鶉鳩也

蘇傳離卽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

其孝故主教民是以孝子不從養而稱焉

廬陵羅氏曰夫方於反不方浮反又如字也爾雅作鳩音同

嚴緝陸璣曰如小鳩山陰陸氏曰壹宿之鳥鳩性慈孝慈謹故聽聲考祥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慈念鳩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

翩翩者騅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詩經詳說 卷三古 小雅鹿鳴之什 七

慶源輔氏曰君之於臣能體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何如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四體而死生以之者亦以人君感之者無不盡其道也

疊山謝氏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

說約按此下二章俱三句截載飛二句亦作一句韻

父與相叶

衍義此章與下以鳥之得所止與人之失所養將父母處是晨昏缺養勿用失所怙恃意此亦有奉公廢私意不專是廢私也興意諸說多云離之不如似非

忠臣意嶧山云物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乎孝養其感深矣此說甚雅

指南物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乎孝養蓋反興也王式謂雛之集常在苞杞亦看太泥

講既不得歸則父母之養缺矣我何如其爲情邪翩翩者雛猶或飛或下而集于苞杞以自如矣我使臣王事靡盬之故而勞苦於外至於父母亦不遑養焉同視於雛寧不動懷歸之念邪

翩句翩句者雛句載飛載止句集于苞杞句王事靡盬句不遑將母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八

興也杞枸櫞也

毛傳杞枸櫞也

華谷嚴氏曰本草云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根名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棣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

慶源輔氏曰上兩章既述其私恩公義矣故三章四

章又述其託物起興而自道其不遑養親之情

說約政和本草枸杞又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杞忌一名地輔一名草乳一名脚署陸璣云又一名苦

杞母與杞叶

衍義此二章俱發明傷悲之心正是不遑啓處事緊承上章來

講翩翩者雛猶或飛或止而集于苞杞以自適矣我使臣以王事靡盬之故而久役於外至於母亦不遑養焉同視於雛寧不動懷歸之思邪

駕彼四駟句載驟騶駼句豈不懷歸句是用作歌句將母來諗句

賦也騶駼騶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九

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毛傳駟騶駼貌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鄭箋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恆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孔疏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爲尊愛爲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解再言將母意

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爲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 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爲悅

疊山謝氏曰聖人以孝治天下間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華陽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十

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慶源輔氏曰三四章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此章又言其以是情而告於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其情而爲之言者詳於私恩而略於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豐城朱氏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爲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

事歟則子職之不供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說約諗叶音深此章亦二句截是用二句作一句讀增釋許氏說與余小異而大同

詩聞作歌來諗不是欲君令我速歸亦非是欲君存恤其家只是欲知我銜命遠臣有如許悲惋哀曲耳正解此章言奉公懷私而欲達其情也首二句再提起出使不過總上四章意以起下意非歎其使事之不已也重在作歌告君上懷歸與上二章懷歸不同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十一

彼只思歸此則缺養之情也歌指通詩言作歌來諗方山云此意非欲舍公就私以專養其親也蓋達情於君庶幾遣我者有以恤之而公私得以兩盡忠孝得以兼全也此說固是但恤之字欠明暢大意謂以此陳情庶使九重之上知我銜命遠臣有如許悲惋衷曲况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臣有盡忠不得盡孝者必王心之所憐憫也言將母而父在其中矣孔氏曰母以恩意偏多故再言之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又云愛母則敬父敬父則尊君一說要知將父將母兩情迴環於中父猶知公

義自裁而母但知戀子故也俱覺葛藤只選他將母便了因上章之文也若詩人必云是用作歌將父母來證亦不成句法矣

指南上三句只申上四章以起作歌之意獨言將母者大抵只承上文耳故集傳直云不獲養父母之情按言母兼父句法如是不必於父母上分別謂必當言母也 詩本代作而云其作歌來證認真說故妙講夫既不得養父母能不陳情以告君乎誠以我之出使也獨彼四駱駸駸然戰戰而急疾斯時也父母不遑將懷歸所必有矣然此情也我自知之君未必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主

知也不知吾情則不憫吾私而養親之舉不得遂矣是用作此四牡之歌以不獲養父母之情來告於君庶吾君聞吾之歌必恤吾之情使忠於國者亦得以孝於家而臣子之職兩無憾矣夫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大全春秋魯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貢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 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皆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主

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詩入學之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爲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宴賓皇華之遣使者同爲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爲言則此三詩其皆作於武王以後也

慶源輔氏曰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

小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鄭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朱子曰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疏而意鄙矣

按序說渾安康成硬添出文王直是武斷

說約六帖四牡采薇林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託爲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仇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眾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諒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古

畢達於黻展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一體至於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眞足令人截脛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爲嚴王者勞下尚託爲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蚩之類皆以爲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林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爲人役而怨其上者乎顧大詔曰周家使臣正如今之行人耳世人作其二篇題俱解作直指使者大可笑

正解通詩五章皆是王者代使臣言之前四章是言

不得盡其情於親末章是欲陳其情於君全篇重不

遑將三字而各章又俱以末句爲主前四章皆使臣

眞有是情故曰探其情末章作歌來諒使臣未必有

者故曰設言其情言勞皆自其歸而勞之也全要摹

他一片盡忠不得盡孝苦心方有王者曲體下情口

吻凡勞詩重私情遣詩重公義蓋君之使臣必先

恩而後義故也此勞詩須重私情上

按勞使臣之詩非作此詩以贈使臣乃燕飲奏之樂

章令使臣聞之如道其心所欲言乃感動之至妙處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五

然非周公不能作也若推此例謂行露氓蚩諸詩皆人代作則此代作者在公平在私乎其人爲君子乎爲小人乎作者何意用之何地乎當有不能爲之解者矣謂婦人未必能爲詩固亦可疑而亦難限定古之婦人不能爲詩不如屬其自作於口吻神情取其不悖而已以此駁朱傳之失只是影響之談

皇皇者華華句于彼原隰隰句駢駢征夫夫句每懷靡及

及韻

與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駢駢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

毛傳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曰濕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駢駢眾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鄭箋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 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眾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孔疏此實使臣謂之征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眾行夫者使與上介眾介總介勅之非一故言眾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眾介則不與此得總勅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去

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眾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勅雖眾介亦在也

按每懷靡及毛鄭之說不同而皆於每懷二字截斷不合語氣

六帖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就來也

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唯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駢駢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

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爲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程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故爲使者惟慮不能宣達也

廬陵歐陽氏曰言原隰者其道所經也每懷靡及者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

慶源輔氏曰惟恐無以副君之意此所以每懷靡及也苟存此意則諷諫度詢必咨於周自不容已也以爲戒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爲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七

婉而不迫也

豐城朱氏曰每懷靡及者每事而思之則必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爲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所以勸勉之也疏義彼物之無慮不有此心之無時不然彼有以悅

於人此無以愜於己反順皆相因也故以為與集解按不言使臣如何忠愛勤勞而反以每懷靡及形之寓規於頌可謂遺策得體

行義此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與使臣之心無時不然征夫注云使臣與其屬還重使臣率其屬上每懷者每每常懷惟恐不及耳朱氏所謂每事而思之是也宣德達情言九重之德意無窮下民之情隱萬狀至難及也一靡及何以稱上意何以慰下情此所以其心歉然常恐付託不效也昆湖云宣德達情俱就使出時說非謂出則宣入則達也興意輕只重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六

二句 每卽注常字

正解一說皇皇遠而有光華高原下隰華無不到與使臣之用心宣上達下當無幽不徹也俱可從至云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則太著色相矣

指南注中眾多疾行重疾行上使臣與其屬重使臣上或謂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以應上原下隰之意殊欠輕重每懷每每常懷惟恐其不及也豐城每事而思之說看太刻

按每懷靡及謂常懷不及事之慮四字連下

講人君有事以命之臣人臣有職當效之君彼皇皇者華生於彼原隰之地而不知原隰之異則維其所任而無不皇皇者矣况此使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則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皇皇矣蓋是行也宣上德達下情有難副者而能漠然已邪

我馬維駒駒六轡如濡駒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諷韻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

毛傳如濡言鮮澤也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九

事為詠

鄭箋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孔疏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謀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

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爲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爲諫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諫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爲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諫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爲先後耳

按毛鄭謂忠信爲周以人言非也周只是周徧意三山李氏曰周爰咨諏徧於其所而詢問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予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駉駉駉皆駒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

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廬陵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諫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爲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故後四章皆述此意而

已

疏義集傳廣博二字釋周字

通解我字不必拘泥作使臣自言此與我出我車之義同詩中我字如此者多按作使臣自言亦無妨集解按載馳驅驟奔走急疾之狀卽首章所謂馳驅也咨諏必周亦宛然一每懷靡及之意勿止作補其不及看

指南此承上來上言責在身則其操心也不得不敏此言憂在心則其謀人也不得不周其周於謀者正以盡職而慰其懷也廣詢博訪於人或故老或下僚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主

或逍遙無人不問無處不問凡於宣上德而達下情者自無不在其中矣向者靡及之懷若有所缺然者今廣詢博訪於人而使臣之職無所不盡則缺然者補而靡及之懷以慰矣並下三章全看

按朱傳咨諏訪問也不分何爲咨何爲諏下文猶諫也猶謀也猶度也亦不分何爲謀何爲度何爲詢總之是隨時隨地訪問不已之意馬之不同無關繫想

出使馬多故雜舉而言講夫既有靡及之懷則思以盡職而補其不及者當何如哉彼駕車之四馬則維駒矣御馬之六轡則如

濡矣以是我載馳載驅焉果何爲哉蓋將徧於咨諏
凡國家之體要生民之利病皆其擬議之必至者矣
我馬維駒句 **六轡如絲**句 **載馳載驅**句 **周爰咨謀**句

韻謀

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諫也變文以協韻耳下章放此

毛傳如絲言調忍也 咨事之難易爲謀忍音

歐陽氏曰諷謀度詢但叶韻爾詩家此類甚多

嚴緝李氏曰如絲言調直也

講又謂駕車之四馬則維駒矣御馬之六轡則如絲
矣以是而載馳載驅焉果何事哉蓋將徧於咨謀凡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政事之可否風俗之得失皆其區畫之必盡者矣
我馬維駒句 **六轡沃若**句 **載馳載驅**句 **周爰咨度**句

韻度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毛傳咨禮義所宜爲度

安成劉氏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

按謀度與諏詢一例看是謀度於人非自心謀度也

講又謂我馬則維駒矣六轡則沃若矣以是而載馳

載驅焉何哉民風吏治非諷謀所能盡於是而量度

之必周者庶有以濟其諷謀之所不及矣

我馬維駒句 **六轡既均**句 **載馳載驅**句 **周爰咨詢**句

韻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駒均調也詢猶度也

毛傳陰白雜毛曰駒均調也 親戚之謀爲詢

大全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
名泥騶

說約按歐陽氏論曰左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則所問何者非事下咨謀度詢非事而何又以謀事
之難易爲咨謀穆叔直以咨難爲謀若書曰汝有大
疑謀及卿士庶士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書曰爾有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嘉謀入告于我后則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又以咨禮
義所宜爲度穆叔止曰咨禮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
可又以親戚之謀爲詢書曰詢於眾豈皆親戚乎可
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四章之別但變文叶韻
義不異也此其說已一洗箋傳附會穆叔之陋然當
如疏義小作分辨詩中如此類者甚多謂但叶韻而
義全不異亦不足據爾又六帖載使臣如行人不同
直指之說則當如今造封王諭祭之類出宣上德入
達下情即指此事而言若大全程朱觀省風俗采察
善惡訪問疾苦搜求遺逸恤養鰥寡修舉廢墜等云

正直指使者事亦欲一槩抹卻爲清楚也 卽周禮
小行人之職曰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
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棄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
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
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
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爲一
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
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
下之故則亦但以五事歸獻天子未聞遽見施爲也
亦當與直指不同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五

詩志詠謂虛中以聚人之言謀是就本事而籌畫度
則因此推彼而備計之詢則從謀度後據成見而參
其所不逮凡耆老之當問遺逸之當求鰥寡之當恤
廢墜之當舉皆諏謀度詢中事也

集解按諏謀度詢大意自是變文協韻然當如疏義
詩志略作區別至左氏穆叔之說內外傳自相乖戾
本義補傳辨之最詳以之釋經恐非詩人本旨

衍義四章各二句分總是敘其躬出使之勞而周出
使之務也上章言懷靡及之心此四章則承上言求
所以補其不及正以盡職而慰其懷也各章末句重

看廣詢博訪於人不重求賢自助意問耆老問字乃
存問非訪問之問也諏謀度詢雖俱是訪問於人而
字義微異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如謀及庶
人謀及于野則獲者是也度有體量之意如考中度
衷量度以取中是也詢有究問之意如詢于八虞詢
于芻蕘也 顧雅齋云求賢自助是范氏注朱子無
此說

正解周者蓋以己所不及者人或及之人所不及者
天下人心及之五方人情土俗難以一槩或此便而
彼不便或古宜而今不宜非博訪廣問則天下之故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五

未克周知而靡及之心將何以慰諏謀度詢總是每
廢靡及處周咨以情形曰諏猶云何者爲利何者爲
害也是初去訪問周咨以計畫曰謀猶云利何以興
害何以去也就與人商酌說周咨以理勢曰度猶云
如此興利利果興否如此去害害果去否也如度量
以取中就自己說周咨以本末曰詢猶云利興矣恐
有利中之害況利未必止此害去矣恐有害中之利
況害亦不止此也舉其本末始終而言之也 葉聲
山云使臣所問者廣須說得寬凡所屬之下僚耆舊
民間之父老學校之師生山林隱逸芻蕘之可採者

皆是問耆老者問其孰爲耆老而尊養之求遺逸者求其孰爲遺逸而舉用之非卽所與諏謀度詢耆也周字重耆是無人不問無處不問無事不問也惟咨訪之周則窮簷茅屋之情悉達於廟堂之上而九重之德意可下沛於深山窮谷之中是之謂宣德達情而不負於使臣之命

按諏謀度詢舊說誠有難通處故朱子不用然四章雷同亦恐複贅講者稍分其字義不別其事類便無礙四章皆曰咨總以問爲主也皆曰周無一之不足周也四章疊疊詠歎總見殷殷訪問不一而足之意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五

詩歌之體當然

講又謂我馬則維駟矣六轡則既均矣以是而載馳載驅焉何哉蓋因革損益非謀度所能窮於是而詢問之必周耆庶有以濟其謀度之所未至矣夫然則萃眾人之聰明以爲聰明合天下之聞見以爲聞見而上德下情胥此以宣之達之而不及可補矣尙何靡及之足懷乎吁王者歌此於遣使之時其得勸忠之道者矣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爲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

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朱子曰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然說得精切懇到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見得賓主相好之誠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五

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父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云咨謀咨詢看此等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眉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意者以其聲爲先後歟慶源輔氏曰范氏說是餘意夫君臣一體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

小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鄭箋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

朱子曰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按揚美延譽意不切詩旨

正解通詩乃王者述其事而言與上章勞詩之言不同勞詩以私情爲重此遣使重公義上首章述其心慮無以盡職也後四章述其事求所以盡職也通

詩經詳說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天

篇重每懷靡及句下四章意思總括於首章內只看每章我馬一句卽是駉駉二字光景誠不已而謀度不已而詢諏謀度詢又必要周宛然是箇每懷靡及若止云廣詢博訪可以補其不及猶看得淺指南此詩通是王者代使臣自言傳曰因以爲戒者蓋述以美之之中而風勵之道寓焉故也全重在心上首章是常懷不及之心下皆是補其不及之心天子寄耳目於使臣而使臣又寄耳目於天下德教悉敷而民無隱情其用此道歟

詩經詳說卷三十四終

詩經詳說卷三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鹿鳴之什

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也

毛傳常棣棣也鄂猶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相附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相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一

孔疏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眾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與兄弟眾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强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强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

管有煒文與彤運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韓韓言韓韓也以與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

按鄭以鄂為萼不為柎全憑臆說不可用毛謂聞常棣之言為今亦混不知常棣之言何時有而得聞之耶

三山李氏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詩曰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二者異木也呂氏曰今郁李也華鄂相承甚力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二

華陽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韓韓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不韓韓與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輯錄只以語相呼而為興

詩記凡今之人總言下文朋友妻子也此二句是全詩綱領

衍義此以華之外見者為光明與人之同氣者為至

親莫如句蓋異形殊氣者休戚不相關惟兄弟為同氣情親而義重也要含下文常變相須意不必以妻子與朋友相形說篇內雖有朋友妻子者不過以此足凡今之人蓋曰此尚不如而況於他乎此尚必須而況他乎各章末俱要見莫如意凡今之人指舉世之人同生同類者

正解此章槩言兄弟之重以發端也按常棣在處有之江南呼為麥李一樹輒生二萼兩兩相麗故稱韓韓與取兄弟之義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何必以常棣比兄弟乎乃知古人比興定非漫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講夫人惟天倫所在義也而情屬焉如彼常棣之華其鄂然外見者豈不韓韓而光明乎蓋凡華莫之能及矣況此凡今世之人與我交接者孰有如兄弟之至親者乎蓋無適而不相須誠生人之至重焉矣

死喪之威威句兄弟孔懷懷句原隰裒矣裒句兄弟求矣求句

求韻

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

毛傳威畏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箋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

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按毛鄭原隔聚居欠明且與上二句不聯 喪無音

當如字讀平聲

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爲相恤耳至於積尸
哀聚於原野之閒亦惟兄弟爲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
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闕闕之事爲
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闕
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
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
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四

悉辨也

朱子曰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
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哀切不似諸詩和
平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
鹿鳴四牡等篇辭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辭多激切意
若有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爲此詩無
疑

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
以死喪急難闕闕之事爲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

於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
爲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有
差故特言之

說約按六帖作四句一韻依集傳當兩句一韻 古
義亦云威烏灰翻懷胡隈翻灰韻哀求尤韻

嚴氏曰一章發端姑言兄弟之常未足以見情切至
故二章以下皆以死喪急難之事驗之

合訂死喪下著一威字何等悲慘兄弟下著一懷字
何等哀切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自是不得不爾
衍義此章言死喪之變惟兄弟爲相恤也死喪之威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五

雖是變猶在內而死於牖下得其常者也原隔句是
死而遭變在外者尤變之甚也懷者衣衾棺槨思以
厚之求有不忍其暴露而思以斂藏之意當以他人
所畏惡所不肯求形容之方見莫如意 懷字情上
見力求字力上見情 求是求尸於積尸之中
正解一說死喪原隔只作一事看言雖死喪至於哀
原隔而求之者惟兄弟也此說可依

按作兩層說有味不必滾作一事

講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何以見之哉彼死喪之禍人
所畏惡也惟兄弟則相與懷思而備加哀恤焉至於

不幸而原隰之間積尸哀聚人所厭棄也惟兄弟則相求以殯而不忍其溝壑焉是變故之時孰有如兄弟者乎

脊令在原句兄弟急難句每有良朋句況也永歎句

與也脊令離渠水鳥也況發語辭或曰當作悅

毛傳脊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況茲永長也

鄭箋離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每有難也良善也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六

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孔疏脊令離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璣云大如鷦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

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言相救耳

按毛鄭以況為茲字義未確

嚴氏曰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為驗矣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七

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程子曰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兄弟相應如是也
毛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

濮氏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弟之詩
眉山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
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歎息而已小
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以告之
三山李氏曰以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
之恩也然則朋友之義可廢乎曰非也親疏之義則
然鄉人鬪者閉戶可也同室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
親疏之義如此

說約按此以第一句與第二句觀注而言二字卽知
後二句另說觀注當此之時四字卽知急難猶患難

詩經詳說

卷三五

小雅鹿鳴之什

八

非急其難也歎難俱平聲

集解按言每有則非一人言良朋則非淺交然止於
永歎無相死之義則兄弟親切可知

衍義此章言急難之變惟兄弟爲相救也以脊令之
鳴搖不能自如與兄弟之急難不能自逸與意興到
急難止急難猶言患難尚未說到救難處至過良朋
上方點出急難如吉凶禍福之決於須臾惟兄弟則
流離顛覆以身共之良朋良字宜玩見朋友情義雖
甚厚終無赴難死友之理故止於永歎注力或不能
相及一或字最有分曉亦不可說壞了朋友此時不

能相救正形容兄弟必相救助見兄弟惟獨切也
正解每有字有味不得以雖有代之 朋友自有朋
友之道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理勢自然與兄弟不
同莫說壞他 一說急是急人之意卽是相救春秋
急病讓夷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卽此急字
而平平相救不足以盡之較更直截

按脊令在原先其常處是毛鄭之說朱子不用不必
復攙入爲說尾與首應取相救意亦鑿蓋欲將急字
作用力字故如此爲說取相照耳亦覺背傳多事
講不但已也彼脊令之鳥見其行而在原也則身攝

詩經詳說

卷三五

小雅鹿鳴之什

九

不能以少休矣況此兄弟在急難之中則彼此救恤
不能少安矣當斯時也每有良朋情義非不相關然
而力或不能相及不過爲之長歎息而已是急難之
時孰有如兄弟者乎

兄弟閱于牆

外禦其務

每有良朋

烝也無戎

韻戒

賦也閱閱狎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

毛傳閱狎也 烝填戎相也

鄭箋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 當急
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

孔疏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
閱彼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
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
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
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
友故下章曰不如友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
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
亦然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 很
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求勝是也
按毛鄭烝訓填謂久也朱傳不用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十

言兄弟設有不幸闕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
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懿親

大全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注曰懿美也言內雖不
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 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
人有言曰兄弟譏聞侮人百里注云閱很也兄弟雖
以譏聞相遠很猶禁他人侵侮己者百里喻遠也
臨川王氏曰很於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
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也

慶源輔氏曰死喪相恤急難相救固足以見兄弟之

情矣至於方且闕闕於內而忽有外侮則同心而禁
禦之則尤見其情之不容已者朋友於此則豈能如
兄弟之相助乎

說約按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
去者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卻云務
字古人讀作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
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
戎亦是叶音汝也 今按古義務亦叶東韻漢蓬翻
楊慎云古尚書霽蒙之蒙作霧以下從務也然則才
老作蒙下與戎叶亦非杜撰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十一

存旨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
步淺一步而兄弟之情實一節切一節矣

詩說承歎無戎或親在未敢許友異姓不預人骨肉
之類此不過借以形出兄弟之親不可竟說壞良朋
衍義此章言外侮之變亦惟兄弟爲共禦也上兩章
言死喪急難惟兄弟爲相恤者主天理之本然言也
至於闕牆極非好兄弟所爲正人欲昏迷之極也且
猶奮然同心禦侮把關很之事皆忘卻了此則天理
真心發見有不容泯滅者良朋雖素所親愛不如小
忿之兄弟爲可恃也無戎亦不是朋友薄情只是鄉

鄰之闕不得被髮纓冠往救勢有不行處耳上注云力或不能相及則猶或有相及者此注云豈能有所助乎蓋急難之時朋友可助則助之若外侮則非人所能助者可見朱注有斟酌

正解人於疏遠則恩情易見至親則責望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間隙便不勝憤憤以爲骨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爲實然故其怨每不可解試當圍牆外侮時將乖離之兄弟與莫逆之朋友一相比較其真情定自有別

講不但已也彼兄弟或不相得闕恨於牆內非令兄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十三

弟也然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以禦不遺餘力矣當此時也每有良朋亦無能有助之者是兄弟之不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果孰有如兄弟者乎

喪亂既平平韻既安且寧寧韻雖有兄弟句不如友生句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毛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

鄭箋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按毛鄭不得詩意竟是果然有不如友生處可笑

眉山蘇氏曰人居喪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爲朋友賢於兄弟者

安成劉氏曰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永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

六帖承上接下作一紐子有頓挫有起伏熟於人情老於世故章法神品

詩本義此章乃責之之辭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十三

集解按此章是上下過脈曰不如友生則所謂莫如兄弟者至此而若有不然矣故下三章復詳言安樂相須之意

衍義此章言處常而疏其親是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須之意乃上下章之過脈也喪字繳上死喪章亂字繳上脊令二章不如友生是視兄弟不如友生之重非待兄弟不如友生之厚也夫以兄弟同於朋友已是薄矣乃反不如友生者人情過於宴安也故下遂發之不然豈畏惡過於懷求永歎過於急難無戎過於禦侮也

指南既安且寧即既平矣非有兩層意

按安是安穩寧是寧靜無可分然下一且字當以寧為安之甚

講兄弟之親如此奈何天理每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生於宴安之時迨夫死喪積尸之喪急難外侮之亂既已平定則既安而且寧矣人情於此乃雖有兄弟之親反視之不如友生之重者而莫如兄弟若有不然者矣亦獨何心哉

饋爾豆

句飲酒之飲

兄弟既具

句和樂且孺

句

賦也饋陳饌饌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古

按毛以不脫履升堂為飲以九族會為和孺為屬皆說得迂遠不切

言陳饌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程子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

疊山謝氏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恩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略也邊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饌飲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

未萌天理昭著也

六帖孺者真誠相說而無偽有繾綣不舍之意字法神品

說通且孺且湛二且字俱有意

說約按此章集傳共享其樂其字正指上邊豆下章集傳久其樂其字正指上妻子

衍義此言兄弟具則樂之真見燕飲之樂皆須於兄弟也饋爾二句舉一家之人聚會燕飲以為樂也既具與行葦莫遠具邇一例只是皆在燕之意孺者樂之具如小兒之慕父母然也此二句有相須意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古

正解合下章照他人具而兄弟不具妻子翁而兄弟不翁看其孺與湛自見假令室家會集妻孥燕饌豈非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睽違異域或相怨一方忽焉念及能不悽然此一點真心既然萌動雖曰歡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冲冲悒悒既遣還來何湛之有

按上二句虛說不必指定家人孺即是兄弟相慕之真不牽纏父母

講夫所以親兄弟不如友生者豈以安寧之後無以兄弟為乎彼饋爾以陳其饌豆而飲酒則饌然而醉

飽茲可樂矣然使兄弟有不在則無以其享而此中缺然惟兄弟既具而無遺然後邊豆之傍獻酬歡樂且依然孺慕之相親也則須於兄弟何如也

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

和樂且湛

賦也翕合也

鄭箋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按鄭謂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看妻子好合太迂適原是借妻子以形兄弟不宜謬真孔謂后燕及妻而連言子者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尤多事大抵鄭孔喜言典制而不按文理語氣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七

多類此

言妻子好合如瑟琴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問第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與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有是究是圖直其然乎之語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朱子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於逸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

也須是恁地看

疊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駁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

三山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人之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若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久相樂也

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言急難危殆之時惟兄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七

為能和救六章七章又言燕樂和平之際無兄弟則亦無與其享而久安之反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集解按必兄弟翕而後好合久則非特朋友不如雖親如妻子亦復不如矣語意至此益切

衍義此言兄弟翕則樂之久見妻子之樂皆須於兄弟也好合就平日言勿黏燕飲翕者和合無乖之意猶言同而無異非言無患難也湛字有形神俱化無一毫渣滓意久字似該不盡妻固非疏子亦天合不可揚抑相悖總是見安樂之須於兄弟也安樂二字

不必分屬

按湛訓樂之久只是常常樂之意妻子好合卽兄弟不翁豈遂無妻子之樂但家門之兄弟乖異則不能常常爲樂當包兄弟妻子在內

講不但己也彼妻子怡然而好合有如鼓琴瑟之調和似可樂矣然兄弟有不合焉則親愛未幾乖氣隨之惟兄弟既翁而無尤然後妻子之間聚順歡樂且湛然而久永無閒也則須於兄弟又何如也

宜爾室家

家句

樂爾妻帑

帑句

是究是圖

圖句

宜其然乎

乎韻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六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宜信也

毛傳帑子也

孔疏上云妻子好合子卽此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翁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新安王氏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

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毀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窮究樂妻子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爲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爲兄弟親疏無甚損益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

慶源輔氏曰儋爾遵豆飲酒之飫然兄弟不具則雖和樂而無親慕之意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然兄弟不翁則雖和樂而無不厭之理然則兄弟之具翁是乃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九

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爲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又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誅管蔡者是豈得已者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通解是字然字皆指宜室家樂爾妻帑說蓋死生患難之時天理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溺蔽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說約按宜爾樂爾二爾字卽前面兩章集傳享其久

其二其字室家泛言然照儼爾二句當就飲食燕樂說

衍義此章申言兄弟於人之重欲人體驗而信之也究圖二字只一意就心言以是事而究極其理於心究圖然後知兄弟之重不特喪亂相須而安樂亦相須信乎其果重也不以死喪三章究圖而以儼爾二章究圖者蓋處變須於兄弟不待究度處常須於兄弟人多味之必須究度也未見兄弟相須之甚殷如此則凡今之人誠莫有如兄弟者矣今日之燕烏可已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正解方山云不可依新安王氏以究圖作兩意分別理與心看此有體驗工夫非是懸空想像而已究圖其就宜之就樂之固是著實教人體認然亦不必推深只平平虛看室家妻帑閒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必如是究圖然後知兄弟之重不特喪亂相須而安樂亦相須信乎其果重也結句猛將世人提醒豈其然乎作問辭看更妙如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帑之理究而圖之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妻帑之樂兄弟樂之否乃見提醒人意照注豈不信其然乎則無味矣

按宜室家句承上兄弟具說故時講將儼爾二句指定家人以與此句相照然麟士謂就飲食燕樂說則非指定家人

講夫兄弟具而後樂且孺是室家之宜兄弟實宜之也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是妻帑之樂兄弟實樂之也但人弗之思焉耳試以是窮究之以是圖度之良心真切天性油然所謂宜爾室家者置其兄弟之宜之者然乎樂爾妻帑者置其兄弟之樂之者然乎安寧之後又莫如兄弟也人能無覩常華而興思邪常棣八章章四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

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
陳一事故也

慶源輔氏曰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謂言
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則自
厚而至於薄雖薄而猶有不能自己者焉則所謂益
深且切矣

安成劉氏曰五章言喪亂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
所言患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
有疏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五

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帑結
七章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
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反覆言兄弟者凡
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
若其他宴樂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

小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
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孔疏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
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

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
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
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
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
詩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
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
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
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
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
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 先儒說左傳者鄭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五

眾賈遠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
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
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
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
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
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
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
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足自明矣

朱子曰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按序以爲閔管蔡失道作常棣之詩孰閔之當是周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公閔之此詩自是周公作而鄭謂召公作與序悖孔爲辨之稍明序云燕兄弟極是詩旨然又豈必以管蔡之故而乃燕兄弟乎

說約按此詩斷不爲誅管蔡而作朱子亦偶信小序耳反覆明兄弟之當重只作燕兄弟之樂歌爲是詳味語意自見

正解通詩八章分作三段看首章莫如兄弟一句乃一章之大旨終篇皆發此句之意二三四章是驗之處變皆須於兄弟而歎人失之末三章是驗之處常皆須於兄弟而歎人體之總見今人皆莫如兄弟也

喪亂既平章則承上起下之意耳全重末章究圖上不然未有不得於喪亂而失於安樂者大意以莫

如兄弟爲主由死喪說到急難由急難說到外侮患難之事備矣無一之不須兄弟亦足以明今人之莫如矣而無奈人之喪亂明而安寧昏也文氣至此一頓故又開其說於安樂焉即使以安樂言而飲酒不可無兄弟妻子不可無兄弟是究是圖則所謂莫如兄弟者然乎否也語意曲至究圖二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關鍵一究圖之便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了按此燕兄弟之詩自是周公制禮作樂時所作中間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死喪患難無所不言只是欲聞者動聽以篤兄弟之情非因有所懲創而言之過激也雖朱子於二章亦頗及管蔡云云然前不入詩柄後不入總注可見非以此爲正說也况周公誅管蔡是大義滅親事詩中所言死喪患難皆兄弟所宜救恤與管蔡事亦全不合

總注詳盡當細玩

伐木丁丁句 鳥鳴嚶嚶句 出自幽谷句 遷于喬木句 嘒嘒鳴矣句 求其友聲句 相彼鳥矣句 猶求友聲句 知伊人矣句 不求友生句 神之聽之句 終和且平句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也

毛傳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 幽深喬高也

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矧况也

鄭箋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 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 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其友况是人乎可不求之 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

孔疏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 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爲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 按毛鄭以爲鳥因伐木而驚懼其鳴嚶嚶此本云求

友聲非驚懼也 孔疏直云文王未居位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令人嘖飯

六帖和天下泰和平方隅砥平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楊氏云五品天敘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毛

終和且平乎

永嘉陳氏曰聞伐木於山中者其聲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者相隨出於幽谷而遷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知乎

通解興意至二句止神聽和平正與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同意所謂上下交而泰也

詩記友生泛言含下諸父諸舅兄弟在內飲諸父諸舅兄弟而先言友者蓋天子之友不越同姓異姓也 集解按末二句乃款勸之辭大意既是勸人求友則

利平句正不必說得太廣

衍義此章言當求下二章正求之事

正解此章上十句是卽鳥起興以喻人當篤友之意下則歆動之以篤友之應也興至二句止伐木非一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爲興出谷遷喬亦有向於高明意人求進於高明舍友生其何賴焉鳥之求友卽引類呼朋之謂注喻字乃曉喻之喻非比喻之喻求友泛言舍下親疏尊卑在內求者情意必周恩義必洽重在聯屬之道上非空空求之也不獨以燕會爲求而直以精神爲求未便說到須以成德神之句上面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天

要補出人能篤朋友之好來神之聽之此聽字卽天高聽卑之聽乃感孚之意鑒其能求友也和者和同而無乖戾之謂平者平康而無危險之謂當就福言荆川云須歸到治安上去把福廣說蓋上下志同君臣道合今日已是和平了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於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於平也方山引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亦是此意一說此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通於鬼神終無怨悵而已推到治平上是文家救飢法也人能篤朋友之好自是和平了故神之聽之自令其

有和平之福也看一終字有萬年一日之義看一旦字則和平亦不可平對

按伐木二句以伐木與鳥鳴而下卽接鳥鳴說去乃借賓爲主之法出自幽谷四句連方從鳥引到人見人不可不求友也末二句承人之求友而爲歆動之語見其因友道而得無窮之福 本義原只寬說而講家於求友處照人主說和平推到天下治平上是爲時文起見耳

講夫人無孤立之理則貴乎有其篤之情如彼伐木之聲非一人也則丁丁然其相應矣鳥鳴之聲非一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天

鳥也則嚶嚶然其相和矣是鳥也出自幽谷之中遷於喬木之上而如是嚶然其鳴矣果何爲哉乃求其友之聲也相彼鳥矣友誼非所知也猶有求友之聲矧伊人矣人倫胥屬上下交成可以不求友生而鳥之不如乎夫人誠能盡其道於朋友則相洽以情相濟以道豈徒召致和平有人助也而神亦必聽之終祐以和而且平之福使萬年如一日也已求友誠重矣哉

伐木許許 醕酒有藇 既有肥羜 以速諸父
交韻 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 於粲酒埽 陳饋八

既有肥牡句以速諸舅句寧適不來句微我

興也許許眾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動勸力之歌也醢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涉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蕝美貌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入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也咎過也

毛傳許許桃貌以筐曰醢以藪曰滑蕝美貌 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 微無也 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入簋 咎過也

鄭箋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醢之本其故也 速召也有酒有矜今以召族人飲酒 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 粲然已瀟蕝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

孔疏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爲桃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爲聲而有桃也以筐曰醢以藪曰滑者筐竹器也藪草也醢酒者或

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爲說因醢言清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傳四年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釋畜云未成羊曰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矜是也傳以經稱諸

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友王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 此有酒有矜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烹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

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饋饗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者六簋上肥羜醢酒謂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故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醢酒并爲一事亦不得爲饗禮何者饗烹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豕也但於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醢酒婦以速諸舅明二者又爲一禮上句爲燕下句爲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按毛云許許械貌當是木多之狀朱傳作邪許說有味孔疏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不作指定文王

燕禮食禮之分說得太拘只大槩言燕朋友耳安成劉氏曰淮南子道應訓章翟煎對梁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

問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酌朱子曰某亦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酹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長樂劉氏曰簋八則選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

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豈使彼適有故而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華陽范氏曰宣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慶源輔氏曰微我弗顧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不顧念夫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於朋友之義有過失也夫朋友之隙常生於遞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彼之於我如何是誠處朋友之要道也

說約按此章亦興至二句止上章以伐木興鳥鳴而此章以伐木興醢酒亦如鹿鳴首章興瑟笙而次章興德音爲不拘也上章興鳥鳴下遂因鳥喻人說到

求友上不必更牽伐木此章與醴酒下遂言有肥羜以速諸父則各二句爲一連亦不必更牽有萸若酒羜對說而諸父總承詩中其必無此理然語氣遞落必不如是通解於此章乃云興至末於下章乃云興至無遠皆是主見不定一篇之詩析體爲三又何足據也但就此章則語實平對而亦上下各六句爲韻尤最曉明者饗禮之盛雖必用太牢盛黍稷或近於公食然肥羜八簋其偶舉一端不必太執滯且語氣皆主於自謙不然照下文天子亦有無酒議酤之時豈其然也故雖八簋十二簋之說亦不必深辨皆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詩

取大段可耳無回云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迫我暇矣同意宜適不來非任其失於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到耳

集解按此與下章以伐木求友皆取大意不甚緊相呼應者麟士不察乃以爲單興醴酒有萸無論興意盡失且亦於詩理不合矣此等皆泥兩句一連而失之者古人謂說詩但當隨文審義若先執定見則必不能無穿鑿滯泥之病正爲此耳

六帖寧適不來二句語意最難幹旋若講似免咎要責話頭便失本旨

副墨寧字是就使之義非寧可之辭

衍義此章興意貫至末以伐木無不用其力興篤友無不盡其情也燕諸父諸舅皆是一時事燕以親疏爲次序非有厚薄之別也寧適不來意輕重在微我弗顧有咎上言我之設燕當求自盡縱然不來而禮亦不可廢寧字有不得已意有故亦以有事泛說不設燕便是恩義之不至注無使字要見欲盡其情上非徒爲免咎之故而然也方見篤厚意

正解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迫我暇矣同意速字只願其早臨也如今人請客用催帖一般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詩

按上章伐木與鳥鳴有相關涉以起興可也此章伐木與醴酒全無關涉且非一時一處事而以之爲興者蓋因上章起興之語而並及之耳萸美貌非專言酒之美因醴而言其清美也上段言酒下段言簋自是互言而肥羜肥牡亦當活看

講夫人固不可以不篤友矣我當何如哉彼木之伐也則許許然其聲矣酒之醴也則有萸然其美矣於是以前既有之肥羜速我諸父而講同姓之歡焉夫諸父固惠然肯來也寧召之適彼有故而自不來無使我不相召而弗顧也匪但諸父也於哉繁然酒壚

其室庭用陳飲食之饋則有八簋於是所以所既有之肥壯速我諸舅而講異姓之歡焉夫諸舅固惠然肯來也宜召之適彼有故而自不來無使我不相召而或有咎也亦何容漠然於友誼也哉

伐木于阪

阪句

醕酒有衍

衍句

邊豆有踐

踐句

兄弟無遺

遠句民之失德

德句

乾餱以愆

愆句

有酒清我

清句

無酒醕

醕句我坎坎鼓我

鼓句

蹲蹲舞我

舞句

迨我暇矣

暇句

飲

此清矣

清句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美

愆過也清亦醕也醕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

毛傳衍美貌

餱食也

清舊之也醕一宿酒也

蹲蹲舞貌

鄭箋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

踐陳列貌兄弟父

之黨母之黨

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

獲愆過於人况天子之饋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

遠之 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沛舊

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

爲我擊鼓坎坎

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

迨及也此又述

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間暇共飲此清酒欲其無不醉之意

孔疏上言諸父爲父黨則諸舅爲母黨此言兄弟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是母黨爲兄弟之文也此不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毛

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爲壻兄弟壻之父爲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升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總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爲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爲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 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

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爲之按毛以衍爲美與二章說美複故朱傳易之以多以兄弟爲父黨母黨欠明當是己之儕輩

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婿姻之黨唐杜雅常棣類弁斯干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廬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錯云今人謂乾飯爲饌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饌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程子曰有盛饌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疏遠或乾饌不相及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我涓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義

眉山蘇氏曰民之失德乾饌相譴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與所愛者有則涓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

也秦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

疊山謝氏曰涓我我涓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可見古人之妙也

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饌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旣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饌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猶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通解諸父諸舅兄弟皆當一時燕飲三章之云互文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三

見意耳卽朱注亦因詩辭而推其等殺先後非謂燕飲之時有先後也但作文自當依題立說

說通又云嚴云今正及我之暇矣與朋友飲此涓酒也當燕飲之時而言此者見恩義常存前此特苦於未暇耳

說約按此章亦與至二句止坦叔以釀酒邊豆對舉卽不是二句一連之說斷不易耳亦上下六句各爲一韻五我字二矣字順倒縱橫讀者莫測章法至妙衍義此章上四句言備禮以燕友下卽常情之失而盡在己之情也與意止無遠以伐木必於所生之地

與燕飲必於所親之人無違卽莫遠具邇亦有惟恐其或遠而不來與弗顧有咎一樣意徹弦嶧山云上惟尊故不敢必其來此同儕者則曰無遠蓋畢集之意民之失德二句輕蓋卽常情之小失以喚起下文當篤友之意非謂必鑒此失然後能篤友也有酒二句只是不計有無意非真無酒也消我我消之也此倒詔法下倣此鼓舞特燕飲中事昆湖云鼓舞宜緊帶上二句說不以禮樂分對極是此重在酒上要知上面諸父諸舅亦皆是此意不專主同儕言也繳處要見神聽錫福意 迨我二句是及時爲樂意非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聖

家閒暇也只是萬幾稍暇庶政暫康之時如日出視朝日中考政無暇及此一暇則當飲此酒了可見朋友之好卽當未暇時未嘗不在心上特其未暇時雖有是心而未及盡耳此正見其厚處蓋求以免過而全義也 邇豆有踐言器以見品也 四我字俱是命工爲之卽自我爲之也 飲滑兼鼓舞正解兄弟兼同姓異姓無遠卽莫遠具邇按此二章興意不必拘定二句照下看方有關映乾餼二句轉下非承上不必拘韻迨我暇作現在說有味猶云趁此時之暇也不作後來說

講又非但諸父諸舅已也彼伐木則於阪之地矣醴酒則有衍而多矣是以邇豆踐然而陳列凡我同姓異姓之兄弟當具邇而無遠焉彼凡民失德者非有大故只是餓糧不以分人遂至以過相譴而况王者乎受命有司有酒則爲我消之無酒則爲我酤之又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爲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聖

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曰然

小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孔疏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

民德皆歸於渥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爲同志之名故舊卽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

按序引論語之言必非出子夏手明是毛公爲之也燕朋友故舊本不言文王而孔疏必言文王者拘於鄭譜屬之文王之詩也

說約按詩傳闡云饗具四豆四邊之實食禮則自饋食下無朝事之豆邊燕禮自加豆加邊而無饋食之豆邊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聖

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兄弟則又加隆邪其云肥羜肥牡洒埽陳饋有衍有踐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叶韻而已

正解通詩三章總以求友生作主下文速諸父速諸舅與兄弟無遠俱根此說來無非盡所以篤友之意也首章泛言人當篤友之意下二章詳言求盡篤友之事王者下交於臣而用一求字乃用上敬下之義凡友生懷道德者不求則不我辱友生挾維城者不求則不我親故須委曲去求求不止自忘勢分兼欲令人忘己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謂惟燕飲可

以將之則自不得不鄭重綢繆顧之而速速之必來常慮咎慮愆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下兩章總完得一求字曰微我有咎曰乾餼以愆正要立身無過以朋友故舊同儕是我講道論德之人非徒飲酒食肉之人寧可當我千日之敬不可當我一日之慢蓋一日之慢便是棄道德之根使不素常愆之我慢及人而我不自覺人受我慢而人常懷嫌在我則慢慢而生侮在人則積嫌而生怨縱使飲饌豐厚而不役志之享君子必不樂也此楚王戊醴酒不設穆生之所以見幾而去曰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爲區區

詩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聖

之禮哉在朝爲君臣在燕則曰朋友故舊必說到明良道合上下志同始見王者氣象指南通詩全重求字首章引起友之當求伐木許許至兄弟無遠是正言己之求友末八句總上文舉燕之事而明己之所以盡己情也按指南至兄弟無遠截住末八句總承不如仍隨各章爲說而自有互見之意也

詩經詳說卷三十五終

詩經詳說卷三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撰

鹿鳴之什

天保定爾句亦孔之固句俾爾單厚句何福不除句

除俾爾多益句以莫不庶句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

庶眾也

毛傳固堅也 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

庶眾也

鄭箋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一

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

以予之 莫無也使汝每物益多是以故無不眾也

按毛鄭以單厚為厚天下之民以福除為開出以予

民與願王受福之意不合

歐陽氏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

須溪劉氏曰詩人爾君雖古人爾汝之常抑非此無

以著其親愛醇至之情也

程子曰除更新也日進之義

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

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臨川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大馬之勞不足以上

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歡心而不強以為者

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使

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而生

新矣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見其盛

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

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

同一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

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二

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

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說約此下三章各以首二句為冒下四句對說此章

易明然下二章斷當以此為例從來分截牽扯俱不

足信也 單厚直看多益橫看

副墨保指君身定指國祚單厚四句分時與事以徵

保定孔固之實然次句皆是足上語無兩層意

衍義二句分上言天眷君之至下言使君獲福之隆

也保定二字不必分元峰云此二句且莫說破福字

只是享雍熙太平意荆川云保是天命無有危殆意

定是天命無有動移意俾爾四句乃反覆相明之意各二句相連說 孔固只是保定者孔固耳

正解下四句本保定來單厚無時而不受福積之者極厚多益無事而不受福則積之者極多也莫不除莫不庶正單厚多益之意除亦以時言庶亦以事言通解云俾爾單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最妙 此章孔固領起單厚四句次章穀穀領起磬宜四句三章興字領起山阜四句麟士謂各首二句是冒下四句對說也

指南單厚多益與不除不庶一正一反乃反覆相明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三

之意勿以不除不庶爲單厚多益之實

按通章一意保定卽在下四句見下四句以福字爲主單厚二句言福多益二句亦承福言詩體本重疊言之時講分時與事以便作柱腳耳

講我臣子慙荷君恩也其將何以爲報哉吾君奉天爲子天之仁愛吾君也保爾而受命有常定爾而厥位無危蓋亦孔之固而不可搖奪矣彼人無時而不受福乃積之也極厚天則俾爾盡厚往過來續無有福不除舊而生新以如是其厚焉人無事而不受福乃得之也極多天則俾爾多益時萬時億以莫不眾

庶之全備而如是其益焉夫造化無全能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盛衰倚伏之機也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亦何固哉

天保定爾句俾爾戩穀句聲無不宜句受天百祿句降爾遐福句維日不足句

賦也閻人氏曰戩與窮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日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按毛鄭以戩爲福穀爲善且指羣臣爲所福祿之人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四

又以遐福爲天下溥蒙之皆不切君身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無不適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祐

命之自天申之語意正同蓋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歌於繹祭之日以答鳧鷖皆祝願人君之辭也

說約按此章亦首二句爲冒下四句以受降對說輔注已然未然是也總之見盡善爲無礙矣通解講意分截俱不是盡善無不宜俱主福言所謂吉慶爲善事也即輔注云爲動作語以人生之福莫大此耳注盡善猶言其單厚多益亦是明主福之意不必牽混 纂序按戢穀罄宜多苦無辨不知戢穀雖同注盡善而穀與宜字義微不同戢穀正說罄無不宜反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五

說語意亦微不同且戢穀冒通章兼見在後來說穀宜只見在說但兩句一連之理明分辨自出耳百祿即申上無不宜維日不足即申上遐福

副墨單厚多益雖皆是福然俱以虛字形容此章言百祿遐福蓋舉保定之切實處言之

衍義方山主兩句一意看極是但又云所謂事凡出乎身而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皆是所謂宜如以內則宜室宜家以外則宜民宜人皆是此又過分析了玩注猶曰其單厚多益也宜作福說蓋就事上說福也維日不足荆川云日日錫福天不以爲足昆

湖云是今日予之明日予之無有足意二意互相發明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天錫福之全不是申錫之久意首二句亦當提起以俾爾句連下者非注中盡善云者猶單厚多益也包時事二意罄無二句亦言無事而不福也降爾二句亦言無時而不福也百祿即無不宜意是已然之事維日不足即所謂遐福是未然之事不足者日日降之不見止足極狀其不倦之意日非不足也但以福之無窮若見日不足耳按上二句截冒下四句上玉謂戢穀兼見在後來說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六

極是不可以俾爾二句連或三句連 此章亦以福爲主而用在第五句文法錯綜可玩講不但此也天之保定爾也蓋隨處隨時而皆盡善焉如茲之云爲動作無不宜適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又方且維日不足保定何盡善哉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毛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則美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 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 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按鄭以興盛屬萬物非也只是承上福字說

董氏曰爾雅云正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

歐陽氏曰此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浸長而又增之

藍田呂氏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其莫不庶也既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七

庶矣則欲積累至於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說約此章亦首二句爲冒下四句以高大盛長對正狀其莫不興也莫不增斷當貼川字方字說皆詩人善形容處也以莫不興以莫不增蓋聲調偶同豈可亂其句理徇彼俗訓乎 講意各宜提福在前面說影正意做則下文五箇如字方說得去高大盛長由我周植本之固發源之深也

集解按莫不增斷當如說約緊貼川之方至說蓋川

本源連流長而方至則又盛長之初故以莫不增爲言諸解作總承皆非

正解此章上二句言天眷君之盛下自其福之盛者形容之也莫不興總括盛長高大而言 如山言其高如阜言其大如岡則又愈進而高如陵則又愈進而大山阜岡陵有重重擁護之形君福之高大而不可踰者如之川之方至有沛乎莫禦之勢君福之盛長而未可量者如之此四句正狀其莫不興也山阜對川之方至句岡陵對以莫不增句此六帖兩句一連之說方山荆川多從之若以莫不增句總承上三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八

句言高大者莫不增而高大盛長者莫不增而盛長此時說不可依若做如川之方至二句則增字單承川字一邊或可耳

按莫不增總承固不是正解以莫不增對如岡如陵句將如岡爲如山之進步如陵爲如阜之進步亦未安乎意山阜岡陵乃高大之形已成者不待言增但言如而福之高大可見川之方至若不言增則不見其盛長詩人下字自有斟酌可玩

講又不但已也天之保定爾也其福蓋以莫不興而盛矣以其福之高大言之則如彼山之高如彼阜之

大焉且又如山脊愈進而高爲岡如大阜愈進而大爲陵焉以其福之盛長言之則如彼川流活潑正當方至之初機以莫不來而日增而不知其已焉保定何有不興哉此天之福君而吾臣之所深願者如此

吉蠲爲饗

是用孝享

禋祠烝嘗

于公先王

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誠曰擇士之善獨言齊戒滌濯之潔饗酒食

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禋秋曰嘗冬曰烝公

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

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報主人

詩經詳說

卷三

小雅鹿鳴之什

九

之辭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毛傳吉善蠲潔也饗酒食也享獻也 春曰祠夏曰

禋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 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

卜予也

鄭箋謂將祭祀也 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盤 君曰

卜爾者尸報主人傳神辭也

孔疏孫炎曰祠之言食酌新菜可均當嘗新穀烝進

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禋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

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禘祫嘗烝王制文也

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禘當之更名春曰祠故

神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禘夏

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

制禮乃改夏爲禘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

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禘烝嘗之名周公制禮之所

改也 毛以上雖言獻之末是祭時故以公爲事舉

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惠文王之祭實

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

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就句也

先公謂后稷至諸盤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盤至不密

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司服

詩經詳說

卷三

小雅鹿鳴之什

十

注云先公不密至諸盤天作箋云諸盤至不密所以

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

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書傳分

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 以經陳祭事故君爲先

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

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

云君曰卜爾者尸報主人傳神辭也即少牢云皇尸

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報

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大全儀禮有饋饗注炊黍稷曰饗

安成劉氏曰：譴曰：「者君臣譴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飯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諫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吉凶也。」擇土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齊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澆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須溪劉氏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大全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賈父素隱云：古公賈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整三代世表作叔類，說約六字自爲一人。」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七

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冕諸侯之服，此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歐陽氏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曹氏曰：「臣之愛君，願其祭祀而獲福，謂能誠意以奉其時祭，則神之報以壽考者無窮矣。蓋受福本於祭祀，祭祀莫大於時祭，而曰吉曰蠲，又可見其誠意天保之詩，皆祝君之福，而此章願其因祭而受福也。」

呂記：若以四時當云「禴禴烝嘗」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

六帖：祭祀但以起下卜爾之意，非如他詩盡祀神之禮，始獲神休之說。

集解按：謂之君曰者，明其出於神意，非無據之言也。富貴人君所自有所慮者，惟壽耳，故此章又以萬壽無疆言錫福之厚。

衍義四句分上言祭先之禮，下言獲格先之休，言神福君而必先言祭者，本其致福之由也。擇土選助祭之臣也。將祭必先習射於射宮，以擇士射中者得與。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七

於祭齊戒七日，戒三日齋之類，致潔其內也。滌濯謂滌祭器，掃除廟宇，沐浴其身之類，致潔於外也。炊黍稷曰饋，注中酒食是二件，皆以黍稷爲之，也是用句當申下一順說。夏禹禴前此而春則祠之，冬焉烝前此而秋則嘗之，末二句是尸傳神意以報主人而祝則爲尸，致福於主人也。必入報酢者，明其出於神意，非無徵之言。萬壽卽是福無疆，是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非以壽享福也。講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也，我君於祭祀之將啓也，誦柔曰：「丁巳射宮，擇與祭之士以盡吉。」三日齋七日。

戒滌濯器具以致燭炊其黍稷以爲饋是用孝焉享焉而夏禴也春祠也冬烝也秋嘗也於以遠而先公近而先王焉但見皇尸命工祝以嘏孝孫云先君曰期爾萬壽無疆常爲宗廟之主也蓋四時謹禮豐潔酒食以奉神祀而神亦降之福如此

神之弔矣

弔謂

貽爾多福

福謂

民之質矣

質謂

日用飲食

食謂

羣黎百姓

百姓

徧爲爾德

德謂

賦也

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貽遺質實也

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言則而象之猶助爾而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三

爲德也

毛傳弔至貽遺也 質成也 百姓百官族姓也

鄭箋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成平

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 黎衆也羣衆百

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按質毛以爲成鄭以爲平不如作質實之質羣黎作

百官不如作庶民說

臨川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

彭氏曰神貽之多福民及百姓皆被及之日用飲食

則豐富充足徧爲爾德則孝弟忠信蓋上有多福之

君則下受多福之庇也始言民繼言羣黎百姓廣而言之正修己安人安百姓之意也

范氏曰君所以爲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爲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華谷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焉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又曰德者民心所自得而曰徧爲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鹿鳴之什

古

慶源輔氏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義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直質無僞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化之中其所爲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所謂則而象之先生所謂猶助爾爲德之意皆在其中矣

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繫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爲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歟

疏義民德如此實君德有以化之但羣黎百姓爲之於下反若勸助人君而爲德

纂序按日用飲食正是質質卽是德下二句特推出羣黎徧爲一層爾因知丙子南闔民之質矣四句闌墨鮮台詩體者

集解按如詩緝則民之質矣四句當作一氣遞下蓋民質已卽是德特廣其類而推出徧爲一層意耳正解此章上二句言神錫君以多福下皆其福之驗於民者也神卽上先公先王多福虛說就下四句見之民之二句見民俗之淳羣黎二句見民德之厚然

詩經詳說

卷三木

小雅鹿鳴之什

五

不當兩平只宜申說而以神弔二句爲冒也 徧德注云則而象之則必有一可象處畢竟以君德爲主惟君有是德然後民皆則君以自治而徧爲爾德焉此四句分明擊壤謳歌景象只將澆訛之世其民巧僞智故爲主德之累何如則質之卽德爲德之卽爲主德自見如堯之德只帝力何有一歌可想徧爲爾德只是言徧斯民之爲皆爲爾之德也爲字不可忽亦不可太著力 民之質矣四句內都有神使之意反不主人君感化上說 周之季也其民巧而利文而不慙與夏商忠敬渾噩之風相去日遠故鹿鳴

之詩曰視民不佻天保之詩曰民之質矣嗚呼君以此望其臣臣以此祝其君俱有深意

指南上章言一身此言天下一身以萬年爲求而天下以治安爲慶也神卽上章先公先王也民之四句申說爲佳上二句卽無有作好惡意下二句卽遵王之適之路意此正是一申相關處民皆純心向德如此則可以坐享太平之盛治不徒止於一身之福而已矣故曰多福也要點出神力使然意

按此與上章緊相連正因孝享而神來降福也民之質矣四句正是多福 徧爲爾德謂君之德如何而

詩經詳說

卷三木

小雅鹿鳴之什

六

民效之亦徧爲之與君無異也民非有心助君而其德無異若相助然如是則熙舉成風久安長治豈非人君之福

講不但此也吾君祀神神已來至矣遺爾君以多福焉蓋君之福視乎民今民皆質實矣智巧不生日用安常但飲食而已而且舉此羣黎百姓盡天下之人皆爲爾德焉夫機巧則近賊淳質則近德無一民之不爲爾德則不惟福爾之一身必使民德歸厚而爲人君之大福此神降之多福如此

如頌

月之恆

如頌

日之升

如頌

南山之壽

句不

如頌

南山之壽

句不

如頌

南山之壽

句不

寢不崩句 如嶺松柏之茂句 無不爾或承句

賦也恆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寢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毛傳恆弦升出也言俱進也 寢虧也

鄭箋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 或之言有也

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相承無衰落也

孔疏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

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

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

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景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七

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

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

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

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

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絕字作恆

嚴緝南山終南山也

問承是繼承相接觸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柏非是葉

不彫但舊葉彫時新葉已生

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此又欲其永久故多引長

久不壞之物以爲況

藍田呂氏曰上言神享之矣民信之矣福祿無以加

矣又欲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

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喻焉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其進盛悠久相繼無窮之

意而已

副墨突下四如字說起爲正意已在上耳

衍義此章形容上二章之福二句分上擬福之進盛

下擬福之悠久也此章上文已有故擬之耳亦把正

意提在前則四箇如字方說得去不可純把日月等

講注中兩就之非訓卽字乃有漸意或作日月取其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六

漸進南山取其悠久松柏取其相繼三平看亦可

萬壽多福句句要兼此二意 不寢不崩正是南山

之壽處無不爾或承正是松柏之茂處

正解恆升不得顯以虧長相形第云既盈之月中天

之日未足形容其盛也便渾然 不寢是無虧損指

山一處言不崩是無傾覆指山全體言或者不知誰

何之辭舊葉未落而新葉已生舊福方來而新福已

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只不寢崩便壽只無不承便

茂無兩層 月以上弦者比之言履盛滿於將來也

日以始出者比之言其漸繼照於四方也南山之比

言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也松柏之比言蕃植之節相生不窮也數如字即自稱壽言

指南此章多有推開說不作形容上文之福自是圓活舊以吉蠲章爲福之進盛而如日二句只擬其進盛耳神之弔章爲福之悠久而南山二句只擬其悠久耳此說亦可但覺太黏泥恆注云弦者月半而未滿與弓上弦一般中間福意都兼萬壽多福看不可以日月比多福南山松柏比萬壽 鍾伯敬曰末章取譬寓意尤深妙前後九如字筆端鼓舞 講神之福君將何以擬之哉以其進盛言之其如月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九

之上弦而漸就於盈如日之初升而漸就於明乎其悠久言之其如南山之壽不有偶虧不有全崩之患如松柏之茂葉之新舊無不爾或相承繼乎此神之福君而又吾臣之所深願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小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鄭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孔疏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

美言天保神佑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遺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比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十

朱子曰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程子曰天保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六章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耳

豐城朱氏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

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正解通詩六章總是致祝辭以答君首二章託天以福君在保定二字三章則擬其福之盛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四五章託神以福君在下爾二字六章則擬其福之盛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人君富貴已極無可復加受君恩者難以言報而又不欲自爲之辭故託之天與神以答其祝焉若曰惟天其祐之惟神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其陰陽之耳蓋忠愛無已廣肆其辭言之不足又詳言之也但極擬天之福君而於中透一數字極擬神之福君而於中透一德字此欲吾君式穀而修德也於稱頌之中寓箴規之意則此詩不可僅作嘏辭看要知天保一詩祝不忘規上下交以泰者也若後世遵君求福者不侈祥瑞則修醴祭視天保之意遠矣

按此臣頌其君之辭前三章稱天後三章推祖冠冕正大自是體制宜爾前云何福不除降爾遐福是天之福君後云貽爾多福是祖之福君福字自是通詩

脈絡所在或拈德字作規戒意乃在後段而前不及言似失之偏或前拈穀字後拈德字作關紐細論之穀雖訓善非專指德後本言民德亦非正言君德乃講家尋好字面作把柄耳雖添設卻亦近理

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

作韻曰歸曰歸

作韻歲亦莫止

莫韻

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

故韻不遑啓居

居韻玁狁之故

故韻

與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

毛傳薇菜作生也 玁狁北狄也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三

鄭箋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寔行期也 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寔歸期定其心也 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孔疏莫作暮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寔歸期定其心也按邠以采薇爲先與之期不知如何以采薇爲約直

指西伯更屬生造

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獵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送

今之防秋也

應陵彭氏曰上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體國爲心固有不得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爲上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還之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之意也

華谷嚴氏曰雖託爲軍士自計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采薇出車杜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苞之華何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戍役者主師眾言之其實遣將帥戍役同歌采薇併將

帥亦遣之

慶源輔氏曰薇之作是始出戍時也歲之莫是來歲歸時也此章言其始行之情故云靡室靡家不遑啓居知其爲獵狁之故則上之遣我者出於不得已而我之義亦有所不容已也此所謂風之以義程子此言萬世用兵之定法順之則吉祥之則凶安成劉氏曰不遑啓居則勤苦矣曰歸曰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敘其私情也一則曰獵狁之故二則曰獵狁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詩之中惟以私情公義反覆爲言所以感人者深矣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送

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通解古者戍役以兩期爲限故曰兩期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至然前戍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歲亦莫止卽此時也然特言歸未卽至家又明年仲春至杜詩云卉木萋止征夫歸止卽此時也春莫遣次戍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戍夫前戍者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戍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與冬初兩番皆在故曰每秋與冬初云云也

說約按此章以作莫故故爲韻作集傳叶則故反宜讀如做 名物疏史記云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清維其俗寬則隨畜因獵射禽獸爲生急則習攻戰以侵伐晉灼云堯時曰董粥周曰獵狁秦曰匈奴合訂重言采薇采薇者丁亥行期也曰歸曰歸心口自言之辭歲莫乃明年仲冬因念歸期則遂遙提之者蓋歎其歲月方長也此二句已隱然有家遠身勞之苦故下遂以靡室靡家不遑啓居言之獵狁二句意悲恨而語激切雖以著兵端非自上起而亦隱懷同仇敵愾之心矣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鹿鳴之什

重

衍義此章并下二章與意俱至四句止上四句言出戍之久下言出戍之由不必分上四句爲敘情下四句爲諷義蓋只是敘其情而又諷以義也獵狁之故故字最重正是公義所在要味注中不得已字惟其不得已故室家可舍啓居可發蓋激於義也此提獵狁之故極重後章我戍未定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此說去
正解曰歸曰歸只深念歸時在歲暮耳不作怨辭此已明說離家勞身下特抽出言之家與身是下二章總冒兩言獵狁之故見非得已之師 獵狁內侵中

國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遑啓居

按不遑啓居是不得在家中自便耳觀朱傳舍其室家云云是一串說下 程子戍役兩期之說或因宋防秋之制而云然於詩中未見是兩期也

講戍以固圉國之重務吾人之奉命而出也采薇采薇而食乎則薇方生而作止維春莫矣曰歸曰歸方以何時爲期乎則必明年之歲莫矣歸期久遠如此不亦舍我室家乎夫我之靡室靡家惟獵狁內侵中國義不可以獨全之故又不且廢我啓居乎夫我之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鹿鳴之什

美

不遑啓居惟獵狁內侵中國義不可以獨安之故而豈上之人故爲是以勞苦我哉

采薇采薇 薇亦柔止 柔止 曰歸曰歸 心亦憂止 憂止 憂心烈烈 烈烈 載飢載渴 渴 我戍未定 定 靡使歸聘 聘

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

毛傳柔始生也 聘問也

鄭箋柔謂胞胎之時 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 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 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 肥七歲反脫音 問定本作肥腰

時之

孔疏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

三山李氏曰始遣成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

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眉山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在路之情故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七

歸路之情亦曰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言我行猶未至戍所則固無人可使歸問其室家之訊也戍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安成劉氏曰此章曰歸而心憂載飢復載渴其私情亦甚苦矣然我戍未定而靡使歸聘則公義以為重也

纂序三章皆以采薇起興皆當作方行豫擬言我戍

未定非實已在戍也卽下章我行不來亦方言我此

行其不來也至四章五章方豫作在戍言末章則豫

作戍畢而代為始終之言此章靡使歸聘下章不

遑啓處我行不來亦分應上章後四句意

衍義六句分上與其歸期遠而切於情下是以公義

而忘其家也柔止并下剛止與薇作一時事心亦憂

止要點出歲莫意亦以歸期之遠言飢渴卽注勞字

未定只是戍事未已在兩期之中防秋之日正當備

邊時也未句要發奮不顧家之意方見輒之以義

方山云未定朱注已明解作戍事未已大全輔氏作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元

未至戍所非也縱至戍所而戍事未已其可歸乎

心亦憂止承曰歸來重情上憂心二句承憂止說總

一時事使字是戍人自言

正解烈烈之憂憂在室家下章孔疚之憂憂在王國

語各有爲

指南載飢載渴言飢渴有所不免也南白謂憂之甚

至忘飲食未妥

按靡使歸聘猶俗言無人寄信耳或作戍者自言無

人教我歸家一問二說微不同照無人說較順

講采薇薇亦始生而柔止曰歸曰歸其期尚遠

而心亦爲之憂止矣且也憂之於心而至於烈烈載
飢載渴其勞困皆在所不免者遙而憶之兩期之內
我之成事未已則靡有人可使歸而問室家之安否
也此豈非爲國而忘家乎

采薇采薇句薇亦剛止句曰歸曰歸句歲亦陽止句
王事靡盬句不遑啓處句憂心孔疚句我行不來句
來韻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
故名之曰陽月也孔基次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
致死無還心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无

毛傳少而剛也 陽歷陽月也 疾病來至也

鄭箋剛謂少堅忍時 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
陽故以名此月爲陽 盥不堅固也處猶居也 我
成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孔疏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
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
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
故以名此月焉知爲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
名之實陰月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
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

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萼
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

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
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
者 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
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

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
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中積來如一
月三十日以後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
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三

處

長樂劉氏曰言將帥與役者勇於報國而不敢顧其
親也

慶源輔氏曰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
也情與理並行不相悖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既風以義而敘其情又敘
其情而風以義

嚴氏曰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卽上章所言歲莫也十
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莫
說約按此與上章俱三轉韻

通解被自然有作有柔有剛皆一時託以起興不可以此三字分別如桃夭詠華詠實詠葉非時之有別也

衍義四句分上興歸期之遠下是以公義而忘其身也歲亦陽止見得出成則三月而薇成歸成則來年十月而歲莫言在外之久也憂心孔疚與上烈烈不同此重公義上看蓋憤激國難其成敗利鈍未可逆知故憂之甚病耳不來不必說戰伐死難只是慷慨激烈以守備遠陞雖捐軀有所不顧便是 憂心孔疚此句帶下看或曰結上句未妥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至

正解不遠啓處與不遠啓居不同彼以在道言此以在邊防守言嚴斥堠謹烽燧見頃刻不得少休也我行不來是竭力固守誓不與敵俱生意勿因憂心句而微似怖死語氣說到戰伐死難去須知是孔疚下轉語蓋忽爾奮揚之意此句暗起下二章 黃幼玄曰上章當指出我成未定一句來此章當指出我行不來一句來見王事皆是我事即飢渴憂烈不必顧也即啓居憂死不必顧也上重私情下重公義然敘其情正是諷以義語意自相聯貫 按我行不來朱傳謂無還心故講家皆作激烈語看

予謂作我行不得遽歸與憂心孔疚甚順亦與上章靡使歸聘相似 上章求人寄信而不得此章暫歸一看而不得備一說

講采薇采薇則薇亦既成而剛止矣曰歸曰歸則來歲之十月而亦陽止矣爾時以王事靡盬之故雖一啓處亦當有所不暇焉蓋王事即我之事使國難未除則憂之於心爲之孔疚我是行也其不來矣乎竭力致死爲君而忘其身可也

彼爾維何 維常之華 彼路斯何 君子之車 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 一月三捷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至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壯也捷勝也

毛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 業業然壯也 捷勝也 鄭箋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斯此也君子謂將率 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伐也戰也 孔疏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驥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

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箋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爲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蘇傳爾說文作爾

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備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

詩經詳說

卷手六

小雅鹿鳴之什

量

三戰而三捷矣

程子曰四章五章皆勸以義也

慶源輔氏曰既言其情又言其義則體之者切而風之者深矣夫所謂風之者亦非是當時之人初無此意而上之人特爲此以風勵之也此亦皆戍卒之本情但聖人能通其志耳上之人能通其志如是則下之人亦皆以上之心爲心可知也

疏義此章以語相呼爲應與何彼穠矣同例

說約按此與前三章俱興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更爲分明也上曰路車下曰

戎車而注曰路戎車也則戎車既備即是言彼路之車爲君子所乘矣猶清人所謂將軍非兵車也勿誤認

副墨成主於守而此章言戰蓋以戰爲守則守可固未有不戰而能守者也然一月三捷仍是戍士豫擬之辭非實事

衍義此章與其軍容盛而相期以克敵者如此豈敢定居常說俱言雖車馬之盛然豈敢恃此以定居乎玩注則字欠妥還是車馬之盛足以爲克敵之資則豈敢以定居乎正當乘是車馬敵王所愾庶乎一月

詩經詳說

卷手六

小雅鹿鳴之什

量

三捷也一月三捷只是戰必勝意非一月之閒限定三捷也玩注庶乎二字口氣是心期勉如此從豈敢定居來蓋戍役只是備邊實未必與虜戰也特言此以作三軍之氣乃擬議之辭耳戎車既備承君子之車說下豈敢定居蓋朝廷有宵旰之憂疆場多虞劉之慘豈吾人安居日乎故坐則運籌行則決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與夫講武事不忘武備凡可以制敵者皆是俱在心上說

正解一月三捷亦來則禦之之意勿說到戰不勝無以報天子當云我行不來果何心也而敢畏戰乎

玩注庶乎二字口氣信非實語見不來則已來則一月之中苟三犯邊必三奏捷肅持必死之心以赴關則氣自百倍動出萬全耳庶乎二字要得意中自舊光景還作擬議之辭看為確

講且夫成事非易盡也彼爾然而盛者維何華乎乃常棣之華也彼象路之責者此何車乎乃天子錫命從戎而君子之車也但見戎車旣備而載道四牡業業而壯盛固足以為克敵之資矣則凡我戍士豈敢以宴然定居乎正當乘是車馬敵王所愾庶乎一月之閒三戰三捷而有以制勝焉可耳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雲

鴇彼四牡

四牡騤騤

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

句

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

豈不日戒

玃狁孔棘

句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庇也程子曰腓隨動也

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

以象骨飾弓弣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

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韃矢服也戒警棘急也

毛傳騤騤強也腓辟也 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

所以解紓也魚服魚皮也

鄭箋腓當作庇此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成役之

所庇倚 弣弓反末嚙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

轡紓宜滑也服矢服也 戒警勅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玃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

孔疏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為庇言成役之所庇倚謂依廬也 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弣孫炎曰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弣者弓弣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弣弛之則反曲故曰象弣為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雲

曰所以解紓也紓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為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璣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濕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問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

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莠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莠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朱子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

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轡弭曲禮云右手執籥籥弭頭卽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豎

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託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獫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備禦也小人則腓之以爲進退也

華谷嚴氏曰遣將帥戎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
安成劉氏曰此及上章皆託爲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盛備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爲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

廣源輔氏曰戎車旣爲君子之所依乘又爲小人之所託倚而其行列之整治器械之精好又如此則豈可不日相與警戒乎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見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豈不日戒獫狁孔棘則又見其備豫不虞不以我之強盛而忽彼之可防也

通解此詩作戎役口氣故自謂小人魚皮雖兼言可爲弓靱此重矢服勿混

說約按此章亦必以四句爲截餘紛紛者妄也上四句亦只說得一路故集傳補曰言戎車者云云今人好以實事入講混作車戰諺之又謬矣輯錄謂生民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豎

詩牛羊腓字之謂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如字愛然鄭氏改腓爲莠非訓腓爲莠不當因其改字訛爲字訓也又一說遣將帥及戎役雖同歌同日皆以采薇然此上兩章皆戎役說將帥理當如此戎役豈無車然語意各有所主混說卽非也服叶棘戒字並叶疑不必

副墨方曰三捷而卽曰日戒回勉之以從王之義亦教之以禦戎之略也

存旨孔棘仍是日戒之辭勿止作推原看
衍義此章敘其兵事飭而相戒以備敵如此依者端

居馭下統領雜坐處中軍運決籌策也腓者或進而合其部曲以爲捍衛之資退而堅其營壘以爲歸宿之所也四牡翼翼以車馬言而上卒在其中象弭句以弓矢言而甲兵在其中日戒是戒獵猶備敵意或分部諸將以主待客或分遣卒伍據守險要不使得以搗其虛也孔棘句卽警戒之辭正推其所以日戒之故也 先正有言彼爾二章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虜皆用車戰所以防虜騎之衝實也自晉敗戎於大虜而車戰之法始壞後世遂不復觀矣 正解首四句承上戎車來駕四牡言車駕於馬重在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羣

車之可恃以守上 或隊伍不齊前後左右不飭安知不有乘閒竊發者故又以行列整治爲言 遣戍而兼言君子特因車而及之勿以將卒平說 上章期於克敵此章嚴於備敵皆自效之意也 指南駕四牡而駉駉者卽上章之戎車也蒙上文故直以賦君子二句重車上不必說嚴上下之分亦不可說上下同心只是言戎車有益於敵愾之用也依者端居馭下統領雜坐處中軍運決籌策也腓字只茆覆之義程氏以腓爲隨動之說未妥考易曰腓足腓行則先動足乃舉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此

二句亦須重小人身申請下蓋此詩爲遣戍役作耳四牡句行列整治也象弭句器械精好也聚岡連上戎車看謂行列亦車之所陳者器械亦車之所載者似武泥日戒指兩期之內日日戒嚴也獵猶孔棘卽敵戒之辭

講不但此也駕彼四牡四牡駉駉而壯盛是戎車也上而君子所以爲依凡坐則運算行則決勝於斯也下而小人所以爲腓凡進而部伍賴爲捍衛之資退而營柵藉爲棲宿之地於斯也且四牡翼翼而行列之整治象骨飾弓弭魚皮爲矢服而器械之精好有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四

以爲備敵之具矣然豈不日相敵戒乎誠以獵猶出侵無常其爲難甚急不可或疏備禦之計而有以致謹可耳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 道遠遲遲 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

毛傳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 遲遲長遠也 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鄭箋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

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敘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

孔疏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總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莫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

嚴緝錢氏曰依依柳柔弱之貌李氏曰思語辭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聖

此章又設爲役人豫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子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程子曰春而往冬而還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之切者也

華谷嚴氏曰楊柳依依卽首章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卽首章歲亦莫止首尾申言亦丁宜以安其心也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時十二月也

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旣已述其情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愛上之人不我知矣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人情所患莫切於行役之勞飢渴之害故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者則幾於不得其所而無所告訴今歌詩遣之述其勤苦則人不知其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也三山李氏曰遣之而謂莫知我哀則知之者深矣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聖

安成劉氏曰此章豫道其往返勞苦憂傷之甚又專敘其情以爲終也

說通此章首四句是戍人兩期畢戍之常出車是將帥應變專征之事故此當敘馳驅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也首四句非止是敘光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見心雖樂而景則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處

集解按雨雪霏霏自是豫指來年歲莫然旣言今我來思則順文說去以意會之可矣上玉繁序中又特指出反覺痕迹須知此章豫道之意亦是明說破

定期以安其心

衍義此章總是豫道其歸時勞苦憂傷之情如此往來不平因其來而追言其往也傷悲承上數句言遇雪行遲而又飢渴故有悲心莫知我哀就君上言蓋勞瘁之情既不得親接於目則亦未必能知之也知之謂其旋歸之時復有如是之勞苦也 李石麓云吾君但知次戍之已遣以爲畢戍者方可樂也但言代者之已至以爲得代者可以慶也豈知旋歸之時而勞苦復如是也

講由是而戍畢也何如昔我往矣所見者楊柳之依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罍

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所遭者雨雪之霏霏則來年得歸之時十二月也且行道遲遲而路之長遠載渴載飢而身之勞苦我心是以自顧而傷悲曾莫有人焉知我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吁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知矣此所以感人情以盡義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小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林杜以勤歸也

鄭箋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林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林杜以休息之

孔疏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獯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捍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林杜以勤戍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 言命將帥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爲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召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也命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罍

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其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恤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爲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爲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總序往反六章皆爲遣戍役也以主遣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入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出車以勞還林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

其功勞勤者陳其勞苦但變文耳還與歸一也還謂
自役而反歸據嚮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
云勞還帥扶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
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並言出車扶杜者以三篇同
是一事其相首尾故因其進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
朱子曰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按序謂還成役朱子用之無改但不當指定文王爲
西伯時言

正解通詩六章皆是豫道之辭蓋作於方遣之時也
前五章詳序其出成之事而諷以義末章豫道其歸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吳

時之事而悉以情雙提徽猷之故乃一篇之主下面
靡使歸聘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此說
首三章敘其始出時事雖兼私情但詩意於義上較
重四五章敘其在疆圉事專言公義末章來歸時事
專言私情總是王者代爲言之而其體恤私情處正
是激發忠義處篇中有述其事者有述其言者有
述其情者隨文認意可也
指南首章本其以王事而出成二三章述其忘家忘
身之情四五章表其克敵徬敵之忠末章豫道其歸
時之感此皆王者體其情而代言之也

詩經詳說卷三十六終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吳

詩經詳說卷三十七

牟陽再觀編輯

鹿鳴之什

我出我車

句于彼牧矣

牧韻

自天子所

句謂我來矣

來韻

召彼僕夫

句謂之載矣

載韻

王事多難

句維其棘矣

棘韻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

毛傳出車就馬於牧地 僕夫御夫也

鄭箋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

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 自從

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將使爲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一

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 棘急也王

命召己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

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

孔疏此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

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

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仍有

在廐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聚牛馬遊牝於牧

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廐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

即以在廐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尙

強在廐不必征馬故不用焉 周禮戎僕掌御戎車

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貳車從車注云

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

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謂之載矣言裝載物是從

車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

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

章僕夫况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

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

卽兼官其長者爲戎僕小者爲御夫矣

按鄭分兩我字上指殷王下指將率說不去且不當

指殷王 出車就牧殊覺饒舌牧言其地不必認作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二

馬

大全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注邑國都也

界各十里而異其名

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

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

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

緩矣率音

歐陽氏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於郊則稱天子

之命使我來將此取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

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

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

華谷嚴氏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教以慰勞之也

慶源輔氏曰前四句則所以承平上者嚴且重矣後四句則所以飭乎下者厲且敏矣

通解注中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自天子所二句只一句意重天子之命上下章所謂任大責重是也載字與六月載是常服載字同多難在獾狘上說六帖左傳某人御某某爲右可見古之御者是偏副之任非卒伍輩也觀次章僕夫况瘁意亦見矣說約按此章亦似可作大將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

詩經詳說

卷三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三

且敘且述又一體也且一篇中或爲詩人之辭或爲大將之辭或爲室家之辭錯舉成文尤與上篇迥別自天子所謂我來謂字當移在自天子自字之上即注中語其人語字也謂之載謂字即注中使之載使字末二句卻是大將語纂序按麟士謂字移自天子上是合下謂載同作大將謂細思文義終不順蓋此章每四句一截每截前兩句敘後兩句皆大將語觀注語其人曰戒之曰兩日字可見上謂字乃即注中命字非語字云自天子所命我來是天子謂也注中語字乃對戒字

集解按召彼僕夫四句皆是棘意可想見其奔走犯難君言不宿之情

衍義四句分上言承命之重下言趨事之敏上下相承看自天子所二句王事多難二句乃將帥之言注語其人即所統軍旅之人非泛語國人也召僕夫二句又承上來所謂君言不宿於家王事不留於境也棘是不疾不徐盡舍而止非倍道兼行之謂我字乃詩人敘事之辭

正解闕以外將軍制之故曰我出我車將受命於君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要須看三箇我字見其責任

詩經詳說

卷三七

小雅鹿鳴之什

四

皆在我也天子二字足見面投方略有制勝千里之意與專征擅命者不同載不止載車凡弓矢甲兵皆載之也

指南首二句只敘治師之事自天子所一句是表其承命之重見不可不謹意非重師出有名也亦勿作出師之由看多難只在獾狘說亦只是秋高馬肥易於南牧意與內侵迫近京邑者不同維其棘即我是用急也

按此章三我字不同致口氣易混首二句下章亦有不得不作泛言謂我來不得不指大將是詩人述大

五

大全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七旂以象鷄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健 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鵠如鵠首鷄尾鷄火是也

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

大全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

輯錄龍旂九旒雉七旒虎六旒龜蛇四旒

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七

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朱子曰胡不猶言還不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

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爲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殆同兒戲耳烏能有所爲哉

龜山謝氏曰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爲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爲僕夫

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於用兵也

華谷嚴氏曰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說約按詩緝李氏本云郊牧義同而集傳前軍云云看因下設旆句看出也且詩必四句一截則此自言在郊事詩意於建彼旆矣說住後四句又是合旆旆爲言以喚起當時之戒懼意注中豈不字但字呼應甚明通解亦謂旆旆截者大謬每見世人爲說此旆矣四句文者紛然卻將胡不旆旆語氣說住雖余少作亦墮此矣極可笑也 況茲也則況瘁疑當作爲此而瘁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八

副墨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爲後軍則所見只是設旆建旆而旆已在彼牧故緊頂曰彼旆旆斯蓋又兼前後軍言之也 憂心悄悄是有嚴有翼臨事而懼之意僕夫況瘁猶言主憂臣懼也重在將帥有以感之

衍義六句分上是師出而軍容之盛下是戒懼以感乎下也設旆四句先以旆提在設旆頭上蓋旆統前軍旆設在牧矣而旆統後軍故此至郊只曰設旆旆旆皆旆也旆是注於旗干之首旆旆皆有者旆建於車前畫以鳥隼取象鷄火示勇健也所謂前朱雀而

彼牧所建以統前軍之旗與今郊所建以統後軍之旗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乎但任大責重大將方憂之於心爲之悄悄然而僕夫亦體其心爲之恐懼而懔懔也蓋方出師而戒懼之嚴如此

王命南仲句往城千方方句出車彭彭彭句旂旐央央央句
天子命我我句城彼朔方方句赫赫南仲仲句玁狁于襄襄句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

之地彭彭眾盛貌交龍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中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上

之義同言勝之也

毛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

中央鮮明也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

鄭箋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於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

自此出征也

孔疏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卽朔方也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

之唯有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按毛謂南仲文王之屬未確毛鄭泛言朔方而朱子以爲靈夏之州蓋因後世以朔方爲名而爲玁狁所居之地也城高而壘卑鄭謂城爲築軍壘或實爲城亦未可知

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眾於是車馬眾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燄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上

而所尙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程子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城朔方之功也慶源輔氏曰言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眾而三軍之眾亦方知其所以出師之意在於城朔方以拒玁狁矣理直義明故車馬爲之壯盛旗幟爲之鮮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隨之顯赫雖未臨乎朔方而逆知玁狁之難於是而可除矣有前章之戒懼然後有此章之奮揚所謂靜翁而動闢自然之理也

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說約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二句自作大將語氣前後六句皆敘事也不可依東萊說以車馬旌旗倒插於下彼是反裝語耳兩城字俱說據城以保障如言堅壁清野使犬戎無所乘其虛意非築城城字一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方郡靈州城在衛城南夏州城在衛城東

詩記朔方即今寧夏衛在固原西南五百餘里其東北爲北狄西南爲西戎城朔方所以斷戎狄來往之路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副墨此章奮揚意跟上戒懼來其實戒懼奮揚非兩時也蓋憂危足感僕夫而威靈遂已攝萬眾矣

詩說城彼朔方大意自重設險守國然言外亦有恪稟王命勿生事以開邊之意

衍義此章已至朔方時事六句分上敘受命備邊之事下言成靖邊之功首二句是敘其始出征之時王命之如此向未有令眾之意至天子命我二句方是傳命以令軍眾也城朔方只是守備意乃城守之城非築城之城也蓋朔方之城正夷狄之界限於此而城守之峻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也赫赫訓威名

光顯如後世名聞四夷之謂此二句兼威望守備說于襄作已成功看要得不假攻戰而屈敵人之心奪敵人之氣意

正解出車二句是飭具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威靈氣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眾重作士氣上恐號令不嚴人心不肅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於城朔方也固當恪守廟謨務設險以守固天子之命而止於城朔方也尤當稟承王略勿生事以開邊奉命城方將士非不知之而復申之者大將專閫自當有一番振刷耳激勵人心振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十四

揚軍勢全在於此自古閭將生事四彝勞費中國者皆起於貪功之心也貪心一動利於戰而不利於守遂有違天子之命而興兵縱殺以毒民者南仲以守備爲上如驅逐犬羊然使不爲中國害則已矣曾有一毫貪功之心乎以全取勝大功自成可謂老成練達得將之體矣朔方之城其所賴於南仲者豈淺哉赫赫南仲句亦非呼過之語要玩赫赫於此于襄於彼正見其威靈處

按城字如張仁愿受降城之城以此說亦無妨蓋既有戍卒自有保障之所麟士作城守看不知何人築

城在先而待我今日守之也此其說求高意在不勞人反覺拘礙意重戍守即築亦須用守活看爲是講方大將統此前後軍而至其地也懼而謀謀而成爲何如乎王命我南仲往而城守於朔方以其爲獫狁出侵之地也但見出車則彭彭而眾盛旂旐則央央而鮮明奮揚之勢已著矣我南仲傳天子之命以令軍眾曰今日者天子命我城守彼朔方其能城天子爲功不能城天子爲罪吾與爾士其知所效力乎於是赫赫然之南仲威望足以服人防備兼之有道獫狁之難於以除矣所謂上副王命而下釋己憂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五

哉

昔我往矣

黍稷方華

華句

今我來思

句

雨雪載塗

塗句

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

居句

豈不懷歸

句

畏此簡書

書句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

毛傳塗凍釋也

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

告則奔命救之

鄭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閒未有休息

孔疏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

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

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

於彼其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

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按鄭以黍稷方華爲出壘征伐雨雪載塗爲出征歸

壘不合情事且出壘歸壘月日俱出臆度

問二說朱子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

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

謂之鄰國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六

嚴維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通解卽出時所受伐獫狁之簡書

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

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還戍時也

此詩之所謂往還戍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

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述其往來時久啓處不遑之情且

曰當此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不敢耳此尤可

見其體悉之詳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

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黍稷方華季夏時也雨雪載塗春凍始釋時也獵狁在北昆夷在西是謂多難故下章序伐西戎之功

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獵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啓處也

華谷嚴氏曰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也

按胡劉嚴三說俱用鄭說與朱傳不合而大全錄之失於疏略

詩經詳說

卷三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七

存旨昔我四句重在出之久上非歎其勞也王事四句又推原所以久出之故

集解昔我四句前章起下傷悲故所重在勞此章起下懷歸故所重在久

衍義四句分上敘其出師之久下原其承命之重往來俱在道時要知亦是兩期懷歸泛言不必入室家簡書當依策命爲是卽初出師所受者如上謂我來城朔方等是也只就獵狁說不可就鄰國有急說天子安有鄰國注只援左傳解之耳此及末章俱是旋歸時事但此是纔歸末章則垂到之際耳或謂此是

既卻獵狁而歸至於中途又承西戎簡書而伐之失詩人之旨矣

正解朔方一日未清則簡書一日未副安得不畏昔我往矣奉此簡書往也睹黍稷方華之景皆是畏途今我來思副此簡書也卽履雨雪載塗之艱稍釋其念此及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自見言表蓋觀於方華載塗而道塗之風物可想觀於嚶嚶起超而閨闔之憂思可想觀於春日遲遲而斧鉞之精采亦可想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羌

詩經詳說

卷三七

小雅鹿鳴之什

六

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不見經則所謂簡書者乃城朔方之簡書也所謂薄伐西戎亦王者代爲室家料想之辭耳

按此章是歸而在道時光景上四句言景下四句言情在外所以如是久者以王事云云不得已耳此不遑啓居是說在外勞苦無有暇逸非謂在家畏簡書只承獵狁爲是下文西戎原是虛擬不得以鄭箋攬入此中黍稷亦有華盛字覺渾塗作泥塗以凍釋爲說亦本毛鄭然塗與途可通用

諸獵狁既襄遂班師而歸將帥乃在道而有感曰昔

我往矣所見者黍稷之方華乃往歲季夏之時也今
我來思所遇者雨雪之載塗乃今歲孟春之候也在
外亦云久矣所以然者以獵狁內侵而王事之多難
故寒暑載離一啓處有不遑也人情勞則思逸久則
思歸當時豈無懷歸之念乎特以臨軒策遣當承簡
書之重守備邊患是以畏此簡書而不敢歸耳今何
幸多難既夷簡書無負而得由此道以言旋也哉

憂草蟲句 趨趨草蟲句 未見君子句 憂心忡忡句
既見君子句 我心則降句 赫赫南仲句 薄伐西戎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九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
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
仲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卻獵狁而還
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按此章毛無說鄭以阜蟲從草蟲喻西方諸侯喜南
仲之至又以君子卽指南仲其說大異

慶源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爲將帥之言唯
我心則降一句則又是設爲將帥室家之言雖室家
之人皆似爲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
而無戰可知也

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述南仲北伐既還又成西伐
之功久出而未得歸以見室家此亦述其室家之情
以勞之也

通解末二句乃王者想像出一時婦人思念之情直
說其又伐西戎而未歸耳注中既卻獵狁二句朱子
見通篇皆爲獵狁而發至此語室家之思乃及西戎
故云云豈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與者不敢質言之謂
此乃朱子解詩疑意非室家口氣

六帖南仲既爲大將則宜兼靖二陲而室家憂其不
至展轉猜度便疑移師西指此二義者自不相妨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十

作實有是事便是癡人說夢也

說約按此篇勞還率本作每年例用之辭然中有南
仲字樣則必當時自爲勞南仲作後始例用耳伐西
戎亦何必非實事先後時勢固不同也文字看煞則
作虛擬亦煞看活則作實事亦活又不一拘 此章
亦在四句截上四句言當此時而未見故心憂也下
四句言必既見乃快而又往伐西戎也會得此理千
變萬化不離範圍須有解者 纂序畢竟作虛擬是
若作實事於上下章文意難通亦與兩期之法不合
況上章雨雪載塗是正月末二月初下章春日遲遲

是二月末三月初一西一北道里頗遠焉有仲春方往征之而季春遂克捷而歸之理且末章亦竟以歸而獵狁夷收也麟士說亦為說詩者解縛之意下章鄭注不可泥也

衍義此章通是王者代為將帥室家之言首二句言昆蟲變化是暮春之景正兩期告終行者可以至家之時全詩俱言獵狁而此突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摹寫處見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獵狁則淡然無味矣

正解約略草蟲阜蠡與春日遲遲作一時看見得室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家之思如此而凱旋之樂如彼更覺情景相關須知上章言往來之情補於簡書將帥語意與戍人迥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此方言室家思維揣度而下言南仲忽歸乍然相接猶疑是夢此等情致真是辭家鼻祖

按此章作室家思念方與周南相合然將帥非一人各有室家若專指南仲之妻反礙不如渾說末二句要說出不得見之故作虛擬為是朔方靈夏之地自豐鎬視之亦是西方或變文叶韻不必別有西戎

也末當微云所以不得見者以南仲伐西戎故耳請當夫將帥之歸未至而室家思之曰自君子之出也草蟲尚未有聲今則嚶嚶然而鳴阜蠡尚未有形今則超超然而躍正仲春之候而戍畢至家之日也於此而未見君子憂心為之忡忡焉必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庶乎其降而何以不可得見意者西戎竊發赫赫南仲其薄伐而未還歟不然何以當歸而不至也

春日遲遲通韻卉木萋萋通韻倉庚啾啾通韻采芣采芣通韻執訊執訊通韻薄言還歸通韻赫赫南仲通韻獵狁于夷通韻

詩經詳說

卷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夷韻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啾啾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眾也夷平也

毛傳卉草也訊辭也夷平也

鄭箋訊言醜眾也伐西戎以東釋時反朔方之壘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者當獻之也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以伐西戎獨言平獵狁者獵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孔疏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

之爲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
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
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
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
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繁事也并以四者記時
是戍役善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又云
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
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七月之篇
言春日者檢上下爲三月采繁爲蠶生所用則此時
物及事皆三月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五

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
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
西戎獨言平獵猶者獵猶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華谷嚴氏曰獨言獵猶者舉出師所主也

安成劉氏曰南仲始受命出師蓋以獵猶之難也此
章述其凱還而以平獵猶爲言所以美其事之終而
功之大此則述其歸日之歡情以勞之也

六帖大抵古人文章有二體春秋之文核實之體也
故每據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也雖虛美隱惡而
不嫌於過如此詩雖未嘗與虞交鋒未嘗修一人節

言執訊獲醜亦非所以爲過辭也此等處要當活看
獵猶于襲自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獵猶于夷自
凱旋之後言其功在天下說約按此說固妙然如
麟士上章之云則南仲最初一出或真有執訊獲醜
之事亦未可知也自謂又一轉解觀注於此之時
四字此章四句一截之理更明通解云首六句美其
歸此之樂誤矣

集解按春日四句點綴歸時景色亦見與邊塵之慘
目塞草之寒心迥然不同于夷所謂南人自是不
復反也有數世平定意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五

衍義六句分上記其班師之樂下表其成功之大訊
醜只主獵猶說或泥三章之于襲以爲無訊可執無
醜可獲不知此只道其凱還之事如此猶言得勝而
歸也

正解不重時之可樂至執訊二句方見可樂也時說
卉木之茂禽鳥之鳴總是春日中光景而采繁之盛
又乘春而有事者當以春日作主見春和景明宇宙
雍熙皆南仲所造也然此數句原只還他四項平敘
可也

按伐西戎終是疑事朱子存鄭說未可執定此章

連上作室家喜慰之辭似有味舊無此說

講及大將歸而至也彼春日遲遲而暄妍卉木萋華而榮茂倉庚啾啾而和鳴采芣祁祁而取盛實景物之美也於斯之時執彼渠魁獲彼醜眾薄言旋歸何樂如之哉赫赫之南仲自今以後獵狁于夷一方城守四國安寧功偉矣哉何能無以勞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序大要在歸功將帥

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獵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略地屠城與尸蹠血之事也

小序出車勞還率也

鄭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孔疏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芣

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二章三疊別行每行

將帥同發也三疊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采芣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

朱子曰同上詩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按文王之事詩具載無命將伐獵狁之事而亦無南仲其人著名於周召之列者必非文王詩也

疏義一章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勞之二章述其往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三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四章述其來歸之時道途感慨之情以勞之五章述其未至之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六章述其今日凱旋之功以勞之

正解通詩六章總重美其成功上首三章是出戍時事述其出師之事而歸其功後三章是畢戍時事敘其班師之感而慶其功以獵狁于夷作主而憂心悄悄二句又其本領即奮揚顯赫皆這點憂心所激而畏此簡書正是說此悄悄之憂慮也析言之首章是出師時而受命戒眾二章是出師時而臨事戒懼三

章是行師時而威武奮揚四章是班師時而感慨人役五章是班師未至而動室家之恩六章是班師已歸而迷凱旋之樂要重歸功將帥慰勞意章章有之按序只言勞還帥甚簡當故朱子用之前三章言出後三章言歸首章前軍出次章全軍皆出三章至所征之地慨然于襄便是成功可結出軍之案四章言歸在途五章言未至而室家思念末章言其歸而慶成功也于夷與于襄應于襄結出征之案于夷結奏凱之案鄭箋多生枝葉而於第四章尤牽強說不去四章已言歸來而卻云豈不懷歸易混蓋上四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七

見歸來之遲而因追言前此豈不思歸以畏簡書故不得歸而今幸得歸也途中追念婉而有味此詩勞還率故後三章以還師言居全詩之半四章寫將率歸途思家之情五章六章並寫室家思念之情作餘波正是體貼人情以致慰勞之意五章言不得見而憂六章言及見而樂以五章引起六章自是一意朱傳於五章云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於六章引歐說述其歸時云云以至豈不樂哉分明是以憂樂相形以了室家思念一段話不然將謂誰樂耶上謂室家憂而下謂將帥樂話意不合且

上文室家思念至薄伐句無收煞處予謂二章俱作室家思念未見而憂既見而樂與朱傳甚貼合時講以末章泛作全詩結語亦說得通予反覆玩經文體朱傳於時講不能愜然室家思念概言大將偏裨之家室便覺大雅若指定南仲之妻未免拘礙朱傳此南仲何在語氣已轉而時講有謂今我君子南仲硬將南仲之妻扮出一腳色豈不可笑況詩中思婦不一無直指其夫之名者而南仲妻何得即云赫赫南仲耶詩人擬室家思念之情而猶夾以詩人語氣非必以室家之語一氣貫到底也因爲說以通之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天

室家感時物而思念云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其思念之情如此而此時南仲薄伐西戎未歸故無以慰室家之望今值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啁啾采芣苢之時乃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而此赫赫南仲伐獫狁而夷之成功而歸室家相見豈不樂哉如此說可與朱傳相發明前講仍用舊說以便時用存此於末質之高明上章云伐西戎下章云獫狁夷自是一事書禹貢云西戎卽敘西戎是見成字詩取韻用戎字帶出西字其實獫狁在周京西北謂之西戎亦無不可其以

爲實事者固有礙卽作虛擬亦覺添設

有杜之杜

句

有曉其實

實句

王事靡盬

句

繼嗣我日

日句

日月陽止

句

女心傷止

句

征夫遑止

句

遑韻

賦也曉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

毛傳曉實貌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

其天性

鄭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

勞苦無休息 十月爲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

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尙

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五

以初時云歲亦莫止

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

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曉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

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於十月可

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

爲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慶源輔氏曰日月陽止亦謂來年十月將歸時也述

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而必曰王事靡盬焉則

雖其室家亦知義也
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遺戍之

際豫言歲亦陽止以爲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

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通解注中歸字卽程子至過十一月而歸歸字非到

家之謂

纂序四句截上四句當是感於時而憫其勞下三句

當是感於時而望其暇日月陽止句卽杜杜二句女

心傷止卽靡盬二句語氣是覆提注下轉出末句意

下三章俱同

集解按十月戍畢後不通啓行旋歸至到家則尙在

來年仲春時也集注云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似誤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五

女心亦室家自稱注而曰二字乃心口自念之辭

時講於此處忽插詩人語殊失注意

衍義方山依舊說云各上四句是詩人述室家之辭

下三句是詩人衍室家之辭嶧山傲弦依正義說云

此下三句亦是室家自衍其辭而冀其君子之將歸

耳其曰女心云者乃室家自稱是作詩者字法也不

必泥此爲詩人衍之也繼嗣我日指往役至今言之

正解此章念其當暇是方畢戍時尙未至於春也上

四句感時而憫其勞下因時而冀其暇杜雖感時

變而取義於杜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意

有皖其實在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戌畢當在此時也
王事就獵猶侵陵說嗣我日指往役以至今言陽止
卽林杜皖實之候傷止爲其當歸而未歸也違止言
此時縱未卽歸難道還不得暇不成

按通節作室家思念之辭固然女心傷止一句畢竟
不像女自言此詩體是敘述中帶議論如此甚多隨
文活看爲是 可以歸而猶不至只是家人切望之
意何必拘定其期期不至便不望其歸耶 繼嗣我
日我字代征夫言

講夫君子之於役也未歸則思當歸則望此情之難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至

已也今何時哉彼特生之杜有皖然其實則秋冬之
交矣我征夫乃以王事靡盬服勞於外繼嗣我日曾
無休息之期焉然十月戌畢古有常期今杜有實
而日月陽止故女心有感而傷止念之曰征夫亦可
以違止曷爲而歸期尚未定也哉

有杜之杜

其葉萋萋

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

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

歸韻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毛傳室家踰時則思

鄭箋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孔疏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
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
則思也

藍田呂氏曰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
也

安成劉氏曰戌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杜
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

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
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通解此正戌畢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也程子謂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至

又明年仲春者是

正解此章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尚未過期也上
四句感時而憂其不歸下因時而念其當歸杜杜皖
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畢戌之時其葉萋萋則實
落而又生葉爲今年二月春暮之候至家之日矣

卉木萋止卽上萋萋時也此二句承上文而行其辭
與陽止二句例看征夫歸止乃至家之候故望其當
歸歸字重可以歸而不歸故悲止戎務一閒便望征
車旋返室家迫切之情自應爾爾

按程子所云兩期方還固是有據竊謂豈無一年計

代者春而往夏而代冬而後畢明春而歸於事理似亦無不可詩中初無兩期之意程說可不深泥如此詩上言遄冬之畢役此言歸春當歸家也何必拘兩期爲說又或意外蒙恩春往而冬歸者亦有之而謂冬不當望其歸即不得歸而家人何必無此望耶講彼有林之杜有實者而其葉復萋萋然則又春將暮之候矣我征夫以王事靡盬久役於外我心不免於傷悲焉然暮春至家古有定制今杜杜有葉而卉木萋止故女心感而傷止念我征夫亦可以歸止曷爲而不至也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三

陟彼北山

句

言采其杞

杞句

王事靡盬

句

憂我父母

句

母韻

檀車輶

輶句

四牡瘠瘠

瘠句

征夫不遠

遠句

遠韻

賦也檀木堅宜爲車輶輶敝貌瘠瘠罷貌

毛傳檀車役車也輶輶敝貌瘠瘠罷貌

鄭箋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

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

孔疏此成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爲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輶是檀可爲車之輪輶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

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按孔疏憂我父母謂夫爲父母大怪

疏義杞莖幹三五尺作叢春可作藥茹漸苦

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誥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陸源輔氏曰雖託於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然又念

其以王事誥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

三山李氏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鴛

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然鴛羽下之人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四

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華陽范氏曰車輶輶馬瘠瘠若見其將至矣

安成劉氏曰杞可采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已暮而

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說通詩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

情中之篤摯處以慰勞之三四章皆將歸而望望極

而旋疑忽信之辭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閒事也

集解按陟山固是望君子然只重杞可食則春已暮

意檀車三句皆是料想憶度語

衍義此章采杞以食是春暮三月之時則歸期已過

一月矣車徹馬罷自其出戍至今兩期之久而知之是以理度其當如此也不違者亦料想之辭於車徹馬罷上見之蓋時久則物壞壞則常息故知其不遠也非是車徹馬罷無可制敵不得不歸之意

正解期已過故以車馬還度之也上四句是過期而詒親之憂下是以物理而料其當至采杞以食是暮春三月之時則歸期已過一月矣嚴緝杞之可食者惟枸杞注託以望其君子託字不宜說出父母征夫之父母也憂我父母不以缺養言即嗟予子嗟予季之意憂及征夫之父母是其憂又有進焉不但女心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三

傷悲而已

按講家謂車徹馬罷以兩期之久知之此是用程子說若論車馬遠出一年之中豈不罷徹活看爲是講陟彼北山以望征夫之歸但見杞生可食而言采其杞則春已暮矣我征夫乃以王事靡盬久役於外並以憂詒我父母焉然歸期已過無有久而不至之理想其權車之堅今幃幃而徹矣四牡之壯今瘡瘡而罷矣則征夫之歸其在旦夕閒矣夫豈遠哉

匪載匪來句憂心孔疚句期逝不至句而多爲恤句小箴偕止句會言近止句征夫還止句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

毛傳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

鄭箋匪非疾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我念之憂心甚病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

孔疏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即與土冠禮筮曰土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三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而多爲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六帖而多爲恤大全以爲疾病飢渴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但並此數語亦不說出卻有無數懷傷耳

羅氏曰灼龜曰卜揲蓍曰筮繇蓍龜之辭也

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何如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慶源輔氏曰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焉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集解偕作亦其情緒倉皇萬不得已處會言近止則又天從人願之喜矣故以征夫邇止決之

衍義此章承上三章言歸期已過而以卜筮終之也逝往也謂過也多恤兼疾病飢渴死傷說此四句是承上起下意輕看重在卜筮上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且卜且筮相襲俱作見思之甚而無所不爲之意繇辭也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五

謂之繇合言於繇合其卜筮之辭也而皆曰近矣則辭之同也此詩見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帥出可與危師入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民也正解上四句是期過而切於憂下是因稽神而決其至匪載匪來指陽止後憂憂時言期逝不至就陟山采芑時言征夫邇止如卽刻到家之謂總見近謀乃心或蔽私臆遠度諸物猶出想像總不如神謀之爲決也先輩陶文亦云向謂歸止者以卉木而推之天時臆度之私也其不可必固矣向謂不遠者以車馬而喻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

之協吉如此吾知從王事以有終而我征事至之期將在於旦暮之頃矣不然則鬼神將不可信耶卽此意

指南此章范氏所謂以卜筮終之言之切而無所不爲也雖首二句似承首二章而言期逝二句似承第三章而言須重在過期上期逝不至卽過也多恤蓋因過期不歸此心惶惑疑有別項事卽大全疾病飢渴死喪之說

講夫征夫當至家之期而匪裝載匪來歸固已使我憂之於心爲之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意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五

外之患百端交集其使我多爲憂恤又當何如哉於是灼龜以卜揲蓍以筮相襲偕作其卜之兆辭筮之占辭所謂繇也合言於繇皆曰近止然則征夫其必邇止而在所卽至矣豈復久處於外哉噫王者勞之曲盡其情如此

秋杜四章章七句

安成劉氏曰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爲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概與四牡采芣出車同本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小序秋杜勞還役也

鄭箋役戍役也

正解通詩四章皆是王者體戍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以章內傷悲憂恤字為主首章感時物之變而以畢戍之期望之也二章感時物之變而以至家之期望之也三章過期而憂其不歸必卽物以度其將歸也四章言過期而切於憂必精神而決其將至也只疊疊說下去一章緊一章總見其思之切耳此詩勞戍役所重在情故事言室家皆是追述語按是詩一曰征夫遄止一曰征夫不遄一曰征夫遄止未嘗有征夫不復之虞正見其師之完也亦見太平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堯

世故有此詩也唐人詩云一將成功萬骨枯可謂傷心而亂世景象昭然矣秋杜之詩豈其然乎

指南楊用修古音略例曰此詩四章章七句首章尾三句陽陽遄爲韻次章憂悲歸爲韻三章輶瘡遠爲韻末章儲近邇爲韻又皆三句比諸詩例既異而體裁亦奇矣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眾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眾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

其功秋杜勞眾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三山李氏曰其遣也則豫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反終始之情則一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出車秋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鴇羽是也

鹿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堯

勞帥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有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

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秋杜也范氏之說兼論出車秋杜二詩也

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自喻者矣先王之於戍役

敘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是之謂乎

按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相連舊說以爲遣戍役勞還率勞還役朱子因之然勞還率中明提出南仲則遣詩何不及之若必云三詩相合爲用則遣亦當是南仲而還役亦即是南仲所統之卒不知果是如是否南仲不見他書不知的是何時詩中明提天子命我而舊說屬之文王之詩文王無稱天子之理殷既滅後不宜追稱紂爲天子隆重其辭云云謂詩是周公所作而周公時亦不聞有命將伐獫狁之事終是疑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里

案或謂此是遣戍乃防邊之常事周公借以作此三詩歌之以激勵人心非真有征伐大舉宜於出師時作諸誓成功後書國史也備考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辭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慶源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至詩六篇相次也

通解按古樂南陔合吹黃鐘大呂二宮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按鹿鳴至杕杜九篇而以南陔足什之數至詩無辭亦覺可疑

詩經詳說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里

詩經詳說卷三十七終

詩經詳說卷三十八

牟陽再觀祖廟撰

白華之什三之三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一

後笙入堂下啓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瑟曰琴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等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皮鼗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廬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於磬南

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爲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

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

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南陔六詩當時原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辭也吾甚笑宋哲補亡之無謂

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鼗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辭也

通解古樂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儀禮笙入三終之後開歌三終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二

說約按儀禮鄉飲酒禮注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賈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有因按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按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足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按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燕禮注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賈疏云按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

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二者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既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上文之大也後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下文之節也然自南陔以下不接皇皇者華雖輔注謂欲令笙詩相次但常棣以下六詩閒於其中頗爲失倫又不知所考云

小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朱子曰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三

按歌詩而閒以笙若笙復有詩則不合閒歌之義以是知笙詩無文爲確也然笙詩六名當是六調猶今之彈琴吹簫各有其調而笙之六調非復故各有其名至於命名之改則不知所由來亦猶今曲牌名莫可解耳

小序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朱子曰同上此序尤無理

小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

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疏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陸氏釋文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四

朱子曰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魚麗于罍

罍句 鱣魚句

君子有酒

酒韻 旨且多句

興也麗歷也罍以曲薄爲筍而承梁之空者也鱣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鱣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

毛傳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筍也鱣揚也鱣也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

入山林射祭獸然後殺麋祭魚然後魚鷹隼擊然後
罽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廢不
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嘗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
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鄭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孔疏釋訓云凡曲者爲罽是罽曲梁也釋器曰罽婦
之笱謂之罽是罽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
罽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爲罽也釋器注孫炎曰
罽曲梁其功易故謂之罽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薄
爲魚笱其功易故號之罽婦笱耳非罽婦所作也罽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五

揚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璣疏云鱸一名黃頰魚
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
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鱸鮓釋魚
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璣注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
沙故曰吹沙此罽婦笱而得鱸鮓之大魚是衆多也
魚所以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
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尙衆多况其著者
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
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
云物其多矣二章言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

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
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
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按旨且多爲句難分多爲魚孔附鄭說非也

大全埤雅曰鱸今黃鱸魚也性浮而善飛躍故名曰

揚也燕頭魚身頰骨正黃一名黃楊

漢氏曰鱸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爲刀

劍鞘吹沙小魚耳

疏義揚字本作鱸以其輕揚善飛故曰揚

說約按釋文草木疏云鱸今江東呼黃鱸魚尾微黃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六

大者長尺七八寸許然名物疏止云長七八寸許似
別據善本爾雅又云鱸體圓有點文廣志又云吹沙
魚大如指雅翼云大者不過二斤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

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朱子曰古人以魚爲重故魚鼈南有嘉魚皆特舉以

歌之

漢氏曰言酒則殺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

安成劉氏曰此詩後三章所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

卽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旨且有者也乃樂工極道

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 若作賦體則詩中所言魚亦是當時所薦之羞也 按此作賦體似優

疏義此不主言魚借以爲起語耳

說約君子有酒宜只說酒但照後三章多旨有俱頂針上文兼徵言之亦無妨然詩義之妙正在離合有無間何必拘拘爾耶 纂古義桑何反歌韻 纂序按後三章三物字即前三章多旨有不得然認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說作酒如語云酒席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物俱該耳 集解按上王說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七

固妙但此處只言君子酒旨且多則但宜照本文說去亦不必先爲後三章地步蓋酒既旨多而餘物之盛可知此意亦言外見得也故後三章遂推言之衍義與意以歸遠起旨多取二者之兼備也下二章同君子有酒猶今人所云設燕也言酒則穀隨之矣故注云所薦之羞下文物字可見旨如有鉅其香有椒其馨是也多是諸物畢陳庶羞咸集清酒百盞登核維旅是也下有字總是無物不有也 正解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也 褒味不可以燕賓也貴乎自然簡擇之至取數無幾而今則且多矣不

腆不可以燕賓也貴乎多然取類之博不無充數而今則且旨矣常品不可以燕賓也貴乎自然適口之珍不能相繼而今則且有矣旨者芬芳多者備味有者不窮總是優之之意

按魚亦燕賓所用似不必作與上句見有魚下句見有酒後以物字兼言似無不可 鬻酒亦似不必吐偶然音相近耳

講燕饗之設固厚以其意亦隆以其物禮乃盡耳彼鬻所以取魚也茲麗于鬻中之魚既有鱸又有鯪焉魚固有兼備之味矣况酒以燕賓也今君子所有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八

酒既已旨又且多焉物則有兼備之品矣其優賓亦何勸哉

魚麗于鬻

句 魴鱸

句 君子有酒

句 多旨

句 旨韻

興也魴鱸也又曰魴也

毛傳魴鱸也

孔疏釋魚云魴鮓舍人曰魴名魴郭璞云魴鮓偏檢諸本或作魴魴或作魴魴若作魴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魴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魴魴者定本魴魴魴與魴音同

新安胡氏曰嚴氏云毛郭皆以魴爲魴本草云今黑

鯉魚道家以爲厭者也 埤雅曰今玄鰓也諸魚中
唯此魚膽甘可食其首戴星夜則北嚮此詩謂魚之
美不若魴魴魴之美不若鯉鯉故其序如此
說約按毛詩鯉魴也本本草集傳又曰魴則舍人釋
也魴今之鯉魚非一物 又云諸魚中唯鯉魚膽甘
可食有舌此未驗也鯉既味甘無毒至其膽亦甘可
食則其美可知

請魚之麗于鰓也既有魴又有鯉焉况君子之有酒
以燕賓也既已多又且旨焉其兼備亦何盛哉

魚麗于鰓

君子有酒

旨且有

有頌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九

與也鯉魴也有猶多也

毛傳鯉魴也

孔疏釋魚有鯉魴郭璞曰鯉今鯉額白魚也魴別名
鯉孫炎以爲鯉魴一魚鯉魴一魚郭璞以爲鯉魴鯉

魴四者各爲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本草注曰大白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卽鯉魚也鯉

音題

埤雅曰鯉魚黃魴魚青鯉魚玄鯉魚白鯉魚赤則五

色之魚皆備

說約按鯉魴本毛傳然爾雅作二魚魴亦下味華

谷云只當言鯉似魴是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

尾無大小並三十六有古義與上章俱紙韻

按鯉是黑魚俗云火頭鯉是魴魚皆非美味而形之

歌詠恐是誤認非黑魚魴魚也

請魚之麗于鰓也既有鯉又有鯉焉况君子之有酒

以燕賓也既已旨又且有焉何兼備之盛哉

物其多矣

維其嘉矣

嘉頌

賦也

物其旨矣

維其備矣

備頌

賦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十

物其有矣

維其時矣

時頌

賦也蘇氏曰多則惠其不嘉旨則惠其不齊有則惠其

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按鄭箋物專以魚言與上不合

慶源輔氏曰後三章乃重歎前三章多旨有三字耳

定宇陳氏曰王應之云後三章衍前三章之辭前三

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之辭皆曰物以見物之

與酒稱也

說約按嘉古義歌頌 偕古義亦紙韻 時古義亦

紙韻則是此三章復與前三章文相叶音節之至著

者也

副墨嘉偕時皆自其所難者美之

集解按物字固從上酒字推出即嘉偕時等亦從上多旨有等推出但上三章重兼備意著眼在一且字此下三章重曲全意著眼則在一惟字耳

正解首三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多或博取以充庖患在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偕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多而珍異偕則旨而齊一時則有而新美吳澹人曰嘉偕時三字重看嘉以全其多謂多儀之成享者又靜嘉之孔昭也偕以全其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士

旨謂甘旨之備嘗者又珍美之咸聚也時以全其有謂無物之不有者又因時以制宜也夫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物到曲全方見優賓至意用曲全二字括盡嘉偕時三字極完密然曲全者物而所以曲全者禮意見主人盡志以盡物也

按物字或指魚或指酒皆偏當並說而更推其餘方全多旨有三字雖承上說來亦推開

講夫所燕之物固云多矣然多者恆患其不嘉今則惟其嘉矣陳之得俎者皆珍羞也夫焉有不嘉耶夫所燕之物固云旨矣然旨者恆患其不偕今則惟

其偕矣列之殊品者皆齊一也夫焉有不偕耶夫

所燕之物固云有矣然有者恆患其不時今則惟其時矣筵之所具者皆時物也又豈特備云乎哉夫有也偕也均謂之多也多則天下無遺品而况兼之以旨乎嘉也時也均謂之旨也旨則天下無遺品而况兼之以多乎燕禮之曲全如此主人亦為優賓之至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饌禮卿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士

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饗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閒敘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

小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鄭箋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

山陰陸氏曰嘉魚鯉鱖鱗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廬陵羅氏曰爾雅疏今楚簞也置以竹爲之或以荆故謂之楚簞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燕然而單單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詩言燕樂衍綏既燕而又燕故知爲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說約按魯詩世學引陸氏又曰鯉質鱖鱗鯽肌然亦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五

恐未見埤雅誤也集傳訓南既從毛氏江漢之閒後乃曰沔南丙穴自戾其說蓋嘉魚丙穴雖有故實此當泛言鄭箋曰南方水中有善魚華谷曰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較妥耳其樂字北音卽與單叶也 纂序嘉魚亦不主魚言借之爲起興耳如上章疏義說君子有酒亦如余上章不終作酒說丙穴穴名

集解按魚曰嘉則味美瓠曰甘則可食雖爲孝鳥有專一之德以助嘉賓皆取其類也

衍義則意言有嘉魚則必置以取之有酒則必燕

以樂之也本文二有字與注二必字相應二必字重看正是他盡誠處

正解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爲美故曰南有嘉魚指南嘉賓只輕點過須重式燕正發方見主人樂賓之意有旨酒與魚麗同式燕與樂須聯上說或於式燕一斷欠通樂重在我去樂嘉賓上非嘉賓樂我之酒也質疑卻云是勢分兩忘賓主相樂意不必且如勢分兩忘等語亦似當留下綏字此處卽云云將重犯矣 曰單單曰汕汕詩家語煩如此卽如燕燕之謂注云非一之辭時講多曰單而又單大著象矣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六

按有魚與有酒是也不可以魚對嘉賓說或謂燕然單單是人眾歡樂之象故以興式燕之樂亦有理南謂江漢本毛說朱子用之可疑詩人取興當在目前何必遠想江漢之閒朱子亦因魚以丙穴爲美而用其說實不必也南不知何所指當在近地嘉魚亦只是魚之美非定名 此魚是借興不必混作燕賓用

講賓主有燕所以洽情也彼南有嘉魚則必燕然而單單以取之矣况君子之有酒則必與我之嘉賓共之而式燕以爲樂矣何有不致之慙歟哉

南有嘉魚句 烝然汕汕句 君子有酒句 嘉賓式燕句 以衍句

衍韻

興也汕櫟也以薄汕魚也衍樂也

毛傳汕汕櫟也 衍樂也

鄭箋櫟者今之掠罟也

嚴緝櫟音喇韻作菓

古義詩話云魚罩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今人謂自上罩下者爲罩則今提罟也自下而上者爲掠罟即罟類

衍義式燕以樂連說樂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至於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七

衍則勢分兩忘形迹都釋矣衍卽樂之甚也此處須

知非徒以燕物爲誇乃言盡志在於盡物而文至卽是情至也

謹彼南有嘉魚則必烝然汕汕以取之矣况君子之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相衍矣何有不通之歡洽哉

南有樛木句

甘瓠句 君子有酒句

嘉賓式燕句

綏綏之

綏韻

興也 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

義者似此而實興也

毛傳纍纍也

鄭箋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 綏安也與嘉賓

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鄉飲酒乃燕禮之

按鄭以君子指在位者不指君此卻云下其臣自相

矛盾

通解樛木與君子甘瓠與嘉賓綏之自我燕賓而言疏義主人卑禮而嘉樂之綢繆繆繆亦若此也此以相得之意爲興

集解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六

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

衍義樛木下垂故甘瓠得以纍其上君子下賢故嘉賓得以享其燕蓋取情意綢繆之意爲興綏之重主人安嘉賓之心上見得獻酬之際無嫌疑之間無形迹之拘情意交孚有以安其心而相固結也此於纍字有取義

指南此興只重纍之綏之上取義以植物爲美實之所依興嘉賓爲賢主之所綏是也或云樛木下垂故甘瓠得以纍其上君子下賢故嘉賓得以享其燕山說亦無妨第曰嘉賓得以享其燕似虛主人綏賓意

稍礙

講不但已也彼南有樛木則甘瓠巢而繫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况君子有酒則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綏之不亦纏綿殷勤以安其心乎蓋上下之交固有如是矣

翩翩者鸞思韻 然來思思韻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思韻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尤

毛傳雖壹宿之鳥

鄭箋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翁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 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孔疏思皆爲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協韻也此未定之說

度源韓氏曰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樣但此二章相比

故於此發之也

疏義但以思字相呼爲興集傳前說爲優此說可從

簾序來字又字俱有親就意全不取義者何也此又不可泥注矣

說通一詩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言樂言衍猶娛其外也式燕綏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曰又思則不可限矣由外而內由暫而久無窮之意也有嘉魚而必置之汕之有酒而必與嘉賓樂衍之有樛木而甘瓠始巢有酒而嘉賓始綏雖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舉此興意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手

衍義式燕又思方山云還是前日既燕今日又燕大全孔氏作頻與之燕最是觀蔣蕭朱注云於其初燕而歌之亦不止一燕矣昆湖亦主燕之再舉說一說就一時獻酬交錯反覆而無已意元峰不取此說謂古人獻酬自有定禮只後曰再燕爲是 又一說謂就此一日之間燕禮再設如燕於庭復燕於寢之類覺未是

正解此章興意言鸞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舉也指南注云此興之全不取義者抑所云以鸞之翩翩適其性與君子之燕賓盡其誠亦可式燕又思只就

一時說

按然來思其來不一故以興燕而又燕

講亦不但已也翩翩者雖則然而來飛而復止以相近矣况君子有酒也嘉賓既來則與之燕而又燕舉不厭頻不亦以之相親乎而豈獨今日為然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小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鄭箋樂得賢者與其立於朝相燕樂也

詩經詳說

卷三大

小雅白華之什

三

朱子曰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按樂與賢只是樂與燕飲立朝似添設

衍義此詩總是因其所薦之物而道達其樂賓之意各開看無淺深上篇無嘉賓字出故曰見以意寓於言也此有嘉賓字出故曰道達言發其意也盡情以娛之曰樂樂衍綏又思皆自我燕賓者言之要發得樂賓意出上篇備舉其物乃因情以致物故曰優賓此篇備述其情乃即物以達情故曰樂賓下篇美德祝壽故曰尊賓此三篇之異也

按所薦之物指有酒言各上二句只是借興非正意所關

崇丘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臺句北山有萊萊句樂君子樂句邦家之基基句

樂只君子樂句萬壽無期期句

與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

毛傳臺夫須也萊草也基本也

鄭箋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

詩經詳說

卷三大

小雅白華之什

三

臣以自節顯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孔疏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養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悉以為茹謂之萊悉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按鄭以山有草木以自覆蓋喻君有賢臣以自尊顯

非詩目

臺本草注曰其實名香附子

古義臺名夫須蓋匹夫所須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三

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土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勳萬年用勳眉壽萬年無疆和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疏義此言南山北山有臺萊耳分屬兩句互文也山與君子其所有者皆不一也故以起興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祝者期之於後來邦家之基曰德音德堪其任也

六帖魚麗言品物豐盛故曰優賓嘉魚言歡忻交通

曰樂賓南山美德祝壽天下之達尊也曰尊賓說約通章一韻下同

衍義四章并下各樂只字輕就在燕時形於外者言之蓋泰交之際豈弟揚休而油然而示人以和意邦家之基即是德如此不必謂德足以如此也凡物有基則固如子產謂建國立家有基無壞是也兼內外說內則柱石王朝外則藩維四國也無期禮記注云人生以百歲為期萬壽則無期矣非萬壽而又進於無期也祝壽先之以德亦美不忘規意聚岡云首三章與四章兼言德壽三章於父母處見其德於德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三

音不已處見其壽末章於保艾句見其德皆有此二意方於興體為切此說亦可

正解每見時文中多云臺萊託根附地總作興下一基字此本拂鏡塵云臺萊附地多根貼下基字桑楊遠條沃若貼下光字杞李繁陰多子貼下父母耄耋拘袂堅固耐久貼下眉壽黃耇即棣鄂堂壽考亦祖此說大謬

指南詩人本以臺萊二物興德壽二件則單節題宜以一德一壽對做但如首二章合出亦可依輔氏串說方不板

請國有燕賓之典所以學其誼也今何如哉彼南山既有臺北山則又有萊矣况我樂只之君子與安宗社爲邦家之基本則既有此德矣而樂只之君子歷年永久萬壽無窮期則又有此福矣齒德俱優不亦可尊之至乎

南山有桑句北山有楊句樂只君子句邦家之光句
樂只君子句萬壽無疆句

興也

鄭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

慶源韓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爲邦家之基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重

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爲國之積餘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爲邦家之顯榮所謂備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爲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者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亦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衍義光即是德非德足爲光也然使其年永則光亦易晦故所謂光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所謂顯微乎皇猷輝煌乎治道也 君子之光不在聲色也在性情耳性情治故心術正心術正故丰采形君子之光不由服物也由學問耳學問深故事業隆事業隆

故休明著原本精要說得最深細

正解光字從德字看出方非聲名文物之謂

請南山既有桑北山則又有楊矣况我樂只之君子其在邦家足生治理之光既有此德而樂只之君子萬壽而無有疆域又有此福矣不亦可尊也乎

南山有杞句北山有李句樂只君子句民之父母句
樂只君子句德音不已句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鄭箋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釋文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重

陸氏曰杞山木而滑其子爲木蠹入藥
安成劉氏曰此章則專美其德也
六帖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說約按如是德音不已亦可見壽意依劉氏此章專美其德則疏義兩興之理難說母古義祇韻 以北山采杞例之此當是枸杞莖葉子皆可食令人輕身益氣陸佃云李性最難老老雖枯枝子亦不細品處桃上故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衍義此章單美德民之父母言君子爲民之父母不是民依之爲父母也此可想見其德德音已說不已

以時言是無已意見名之始終無替也

正解民之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言其德之垂遠不已是久如其暫終如其始則亦有壽以延之矣

指南樂只二句是就澤上美其德下樂只二句是就譽上美其德 德音泛看不可承基光說蓋此之德音與下之德音同不已謂常如是也有素履孚於人心聲稱愈久而不泯也
按德音不已補壽意在內方全

請南山既有杞北山則又有李矣况我樂只之君子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白華之什

毛

美政美教爲民之父母既有此德而樂只之君子令間令望德音無有已時則又有此福矣不亦可尊也乎

南山有栲

栲句

北山有栲

栲句

樂只君子

句

遐不眉壽

句

韻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

茂句

興也栲山栲栲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毛傳眉壽秀眉也

卿箋茂盛也

按卿遐訓遠不合

古義栲全大年栲號萬歲又陸佃云栲可爲弓幹栲

可爲車輻有久之道

安成劉氏曰醫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爲壽長古人稱高壽者曰眉壽其以此歟此章又所以祝其壽而美其德也

衍義此先言壽而後言德見壽彌高而德彌邵也德音是茂以地言即無閒遠近內外也

指南上德音不已作悠久說以時言之是無時不然也是茂作盛大說以地言之是無遠弗屆也

請南山既有栲北山則又有栲矣况我樂只之君子何不享秀眉之壽既有此福而樂只之君子德音日

詩經詳說

卷三六

小雅白華之什

毛

益茂盛則又有此德矣不亦可尊也乎

南山有栲

栲句

北山有栲

栲句

樂只君子

句

遐不黃耇

句

韻樂只君子

保艾爾後

後句

興也栲栲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嫩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栲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毛傳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

孔疏釋詁云黃髮耇老耇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噉亦可煎食如飴其
子一名枳椇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相宜
矩

問柯朱子曰枳椇子建陽謂之枳椇子俗謂之癩漢
指頭吾鄉呼爲兼句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
有此木則醞酒不成

安成劉氏曰此章又專祝其壽也

說約按說通保艾有引翼之意焉亦德也不依劉氏
專作祝其壽說集傳快音庚庚弋渚切音與俗讀平
聲似非大庾嶺庚亮與之庚皆同古義庚韻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五

集解按上章遐不眉壽此章遐不黃耇皆美其必然
獲壽之意乃一則曰是茂一則曰保艾又隱然若非
修德無以致此者美不忘規盛世之雅大抵然也
衍義此章單祝壽黃與耇則老壽之徵須重下保艾
字此亦美不忘規意保者保合太和艾者順養天和
是即所謂固其精神培其元氣之意爾後就君子終
身說與無有後艱之後同謂後日也勿作後嗣看
正解或看作克昌厥後之後字以後嗣說與祝壽意
相背不可從雖是祝壽隱以修德規之蓋安養善後
亦足以見其德之盛矣

指南髮既白矣復又黃是壽之徵於髮也而既陳矣

且如浮垢是壽之徵於面也爾後就君子本身上說

保訓安艾訓養乃保合太和終養天年之謂二字平

說須以今國得其養叫起而後說向後去

按保艾當補德在內而以壽爲正說

講南山既有枸比山則又有楸矣况我樂只之君子

何不享黃耇之壽既有此福而樂只之君子善始善

終安養爾後則又有此德矣不亦可尊也乎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說見魚麗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三

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
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
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
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爲
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
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
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小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

鄭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

朱子曰序首句誤

按序云樂得賢尚渾鄭云如南山之有基趾太著象於燕饗意全不合

正解通詩以美德祝壽為主各自開說諸家多云首二章美德祝壽也三章美德也四章祝壽美德也五章祝壽也各章典意俱至末山不一則所有亦不一以與君子有德又有壽意愚按首二章與四章兼言德壽三章雖專以德言而於不已上亦見其壽末章雖專以壽言而於保艾處亦見其德章章皆有此二意方於典體為切此係聚岡說也 或云首章先言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五

德所重在德也惟德隆則壽亦隆三章遂專以德言四章先言壽所重在壽也惟壽彌高則德彌邵五章遂專以壽言又或云德與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為本然愚謂德壽宜平看不必偏重也二說俱不可依壽德天下之達尊故道達至人之尊貴而以美德祝壽言之德是已然故曰美德是未然故曰祝美德祝壽兼朝廷卿黨言方見通用之樂

由儀

說見魚麗

小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朱子曰見南陔

小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朱子曰見上

小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朱子曰見上

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閉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釋文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五

嘉魚南崇丘在南山有景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蒙彼蕭斯

露渥兮

既見君子

我心寫兮

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處韻

興也夢長大貌蕭蒿也渥渥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輪寫也燕謂燕飲譽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豫皆言樂也亦通

毛傳夢長大貌蕭蒿也渥渥然蕭上露貌 輪寫其

心也

鄭箋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

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 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 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孔疏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卽蒿也下章漣漣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爲漣漣也漣漣露在物之狀故爲蕭上露貌

按鄭以譽處屬天子非也當是美諸侯

華谷嚴氏曰蕭香蒿也荻牛尾蒿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壹

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夢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輪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安成劉氏曰左傳晉卻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穀於俎相與其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

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輪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於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

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此尙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疏義露零於夢蕭天子之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也故以爲興 記注云享以嚴爲主故曰訓恭儉燕以親爲主故曰示慈惠

通解詩柄本左或者不知遂以一詩所歌之辭皆爲示慈惠之意卻誤 注中是以二字在燕笑語上本文是以頂燕笑語勿混蓋必我心寫於既見之時然後有燕笑語之事既燕笑語然後有譽處也有譽處在諸侯不兼天子俱自今日說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壹

六帖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存自既見何以便心寫蓋天子與諸侯相聯屬處只在來朝否則非與苑柳之悲卽重匪風之歎矣 集解按周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皆職在掌客故嘉魚之卒章曰式燕又思此詩集注則曰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衍義上四句興已見臣之喜下言其荷君之寵此昆湖意只興至四句止近說興至末夢蕭長大被天澤之厚以與人臣盡職被君寵之備亦是我心寫兮三句相承說燕笑句承我心句是以句承燕笑句略帶

心寫上來不必泥注是以字把燕笑語二句通承我心寫今句兩開平說

正解心寫渾渾在聯邊想望得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觀德意燕是設燕笑語是燕時君臣相悅豫之情重君忘分而與之笑語上有譽處在諸侯不兼天子俱自今日說蓋既燕後之寵遇也譽者得君之譽而聲名流海宇也處者永保祿位爾福澤延子孫也六帖諸侯適其情曰處則單就燕上一時言之止身安意覺太狹

指南燕笑二句雖通承心寫句但不可依舊移是以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重

字於燕笑之上以擬經文也燕笑語串看對講非是譽處只就燕時說為是或謂保祿位於無虞似不必按譽處緊承燕笑說為是

講君臣之相與也其惟一心乎如蓼然長大之蕭斯惟其生之盛也則零露於其上者滑然而厚矣况我君子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今也來朝亦既見止則我心翰寫而無畱恨矣故設之燕飲而笑語歡洽君臣之閒此無所疑彼無所忌是以君子今日有獲上之令譽獻酬之安處兮上下交而志意通蓋有皆遂其樂者矣

蓼彼蕭斯句零露漙漙句既見君子句為龍為光句
其德不爽句壽考不忘句
爽謂壽考不忘

與也漙漙露貌龍龍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辭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毛傳漙漙露貌爽差也

鄭箋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輝被及已也

按鄭以龍光為被天子寵光不似燕諸侯語氣當是天子借光意

慶源輔氏曰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為寵光則諸侯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吳

德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言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於有差爽焉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

安成劉氏曰既褒美其德之光寵而祝頌其壽考安寧又於褒美之中寓其勸之戒之之意若曰德之不爽然後壽而不忘德之虧者壽之虧也

輯錄解頤曰赤芾金馬會同有釋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放彼交匪紆則其德不爽矣夫諸侯固賴天子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為屏蔽荷諸侯不朝事王室之卑可知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

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龍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

纂序按輯錄則龍光只就來朝頂上句既見說更確本二句相連之理

增訂龍光緊頂既見就燕飲時說照下章孔燕豈弟自明不忘猶言不已是祝其長享藩封而永作龍光也勸戒意在言外

衍義舊說上四句是與既見而喜其德下是褒美而祝其壽也近說云蕭惟長大故有以厚被乎天澤以與君子德惟長盛故有以永享乎壽考龍光就是德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毛

不可說德足以為龍為光龍是榮寵意猶言增重也光是光顯意猶言增輝也龍光就既見說向惟各守藩封故德望雖隆無由晉接今既得見而喜其為朝廷增重為王國生輝不爽其德即壽考之本言天眷有德而錫之壽也未須補出我心之所以得寫者蓋為此也訂正古文云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為變化驟用天下者猶龍也故曰為龍見能膏澤下民龍字不作龍字解此說亦妙

指南龍注訓寵乃榮幸之意光光彩也即增光之謂時說多云喜其為朝廷增重為王國生輝此便是德

勿說德足以為龍為光也此說亦好其德即龍光之德不爽言其久暫一致也作已然說方見褒美意勸戒意在言外若於不爽上添若能字則謬矣

按龍光就燕時接見說為是若但就來朝時則於燕饗意不綰合龍即作龍說者鑿不可用又有謂天子不以諸侯增光重者亦非此是燕饗之詩何妨稱美下二句作祝頌期望語看不必作已然說

講夢彼蕭斯則零露漙漙而蕃矣况我既見君子豈不有以龍而為王朝榮幸有以光而為上國輝煌乎且其龍光之德始終不爽其將壽考不忘長久而安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毛

豈為德以致福所必然也

夢彼蕭斯句零露泥泥句既見君子句孔燕豈弟句
宜兄宜弟句令德壽考句

與也泥泥露漙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詎無童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贊成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毛傳泥泥露漙也豈樂弟易也為兄亦宜為弟亦宜

鄭箋孔甚燕安也

大全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亂詛無蓄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濮氏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安成劉氏曰令德壽登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宜兄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五

宜弟者又卽不爽其德之本而所以爲教國人者也說約秦鍼字后子桓卒景立鍼乃出奔晉云鍼音鉗

壽豈之豈叶讀如字

副墨孔燕豈弟言甚哉燕會閒如此乎豈弟也宜兄宜弟則又因其德形於燕者而知其必能宜家耳衍義舊說上四句興其德之厚下及其德之徵近說云蕭惟長大故厚被乎天澤以興君子惟有豈弟之德故有以享乎壽豈孔燕豈弟言燕享見其爲人甚豈弟也方山依輔氏謂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是將孔字帶燕字說則厚加二字似覺費力宜兄宜

弟是卽其德之形於燕者而美之也須說得大樣以爵位上生意如不以庶奪適孽代宗意

正解孔燕豈弟言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或謂孔字帶豈弟說言甚哉燕會閒如此乎豈弟也亦可依宜兄句是因其豈弟之形於在燕而推其宜於家者如此以豈弟宜兄弟則分隔而疑忌不生勢睽而嫌隙不作也俱作已然看若說到不以庶奪適不以孽代宗等意殊覺無謂宜兄弟卽所謂令德也壽豈二字不不言既永荷天休而且優游順適也

指南孔字注訓甚是厚其禮意之謂也豈弟就在燕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四

時見是和順從容慈良易直意宜兄弟此豈弟宜之也只言其和樂友愛而疑忌不生嫌隙不開足矣不必露出爵位字俱作已然看更得嘉美意或用知其將必字未見渾然令德卽豈弟宜兄弟也壽豈二字不平猶所謂壽考且寧耳須寬言聚岡黏宜兄弟來說謂家庭冲煖無勢分相偈之嫌似太黏皮

按孔字屬豈弟說覺順乃倒字法也宜兄宜弟見成說令德壽豈是期望語毛謂爲兄亦宜爲弟亦宜固說得通然作宜於其兄宜於其弟謂待兄弟皆善似更活

講蓼彼蕭斯則零露泥泥而漙矣况我既見君子則相與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矣且我君子平日在國又能以此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則其令德不將既壽而且樂乎

蓼彼蕭斯句零露漙漙句既見君子句條革冲冲句
和離離離句萬福攸同句

與也漙漙厚貌條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冲冲垂貌和轡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轡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轡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詩經詳說

卷三

小雅白華之什

望

毛傳漙漙厚貌條轡也革轡首也冲冲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轡

孔疏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軻也然則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條皮爲之故云條革轡首垂也條革卽言冲冲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在亦鈴也以其與轡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轡謂轡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支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轡在衡馴鐵箋云置轡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轡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

車也轡不當在鑣矣

按鄭以條革和轡爲天子之車與萬福攸同句不聯建安何氏曰京山程氏曰和金口木舌轡金口金舌轡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卽軻也軻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轡鳴轡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馴鐵以爲乘車之轡在衡則此傳鑣字恐當作衡字采菽二章文意亦然

詩經詳說

卷三

小雅白華之什

望

詩存冲冲離離皆和敬之心所形見處卽此是德不必更推進一層也萬福又承譽處壽豈而寬言之說約按講意謂此篇四章皆興至末蓋俗解之濫觴者皆以二句興二句後二句另轉耳然前三章易見此難見故雖疏義亦曰此則雖一章而興之而不知其非也條革句自完興意和轡句自起萬福勿拘對待此與終南次章一格皆兩句一連說落 埤雅青鳳爲轡轡雖曰和和轡不一鈴萬福不一福亦可作一串意相引

集解按蕭盛則得露厚君子德盛則獲福多興意自

賈至末而說約又執已見必欲於條革句截住而以和鸞引起萬福何也解者切勿拘此

衍義此章卽生物盛而厚被天澤與臣職修而厚獲天休條革以飾駟服沖沖以垂有順適之意下垂乃轡首之餘者不可以條爲下垂也和鸞以飾車馬雖離以和有協應之意萬福攸同或謂承上三章各末句說則此詩初無相承之意或謂當與上章響處壽考壽豈一例泛說爲是或曰萬福就得君錫而沐君寵言但推廣一步如云不特車服以庸之蕃庶以錫之而已而凡九重殊恩無不昭受萬福何攸同耶此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聖

說可從

正解此章上五句是侯度之謹下是獲福之多也條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此等儀衛原是諸侯之常但其沖沖以垂有順適意離離以和有協應意無非和敬之心所形也正是他謹侯度處

指南條革二句盛朝儀謹侯度也亦有見之而喜意萬福攸同疏義只就上說謂沖沖離離從容自得其安樂也甚矣非萬福之攸同乎覺太狹或謂承上三章末句說則此詩初無相承之意又或就燕飲上推開說謂九重殊恩無不昭受此說似也然終不如

作受福於天爲較長且要關得萬字同字意出

按此章車馬之盛作初觀時說覺與燕饗不切且章法次第倒置愚意似燕畢而去行後想像如此以期其後福諸書皆無此意備之

講夢彼蕭斯則零露瀼瀼而厚矣况我既見君子則降之有革沖沖而垂和鸞之聲亦離離而鳴矣乘是車馬以入觀也臣職既修恩寵自渥萬福之多不於此而收聚乎今日之燕真一德一心之休矣

夢蕭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響處兮通上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聖

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按一章通上下言之未是

小序夢蕭澤及四海也

朱子曰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卽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按澤及四海與燕諸侯不切鄭於講中皆云遠國夫諸侯豈必皆遠

正解通詩四章逐章開說重既見二字正因來朝而

燕禮由以設也首章是得君中二章是得天末章亦是得君總以我心寫公句為主後三章總發明所以心寫而得譽處之由如爲龍爲光是在朝朝重宜兄宜弟是在家家和而吾心業已得輸寫矣末又因來朝之儀而想見其臣職之謹此我心益寫而宜其萬福之同也

指南首美其既見而得君也次美既見有龍光之德而祝其壽也三美既見有豈弟之德而祝其壽豈也四美既見有儀而得福也玩既見二字分明有不勝喜幸之意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星

按首章燕笑語次章爲龍爲光三章孔燕豈弟皆就燕時說何故卒章追論其初來見時車馬之盛而知其萬福之同畢竟以燕畢歸去仍期望其後福方順因未傳不言其初終而時講只以謹侯度爲說遂認定初觀予意不然存以俟質

韻

湛湛

露斯句

匪陽不晡

斯韻

厭厭夜飲

句

不醉無歸

句

與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晡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皆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毛傳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晡乾也露雖湛湛然見

陽則乾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

鄭箋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禮則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晡也 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醉出猶諸侯之義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義燕飲之禮皆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孔疏露之所濡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總下文故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星

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 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何人執大

燭於庭闔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總而言之

按鄭孔露湛露晞所喻天子諸侯云云固切然不甚貼合詩人之意原不在此

慶源輔氏曰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

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吳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闔人爲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說約按燕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唯意所勸醉而止無算樂升歌閉合無數以取歡也但諸飲燕禮皆諸侯燕其臣非天子燕諸侯之禮節次必有不同又不可太膠柱云疏曰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燭鄭云未蘇曰惟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

燭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與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說約集傳則不晞則不歸兩則字藏句內此解與又一格

衍義露必以陽而晞燕必以醉而歸二者皆有久而不厭之意故以爲與夜飲私燕也孔疏云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私燕

正解典意重不晞上正欲其露之常湛湛耳

指南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機務不擾勢分兩忘安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吳

也更漏迭移飲酒未闌人也獻酬交錯情意歡洽足也合言之則所謂情和意通優游於永漏之時而獻酬無已也然亦不必多講恐多講則下句便說不去不醉無歸正承上厭厭而反言之想此時尙將歸而未歸之時惟恐其拘於君臣之分嚴尙有不盡歡故心上直期其醉如此正是情之厚處須重必醉發揮按此是留賓夜飲之詩正欲其不遽歸須玩口氣講燕必有私所以盡懇懇之意也今日其容已乎彼湛湛之露斯天澤之盛也匪陽則不晞蓋極其厭浥以相濡矣况此厭厭之夜飲其心安也時久也情足

也殆不醉則不歸而必極其歡洽以爲度矣亦何分之拘哉

湛湛露斯句 在彼豐草 厭厭夜飲句 在宗載考句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毛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鄭箋豐草節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華谷嚴氏曰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兕

寢也

慶源輔氏曰燕於路寢之中所以示親親之意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安成劉氏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

通解下二句重厭厭爲是宗室乃燕飲必在之地似不宜重看蓋在公堂則失之拘在朝廷則失之嚴故必於宗室以成其禮也

說約按儀禮疏云享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於寢正處禮書云王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

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衍義露在豐草則被澤深燕在宗室則恩義厚此與意也燕必在宗室者蓋殿庭之上燕禮雖舉然名分甚嚴情猶未盡也惟在宗室則上下相親而勢分兩忘所以洽賓主之交而盡獻酬之情者在是故爲成燕飲之禮也注路寢正寢謂大居也

指南諸說皆以爲夜飲必在於宗室非有加厚意不甚重獨鄭以爲在宗字重今以兩在字觀之鄭說爲得蓋殿庭之上燕禮雖舉然名分甚嚴情猶未盡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手

唯在彼宗室故爲成燕飲之禮也

按載當訓則飲在於宗則其禮成矣

講湛湛之露斯在於彼豐草之上草茂則得露多矣况厭厭之夜飲在路寢而成此燕禮蓋飲久則受恩優渥矣亦何分之拘哉

湛湛露斯句 在彼杞棘句 顯允君子句 莫不令德句

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鄭箋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按鄭分同姓異姓未確宜渾之

疊山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
慈無一毫可疑也

東萊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亂中無所主則爲翹
桀所迷矣

慶源輔氏曰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
也

正解杞棘不一物而均霑乎露君子不一人而均令
乎德此興意也上二章重在湛露之能施此章重在
杞棘之能受按疏義謂杞棘中實故以興德柯梓外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至

文故以興儀埤雅謂杞棘剛木故以況令德柯梓柔
木故以況令儀竊恐詩人興意未必如此大抵只以
二物興莫不意耳 顯允與下豈弟俱就平日看許
南台云此只是呼過之辭切勿以令德承顯允以令
儀承豈弟也此說雖是然以顯允屬德以豈弟屬儀
自覺有別令德根醉來醉則心志易迷德性易亂令
者內有所主而不爽其心志也莫不者咸有一德之
意 陳憲生曰說者皆以令德泛言其精神之不亂
不根顯允說以令儀泛言其禮度之不失不根豈弟
說然顯而明允而信就是德之令處若舍顯允而另

言德又何德也豈而樂弟而易就是儀之令處若舍
豈弟而另言儀又何儀也

按令德令儀就飲酒不亂說則顯允豈弟當泛說難
以指定飲酒時顯允豈弟也

講湛湛之露斯在彼杞又在彼棘固無一物之不有
矣況我顯明允信之君子今日飲酒雖甚多而內無
亂志其令德是將蓋無一人之不然矣不亦可美也
乎

其桐其椅其椅句其寶離離其寶離離句豈弟君子豈弟君子句莫不令儀莫不令儀句

韻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至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毛傳離離垂也

鄒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
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
其威儀而已

按鄭以此章屬二王之後尤屬生造燕諸侯之詩自
是通用若某一章爲某人一燕豈必皆在此則有不
宜用者將何以歌之

慶源輔氏曰莫不令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
也

衍義桐栢之實無不垂以興諸侯之儆無不善令字
宜根醉字來醉則言語易失威儀易喪令儀者外有
所檢而不愆於容止也此詩言明主待臣之極至上
下交而爲泰之時與後世長夜之飲異也
正解燕主示慈惠湛露之厭厭慈惠至矣而卒歸之
令儀令儀也和而有節矣
講不但已也彼其木之桐與其木之椅其實則離離
而垂蓋無一物之不盛矣況我豈弟樂易之君子今
日飲酒雖既醉而外無過動其威儀容止蓋無一人
之不善矣不亦可美也乎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垂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
露會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儀令儀雖
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問藜蕭湛露二詩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卻要諷諫
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

慶源韓氏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
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略於威儀也樂易君子
而威儀無不令善此其所以爲成德也既醉則情或
佚焉在宗則儀可略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爲成

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
親也莫不令儀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
見其儀之見於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
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
也

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
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儀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
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小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鄭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垂

燕所以示慈惠

按序云燕諸侯也當是燕諸侯即用而鄭分異姓同
姓二王之後逐節不同豈一燕異姓同姓二王後皆
在而某章爲某人歌耶若有不在則歌其詩正所謂
笑取於三家之堂也此說謬誤易見

正解通詩有兩意上二章見君之盡情下二章見臣
之盡禮然君臣不可平看當以君燕臣爲主而令儀
令德則臣之所以善是燕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
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夜飲之終則其時已久最易
於失儀故末言其令儀以寓規戒之意

指南此詩重在君燕臣上通章宜就天子口氣說
時說俱云首二章君厚其燕後二章臣善其燕謂詩
人作此以並美君臣者非旨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二百四句

詩經詳說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重

詩經詳說卷三十八終

詩經詳說卷三十九

牟陽再觀祖輯撰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昭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

毛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弛貌言我也 貺
賜也

鄭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
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 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一

勤於賓故歌序之 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
孔疏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
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
弧夾庚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 唐大者是
其體強弱之名此彤赤者為弓色之異稱為弓者皆
漆之以紫後霜露漆之為色赤之而已形既是赤則
知茲者為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
黑十以赤為重耳 昭弛貌說文云弛弓反謂弛之
而體反也此言昭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
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

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 箋以言王
中心以興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
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
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 饗者烹大牢以飲
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
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
有指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
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
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二

先藏之弓說有次第 言字毛訓我鄭以為策命俱
未妥只是語助辭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
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
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賦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賦之非
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實藏之弓一朝舉
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
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
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
者則與中心賦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

刑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慶源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
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
而不以為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
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禮而已

大全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
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
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
所以示四方也 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大尉
賜鐵券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福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三

二年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
兵犯關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漢書韓信言
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嚶嚶有功當封爵者
印刳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

廬陵羅氏曰易云屯其膏謂德澤不下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
於廟

嚴氏曰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饗盛禮也設盛禮
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說約按賜弓既云不張則彤弓昭乎一句自舉目前

而言也但受言藏之一句又追前日耳受言之言呂
記李氏曰語辭也六帖云藏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
故得之者以爲重推誠以錫有功而不敢吝故受之
者以爲恩然王者之心非欲其以爲重以爲恩也盡
吾之禮意而已誠且速字講中勿說出說通云無吝
惜是詩斷意若入講是重王者不重嘉賓矣俱妙觀
饗古義陽韻

合纂昭弛並而體反也受功者皆定體之弓惟賜則
弛之所以示不用武之意

衍義首二句只是賞功時追言其始慎重如此我有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四

四句一順說下謂中心欲與故設燕以饗之而遂與
之也勿分誠與速對看嘉賓內點有功意雖重在武
功上然要說得闊上以鞏固國家下以奠安黎庶皆
是也中心見非出於利誘非迫於事勢也饗就燕說
大飲賓曰饗錫必先饗饗必用樂禮也
正解大飲賓曰饗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烹大牢
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
得終日故曰一朝此處要入賜弓意即饗即賜不踰
時而決也既設一朝四字相叫應方見賞不移時
按賜弓在賜字內先言藏而後言賜言由藏而出之

也饗之因賜弓而饗以重其事大意是如此恐人泥
呂氏之說實作三層看則失輕重

講功懋懋賞國有重典如此彤弓昭然而弛兮乃昔
日弓人獻而我受言命司者藏之以待有功者也今
我嘉賓正有大功我固中心所願以賜之矣於是鐘
鼓之樂既以陳設則一朝舉此饗禮而飲之而彤弓
以賜所藏誠爲不虛邪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句我有嘉賓句中心喜之句
鐘鼓既設句一朝右之句
載韻 喜韻 右韻

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五

毛傳載以歸也 喜樂也 右勸也
鄭箋載出載之車也 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
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孔疏下章言醕醕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
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故成二
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
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醕亦不得醕酒傳醕報言爲
饗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燕是也 按燕禮云
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及位膳宰薦
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

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嘏之興加於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卽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卽此卒爵爵卽酒也鄭以下言醕之爲醕賓故此右之爲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右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按載毛鄭以爲受而載以出今皆作未賜說見平日收拾之妥 鄭所解右字固有據然不必拘只宜虛說

安成劉氏曰載形弓於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六

謹也

疊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爲尊也

疏義勸謂飲燕之際勸以助飲尊右爲尊位也

說約按禮書祕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組亦繫故亦謂

之繼如此則納之韜中足以定往來之體去翻反之

病是載而饗之之義也載喜右古義賓韻

衍義右兼勸尊二義疏義云燕飲之際勸以助飲右

爲尊位蓋酒以勸之賓以尊之合言則勸之以酒而

尊之也

按載之不僅藏而且以弓檠載之也喜之卽兼喜而

賜之說右之只是燕飲之際勸之尊之而重其賜之之禮

講彤弓弔兮受言曩之命司者載之於弓檠抗弓體使正以待有功也今我嘉賓有功則中心所深喜之者矣於是鐘鼓既設一朝舉饗禮以右之焉而彤弓之賜固有不容已矣

彤弓弔兮受言曩之命司者載之於弓檠抗弓體使正以待有功也今我嘉賓有功則中心所深喜之者矣於是鐘鼓既設一朝舉饗禮以右之焉而彤弓之賜固有不容已矣

賦也曩猶好說勝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七

毛傳曩猶也 好說也 勝報也

鄭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

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孔疏按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

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籩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

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

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腰觚于賓酌散西

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

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

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是主人又飲而

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醕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醕導飲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爲報是傳意醕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醕報功也

疊山謝氏曰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醕所以見其意之厚也

說約按禮書明堂位曰載弧韜小戎曰虎錕鏐盾大叔子田曰抑豈弓忌左傳曰右屬囊韜杜氏曰囊以受矢韜以受弓韜強韜囊韜皆弓衣也亦曰弓室此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八

曰囊之以實字爲虛字耳集傳醕叶大到反則似讀如搆也古義號韻古義又云說文云車上大囊引詩載囊弓矢又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囊蓋甲兵弓矢皆以皮爲之衣故皆以囊名

集解按饗禮獻如命數原無醕酢之禮注飲酒之禮云云乃解醕字之義耳非釋本文也

衍義酬兼厚勸二意一獻一酬報施均矣而又有酬是其厚也酬以導飲故又爲勸合言則勸之以酒而厚待之也

正解囊訓韜謂以彤弓韜之於弓囊使其色常新也

亦皆藏之中事

按好之兼賜之說

講彤弓昭兮受言命司者韜之弓衣使弓色常新以待有功也今我嘉賓之有功則中心所深好之者矣於是鐘鼓既設則一朝舉饗禮以酌之而彤弓之錫固所不容已矣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傳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平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愧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九

以明報功安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大全周禮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翊犯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墮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

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慶源韓氏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重焉耳囊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貺厚於右右尊於餐

曹氏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十

小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孔疏賈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琖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琖彤少琖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

說約按疏義謂色以赤者周所尚也故賜弓亦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然惟左傳謂同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則又不以多寡爲辨也字榮琖與盧同書孔疏曰彤字從丹琖字從立故彤亦琖黑解尤明捷

衍義三章一意是推其報功之意而反覆詠歎之耳

非有加重意各章上二句是重報功之辭下是盡報功之典然此意不可太平蓋首二句乃推原之說也未句俱補錫彤弓意天下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彤弓所以守之重也然王者所與共天下者恃有立功之臣而其操以勸天下者獨有名器之重既誠且速功無再計而賞不論時此彤弓所以爲能錫其臣也重中心貺之上

正解通詩三章總是王者自道其錫燕以報功之意重我有嘉賓句蓋敵愾之功關係宗社民生則貺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十一

目不容已而不覺譽之之爲速矣徐微並云先王知天下諸侯不可無長故爲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乃世之賞資功臣或有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不肯以輕於賜者或有內疑其臣而外迫於其勢不敢以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貺也大凡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故畀之速如此也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詩者我義韻在彼中阿阿韻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菁菁盛貌我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

毛傳菁菁盛貌我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我菁菁然

鄭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 既見君子

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孔疏釋草云我蘿蒿也舍人曰我一名蘿郭璞曰今

我蒿也陸璣疏云我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渚

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

香美味頗似薺蒿是也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十一

按舊說長育人材固冠冕但與既見君子意不聯又言官爵上下作兩截失語氣

大全本草注曰一名我蘿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

結角子二寸許微彎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我則在彼中阿矣既見

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我比君

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慶源輔氏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見

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

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

通解禮儀就今日燕飲上說儀生於樂儀之所在卽樂之流著焉耳且字語助之辭不宜深滯

說約按馮嗣宗曰我蘿陸璣以爲生澤田陳藏器以

爲生高岡其說不同如此以詩文證之陵阿則高地

也沚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我矣阿儀古義

歌韻

衍義興意以菁我生得其所興燕飲曲盡其儀也既

見內空講不必用向也遠處侯邦等語樂且有儀猶

言我心內喜樂而外有燕飲之禮儀以敬之也荆川

謂有儀正所以樂處蓋謂有儀爲悅賢之實也重樂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十二

字意燕有獻酬之禮有承筐之將故曰有儀 樂以心言儀以燕言樂以內言儀以外言謂我心內喜樂

而外有禮儀以將之也 此章言喜樂之情著於外

指南興意無甚取義宜依稀點過便是嶧山謂菁我

生得其地亦有可悅似蛇足樂且有儀只是樂然且

有字亦不可忽 荆川昆湖只重樂字謂有儀正所

以樂處此亦有見但本文且有意亦宜體貼

按此章有儀意不可輕卽菁菁之我有可觀亦似與

有儀相照

講賓主之閒情與禮所自至也彼菁菁者我在彼中

阿生有其地矣况我君子素所願見者也今既見之則愛慕之而樂且燕禮由行獻酬之禮承筐之將有儀焉而不容己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覓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按毛傳已見集傳

潛室陳氏曰此篇朱子曾以為比今改為興而下文兼存此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今悉正之集解按此只提出心字見非勉強之意外飾之情正解此章言喜樂之情根於中興意與上章亦無大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古

異我心則喜要點透我心字見為社稷喜為蒼生喜則為君子喜而豈聲音笑貌之為哉

講菁菁者莪則在彼中沚矣况我既見君子則我中心喜好不啻若自其口出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覓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沚沚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毛傳中沚沚中也

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

孔疏古者貨貝言古者實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公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

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公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圭

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按鄭以錫百朋為得祿多今不用

集解按注中如得重貨之多則錫我百朋但志喜也固不是將百朋贊君子亦不是將得重貨形容得賢此最易混勿誤

衍義錫我百朋慰其心之大欲而喜之深也

正解此章言喜樂之非輕錫我百朋常情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蓋為珪璋喜為黼黻喜則為君子喜不啻錫百朋之重也

指南今之作文者動以潤色圭璋等語影百朋即云
文貴玲瓏然非旨矣

講彼菁菁者我則在彼中陵矣况我既見君子則喜
樂之甚如得重貨之多真不啻錫我百朋也已

汎汎楊舟韻休載沈載浮韻既見君子我心則休韻

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
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
休然言安定也

毛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六

鄭箋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士文亦用
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

孔疏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
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蓋云沈物亦載則以
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按鄭喻用人兼文武覺添設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追言其未見之時心之不定既
見之後則休休然而安定矣其意味亦深長也

集解按休字對浮沈言用字最妙

衍義上三章既詳言既見之情而此反追言未見之

思者正以起下二句既見而安也既見二句亦與上
三章同體休字正對上浮沈字看所謂心不定者至
此而定也已上三章末句下俱要見燕飲之設有不
容已意方得燕詩之體

指南上二句比未見之思下二句言既見之慰其思
重既見上

講夫見則喜未見則思我情果何如乎彼汎汎水中
之楊舟載沈焉而下載浮焉而上其不定甚矣此我
未見君子時也今既見君子則我之心休休然而安
定矣不然其何以自慰邪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七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小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

鄭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
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朱子曰此序全失詩意

按文章相沿以菁莪棫樸並言蓋從毛鄭長育人才
之說也朱傳以爲燕飲之詩則長育人才之說不合
衍義上三章是屢與喜之心以見而形末一章是
追喻思之之心以見而慰總之極道其喜樂之情耳

四章平看君子泛指賓客說只言其德譽之隆才名之著便是燕飲而言思之喜之者惟思之喜之故燕之也

正解總以既見君子句為主蓋此君子非等閑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樂字直貫至末遍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情惟思之喜之故燕之也不言我之樂賓人之好我但言既見便樂便喜便如得珍寶便休煞有深情在集解此詩前三章皆極言既見之喜末一章忽從未見時回想盡情喜幸之意不煩言而自露 須切燕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大

飲勿竟泛說

指南君子當與上各章君子嘉賓例看觀傳云此亦燕飲賓客之詩可見時說皆泛言太泥 通篇以樂為主而根既見說來

六月樓樓句戎車既飭句四牡騤騤句載是常服句
猷猷孔熾句我頃是用急句王于出征句以匡王國句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樓樓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韁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猷猷即猷猷北狄也孔甚熾

盛匡正也

毛傳樓樓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 熾盛也

鄭箋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 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猷猷以正王國之封畿

孔疏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輅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輅之等也春官車僕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九

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輅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韁為弁又以為衣春秋

晉郤至衣韎韍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韍弁皮弁服皆素裳白鳥又雜問志云韎韍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韍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鳥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韍有奭以韎韍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韍弁歸饗餼注云韍弁韎韍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饗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韍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韍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韍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韍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績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韍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韍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韍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韍皮故坊記注云雅在軍同服耳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按毛以棲棲爲簡閱以常爲日月之族皆不可從于字鄭訓曰未是然謂王不親征較毛爲優漢氏曰詩言六月徂畚則爲夏正可知

須溪劉氏曰以爲未月極是周以子月爲歲首而且數未嘗改也廬陵李氏曰皮去毛熟治曰韍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韍則弁亦韎韍也皮弁服素裳白鳥韍弁服亦與之同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入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氐獫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卽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其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安成劉氏曰逼近京邑據詩文至于涇陽而言也疊山謝氏曰戎車曰旣旃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駉駉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矣豐城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爲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爲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爲言正也夷

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辭也

嚴氏曰此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

說約按此章四句一截說其下四句推原上四句之故也

輯錄稷直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所著書名司馬法

存旨棲棲乃事變倉皇不暇為謀之時而車馬整飭森然有備正見中興氣象王國之定蓋不待出師而可見矣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三

合訂獵狄四句是推原所以六月出師之故孔熾即四章之逼近京邑也自侵我言用急即上文之六月棲棲也自伐彼言王國為文武之故都天下之根本今戎狄內侵則不匡甚矣故命將征之使之明大分立大防知中國不可一日不尊已耳

衍義四句分上言出師之事下言出師之由棲棲是倉皇與師畿內擾攘就人情言孔熾即四章匪茹四句是也我就朝廷言王國指京師言乃天下之根本也要提王國乃文武成康之故墟帝王自立之要地今獵狄內侵則不匡甚矣匡正也正華夷之分明內

外之防也此匡字與下定字不同匡就正大分言定王國以固大業言此章總重一急字上四句正是急於出師之事下推所以急之故也

指南戎車三句順說下載常服句要有斟酌蓋車馬非為載常服而設且車上所載亦不止常服也

按宋傳不得已三字不可忽于作於是看不訓往謂奉王命於是出師以匡王國也奉王命匡王國說得鄭重

講國之大事惟戎我今日奉命成功不有可言者邪司馬法冬夏不與師當此六月乃皇皇然出師而戎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三

車則既為整飭四牡以駕車駉駉而強以載是戎事之常服備戰陳時之用焉夫若此其急者何哉誠以獵狄內侵其難甚熾我之伐之是用迫急而王命於是乎出征攘夷狄所以正中國而明大分也六月之師豈得已邪

比物四驥句閑之維則句維此六月句既成我服句我服既成句于三十里句王于出征句以佐天子句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

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毛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 師行三十里 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

鄭箋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含息 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此狄也

孔疏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尙強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畜

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驪騊是中驕驪是騊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貴之貴之何習之是也

按王于出征毛謂王親征鄭謂于爲日皆未常

釋文比齊同也

呂記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戊午渡於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

日而渡

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日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廬陵彭氏曰陳氏云以厲王大亂之餘而文獵猶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爲計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修器械之備非一日也

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畜

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

通解比閑俱用力字

說約按此章亦四句一截說方見條理速敏常度雖劉氏分析如此然只宜會大義作兩段轉折 依王氏則比物四驪二句對維此六月二句依注則比物四驪一句對閑之維則一句維此六月二句則未免另補矣王氏開架較勝我服既成以下直貫至佐天子自作一截說則又此篇六章分段概然 上四句各二句對說我服既成二句自起王于出征二句說

聚岡在大句截便亂

副墨馬與服皆上文所已有者此又抽出言之

微言上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敵從容則急中有暇此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翼其武則寬中有嚴皆相形互見以贊吉甫之善於行師

正解此章言行師以敵王所愾也首六句是行師之善下是表其出師之意上言四牡騤騤矣而此言馬之有餘教之有素上言載是常服矣而此又本其成服之時從上章抽出言之耳只一時事比閑俱用力字以馬而差擇其力曰比蓋四馬皆強力也四驥四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美

馬皆齊色也就出師時試其步武曰閑此是人閑乎馬非馬自閑也舉平日所教者試之如目習旌旗耳聽金鼓之類維則是馬駕車而行進退疾徐各中其軌度也我服我字就軍眾說王于出征天子命之也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指敵愾上說蓋獵狁內侵王國不正此天子所愾怒也故吉甫奉命征之以佐天子此二章言王命出征下則吉甫承命出征也

衍義既曰王又曰天子互言之耳微弦云用師之道有常有變使敵勢孔亟而徒勝守乎故常是不知

變也使違時用兵而不循常度是因變失常也若夫宣王六月之師則異是

按此二章皆言王于出征是初奉命出征時事閑是出師時閑習教之有素在前當是平日田獵所教成

講四牡固騤騤矣追本其始則於物馬而比之以齊其力而又皆四驥並齊其色且已因蒐狩以閑習之而無不中以馳驅之則馬亦何美邪常服固是載矣追本其初則維此六月既於戎事之常服從而成之雖倉卒而無不預備服亦何美邪由是我服既成即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毛

日引道於三十里之常制而止而王命於是而出征

欲以敵王所愾而佐助天子焉耳夫豈得已邪

四牡修廣其大有駟句薄伐獫狁句以奏膚公句有嚴有翼句其武之服句其武之服句以定王國句

賦也修長廣大也駟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其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其武事也

毛傳修長廣大也駟大貌奏爲膚大公功也嚴

威嚴也翼敬也

鄭箋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定安也

按鄭孔以嚴翼分二人看未是

疊山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逐討也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

華陽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

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爲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爲之用則足以御獫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爲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天

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眞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宜宣王之中興也

豐城朱氏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疏義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能上章見其能此章見其賢也然戎事莫先於馬故皆首以爲言而反覆稱美之

說約按此章之爲四句一截凡易明

存旨四牡四句是總上揭過語意只側注到有嚴有翼上嚴是整肅而有節制翼是慎密而無怠忽此乃行師之要亦吉甫成功之本

鄭燾奏庸公言其勢足如此定王國言其心欲如此俱屬未然

衍義上二章言王命吉甫出征此章則言吉甫奉命出師也上四句是行師之具下是行師之本奏庸功卽定王國耳定王國亦根在奏庸功來只是一時事而一屬車馬一屬嚴敬者互文見意也有嚴二句一氣說下嚴自約束軍心看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翼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天

自整理軍務看如臨事懼爲謀臧之類注中言將帥皆嚴敬則不止言吉甫可知矣庸公定國俱未然事但言其足以如此也 有隲正形容其修廣也奏庸功承車馬說謂攘夷安夏之功此四句只是鋪張以起下文耳言有此車馬已足以伐獫狁奏大功矣而將帥猶不敢恃強玩寇而必出於嚴翼要知嚴翼處便是武事不是嚴翼去共武事也 楊升庵曰姑息之愛非所施於介冑之士懶弛之政非所用於行陣之間故嚴翼其武所謂威克愛者濟敬勝忘者吉也 昆湖云昔日獫狁內侵其事危急王國戒嚴有不

定意今則荒服之制以明夷夏之防以立外難之既靖而王國奠定矣故曰定

正解此章言其制敵之有要也上四句是行師得其具而成大功下是行師得其本而奠大業

按嚴翼自是以吉甫言朱傳云將帥皆嚴敬則不止吉甫一人但不可分某人嚴某人翼二字相須乃全

供猶辦也嚴翼以辦武事時講云嚴翼便是武事覺混

講不但已也彼四牡之身既修長而腹背又充廣其大也有顯然者焉馬壯則兵強固足以薄伐獫狁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三

卻之以奏大功而告成矣然且不以強盛而忘嚴敬之道也有嚴焉威厥愛以允濟有翼焉欽承天子之威命於以共武之事焉以嚴敬共武之事則用師之要道得而制勝有本以定王國而固大業於久安也不可必邪

獫狁

句如句整居焦穫

句侵鎬及方

句至于涇陽

陽句

句織文鳥章

句白旆央央

句元戎十乘

行句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爲千里

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卽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旄者也中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

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獫狁者鳥章錯革鳥爲章也

白旆繼旄者也中央鮮明貌元大也夏后氏曰鉤

車先正也殷曰賁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鄭箋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獫狁之

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三

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微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鉤盤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

孔疏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有焦穫所以接於獫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爲北方耳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

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爲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獫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釋天云錯革鳥曰顧孫炎曰錯置也革急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三

也璽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璽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旗釋天云繼旆曰旆故云白夜繼旆者也夜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舊旆旆旌亦旆也以其繼旆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旗而言旆者散則通名言微纖者以其在軍爲微號之纖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纖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爲綱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晝中央也以絳爲繆璽爲鳥隼又絳爲旒書名於末以爲微纖自王以下旌旒雖

有等差其微纖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微纖亦繆長一尺畫鳥隼旗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

按鄭云織文鳥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其制不詳大抵只是言其旂幟耳釋文爾雅十藪周有焦穫

大全耀州三原縣今隸陝西西安府前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三

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氏曰鎬非豐鎬之鎬豐鎬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纓輪馬被甲衡轡之上畫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安成劉氏曰南仲亦以獫狁之難往城朔方靈夏等州之地則此獫狁所侵疑卽其地也東萊呂氏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旗之類皆幟之文也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爲旆也以帛續旆末爲燕尾戰則旆之

臨川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

疊山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元戎啓行可以摧鋒破陣左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輯錄解頤曰十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

言獵猶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獵猶爲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焉

今討獵猶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爲宣王中興之師也歟

豐城朱氏曰獵猶惟不自度量故其大眾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爲寇如此可謂臧矣於是建旌旗選鋒銳以攘之然謂之十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獵猶之難也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眾且盛又惡足以敵王

者之師哉

詩記獵猶將內犯京畿先踞焦穫爲久駐之地因而連延侵掠至於涇陽蓋畿內皆其蹂躪所及矣旆乃大將之旗軍前司命者其文日月蛟龍俱備鳥隼特其一耳

說約按此章亦四句一截之易明者觀注語自見照首章則彼是倒說此是順說也鳥隼爲朱雀繼旆爲元武頗有舊解而才伯不從謂兩句說旌旗皆傍前鋒不必遽兼後勁如傅氏之說此白旆卽軍前大旗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爲先是也旆乃後軍所建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焉

旆之末不妨有旂顧非此旆耳

衍義四句分上敘其深入之罪下是聲其罪以致討也匪茹非不度強弱是不度順逆蓋夷不亂華爲順亂華爲逆也逼近京師故曰深入賊勢如此正首章所謂孔熾也織文謂幟上有文也其文卽鳥隼之章以統前軍者卽前朱雀是也白者帛也勿誤認作白色看以絳帛爲旆幟則旆之此乃繼龜蛇之旆以絳帛綴續旆末爲燕尾故曰繼旆非與旆爲二物也中央只承白旆絳色說此統後軍者卽後元戎是也或謂中央總承織文白旆非是元戎是戎車選其大者

擺在頭陣十乘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所謂選鋒此等旗陣正到焦獲等地方去以絕其深入之患也 旗旒不設則軍旅無統而紀律弛故旗幟必鮮明元戎不駕則先鋒不銳而敵人玩故元戎必銳進此只言其兵威之盛其實吉甫之取勝已盡於有嚴有翼中以犯順之罪而伐以有制之兵功豈專於馬上收哉

正解此章言致討之有方也

按織文鳥章爲前軍白旆中央爲後軍元戎爲衝鋒之軍講家取其整齊耳詩未必如此分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三

講試以伐獫狁之師之前軍言之彼獫狁不自度量乃敢整齊而居於焦獲處周之地無所忌憚焉且內而侵我鎬及我方直至于涇水之陽深入爲寇如此容不整罪致討乎於是師統以旗則前軍有旆織織上之文畫以鳥隼之章又以白爲旆則中央而鮮明焉師行以車則維大戎十乘車緩輪馬被甲衛軔之上畫有劍戟所以冒突陷軍先啓行以迎敵焉前驅如此戰何不勝邪

戎車既安句如輕如軒句四牡既佶句既佶且閑句
薄伐獫狁句至于大原句文武吉甫句萬邦爲憲句

憲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毛傳輕摯佶正也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

也有文有武憲法也

鄭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三

適調也佶壯健貌吉甫此時大將也孔疏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獫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按毛謂王出鄭謂吉甫獨行鄭說是大全今大原府陽曲縣隸山西前漢書嚴尤曰宣王時獫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燕薊之整敵之而已

古義大原晉地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疊山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

則利於戰鬪也四牡既飭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矣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爲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法則者也

慶源韓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閑習逐出獵狁至于大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爲法哉

安成劉氏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吉甫其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五

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松高烝民詩可見其文

廬陵曹氏曰夫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尤在於德望之隆恃兵威之盛而有窮類之心非所以爲服遠之道也今吉甫之有文以附眾有武以威敵而萬邦皆以之爲法焉則所謂獵狁者逐出至于大原而已亦何恃乎窮追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矣雖窮師黷武豈能有成功哉

說約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曰大原截者非也上四句乃起下四句耳謝疊山亦上四句對薄伐二句

起文武二句說略與第二章一格

存旨既安卽上所謂既飭既佶卽上所謂驟驟且閑卽上所謂維則但上是就出師時言此則就臨陣時言耳然亦是陳其盛以起下薄伐意不重

集解按文武自就通章戎事上見但不必黏定薄伐二句向有作平日言者大謬

衍義上六句言其飭武備而禦戎有法下表其全才足以法天下也戎車卽首章所飭者安正在下句軒輕上見如輕如軒言制度工巧利於戰鬪也如卽而字非如似之如也蓋軒輕卽低昂一般木車上之制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五

此則如其輕之制如其軒之制也既佶且閑言教訓習熟耐於馳驅也閑字與前不同前謂人閑之此謂馬自閑習也薄伐者不勞餘力也至于大原者盡其境而還也文武不必專就薄伐二句說只就中取意便是蓋吉甫素是學問文章中人今北伐成功故詩人舉其文武全才見其賢如此所以成功也文武須交互講勿分析附眾之眾兼三軍百姓說不止獵狁之眾敵則敵人也萬邦爲憲總是言諸侯皆欲法其文以附眾法其武以威敵是也非文士法其文武七法其武也通章是其武之服言吉甫之武而至此

表出一文字以結之見其非武夫之武也斯則全才之可爲法也不必泥定分貼某處是文某處是武正解此章承上而言出師成功之事也 大原以南吾之土也則驅而出之大原以北彼之土也則聽其居之來則禦而去不追此帝王制禦夷狄之要道也此二句見北伐而成功文就行師中招攜懷遠上看出武就行師中戰勝攻取上看出此言其平日德威相濟寬猛得宜不就至于大原上見 自穆王遷戎於大原而大原爲戎狄之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大原而戎至於俞泉宣王僅能驅

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大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於此 按字書前高曰軒前下曰輕軒輕二字是高下之分非前後之分朱傳用鄭箋從前視從後視不甚分曉大抵是後下則前高爲軒後高則前下爲輕如輕如軒是高下如式之意 講試以伐獫狁之大隊言之繼元戎者有戎車焉既適調而安穩則後視如輕前視如軒也駕戎車者有四牡焉則既估而壯健既估矣又且閑習而有法也夫車之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馬之教訓習熟則耐

於馳驅是可以大得志於獫狁矣然且薄伐之亦至於大原而止不事窮追是則兼文武之吉甫德威並用進止有度可謂全才矣萬邦諸侯附眾威敵安得不以之爲法哉

吉甫燕喜

喜韻

既多受祉

祉韻

來歸自鎬

鎬韻

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

友韻

魚鼈膾鯉

鯉韻

侯誰在矣

矣韻

張仲孝友

友韻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毛傳祉福也 御進也 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

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鄭箋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 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按毛鄭以受祉爲受賞賜以飲爲王飲之酒皆添設只就吉甫歸家燕樂說爲是 御毛訓進鄭訓侍朱傳用毛解而其意不同毛謂進其宿而在家甚牽強

朱傳謂進饌便順

濮氏曰饌通屬俗呼團魚鮑火熟之名膾細切肉也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承入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臨川王氏曰忠也者移孝以爲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爲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

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獫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爲賢則又可見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聖

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爲美矣然此但爲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

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貫於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哉

疏義受福不在燕喜之外燕飲喜樂卽所以爲福也說約按此章亦斷在四句截觀注蓋以自足吉甫燕喜二句是以自起魚鼈四句可見也講意云上是燕

飲之受福下是與燕飲之得人亦看得不重複無回

欲判作兩燕似本仲恭又往時多云將相調和傳會時事者俱非是燕而曰喜曰祉者照上樓樓嚴翼等亦爲常情不必云休兵飲至上被天寵也 古義張仲諸友之一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

存旨本欲明其功而反以凱旋燕飲爲吉甫之福本欲彰其賢而反以孝友交歡爲吉甫之光形容最妙集解按此章私燕公燕固判然兩說或又有欲以燕喜爲公燕飲御爲私燕者然玩注意本一串語氣亦指私燕爲多也舉張仲不過因其孝友以重是燕耳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聖

將相調和皆附會時事之說非詩本旨

正解此章言成功奏凱而設燕也上二句是燕樂而獲福下是推設飲之由而及與燕之賢也燕飲慶源輔氏曰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非宣王燕之也方山昆湖皆從之諸家多指飲至策勳之日言雖是闕大然失卻經傳口氣矣有說燕是朝燕飲是家飲兩席不混做一席愚謂此見甚確可遵喜樂正與首章樓樓意反應受祉卽蒙燕喜說中外泰寧疆場無事天子安王國定一人之福天下之福亦大臣之福也來歸二句乃推其行燕之由以起下文玩集注蓋

以是等字相叫應可見曰飲御諸友則不獨一張仲而獨言張仲者舉一人以爲重也然詩不重在張仲賢張仲所以賢吉甫而美是燕耳本欲明吉甫之功故以邊廬肅清爲人臣之福本欲彰吉甫之賢故以孝友交歡爲其主之光若作天子燕之則反以張仲爲主吉甫爲賓而所與燕者之賢亦由天子命之非關吉甫矣

指南此章意自相貫不必區區分析燕飲乃休兵飲至天子燕之也輔氏謂吉甫私與其友燕者非也既多受祉雖不出燕喜之外卻亦不拘燕飲之內上而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器

王國奠安則朝廷之福皆其福下而四方寧謐則天下之福皆其福也方山謂燕喜卽所以爲福非也來歸二句只叫起下文耳或以此二句屬上看作推設燕之由非也大抵此章大意言吉甫既平獫狁而燕飲喜樂既多受祉矣且以其歸遠行久朋友之好晤違已甚是以燕飲之中又進諸友與焉而友果誰在乎有張仲之孝友在焉休兵飲至而同德合歡不有以爲俎豆之光乎注所謂賢吉甫而善是燕是也最要描寫得好

按吉甫燕喜加一喜字則爲自燕可知若王賜之燕

不當云然功成燕飲便是福受祉只承燕喜說爲切此二句提起燕字大槩說下文因推言同燕之人只是一事非兩時也來歸二句起下見闊別之久故與諸友燕也我字詩人代吉甫言非吉甫自言飲御並言謂飲之進之於諸友也傳云進饌當寬說而鼈鯉舉其美者言之張仲自是賢人在朝在野不可知只是孝友之人便足爲吉甫增重時講或謂將相調和竟以張仲爲相又或謂吉甫成功得張仲之力則又似行軍參謀矣一派浮闊俱謬

講及其伐獫狁而歸也何如哉功成班師而後從前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鑒

棲棲之象已平而獫狁之懷已釋吉甫燕飲喜樂其所以受福者亦既多矣蓋以其來歸自鎬方之遠而我行爲日永久因睽離而歡會情不容已也是以飲之酒而進御於諸友者則無之鼈鯉之鯉饌無不陳焉其所以與是燕者誰在矣乎則能孝親友于兄弟之張仲也以吉甫主是燕而受其祉以張仲與是燕而增之光孰非我王中興得人之盛邪

六月六章章八句

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獫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

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又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略而不盡

疊山謝氏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三章曰四牡修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佶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也

小序六月宣王北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吳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鄭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孔疏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屬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 按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

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

朱子曰北伐句得之 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尙仍儀禮次篇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吳

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按序云小雅廢而中國微大指可取而其說不盡確正解通詩詳序北伐之始終自出師至凱旋俱無不備五章以上總是行師成功之事下乃言其班師燕飲之樂也首三章是出師時事中二章是行師時事末是班師時事此詩雖稱吉甫實歸美宣王能命將上見其中興也篇中如匡王定國佐天子與薄伐而至于大原是一篇之大關鍵細分之首章言出師有

車馬戎服次章言車馬如此戎服如此三章言兵威雖盛而以嚴敬爲本四章又言聲罪致討以服其心然原其伐之者不過以其內侵而已五章遂言遂至太原而止不窮追也此序吉甫受命成功而功成則奏凱故末言休兵燕飲之事 古義按竹書事在宣王五年

詩經詳說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吳

詩經詳說卷三十九終

詩經詳說卷四十

牟陽再觀祖輯撰

彤弓之什

薄言采芣

芣韻

于彼新田

句

于此蔦畝

畝韻

方叔涖止

句

其車三千

句

師于之試

試韻

方叔率止

句

乘其四騏

句

騏驎異

異韻

路車有奭

奭韻

簠第魚服

服韻

鉤膺絛革

革韻

興也

芣韻

芣也

芣韻

芣也

芣韻

芣也

芣韻

可蒸爲茹

茹韻

即今苦蕒菜

宜馬食

軍行采之

人馬皆可食

也

田一歲曰苗

也田一歲曰苗

苗韻

二歲曰新田

三歲曰畝

方叔宣王卿士

受命爲將者也

涖臨也

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蓋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一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厭干扞也試肄習也言厭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車也輿赤貌簠第以方文竹簠爲車蔽也鉤膺馬輿領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鞍也絛革見蓼蕭篇

毛傳芣菜也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 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厭干扞試用也 輿赤貌鉤膺樊纓也

鄭箋與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并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第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倅革轡首垂也

孔疏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落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苗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二

炎曰苗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畬是也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眾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若然彼三等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八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况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夷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裏領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鞶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

黼飾之而九成是帶鞶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爲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按毛鄭以興意作養育軍士者非也大全韻會曰田一歲曰畬是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朱子曰孔氏以爲兼起鄉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

師此皆以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
嚴氏曰夷音與之入召康公之名音釋與此音異
天子六軍不過千乘不必實有三千 三千乘甲士
步卒將軍車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於六卿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孔氏謂羨卒
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名
數以求之只極言其兵車之盛耳况兵有先聲後實
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
輯錄詹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
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四

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前距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
人右角二十四人其七十二人隨之二日重車牛十
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
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
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
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矣
方叔蒞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
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

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疏義云詩言方叔之南征非為采芑而作但因道當
時之事而就用六句相呼應耳蓋與兔置采薇略同
但兔置采薇是借彼之所事為起語此是用己之所
事為起語

說約按此與下章各十二句凡四韻以三句為一連
六句為一截又一體也集傳畝每彼反試詩止反即
翼革俱為北音作去聲讀固一叶耳字彙領腮領也
巢未詳但別有類字云同體則巢疑亦如頭顧之謂
上六句以三句與三句易明也其下六句亦以方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五

叔率止至翼翼自作一連說路車有翼至修革又作
一連說勿混

集解每章屢稱方叔皆美將帥以見宣王之善於將
將者也師干之試就平日訓練言即下文進退有節
之類但此處且虛

衍義六句分止與車徒之盛下遂言車馬之美總是
軍容之盛也興至六句止蒞者臨此車徒秉節鉞以
撫之也率者總督此車徒以行也俱是一時事其車
三千句三十萬眾已在其中蓋有車必有徒車眾而
徒亦眾法當然也兵車戰鬪之車駕馬重車輜重之

車駕牛兵車三千亦極其盛而言師于之試重就字
言師眾之所以捍禦天敵者又練習也如五步六步
之節七伐八伐之方無不開習是已路車乃將帥所
乘之車非三千之車也鉤者馬領之飾樊纓馬膺之
飾詩人舉膺以見樊纓而朱注舉樊纓以解膺注樊
馬大帶則在膺之馬止言馬之胸而樊乃馬當胸帶
也纓鞅也又在樊上者也 新田在彼舊田在此師
眾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起興之意如此 車三
千眾也師干之試練也

正解此與下章先言軍眾以及軍容也與至六句止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六

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舊畝亦有之與所統之兵不
維眾而且練也 宣王中興田野饒闢于彼于此王
師所過足食無轉運肅持勞頓之苦於此亦可想見
師干之試未便說到師律之嚴上以上二句雖以
車徒對言其實徒即車之徒也 四駟雖言馬而乘
則又兼屬車只統言引起四駟翼翼纓對路車有翼
看

按師干二字是行師捍禦之事或於師字截開未妥
路車有翼即從上乘其四駟抽出言之路車即所
乘也鈎膺條革即四駟之飾也

講國之大事惟戎今奉命南征不有可言者乎彼軍
之行也薄言采芑而食則于新田在彼于舊畝在此
矣况我方叔臨蒞此軍以布其行陣也則其車三千
其眾如彼而師之扞禦者無不練習其練如此矣軍
實之盛為何如乎由是方叔統率以行而作而用之
乘其四馬則皆駟色四駟則翼翼而駟服順序焉至
於戎路之車爽然鮮明而竹簾為飾以之蔽也魚為
矢服以之載也馬之有鈎有膺有條革之下垂者以
為飾也軍容之盛又何如邪

薄言采芑

于彼新田

于此中鄉

方叔蒞止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七

車三千 旂旐央央 方叔率止 約軼錯衡 八
鸞 朱芾斯皇 有玼 有珌 有珌 有珌 有珌 有珌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泊約束軼轂也以皮纏束兵車
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轡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
馬故八也玼玼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
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玼玉聲玼蒼色如玼者也珌珌首
橫玉也禮三命赤芾玼珌

毛傳卿所也 軼長轂之軼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
也玼玼聲也 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玼玼聲
也玼蒼也三命玼珌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

鄭箋中鄉美地名 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眾將帥之車皆備 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章弁服朱衣裳也

孔疏言方叔爲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纁約其轂之軹錯置其文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轡之聲琤琮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琤琮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 說文云軹長轂也則轂謂之軹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纁束車轂以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八

爲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泊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鈎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爲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夷輿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爲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朱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鞅勳珩再命赤鞅勳珩三命赤鞅慈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

命而止而云慈珩則三命以上皆慈珩也故云三命慈珩明至九命皆慈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鄭解

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爲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注云章弁以黼章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章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廬陵彭氏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九

則錯衡八鸞皆以爲耳目之歡也 此與上章言方叔帥兵之時其精神氣餒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 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者其車馬之眾盛與師眾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旐中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眾盛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涖止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軹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

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其與後世以一舅之夫爲民之司命者異矣

通解朱字對慈字皇字對瑋字

六帖朱帝斯皇有瑋慈珩古人句法倒用以爲錯綜說約按此章亦照上章各三句爲一連六句爲一截後六句亦是言軍容之盛雍容閒暇意有之疑反不甚重鄉央瑋珩凡四韻 名物疏詩詁云軋轂之旁出者玉藻注青謂之慈爾雅翼云慈本白而末青青色尤美

衍義六句分上言車旗之盛下言車服之美總見得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十

軍容之盛如此兵車之轂束皮以固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兩服兩驂故有八鸞馬動鸞鳴則其聲瑋瑋命服乃平日所命卿士之服非臨征時天子始假是以隆重之也或作臨陣時自有御戎之服覺無味朱帝對慈珩看帝束脰蔽膝以韋爲之珩繫組貫珠以玉爲之方山云此亦方叔克壯其猷耳不然似有輕敵之兵與霸上棘門何異

正解其車三千卽車以該徒交龍之旗龜蛇之旒卽左以該右卽後以該前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意命服句且虛說下二句正是所命之服 方叔爲大

將服韎韐而佩鞶褱宜也而乃朱帝之斯皇慈珩之有瑋者韜略素閑在我已有定算故從容整暇以靜制動若此耳

按此章形容車服之盛以見方叔威儀整暇指南云不必就從容上說亦有見 鈴在鑣曰鸞鸞馬銜也釋名鑣包也在旁包斂其口也故云馬口兩旁

講薄言采芑則于新田在彼于中鄉在此矣况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之眾如彼而旂旐央央而鮮明如此矣由是方叔率之而行也所乘戎車則朱約其軋而文錯於衡四馬八鸞瑋瑋然聲之和車馬何盛邪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十一

所服命服則黃朱之帝斯皇然可觀而具有瑋然之聲者惟慈色之珩服飾何美邪

駟彼飛隼

其飛戾天

亦集爰止

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

方叔率止

鉦人伐鼓

陳師鞠旅

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

振旅闐闐

與也隼鸞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鏡也錫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眾也振止旅眾也言戰

罷而止其取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闕闕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

毛傳戾至也 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

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

鄭箋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方叔泄止三稱此者重帥也 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亦互言之 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眾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闕闕然振猶止也旅眾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孔疏駭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彼勇武之眾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眾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而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眾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眾以作其氣淵淵然為眾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闕闕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輩舍人曰謂隼鵠之屬輩輩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輩輩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鷃鳥也陸璣疏云隼鵠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 周禮有錞鐃鐃鐃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鑊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鐃鉦也鐃也則鐃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鐃鉦也形如小鐃是鐃亦名鉦也鐃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鐃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以淵淵闕闕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眾進闕闕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一句自相互也 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雅

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費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爲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公八年公羊文也

嚴氏曰晨風傳曰欽疾飛貌山陰陸氏曰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準能有準或曰卽今所呼爲鷂者

言準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眾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程子曰準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古

而不過也

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眾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說約按此章亦斷以六句爲一截三句爲一連謂興獨至末者妄也但後六句鼓自與振叶淵自與闐叶韻脚又一變換耳準之飛而戾天以興其車三千亦集爰止以興師干之試亦自可神會試謂肄習非習

此進退之節又於何等也但後六句又是承此而詳言之故注曰如下文所云既有下文則前六句爲上文亦無疑矣是注以興師之盛斷指三千句而進退有節斷指師干句如下文所云則該後六句俱爲無疑談者無自生葛藤也

副墨其進方銳無以治之則亂故鼓聲平和而不暴怒其退方亟無以治之則散故鼓聲闐闐而靜治集解按此章照注及輔氏說興意自是兩層亦至師干句止時講皆云直興至末此則不如說約之精細矣鉦人五句雖分未戰將戰既戰戰罷四項然亦是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圭

言其平日治兵有法非就荆蠻合戰時言也勿混

正解此章言其紀律之嚴也上六句興師眾盛而進退有節下正言其進退之節興意亦至六句止以準之急疾而飛止有節興兵之強盛而進退有節也此章試字謂練習其進退之節鉦人句是未戰時事陳師句是將戰時事淵闐句是當戰時事闐闐句是畢戰時事鉦人句欲其聽此聲以進退也陳師句欲其守此法以進退也淵闐者是使從容取勝強者不得先登弱者不得退避也闐闐者使從容歸壁怯者不敢先奔勇者不敢後殿也注中動靜雖主進退言然

非進即為動退則為靜也動靜乃進退中事蓋進動也進而止則靜矣退亦動也退而止則靜矣動靜固以鉦鼓為節而鉦又所以節鼓者如進兵退兵也則伐鼓欲止其進退也則伐鉦蓋進以鼓行金止退亦以鼓行金止是治兵振旅各有進退之節也不可謂伐鼓句是進有節振旅句是退有節也觀本文不言金而止云振旅亦以鼓行金止可見要知是方叔平日戰法如此若作與荆蠻會戰則下聞名畏服難說顯允句雖輕卻與他處別要黏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 羅聞野云鼓聲淵淵和平戰而若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七

不欲戰者不惟恐多殺以傷吾仁抑亦恐貪功而失吾律也闐闐齊一退而猶若對敵者不惟恐微利而亂吾紀抑亦恐敵之乘怠而躡吾後也按講家以此師干之試為習進退之節下文即言進退之節上下聯貫可從講夫豈但軍容之盛且有師律之嚴焉彼默然疾急之飛隼其飛猛至於天亦集於所止而有其節矣况我方叔澣止也其車三千勢眾盛而猛鷲又師干之試而進退之有節矣其進退之有節維何蓋以我方叔之率止也三軍之動靜以鉦鼓則設鉦人以伐鉦

設鼓人以伐鼓未戰而耳目有司也三軍之約束在號令則陳其師以勒師陳其旅以勒旅將戰而誓眾有法也且我顯允之方叔治其眾以前也則伐鼓以行而淵淵平和既戰而鼓聲不暴也止眾以入也則以鼓振旅而闐闐收斂戰罷而又齊一無先後也蓋平日習於進退之節如此

方叔率止

句

執訊獲醜

句

方叔元老

句

克壯其猶

句

方叔率止

句

執訊獲醜

句

方叔元老

句

克壯其猶

句

如雷如雷

句

顯允方叔

句

征伐獫狁

句

蠻荆來威

句

如雷如雷

句

顯允方叔

句

征伐獫狁

句

蠻荆來威

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七

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噦噦眾也焯焯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也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

毛傳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 噦噦眾也焯焯盛也

鄭箋大邦列國之大也 猶謀也謀兵謀也 方叔率其士眾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言戎車既眾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 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獫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

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孔疏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
大全爾雅注曰霆雷之急疾者謂霹靂

安成劉氏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則師卦所謂丈人
所謂長子者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將董大
眾荆人自服不待戰而屈也

六帖戎車三句一串意俱就戎車言 來威非必不
戰而服但不專於戰耳

通解上三章典體也以三句爲韻此章賦體也以二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大

句爲韻者三三句爲韻者二亦文章變態也

說約按此章亦在六句截

合訂克壯其猶就出奇制勝言不指上文進退有節

也如霆如雷承上嘽嘽焯焯而狀其勢向有作另指

王師之氣燄可畏者非也

詩記六月之詩猶有戒心此詩直言來威蓋承北伐

之餘威以臨之也詩人言蠻荆之服而推本於征伐

獯狁得其要矣

正解此章言其謀猷氣勢聲望皆足以服遠也蓋爾

至如雷句言其兵謀壯而兵威著下是聲望隆而成

服遠之功首二句只引起下文非聲其罪之意元老

尊之之辭易之師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
蠻荆背叛田有禽矣方叔以元老而帥師所謂長子

也壯猷不可就上章進退有節說言方叔之謀略出
於兵家常法之外得於敵人未發之先就出奇制勝

上描出他一段神旺氣直來見方叔老成以謀爲壯
不以為壯非如少年輕俊之士徒以勇力求勝而

無深謀遠慮者比蠻荆敢於爲仇豈不知中國之有
方叔特謂方叔老矣其謀或少衰孰知年老而謀則

壯乎壯是審固周旋意非強壯之謂轉到執訊獲醜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尤

四句須云而况其兵威之盛云云執訊獲醜還自我

所率之人言方山南台等俱作實事說然詩人於執

訊獲醜之下而乃言戎車之眾盛又執訊句接率止

說斷就人說爲是蓋執訊獲醜就人之勇上言威也

戎車三句就車之眾盛上言威也或謂執訊句對戎

車二句而如霆句則承上二意而狀其威如此亦可

從嘽嘽言其數焯焯言其勢也亦爲壯猷之方叔率

之所以聲勢如此來威要形容荆蠻相語之意出來

蓋荆人本心卻以方叔老不能將故敢憑陵及聞復

將是以屈也此非必不戰而服雖常用戰然以其名

望之隆遽爾來服有不專主於戰鬪之功耳夫曰來畏服則克壯之猷有所不必用而肆伐之威有不必修者矣 莊素鶴曰歷事五朝而精練國體積起兵間而熟悉夷情故曰元老甲兵富於胸中韜略閑於素定故曰壯猷所謂師貞丈人是也 古來命將多用老成人太公方叔無論矣秦王之於王翦漢宣之於趙充國隋公之於韋孝寬用之則成不用則敗方叔一駕而爲北伐之勳是名以功成也再駕而爲南征之績是功以名致也

按大邦卽指王朝言鄭謂列邦之大未受元老之老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謂年老也以其老中尊大故爲元老壯猶從元老看出則見其歷練老成謀出萬全意執訊獲醜言方叔所率之士能如此若作已執獲則下文戎車云次第不合嘽嘽車之眾雷霆勢之雄有先聲奪人意荆人知其曾伐獫狁知非己所能抗故皆來歸而畏服也講夫軍容盛師律嚴如此然其所以收全勝之功者豈恃此哉彼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仇意以中國無人豈知我方叔爲一時大老而其謀略則出於兵家常法之外得於敵人未發之先爲克壯焉故方叔率是師而行也有執訊獲醜之勢而其戎車則嘽嘽

焯焯而數之眾盛且如霆如雷而勢之雄猛兵威之權敵固矣且顯允之方叔嘗征伐獫狁其名望之隆蠻荆聞之遽爾畏懼而來服有不專主於戰鬪之功者此孰非我王中興得人之盛邪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永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而可見矣豈曰夸云乎我

小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孔疏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並言征伐其義一也

正解通詩四章總以元老壯猷爲主贊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首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末章推本其威名著而遠人服以見成功之有本也按前篇北伐作於有功而歸此篇南征作於率師

而往前篇作於詩人故君臣同與焉此篇作於軍士故但知有將帥而已

按歸時作往時作未確當俱是詩人鋪揚

指南此連上篇雖言二子之善將兵實見宣王之善將將中興之氣象也

說約古義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我車既攻句我馬既同句四牡龐龐句駕言徂東句

東韻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毛傳已見集傳

孔疏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爲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迫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

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慶源輔氏曰車以堅綴爲善馬以齊同爲盛首章既言其攻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

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閒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呂記朱氏曰此詩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謂治而成其良也

說約按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作此詩以田獵爲主詩柄復會字因字各妙

詩說車馬者國家富強之本既攻既同則百廢盡舉可知矣中興氣象宛然在目

正解此章上二句備車馬之盛下是言駕之而爲東都之行也我車二句要見天子中興百度維新田賦復而與人效職馬政修而牧人供事非如昔日車馬

之滿敵意既攻造作中度而車堅緻也既同差擇得精而馬齊疾也玩二既字則在閒暇時已素備矣四牡句就駕車說馬以駕車充滿於衡軔之間故曰充實天子欲往東都當有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徂東之舉所以復曠典於久廢振人心於積衰者皆在此行注中泛字將字宜玩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暗合會同田獵意在至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爲言 車攻馬同物力優矣由此推之其中車無脫輻其國人無虛廩則庶官修也其任重無覆轍其致遠無逸駕則投材當也按丘甸而出載環郊垧而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攻駒則王賦實民齒繁也飭戎車而既安比四驥而維則則匡國之猷威遠之略也中興之氣象何如哉指南三句分四牡靡靡不過足我馬既同之意耳首三句要見昔無今有意攻謂車之堅緻牢實同還泛言爲是四牡即我馬也靡靡充肥壯實之意駕以馬駕車也徂東時說俱云宜以復古泛講然據詩太岳說即就將往而會同講亦不妨

按朱氏車攻馬同泛言軍實駕言徂東方言君子所乘似分截不聯時講駕即承所攻之車所同之馬說上下一意可從 靡靡以充肥壯實言之正解謂充

滿衡軔之間太拘

講吾王慨周室之中衰復曠古之大典其事之盛美何如乎彼有田則有車自田賦廢壞無有堅車今也輿人效職我車則既堅治矣有車則有馬自馬政不修無有同馬今也牧人共事我馬則既齊一矣於是四牡之靡靡駕是攻車言將往東都焉蓋東都居天下之中土均四方之里道成王周公所營也中衰以後無車轍馬迹久矣今日之行使周官威儀復見於天下者不於是邪

田車既好句

四牡孔阜句

東有甫草句

駕言行狩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狩韻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毛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櫛閒容握驅而入整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遂奔走古之道也

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孔疏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旣爲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鐵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闌闌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整著門旁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一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卽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卽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

大閱云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

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賢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閒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三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謂之後表是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卽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旣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旣習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表又從前第三表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

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旣陳車驅卒奔驟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天

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畢之因置虞旌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獵也各舉終始之二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爲防以葛覆實爲樹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

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旣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卽然也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曠方曰河南曰滎州其澤數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鄴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天

說約古義甫草鄭云甫田之草也爾雅作甫田十藪之一澤無水曰藪據郡縣志言圃田澤南北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則敖地正在圃田中耳按毛以甫爲大於大草說不去鄭以甫田爲地名是矣而又拆出草字爲甫田之草亦未是看來甫草卽是地名名以多草而起因爲田獵之所故又名甫田甫田在古時周圍百有餘里故天子於此田獵今皆爲良田自中牟縣治以西至鄭州之東皆甫田址也

安成劉氏曰宣王嘗封庶弟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爲鄴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於東都然後圃田

爲鄭地 開封府中牟縣今隸河南

此章指言將往狩於圃田也

說約六帖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亦猶秋
嘗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南韉北譯而四方之
譯通稱韉譯如此篇中稱于苗豈必實是仲夏駕言
行狩又實是仲冬也卽下章會同有釋按當時豈是
會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也
按此足破泥古之過于苗行狩大段取叶韻故不拘
耳

衍義四句分上是飭往狩之具下是指往狩之地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駕言二字承上以是馬駕是車言行狩分明是大蒐
以復文武之舊業以震聳宇內之人心不止爲區區
獲禽也要玩注指言將往狩句 既好孔阜不必如
疏義謂車既攻則好馬既同則阜說駕言二字承上
以是馬駕是車言行狩玩注將字此猶未至東都特
指言所爲之事而預道之辭耳直至四章朝會後方
實行狩也

正解好阜不必率上攻同宜另講或云上章既攻概
言其制之工緻此既好則自既攻中擇其車以從田
者皆堅好也上既同概言其馬之生聚此孔阜則自

既同中擇其齊足者皆阜大也 天子于田馳騫於

諸侯采地不可故自以閑曠之地供田獵而甫草正
獸之所同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指南要點復盛典意

講夫往東都必有事於田獵今田車則既好矣四牡
則孔阜矣果欲往何所乎蓋東都畿內有閑曠之地
名甫草者駕是車馬言將行狩於斯焉

之子于苗苗句選徒徒句建旆旆句設旆旆句搏獸獸句于敖

敖韻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駕騫聲眾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盛也數車徒者其聲駕騫則車徒之眾可知且車徒不
譁而唯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榮陽地名也

毛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騫聲也維數車徒者
爲有聲也 敖地名

鄭箋于曰也 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榮陽

孔疏大司馬仲夏教茭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
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
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
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
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

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諱而云驚鷹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

東萊呂氏曰敖山名晉師敖鄭在敖邨之閒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騎衛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卽此地也

按呂東萊謂甫草卽敖地敖近榮陽卽古所云敖倉也在鄭州西甫草在鄭州東非一處只自東都赴甫草道必經敖而先爲獵耳

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東萊呂氏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慶源輔氏曰選徒閱賢言其眾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旂旄焉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遽曰搏獸于敖言其土眾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說約按選徒句眾字較重靜治其餘意也 纂序靜治意當於末章有聞無聲發之

副墨田獵之徒有麓人以戒途獸人以辨物司常掌

旂虞人植旂故選之獸焉

衍義選徒建旂本皆于苗事然重選徒上蓋建旂正以選車徒也但言選徒則選車可知選徒兼王賦復師律嚴二意

正解于苗而建旂搏獸乃會朝以後事此章特預爲之備耳

按放在東都之東未會諸侯於東都而先言搏獸于敖當是預備如此

講迨夫至東都也之子有事者預備于苗之舉乃選車徒而其聲響顯然極其眾盛由是建旂於車而設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三

旂於旂之首序而且整將以搏獸於敖山之下焉

鶴彼四牡

四牡奕奕

赤芾金鳥

會同有繹

儀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

毛傳言諸侯來會也 諸侯赤芾金鳥鳥達屬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

鄭箋金鳥黃朱色也

孔疏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鳥達屬者

天官履人注云鳥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卽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撮上達者也此鳥也而曰屨屨通名以鳥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氣掌屨鳥是屨爲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類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誦

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但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旣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臨川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沿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

嚴緝首章以我指宣王此章以彼指諸侯說約按禮書諸侯芾在國則朱朝王則赤其體前後方其緇火山上有頸肩旁與上有純中有紉與天子

同

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廬陵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絕此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六帖時見者無常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見者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焉當時不是會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誦

稱如上狩苗之類是也

集解按此節正中興氣象人心懷德畏罪如此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觀漢官威儀耳

衍義上二句是來朝而在道時事下二句是入朝時事但不可據此意對看只以順做爲自然也一路相屬曰連絡各路皆有曰布散兩階各立曰陳列兩階相續曰聯屬

正解解頤云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上言選徒此章只宜言行狩矣而乃以會同間之蕭欲

講獵於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

指南奕奕連絡布散也此指東都之郊而言不是在道如此

講田獵雖既備而待朝會之先舉但見諸侯之來朝也駕彼四牡四牡則奕奕然連絡而布散焉蓋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也及其朝於君也但見所服者上赤芾下金舄會同於斯則有繚然而陳列聯屬焉於東都而舉朝會之大典其盛有如此

決拾既伏句弓矢既調句射夫既同句助我舉柴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美

柴韻

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伏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孽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毛傳決鈎弦也拾遂也伏利也 柴積也 鄭箋伏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孔疏傳以伏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

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

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伏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伏爲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隨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 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 按鄭以同爲復射位不合

華谷嚴氏曰決即衛芻蕘所謂隼也

疊山謝氏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美

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

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說約按集傳伏叶柴調叶同太穿鑿六帖射夫既同爲散句而伏調柴爲一韻是然字書無攷 古韻六御七遇本通用伏柴其類也乃到暴毫詔皆可與相叶則調爲去聲可與伏柴相叶亦無疑 柴不必以同調叶 存旨射夫自諸侯以下及卿大夫從行之士皆是禮

天子建大綏諸侯助以小綏天子執路鼓諸侯助以賁鼓舉柴重人心樂趨上集注獲多意就既同內見之不重

衍義決拾二句輕重下二句開體謂開弓之體使內向而來也放弦謂之遂蓋韜左臂拾其衣袖利放弦也射夫注明說是諸侯來會者但下文又說箇諸侯之人此亦不苟蓋謂諸侯左右從行卿大夫也舉柴謂獲禽而積之多因以舉之柴者收入車箱載以歸也積禽多意不重要在助字上認出諸侯樂於率眾趨事意 此章方是行獵上二句飭行狩之具下見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美

其人力之齊我指天子射夫指諸侯及從行之卿大夫諸侯而謂之射夫者以天子臨之皆射夫也正解諸侯皆去金鳥而用決拾舍赤芾而持弓矢故曰射夫諸侯并左右從行者皆在故曰同然只是人入協力非必比其耦也 上章是會同入而在朝之儀肅見文物整肅氣象此章是田獵出而在野之力齊見武功奮揚氣象總是一人勵精人心整肅之意按集傳射夫言諸侯舉柴言諸侯之人有分別既同當以射言舉柴稍後另一義 講會同既畢田獵斯舉獵必以射茲決以開弓之體

使內向而來拾以韜其衣袖而利弦之去亦既比飲而整齊矣弓強者配矢之重弓弱者配矢之輕又既均調而相得矣由是射夫自諸侯以下來會之人既各協同以射且以助我舉此積禽之事焉一時人心之同奮為何如哉

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

不失其馳

會矢如破

韻破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跪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美

毛傳言御者之良也 言習於射御法也 鄭箋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孔疏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猗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馳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此云驂不相猗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 安成劉氏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

廣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六月比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矣

臨川王氏曰向日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日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

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說約按猗古義箇韻

馳字可不叶

詩說不失其馳二句固是射御兼善亦要見人心競勸各竭其長以獻至尊之意

衍義上一句言田獵之事下言射御之善也御不失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罕

其馳驅謂過君表逐禽左而範我馳驅也舍矢如破謂射左驂達右驂而巧力俱全也凡射中左為巧左達右至死為力達右則如破矣此二句須串說云御者不少比於射而射者不見制於御方見得射御之善

正解不猗只言調習未說到御之善獨言驂者驂在服外易於出入也 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句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 此見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技之精也亦根人心競勸來正射夫之同

處

按四黃既駕而兩驂不猗則兩服在內其調可知此是駕馬時見其如此及其馳驅又皆合法兩意不相混

講夫射必有御今四馬皆黃則既駕焉不惟齊足而且齊色馬有餘矣兩驂如手皆不倚焉固無內入亦無外出教有素矣且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正法無事詭遇而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焉射御並善何美邪

蕭蕭馬鳴

鳴句

悠悠旆旌

旆句

徒御不驚

驚句

大庾不盈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罕

盈句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庾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驂而射之達於右驂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驂達於右驂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眾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

也舊說不驚鷩也不盈盈也亦通

毛傳言不謹諱也 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鷩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臆而射之達於右臆爲上殺射右耳本大之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鄭箋不驚鷩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爲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聖

孔疏言王者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諸侯皆爲徒行此獨以爲輦者釋訓云徒御不輦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爲說 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

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臆而射之

達過於右肩臆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達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牌而達過於右脅髀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肅而射之達於右髀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臆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臆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聖

無廚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爲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爲達也而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剪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二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

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按毛以不謹詳釋上二句似無味以驚爲警戒之警故以不驚爲驚不盈爲盈今不用孔疏三等禽每禽取三十是也又云三等各十集傳因之未甚明而時講謂每等取十亦在煩澤宮中如此則各取十足矣何必又每等取三十邪恐是避九十之多添此一折毛傳本無之竊疑孔疏各十十字上落三字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器

不然文義不通朱傳每等得十亦少三字或以三字易得字則皆合

大全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禮記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擇士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穀梁傳曰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說約按上兩疊字下兩不字應各二句對說庖不盈頒禽均是反照解纂序上中下每殺取三十總共九十獻君九十中又每等各取其十只下殺君自用上中奉賓祭其實亦入君庖以治之其餘六十及三不獻頒澤宮云蕭蕭悠悠看間暇字只重獵畢靜治意並在有聞無聲發明爲末章進步結法

衍義上三句是終事嚴見王威之肅下頒禽均見王惠之溥也終事嚴是義處頒禽均是仁處行事從容取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俱於此章見之正解蕭蕭三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鑒

喧譁總是形容整肅意蕭蕭馬鳴不煩馳逐也悠悠旆旌不事搖曳也徒御不驚只承上疊疊說來言其銜枚疾走按轡徐行在幽閒中自有嚴肅氣象總是畢射時光景

請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但聞馬鳴之聲蕭蕭然而靜也見旌旆之行悠悠然而緩也凡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而所獲之禽以充君庖擇取三十而已不盈溢也終事何嚴而頒禽何均邪

成韻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

毛傳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

鄭箋音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 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

孔疏毛以爲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諠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 鄭以之子斥宣王爲異耳按毛以之子爲從王羣臣是也謂有善聞無著落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吳

鄭以大成爲致太平覺寬泛

慶源輔氏曰聞師之獵而不聞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然皆苟道也章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

廬陵彭氏曰宣王治兵之法其見於田獵已如此詩人固信其大有成也

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安成劉氏曰楚辭集注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

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車羣公劉卒章皆然

豐城朱氏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疏義大成以獵事言 說約按如此卽君子大成俱照本章云盛德大業須開說者頗妄

詩說玩允矣展也語氣似對平日言蓋驗之於田獵而益信耳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吳

集解按有聞無聲從踴躍不驚想成大成又從有聞無聲看出允矣展也語氣雖平然君子卻是大成之本此處又須分曉

衍義此章上二句敘其始終之嚴下信其德業之盛也之子指諸侯有司要歸重王者身上來有聞始而聞其體嚴終而聞其肅肅也無聲始而靜治終而不驚或謂無聲者謂事已立而跡不見功已成而人不如此意比注更進一層君子以人品言大成以事業言蓋有始有卒而去怠荒之私則德爲有恆成始成終而振明作之功則業爲可久宣王中興復古人皆

以君子稱之大成期之今就于田一事而終始嚴肅如此則他事可知蓋信乎其君子誠哉其大成也按大成就獵事言爲是言外見得無不大成意若直作推開本事便無收煞詩只是贊美時講或添恐其不能保令終是分外意勿夾入

講合而觀之有司之于征而獵也始也選徒焉終也徒御不驚但有聞師之行而無他聲何師律之嚴也美哉我王存諸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不允矣其爲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不展也其爲大成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哭

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中興之所以盛也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安成劉氏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爲四章章八句也

小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

而選車徒焉

孔疏言修車馬卽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旂設施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卽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卽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爲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爲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哭

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頗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總歎美之也

正解通詩八章總是美宣王中興復古而敘其田獵之始終也前七章是詳田獵始終之事末章總言其事以美之各章意旨極有次第觀注了然而語意本結在君子大成上雖東都之行重在朝會而此詩則因田獵而作則田獵亦宜並重篇中如旣政旣同旣好旣伏旣調旣駕俱見中興之後百廢俱舉有犁然夙備之意

說約疏義田獵皆爲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因
及此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古義按竹書
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郡遂狩于甫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至

詩經詳說卷四十終

詩經詳說卷四十一

彤弓之什

牟陽冉覲祖輯撰

吉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阜韻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阜韻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

謂禽獸之羣衆也

毛傳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
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鄭箋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 醜衆也田而升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孔疏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
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禱祖求其馬
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
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
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 祭之在春其
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
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口故云
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
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

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

按毛順類之說不緊要

合纂馬無祖以始養馬者爲祖在天則天駟房星之辰也戊茂也物皆茂盛故以是日禱焉

附攷晉天文志曰房四星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

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歷險而從禽也以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二

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說約按字彙戊莫候切本音茂此詩則音牡六句皆有韻同叶也今人通讀作務術家稱爲武俱非是惟孟子集注太甲大戊鄉塾相仍猶讀大茂爲合耳釋文云戊茂也物皆茂盛則解亦卽爲茂云舊韻戊字在二十六宥洪武正韻十九宥音解亦同存旨此與下章皆未然事凡射獵必自後追逐之故曰從

正解此章是先時而修獵之具也上二句豫祈車馬之善下是備田獵之用吉日維戊重祭禱上不重誨

日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田獵外事故此以戊而下以庚皆剛日也既好孔阜承祭來得神力

之助而好阜也一說車牢馬健與祭禱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從其羣醜從字與下漆沮之從從字乃從

獸之從蓋追逐其後故曰從與三章注從王者從字不同歷險從禽只言車馬是用與下章俱未然事觀

注可以二字便見

講獵以講武國之大事我王能無特舉之乎外事用

剛日故於吉善之日維戊也既伯焉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焉因祭而祈之願馬之強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三

而獲多也既禱而馬祖効靈於是田車則既好矣四牡則孔阜矣可以升彼大阜之險而從夫禽獸之羣眾矣蓋未獵而備其具如此

吉日庚午

既差我馬

獸之所同

鹿麋麇

漆沮之從

天子之所

所韻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麋麇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津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

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牝曰麋麇衆多也漆沮之水鹿麋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

所

鄭箋同猶聚也麋牡曰麋麋復麋言多也

孔疏毛以爲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麋之與鹿麋麋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麋爲獸名爲異耳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四

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爲馬故也釋獸云鹿牡麋牝麋是鹿牝曰麋也麋麋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麋字

按鄭以爲驅禽至天子之所多一折

三山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

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

古義孔云必用午者蓋於辰午爲馬故也如甲子爲剛乙丑爲柔至爲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乙亥嘗之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必拘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五

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麋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詩說凡狩獵恐妨農害稼必有專地此漆沮及甫草是也甫草在東都漆沮在西都提出天子以震肅天下語意極鄭重勿略過

集解按漆沮既狩獵專地則此章下四句非將田而始擇之蓋特夸張揚厲以指出行狩地耳衍義二句分上擇所用之馬下審行狩之地重擇地上擇馬輕獸之四句依注一直說下注中宜字生於

盛字來蓋天子行獵將以復古典使禽獸不多則不足
足以行獵非所宜矣今漆沮禽獸最盛所以宜爲天子
田獵之所也此與上章俱是追敘將狩未狩之先
事 張壯來曰漆沮乃王氣所鍾是天子祖宗所遺
但天子委而不臨則百物亦若隱焉以待者茲天子
中興百獸率舞而效靈也以此見其爲天子之所也
若泥宜爲二字便差了然按孔疏漆沮在涇水之東
與古公自土沮漆者別則不可謂是興王之地矣蓋
天子田獵自有專地東有甫田西有漆沮是也今日
應運中興人心鼓舞則漆沮之西禽獸眾多宜爲天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六

子西狩之所也此說最妥

正解此章是臨期而擇獵之地也 差我馬者於孔
阜中齊其足力田事尚疾故也獸之四句依注一直
說下言禽獸眾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其禽
獸之盛誠爲天子之所也

指南所字只就開曠之地禽獸之多發揮便是聚岡
謂宣王之田中興之會也必漆沮之盛方宜爲天子
田獵之所此看太巧

按指南駁朱子視獸所聚爲著象視字無病獵非旋
視而獵原擬定向漆沮便是視獸所聚不必泥先視

而後往也

講未已也越庚午之吉日既差擇我馬而齊其足又
視獸之所聚應鹿麋麋而眾多之處則漆沮之旁土
地廣饒禽獸繁盛惟此之從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蓋未獵而又得其地如此

瞻彼中原 其祁孔有 有備 儻儻俟俟 俟頤 或羣或友 有備 儻儻俟俟 俟頤 或羣或友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日羣二日
羣二日友燕樂也

毛傳祁大也 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日羣二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七

友 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

孔疏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
言其趨故以趨則儻儻行則俟俟周語曰獸三爲羣
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故二曰友三曰羣謂
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

按鄭改祁爲麋甚妄訓率爲循循其左右之宜亦不
切 毛鄭皆以燕爲安謂安待天子之射非燕字義
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
事以樂天子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

識約按其祗自孔疏以下俱以獸言至聚鬪講意始
主地言末二句須說得氣象 鄭雒書文人三爲眾
而獸則三爲羣人二爲耦而獸則二爲友亦先羣集
中警語

副墨儼然二句正所謂孔有也亦與上獸之所同相應

詩邇悉率二句自是天子得人心處然不必歸美天子只言下之人如此奉上則所以致之者躍然言外矣燕亦不止是獲禽全在想見天子合羣心振武烈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八

修曠興其成其盛上

衍義圖句言物產之盛下見人心之齊重樂天子上方是行獵所在孔有言禽獸之多也儻儻二句卽孔有意悉率注各共其事射御追逐之類皆是不必兼諸侯言趨則儻儻疾行而追其類也則前之歌可知行則俟俟緩行而留其羣也則後之獸可知或三爲羣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爲友其友不可計也形容多意如畫悉率二句要見人心鼓舞樂於趨事天子憑軾而觀之宜爲之一快意所以致之者自在言外一說此二句推廣言之如云或率之而禦北狄或率

之而捍南荆無不可以紓王之氣直於一狩以靡其
端中興氣象更說得大

正解此章言物產盛而臣協力以樂君也

指南中原卽漆沮之所僦僦二句正見孔有與獸之所從三句相照左右從王之人率自相率也率左右以燕天子一氣說

講及其獵也何如凡從王者瞻彼溱沮廣平之原其地則祁大而其獸則甚有焉疾趨則儻儻緩行則俟俟或三以爲羣或二以爲友獸之多如此真天子所欲振師閱武於斯者於是悉率其左右之人各供其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九

田獵之事以燕樂天子之心也蓋方田獵而人心踴躍如此

既張我弓句 既挾我矢句 發彼小豸句 殪此大兕句
以御賓客句 且以酌醴句 醴韻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豨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

毛傳殲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 饗醴天子之飲酒也

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

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爲俎實也

孔疏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犯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犯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 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臣爲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爲大賓故臣爲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並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賓從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十

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若乾之爲脯實之爲醴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按鄭謂給賓客之御孔謂御者給與充用之辭看來只是言給賓之用耳朱傳訓進自覺省力 鄭謂酌醴以爲俎實朱傳則謂御賓客用爲俎實而酌醴另言之更爲分曉

大全五齊周禮酒正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醴猶醴也此齊熟時上下一

體汁滓相將故名

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壘山謝氏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

衍義四句分上因射而獲禽下是備禮以燕賓也重下二句小犯不難於力制故曰發言一射即中之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十一

大兕不難於巧中故曰殪言射之即死也末二句言王命有司以爲俎豆而進之非王者自進也且字無甚意義勿泥酌醴不可單指酒蓋以此俎豆而酌醴也此不必主中殺亦不可作償其勞只重天子與賓燕飲上但時義多用酬勞田事之臣說

正解二既字根上而已行射說來蓋張弓挾矢中小殪大俱是悉率中事也 按醴甘酒也周官酒正五齊之二曰醴齊坊記曰醴酒在室以此見醴爲盛禮天子享諸侯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既獵而燕亦見復先王之盛典與夢蕭湛露之舉同玩且以二字

見田獵獲多如此不但可以樂常宴即以之酌醴亦且無不備也 荆川云末二章或以前爲下悅上後爲上待下爲見上下之情或以前爲樂上之心後爲供上之燕皆自以下奉之言之俱非詩人之旨蓋此詩只美宣王田獵以君爲主言其行獵而見人心之齊獲禽以爲燕飲之用上下之情此中自可想見指南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一申看二以字俱指禽獸言言以此物爲羞爲醴燕中之一助也

講未已也既張我之弓焉既挾我之矢焉於彼小狝發則中之何巧也於此大兕觥而死之何力也得禽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圭

如此當其時卽爲俎實以進御於賓客且以酌醴而飲之示慈惠而光邦家實有攸賴豈但奉祭祀充君庖已邪蓋既獵而禮儀甚備如此也中興之盛所以可美也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慶源輔氏曰東萊之說固善而朱子又改勅數六句

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謂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供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爲樂也綜理之周謂祭禘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

安成劉氏曰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卽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旄車旆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賢驍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釋而助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圭

我舉柴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旣伯旣禱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卽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小序吉日美宣王田獵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孔疏作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卽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

田獵言田足以總之特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尙留意於馬祖之神爲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降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

朱子曰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正解上篇狩於東都此篇狩於西都俱要見復古意首章言祭禱以備田獵之具二章言擇地以備田獵之所三章言方獵而得羣下之心四章言既獵而備燕下之禮重在末二章人心鼓舞上悉率左右二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古

又管得末章通篇俱要歸重宣王身上去上下意不必拘車攻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春容爾雅有典有則有質有文後世表揚羽獵未足窺其藩籬也

指南上二章周綜理之務下二章協上下之情與前篇車攻所詠皆宣王中興復古之事也首二章不過從頭敘起以引三章語耳宜以悉率二句爲主而御賓客即承此來以終狩事都歸重王身上說鍾伯敬曰田獵之舉行於庸主則爲荒行於盛世件件足述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哀此鰥寡

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

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毛傳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侯伯卿士

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鄭箋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與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

道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

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

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爰曰也王之意不徒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五

使此爲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調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孔疏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與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與一事耳不謂以鴈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

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這避厲王也

按毛鄭以之子指侯伯卿士覺添設又以矜人與鰥

寡分爲二以及爲賙餼及之作王之言語氣尤不合

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

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

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

後三篇放此

臨川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六

眉山蘇氏曰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

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

慶源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

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六帖鴻鴈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人民流離未

得所止

說約按野寡古義廣韻

衍義四句分上興其可哀之甚下指其可哀之人之

子上須點王政之失意之子不止自謂于征就流離

在途言劬勞就于征上發如草行露宿與下章我行

其野意同鰥寡可矜者卽其劬勞于野者也故注以

一意解之

正解追敘昔日而言 輔氏似將鰥寡推深一層不

可依鰥寡不但老而無夫妻凡室家相棄而不顧者

皆是蓋散之四方舉目無非此輩故言劬勞已苦而

矧其劬勞者又都是無依靠的人其情景淒涼何如

也還視今日之安已大相懸絕矣

指南肅肅羽聲見勞意于征離散而往於四方也劬

勞卽在途之苦如依櫨以自蔽采芣以爲食之類人

可哀憐鰥寡尤甚故注就所重解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七

按爰及字從劬勞說下劬勞于野者多而爰及可憐

之人如鰥寡皆在其中尤可哀也 鰥寡實作無妻

無夫說何礙而講家欲避之邪

講人情莫苦於離散莫樂於安集以我之始言之彼

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之有聲而未得所安矣况我

之子不幸當王室之衰亂散而于征也則劬勞于野

而未得所定矣且其劬勞者爰及可矜憫之人哀哉

皆此鰥與寡也流離瑣尾夫妻有不相顧彼一時也

安知今日之及此邪

鴻鴈于飛 集于中澤 之子于垣 百堵皆作

雞則助勞其究宅宅韻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

毛傳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窮也

鄭箋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侯伯卿士又於壞滅

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

孔疏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六

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

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

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

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

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

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

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

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

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按鄭以侯伯卿士徵民築牆而以末二句為勸民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九

辭不如通作民自言

嚴氏曰鴻鴈之趾連蹠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

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得其

所

講意古人築室以垣牆為先百堵言築之多也

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

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六帖一章悲中寓喜二章喜不忘悲

說約與意亦四句止澤宅古義藥韻纂序澤宅本

叶何必改就作也且作如字亦可為一韻

副墨百堵皆作宛然見國祚中興民生再聚之象
衍義四句分上興已治室之勞下是獲安居之休也
注言得其所止是對上離散而言不即是居室之安
僕室是流民自築之其究安宅自終之安定而言注
終字應今字看言今勞終逸非對上章始時言也
正解此章據今日而言 陽鳥居澤民懷故土性也
故以集澤况還定焉按微言以鴻鴈之有所集興已
之得所安興意直到末句止非也于垣二句申看本
宣王安集來 此勛勞與前不同前是流移不息勞
苦於道途此是拮据不遑勞苦於造作也其究安宅

百堵之皆作而謀所居矣夫以流離之餘即從版築
不益勛勞邪雖則築室勛勞其究也永享安宅之樂
焉此一時也宜復向日之可哀乎
鴻鴈于飛 哀鳴嗷嗷 維此哲人 謂我勛勞
維彼愚人 謂我宣驕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
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勛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
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
謂我土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
也
毛傳未得所安集則嗷嗷然 宣示也
按鄭以鴻鴈哀鳴為侯伯卿士安集所未至之地又
以下四句為侯伯卿士自言又以宣驕役使眾民為
驕奢上下文義不聯
慶源輔氏曰蓋非明知者真能體卹我前日之情則
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
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
疏義前二章以鴻鴈興之子此言鴻鴈而不言之子
則以彼而比比也 此章作詩所以告哀也
六帖鴻鴈聲哀故三章以為比

說通哲人暗指宣王愚人是相形語不必追論厲王存旨哲人四句重知者一邊言哲人洞識民隱故知我之歌出於劬勞彼愚人不周民瘼甚且謂我宣驕矣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與歎於愚人正感恩於知己與王風知我四句有別

衍義二句分上喻己之作歌其情切下歎人之聞歌者其情殊也維此四句不重重哲人上哲人暗指宣王劬勞卽照首章劬勞說宣驕指二章說來一說哲人愚人不必就君說只是人心不同智愚相越故有見諒不見諒之意較爲得旨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三

正解此章總承上二章來以明作歌之由也 哀鳴二字極重承劬勞于野來鴻鴈之哀鳴蓋幸中澤之集而追念肅肅之勤也比己之作歌蓋幸安宅之究而追念于野之勞也六帖鴻鴈聲哀故以爲比劬勞已往似不須作此歌而追思感慨自有不容默默者所謂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也 劬勞或謂兼離散與築室言而通解則云此劬勞只與于征之劬勞相應二章雖曰劬勞終是幸喜之意此說得之按此章哀鳴卽比作歌非不得所之哀鳴也謂我劬勞是此歌因從前之劬勞而起謂我宣驕驕是現在

已安宅而故爲此歌以鳴得意也重劬勞句總旨或云惟謂我劬勞纔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是照宣王說不如渾之

講由流離而安集今昔感懷能默默邪彼鴻鴈于飛哀鳴之聲何嗷嗷然蓋因中澤之休而念肅肅之苦也我之作歌有如是矣然惟此哲人與我同情問我之歌謂實歷于野之劬勞而安不忘危也維彼愚人方謂我閒暇而宣驕耳寧知我之心哉我亦願與哲人相終始焉已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三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苟矣富人哀此鰥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於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法也歟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爲勞

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宜驕也

小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鄭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爲始也

朱子曰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按毛鄭美宣王之說想當然也而朱子以爲未有以見其實蓋慎之也

正解此詩作於安定之後要見得慶幸意首章追昔日離散之苦二章述今日還集之樂末章總承因還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雷

而思勞故作詩以道其感慨之情而歎人之莫知也須以中章爲主苦而得樂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極哀樂之變 流民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情則哀故勛勞凡三見之首之勛勞以離散言中之勛勞以築室言終之勛勞合離散與築室言喜幸意只見於中章而仍以感慨氣脈發之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首二章便含謂我勛勞意末章特以知音志感耳前以鴻鴈興之子故屬與末言鴻鴈而不言之子故屬比各有攸當也

按正解用通解之說勛勞只應于征之勛勞而總旨

又云終之勛勞合離散與築室言二處騎牆從通解爲是

夜如何其句夜未央句庭燎之光句君子至止句聲將將句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

聲

毛傳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

鄭箋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 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雷

諸侯早來朝聞鸞鑣聲將將然

孔疏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且是夜晨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至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

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養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天

釋文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鏘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眾爲明

渤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

疏義束之以百則大五十三則以次而小也司

烜之烜音毀

詩緝聲將將蓋來者多而其聲揚也

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何如哉夜

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六帖首句是詰問之辭次句是想像之辭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正如明珠走盤春鸞轉舌著一雖字便非元解

副墨未央等俱曰如何內自度之語庭燎已光則君子亦至而鸞聲可聞殆不止未央矣作一氣說詩記范士文曰三提君子是其心注君子處亦其顧忌外庭處

衍義夜如何其包早晚二意較重晚一邊注夜雖未央句當觀在夜未央之下方完庭燎鸞聲講內宜著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毛

實說不然猶有欲寢之心而視朝之意尙未決也君子是公卿大夫百司執事之屬乃常朝者也

正解注中夜雖未央雖字口氣便緩直作豈猶未央爲是庭燎爲君子而設不該以見聞平看未須補

出非可安寢之時意庭燎鸞聲亦非真見真聞乃心存敬畏而意其如此但講內亦宜著實說蓋據其汲皇之心則儼乎信以爲然者直無見而若見無聞而若聞矣不可專作料想億度之辭蓋料度則其心尙有猶豫而未決意或疑既曰未央安得庭燎不知通篇俱屬想像正不必求其相合也

按央有數解當以盡爲是若作夜半說則與設庭燎不合正解不必求合意是糊突語 夜未央下加乎字恐其央也非直謂未央 衍義謂夜雖未央句當襯在夜未央之下最是蓋傳中省文耳 設燎是雞鳴事若央作夜半說則古或有不待雞鳴而早至者終屬未確

講爲君者昧爽視朝有常制也今夜如何哉夜尚未央乎意者將朝時設有庭燎者有燎盛之光而君子之至止鸞聲殆將將焉來者多而其聲揚可得而追問焉矣尙可以安寢乎哉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天

夜何其句

夜未艾句

庭燎晰晰句

君子至止句

聲噦噦句

噦噦句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毛傳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鄭箋度未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

孔疏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鸞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爲喻一物之全

是猶一夜也以刀初發猶初昏也莖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爲夜半雞鳴亦當然矣

按以未央爲在未艾前故解央爲半其實不合詩取換韻難定以央艾分早晚

臨川王氏曰晰晰其光衰也

安成劉氏曰首章述王初問此章再問恐亦如齊風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天

雞鳴之例也

通解此詩皆一時語無再問三問之說安成劉氏說差盡心常恐晚故愈問而愈慙也

嚴氏曰傳曰噦噦徐行有節蓋來者稀而其聲殺也

集解按夜半爲央至艾則盡矣語意較上略緊晰晰

噦噦亦一節深一節

正解夜未艾言夜未盡也乃五鼓之候晰晰是設已久而光將衰但小明而已比未央時更遲噦噦聲之漸近也此見庭燎之光衰而噦聲可辨

講夜如何其夜尚未艾乎意者夜燎之設者晰晰然

其光衰而微小君子之至止者嚮聲殆噤噤然徐行有節蓋得而近聞之矣尚可安寢乎哉

夜如何其句夜鄉晨句庭燎有輝句君子至止句言

觀其族句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族則辨色矣

毛傳輝光也

鄭箋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族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渤海胡氏曰從夜未中至未盡從未盡至鄉明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辛

集解按上二章庭燎二句是從未央未艾中想出將朝時候此章有煙觀族則正鄉晨時也語氣直下不用轉折

衍義有煙謂天將明則火不能為光但煙然烟氣之上騰耳烟是庭燎之烟光是天明之光故曰相雜辨色猶言看見物一般蓋天明而可以辨色故觀其族也不必以為辨族色亦不作辨天色蓋凡色皆可辨也君將視朝羣臣別色始入此雖於時為近然猶非正視朝之時只是不安於寢而問之至此非真至此時也

正解上二章未央未艾是詰問之語此章鄉晨是猜

度之辭晰晰猶屬庭燎初衰時分有輝則天明而

光奪矣噤噤猶是暗中潛聽境界觀族則天明而色

辨矣辭有序而意加切總是勤政之心迫於中而汲汲恐晚也

汲汲恐晚也

講夜如何其夜其已向晨乎庭燎殆有輝而烟尤相雜而君子之至止者我則言見其族正別色而朝之時也尚可以安寢乎哉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壬

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或果宣王詩也

小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鄭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難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安成劉氏曰詩文恐無箴義

按此詩無箴義鄭謂不設難人之官甚無味

說約按詩傳闢曰宣王非果問夜不過枕上吟詩三首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頻頻而他夜不盡然乎蓋王

若憂勤臥不安席故管羅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耳

正解通詩以一問字貫說下去皆是此心惟恐視朝晚的說話俱以首句爲主次句是反言以起下三句正言其時之可以朝也有所見有所聞俱從一問驚疑出來庭燎黦黦等似見似聞要寫得像實見實聞纔是皇皇不安語氣 總是詩人摹擬王者口氣三章皆一時語雖有三問只是一問直問到底耳無初問再問三問之說蓋其心常恐晚故愈問而愈戚也有一節緊一節意注中不安二字最重惟其心愈不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重

安故其言愈微惕雖屬料度而若儼然信以爲然稍緩便非屬精之旨 此詩當與雞鳴章參看彼是賢妃心常恐晚此是哲王咨儆中宵都是一種勤恐流怠不安於寢之意

汧彼流水水韻朝宗于海海韻載飛載止句
嗟我兄弟句邦人諸友友韻莫肯念亂句誰無父母句

與也汧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毛傳汧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 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

鄭箋與者水流而入海水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矜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 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孔疏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于海彼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重

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按毛鄭以諸侯不朝王爲說於末句說不去而強爲之解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穿鑿之甚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疊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

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

通解當安危利菑之餘動之以天經地義之切

說約按此下二章皆兩事與一事然是四句與四句也與南山有臺體例略同但彼以兩事與兩事較整耳兩事與兩事整辭也兩事與一事層複不已之辭所以深致其決也

副墨親則兄弟遠則邦人近則諸友殆盡乎人矣故曰莫肯曰誰無亂卽指機言煩與陷人罪罔而言念則有恐懼修省之意非徒然慮及之而已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焉

詩說但言誰無父母則人當念亂可知語未及卒意自悚然

衍義與意至末以水有所歸隼有所止與人之獨無所憂莫肯念亂謂相安於讒口交構之中略無恐懼修省之意若安危利災者然也誰無父母正見當念亂之意父母人之至親故獨舉此以見不可不憂之意兄弟以同姓言邦人諸友以異姓言誰字正指同姓異姓言

講君子處治則安常有道處亂則慮變宜深是故洩彼流水謂朝宗于海知所向也歟彼飛隼猶或載飛

而載止知所止也是物猶有所知矣嗟哉我之兄弟及邦人諸友盡親疏遠近之人皆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有父母而不知憂亂之或及是何人之不如物乎

洩彼流水句其流湯湯句駛彼飛隼句載飛載揚句念彼不蹟句載起載行句心之憂矣句不可弭忘句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慮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念之不能忘也

毛傳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言無所定止也不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焉

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鄭箋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按鄭謂諸侯不朝又云出兵侵伐總是臆度慶源輔氏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

蘇傳湯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

疏義水盛隼揚憂甚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

字相呼而爲興也 此章不蹟者致亂之由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

說約按前章反興此正興

詩說念字承上莫肯念亂來載起載行極狀念亂之情念極則憂憂極則不可忘此中藏著一敬字在內衍義興意亦至末以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與亂方來而未息不蹟謂無故而致人於罪罟無罪而陷人於刑辟也不可弭忘見此心之憂非直今日爲然有日以繼日而不可止意

正解世之所以不亂者獨以此蹟常存豪傑志士所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五

以已亂者惟恃此蹟爲不毀耳不蹟者忠可指爲佞正可斥爲邪喜固有不測之禍怒亦有不測之憂安能自適乎載起載行即坐臥不安之謂心憂而不可忘者因亂不息故憂不忘也

按弭忘二字疊用常是不可止之而使忘

講夫眾人莫肯念亂矣我將如之何哉河彼流水則其流湯湯方盛而未殺矣歟彼飛隼則載飛載揚方疾而未止矣我也念彼不循理之人交構是非不遠寧處則載起而載行而此心之憂已與日俱積不可弭忘蓋方來而未息矣夫不爲一身慮獨不爲父母

慮乎

歎彼飛隼

率彼中陵

民之訛言

寧莫之懲

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說爲懲止也

毛傳懲止也 疾王不能察讒也

鄭箋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

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

按鄭說訓爲費解各二句爲一截意不聯貫

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

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五

人而卒反諸己也

慶源輔氏曰衰亂之世訛言煩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危亡禍敗此所以歎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者深得其意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自修之事也

疏義此亦以人不加物起興與首章同

通解始憂於人人字指訛言之民非指兄弟邦人諸友卒反諸己謂吾友各人當反求諸己非專指自己也

合訂我友必指在位者蓋邦人諸友中之一人也敬字極深不止爲一身直有維持世道之意

存旨其興不興也此處有安其身以及親意

說約按此章以兩句興兩句至四句截以反興也

衍義四句分上興讓言之不能止下言止讓之有道

訛言卽上不蹟者自我視彼曰訛言自彼毀我曰讓

言蓋莫之懲元峰高台主上之人莫能辨別讓言而

止之說嶧山依方山作兄弟邦人諸友不肯念亂以

止讓說敬是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待人接物不拂乎

情所謂無閒隙可議意止讓便是止亂不必推言讓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五

言不興則亂可已也

正解蓋莫之懲還作在上之人爲是我友兼兄弟邦

人敬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意敬字念亂之實也

不能止讓者蓋由不敬也窮其亂本卒歸到自己身

上去其興與不興別亦不能保其不讓也第盡其

在我而已敬而讓止幸也謂讓而不敬自修之理謂

何實地用功正是真意正是不忘父母處

按莫懲作在上人說只見得讓不能止之意不重責

在上之人隼有所止而讓言不能止與意是如此惟

讓不能止故我友各當致敬以防讓在上無止讓之

人而在己有止讓之道也如此看方分曉若莫懲卽連我友則下句一滾說之段落不甚分曉

請然徒憂之而不思所以止之亦何益於亂哉彼

飛隼猶循彼中陵不橫絕曠遠而知自遏隼不自縱

矣何民之妖僞之言繁興爲亂蓋莫有懲而止之者

人乃縱讓會不如物矣乎此固由讓言爲之亦不自

慎之過也誠使我友能自持以敬視聽言動一循理

矣則己無可讓之事人無可讓之機讓言其何自而

興乎如是則亂庶可止而無貽父母之憂矣我友其

勉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五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定宇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讓而敬以反

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說約按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沔彼流水東灌于瀛

二句注云灌眾至趨走之貌東海曰瀛必是附會

小序沔水規宣王也

鄭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

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孔疏圖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匝者

規之使成圖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
名刺者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
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有規其親友止亂之意恐非規
王之詩也

按此詩與宣王無所徵驗而毛鄭皆以諸侯不朝爲
說宣王能令諸侯會同於東都如何以諸侯不朝規
宣王此朱子所以不用其說也

正解通詩上二章與人當憂亂而已憂之深下與人
不能止亂而示以止之道上言不念亂者已含得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早

不敬意在末言敬則能止讓而息亂須見亂不及身
而父母可無辱意此章重在讓上蓋亂生於讓憂亂
卽所以憂讓無兩層意 全詩本旨伏在篇末念亂
之法獨有一敬首言莫肯念亂卽是慨人之不敬也
故極言讓之可憂而以敬告之

指南全詩在二章分首章言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見
亂則憂及父母不可不念也次章言己之念亂正以
憂及父母而非爲一身圖也此所以不可弭忘也三
章言豈徒憂亂而不知所以止亂乎然止之之機在
我而不在人也誠能敬爾身則讓言無自而入而父

母可以無憂矣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
渚彼之園愛有樹檀其下維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
亮聞八九里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
遠也渚落也錯礪石也

毛傳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 良魚在淵小魚在
渚 何樂於彼園之觀乎渚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
擇 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早

鄭箋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與者喻賢者雖隱居人
咸知之 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
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 之往爰曰也
言所以之彼國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擇此猶
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 他山喻異國
孔疏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皋者然則明深九
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
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
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璣疏云鶴

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登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 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 按毛鄭主求賢說至樂彼之園三句全說不去鄭以之訓往句法尤戾

釋文云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聖

濮氏曰澤曲曰皋見楚辭注

藍田呂氏曰擇落葉穢雜

說約據疏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作者舉之以喻深遠則九皋非一定之名也又說文淵回水也列子九淵義同然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李蕭遠云水通之爲川塞之爲淵荀子云積水成淵與潛字意較合江汜注渚小洲也水歧成渚卽魚泳游之處也六帖按鶴軒前垂後脚青黑潤尾頸翼有黑尾則水當黑也疏傳誤

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藿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慶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爲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辭不以正諫而託物以諫也 鶴鳴二句所以風王之誠身也 魚潛二句所以風王之明善也 園有樹檀五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聖

所以風王力去私欲之蔽也夫必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廬陵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於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爲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善檀藿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 疏義四者皆舉此以爲例

集解按上解頤所云亦說詩家語與注意相發明正請中總勿宜露

請意通篇既是託喻正意只可於繳內以已意說出

若以注語分貼每段之下則非詩人本旨 錯字泛言砥礪之用亦不必專就玉言有礙下章

說約按集傳野渚爲一叶擇錯又爲一叶第二條多一句亦是樂彼之圖爰有樹檀二句爲一句也集傳圖又叶檀不必

娜嬛此詩如易之取象非譬喻也

副鑒語皆稽實待虛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

增訂魚潛句或字最妙此固非定然在渚也理無定在只就事理不可膠固上說非事變不測禍福倚伏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題

之類

衍義鶴鳴二句兼善惡有隱顯微著意魚潛二句以魚無定在比理之當變通有因革損益意此以魚在于淵復入于渚說或以魚在于淵于渚無所不有比理無往不在說似未妥樂彼四句謂園檀人所樂親而有擇落之可厭以比阿諛容悅之人雖若可愛而狎暱之實則敗國亡家有不好處勿因一時可愛而不知其惡也他山之石人所畏遠而可以爲鑑以比骨鯁剛直之人雖若可憎而疏遠之實砥礪身心有裨益處勿因一時可憎而不知其善也或謂此說似

喻君子小人而非好惡之情要泛講不就君子小人說不知人君多愛小人而憎君子故諷之如此更切本旨崑山微駭諸說皆主此

正解鶴鳴句欲人勿知真若勿爲也魚淵句防之於此又見於彼也曰或在曰魚在在字對潛字講在字有昭昭浮露意不對在淵在字講好惡愛憎就君子小人言蓋親小人而遠君子正人主之大病也玩園字有近習意見檀何幸在園他山字有疎遠意見石何不幸而在他山王誠鑒於維穉檀雖被愛而不敢恃恐有時而疏也誠鑒於爲錯石雖蒙惡而不敢怨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題

知有時而察也

按四意各自爲比然愛憎又相須只是三意而勉人之意在言外此詩格法甚奇請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爲吾之益者也今夫鶴之鳴也在于九臯之中若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野外是未可以隱而不彰而滯之也魚之潛也在於深水之淵若有方所矣而又或在於小歧之清是未可以一定不移而拘之也至於園有所樹之檀美材茂蔭信可樂也而其下維穉落葉穢雜安可以樹檀而取之哉他山之石

其質雖屬信可惡也而可為砥錯資器物之用安可
以石而棄之哉凡此皆不可不知者也

鶴鳴于九皋句聲聞于天句魚在于渚句或潛

在淵句樂彼之園句爰有樹檀句其下維穀句

他山之石句可以攻玉句

比也穀一名栝惡木也攻錯也

毛傳穀惡木也 攻錯也

鄭箋天高遠也

孔疏以上檀栝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吳

謂之栝殷中宗時桑穀其生是也今江南人續其皮
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
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釋文穀工木反說文云栝也從木設聲非從禾也以

上章上檀下栝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說約穀洪武正韻五穀之穀作穀以為從設從禾維

穀之穀作穀以為從設從木則說文解當爾詩緝竟

作穀者誤 字彙維穀穀字或又作黎俱收木部五

穀穀字另作穀收禾部與洪武正韻同韻瑞又引說

文云五穀之穀或從米作穀

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屬屬天下之至

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

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

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

聞諸邵子云

朱子曰邵子云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他山之

石其小人之才乎

疊山謝氏曰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由石

而攻玉猶小人誘君子之無德所以儆君子而進於

德欺君子之無才所以儆君子而勉為全才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吳

說約按此章四條皆進一層以為變化

副墨魚在二句就上意作一轉語前自隱而顯後自

顯而微

詩存釋即檀之敗葉還是自己汙染若穀則有比匪

意在攻玉言山林藪澤之人皆王之利器

集解按程注非詩人本意朱子以其有關世教故錄

之解者幸勿從

正解此章只疊一番又推深一步極變化之妙言不

寧閭野而且闢天則其響益傳矣不寧在渚而且潛

淵則其機益圓矣不寧有櫓而穀亦有之見疵惡之

益深也不啻爲錯而玉亦可攻見全美之益大也全
要就本文描寫 聽鶴鳴而可以知幾矣察淵魚而
可以觀變矣樂樹檀富思檀之下何物也憎山石當
思石之用何資也君子見道於天淵閒而知天下多
鳴皋之鶴躍淵之魚也君子論情於木石閒而知樹
之不可以忘穀玉之不可以棄石也

講鶴鳴于九皋不但聲聞于野而且上聞于天魚在
于渚而又或潛淵樂彼之圖爰有樹檀不但擇也
而其下更維穀他山之石不但砥礪他物而並可以
攻至美之玉人能因物而推反身而求其於治天下

詩經詳說

卷卑一

小雅彤弓之什 哭

不難矣君其有意否邪

鶴鳴二章章九句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

三山李氏曰二章殊無一句露己意其詩最爲難曉
豐城朱氏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
已知形迹欲揜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
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麤而理無精麤事有
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
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
哀矜放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

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
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
所以爲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小序鶴鳴誨宣王也

鄭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按詩無宣王意而於求賢亦難盡合

正解此詩乃人臣格心之論當就君心上說託諷之
旨皆在言外欲王深思而自得之誠明好惡四件平
看誠明屬道好惡屬情只就詩辭敷衍正意總貼在
末方得詩人諷詠不露之意究竟誠明好惡等字目

詩經詳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哭

亦傳注以己意貼出詩人原無此語求可以括其旨
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 詩柄從陳善納誨說
來歸引伸觸類分明是諷諫之法以理喻其君者耳
故結句用天下之理其庶幾乎注議的確 昔人論
善進諫亦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孔子亦
曰吾其從諷諫乎若鶴鳴之詩知此意矣 易坎之
六四曰納約自牖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進諫之道
當然也鶴鳴詩人廣譬曲喻得易道矣
按此詩毛鄭以求賢爲說亦甚冠冕但其牽強難從
得朱子之傳另闢一境界不惟談理精深亦且行文

奇變耐人咀味予於三百篇中深契此篇奉格言如
箴如銘可以得窮理之要可以爲涉世之方讀者其
共賞之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辛

詩經詳說卷四十一終

詩經詳說卷四十二

辛陽再觀祖輯撰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

句

予王之爪牙

胡轉

予恤靡所止居

居韻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
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
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

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恤憂也宣王
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爲敗

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一

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
右主勇力之士 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
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
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姜
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
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書酒誥知惟若圻父薄
違鄭引混二句爲一誤也

孔疏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
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卽位四十六年而崩
是末有姜戎爲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
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予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

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爲敗以當之自爲姜戎所敗而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 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當爲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爲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馬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二

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桂板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

軍則不爲車右盡使之爲步卒故恨也

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軍士怨於外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遭戍所謂轉予于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說約按三禮解詁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又尚書酒誥文矧惟若疇圻父薄連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蔡傳云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廟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其解悉同且因此即知謂司馬圻父古有此名亦非杜撰也 纂序按爪牙不在六軍之內則注予六軍之士也句當略而以下或曰司右虎賁之屬爲正釋

也

詩緝宣王料民太原民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

詩說此詩頻呼祈父尊之也親之也亦恨之也

集解按通鑑外紀宣王二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

三十八年王伐

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

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征申戎破之

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故曰靡所止居又曰靡所

底止

正解轉予于恤即久役在外之意轉字最可味是變

亂成規也靡所止居者禁兵本以藩衛王室當止居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四

輦轂之下今乃達從征役則無所止居不能自安矣

指南當重入役上說六軍之士其見役者宜也此怨

特怨其久役焉耳

按怨久役是常說近講多依鄭箋作禁衛之士不應

從軍說覺比久役深一層有理玩一轉字是不宜用

而那移用之鄭說可從

講從軍吾分也而各有常制焉彼六軍之士出自六

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祈父予乃王之爪牙當

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之從役在外無所

定居乎蓋有不得辭其責者矣

祈父句 予王之爪士

土韻

胡轉予于恤句

靡所底止句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毛傳士事也 底至也

按爪士是見成字不用作事解

說約按今士止俱在四紙韻

正解靡所底止猶言無有窮已也遠役而久不息則

亦無有窮已矣

按底訓至猶云不知到那裏方止但云無窮已未明

講祈父予王之爪士以宿衛為事也胡轉予於憂使

之遠戍而行役未已靡所至止乎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五

祈父句

直不聰句

胡轉予于恤句

有母之尸饔句

賦也直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

勞苦之事也

毛傳直誠也 尸陳也熟食曰饔

鄭箋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饔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

養也

按鄭添母為父陳饔多一折據本文只言有母耳尸

不必訓陳朱傳訓主即謂自主炊爨非為父也

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

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

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問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安成劉氏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正解此章上句責其昧乎成法下是怨其勞乎親也不聽以不聞成法言此句下須補云使其聞之則我有親之當養無兄弟之可恃也尸饔內要點析父貶之與不聽意相應要乃薪水所成故注云不免薪水之勞曰有母則不惟獨子且未有室家軍中未必皆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六

獨子然甚而母之尸饔者亦有之有字最活或云此又在上文內摘出來說如云便是用王之爪牙亦當有所分辨如何使我孤子亦轉于恤乎此亦有意請析父誠不聽古者親老而無兄弟者免征役此法獨不聞之乎我無兄弟如何轉于憂恤使我母自主饔飧之勞也誠令我不能堪矣噫為之上者何為使之至此乎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

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自我先王厲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章放此

東萊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

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戕其上之衛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七

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天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句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

豐城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

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刺之也宜哉

小序祈父刺宣王也

鄭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按朱子謂未見其必爲宣王蓋毛鄭之說多附會

正解通詩重久役上首二章言役己之非職而有以

勞乎己末章言役己之非法而有以勞乎親皆是因

久役而轉於憂恤所致也各章以胡轉句爲主 禁

兵遠戍獨子從軍初或許以爲一時權宜之計而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九

久於役此所以怨也

指南三章俱重久役上發意所謂轉恤不聽皆須本

久役說愚謂此說非也玩經文曰爪牙曰胡轉曰重

不聽分明重在非職非法上東萊所謂讀是詩見宣

王變古制者二是也

按非職非法兼久役無妨

皎皎白駒

食我場苗

絜之維之

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

也絜紕其足維繫其鞿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

遊息也

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絜

紕維繫也

鄭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

之苗我則絜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 伊當

作絜絜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

遊息乎思之甚也

孔疏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驅駒絜絜杜預云在後曰

絜則繫之謂絜其足維之謂繫其鞿也 七月注云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場圃人注云場築地爲壇季秋除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九

圃中爲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

四時異名散則繫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

按宣王之末云云明是意度之辭末二句作思之之

辭說開去不如聯上永今朝說方合於焉口氣

張子曰白駒以表賢者潔白之意

藍田呂氏曰逍遙徘徊少留之貌

蘇傳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

嚴氏曰疏曰左傳云驅駒絜絜注在背曰驅在頭曰

絜在腹曰絜在後曰絜 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圃同地言圃

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茹之類

按孔疏分場圃華谷分菜苗皆是贅辭詩意如何拘得如下文藿是豆葉雖可采食然豈是圃中所種物大概言之宜活看

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大全前漢書曰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十

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副墨欲留其人而計及於駒欲留其駒而計及於繫維繫維之而僅曰永今朝今夕皆愛極而不能自己之意

詩記以永今朝得賢者與之處一日當千古也不斥言賢者而但云所謂伊人蓋心中愛慕之人不敢輕言其名姓耳

衍義四句分上是託言以留其馬下是因以留其人也託之爲言乃本欲留其人而託留乎馬如假此以爲留之之辭故曰託一朝非永但欲去時留得一朝

亦若永矣以永今朝只就馬上說逍遙方指賢者言正解食我場苗上要著安得兩字

請賢之有益於人國大矣欲其留不欲其去今何如哉彼皎皎然之白駒安得其食我之場苗我因而繫之且維之以永此今朝而不得行庶幾所謂伊人乘此駒者亦於焉而逍遙也蓋欲去之際得少一留焉亦足慰我之心也已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維之句以永今夕句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句

賦也舊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十一

華谷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

疊山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彝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通解夕非朝也注言猶朝者同爲時之暫也藿非苗也注言猶苗者同爲己之物也嘉客之義非逍遙也注言猶逍遙者又不過同爲我留之意也玩三猶字只重其意思上下相同焉耳非謂並其義亦同也說約按說文曰藿未之少也亦奇疏於焉嘉客猶言有嘉客亦佳句

詩逆曰朝夕曰於焉已是無復望留之意但欲其暫駐亦大幸已猶九戩之信處信宿語氣也用不得求教請益等語若妝點嘉客如鹿鳴嘉賓便一毫不似蘇傳客亦非執事者也

衍義此章與首章一意方山云嘉客是我為主而彼為客去則無嘉客在此則有嘉客也注訓作猶逍遙言與逍遙同一意云耳非言嘉客即是逍遙也夕字訓作猶朝亦是言其意之相似豈可謂今夕即今朝乎

正解曰嘉客則不敢以臣禮待之矣盧文子曰客字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即客星之客

講皎皎白駒安得其食我之場舊我因而繫之維之以永今夕而所謂伊人乘此駒者亦不得行而於此焉而有嘉客也

皎皎白駒句實然來思句爾公爾侯句逸豫無期句
來思句 爾公爾侯句 逸豫無期句
來思句 爾公爾侯句 逸豫無期句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為來之疾也思語辭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

按毛傳以賁為飾以爾公爾侯為虛設賁之之辭鄭

以慎為誠勉為訣辭上下不聯總說不去

疊山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也

朱子曰王氏讀為奔字言其來之速也

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大全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 安成劉氏曰蓋謂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大者是王小者是侯招橫使來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原賁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一旦肯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豫無有期限也何必過於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賁然來思猶今人言尤訪寵賁之意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說約按此與下章又設為去就之兩端以形容之辭慎爾勉爾皆強之之語也

副墨公侯逸豫言朝廷之上自有樂地不必山林也非但康以好爵之謂

集解按轉其欲去之心便是來思不主既去而還說衍義四句分上示以可留之情下望以必留之心公執桓圭冕服九章車九乘也侯執信圭冕服七章車七乘也此句須入道德事業方見留賢不徒歆之以祿位也逸豫就公侯上說無期非長享公侯之久意只是無限量之謂蓋道與時顯名與位隆可以追芳舉夔比隆周召而逸豫之休無有限量矣末二句承上意說慎勉二句要見苦留意勿看作戒辭優游是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丙

隱居之樂俯仰無累也自既去言道思是高邁之志不俟終日也自始去言注愛之切留之苦不必分貼以公侯歆之似拙以逸豫導之似巧接出優游遊思若翻說耳一另作一支節則巧拙相生詩意妙絕千古

聽月總是冀其留而不去也重末二句

按爾公爾侯作王者之言便是漢高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之意要說得婉當如光武不可相助為理耶語氣不可太作誇張如以功名富貴歆動賢人便不合末二句甚難講朱傳是訓意非訓字慎是詳審

也隨去則優游當詳審不可過於優游也凡事矯強

以為之非其本意曰勉勉強且留毋決爾之遁思也朱傳豈可二字正是發勿字母字口氣或謂勉是

勉勵之勉勉哉毋決爾之遁思毋決是虛字不必泥

或謂爾公爾侯是尊禮之如公侯非真為公侯蓋此留賢者非必指王者言也亦與朱傳背

講皎皎白駒倘其貴然而來思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位通道行名流業著原得志者之所為逸豫當無有定期矣否則蕭散為樂是爾之優游也然慎哉爾優游無或過也高隱為心是爾之遁思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圭

然勉哉爾遁思無太決也而可不來以慰吾之望哉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

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

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

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毛傳空大也

孔疏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

有疏違我之心 以谷中客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
空大非訓空爲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
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馬逍遙及於馬嘉
客爲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
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爲言空谷非
一猶未知其所在也

按鄭以其人如玉爲所投宿之人甚謬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之誠終無已
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
戀之情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違我之心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七

馬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嚴氏曰芻刈草也俗作芻生芻所謂青芻也杜詩與
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爲愛客之厚此
詩則以生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季文子無食粟之馬
山谷詩貧馬百糞蓬一豆糞音閑又音覓牛馬食餘
草節 上三章猶望賢者之少留此章言賢者晦迹
嚴谷不可復望其來見止望其寄聲耳極稱其美而
爲拳拳愛慕之辭所以見其人之賢而惜時之不能
用也

講意注中歎字語字莫字自詩人說乘字八字秣字

自賢者說

說約按爾音只聲問相通以示勿絕非必又望其經
濟山林而預人家國也

詩記此蓋送別時事白駒空谷言其往寂寞之濱也
生芻秣馬美其安淡薄之樂也如玉從高潔上追想
隱然有目極行暉丰采在望之意

樂解按母金玉二句蓋計無可留而此心又不忍舍
不得已而爲此望其不見遠之辭所謂慰我離索猶
勝波沈雨落也真情纏綿聞者悽絕

衍義四句分上歎其相遠以述下冀其相親以心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七

注必去字是必欲去耳謂將去時語之如此若作已
去了則母金玉二句對誰言乎金玉是借言其貴重
不可謂貴重之音如金玉也音只是吐露經國之遠
猷以爲我之啓迪意音之所在即心之所在音之或
絕心必遠矣遇心就是慎勿金玉句意本相連不可
分講夫身已去而猶冀之如此可見詩人好賢之極
處 馮吉人曰末二句此不得已而望其不見絕之
辭若云規時政得失則草茅而談當世在賢者爲出
位之謀矣夫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文爲賢者
既去而望其爲經國之言此必不然麟士亦云爾音

只聲問相通以示勿絕非必又望其經濟山林而預人家國也此說極是

正解音之或絕心必遠矣從來辭榮長往之夫每每忽然故叮嚀之正是眷戀之極 此章上言遠乎不可親下即用然猶冀三字作一轉語最得詩人去後屬望本旨句法妙品

指南此章歎其去而猶冀其相親而無絕也皆無聊之辭耳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已是描寫他高尚無求意思如玉以德之純粹形於外者言此有丰采在望意非至此始美其德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六

講乃無如其終去而不少留矣但見此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寂寞無人之處飼之者則生草一束無穀以秣之其人之德蓋如玉之美焉而已邈乎其不可親矣雖然予情能已哉而今而後母貴重爾之音聲如金玉之不毀視而有遠我之心也則雖去而猶然相聞予懷其借以稍慰耶

白駒四章章六句

小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鄭箋刺其不能留賢也

按此詩明是好賢深致其縶縶之意何以見得大夫

刺宣王如無金玉爾音云云將誰屬乎

正解此詩作於賢者方去之時首三章是欲去而留之切末章是必去而望之深細分之首二章是設為留之之謀三章示以留之之意末章因其不可留而冀其音問之不絕也明知其不可留而為此宛轉悲歌以動之思字心字正為此輩心如鐵石而感以關情之語如此文字疊疊相承說去觀詩柄重在去字則四章俱是一時事不可把欲去既去分作兩時看玩繫維公侯金玉等字無非託言要說得活 此詩還是王者留賢若作在下位留之則爾公爾侯便說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九

不去

指南按通詩重其人如玉句 此章論出處之道甚深慎勉二字下得妙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與此二字正相呼應真是古今極善招隱者

按此詩照王者留賢許多處說不去講家謂公侯云云非王者不能乎謂賢果留而不去則可以見用何不可作公侯豈必留之者與之以公侯之位乎况公侯之位太尊即王者留賢亦非輕授只是尊禮之作虛擬說覺活

詩經詳說 無集于穀句 無隊我粟句 此邦之人句

不我肯穀句言旋言歸句復我邦族句

比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

毛傳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穀善也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以禮者

鄭箋不肯以善道與我復反也

按舊說以此爲妻別夫之辭大可怪

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

禾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說約按黃鳥三句斷指故國此邦處方有轉折

集解按舊說不以黃鳥指故國者蓋謂故國使有室

有粟則流民必不去他邦也然使故國無室無粟則

流民又何所恃而歸乎詩中託言甚多無集于穀云

云蓋不過無寓人我室毀傷薪木之意解者勿拘可

也

衍義穀善也善即處患難相周相恤之道也善道略

不能行是不以善道相與也

指南講意按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

其政紀綱其人當是時也人俗康阜死徙無出鄉閭

氣之類各得其宜安有如此詩所云者其後不精于

畝取民太厚力困於征役財空於杼柚乃始棄土宇

而適他境失編民而爲浮客加以豪富兼併兵戈相

尋去古親睦之世遠矣致治之道安人爲本所謂抑

奸豪而重本業輕賦稅以免流離非謀國者所當講

乎

按人有本國不得其所而望出外之勝本國及至其

地仍不如本國而思返故居此常情所有無足疑者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舊說以黃鳥宜集穀食粟非也玩朱傳無集于穀

而啄我之粟是重啄粟上鳥啄粟則人無食可曰黃

鳥宜食而聽其食乎復我邦族反而與本邦同族

共在一處也

講穀者我之故處粟者我之故物皆所藉以生也黃

鳥黃鳥爾無集于穀無啄我之粟焉蓋我向之舍而

來此也冀人以善道相與耳苟此邦之人無患難救

恤之意不我肯以善道相與則我將言旋言歸而復

還我邦國矣豈能久於是哉

黃鳥黃鳥

無集于桑

無啄我梁

此邦之人

不可與明明韻言旋言歸句復我諸兄兄韻

比也

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說約東萊曰不足以知其緩急休戚亦通然嚴華谷較有與字明兄古義陽韻繁序請用華谷說不可與之求明白故云然今易之衍義明猶知也始時冀其能知休戚之情今若罔聞知是不可與明也

按華谷謂橫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似不如東萊明其休戚緩急稍實若加與字只作不可與之明言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其休戚緩急之情亦可復我諸兄歸而依諸兄也講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之梁焉苟此邦之人以橫逆加已不可與之明其情則我將言旋言歸而復我諸兄矣豈能久於是哉

黃鳥黃鳥句無集于樹樹韻無啄我黍黍韻此邦之人句

不可與處處韻言旋言歸句復我諸父父韻

比也

毛傳處居也諸父猶諸兄也

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

慶源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說約按大全父扶雨切古義虞韻

衍義不可與處強陵弱眾暴寡之意則不安甚矣指南新安王氏以不可與處承上二章說來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單說末節亦可從之如全章意不可依之各開說

按伯叔皆父行故曰諸父歸而依諸父也

講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之黍焉苟此邦之人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不可相與同處則我將言旋言歸而復我諸父矣豈能久於是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遷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小序黃鳥刺宣王也

按東萊呂氏全本毛鄭為說故朱子疑之

正解通詩三章一意是流民苦異國害已而欲返故

鄉之辭俱作告本國之人說以不我肯穀等句作主
各首三句乃託喻故國之人無居己之室而利己之
有下三句示以反國之意猶云無寓人於我室我將
反也正意宜含蓄不露玩朱注原不說明一說此
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己蓋謂不得其所即害己
之謂說者勿依此邦此字而遂以上文爲故國也此
作告異國說而麟士則謂黃鳥三句斷指故國而言
則此邦處方有轉折比意與碩鼠同例

按每章有二我字當一樣看作本國說是

我行其野

蔽芾其樗

昏姻之故

言就爾居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詩

爾不我畜

復我邦家

家韻

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

毛傳樗惡木也 畜養也

鄭箋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
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
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平責之也 宣王之末男女
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孔疏毛以爲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
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
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己不善乃責之言

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勅命之故我就爾而
居處爲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
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
上二句記時爲異餘同 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
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
按舊說此詩直作婦人之言未是只是昏姻家相怨
之辭

三山李氏曰樗不才之木莊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
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大全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又曰婦之父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詩

母壻之父母相謂爲昏姻

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
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
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說約家古義魚韻

副墨依樗白蔽言無所居也下采蓬采蒿言無所食
也

說通昏姻之故四字最重以昏姻之故而相就非我
之無恥也以昏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
正解此章言其失所居也以居字貫行其野者從本

國至他國而經行於野也依惡木以自蔽見其無所
居昏姻之故見其以親誼望彼也言就爾居望其有
以居之也不我畜則不能以居居之矣此畜字以居
言復我句是為自謀之策因其不我居而決於去也
講睦嫺任恤人之道也何以不然也我行其野於蔽
芾之構而依之失所居矣於是以昏姻之故情切義
屬而言就爾居焉亦冀其畜我也今爾乃不我畜則
已失所望其將復我邦族以自圖所居可乎

我行其野句言采其蕞句昏姻之故句言就爾宿句
爾不我畜句言歸思復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毛

賦也蕞牛蕞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毛傳蕞惡菜也復反也

鄭箋蕞牛蕞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孔疏此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

牛蕞

陸氏曰似蘆葍而葉長赤

嚴氏曰陸璣曰蕞似蘆葍而葉長可嚼為茹

曹氏曰蕞皆野生

按今人亦食羊蹄科與薺菜同時

副墨言就爾宿蓋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兩復字有

謀為自振之意

正解此章言其失所食也以食字貫采蕞以為食見
其無所食言就爾宿望其有以食之也只一託宿而
已比就爾居又不同不我畜則不能推食食之矣此
畜字以食言末句因其不我食而決於去也
按歸復並言歸是方啓行也復是到家復業也
講我行其野言采其蕞食甚惡矣於是以昏姻之故
而言就爾宿焉今爾乃不我畜則將言歸思復以自
圖所食可乎

我行其野句言采其蕞句不思舊姻句求我新特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毛

成不以富句亦祇以異句

賦也蕞蕞惡菜也特匹也

毛傳蕞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祇適也

鄭箋蕞蕞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孔疏陸璣疏云蕞一名當幽州人謂之蕞蕞其根正

白可著熱灰中溫敷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

對文則男昏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

大全成論語作誠

按今人食蕞根即此

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

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慶源輔氏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卹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說通趨富厭貧薄俗之人喜新忽故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辭亦加人微罪之意

集解按成不句如云怎得恁的惡薄亦祇句如云或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者脫不得世情其實是恨其厭貧耳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已不見恤於人下是微辭以責之不思四句俱是責辭但上二句是斥其事末二句方是原其情以責之也不思卽不我畜意與求字說得相反求我新特我字當作彼字看特是昏姻中之特出者故曰異也末二句似爲薄者開一生路然辭怨而意則刻成不以富反語也薄責之以新故正是冷語毒刺非眞謂爲新故而不爲貧富也 姜專愚曰謂原爾之心誠不以彼之富我之貧而謂貧者之可輕亦祇以彼之新我之舊而謂故者之可略耳使

新在我則雖富不彼若安知不以求彼者而移之以求我之新乎使舊在彼則雖貧不若我安知不以棄我者而移之以棄彼之舊乎不厚責以輕貧重富但薄責以棄舊憐新所謂怨而不怒此足見立言委婉處

按新特舊說作外昏似是別納一婦恐不然世俗有結親後嫌其貧罷親者似是如此然玩語氣並不實指昏配只是待舊親戚之薄待新親戚之厚耳活看可也 末二句朱子云忠厚之意是略重責輕而時講皆欲重以富句多費周旋終難貼合 舊本求我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新特衍義集解本皆作求爾新特我字或誤但不宜擅改 或是代薄者語氣

請我行其野言采其菑貧寢甚矣而爾乃不思舊日之姻相爲周恤而惟求爾新聯之匹以加親洽焉諒爾之情成不以彼之富而厭我貧哉亦祇以其新之異於故而見我爲可略耳不然其何棄我如遺耶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

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建安熊氏曰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睦睦於宗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恤周於鄰里鄉黨

建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爲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卽六行之友上文言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在睦姻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姻之下

兼施於師長

慶源輔氏曰孝友睦姻任恤人之道也故先王修之以爲教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於天地閒而異於物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泮渙離散而不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於禽獸夷狄也哉

小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按朱子不以此爲宣王詩已見上篇

正解通詩三章俱有不見收恤意當以不思不畜句

爲主上二章是不見恤而歸之決義也未章是不見恤而責之厚恕也見詩人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處當流離困苦之時而不見憫恤使常人處此不卑屈諂佞則將苛責痛詆無所不至矣而始因其不畜也但曰復我邦家而已未嘗卑身以必求終也原其心但曰亦祇以異而已未嘗深憾而蓄怨也潛玩此詩足見溫柔敦厚之旨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詩經詳說卷四十二終

詩經詳說卷四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祈父之什

秩秩斯干干韻幽南山山韻如竹苞矣苞韻如松茂矣松韻
兄及弟矣好韻式相好矣好韻無相猶矣猶韻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

毛傳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邃也苞本也猶道也

鄭箋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一

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言時民殷眾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猶當作痾痾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孔疏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正以秩秩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

按毛鄭以斯干喻宣王之德以南山喻國用饒足以竹松喻民以兄及弟為民之兄弟逐句為解上下全不聯貫小序云考室而此章全不照考室為說豈不自相矛盾毛以干為澗秩秩為流水以猶為道俱未確鄭又以猶為痾是生造出痾字
長樂劉氏曰南山在鎬京之南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二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華谷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厓面對幽幽然深邃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者矣雜記云成廟則饗之其禮雍人執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到羊血流于前乃降又云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疊注云設盛饌以落之

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閒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閒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問橫渠說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其弟弟卻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爲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慶源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蓼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

講意水卽豐水臨水面山亦重在築室之美上

六帖兄弟三句當就居室上發式相二句勿涉戒意

秩秩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

其內美

說約按千山一葉苞茂好猶一葉字彙又曰猶又尤救切音宥又猶豫之猶洪武正韻亦收十九宥內苞字彙音振大雅實方實苞並同古義毛晃云秩本

再生稻之名借爲秩序字毛傳云流行也徐鉉云有序貌兼二義方明言其流之有序也

副墨斯干南山皆形勢之在前者斯干近而旋繞故臨之秩秩南山遠而朝拱故望之幽幽

集解按猶字最妙凡人兄弟相怨多起於相謀無相猶不特免閭牆之釁並此中猜忌亦盡消之矣斯干四句須切中興創建意勿泛言築室之美

衍義四句分上言築室之美乃已然事下願居室之和乃未然事斯干在內近居故曰臨南山在外遠而可見故曰面此皆在居前面者秩秩有序言水循故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四

道而旋繞也幽幽鎮靜貌言朝拱也竹苞指土木基址之類如竹之根本盤錯也松茂就棟梁榑桷覆蓋重簷之類如松之繁陰疊覆也此意須先講在如字頭上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日兼後面本宗支庶室家君王而言式相好二句是一反一正之辭勿對說好者篤友于因心之愛也無猶是無猜忌謀奪之私也此勿涉戒意方是頌禱王者之築室也貴有以壯天下之觀尤貴有以斂天下之福斯干二句要見他表裏河山以壯天室而居重馭輕之勢得矣如竹二句要見他上下寧密以昭萬全而革故鼎新之象

成矣後二句要見他彝倫攸敘而治道成統緒正而藩衛固水若增而勝也山若增而高也安居之慶亦若與竹苞松茂而無極矣

正解無相猶只是不相計較之意

按落成也室成而燕飲以慶其成謂之落此說冠冕又落灋也古人重廟廟成用羊血釁之血自上而下流其平常室成不用血而用酒澆之亦自上而下流謂之落此說俚而切 秩秩斯干千水涯也言水勢環抱曲折得宜是有序非謂水流有序 一家人獨言兄弟蓋居家多以兄弟不和而離異故以為言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五

父子則不待言 猶字作尤字甚省力今無從者講吾王之宮室今既成矣何如其可美耶自其形勢言之其臨水也則秩秩之斯干在內而近於居也其面山也則幽幽之南山在外而遠可見也自其制度言之則下之固如竹之苞其本而根基豐緻矣上之密如松之茂其末而枝葉繁衍矣夫室之美如此吾願居是室者兄及弟矣俱式相和好其篤天倫矣無有相謀猶以啓疑忌者矣人與室而俱美不亦善乎

似續妣祖句 築室百堵句 西南其戶句 爰居爰處句 爰笑爰語句 處闕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毛傳似嗣也 西鄉戶南鄉戶也

鄭箋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六

孔疏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規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室故兼云先妣 傳不言此為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闔戶北闔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 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云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

樂

按鄭謂似讀爲辰巳之巳孔謂在巳之地改字無理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閭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歟

慶源輔氏曰大凡人之爲居室未有不欲爲子孫計而使之繼嗣其祖妣之業者也西南其戶者舉西南以見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於斯者也

說約按言戶或可開舉東南以該西北畝則無西其畝北其畝之說矣集傳本孫毓說誤六帖此章五句一韻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七

副墨似續妣祖推作室之由見興作非國家細事惟祖宗舊業幾廢復舉欲盡我堂構之責有必不得已者

詩記古人作室先築牆垣曰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之矣

集解按此章築室便攝起下垣牆宮室居處笑語便攝起下攸芋攸躋攸室

衍義二句分上言繼先以成室下言隨事而皆適也首句最重以繼先世之業言要見宮室圯壞嗣續而新之意築室二字須提起百堵對西南句看曰百堵

者見版築之功廣曰西南者見向背之制宜也舉西南則該東北矣居自朝廷說謂重明麗正以聽天下

之治處自宮闕說謂嚮晦宴息以釋宵旰之勞笑是開霽怡顏有協羣情以胥慶之意語是渙頒大號有集眾思以爲明之意首句本其築室之由百堵衛

於外戶列於內居處二句就王者身上言要形容大氣象

正解室在於東者則從而西其戶室在於北者則從而南其戶舉西南則該東北矣宜通明而戶牖之也指南似者嗣其事也續者續其緒也意一而已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八

按似續猶俗言繼續也字重者常有之若爰居爰處則各有其義居是大概居於其室也處則行住坐臥各從其便也笑語易分然四字又以二字連說

請夫吾王所以作室豈偶然哉蓋宮室創自祖妣而圯壞不修非所以承宗廟也故作而新之以似續乎

妣祖但見其築室也垣周於外則百堵之廣且多戶列於內則或西或南之各有鄉於是而居以聽政於是而處以安身於是而笑以宣和於是而語以論難

無不於斯焉豈徒爲侈大已也

約之開闢
闕闕
極之囊囊
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

去韻 君子攸芋

賦也約束板也開闔上下相乘也棟築也囊囊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

毛傳約束也開闔猶懸懸也囊囊用力也 芋大也鄭箋約謂縮板也棟謂搗土也 芋當作幪幪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緻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孔疏縣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裱也此棟之囊囊猶縣云築之登登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九

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棟杵之棟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棟謂搗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搗使平均然後棟之也搗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

按鄭以芋當作幪幪覆也覆字亦說得通但經文無以意硬改之理康成多犯此病其分弘殺堅緻亦未明故朱傳但以牢密言

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牆而堂寢次第當然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牆壁之美而爲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爲壁堂上東西牆謂之序室房及

夾室謂之甬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六帖注以爲尊且大要玩以爲二字不就室上說尊大也

說約按築牆卽是築室諸家說皆然亦是不然上下四旁上字君子所居居字便無著落但下兩章之堂室則又於中細分之耳鴻鴈百堵皆作亦是言築室可以類見 六帖此章亦欲五句作一韻然集傳闕囊爲一葉除去芋爲一葉未嘗不直 古義亦云開囊囊韻除去芋御韻 纂序按大全安成劉氏云此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十

章言牆壁之美則單就牆壁講亦可上卽牆之上君子於牆內而居二字亦未嘗無著處但古人宮室之牆皆築土爲之不必宮室之外圍牆故可以卽築室言 增訂按此章單就牆壁上講亦可注中上字居字不必泥

合訂闕闕以所見言囊囊以所聞言風雨除鳥鼠去有天清地寧飛潛各得氣象

訓壁堂室有甚尊大只爲王者居之便有尊無二上勢無兩大意注以爲二字可玩

衍義四句分上言築室之固下言宜爲尊大之居也

此承上文築室百堵說來古人治室必以垣牆爲先此言築垣牆就是築室故下遂承言君子居之也垣牆卽下二章堂室之垣牆也風雨二句言垣牆之牢密卽是言堂室之牢密也注上下四旁只通言爲是勿言上下貼風雨四旁貼鳥鼠看尊大不以垣牆形勢言謂居垣牆者有宅中圖大之氣象耳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

指南攸芋注訓尊大不是形勢大是天子之勢尊大按築牆自是室之牆風雨二句則渾以室言之矣故朱傳兼上下四旁言牢則不可動密則不可入是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七

二意

講以其築室之事言之約板載土則閣閣然上下相承椽土使堅則橐橐然杵聲相應由是上下四旁無不牢密以風雨則攸除不能爲之侵以鳥鼠則攸去不能爲之害君子居之以攸芋焉所謂尊無二上而且大一統者於斯可想也

如跂斯翼

句

如矢斯棘

句

如鳥斯革

句

如暈斯飛

飛韻

君子攸躋

句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

革變聲雉躋升也

毛傳如人之跂竦翼爾棘稜廉也革翼也躋升也

鄭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翼希革張其翼時伊落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暈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暈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孔疏毛以爲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暈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暈指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飛言詹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爲異耳

按毛鄭訓字多未確鄭謂宗廟祭祀亦無據藍田呂氏曰如暈斯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奮舉也

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說通四如字是形容不是譬喻

說約按大勢微言廉者器之稜隅者器之角在堂則亦堂之四角也棟者脊柱字者室之四垂簷者屋之前後正簷阿者棟邊飄飛側簷 躋當與飛叶上翼棘革另叶然文勢四句截而第三句作轉頗不便六帖亦欲作五句一韻是也但字書無考姑闕 纂序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古

集傳只革字就叶一韻無疑

衍義四句分上言堂制之美下是為王者蒞政之所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跋人足直立也廉隅自堂之四角言所謂外有廉隅是也棟是脊柱字是室之四垂棟高峻而宇隆起也簷是屋之前後阿是棟邊飄出之簷華采是畫五色軒乃車之卻而後翔乃鳥翼之張而倘佯此二字是高詒之意矯其翼謂上矯其翼而奮飛也翬具五色應華采矯翼應軒翔攸躋只說君子所升以聽事勿說是為君子所升也下攸適做此攸躋要說得適闕如上理陰陽下安黎庶內

蒞中國外撫四夷凡黜陟賞罰予奪操縱皆在是矣中閒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非空空示尊已也

按朱傳四句形容極盡當細玩大勢以全堂之大勢言嚴正只是端正意跋翼正也廉隅以堂之四角言整飭只是直意矢棘直也棟宇以堂之上蓋言峻起只是陡意鳥革陡然去也簷阿以堂之四旁言華采軒翔是麗展二意翬飛色麗而羽展也正則不偏直則不屈陡則不窪麗則不樸展則不促其美備矣講自所築之堂言之其大勢嚴正有如人之跋立斯翼如而恭也其廉隅整飭有如矢之發斯棘而直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古

其棟宇峻起有如鳥之警斯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有如翬之五色皆備斯飛而矯其翼也堂之美也如此君子於是而攸躋蒞臣民撫夷夏敷政教以之振外王之治也

殖殖其庭

庭句

有嘒其楹

楹句

噲噲其正

正句

嘒嘒其冥

冥句

君子攸適

適句

適句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嘒嘒深廣之貌冥與冥之閒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毛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 正長也其幼也

鄭箋覺直也 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惺惺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惺惺然皆寤明之貌 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 孔疏覺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厘之爲美在於高大箋以杜之爲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

按毛以正爲長其爲幼本言室而忽以人言誠爲謬戾鄭已駁之改爲正晝冥夜之解近是矣但分晝夜

詩經詳說

卷中十

小雅祈父之什

五

猶未妥故朱傳以向明爲正與安爲其貼室言之方無可議

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庭三堂之深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與房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夾郭氏云安亦隱闕 按門近東而東南隅何以隱闕豈謂門後耶臨川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 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冥所謂陰室也 說約按庭者室前之庭楹者廊廡間之柱正陽冥陰

則以一室爲別也正音征則此章之五句一韻自不待言

詩記楊升庵曰噦噦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 王氏曰古者相陰陽以爲宮室故其正爲陽以冥爲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室制之美下言居室之安攸寧是釋宵衣旰食之勞以養和平之福以保性命之真也正解殖殖二句規模之大也噲噲二句向背之宜也以上俱就一室言上言堂此言室蓋寢室也與禁室之室不同庭是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楹是廊廡間

詩經詳說

卷中十

小雅祈父之什

六

之柱正與冥總是一室自前觀之則爲正就當戶闕之地而言也自後觀之則爲冥就極闕遠於戶闕之地而言也不重正冥二字只重噲噲噦噦上 攸寧卽爰處而笑語在其中如此看則上章攸寧亦卽照爰居說以上三章牆垣堂室各極其形容但就廣大華麗上說正見王者之居

按居處笑語不可分堂室皆兼之 講自所集之室言之殖殖而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甃而直大者其庭之楹也噲噲而快爽者其正向之明處也噦噦而深廣者其與安之冥處也室之

美如此君子於是而攸寧焉以之頤內聖之躬也

下莞上簟句乃安斯寢句乃寢乃與句乃占我夢句

夢句吉夢維何句維熊維羆句維虺維蛇句

賦也莞蒲席也竹簟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

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

毛傳言善之應人也

鄭箋莞小蒲之席也竹簟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羆

臣安燕爲歡以樂之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熊

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

孔疏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羆臣安燕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七

爲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
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
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
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爲
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爲吉
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爲燕與否未
可明也釋草云莞苽蓐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
苽蓐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苽蓐今
江東謂之苽蓐西方一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
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簟蒲筵則有大小精麤

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

羆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纁

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

小蒲之席也竹簟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

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弗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以

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爲寢室既成鋪

席與羆臣安燕爲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

簟雖是與羆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衽席亦當然

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

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以熊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六

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
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
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
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緄羆釋魚云虺虺博
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虺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虺江
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虺廣三寸頭
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虺
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
有鍼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
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虺虺非南北之異蛇實

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按本文分明言寢而鄭謂燕飲其不顧上下類如此孔謂燕羣臣訖乃於其中寢寐豈其無室而方燕畢卽於此寢耶可笑

濮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卽苻離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葦之簟所以覆席

大全本草曰熊類大豕而性輕健好攀緣上高木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辭也下章放此

歐陽氏曰下至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九

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皆頌禱之辭也

嚴氏曰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說如今落成致語上梁文之類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繁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禱曰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爲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說約按維熊二句只敘不議方留下地集傳寢與簠叶夢與與叶蛇與與叶凡三轉韻維何句喝過詩義疏云熊能攀援上高樹續搜神記云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圖經云熊形類大豕而性輕健墨客揮犀

云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踞伏之所埤雅云熊之擊搏先伏後動獵似熊而大堅中從目能緣能立字

說云熊強毅而可以其物致之獵又強然可罔也爾雅云熊人足黑色革厚筋驚獵者刺其革不可得入隨有膏膜之罷熊之雌者柳宗元稱鹿畏龜龜畏

虎虎畏罷罷之狀被髮人立埤雅云熊狀似蛇而小

衍義此章上二句得居處之安下言有兆夢之吉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乃占我夢乃覺而自記其夢與下章占字不同熊罷龜蛇此亦設爲之辭非實有是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十

夢也方山云此章承上章攸室而言此章繼起前面似續一段變動而埋後面生男女張本承上攸室說來首二句要一看一安字宮室未作以前勞來還定何以能安宮室方作之時經營籌畫何以能安至於丕業告成太平有象乃安矣安則天地通其靈陰陽開其兆故夢形焉不可露出陰物陽物此意尙在下章

指南首句甚輕不過起下安寢之夢耳熊罷龜蛇宮闔之間見聞思慮之所不及者而感諸夢焉是必有兆

譚是宮室也固所以繼先亦所以廣後吾願我王居之嚮晦而宴息也下以莞上以簟乃安斯寢焉乃寢而乃興乃有所感而占我夢吉夢則維何乎維熊維羆而又爲虺爲蛇乎之四物者皆非耳目心思之所及是必有其兆矣

大人占之

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

女

子之祥

維蛇

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

女

賦也大人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強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三

鄭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

孔疏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識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微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

按大人只是能占之人不必拘官之崇卑安成劉氏曰周禮大卜爲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巫氏占人筮人占夢皆其官屬也

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書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伯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三

陽之氣休王前後 占夢曰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注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星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悅而夢懼夢恐懼而夢 占夢曰季冬獻吉夢于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云獻羣臣之吉夢於王詩云牧人乃夢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舊去故惡

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

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警職之與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慶源輔氏曰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天人之際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盡之所為猶且昏昏瞢瞢而不自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間縱有徵兆之可驗者亦復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極有未易遽曉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

詳經詳說

卷中

小雅所父之什

重

能盡也

說約按此章首句喝過下兩之祥以同字相叶下四句大人占之之辭也 闕外注觀天地之會至贈張夢皆周禮文王前巫至守至正皆禮運文王中心無為也句大卜之屬有占夢無大人 按今讀之王中句

正解此章設為占夢之辭非必實有是事蓋即其所得之異而知其所生之祥也占乃占其為何祥非占吉凶也下四句方露出陰陽字男子乘陽剛居陽位而熊羆則陽類也女子乘陰柔居陰位而龜蛇則陰

類也祥字全在下二章照見然謂之曰祥則不徒兆

男女之生即兆男女之賢矣 按注六夢重夢正夢

思夢寤夢喜夢懼夢是也正夢者安靜而夢商高宗

夢帝賁良醫是也憂夢者驚愕而夢若文王疾武王

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想孔子夢周公是

也寤夢者覺時所道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

者喜悅而夢若漢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

者恐懼而夢若漢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

請吾王之夢如此於是召彼大人從而占之以熊羆

毛物其類為陽男子乘陽剛居陽位夢此者其男子

詳經詳說

卷中

小雅所父之什

重

之祥乎也蛇鱗物其類為陰女子乘陰柔居陰位夢此者其女子之祥乎

乃生男子

載腹之牀

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

其泣皇皇

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

王韻

賦也半圭曰璋煌煌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

毛傳半圭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鄭箋男子初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畫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玉以璋者明成之有漸 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

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
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孔疏毛以爲王前夢熊羆果有徵驗乃生男子矣生
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則又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
璋也裳明習爲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大
嗶嗶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
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
鄭唯裳爲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候同 知璋半
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
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圭

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也裳爲下飾以璋
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
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
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
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 箋以
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
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褻褻是夜臥之衣故云裳畫
日衣也一畫一夜明取內外爲義故知男子衣以裳
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褻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
瓦瓦紡輒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

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

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
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嗶嗶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
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
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
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
亦不容無褻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
男女之別耳 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
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
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圭

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
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於赤是矣此論諸
侯則王于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爲諸侯也而
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
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
大色皆得爲朱芾也

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于朱
芾諸侯赤芾以章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嚴氏曰今考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云圭銳象春
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然則璋圭體之半也

一圭中分則爲二璋也又璋王以禮神及朝聘以爲瑞生男弄之此也東坡賀人生子詩云試教啼看定何如今人以見初生啼聲長而大爲福壽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尙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說通有室有家正指婚姻之室家言與君王對看副墨乃生乃字承上文而言蓋將然之辭寢之等句具見古人豫教之法朱芾斯皇帝王之子孫自如此不是期望之意便說到宜君宜王亦無害

詩經詳說

卷中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毛

衍義四句分上言今日待之隆下豫言他日任之重寢之於牀一如成人之供帳以他日南面之位尊之也初生之子不能勝衣襁褓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裳以他日袞冕之榮貴之也弄之以璋以他日圭璋之德比之也朱芾二句串說朱芾兼純朱黃朱以嫡庶分配說純朱黃朱乃色有淺深也此二句以注皆將二字一直說下君王只是爲君爲王未說到宜君宜王意此合下章總是始生時事作未然看乃生者果應是夢也其泣句見生質之異后稷厥聲載路卒興周業此句亦未可輕室家以土地言君

王以爵位言此是豫道之辭不是期望蓋帝王子孫自是如此觀注生於是室句又須句句提醒築室意指南或云待男子所以極隆者以其後日任之重也不似稱願聲氣

按朱傳有室有家爲君爲王似平說玩語氣還當云室家之君王朱子恐人忽室家字故如此說室家猶言國家非男女室家之說

講大人占之如此及夫應熊羆之祥而生男子也何以待之載寢之以牀致尊也載衣之以裳不獨衣之衣服之備所以期其成人甚盛也載弄之以璋所以

詩經詳說

卷中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毛

尊尚男子之德而期其如此也且其泣嗶嗶聲長而大知爲福壽之器也由是而本爲天子服純朱之芾庶爲諸侯服黃朱之芾斯皇皇然而美而有室有家天子爲天下王諸侯爲一國君皆於今日可豫卜之矣熊羆之夢不有微耶

乃生女子句載寢之地句載衣之裼句載弄之瓦句無非無儀句唯句酒食是議句無句父母詒句福句

賦也福祿也瓦紡軋也儀善羅憂也毛傳穆祿也瓦紡軋也婦人質無威儀也羅憂也

鄭箋臥於地卑之也祿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
習其所有事也 儼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
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饋酒食爾
無遺父母之憂

孔疏毛以爲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臥
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祿衣則玩弄之以紡
輒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爲行謹慎無所
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無
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爲夫所出是遺
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 鄭唯以儼爲

詩經詳說

卷中

小雅祈父之什

无

善爲異餘同 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祿縛兒
被也故箋以爲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
故云瓦紡輒婦人所用瓦唯紡輒而已故知也毛以
裳爲下飾則祿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祿
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 儀善釋詁文也言有
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
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
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爲紡輒也然未可必
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祿卽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

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
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
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无攸遂
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霽酒
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
志此之謂也

易家人六二爻程子曰柔順中正婦人之道也婦人
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

安成劉氏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違正位乎內事在
饋食之間而已六二陰爻居陰位則柔順得正居下

詩經詳說

卷中

小雅祈父之什

无

體之中則得中故其象爲无攸遂在中饋而其占者
能如此則爲得正而吉无攸遂卽無非無儀也在中
饋卽唯酒食是議也

禮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糗秋食麻冬食黍
列女傳孟子曰今道不用而母者是以憂也母曰夫
婦人之禮云云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
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而已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疏義祿縛兒被也小兒初生所必用者男子則加裳
以飾之

輯錄黃氏曰今所見紡無用輒者而民亦與輒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耳嘗見湖州婦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機於其上歲久民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歟說約按上章牀裳璋璽皇王此章地楊氏儀議羅皆一韻儀音義羅叶音麗纂序按注五飯禮月令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孟子之母言或非月令天子因時之五飯卽民閒五穀通用之飯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羅二句連說不必以末句總承上無非無儀也無非無儀無貽三無字疊遞必總承則拘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至

存旨無儀如家不預事國不預政之類古稱女子無才卽是德者是也

集解按載寢三句待之無異禮也無非三句望之無異能也上下意正相關映

衍義四句分上是待之以禮下是期之以正楊兒被也縛兒所常用者女子以鞠育爲事乃衣之故注云卽其用而無加也弄瓦者蓋女子以紡績爲事乃弄之豫令習見紡事也儀善也猶才能所謂哲婦也無非是無傲言邪言無儀是國不預政家不預事所以全婦德也唯酒食句是供中饋之職盡閨門之修所

以執婦功也末句通承二句或專承酒食未安卑者非抑之也是以坤承乾卑法地矣正解一說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於四方女子襦之並手足而裹之示無外務也

指南無非者口無傲言身無傲行而無非之可議無儀者家不幹蠱國不與政而無善之可稱唯酒食是議言其唯盡中饋之職而已此三句還一直看下時說以無非句爲全婦德唯酒句爲全婦功而以末句爲總承似不得語氣鍾伯敬曰無非無儀四字學問世故精透之言無非易知無儀難見所謂好尚不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至

可爲而况惡乎卽此是也

按北方少女不能用紡車裁氏令圓安柄令其能轉女子以手拈縑纒於柄上恐南方無之故弄瓦說不明朱傳似以酒食句連下講恐亦非朱子用意處細玩文氣無非無儀兩無字與唯字相呼應言無事而專事於此也非儀相連看有過處爲非有善處爲儀在女子則有過固有非而自矜其才以炫譽名亦終爲非二者無之而唯酒食是議卽易所謂无攸遂在中饋也非儀從遂事來宜其無之唯酒食是議則能主其事矣非儀遺父母憂不能嫻於酒食亦遺父

母憂無非儀而嫺酒食方無違父母憂也必如此說方暢

講又應應蛇之祥而乃生女子也何以待之載廢之地取地卑之義也載衣之褻即其所常用而外無加飾也載弄之瓦習其紡績之事也由是而無非之可舉無儀之可稱但唯中饋之職酒食是議無於父母而詒憂也女子生之美有如此應蛇之夢不有徵耶凡此皆吾王作室後莫大之慶而吾人之所深願也已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五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朱子曰儀禮燕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管新宮

三終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

新宮與凡所笙奏或謂即斯干詩

虞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

宣王之詩矣

安成劉氏曰厲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

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

藍田呂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體於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傳子孫於斯

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其宮之面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則言其宮之寬廣而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則言其宮之成而禱其君子所居以爲尊大也四章則言其堂之美而禱其君子所躋升以聽事也五章則言其室之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則禱其身安夢兆於是而生男則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五

室家君王於是而生女則無違父母之憂也頌禱之辭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

豐成朱氏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辭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辭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辭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牆之堅固堂室之高遠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

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爲君爲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宣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見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爲善頌善禱歟

小序斯干宣王考室也

鄭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俊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羣之歌斯干之詩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臺

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孔疏數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鼗鼓則鼗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鼗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剖羊血流於前乃降是羣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鍾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鼗以羶豚爲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鼗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羣廟之文鄭云而鼗之者

鄭以似續妣祖爲築宮廟廟成必當羣室尙燕樂明

廟數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鼗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羣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羣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鼗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欽君子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美

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按鄭箋多非詩中所有之意只是添設以發己意不足據

正解通詩總要見宣王中興肇造氣象宜以築室爲主首章概言築室之美而願其兄弟之和下是詳言築室之美而願其男女之賢且淑也全篇大意已括在首章內二章至五章皆言宮室之美以終斯干四句之意六章至末章皆是頌禱之辭以終兄及弟矣三句之意凡人築室蓋將聚國族於斯故兄弟之善以已然者祝之男女之祥以未然者祝之大意重似

續妣祖上鼎建之業全爲似續計而兄弟相好生男以撫有室家所以似續於不替也但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造之邦多覆墜於子孫則此二者實人君莫大之福故以是頌禱之通詩斯千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餘皆稱願之辭

指南當在首章分 二章至攸寧當與秩秩四句對看下莞章至末與兄及弟矣三句對看其閒居處笑語攸芋躋寧之類不過承上宮室之美而言耳慎毋併此爲願也

詩經詳說

卷中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五

按此詩有室家君王之句故疑爲王者築室落成而作然玩斯千南山云云分明是山水之地而攸躋攸寧亦未嘗顯有宗廟朝廷之語卽爲王者落成亦必離宮別館非皇都中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規模也詩九章絕妙文法首章軒朗正大振起全局次序宮室詳賅工緻極盡形容後章祝及子孫亦是常套而從夢中轉出奇變不測且頌主人而及兄弟祝子孫而及生子何其全也後世祝頌之詩無此情致無此筆力

維調爾無羊句三百維羣爾無牛句九十其牯

停句爾羊來思句其角濈濈句爾牛來思句其耳濕濕句

賦也黃牛黑肩曰牯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牯者九十非牯者尙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阿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毛傳黃牛黑肩曰牯 聚其角而息濈濈然 阿而動其耳濕濕然

鄭箋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

詩經詳說

卷中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五

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牯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 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孔疏釋畜云黑肩曰牯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肩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眾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肩曰牯 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牯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牯者九十頭直知牯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牯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牯者九十則羊

多牛眾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釋文同本又作爾亦作爾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

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特以特計也黑肩爲特則黑皆爲袖黑耳爲羣亦各以其數也皆音砌袖音袖羣音尉

山陰陸氏曰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天祖而毛牛尙耳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通解其羣不可數與非特者多二句乃朱子據本文

詩經詳說

卷中上

小雅祈父之什

美

言羣言特而推之云然不是詩人本等口氣按朱子補意不可少

六帖徐士彰曰爾羊來思四句正言牛羊之多亦不必他求只把角之濕濕耳之濕濕一想像其形容則牛羊眾盛景象瞭然在目矣

纂序通章總是言其盛下四句舉而驗之勿作推原說

案解按濕濕濕大旨既是形容其眾盛則安和意須說得融渾勿似下不羣不朋爲佳

衍義四句分上敘其牛羊之盛下是舉所見而驗其

盛也三百維羣大約說羊有三百羣而其羣中之數

則不可盡數也若以三百箇爲一羣則又可數矣昆

湖主此說時說亦有依之濕濕是一箇和意濕濕是

一個安意卽此安和便見他無損傷無耗病所以驗

其眾多勿作推其多至第二章方是推也周禮牧

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大雞也此

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耳

按濕濕謂聚其角而息濕濕然是正解引王氏是補

說非一意今謂濕濕無正解遂將王氏合看時講

爾集眾而不相逐亦可用與和亦不相背濕只是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平

戰意

講物生之盛衰關乎國運向者牧事無成鮮羊牛矣

今則誰謂爾無羊乎試卽一羣而言蓋已三百之多

矣誰謂爾無牛乎試卽其特者而言蓋已九十之眾

矣雖羊患觸也而爾羊來思聚其角而息則皆濕濕

然其和雖牛患病也而爾牛來思呵而動其耳則皆

濕濕然其潤安和遂育非極盛之象耶

或降于阿

阿句

或飲于池

池句

或寢或訛

訛句

爾牧來思

爾句

何養何笠

何句

或負其餼

餼句

三十維物

物句

爾牲則具

具句

具韻

賦也詠動何揭也養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

毛傳詠動也何揭也養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具毛色者三十也

鄭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寒則有之

孔疏養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孔祖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養笠注俱以爲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養笠同橐車所載橐車

詩經詳說

卷中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聖

潦車也爲雨而設故不同也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率則有之

言牛羊無驚畏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豐城朱氏曰降阿飲池寢處詠動物之適其性也養笠以禦暑雨儼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以其效而言也

詩記三十維物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各三十也舉色之備則眾盛可知

疏義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牲則五色各有所用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副墨數或字甚活降阿飲池等不惟言其眾盛并可想見人物閑適休養氣象

說約按集傳意蓋以阿池詠儼爲一韻物具又爲一韻然六帖又以阿池詠爲一韻儼具爲一韻不知其說何居也愚意此章上六句亦各以三句爲一連則但詠儼爲一韻而物具依集傳又爲一韻轉換方合

詩經詳說

卷中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聖

又古韻儼字本可與孚符等字爲叶物字本可與制孽等字爲叶則雖不云微律居律似亦無妨按儼朱子不叶或南音與何同歟儼儼句自當聯上

衍義六句分上言物性之所由適下因言致用之多也此章正推牛羊之所以盛重牧人順物性上三十維物此不重色重眾多上兩句凡祭祀燕享皆是

降飲寢詠物之各適其性也養笠儼糧人之適物之性牧養有法也末二句則以其效言之芳叢芳草多生於下淫物從其所好而趨焉故降也腹充喉急得水則運化物從其所宜而取焉故飲也物性劇則

知慮慮久則知與彼此不相謀而各惟所適焉故或
寢或訖也降飲寢訖牛羊之性自爾味四或字便見
順適其性處曰或降則有不降者餘倣此牛羊不畏
雨又可隨地得芻而人則不能也今有養笠餼糧便
可任物所適矣只開開舉見成事說而其善牧自可
想見

指南三十雜物總敘牛羊之色有三十蓋三百雜羣
之中九十其特之外則其色有三十樣兩性則具兼
祭祀燕享言色無不備用無不周文平意賁 按孔
疏性用五方之色非色有三十色只是每色三十耳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墨

講夫牛羊之盛如此豈無所自哉亦以司牧事之得
人耳彼牛羊無驚畏或有降于阿者或有飲于池者
或有寢而或有訖者此皆適其自然之性也爾牧來
思則何疑何笠以防暑雨或負其餼以備飲食而從
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齊其色而別之已
三十雜物焉色無不備則用無不周隨兩性而取之
祭祀燕享不既已具矣哉

爾牧來思 以薪以蒸 以雌以雄 兩羊來思
今詩競競 不騫不崩 靡之以肱 畢來既升
升韻

賦也釐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競競堅強也騫
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

毛傳矜矜競競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 肱
臂也升入牢也

鄭箋此言擾馴從人意也

大全埤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
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爲甚

臨川王氏曰矜矜競競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堅彊
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
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墨

疏義堅強猶曰壯盛少損曰騫全壞曰崩不騫不崩
言無損壞也羊有疾輒相汗故曰羣疾

按騫謂少損其數有虧也崩謂羣疾一羣全壞俗所
謂發圈也羊相汗猶言相惹

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
不假筆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豐城朱氏曰薪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
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彊之力無
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
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

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說約按此章上六句亦三句一連 六帖又言羊性

至躁故麾肱二句亦獨以羊言

副墨薪蒸雌雄亦是寫景大率是有餘力而爲之不

必拘泥牽合四以字俱貼牧來說

集解此章亦不直言牧事之成但就牧人身上言其

從容自得如此而其追隨於澹煙微雨之中出入於

峻坂叢林之內景象風物皆可想見於言外 鍾伯

敬曰末二句人識物情物解人意非惟相習亦幾於

相忘矣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墨

衍義三句分上言牧人有餘力下言物性之馴擾也

來者自野而麾入於家升者至家而麾入於牢曰畢

曰既則無不來無不升矣此章不言牛而獨言羊者

蓋羊躁而難制牛順而易馴羊如此則牛可知矣此

見牧養之有素所以致牧事之有成也

指南此章不可以人物對講亦不可以下段爲推上

段之意只一順說下爲是或謂上四句言人有餘力

便見牧養有法下四句言物不勞力便見牧事有成

似不必

講不但已也爾牧來思時而以薪以蒸樵以爨焉時

而以雖以雄獵以食焉何有餘力也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極其堅強不審而少損不崩而全壞又且馴擾

從人但麾之以肱使來則自野而畢來於家使升則

自外而既升於牢牧事如此不甚盛耶

牧人乃夢

眾維魚矣

實維豐年

旄維旟矣

眾維魚矣

實維豐年

旄維旟矣

室家濔濔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濔濔眾也或曰眾謂人也旄郊野

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旄

所統不如旗所統之眾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旄乃

是旗則爲人眾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吳

毛傳陰陽和則魚眾多矣 濔濔眾也旄旟所以聚

眾也

鄭箋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旄與旟占

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 魚者庶

人之所以養也今人眾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

之祥也 濔濔子孫眾多也

孔疏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

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

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爲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

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

臣民有爲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眾之祥故知以占國事 經言眾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眾解人共捕之意

大全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 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旐司常曰州里建旗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祈父之什

七

東萊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華谷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宜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故就牧事設夢以頌禱之耳

說通豐年室家二句亦以其意言之若黏滯言之則愚矣

說約按年字彙音寧與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同 周禮大司馬職云郊野載旐百官載旗鄭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

羨卒也百官卿大夫是也載旐者以其屬衛王也禮書云司常太閔州里建旗州里之常司馬治兵百官載旗一時之事然多寡義未明

集解按此詩既即牧事以形中興之盛則年豐人眾自是實事故特假夢言之與斯干後四章頌禱語不同

衍義三句分上言牧人感夢之異下是徵其爲富庶之祥眾維魚二句只是恍惚所見如此非似人實魚似旐實旗之謂亦非人變爲魚旐變爲旗之謂也眾維魚乃由少致多之象故占爲有年之慶旐維旗乃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一

小雅祈父之什

哭

由寡致眾之象故占爲民生之蕃荆川云此乃牧人無事之時實有是夢方山依大全嚴氏作頌禱說末四句要發宣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室家卒痒意見得吾王側身修行以格天而崇墉之風可復觀勞來安集以奠民而子遺之黎將更蕃富庶之象天休見於人事矣 眾維魚二句未可露出多少意牧人獻夢於王而王使大人占之也 豐年室家要說到宣王身上

指南言夢眾而是魚夢旐而是旗乃恍惚所交之狀也夫人不如魚之多眾而維魚是由歉致豐之象故

可卜其豐年之慶也。旄所統不如旗所統之眾。旄而維旆是以寡變多之象。故可卜室家有漆漆之繁也。按毛鄭之說。眾人捕魚旆旆並見。是將維字作閒字。帶過朱子從維字咀味出夢中恍惚變幻之象。甚有味。

講當牧事有成之日。牧人乃有夢兆之感。始而夢見者眾也。恍惚之閒。又維魚矣。始而夢見者旆也。恍惚之閒。又維旆矣。是豈牧人耳目心思所及哉。於是獻之王命。大人占之以爲眾既多而魚又多矣。實維百穀用登。豐年穰穰之象乎。旆之統既眾而旆之統尤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哭

眾殆爲生齒日繁。室家漆漆之象乎。不然是夢豈偶然哉。中興之盛可美矣。

無羊四章章八句

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衰。故秦穆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舊存也。謂其備腍成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頌禱之辭。所以詳及於牛羊之眾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斯千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小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

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孔疏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育休慶。皆考牧之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三

小雅祈父之什

平

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首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豕少豕犬。雖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按此詩未必是宣王時事。今講皆作宣王說。無可考。

六帖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闕天下國家之大說約按斯干落成無羊考牧然末段各以占夢結束是文人自討活路處子瞻赤壁之道士蓋出於此正解通詩美牧事有成而先從牛羊之盛說起次以人順物性與物解人意形容其盛皆根此說來末又從牧人身上發出富庶一段見其朕兆之隆實闕天下國家之大也夢之有無不必深論四章分上是牧事有成之事下是牧事有成之驗上三章平平說去末章承上三章來占夢當作實事看非如斯干頌禘之辭也總重宣王中興上大率民安物育其理固相因耳詩柄眾多卽是有成不宜分看其言牧事與彼苴莠葭葦同物產猶然而民生之富庶已不言可見富庶之徵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牧事之所致通詩明是一幅羣牧圖所謂詩中有畫玩之宛然此詩見宣王勵精圖治而致牛羊之盛猶衛風詠文公之秉心塞淵而致牝牡之多也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又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

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按牧人職在牛羊豐年室家與牧人何涉只是因考牧帶寫出此意以見其盛耳夢非實境豐年漆漆卻是實事

詩經詳說卷四十三終

詩經詳說卷四十四

牟陽冉觀祖輯撰

祈父之什

節彼南山

山韻維石巖巖

巖韻赫赫師尹

民韻具爾瞻

瞻韻憂心如惔

惔韻不敢戲談

談韻國既卒斬

斬韻何用

不監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具俱瞻視惔惔卒終斬絕監視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一

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

赫赫顯盛貌師大師

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惔也 卒

盡斬斷監視也

鄭箋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 此言尹氏女居

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

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

下以刑辟也 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

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孔疏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

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

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

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

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更而互

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爲興又與憂

心如惔爲發端由瞻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

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美訓爲小熱也灼

炙燒也爛火熱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

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

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

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二

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

也不敢戲爲刑罪明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

按鄭以國卒斬爲天下諸侯未是當作王國說

大全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注世

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

也

三山李氏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

爲世卿其來甚久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

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

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
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慶源輔氏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與師尹位望之尊
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
憂心如惓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
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
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箝人
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
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

華谷嚴氏曰言師尹失民望錫京師對終南故以所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見起興

說約按此章正興四句截注而其以下另轉然本文
以憂心如惓竟接民具爾瞻語意蘊蓄之甚注補而
其所爲不善一句豈不可解詩要以入詩非也下凡
朱注用補句者類然

正解此章上四句興其係天下之望下刺其失天下
之望而因以戒之也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與師尹位
望之尊崇興至四句止赫赫字兼師與尹二意大師
尊官也尹氏巨族也其用人行政天下安危所係爲
眾所注目故曰具瞻憂心如惓根所爲不善來所爲

不善含下不平其心但未露出不敢句是畏其威恐
言出禍隨卽以戲談且不敢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
非乎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象
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棱以沮人
之議論者也獨如國家何哉曰卒斬此時未斬也以
若所爲略無變計終必至於斬耳未言人心洶洶國
勢定然可危正當及今監察以改其不善而爾何不
自省哉蓋卽暗指不平其心等事而下始明言之以
此實致亂根原耳

衍義具瞻句卻是憂心如惓的發端由瞻見其惡故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四

憂也不敢本赫赫來畏其威也卒斬承上二句來玩
既字卒字蓋小人見目前未便斬絕每每忽之然據
他作爲終有斬的日子奈何其不察也故以不監啟
之不監句又承卒斬來有儆戒意 國既卒斬言人
心將渙天命將傾也 何用不監言安意利災而不
察也

按何用猶言何以無深意

講天下之治亂係於君相之一心彼節然之南山維
石巖巖於其上矣蓋山高峻則其積石在望也况此
赫赫之師尹民豈不具爾瞻乎蓋位尊崇則其責重

難以冒處也是以使人憂甚於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即一戲談有所不敢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故何用不察而尊恣如是哉

節彼南山

句

有實其猗

句

赫赫師尹

句

不平謂何

句

天方薦瘥

句

喪亂弘多

句

民言無嘉

句

憯莫懲嗟

句

嗟頌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猗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倚倚然皆不甚通薦瘥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

毛傳實滿猗長也 薦重瘥病弘大也 憯曾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五

鄭箋倚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猗谷使之齊均也 貢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 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 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

孔疏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 以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

也節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刺今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 箋

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剛谷耳能實剛谷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剛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剛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剛谷反喻二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 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

按有實其猗毛鄭皆未明鄭以瘥爲疫病喪爲死喪言爲弔唁憯爲息絕皆未確 孔疏是以草木平滿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六

剛谷見平意

慶源輔氏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爲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濫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倚倚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 此以生物均平見平意安成劉氏曰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猗猗之語觀之或可爲集傳第三說之證

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

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譏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說約按此章反興亦四句截注是以下另轉天怒人怨注雖對舉然民言二句自爲一連不必以民言一句對天方二句惜莫句總承以徇俗說八句兩截凡四韻猗與綠竹猗一例嗟字彙云左平聲釋名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然韻書嘉嗟俱在六麻末二句換韻另叶亦自直捷 今閱古義正同余解猗何多歌韻嘉嗟麻韻集解按惜莫句自總承天怒人怨亦不必如說約謂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七

單屬民言句也此與斯干章無父母句同凡說詩只隨文遞講大意自見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其心之不平下言致天人之變而不知省也以山之生物均平興師尹之持心不平是反興也亦至四句止不平謂何乃一篇之大要下數章皆自此推之也不平含下用人行政意即第四章是也此只以心言且未可盡露薦蹙曰方見天變方興而未已也踐亂弘多疊上句薦蹙而言神怒也民言無嘉指仇謗說人怨也未句總承上二意來言天怒人怨如此而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改其

不平之心何哉懲指心言嗟指聲音懲字下得妙嗟而不懲何救於事此之不平又由上之不監來

按有實其猗用蘇說稍優 喪亂卽降蹙以禍亂泛言不必實以病死言民言無嘉言皆怨謗無有好話 懲可雙承

講山之實草木是也節彼南山彼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而爲之實者無不猗猗其長也況赫赫師尹望尊責重乃執偏徇己而不平其心其謂之何哉由是其所爲之事上逆天心而天爲之怒方重以病喪亂之禍既大且多矣且下逆人心而人爲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八

之怨無有嘉言爾曾不懲創咨嗟求所自改乃如是哉

尹氏大師句維周之氏句秉國之均句四方是維句天子是毗句俾民不迷句不弔昊天句不宜空我師句

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眾也

毛傳氏本均平毗厚也 弔至空窮也

鄭箋氏當作桎鐻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鐻持國政之平維持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 至猶善也不

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眾民也

孔疏氏毛讀從邸若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 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鐐說文云桎車鐐也則桎是鐐之別名耳以鐐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鐐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按氏鄭解桎鐐反覺費解弔毛鄭皆未明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九

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潘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逾急則其成器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唯平乃能運也按朱子此條猶是未定之說

臨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東萊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

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懸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眾并及空窮也

說約按此章亦宜兩句一連說落爲正觀均字不叶韻不當在第三句讀住可見然俗家或聞而卻走矣氏字彙音低 纂序按兩句一連說落是但秉國四句文法意思又似一連疊遞而下者與前後五章俱上下各四句一截者實不同也

副墨前既云師尹而此復云尹氏大師列其各位職分見皆不當不平者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十

衍義六句分上言職任之當盡下因指其失職之當去也尹氏三句言職任之重四方三句言當求以盡職也須上下相應看維周之氏三句一連說重在秉均上不可對看不曰國政而曰國均正見非平其心者不能秉耳四方二句須入平心意講維四方以遂生復性言毗天子以承美匡惡言俾民句承上二句說蓋維四方則政行於四方毗天子則政出於天子故民得所安息何迷亂乎末一句言不平之禍及於國者必如此不弔句卽上天方薦瘥喪亂弘多也正解此章大意維周之氏是君身之安危國祚之存

亡皆其所自出也秉國之均時政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一聽其所爲也尹氏所職如此是天子待之不爲不加四方望之不爲不至必宜平其心以安民而輔君如利必與害必屏善必賞惡必罰以此維持四方亦卽以此毗輔天子使人心曉然知其爲國爲民而趨向從違不至眩惑迷亂斯不負大君委任而克稱其職可以仰結天心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憫吊於天卽宜引身而退以避賢者路而久在其位使天反以尹氏之故而并禍斯民如彼具瞻之望何哉按不弔昊天下須一轉方圖言降蹇是已不見愍矣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十一

尹氏當去位而猶不去勢必空窮我累爲不宜也不宜屬尹氏見當去位空訓窮只是空乏窮困之意講尹氏之不平其心如此亦未知其所係之重乎尹氏大師身居樞要實維我周之根本所在也故凡國政事皆秉權衡以取均平舉四方之遠是從而維持之而且天子在上是從而毗輔之以使斯民各得其所而無迷亂之憂焉其職如此今乃不平其心既不見愍弔於昊天豈宜居位自肆使天終降亂而我累並及空窮也哉

弗躬弗親

何

庶民弗信

信

弗問弗仕

何

勿罔君子

何

子賦式夷式已

已韻

無小人殆

殆韻

瑱瑱姻亞

何

則無無仕

仕韻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殆危也瑱瑱

小貌瑱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應厚也

毛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

殆也瑱瑱小貌兩婿相謂曰亞應厚也

鄭箋瑱之父曰姻瑱瑱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

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

孔疏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瑱瑱然昏

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十一

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釋訓云瑱瑱小也舍人曰瑱瑱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婿相謂爲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婿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按此詩承上章來是責尹氏而毛鄭以爲責王大旨已非至其訓字多不可解鄭以仕爲察勿爲未殆爲近俱是臆斷臨川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同義

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嬖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嬖亞而必皆應任則小人進矣

語類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閒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於瑣瑣嬖亞是也

慶源輔氏曰小人而濫居要職踞處高位其智識既

詩經詳說

卷四古

小雅祈父之什

三

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嬖亞之人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鑿空妄說譴慢相欺必至於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而政荒事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已者此小人之常態也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瑣瑣嬖亞悉皆屏去而無使汚緒紳而盜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說約按集傳信與親叶二句一韻殆與子仕叶下六

句一韻 纂序按此章方全就尹氏用人之不平說

若上章不平謂何秉國之均處似只當就行政說蓋說用人而行政亦在內說行政則用人亦可在內宜渾含亦宜次第也 一說弗問弗仕指尹氏未嘗訪問其人未嘗歷試以事而言此與上弗躬弗親四弗字俱一例看亦妥當玩集注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與其所弗問弗事語意俱合可從

詩存古今專權擅寵之臣挾數任術每思愚民不知民之視之如見肺腑其但可以之欺君耳故惕之曰庶民弗信又戒之曰勿罔君子

詩經詳說

卷四古

小雅祈父之什

古

集解按此章專就尹氏用人之不平說而行政亦在內小人所指自廣瑣瑣嬖亞又承小人而推言之見雖親暱亦不宜任用也一勿字兩無字皆戒詞 又按弗問弗仕有作尹氏未嘗訪問其人未嘗歷試以事而言者此與上弗躬弗親四弗字俱一例看亦合但玩瑣瑣嬖亞句則當時引用小人皆其素所深讎者又何待訪問歷試而後知耶舊說似較妥 正解此章上四句指其任用之失下示以用人之不可苟也此章方指其不平之實而言之通重在用人而行政意在其中弗躬二句引起弗問二句意歸重

在下邊不躬親便是委政姻亞了秉均而不自爲政則無以慰其瞻之心故民弗信弗問弗仕句鹿野云人必訪問而後知其賢不肖事必歷試而後知其能不能今爾所進用之姻亞未嘗訪於輿論未嘗試以諸艱以斯人而事其君便蔽上之聰明故爲罔君子此說將問仕屬尹氏看與上弗躬弗親四弗字俱一例看較妥當玩集注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與其所弗問弗事語意俱合或謂理必咨訪而後明事必更練而後熟今以姻亞未嘗訪問未嘗歷事者事其君是欺君也又有云弗問弗仕者人誰不知其不可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五

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故獨下一勿字此俱以問仕屬姻亞說亦可從此全是心之不平而在所當改者故下遂以式夷式已告之緊緊教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瑣瑣姻亞未嘗考之輿論未嘗試之諸艱徒以親昵遽登臚仕安得不罔君子而至於殆乎撫者厚而仕之只極其尊寵之謂須味則無口氣按躬親二字可合說重下弗字句法嘗有之講中身爲之親臨之是強爲分析耳尹氏委任小人凡事不躬親爲之庶民已不信其有爲國之心矣而小人未能虛心訪問未能歷練事務尹氏委任之徒以欺

罔其君耳此甚不可故戒之曰勿式夷式已卽承勿字說言已之而不用庶不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小人不一而姻亞尤難去故又戒之以不可厚任之也兩無字與上勿字意照集傳但云仕事也兩仕字不分今講皆以臚仕作官位看厚是活字謂厚之以善官也近講多以弗問弗仕屬尹氏亦可從弗躬二句就尹氏說弗問二句就尹氏用人說弗躬親則必用人而所用又是小人相連說下講且尹氏一不平而所引用誰非其類也亦思王委政於爾爾弗躬爲之弗親臨之庶民已不信其爲國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六

之心矣而且凡事必咨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所未能問未能仕之人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民已不可欺況欺其君乎則勿以之罔君子也女當於其心式夷之所任有不當者式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家彼凡瑣瑣然之姻亞則無厚之官以仕之以致小人得進焉而可哉

昊天不弔
儲句 降此鞠訥
儲句 昊天不惠
儲句 降此大戾
儲句 君子如屆
儲句 俾民心闕
儲句 君子如夷
儲句 惡怒

是違
儲句 賦也備均鞠窮訥亂戾乖屆至闕息違遠也

毛傳儲均鞠盈訟也 屈極闕應夷易違去也

鄭箋盈猶多也戾乖也 屈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

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謂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按毛鄭以昊天喻尹氏非語氣毛以詘爲訟不切

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七

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華谷嚴氏曰罹師尹之禍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詁

降此大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後章言不弔不平日言天之机

我天天是極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兩無正言降喪

疾威小旻言昊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巧言言昊天已威昊天大憮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

板板天之方難方蹶方虐方憤蕩言疾威上帝天降

滔德瞻卬言不惠而降厲召旻言疾威而降喪皆與

此意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詩人之情性有同然者歟

豐城朱氏曰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歟則日月剝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於人也盡以爲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唯君子爲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爲福轉災而爲祥轉凶而爲吉轉亂而爲治天也有人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太

焉君子不純以爲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閒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爲國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

疏義鞠詁大戾即次章天怒人怨之事也

六帖玩上章集傳實重用人邊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苟而不用其至意姻亞臚仕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此章集傳又開言之 不備不惠雖總是天怒人怨然要於窮極字認出不均乖戾字認出不順意屈極也至也盡心竭力之意

說約按集傳屈與惠展叶者亦是作北音讀也前
儲訥另叶後夷違另叶固不待言 纂序按上四句
兩吳天下四句民心閔民惡怒則以天怒人怨上下
截分屬似不易但上截正說天怒下截反說使人違
怒耳如疏義天怒人怨俱在上四句兼之仍未妥若
舊講專以人心亂爲鞠訥人心變爲大戾更不爰玩
集傳皆不然也 以如屈照上弗躬親如夷照上式
夷已則君子當屬尹氏若以上勿罔君子看則君子
又當屬王故注云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依說通泛
言可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七

存自鞠訥大戾雖指天怒然宜就人心說方有實際
亦關照得下文俾民心關惡怒是違之意起
詩存治亂亦循環之數降此鞠訥若民情騷動不欲
返於治者是其不均祥警亦仁愛之常降此大戾若
人情乖離不欲順其常者是其不惠
集解按不備不惠只於鞠字大字上見俾民心關似
照上鞠訥而言惡怒是違似照上大戾而言兩如字
有不勝想望之意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天變之可畏下示以回天之道
也鞠訥大戾即上章天怒人怨之事但不可以天怒

人怨分屬耳鞠訥以禍亂言大戾以災異言而不均
不順正在窮極乖戾上看出不備不惠須說得有著
落言天心至公至平何以一樣此宇宙而文武成康
之世則治安今竟若此變亂是爲不均天心仁愛下
民無所不至何爲降之以喪亂而使之甚不聊生以
起怨謗是爲不順君子泛言注雖云傷王與尹氏然
通章大旨尹氏較重觀下章曰誰秉國成還重尹氏
上說或云君子暗指王與尹氏說王親總萬幾不徒
委之於相相則與君可否不徒委之小人如屈也王
慎於擇相而委任之得人相慎於進賢而能舉之無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負如夷也此說亦可說通君子泛以柄政者言不可
專指王以末章方及王也按以如屈照上弗躬弗親
如夷照上式夷式已則君子當屬尹氏若以上勿罔
君子看則君子又當屬王故注云傷王與尹氏之不
能也依說通泛言可如屈四句言持危定傾易於反
掌所謂爲政不難人自不爲耳屈極也如無違弗屈
之屈以心之注於政事者言政有當爲者而不爲如
平途而廢步也與弗躬弗親句反下句即在政上發
揮闡如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蓋張弛得當則
公論不背而亂心自息矣夷平坦也以心之及於用

人者言與弗問弗仕句反下句卽在人上發揮見舉措得宜則直道已孚而惡怒自遠矣心閑怒遠就民心說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而天意得也

按鞠訓是窮極之訓訓之甚窮字對大字看傭均也均則平訓亂也與均平反惠順也戾乖也與順反字義是如此時講分訓爲禍亂戾爲災異亦未有確據如屈照躬親看卽躬親爲之而極其至則民變其弗信而爲信亂心息矣如夷卽式夷式已不用小人則不至於危殆而民之惡怒去矣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均也今昊天亦不均而反側偏頗降此窮極之訓亂天道本至順也今昊天亦不順而背逆顛倒降此大變之乖戾然天以儆人而人可回天君子在上如凡於事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民皆信之而亂心息矣君子在上如凡於人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民皆無殆而惡怒遠矣持危定傾易於反手人自不爲耳其奈之何

不弔昊天天韻亂靡有定定韻式月斯生生韻俾民不不韻勞勞韻百姓姓韻憂心如醒醒韻誰秉國成成韻不自爲政政韻卒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

毛傳酒病曰醒成平也

鄭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平言無有也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孔疏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知責昊天而不自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令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卽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授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錄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

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
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之不顯諫者
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
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
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
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
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同
皆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議尙書
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按不自爲政鄭說大謬宜爲王肅所駁王基反爲理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五

之蓋尊鄭學者也 王肅謂政不由王出今亦不用

華谷嚴氏曰憂心如醒猶黍離言中心如醉

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
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亞
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新安胡氏曰秉國成卽上章秉國均斥尹氏也

疏義此與三章相似亦與四章相應

說約按此章亦兩句一運說落爲正然末二句政姓
俱讀如字換韻另叶自佳 古義雖兩歧然政姓叶
敬韻亦與余暗合 纂序按雖與三章相似然三章

若爲戒勉之辭此章則爲歸咎之辭連章總是尹氏
不平天怒人怨反復言之而此章則以靡有定月斯
生卒勞爲進步耳國成謂國政始終在手而賴之以
成注訓平平其所由成也憂心如醒二句卽作詩者
自指自言注君子字曰字渾去更妙 民不寧正勞
百姓也集傳少衍此句
詩存前云如惓者謂如炎威之乍熾蓋憂亂之方生
也此云如醒者謂如宿酒之未醒蓋憂亂之無已也
秉國成者尹氏也詩云誰秉者蓋怨問之詞有嗚
咽不忍言之狀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五

衍義四句分上言天降亂之甚下推言致亂之有由
禍亂之甚總是尹氏不平所致其曰天不之恤者亦
無所歸咎之詞不弔承不備不惠言亂靡句承鞠謫
大戾言式月句言不備而降謫不惠而降戾者日甚
一日也注君子指家父言誰秉三句是歸咎於執政
者暗指尹氏誰秉國成正與秉國之均相應不自爲
政卽上弗躬弗親而委任小人是也卒字有終不改
之意 亂靡定是亂之未止月斯生是亂之方生不
寧承上二句言如醒猶未醒也
按亂靡有定是已然者式月斯生是方來者式字語

氣式用也用猶以也言亂既靡有定以此與歲月俱增覺歷一月即有一月之亂隨而生也 憂心以君子言當是家父自言但不宜露耳

講夫反求諸己固足以靖亂而奈何其不能也故不見憫恤於昊天亂將未有所止而禍患日甚式與歲月增長使天下之民皆受其病而不得寧息也是以憂之於心如醒之莫解思今日國事誰人實秉其成者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小人敗壞無已終勞苦我百姓以至此極耶

鴛彼四牡 四牡項領 我瞻四方 蹙蹙靡所騁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美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

毛傳項大也 騁極也

鄭箋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孔疏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爲大箋以爲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爲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

按毛鄭以馬項領而不爲用馬不爲用則不必怨四方之蹙蹙傳易之謂馬可以騁而四方無可騁以見

世之昏亂便有味

言鴛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華谷嚴氏曰家父鴛此四牡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視四方蹙蹙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留而不

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也說約按家父周大夫天子大夫也如今京官相似故云四方靡騁而東萊亦有本根枝葉之說

衍義馬頸大則肥可知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美

正解此章是欲去亂而無可往之所見當時天下皆亂而無一安靜之處蹙蹙然若見天地之狹而無可往矣猶唐人有云出門皆有礙誰謂天地寬意原家父之心非真欲舍其君而去不過言天下皆亂以著尹氏致亂之罪耳 微弦云當時以尹氏在位而又輔之以姻亞之小人其一時之所習爲皆排擊報復之事故君子無所適而可也說者又言習亂成俗播之遠近莫不效尤故君子無所適是不然只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君子雖欲引身而退而譴責隨之戮辱及之其將何避哉是以四方無所騁而頌覺天地之

隘也

講夫民皆受病此時天下抑何等景象耶駕彼四牡而四牡大領可以遠適矣然我瞻四方則皆昏亂無

復天地之寬遠蹙然亦何所聘以避而去之也哉
方茂爾惡句**相爾矛矣**句**既夷既憚**句**如相醕矣**句
賦也茂盛相視憚悅也

毛傳茂勉也 憚服也

鄭箋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矣 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已相和順而說憚則如賓主飲酒相醕酢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七

孔疏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

按毛鄭訓字多未確又以爲大臣乖爭亦無據

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憚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六帖此章言小人之暴戾反覆大率指尹氏與其徒也

說約按此合上章似言其去之不可而此言其留之

不可也故集傳曰無所適而可蓋總詞也疏義欲以

適字照上聘字而諸家從之遂使支離難通今爲正之 纂序按以適字照上聘字則是以以此章推原上意所以靡聘之故矣不知尹氏不平任用小人前已

久說亂源靡聘特承言其害耳豈至此方推原耶麟

士說大是但細玩之喜怒無常亦有起下章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之意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天

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態易反易覆好爲鬪亂如此則必中傷善類一網打盡身雖退避禍亦不免是以無適而可也小人之害君子往往如此 形容其怒易轉喜就見喜易轉怒蓋小人中傷善類只在眼前所謂腹中鱗甲笑中刀也 按此是常說麟士上玉所駁者然不肯朱傳亦可用麟士說較勝指南本文方與既字正相應始焉如彼既焉又是如此正見其無常如此也緊緊相承說相醕不是實事觀如字可見

按視矛相醕是各舉其喜怒之甚者言之 夷訓平

講去之不能欲不去焉又有所不可也蓋人之相與亦有情好甚洽而一旦詿誤遂至視爲仇讐終身不合者此理之常不足爲怪乃若方茂汝惡之時各自視汝之戈矛欲起而用之以相殺傷矣及其既夷既懌則又如賓主然相爲醕酢焉既離而復合方怒而卽喜小人之態不可窺測如此而尙與之其事不眞成畏途也

昊天不平平句韻 我王不寧寧句韻 不懲其心句 覆怨其正句

韻正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无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鄭懿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按毛以正爲長孔謂怨其君長不合

東萊呂氏曰篇將終矣復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愆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喜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說約按正古義庚韻

副墨俯仰時事而歎之曰昊天其不平乎我王其不寧乎言天心與君心相關無輕重亦無先後也

存旨以尹氏不平而歸之昊天若有天益其疾者無非痛恨尹氏之意不寧就目前說不懲二句又深一層言之見今日不平業已貽禍於王況復不懲亂將何時而已乎怨其正只泛言勿專指家父自謂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正解此章言尹氏貽患於君而猶歸咎於人也以尹氏之不平而歸之昊天倘非天實爲之彼何能以六尺之軀開此莫大之釁哉非是責天亦不可作託言以指尹氏注云若天使之只是閉其衷而塞其聰意不平而王亦不寧者蓋用人之日非政事之日壞卽王亦安得晏然於上王且不寧不但俾民不寧而已或以黨與日生於下主勢日孤於上恐不切不平意夫今日不平業已貽禍於王而況復不懲其亂將何時而已此又深一層說 此從上何用不監慝莫懲嗟而究言之也

集解按此章方指出王之不寧以爲下訛心張本
講凡此皆尹氏之所致也夫尹氏不平若天厚之毒
而使之是昊天之不平也若是則民不寧於下卽我
王亦不寧於上矣誤君禍國如此有人心者宜自悔
過以受人言可也乃不自懲創其心而反怨人之正
己者則其爲惡亦何時已哉

家父作誦誦句以究王誦誦句式訛爾心訛句以畜萬邦訛句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

毛傳家父大夫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至

鄭箋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以窮極
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 訛化畜養也

孔疏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

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

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

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按誦作訟解不可從訓亂解見鞠誦

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
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
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

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
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
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
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
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慶源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
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至此
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嘗譏尹氏之用小人
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至

說約按集傳邦卜工反詩韻誦二冬邦三江古音本
轉用 古義家父周大夫何休以家爲采地因以爲

氏

副墨畜未便是昇平少救卒斬空我師光景耳久病

之民元氣難卒復必俟從容漸漬以養之凡善畜者

與其所欲屏其所不欲畜萬邦亦然

集解按此篇全爲告王而作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按
王身上筋節自靈可見從前說尹氏句句是說王也
衍義二句分上言作詩以窮亂本下是欲王心反正
以安天下也作誦須入用人行政之失形諸篇什者

有人不敢言而已獨言意當萬邦須以上文俾民不迷及空我師勞百姓意相形言之改心易慮是改易其用尹氏之心而任賢勤政不爲尹氏之所蔽意大凡奸邪之人其根底只是心之不平其心之發用處只在用人行政其流禍必空我師勞百姓禍君子而及君身其所以得肆其奸者由君心之蔽而偏信之也故家父究極而言之所以窮亂本也直言王訓則是懇諫而非諷諫矣

正解呂注亂本單指尹氏窮其亂本指上二句而歸之王心焉指下二句致亂者雖尹氏云云是轉語王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心之不正尹氏之所由以不平也王心一化則不復爲尹氏所惑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畜也 徹弦云不懲其心欲尹氏之平其心也式訛爾心欲王之格其心也皆推本亂之所由也懲者剗其前日之非訛者化其前日之患

講夫尹氏爲惡人不敢言而我家父世爲周臣無容默默然於是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此固尹氏不平所致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王聞此誦式訛爾心改易迷慮任擇賢相使用人行政皆得其平以畜養此萬邦誠我周之福矣家父能無望

哉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卽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爲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僭莫懲嗟曰降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四

此鞠誦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詩記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說約古義左傳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節

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鄭箋家父字周大夫也

孔疏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因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

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 years 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章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詩不應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冢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朱子曰冢父見本篇

按朱子謂序之時世皆不足信此語斷盡毛氏自爲一家出於臆度而言之鄭又作詩譜派定某王某公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姜

於時世原無所據而云然也尹氏冢父皆見於春秋春秋起於平王四十九年何得爲幽王時作詩衍義九章分上是詳言以刺尹氏末是表已作詩之意而歸咎於王心也大抵以不平其心爲主而用人行政之非又其目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所爲不善而以國終斬絕戒之二章推其持心不平而以天變人怒戒之三章舉其責任之重而深刺其心之不平四章推其行政用人之失五章言行政用人之善可以已亂六章刺尹氏不能已亂而反致亂七章言其欲避亂而出無所之八章言已所以出無所之者以小

人之爲亂九章則言小人之爲亂皆根底於尹氏也其詞雖專刺尹氏而王不當用尹氏之意實在其中故卒章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以見作詩之意也未章式訛爾心句最重蓋以王心爲萬化之原也王若平其心以用尹氏尹氏又平其心以用人行政則天下自得其平矣

正解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見得人君所持者天所託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聳動王心處

指南章中爲政不平而任用小人根原都在不平其

詩經詳說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姜

心上蓋尹氏能懲其心必不用姻亞之小人王能式訛爾心又豈用不平之尹氏

詩經詳說卷四十四終

詩經詳說卷四十五

牟陽再觀祖輯撰

祈父之什

將

韻

韻

正月繁霜

句

句

我心憂傷

句

句

民之訛言

句

句

亦孔之將

句

句

念我獨兮

句

句

憂心京京

句

句

哀我小心

句

句

瘼瘼以瘳

句

句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詛為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瘼憂幽憂也瘳病也

毛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 將大也 京京憂不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一

去也瘼瘳皆病也

鄭箋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 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教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 念我獨兮者言我獨憂此政也

孔疏時大夫賢者觀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刑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為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為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

痛憂此事以致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 以大夫所憂則非當霜之月若

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 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

正純陽之月傳稱黑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 此承繁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

霜為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真偽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

按舊說霜是訛言所致亦有理但訛言而致酷刑酷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二

刑而致繁霜多一折故朱子不用

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然眾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華陽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東萊呂氏曰凡講張為幻以罔上惑眾者皆謂之訛言

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於上也訛言非常禍起於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無日矣

慶源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矣訛

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爲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爲憂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詩存正陽之月而隕霜陽當盛而爲陰所侵也陰臣道也妻道也以陰召陰亦含下小人女寵意

合訂憂爲癩憂者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故隱憂爲癩憂正映獨字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天人變亂之極下言已獨憂之以至於病也繁霜詭言二事不重在詭言上首二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句輕不過喚起下意耳觀注既又字可見民字雖指小人然勿太泥詭言者隨口化成而無實迹之謂此如飄風卒發莫知所起止世亂人心回惑是非恍惚方有此景象孔將雖患其詭詞甚大然只說詭言沸騰其勢昌熾便了念我獨兮以下只承詭言一邊說舉朝安危災利恬然不以爲憂而大夫獨憂故曰念我獨兮此句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眾則亦不至亂亡矣爲社稷生民憂則所憂者大而非止一身矣故曰憂心京京字從將字生禍大憂亦大也又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正緣小心畏懼眾皆不察

而又不取顯然憂之是以隱憂而至於病也

指南民之詭言民字勿泥大抵小人之謔言第二章所云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者也 癩憂以痒幽憂以至於病也勿云癩憂是以病也

按我獨兮二句只作一句讀獨字連憂字非別有獨字意末二句又從憂字轉出

講夫人世治則樂世亂則憂今何如耶彼正陽長養

之月也霜降肅殺之氣也今正月而繁霜天變失節

既使我心憂傷而民之造爲姦僞之言以惑眾聽者

又方甚大則亂更起於人矣當是時也上下恬然莫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四

以爲憂念我獨兮憂之於心京京而大盡事關國家非繫一身之私也哀哉我之小心也慎微慮患所憂

者深皆人不見癩憂之切乃至於病豈得已乎

父母生我

胡俾我病

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

是以有悔

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

憂心愈愈

是以有悔

韻傳

賦也病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

毛傳莠醜也 愈愈憂懼也

鄭箋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

苦之情苟欲免身 自從也此疾詭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等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 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詭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

孔疏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 鄭唯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爲異

按毛以父母爲文武太遠鄭說優

臨川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五

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詭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慶源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爲是而已以爲非彼以爲樂而已以爲憂動與眾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豐城朱氏曰使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不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之後則吾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我適當是時則安能以無憂乎虛僞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聞其

善言而不足以爲喜聞其惡言而不足以爲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憂之至於甚病而彼反見侵侮也

說約按痛後俱當上聲愈愈疊字字法新甚 纂序按痛愈首尾爲隔句韻後口口中閒連韻俱讀如字本叶更天然也

詩存不先不後正胡俾我痛之意衰亂之世但求苟免情可哀矣

副墨詭言安得好言好醜就毀譽言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兩自口最可玩味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六

集解按末二句講家皆於愈愈下作轉折似失是以語氣蓋詭言之人但知好醜自口不知有憂也憂心愈愈則行與眾違自被侵侮矣須知憂亦不是空空愁慮蓋必有一種感慨不平處如下號呼而爲踟躕之言耳

正解此章上四句是傷已之適丁乎亂下推詭言之害而益病乎已也胡俾我痛指上京京瘋憂言痛字卽領首節痒字來不先不後卽胡俾我痛之意言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而使我受病至此好言是夸譽之言莠言是毀謗之言就毀譽上說卽所謂詭

言也蓋訛言之人安得有好言兩自口可味言不出於心而出於口則倏而好倏而莠皆不可知正訛言之象也愈愈益甚之意惟言之好醜而皆不出於心則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莠言不足怒而憂心愈愈蓋已日甚一日矣有侮者見亂世人情往往與正論相反故見其獨憂以爲矯激見其小心以爲過計而妄加誹斥勢所必然所謂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一說指訛言中傷者彼以爲是而我以爲非彼以爲樂而我以爲憂動與眾違侵侮自不能免矣 徐儻云人之出言是則便是非則俱非人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七

誰有眩其聽者惟好醜之言皆出於口則其好也不過爲不根之筭而其莠也未免爲游言之倡此所以爲訛言而足以亂人聽也

衍義好言二句卽上訛言孔將正病根所在也

按兩自口是毀譽任意信口亂說之意 講者謂小人無好言合其意則爲好言稍拂又爲莠言不足憑耳 不是憂其毀已是爲世道憂

講我之憂傷正以我生之不辰耳夫父母生我胡俾我而遭此亂憂之病乎乃不自我之先不自我之後而適當是時也但見訛言之人語不由衷或好言以

相誇但出自口或莠言以相詆亦但出自口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是以我憂心爲之日甚而彼忿我者反以爲沽名矯激妄加排拂至於有侮也其奈之何哉

憂心惇惇 念我無祿 民之無辜 并其臣僕 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 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兩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八

士以爲臣僕 富人之屋烏所集也

鄭箋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 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 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常求明君而歸之

孔疏毛以爲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惇惇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爲

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過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 鄭以爲作者言憂心惴惴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過如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爲天下則皆爲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爲己身念我無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九

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爲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

按毛以臣僕爲被刑鄭以并爲并及其家之賤者朱傳以爲被囚虜不主刑說是從國亡看出

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

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說約詩人本意不過爲危言以動之耳

集解按無辜臣僕極言亡國之慘猶云玉石俱焚也于何從祿亦哀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是危言不是二心語 須知從祿不過脫災苦享安樂之意若認煞爲食祿便拘何字與誰字亦兩相應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國勢之將亡下哀民生之無定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十

也惴惴即念我獨意民以百姓言或云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要不必分疏總是囚虜受辱之意此四句一氣從自家說起而哀舉國之人重憂國上哀我哀之也我人不是詩人自言乃言己同類之人若詩人自處豈宜更受他人祿耶此處須以己之不臣二姓照出人之可哀來人以有位言而慶源輔氏則並指上下言之較妥一說從祿祿字與無祿祿字同不是爵祿之祿蓋食其毛即受其祿也却鹿野泛指享生人之樂意看亦好末二句是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正明哀我人斯二句之意瞻我肥之也韓他

人如視鳥也借鳥言者鳥向啼背栖易合亦易散故
流亡屯聚稱爲鳥合一說周之興也有鳥流于屋之
瑞今周將亡不知其瑞當復見于誰之屋也此非正
解 此章總是設爲危言以勸之承上章言己之見
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蓋自古未有說言繁
興而國家不至於敗亡者蓋其虛僞反覆之說使人
滑於是非而眩於名實變惑其耳目潛移其心志奸
黨並進而不得善類云亡而不知邦國殄瘁職由斯
故所以識微諒爲之憂也

按朱傳云無祿猶言不幸是訓意下云于何從祿則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十一

幸字如何用得祿字畢竟是實字作享福安樂意看
方合 人字兼上下言之爲是若專指在位者則祿
當云爵祿之祿非也 疊山說固是大道理然非此
詩之意詩只是言國亡不知屬誰家人大概之詞非
爲臣擇主之說

請說言構禍亂亡已兆矣是以憂心惴惴然念我不
幸而遭國將亡將與此無罪之民俱被囚虜而並爲
臣僕哀哉我之人斯未知又于何人從之而受祿如
瞻鳥之飛而爰止不知其于誰之屋也憂能已哉

被中林句 候薪侯薪句 民之方殆句 視天夢夢句

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
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
帝

按舊說此章全無義味以薪蒸非大木喻小人在朝
以天爲君以靡人弗勝爲勝王以有皇上帝二句爲
天使王害其所憎當有專指總說不去故不錄
安成劉氏曰大者爲薪細者爲蒸甚分明也

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
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十二

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
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
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
此

大全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鞭平王尸申包胥使人謂
之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聞云云

豐城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
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則常者有
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
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

若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禍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禍乎

說約按靡人不勝似專就禍淫一邊言云憎句方可接夢古義蒸韻

嫌嫌知後日之禍非私憎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提醒奸詭最爲警切

衍義四句分上與民困無所訴於天下言天定必能勝乎人與意反看以人之有見與天之無知也元宰

云夢夢與弗勝句兼善惡言末二句單指惡言方山云既克有定四句注兼言福善禍淫是總論天道如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吉

此要知詩人本旨則重禍淫一邊語意當有輕重伊誰云憎接弗勝來夫淫者禍之似若天有所憎然禍加於淫罰惡之公理也天何憎哉

正解方殆卽上無辜二句意天非夢夢也以時事視之若夢夢者然雖以善惡無所厚白言卽重無意別

惡上注不曰不能而曰無意便伏下終有定時既克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憫之其禍淫人而降

之罰必矣靡人云者憑他好詭天決勝卽也指南民今方殆卽指上節于何從祿言之夢夢是使

惡人肆虐於善人而盡蒙其禍也善惡既決就是天

定處天定未定俱指氣數而言下四句詩人本旨原爲訛言之人而發須重禍淫一邊末二句只在弗勝中抽出言之耳

按時講皆謂警訛言者以禍淫一邊爲重予謂承上章無辜受害來而欲天之定福善禍淫並重以見訛

言者當受禍而無辜方殆者得以蒙安也伊誰云憎謂上帝必不肯害盡無辜之人如此說覺上下意完

足與朱傳不肯而與時講不合講訛言得志無辜受害如此天意其謂之何耶瞻彼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吉

則有然矣乃民今方危殆痛訴於天而視天夢夢然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若無意分別者豈天之於人反如是乎然此亦其未定之時爾及天道復其常

然而既克有定雖淫惡橫肆之人天欲禍卽禍之靡有弗勝之者大哉上帝伊於誰而云有所私憎之乎

淫與之禍理之自然而惜乎今猶未定也謂山蓋卑句爲岡爲陵句民之訛言句寔莫之懲句

召彼故老句訛之占夢句曷曰予聖句誰知鳥之雌雄句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

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

按舊說以岡陵喻小人以莫懲爲小人不懲訛言以召故老爲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以具曰予聖爲君臣皆自謂聖上下意總不聯

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訛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五

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歐陽氏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徵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爲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

豐城朱氏曰訛言之人是而謂之非非而謂之是其虛僞反覆甚矣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而懲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凶者也此國之所賴以止訛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吉凶之兆則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六帖謂山蓋卑二句既非比體亦非譬喻蓋借影說具曰予聖二句眾說牽纏未是只言雖自以爲聖而於訛言實不知也凡求詩人之言宜淺無深此第一義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六

說約按此民之訛言緊黏上二句說注如此矣三字妙言易辨則以起下莫懲爲可怪夢雄古義亦夢韻纂序按通解又云此章四句分上言無止訛之君下言亦無止訛之臣未妥蓋莫之懲句概說下四句承此句言之召彼詢彼君並在焉不得以上下分屬也故老曰召占夢曰訊與陳師鞠旅一例互文也

集解按故老占夢皆莫能辨訛言正由君不能懲也且訛言爲害昭然可見不自爲禁止而反召人訊亦正是不能懲處

衍義四句分上歎無止訛之君下歎無辨訛之臣然

不可對講重王一邊謂山二句只是大槩論訛言不實皆如以高為卑之類非實然也蓋莫之懲蓋召方狐疑不斷故莫能究察而禁止之也轉到召彼處又有相承意蓋使君不能止之而臣猶能辨之尚可止也烏雌雄相似難辨即言之是非也詩人借來以形是非字非譬喻也要之故老占夢非真不能辨但言出而禍即隨如前所謂有悔云耳陸羽明曰謂字就是訛言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是說高說卑之意見高下皆自口說所謂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也此處不要又添正意講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七

正解訛言不實皆如以高為卑之類此即指鹿為馬指鳥為鸞之意借影言之非實然也具曰句自平日自負言誰知句自今日昏昧言大意謂平日動以聖人自負而於訛言實不知也詩義只如此不必深求

按舊講分兩截以蓋莫之懲屬王以具曰連故老占夢說亦頗分曉近講不欲分上下以蓋莫之懲虛說以具曰予聖兼君臣總見無人能懲訛言也予意上言莫能懲下言君不能懲由於臣不能辨亦說得順衍義謂君不能止臣能辨尚可止下段俱就臣說

可玩具曰予聖以平日言為是蓋平日皆言予聖到聽訛言時不能辨如不辨烏之雌雄也若召之訊之之時將如何言予聖乎大意只是平日皆是明智人到臨時大家皆混帳過去衍義謂非真不能辨與予見合若兼君臣說須作真不知解此二說宜分清

講天意未定則賴於人之辨正之如至寶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卑而其實則為岡為陵之崇則其他無實而可據者又可知也蓋民之訛言其平日為為張詡之說以顛倒是非類如此矣亦易辨也蓋莫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六

有人焉懲而止之不亦惑之甚乎當其時豈無悶懣世故而為故老極數知來而為占夢者及其召彼故老詢之占夢亦具自曰予聖而無不通明也而究於言之是非莫辨誰知烏之孰雌而孰雄乎

謂天蓋高句不敢不局句謂地蓋厚句不敢不踣句維號斯言句有倫有脊句脊韻哀今之人句胡為虺蜺句

賦也局曲也踣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蜺蜺也虺蜺皆毒螫之蟲也

毛傳局曲也踣累足也倫道脊理也蜺蜺也

鄉箋局踣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 虺蜴

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孔疏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踣累足說文云踣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 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 釋魚云蠨蛸蠨蛸蜺蜺蠨蛸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尤

蜺守宮也李巡曰蠨蛸一名蜺蜺蜺蜺蜺蜺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蠨蛸水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蜺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蜺蜴與蠨蛸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臨川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踣之言者非誣也乃有倫序有有理

疊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也

爲虺爲蜴世道亦可哀矣

虞源輔氏曰所謂此者卽上所言局踣而不敢自安者也

說約觀臨川說則知注此言此字觀虞源說則知注至此此字 聚岡曰謂天四句實是詩人之詞不過託人以自謂耳局古義陷韻 纂序謂天四句或有成言也上章謂山蓋卑謂字卽亂言者謂之也此謂天謂地兩謂字卽號斯言者謂之也

衍義六句分上言憂亂之言爲有理下言哀致亂之人爲太甚局是卷曲以立身之矮也踣是累足以行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步之俠也總見畏禍之甚不敢自適意有倫是近於人情而非迂遠無稽有脊是近於道理而非鄙倍不經也蓋詭言之世身在天地間真若難容爲此言者信非妄也注所謂至此卽上所言局踣而不敢自安也

正解今之人指詭言之人胡爲句指詭言之禍

講詭言莫懲置身何所耶彼謂天蓋高萬物覆焉而不敢不曲身而局懼壓也謂地蓋厚萬物載焉而不敢不小步而踣懼陷也維人號呼而爲此言者豈妄誕不經乎誠有次序有條理也身處亂世禍出意外

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直爲虺爲蜴矣哀哉今之譏人胡爲虺蜴之毒以使人至此極乎

瞻彼阪田句有苑其特特句天之抗我句如不我克克句

彼求我則則句如不我得得句執我仇仇仇句亦不我力力句

韻力

興也阪田崎嶇境塙之處苑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

抗動也力謂用力

毛傳抗動也 仇仇猶警警也

鄭箋阪田崎嶇境塙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 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王

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 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按毛以阪田苑特見朝廷無傑臣鄭以抗我之我指

苗言皆不合

大全崎嶇音敲擊山險也境塙音敲設瘠薄也

新安胡氏曰抗有齟齬齟齬之意

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辭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讐然終亦

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蘇傳亦不我力曾不力用我也

嚴氏曰小人初用事每以賢者有譽望而援引之以美觀聽所謂求我爲則徒好名耳重言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

通解執我仇仇即求責無已盡遺以勤勞之意

纂序執我仇仇二句有用之實棄之棄之而又任其去之意所謂進退維谷也集傳夫始而求之以下另轉

增訂執我者其術也不我力者其本懷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王

集解按末四句正天之抗我處集注雖以天字另轉然意實相連執我二句古今用賢通病皆如此夫上處亂世拌一退而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咎天之病已下歎王之用已無常正見天病已之甚也興意以地力雖至薄猶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能愛人皆理之難明者故以爲興抗我是齟齬齟齬勝前韻後使我動輒得咎也天之抗我便是君之抗我處求我則謂求爲修己治人之則也執我仇仇謂言必抑之行必遏之然終無一言

之從一謀之用所謂亦不我力也 以上七章皆反覆言王信讒言以致亂而憂之 抗不在求時看只在執時看

正解一說猶云求我做箇賢人榜樣亦好而微弦則云非真欲取以爲法不過借其聲望以爲己之重耳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患其不得也執我仇仇謂言必抑之行必遏之苦苦束縛使不得展布意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 力謂用力如云著實用之也非使已盡力之謂不我力見終無一言之從一謀之用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按抗訓動是使之不安之意如樹被風搖不能靜也上言天下言王非以天爲王乃見王之困我即天之抗我猶言命使然也

講夫遭亂而無所容何莫而非天之爲之哉瞻彼阪田有苑然之特是地力雖至薄猶且能生物矣今天之抗我乎我如恐其不我能抗而加甚焉是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矣此非理之難明者乎夫彼當其始求我以爲法也則惟恐其不我得而必欲致之及其既得則又拘執我如仇仇然終亦不於我力用之也求之又棄之無常如此天之抗我謂之何哉

心之憂矣 句 如或結之 句 今茲之正 句 胡然厲矣 句 厲 句 燎之方揚 句 寧或滅之 句 赫赫宗周 句 褒姒威之 句 威 句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威亦滅也

毛傳厲惡也 滅之以水也 宗周鎬京也褒國也

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

人知其必滅周也

鄭箋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

何一然爲惡如是 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

熾怒靈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三

爲甚也

孔疏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 言

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熾怒靈有能滅息之者以喻

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靈有能滅亡之者言此

二者皆盛不可成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

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衰頹威之則褒姒

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

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末滅詩人明

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如知其必威周也

按鄭以正爲長言君臣爲人之長訓字未確

朱子曰褒人有罪入此女以贈罪是爲褒如幽王爲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以爲后

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豈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妲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末滅以褒妲淫妒譏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妲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五

滅周主於褒妲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也褒妲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爲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爲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於褒妲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妲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

眷於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於天結怨於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安成劉氏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相應其言燎之難滅正以爲歎宗周之易滅真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爲長且使宗周末滅褒妲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豔妻煽方處之語證之彼詞則又微婉雖作於褒妲嬖盛之時固無嫌也

說約按注疏蘇傳詩記詩緝及今晨舍閔本俱作胡然厲矣魯詩世學作胡然厲之威滅洪武正韻本是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五

二字滅彌列反威呼決反字彙威在火部滅在水部集序胡然二字依注故也固足上心憂然實即呼下褒妲故下褒妲威處不突

說通威周實未然事但詩人語氣初似已威者詩記滅與威音異義亦不同滅者以水滅之滅自外也威者其火自威威自內也蓋褒妲之禍起於宮闈或於王心曰就喪亡非敵國外患之可比故曰威之集解按南山一詩通篇罪尹氏而不厭其繁繁正月一詩止一語罪褒妲而不覺其簡略猶斷獄之文不擇繁簡而按律眾心威服也 備考列女傳夏褒夏

人之神化爲二龍伺於王庭而言曰余喪之二君也
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旅藏之而王乃布幣
焉龍忽不見藏旅積中及周厲王時發之旅流於庭
不可除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元蛇入後宮宮之
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產懼而棄之
先是有童謠曰歷孤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妻賣是器
者王使執而戮之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
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
嬖之號曰褒姒遂立爲后褒姒不笑幽王爲烽燧大
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乃大笑後申侯與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七

緇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於驪
山下虜褒姒諸侯乃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自是
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威周此之謂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褒虐政之病民下言女寵之亡國
以傷之也王之棄賢信讒皆本於此中間虐政又本
女寵來 此推出亂本來須一氣說下言吾憂之若
結者以王政之暴厲也而王政胡爲暴厲如斯意必
有所以致之者暗含著褒姒說燎之方揚一句是反
言以起下意言火盛者且難滅赫赫鎬京氣焰如彼
其大威靈如彼其盛而一褒姒足以滅之重可傷也

前章皆憂說言此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訛
皆根於此

指南此章勿分只順文遞說其實中間有一脈相貫
處非上下各開者常說多於四句分斷謂我心之憂
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似未得胡然二字之趣
按分截中有一貫意指南可玩

講凡此者總之王之淫虐所致也故我心之憂矣鬱
抑莫解如或結之者然正以今茲之國政胡爲暴厲
之至此甚矣外固疊於譏人而實由內惑於女寵謂
尙能國乎彼燎之方盛之時無有能撲而滅之者孰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天

意此赫赫之宗周文武成康之盛業乃一褒姒足以
滅之不亦重可傷哉

終其永懷 又寤陰雨 其車既載 乃棄爾輔
句 雨韻 句 韻 句 韻 句 韻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
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輪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
也

毛傳窘困也 大車重載又棄其輔 將請伯長也
鄭箋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
於陰雨陰雨喻若有泥陷之難 以車之載物喻王

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 輪墜也棄女車輔則墜女之載乃諸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孔疏毛以爲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无

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墜敗汝之車載既墜敗然後諸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敗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 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餘同 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塗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車爲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輔以防輔車也

輪爲墜壞之義

蘇氏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墜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講意蘇氏注是逐句解去還只依本文次第說完然後以所喻意繼之不可零碎觀入截斷文氣

說約按下二章既皆爲此則終其永懷一句無論其爲人自思與君子代思之皆當屬駕車未可遽屬王也予叶上聲古義獎韻郭忠恕云予本無余音後人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无

讀之也 依蘇注永思其終則終其永懷倒句法也謂君子思之自無妨但二句須一氣所謂永思其終即思此陰雨之窘耳不可又看二句作兩層又窘又字或照既載亦倒句法須重行遠而又陰雨漑滑總見無可棄輔之理也看古人詩只如看今人詩無中生有乃添陰雨二字若起下文又不言其車而先念陰雨俱是筆意映攝之妙

集解按此言亂國祗顧目前講張不顧結局敗壞借車行諷指出終字正是懲詆之法 又窘陰雨又字似倒照既載言總見無可棄輔之理輪爾載二句是

未然事亦即永思其終之意大段蓋猶望其任賢以救亂也故下文直接之曰無棄爾輔云云

衍義此喻求賢於已危而禍為難免處重在不能用賢上懷非王懷乃上不知懷而君子代之懷也思其終故曰永懷又窘陰雨要看又字知勢所必至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既載而棄輔是其初之不知謹也

正解上二句喻王者可危之勢下是傷其棄賢之危上二句輕只是起下歸重在不能用賢上棄賢亦大概說非謂所棄之賢即執我仇仇者也終其永懷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接上淫虐來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矣况又迫以陰雨乎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必有所窘是又一轉語曰懷曰窘皆君子言王固不知也其車四句一氣說下既輪爾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於高麗乃思郭元振元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淫虐而兆大難之端猶夫陰雨之患也忘危而棄其臣之賢猶夫輔之棄也難至而求賢臣之晚猶夫輪載而後號伯之助也通章就車說正意補在後台下一章一是戒其棄

賢一是勉其用賢是一串意先輩曾論此章末亦且慢貼棄賢意隔斷詩人語氣下章總貼方見圓活按終其永懷籠下意說不可直云永懷大難麟士說可玩

講信譏溺色致亂莫救總由王之棄賢故耳彼猶車者君子永思其終必將又有窘於陰雨之患蓋其車既載業已重任乃棄爾益輔之輔持危無具矣及爾載既輪而後號伯以助予豈能有所及哉然則國將危而棄賢迫既危而求賢之救其無能及不猶是哉無棄爾輔句員于爾輻句屢顧爾僕句不輪爾載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三

終踰絕險句曾是不意句

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毛傳員益也

鄭箋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女不棄

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為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

孔疏此連上章以商事為喻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

輔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墮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會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會不以是賢相爲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似賢益固則僕將車自然以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爲終久及難之事

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五

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會不以是爲意乎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爲喻

豐城朱氏曰輔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新安胡氏曰苟能如上文所戒尙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會是不以爲意乎

歐義此章猶欲救之之辭

講意無棄爾輔輔喻大臣是已用之賢也屢顧爾僕

僕喻庶臣是益求繼用者也蓋有輔則輔車相倚而防之者有其具其視車載而棄輔者不倖矣顧僕則僕夫孔多而御之者有其人其視載輪而號伯者不同矣

說約按此章亦斷以兩句一連說方有次序集傳甚明朱氏輻輔僕三層聚岡末三句總承之說俱不可從此上兩章惟載輪之載如字作代反解當爲則此與上既載爾載俱音在舟運物也但此章因就韻又叶節力耳

集解按國事至此已不可爲而猶惓惓曰無棄曰屢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五

顧曰終踰蓋於絕望之中而轉生意外之望也屢顧爾字亦見其當自爲計之意

衍義此喻求賢於未危而危終可免處輔以益輻而大臣卽吾輔所以益國也僕以將車而眾賢卽吾僕所以効力也屢顧句是旁招以益求繼用者故曰屢輔與僕對看無棄屢顧字皆致望於君之詞會是不意見時有賢相眾賢扶持便可恃以無恐了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喻繼用之賢故曰屢顧不棄賢以爲輔治之具猶輻之益也屢可資以爲圖治之用猶僕之顧也制治於未亂而亂不生猶不輪

載而踰險之不意也

正解終字與上終字相應不意與上永懷相應

講求助於已危孰若防患於未然乎使駕車者果能無棄爾輔以益於爾輔而固其防而又屢屢顧視爾僕多爲之御則不輪爾所載之重矣雖終踰絕險之地曾是不以爲意者何又陰雨之窘乎然則求賢於未危之先禍亂可免何異是也

魚在于沼

沼句

亦匪克樂

樂句

潛雖伏矣

句

亦孔之炤

詎憂心慘慘

句

念國之爲虐

虐句

此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重

毛傳沼池也 慘慘猶戚戚也

鄭箋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

孔疏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爲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

避苛虐之政莫知所逃已爲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

國之爲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

魚在于沼其爲生已燮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

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華谷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

說約注止完前四句正意嚴緝云然君子不專爲一身之安危也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惟念國之行虐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美

政而民罹其害耳乃補注後二句

詩記兩云亦者遊金之魚不必言即在沼亦不樂也躍淵之魚不必言即潛伏亦不免也喻君子身處亂世在朝不可在野不可之狀 按此將沼潛作兩意看未是潛即在沼中上下一意相形說

詩存憂心二句固歎恨時事之詞亦自明心迹之意衍義四句分上言遭亂之無所逃下念其致亂之有自也 念國之爲虐追恨之詞念字最可味乃詩人一片苦心處言我之憂心慘慘念今爲國者信譏棄賢淫虐不改使天下不免爲在沼之魚也

正解憂心句總前許多意來念國之爲虐言爲政者淫虐不止以禍天下之民棄賢不用以厲天下之眾正上胡爲厲矣之意此蓋俯仰時事而復歎之見處今日之世如魚舍江湖而處池沼矣我安得而不憂講用賢固可免亂王不能然將若何耶彼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于沼亦匪克樂矣故其潛於沼雖伏矣亦煢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患也是以君子憂之於心慘慘然念國之恣爲虐政者禍人蓋無窮哉

彼有旨酒

酒韻

又有嘉穀

穀韻

洽比其鄰

句

昏姻孔云

句

念我獨兮

憂心慙慙

慙韻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五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慙慙然痛也

毛傳言禮物備也 洽合鄰近云旋也 慙慙然痛也

也

鄭箋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孔疏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

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

按尹氏非此詩所有而鄭以彼爲尹氏妄也毛以爲

王不能親親以及遠亦難以此責王

三山李氏曰與其親戚周旋也

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穀以合其鄰里怡懌其昏姻

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病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臨川王氏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如親鄰里煦濡以相樂而我獨憂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

豐城朱氏曰旨酒嘉穀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洽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五

懌其昏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病而自歎小人之不如也

大全孔叢子論勢篇子順曰云云子順名斌孔子六

世孫時相魏安僖王 輯錄突竈突因也決破壞也

三山李氏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

樂殆燕雀之類也

說約按集傳慙慙然痛也或又作慙慙疾病也照至於疾病宜然且慙慙痛不可著然非朱子分釋之例然慙慙然痛實本毛傳細味慙慙亦只可形容其痛不可卽謂之疾病也但毛傳皆分隸經文各句之下

上曰憂心悠悠下釋曰悠悠然痛也於義方通今集傳亦偶載未甚簡點耳散集傳音又疏義大全俱云戶交反無韻末詳六帖乃欲以酒散爲叶雖不知其所本似亦有理古韻酒字可與包苞茹爲叶或讀如魚也據古義則酒叶子小翻散叶下了翻條韻增訂鄰里昏姻蓋與小人交構訛言者獨字緊照上看見舉朝泄泄憂者惟我一人耳

衍義四句分上言小人樂其樂下言在己憂其憂也重在小人得志上彼有四句便見小人利災安危不知禍之將及意念我二句承小人來只作一句看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芻

傷國勢之日傾懼禍亂之將及至於疾病如此也

比曰洽比有聯合依附意云訓旋有周旋繼絕意玩彼我二字相照應見於鄰里昏姻親而於君疏矣於飲食燕會洽比周旋之情勝而於國事媿矣

正解念我獨兮連下說猶云自我想起來獨我爲有隱憂如作獨我念兮憂字便無著落

按比者親比之意曰洽比則極其歡洽也孔云是極其周旋親密然須照上酒散作飲食燕樂之意不宜說開末二句作一句讀猶云小人皆樂獨我抱憂也從鄰里昏姻之多照出獨字來重在自憂小

人不能免禍是餘意

講雖禍亂無所逃如此若彼小人得志則既有旨酒又有嘉穀焉於以洽比其鄰里而昏姻之好甚相周旋以爲樂禍至亦不知憂也念我獨兮憂之於心悠悠然疾病真有旦夕莫保之慮哉

此彼彼有屋

屋句

款款方有穀

穀句

民

今之無祿

祿句

謂

天天是稼

稼句

賀矣富人

句

哀此慙獨

獨句

謂

謂

賦也此此小貌款款寔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款款

天禍稼害可獨單也

毛傳此此小也款款陋也君天之在位稼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芻

可獨單也

鄭箋此小人富而寔陋將貴也民於今而無祿者

天以薦瘥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稼破之言遇害

甚也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憐獨將困也

按天天是稼毛以爲王天之在位稼之鄭以爲天天

之王復稼破之分看皆不是天稼宜連看孔疏分

有屋爲富有穀爲貴亦不甚帖

此此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款款寔陋者又將有穀矣

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稼喪之耳亦無所歸怨之辭

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憐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三山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新安胡氏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若唯及其私矣此章寄矣富人哀此憊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寄矣富人哀此憊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豐城朱氏曰此仇而有屋則卑小者而豐大矣款款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聖

而有穀則變陋者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是天獨祿喪於庶民也均之爲祿喪也富者優於財而裕於力猶未至於甚困憊獨者罷於力而傷於財則豈不可哀之甚哉

存目小人之屋與穀從何處得來蓋剝民膏所致方將也見王正寵用之乃小人得志之日

衍義四句分上言小人得志而民獨病下傷窮民之尤病也小人之有屋有穀要皆斯民之力與財爲之此民之所以無祿也蓋天地間財止有此數豐富在小人則貧苦在百姓一自然之理也衰亂之世貧富

俱受禍矣而曰寄矣富人者此亦哀困之極在無祿中而較其輕重如此觀寄矣二字亦財力僅足支持之意非全然不受害也上鄰里昏如此言此仇款款皆是得志之小人蓋合爲一黨貪祿固位而禍國家者也其實皆人君失道所致不可不知

正解小人得志之日卽是小民不幸之時此皆天實禍之耳然天何句亦不是歸咎於天所以甚小人之禍也祿凡聚斂刑辟皆是衰亂之世貧富均之受禍總在困苦一邊見富人猶足支持不必憊獨之民不聊生爲甚非真以富人爲可也總見詭言之亂禍及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聖

生民而用賢以挽回天變不可不亟矣
指南民泛指庶人無祿不幸也寄矣僅足支持之謂玩注猶或字可見

講不但已也彼仇然卑瑣者耳乃有屋焉而高隆以爲居矣款款然變陋者耳方有穀焉而豐美以爲奉矣而民今之無祿獨不能以自給乃天加之禍是從而祿喪之也當此之時誠有富人焉財力猶優庶幾其寄矣哀哉窮獨之民而財竭力罷真不堪命矣何爲至此極哉而上之人乃不爲之恤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小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按詩云褒姒作幽王說有據

正解通詩前十章詳訛言之召亂而諷以用賢下傷小人用事而憂禍之難免大率以訛言作主究其亂本則在於褒姒推其終之不可救則在於棄賢此詩人所以深憂而始終詳言之也一說前六章是詳訛言之事以見亂之所當憂後七章皆是刺王而言其用行政之非也析言之首二章言訛言之憂乎已三章言訛言之忘乎國四章歎其未定於天五章言其莫止於人六章言身之無所容七章咎王莫能用

詩經詳說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墨

詩經詳說卷四十五終

詩經詳說卷四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

祈父之什

十月之交句朔日辛卯句日韻有食之句亦孔之醜句彼月而微句微韻此日而微句微韻今此下民句亦孔之哀韻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一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麻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

八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毛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 月臣道日君道

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微謂不明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二

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

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孔疏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卽云朔日辛卯朔日卽是交會之日也古麻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

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

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曰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 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筭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麻書亡矣

今世有周麻魯麻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麻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麻校之自其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其和之前其在其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謬矣 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爲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四

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按詩皆言夏月此十月而獨爲周月又辛金卯木卯受金克何故爲木侵金此因日食而爲附會之說問周天之度是自然是強分朱子曰天一晝夜行一周又過一度以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也 天止如一圓匝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

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薄無分毫相差爲闇虛所射故食

鄱陽董氏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度以其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度而已陳尙德云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五

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爲數 書傳謂日月亦左旋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而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麻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右轉也

九峰蔡氏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

安成劉氏曰古麻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爲體卽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爲度卽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卽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而復過其既而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六

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爲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分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八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以爲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淪於申位日之行當躔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七

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爲星昴乎今日星昴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爲右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又以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壁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 朔之爲言蘇也彭魯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分天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 黃祥翁曰唐一行曰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百

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 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 合璧不食或是不相掩若一內一外則內掩外矣

後漢律厯志曰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疊山謝氏曰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幽王之時臣欺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八

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 日衆明之本而爲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 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厯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說約輯錄左旋於地陳師凱曰坐北面南則東爲左西爲右天運降於西升於東故爲左旋同度同道疏義曰日月之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會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

有其道至此而南北相交尋常之合只是同度同度

又同道則縱橫相合最親切也則月揜日而日爲之

食又曰天道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

去亦六度故曰爲月所揜而食語錄曰天有黃赤二

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第厯家設色以記日月之

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

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

赤道二出黃道東並黃道而九月亢日而月爲之食

疏義曰亢當也日爲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

爲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切則月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九

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無所受之也而月食當食不食疏義曰按月避日者由陽氣壯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焦釜自縮也纔少退縮則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不同度也 古義僧一行云使日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厯數之疏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是何以占政教之休咎 卯醜有韻微哀微韻

集解按劉果齋云日輪大月輪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大抵月無光日耀之乃光皇極

外書亦言月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故魄掩日則日爲之食所謂闇虛者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衝虛耳此如點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也

行義四句分上言日食爲非常之變下言日食爲可憂之大首二句將言日食之變故先紀其日月之詳以見羣陰之互見也首句重十月二字言純陰之月也交者日與月交會也乃晦與朔之間卽九月三十日之夜十月初一日之早也第二句重辛卯二字言純陰之日也天干有十而庚辛屬金重光之辛則爲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

陰金地支十二而寅卯屬木單閱之卯則爲陰木夫月當純陰其日又是純陰之互見陰盛可知矣日有食之重看純陰而食則陰壯陽微故曰亦孔之醜彼月句乃伴意重此日句見陽不當爲陰所侵而乃虧焉則亂亡兆矣故詩人哀之

正解禮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爲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矣而小人女謁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謫於日月之災乎故下言不用其良爲召災

之本

按蔡九峰書傳日月皆隨天左旋原受意於朱子而此詩傳卻云日月右行想因鄭箋右行而以爲說後未及改耳安成劉氏又申右行之說爲有據此是古今疑案不得確見如何大抵右行作厓家儀象分左右行取其易見爲是 辛卯但紀日耳非於日食有取義時講亦云純陰似多事然較鄭箋木侵金猶勝講國家之大可異者莫如天變如今日非耶時維十月六陰用事其日月之交會在晦朔之間而朔之日則爲辛卯夫辛爲陰金卯爲陰木月與日純陰陰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一

用事見矣於此之時而日有食之陰壯陽衰不亦時事之甚可醜耶彼月爲陰象陰宜屈或有時而虧此日爲陽象陽宜伸乃亦從而虧焉誠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甚可哀也哉

日月告凶

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

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

此日而食

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

鄭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 臧善也

孔疏曰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

按告凶只就食上說鄭謂告天下以凶亡之徵失之深

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二

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臨川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

三山李氏曰春秋月食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耳

說約古義行陽韻

詩記告凶謂明以凶災示人若諄諄命之者然四國

二句正原所以告凶之故

集解按首句雖兼言日月然須側重月掩日上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不臧二字正照著上告凶

衍義四句分上言天變之有由下指日食爲天變之大也告凶云者謂當朔日爲月掩而日食當望口爲月亢而月食亦是月不避日故也四國無政二句重下句惟不用其長故四國無政此已暗指用皇父意了謫見於日月之災就含在此二句內故注於此下遂著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則維其常不可死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三

殺說蓋月食亦非常道特較之日食則爲常耳陰至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爲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二字最有味

按日月告凶且宜平說以留彼月四句作較量地步爲是于何不臧當用孔疏之說猶云何其不臧作詰問語失之巧

講夫變不虛生天人相應彼日月雖限於行度而食而月必以避日爲得其道今日月相食而告凶不用其道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有紀綱不用善良之人故也人事亂於下天象變於上日月之食皆非常也

但陰有時屈彼月而爲日所食陰亢陽而不勝理猶可言則維其常陽宜常伸此日而爲月所食陰勝陽而掩之此則理之所無于何其不臧至是耶真有不可言者矣

燿燿震電

不寧不令

百川沸騰

山冢萃崩

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

哀今之人

胡愴莫懲

韻德

賦也燿燿震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萃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陵愴曾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四

毛傳燿燿震電貌震雷也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言易位也

鄭箋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萃者崔

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

君道壞也 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愴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

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孔疏毛以爲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燿燿然有震雷之

電其聲駭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

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

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

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萃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

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

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

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在上由小人

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

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尙德省刑退不肖進

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旣言不

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

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眾陰進山冢萃崩人無仰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五

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隲大卽是也 鄭唯

厲王時爲異 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

云萃者屺子規反屺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

者意或作嵯嶺此經作萃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

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萃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

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

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眾陰盛也水泉溢時眾川

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

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

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

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按分幽王厲王未確今皆作幽王說 萃作盡似優懲作懲止不如懲創

大全前漢李尋傳注曰雷電失序不安不善

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六

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疊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華谷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爲莫懲創也

說約古義令蒸韻

存旨百川四句皆以水患說爲谷爲陵承沸騰萃崩

來此雖地道反常然亦總是天變哀今之人卽指下皇父輩

衍義六句分上言災異之疊見下咎君心之不省也此章主淫雨水患而言雷電一意有電必有雷也觀燿燿訓電光可見言燿燿然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雷電不可平講蓋雷不可言燿燿也雷電不足爲異惟十月有此故爲異耳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嘗考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又云十月虹藏不見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觀此可知不寧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七

不令之意矣不懲是不圖其善政不思用善人也正解雷電交作則淫雨必甚天道變而地道亦變故以川沸山崩陵谷變遷繼之人暗指幽王莫懲謂不能懲其用人之失卽不求所以用良意

按燿燿六句一串說下有次第是因日食而推及之也 不寧者人驚恐不令者物損傷也

講然非但日食已也當此十月之時雷伏地中今乃燿燿然震電交作象不安寧時不令善變亦云甚矣且百川沸溢而騰失坎流之性山冢之率處皆崩易艮止之形高岸皆陷而反爲谷深谷填塞而反爲陵

災異迭見如此此天之所以譴告而戒儆之者至矣
哀哉今之人胡為曾莫之懲而反而修省求所以改
圖也哉

皇父卿士句番維司徒句家伯家宰仲允膳夫
方處句內史句蹶維趣馬句枏維師氏句豔妻句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枏皆氏也卿士六
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
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
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六

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
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
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
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
姒也煇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

毛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煇熾也

鄭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枏皆氏厲王淫於
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
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
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

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
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
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
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
故但目以卿士云

孔疏毛以為當刺幽王時皇父為卿士之官謂卿之
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
冢宰之卿仲允為膳夫聚氏之子為內史蹶氏維為
趣馬枏氏維為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
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九

八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有親黨者以衰
國所養以為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
戚或可詔倭於事為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
鄭以為厲王時豔為后為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
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刻也其番
聚蹶枏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
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
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
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
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

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卽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卽是國也此云冢伯維宰周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卿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冢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冢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

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其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及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按七人皆攀援掖庭之勢未必是衰微之族之親孔分字者爲同姓氏者爲外親無嫌 煥方處本一句而孔以爲七人並處於位句法不合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安成劉氏曰以宰屬而總六官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爲都官以總六卿亦位卑而權重也故詩人首言之焉

臨川王氏曰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

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

三山李氏曰此上三章言災異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故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寵言所以致之之由也

豐城朱氏曰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爲

之敷五典擾兆民者司徒之職也而番實爲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家伯實爲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耦與栗子膳夫掌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也而以付之蹶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者也當求窈窕貞淑以爲君子之配而以黷婁爲之則嬖妾之煽熾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煽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疏義此章卽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災變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五

之故而歸之賈禍者但是詩專爲皇父所困而作故先數之以爲罪之魁也

說約按八柄周禮作八枋亦音柄趣馬下士阜一人

蓋每阜一人也三秉爲阜馬十二匹職之最卑者

此章古義云徒夫虞韻馬處虞韻是也又士宰史氏

俱紙韻雖於理有之可以不論 纂序按此章固難

拘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然如時說皇父黷婁兩句各

另講理亦無礙終不如疊遞講去爲妥 皇父自是

罪魁然此章且同歷指待四章以下詩自單刺之耳

詩記黷婁言其配王以色而非以德也方言正得時

未有己日處言盤踞不可動搖

集解按此章歷數羣小而終以黷婁者蓋自古亂亡之國非有內寵根據小人必不能得志如此故先言七子者所以著災異之由終以黷婁者所以著七子用事之故 又按全詩自黷婁句外更不及一言而惟罪王用小人亦猶正月章皆刺王聽訛言而於八章獨點出褒姒滅之一句也

衍義此承上三章言之上極言災異之事此則原其所以致之者由小人用事而嬖妾爲之蠱惑故也卿士位卑於六卿而序之於首者見皇父小人之尤罪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五

之首也大都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須歸重皇父黷婁上蓋首惡者皇父而爲之中主者黷婁也餘黨不過助之者耳

正解皇父句另講中六句各自爲對末句另講 國

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

屬 詩人稱太姒則曰淑女稱褒姒則曰黷婁淑之

一字可盡其賢黷之一字可見其無德

講凡此皆不用其良之所致也試舉而詳言之兼總

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爲之敷五典擾兆民

者司徒之職也而番實爲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

之職也而家伯實爲之膳夫掌飲食以親於王付之仲允內史掌八柄之法以輔王付之槩子趣馬掌馬政以近王付之蹶師氏掌朝政之得失以導王付之楮后妃主內者也當求窈窕貞淑以爲君子之配而以醴妻爲之共勢熾盛方居其所而不可動搖焉嬖妾蠱惑於內小人煽亂於外此災異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抑此皇父句豈曰不時句胡爲我作句不卽我謀句徹我牆屋句田卒汙萊句曰予不戕句禮則然矣句

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卽就卒盡也汙停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

毛傳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

鄭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戕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孔疏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卽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

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滿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按時訓是抑作噫俱未妥

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體耳

臨川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於民也

廬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廬山謝氏曰皇父使民無以爲生矣乃曰予不戕虐

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

豐城朱氏曰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眾而不通眾志不盡下情者哉

說約古義謀萊矣支韻

集解按此章我作自指營向一事然且勿露以下章

方指出也末二句正責民以徙之之辭非徒文過之謂

衍義六句分上是述違時以徙民下是假大義以責民也總見不仁於下自此章以後通是言皇父之首惡首二句是度皇父之心見其任智而自用也胡爲二句見其恃勢而妄作也徹我二句勿以居食對看蓋徹我牆屋正是動民以徙田卒汙萊又見徙居之之流弊故不得以事其田疇也末二句是責民以徙之之辭只就遷徙上說或專以徹我二句謂之不戢則禮然處難說矣 此章重一時字 玩兩日字要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見他本不時而曰豈不時本戕民而曰予不戕正見豪暴自大處

按抑字承上轉下之辭豈曰不時之曰字非其言也只是見他不論時與不時只管動民曰予不戕是其自解說之辭 徹我牆屋是逼令民徹非皇父徹之也

講小人盈朝固以類聚而皇父實尸之也試以其專恣之害言之抑此皇父豈曰非役民之時而姑俟焉然即欲役我亦當與謀胡爲動我以徙不即我而謀之乃遽爾徹我牆屋逼令我遷以致田之下者盡汙

高者盡萊則其戕我也甚矣而猶曰非我戕汝於禮則當然矣是其抑人從己之欲不仁於下有如此

皇父孔聖句作都于向句擇句三有事句寡侯多藏句不愁遺一老句俾守我王句王句擇有車馬句以居徂向句

向韻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直信侯維藏蓄也愁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辭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毛傳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

鄭箋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 愁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於向也

孔疏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 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己自以高官厚祿謂己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己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

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
禮讓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
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
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
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
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
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
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
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
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說文云慤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
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
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
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
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
本云慤者心不欲強之辭也以朝臣不遺一老則
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以
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信
將之所以刺其貪也

臨川王氏曰皇父自謂甚聖故因而譏之曰孔聖也

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
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
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舊德而不用不能免強留
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
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
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
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
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說通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去西鎬千里而遙一老不可作老成人說如此則又
是用賢矣擇有車馬曰有非一人之辭也如漢徒富
家以實五陵之意

說約按王古義源韻 魯詩世學引琴溪陳子曰是
時周尚都鎬而皇父私邑爲向乃在東都蓋皇父官
在鎬京而營邑於雒自爲巢穴平王東遷遂爲畿內
之國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
以姜氏還以是知皇父亦姜姓也俱較有理會
集解孔聖是訪賢反諸當時幽王君臣具曰予聖故
皇父亦以聖自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 多藏指

賁者言車馬指眾之富者言 鄒肇敏曰周都豐鎬
向在東都畿內皇父既總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蓋
見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
以自固耳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
何所可以逃死而寄帑與賄於虢蓋當時公卿皆有
郿塢之營而皇父實爲之偏老成練達豈遂殆盡民
有車馬皆往向邑朝廷虛空如此犬戎之至自然如
摧枯拉朽矣

衍義四句分上言自聖而遺賢下言忘君而專利總
見皇父不忠之罪三事是三卿之官孔氏曰皇父封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畿內當有二卿今立三卿是僭比於列國之諸侯矣
一老時說依元峰云不可作老成人如此則又是用
賢矣只是舊在王室之臣今皆斥去不肯留之以衛
王也上言皇父之遷都非時動眾以戕乎民見其不
仁此言皇父之作都貪利自私而棄乎君見其不忠
此重一聖字惟自以爲聖故謂天變不足異人言
不足惜謂君子未必勝己謂小人未必害己所以不
擇賢自輔亦不留賢輔君而惟利是圖總見皇父不
忠於上處孔聖分明指出他剛愎自用情狀

正解末二句與賁侯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賁者言蓋

富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卽以之爲卿耳擇有車馬指
眾之富者言曰有非一人之辭也 大抵人臣一有
自聖之心每援富人以爲黨每殖厚利以自私如國
有老成王所倚以爲重者國有富民又王所恃以爲
安者今皇父屏黜老成使朝廷之上爲之一空而卽
其民間之有車馬者亦俱挑擇以賁私邑總言其自
私自利如此

按朱傳又不自強留一人云云似以不憚遺一老以
與徂向相呼應則一老只作一人看不甚著重 依
鄭說一老以在位者言則當連上擇三有事說言所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擇用者皆多藏之富而老成斥逐皆盡不留以衛王
也從此說則一老作賢臣說不可混二說爲一 擇
三有事孔謂其自立三卿不守二卿之分此說未確
皇父白營巢穴非眞受封百里之國何得卽立二卿
且皇父仍還朝二卿將誰輔而況三卿乎當以賄鬻
朝中三卿爲是 車馬徂向當作民說若以一老爲
老成之臣則與有車馬者徂向不合 畢竟上四句
一連下四句一連爲是則一老只作一人趕下作一
氣說言其盡遷也若以一老作老成人則當連三有
事說見其受賄鬻官而朝無老成人亦不必以三卿

爲皇父所屬之官時講多不清楚

講不但己也皇父甚自以爲聖其以親寵封東都畿內而作都邑于向地也乃擇人爲三有事實維多藏之富民以賄進者卽用之至於遷時不留一人使守衛我王不惟不出於本意而留亦不肯勉強而少留但凡民間之有車馬者悉遷以居其私都而徂於向以質之也既役以非時而戕其民又動以私事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眞國之賊也與

下民之孽句不句敢告勞句無罪無辜句讒口羅羅句下民之孽句匪降自天句噂沓背憎句職競由人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賦也羈服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

毛傳噂猶噂沓猶沓沓職主也

鄭箋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羈服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祿謂置讒然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也

孔疏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天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

尙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亦謂人自害

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祿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爲之甚也按匪勉作從遷說鄭謂詩人覺泛噂沓背憎二句講太牽強不合自天由人呼應口氣

言匪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譖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眉山蘇氏曰無罪而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

永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並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孽未可歸於天也

說通此被讒者傷感而爲此言無罪辜而被讒卽下民之孽也當時所從必大家巨姓而皇父左右非所養之子則嬖幸之人也

說約按集傳天與人叶古義勞譖號謂天人眞韻集解按職競由人雖專指讒口然詩意卻罪皇父聽讒言下又須想到

衍義四句分上言供職而遭讒下推被禍之由於讒也首句大略是坊內之民故下云悠悠我里諷口句指皇父所用小人之與譖者此即下民之孽處譖是聚談也倡於此者和於彼也沓是重複也發於前者又申於後也背憎謂背則相憎而肆其讒也此可見面交而情不孚口是而心則非矣職競由人與匪降自天句相呼應正指下民之孽言之其實聽讒者皇父之過也信不可以歸咎於天矣

正解承上遭皇父之害來皇父剛愎自用必有羣小依託附和以肆其讒虐者故被從者傷感而為此言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按無罪二句必有不辜而罹禍者 噂沓背憎即說口職主競力合之只是專力二字言其專力為噂沓之言者實由於人則孽豈自天降

請夫皇父貪暴自用如此故我龍勉以從其遷役雖極盡勤苦不敢以其情告焉似可以免禍矣而且無罪無辜遭讒口之體麗而羣小依託附和以肆其虐又如此災孽亦甚矣哉然則此下民之孽匪降之自天彼相見之時噂沓而聚談沓沓而猥並而背則相為憎疾專力為此者皆由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皇父信讒有不能辭其責者矣

悠悠我里里句韻亦孔之瘵瘵句韻四方有羨羨句韻我獨居憂憂句韻民莫不逸逸句韻我獨不敢休休句韻天命不徹徹句韻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逸句韻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瘵病羨餘逸樂徹均也

毛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瘵病也 羨餘也

鄭箋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 四方

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 逸逸豫也

孔疏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

按毛鄭以徹為道言王不循天之政教訓字未確方

說天又說王亦不合 孔謂臣有離去者已親臣不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敢傲之未見得是親臣

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眾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哉

疊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眾人之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傲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

安成劉氏曰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役不

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辭也

說約按集傳瘳與里叶憂與休叶徹與逸叶我不敢
傲我友自逸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此與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耳 古義里瘳紙韻憂休尤韻徹逸質韻
副墨曰我里曰四方蓋徙者對不徙者言之耳
六帖民莫不逸且羨者自傷之至視天下之苦無甚
於我耳不是真羨且逸四月章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亦此意

詩逆逸曰自逸明是燕雀怡堂也故曰不敢傲實是
憂危深心非欲泛盡臣職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六

正解此章上六句言己之被禍尤甚下即天命以自
安也我里是皇父封內孔瘳且空說四方二句財盡
不勝其求民莫二句力疲不勝其役正見其孔瘳也
天命句承上四句來指貧富勞役之不均言之乃無
所歸咎之辭末句正見其安天命也我友泛言即四
方之民自逸逸字單指逸樂說不必兼有羨此於遷
徙之意較切 凡人之情己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己
處其憂但見人之樂彼其自傷之至故視天下之苦
無甚於我者天命有窮通故人事有勞逸兩不敢言
與不敢告勞意同俱是畏皇父之虐懼而不敢也說

者俱作安命之意不似罪皇父矣

按我里講家作皇父封內說封內即向豈遷向後方
爲此言乎當以未遷之故里言里人畏遷故詩人爲
此言耳羨逸講家分財力說亦非板對末不敢自逸
即承民莫不逸說民人也我友即指人言是天命不
均人逸我不敢逸安於所遇當如此耳不敢逸是有
從役從遷意 不敢逸亦包不求有羨意在內

講皇父以一人禍天下民無不病矣乃我心悠悠而
憂我里亦尤甚病焉誠以四方雖困於財然猶有羨
也我則牆屋徹田汗萊矣而獨居於憂凡民雖疲於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七

力然莫不得逸也我則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矣而獨
不敢休我里之甚病如此凡此亦天之生人賦命不
均我應獨困也豈敢不安所受而必敝我友之自逸
哉雖然人災於下天變於上其將如國事何耶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
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
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
於人妖也八章言己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小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鄭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吉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孔疏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爲厲爲幽卽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 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

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遺秦滅學之後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按鄭以豔妻不指褒姒亦無確據又以幽王時鄭桓公爲司徒豈終幽王之世皆鄭桓爲司徒耶總是臆度而擅改無理
正解通詩八章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前三章是欲言皇父之造孽而先言災異之變所以起下章也四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三

章言災異由於小人而皇父爲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則言已遭皇父之害而歸之於命也怨皇父正所以刺幽王總重不用其良一句而皇父則不良之尤者耳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爲主而雷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 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震岐山崩詩蓋作於營向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召非必以日食之日作也記此再詳之 此詩始而極言日食災異之變終而歸咎女寵小人之惡亦欲其恐懼修省去奸遠色改紀其政也夫何幽王不謹天戒而褒姒皇父之寵任如

故難免乎驪山之禍矣

詩經詳說卷四十六終

詩經詳說卷四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祈父之什

浩浩昊天句不駿其德德韻降喪饑饉句斬伐四國國韻

旻天疾威句弗慮弗圖圖韻舍彼有罪句既伏其辜辜韻

若此無罪句淪胥以鋪鋪韻

賦也浩浩廣大也昊天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

曰饑饉不熟曰饑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

陷胥相鋪徧也

毛傳駿長也穀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饑 舍除淪率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一

也

鄭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德至使昊天天下此死

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 慮圖皆

謀也王既不駿昊天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

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 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

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孔疏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饑

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為蔬粟二十四年穀梁

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

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

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疏不熟同故俱名為饑也

按此章言不及王而鄭皆以王為說未是

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

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

如何旻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饑死

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

死亡則如之何哉

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具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二

天仁覆閔下為旻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

旻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各以

義類歸怨於天耳

豐城朱氏曰昊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

大其惠也旻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

亡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姑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輯錄舍彼有罪處彼有罪者伏其辜心服而甘受其

罪也

纂序按集傳舍訓置疑棄置之意謂棄之於饑饉死

亡也然大文又音赦則是乃處置之意故輯錄云處

彼有罪者此爲正義也

集解按旻天二句承上實起下舍彼有罪四句卽弗慮弗圖意有怨天而不能爲解之狀

正解推本饑饉之禍見羣臣之所以去者以此上四句言天之降災下卽禍及善人者以證之須一氣說下非兩段意不可上下平對旻天旻元氣廣大而反臨其惠旻天宜仁覆閔下而反疾其威所謂勞苦困極未嘗不呼天之意首四句輕輕敘過而歸重旻天疾威弗慮弗圖二句正上下相關處不駁其德且虛看二句正不駁德之實降喪二句兼有罪無罪皆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被禍言有罪指譏言之人無罪是不爲譏者以無罪之民而與有罪者俱被滅亡正是弗慮弗圖之意重無罪一邊說舍謂置之於饑饉伏則明正其罪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總就饑饉言

按降喪饑饉只重饑饉饑饉是喪亂之原正解以有罪譏言之人無罪是不爲譏者此節無譏言意不必據朱傳云彼有罪而饑死者云云豈得謂譏言之人遂饑死乎此非眞謂有罪伏辜有罪既伏其辜六字連讀言已饑死者卽作有罪伏辜舍之弗論可也其未饑死者卽是無罪豈可相與淪陷以徧死

乎舍字當作置不當作處朱傳舍之可也豈可謂處之可乎淪胥是倒字謂胥淪以鋪也 有罪無罪是極憤怨之詞 上下一意旻天二句是轉語

講人臣與國義同休戚今何時乎彼浩浩元氣廣大之昊天今乃不大其惠而降此喪亂饑饉之災以斬伐四國之人仁覆閔下之旻天反爾疾威乃曾弗思慮圖謀而爲此乎彼有罪者舍而置之則是既伏其辜矣弗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謂之何哉此真變之大焉矣

周宗既滅

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

莫知我勛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四

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

莫肯朝夕

庶曰式臧

覆出爲惡

惡謂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勛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

毛傳戾定也 勛勞也 覆反也

鄭箋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 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 王流在外

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 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

孔疏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靖京也本紀稱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靖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五

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較漢時不同

按鄭直作厲王流彘時說未確

鄱陽董氏曰陳壽論云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爲三公

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華陽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三山李氏曰時王上爲天所怒下爲民所怨內則宗

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攜貳孤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

安成劉氏曰易姓之禍言周宗之滅也天變上章所言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 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豐城朱氏曰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六

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眾人皆去而已獨居則眾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卽此而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爲善乃覆出而爲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說約按集傳夜夕皆與惡叶 止與戾亦作二項

古義戾勸警韻夜夕惡藥韻 纂序按十月篇皇父
擇三有事注三卿也此章注三公也蓋王有公侯止
有卿離居即末章出居

副墨周宗既滅以兆言是詩人故危其辭

集解按此章猶未深責諸臣只備言人離以見王宜
改圖

衍義八句分上言有易姓之兆而又人離之甚末二
句則咎王不求自善之道也此章言人離實承上天
變而言注中天變人離不並看還重人離上周宗既
滅玩注將有字只是據其有既滅之兆而言之昆湖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七

云兆不是天變人離蓋已有將亡之兆而天變人離
又如此則滅亡必矣說得甚明靡所止戾承上句言
常說以天命人心分屬或云只宜渾渾以國統言正
大夫六句所謂羣臣離散者是也離居是已散去莫
知我勤猶云無與其事者只是言其離居而已嶧山
傲弦以去者逸而我獨勞說莫肯夙夜朝夕亦是離
居之意嶧山傲弦依朱豐城小注作雖未至於離居
說庶曰二字詩人冀望之意至覆出爲惡則絕望矣
此章責臣之意輕而責王之意重其實則責臣之不
當去也 離居解官也莫肯夙夜朝夕雖未離居解

官而去而其心已不在朝廷矣

正解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應一
宗字 爲惡即後節好佞惡直意覆出爲惡則絕望
矣

指南周宗二句常說只承饑饉之禍言伯敬云看注
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則其兆當在饑饉之
外蓋幽王無道災害並至易姓之兆非一端也此說
爲妥莫知我勤猶云無與我共事者只是言其離居
耳不可以彼逸我勞立說夙夜謂夙興夜寐就勤職
說朝見曰朝暮見曰夕就朝王說莫肯夙夜朝夕亦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八

是離居之意朱氏小注雖未至於離居之說與大注
背庶曰者詩人冀望之也爲惡是淫惡之事 未至離
可用不爲背注是
就人離中分別諍
按止貼天命戾貼人心可用離居是已離者三事四
句是未離而已有離之心者夙夜以辦事言朝夕以
朝見言式滅以王言式用也用此之故改而爲善而
反爲惡故曰覆

講夫饑饉薦臻則敗亡有兆周宗蓋既滅矣天道運
行未知將何所止人心輒曉未知將何所定乎此正
人臣戮力維持之日也乃正大夫離去而居於外而

我獨留此雖有龜勉從事之勞孰得而知之哉至內而三公及其餘大夫有官守者也莫肯夙興夜寐以勤王事外而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莫肯朝見夕見以省王此雖未離居而已無有任其責者矣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庶幾曰王式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如何昊天句 **辟言不信**句 **如彼行邁**句 **則靡所臻**何
凡百君子句 **各敬爾身**句 **胡不相畏**句 **不畏于天**句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九

毛傳辟法也

鄭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想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凡百君子謂眾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為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

孔疏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按鄭謂胡不相畏是下不畏上便是不畏于天於相字不合今講謂於人不相畏稍明

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

身故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眉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廣源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無特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為惡而違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十

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詩人發此意至為深切學者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

安成劉氏曰三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忘其忠敬也

六帖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何也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傳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之所當為而已非為人也夫事出為人尚可諉之於己苟其出於自為將安諉乎若引身而退從容棲遲便涉縱肆非敬身矣 胡不相畏語氣抑揚不宜平說臣

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爲言

說約按集傳豈可以王之爲惡句補貼上四句意大
全天叶鐵因反下同天信古義讀韻 纂序按首句
眉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云云則不是以昊
天指王也是呼昊天而告以王之不聽言也勿誤
此說王不聽言下章聽言則答說王卽有時聽言而
臣每不肯盡言 六帖云胡不二句語氣抑揚此固
婉諷之妙然如集傳四語一氣下似以胡不二字貫
猶云胡可不相畏而不畏于天平卽不添豈其不畏
于天平豈其二字亦自直切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十一

集解按不畏于天句上王又云集傳四語一氣下似
以胡不二字貫猶云胡可不相畏而不畏于天平此
欲平還勿添豈其二字然如六帖微作轉折於婉諷
中得提醒意似更有味

詩存本是責王不聽言無所歸咎而以爲若天使之
者如何二字中含怨無限

詩逆人臣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不敬甚矣故曰各
敬爾身正是望以不去與他處泛言敬者不同
衍義四句分上言王之爲惡無已下因責人臣之當
敬也此與下章蓋舉君臣之大義以深責離散之人

也辟言不信就指王說卽下章所謂不能言不可使
者相畏就僚友之閒無欺慢言畏天就循理上言總
是以敬身爲主 如何昊天緊頂覆出爲惡來呼天
卽指王也敬爾身者反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以肅
官常供職業也黃維章曰只不去便是敬身不必深
說

正解此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忘其忠敬也 夫
法言正人主之藥石而猶然不信誰肯改圖猖狂恣
行又安所不至此只足上王之爲惡起下臣之當敬
身耳凡百君子卽上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矣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十二

各敬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
其不畏天平臣之事君天制之也故以天爲言直提
天來警戒他並無人已天人兩層

按昊天指王說爲捷各敬爾身句重敬身以供職言
胡不相畏以人言謂人不可欺也不畏于天謂天不
可欺也

講夫王之爲惡如此使其能聽法度之言則知所以
懲創而改圖矣如何昊天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如彼
人之行邁忘返而無所底至也安望其能改惡而從
善乎然爲惡者固王之過而敬身者實臣之忠凡百

君子尙當夙夜朝夕而各敬爾身可焉夫人已一心不敬其身是以人爲可欺而不可畏矣吾恐身圖雖可使而公論不可誣爾胡不相畏乎且天人一道不相畏則拂人之心者乃所以逆天之理其不畏天亦甚矣豈可不畏于天乎知天人之當畏則知吾身之當敬矣

戒成不退句 饑成不遂句 會我誓御句 懜懜日瘁句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句 聽言則答句 譖言則退句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誓御近侍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三

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懜懜

憂貌瘁病訊告也

毛傳戎兵遂安也誓御侍御也瘁病也

鄭箋訊告也眾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

按鄭以戎成饑成實指厲王流彘說不合以答爲拒謂有可聽用之言則拒之有譖毀之言則排退之訓字尤戾

大全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漢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

侍中

安成劉氏曰楚語誓作藝注云近也

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誓御之臣憂之而懜懜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

須溪劉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古

慶源輔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言則答面從者也譖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惟知有己皆不能敬也

安成劉氏曰四章言王爲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

豐城朱氏曰兵已成矣而爲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誓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懜懜日瘁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卽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身

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爲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說約按訊古義真韻 纂序按曾我誓御二句與凡百君子二句緊相呼應猶云曾我乃如此而凡百君子乃如彼也聽言二句又卽承莫肯用訊而言之不可如俗講於戎成二句下接云我爲誓御之臣以涵養薰陶爲責者是以憂之切而憚憚日瘁也忘卻曾字經板煞住卻又轉云凡若此者皆君子之所當盡言者奈何凡百君子莫肯云云皆自生隔闕也且任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五

涵養薰陶之責者雖豐城說然此自說詩非詩人口中語玩曾我二字只是自言其卑近以喚起凡百君子位尊任重而責之耳

副墨憚憚日瘁有言苦不從去又不敢惟勉效吾敬身之意

六帖答亦是據理而言但不肯盡言不必是面從衍義四句分上言王之不善而已獨憂之下責臣之不盡言也戎成以人離言饑成以天變言戎是諸侯外叛夷狄內侵也惡者寇之招爲惡不退是玩寇也不善者變之兆爲善不遂是樂禍也爲惡是淫虐棄

賢遷善是易淫虐而修德更棄賢而用賢也曾我二句承上一二句說前言我勦而此又言憚憚日瘁正是他能敬身處聽言則答是面從而盡言譖言則退是畏罪而思以遠避見此輩皆爲身謀也 聽言窺君必聽之言始答之譖言言有可譖之機不必說到譖及己方退要之皆不敬其身者也 誓御之憂君子之莫訊皆指兵寇饑饉而言

正解戎成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離覆出爲惡之意輕點王之玩寇樂禍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

按凡百君子四句寫得朝臣唯諾成風光景逼真然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六

到得亂離之際既不見用又不能去蓋亦無可如何矣此當決之於早也 曾我與凡百相呼應

講然而君子之敬身者竟何如也自今觀之兵已成矣而爲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此正人臣盡誠於王之時也乃曾我誓御之卑近者憂之而憚憚然日益憔悴而凡百君子莫有肯以是兵寇饑饉告之王以圖所以修省而消弭之卽或王有所問而欲聽言則答之而已不敢盡言而惟恐其任咎一有譖言及己則或退而離居或退而莫肯夙夜朝夕引身

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爲計則得矣而於君臣之大義能無愧乎

哀哉不能言句匪舌是出出韻維躬是瘁瘁韻哿矣能言

巧言如流流韻俾躬處休休韻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

毛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 哿可也可矣

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

鄭箋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

旋見困病 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七

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

孔疏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爲拙矣

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

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

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

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

與鄭同也剴微之言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

謂摩切其傍不斥言

按此章鄭優於毛

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

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

言如水之流無所疑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

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體其

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

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

於巧言如流順從而不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

之地則彼其所以流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

可哀也已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六

新安胡氏曰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

安成劉氏曰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說約按哀哉哿矣各照下三句四字蓋劈對也哿矣

能言如言祝鮀幸免之意 讀至此下二章不惟不

見責之之意並似代爲去者解嘲矣愈遠愈近愈婉

愈切立言之妙至此 古義出瘁寘韻流休尤韻

纂序按匪舌是出或云言出於心不但出於口此不

是玩注非但適以語意是緊以下句相叫應所以明

可哀也卽巧言二句亦緊相足明可幸也

集解按維躬是瘁所以可哀俾躬處休故云哿矣各

末句皆緊足上意匪舌是出注意平平諸家過爲穿鑿皆非

副墨此與下章皆爲憂時感事之言而責去者之意自在言外

衍義三句分上是忠言反獲其罪下是佞言反處其休見當時進言之難也不能言卽上文所謂辟言而直指其戎成不退饒成不遂之失也匪舌是出謂忠誠內激言出於心而非但出諸口以苟應禦而已維躬句是身蒙其禍大則罪罟之加小則排斥之及也巧言句謂浮浪不根徒事巧好以取辨於口如水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尤

流耳匪舌句與巧言句相反看此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重上三句見直道之難容下三句雖一反一正正以見其可哀不可與上平重按言出於心是另一說

按匪舌句上玉說是匪維二字相呼應言不但關於其舌而實關於其身出於舌而卽瘁於躬豈不可哀或謂匪舌是出下視以不見聽意似亦省力講夫凡百君子固不肯言若夫言之之難也信莫有如今日者矣哀哉此逆耳效忠者所謂不能言也匪其舌之是出但空言而不受也維其躬之是瘁適招

尤而自戕也蓋言出而禍隨如此寄矣彼諛辭取容者所謂能言也巧好其言如水之流乃俾其躬處於安樂之地蓋立說而得志如此夫能言非所爲言也不能言又非可言也言之之難也我豈不知之乎

維曰于仕

仕韻

孔棘且殆

殆韻

云不可使

使韻

得罪于天

子韻

亦云可使

使韻

怨及朋友

友韻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

毛傳于往也

鄭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往仕乎甚急進且危急進且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辛

危以此二者也

孔疏毛以爲幽王之時野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往仕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往往仕則甚急進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往仕則危急也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

使也。箋解賢人之意不可使者，君有不正，我不從之。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爲可使也。

按蘇氏王之所謂是從毛說。

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五

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爲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爲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華谷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竄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仕，將以行其道也。若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而其志焉得而遂哉？是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既以爲怒，將欲枉道以從人，則友復以爲責。此仕於亂世者，所以進退皆病，無所適而

可也。

說約按殆友古義紙韻。

集解按：不可使，卽上不能言一輩人，可使，卽上巧言一輩人。但直道枉道所關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剛墨此與上章皆深體曲諒之詞，蓋徒責臣引去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而彼亦得以有辭矣。惟體貼至此，而君臣之義亦在有不可忍者，彼將何辭以解我乎？故下章遂窮其情而直詰之。

衍義二句分上歎仕之難，下申言仕之所以難也。棘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五

是急遽而無所伸，殆是危懼而無所容。末總二章意而作之，方見其難意。此合上章時說，依輔氏作本去者之情而言之，似全無責意，未妥。不如疏義云：此二章憂時慮事而責散去者之意，在言外，極是確齋云：此上二章只是傷之之意。若云凡百君子之離居者，豈得已哉？則是以此彼爲當然，乃怨之之辭，不可復責之以遷於王都矣。此說甚是，可玩。兩云字總是起。然離羣之時，費商量語氣，天下是非榮辱之徒，親黨之則不懼，怕逼度之則生疑畏，只是不肯實試於所使，大率如此。合上期得君下顧公義，看方見仕之急。

且殆語意只重正人一邊 此上二章似是去者代
他自解免之辭先替他說出開不得口矣言下見得
我非不體汝苦情但所謂敬身者不如此耳
正解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

講言既難則仕亦難矣故人皆曰往仕而不知甚迫
急而且危殆也將直道自盡則王之所云不可使也
天子以正言爲諱必致譴怒而得罪矣以枉道相從
則王之所云可使也朋友以相切磋爲道必見棄絕
而怨及之矣以是言之當時之仕又豈易爲哉爾之
所以離散而去莫肯用訊者職此故耳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三

謂爾遷于王都都句曰予未有室家家句鼠思泣血血句
無言不疾疾句昔爾出居居句誰從作爾室室句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癡憂也

毛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 無聲曰泣血無所言
而不見疾也 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
者也

鄭箋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
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爾也其友辭之云
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 鼠憂也既辭之以無
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

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
於病故未能也 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文作室女
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孔疏毛以爲幽王駁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
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
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
室家爲辭也其友以其距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
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
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
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三

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
爲辭也 鄭以爲厲王已流於彘即謂僉爲王都同
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
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誠
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
言而不道已疾由己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
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
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 說文云
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
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

舉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之辭是詩人言己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按毛鄭二說不同而鼠思二句皆說不明蓋作無家者之自言便難安頓當作謂爾者見其情狀如此便順

藍田呂氏曰癡憂幽憂也與鼠思義同

建安何氏曰孔氏云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三

不由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己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託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安成劉氏曰此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

虞源輔氏曰此章則又盡言己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爲可

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己之志也然則此警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華谷嚴氏曰七章責引去者也

說約按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正指其託於無家之時之辭狀也無言言字即曰子曰字注蓋其二句推原其懼禍至於託言如此非謂懼禍如此故至託言又生一層轉折如俗說云云也 古義都家虞韻疾室質韻 纂序接麟士所云如俗說云者是以曰予未有室家爲託言而以無言不疾二句爲懼禍推原曰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三

予一句便多一層轉折其傳蓋其二句直爲曰予未有室家一連三句推原也

詩存以無家爲辭至於鼠思泣血疾言皆其懼禍也但詩人忠厚若不欲直言其懼禍容身之情而第就所謂未有室家之語而詰之

詩記詩人諄諄欲諸臣之從王遷都者蓋謂亂離之際得故舊大臣盤桓共事則民望所歸人心聯屬中興庶可圖也

衍義此承上二章而言蓋即去者不欲返之情而因詰以責之也曰予句是去者之託詞原其情則以言

之難能仕之多患非爲無家也憂思而至於泣血憂之極也無言不疾卽是痛疾而涕出者勿作另有此畏禍的人看此二句一連說下只就去者說出居與作室俱自去王都而言觀注曰昔爾之去也自見孔氏小注云若爾從王都出居於郭外之時誰復從爾作爾室耶亦爾之自作且爾今若還於王都亦可自作何當以無室爲辭此說極明白舊說謂昔爾出仕而居於王都誰從爾作室今爾雖去其室固在也何以曰未有室家此似欠通且與遷王都句相戾按曰子未有室家其言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其言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毛

時情狀也蓋其言時至於流涕疾痛作不能遷之狀講夫爾今固不仕而去矣我也惓惓謂汝復還於王都庶幾同心共濟以夙夜朝夕於王也奈何汝不見聽乃託言以答我曰子未有室家然觀其所言至於鼠思泣血無有言而不疾痛者蓋懼禍之深而不欲遷故形於色而託於言者有如此也然今日之不還謂之懼禍則可謂之無家則非也昔爾離王都出居於外之時亦誰從爲爾作室以待爾之出乎則今之遷也亦當不患於無家矣而豈可以辭我哉然則非真爲無室之故也特保身而謀自逸焉耳君臣之

義豈可以若是恕乎百爾君子其試思之夫以誓御之臣既捐其身以當大難之衝又挽諸臣以爲戮力之計其於君臣之義朋友之情兩無負矣有臣如此奈幽王終不能用何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毛

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還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執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安成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誓御憊憊日瘁固可見其作於誓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

謂赫赫宗周衰烈威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
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
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爲平王
之四十九年也

按雨無其極增入方明似不必拘句之多寡詩中未
盡拘此也正字卽正大夫之正誤連上耳

小序雨無正大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也

鄭箋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朱子曰此序尤無義理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无

按毛謂幽王鄭謂厲王今從幽王說者多 雨無正
名篇亦說不明

說約按觀此正大夫離居之後二句則大全豐城朱
注謂莫肯夙夜朝夕不必皆爲離居者其說甚是亦
不必如俗家執定詩柄不去者責去便謂舉朝無一
人也而通篇亦惟末章正對離居者說敬身用訊等
尙對莫肯夙夜朝夕一輩說詩柄亦是後人補撰須
看得活動

正解通詩七章總是責離散之人當以各敬爾身句
爲主前四章是言天變人離之患而相責以忠下言

出言往往仕之危而勉之以義析言之則首言饑饉之
災以見羣臣所以離散之由而次章則正言其離散
之事三四章遂言王雖爲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當
盡言五六章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誠艱汝情誠切
人臣之誼亦不宜如是之愬然末又窮詰其情而正
言以責之見終不可託詞而不返也 此詩誓御所
作故曰誓我誓御云云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詳說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无

詩經詳說卷四十七終

詩經詳說卷四十八

牟陽再觀祖輯撰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

敷於下土

謀猶回遹

何日斯沮

謀臧不從

不臧覆用

我視謀猶

亦孔之邛

邛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通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

毛傳敷布也 回邪通辟沮壞也 邛病也

鄭箋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一

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 臧善也謀

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

亦甚病天下

按毛鄭以旻天疾王者之刑威將疾威二字拆斷不

成文理 鄭以邛爲病天下亦說得不切病只是憂

意

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

之疾威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

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

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可見君臣隱諱之義

天人合一之理

慶源輔氏曰昏亂之世庸暗之君謀猶邪辟無日而

沮止者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夫爲國者固不可

以無謀猶也然觀其於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

則反用之則我已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來

也

豐城朱氏曰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

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之謂拂人之性苗必逮夫

自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二

說約按集傳視其其字卽上文使王王字 字兼用

又叶以中反音庸易乾初爻勿用叶潛龍列子天地

無全功叶萬物無全用亦同 古義沮讀如組與土

俱虞韻從用邛冬韻趙頤光云邛通作窮窮之爲言

困也故爾雅以爲病廣雅以爲勞也

存旨謀猶是人事本天說起者臧之與否邪正甚明

今回遹如此一若天奪之鑒者故怨而呼之

衍義四句分上是咎王爲謀之僻下正指其爲謀之

僻而深憂之也旻天二句無所歸咎之辭謀猶邪僻

言其心術不正好惡不公也謀之臧不臧主成事償

事言謀臧者卽下文具五事之善而有先民之程大猶之經可以康國庇民是也不臧卽爭淺末之言而妒國害民者是也我視二句此處卽有末章喪亡之禍所伏意了故詩人視而憂之此章之謀猶屬君次章之謀猶屬臣

正解謀猶謀字屬王謀臧及下謀之之謀皆指眾人說謀猶二字有辨議論曰謀由是見之施行曰猶曰不臧曰覆用便是不能斷以從善

按謀猶以王言而從不從之謀以下之陳謀言臧不從而不臧是用此王之謀猶所以回過而視之以爲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病也王用下之謀以行事卽爲王之謀猶

講國家之治亂關乎謀之得失不可不慎也今何如邪彼幽遠之旻天本仁覆閔下也乃疾怒之威敷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不知何日斯止乎如謀之善者所當從也不斷以從之其不善者不當從也反信而用之此所以爲邪僻之謀也我之視之亦爲之甚病也已

韻底

滄滄訛訛

亦孔之哀

謀之其臧

則具是遠

韻底

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

伊于胡底

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

毛傳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其上

鄭箋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遠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孔疏釋訓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滄滄訛訛之文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四

準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按毛鄭說異今不從于不必訓往

大全前漢劉向曰言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欬欬相是而背君子

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遠卽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卽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

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纂序按具是二字固指凡與所謀言亦有眾小人同聲鼓煽之意

副墨惟上有回過之君故小人敢於收同己而排異己然王之不從覆用又由小人先立一從違之機以資鼓於君側也

集解按滄滄一句只形容小人同而不和之狀尚未說到為謀上兩具字全從滄訛生來眾口一辭已成一雷同世界

衍義二句分上指小人阿比之可傷下歎其用猷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五

無定正見得可哀也謀之四句雖與首章謀賊二句意同但首章自王言此自小人言蓋王之惑邪謀正小人有以蠱惑之也具違有相與排擠於君前惟恐見用於君意見依有相與汲引於君側惟恐君不用意 滄滄訛訛蓋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狀如此就是自家夥裏也原有相知相詆不必是黨同伐正此尚未說到為謀上國家有此小人定然誤國所以可哀
正解或云謀之四句還主王者昧於從違言王於謀之善者則皆違之而不依於謀之不善者則皆依之

而不違與首章一例看如此則詩人語意未免重疊且與注背未受我視謀猶即頂小人看臧否不分則折衷無定故曰伊于胡底

講凡此皆小人為之也小人於人面相和則滄滄然背相詆則訛訛然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習俗如此不亦甚可哀邪故謀之善者則惡其與己異具是違之謀之不善者則喜其與己同具是依之是非顛倒甚矣我視謀猶伊于何底至而後止也哉

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 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 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得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六

于道

賦也集成也

毛傳猶道也 集就也 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

之道也

鄭箋猶圖也卜筮數而潰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 謀事者眾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 謀事者眾訥訥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 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

異乎

孔疏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
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 禮龜曰卜著
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并言以
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
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云瀆龜靈也此言數者
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
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絲則其言
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七

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疊圻絲者
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絲曰者是也 左
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
從楚驂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

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
取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
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適而
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
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

之所以謀不過盡眾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
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
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
其咎此亂世爲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得
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
敗之責者

說約按黃文裕曰發言盈庭卽所謂謀夫孔多也誰
敢執其咎此謀之所以不集也集傳蓋字承下之意
如此誰敢執其咎所謂不行不適也謀夫孔多發言
盈庭所謂坐謀所適也是用不集所謂是用不得於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八

道也集傳猶字承下之意如此猶集咎道古義皆韻
沈無回曰我龜二句是極狀謀猶煩瀆之象非真
屢卜也以起下句耳 纂序按此與下章俱指小人
爲謀言誰敢執咎皆小人模稜首鼠情狀注無肯任
時講作君子畏小人而不敢指其非固可然君子豈
盡無肯任責卽爲小人所沮而不肯任豈有持兩端
之理

詩存執其咎則事後成敗不得互相推諉惟持兩端
則事成可以分功事敗易以諉過小人奸謀設國行
往如此

衍義四句分上是稽神以著人謀之無成下原其所以無成也謀神意輕不過引起之辭重謀夫上誰敢執其咎蓋恐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畢竟是畏小人而不敢指其非意末二句正意須先提在如字頭上講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九

爭議論不定是以不能有就矣蓋謀多而就必於眾
論紛然之中有一人焉獨任其責謂事若不成則咎
歸之我以決斷之今發言滿庭誰敢決然執其咎者
皆持兩端無適於事如匪行匪邁而坐謀所往謀之
雖審是亦何得於道路哉

哀哉爲猶句匪先民是程句匪大猶是經句維韻
是聽句維韻適言是爭句如彼築室韻于道謀句是用
不潰于成句成韻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

毛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

鄭箋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言之異者言見動輒則泥陷不至於遠也 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孔疏毛以爲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辨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十

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

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猷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

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說約按不潰于成謂成室照不得于道可見

副墨上章只言謀之莫定尚未及其所以爲謀者此復承上而傷其爲謀之謬也是聽是爭則小人同謀之中亦有犄角矣

衍義五句分上言謀之蔽於近下喻其無成也皆是言謀之可哀也先民乃謀猷所自出而當法者凡古之聖賢皆是大猷乃謀猷之所在而當遵者凡仁義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士

禮樂之類皆是通言二句正與先民大道相反是不切生靈不關宗社者聽是順從於己爭是辨論於人聽則或爭則不決此便是相持正不斷之意也相持指謀夫說末二句正意亦先提在如字頭上以淺末之言相持則謀必不成猶作室不謀之工師而謀之路人則室必不能成也築室自有工師即先民也且有繩墨即大猷也

正解哀哉一句貫下六句匪先民二句言其不用善謀維通言二句言其惑於邪謀皆是王猷之可哀也凡謀出於正則同心以濟國是必有畫一之說惟

曰邪謀則眾言淆亂是非讒起人各逞其胸臆而不顧國之利害故迄無成功

按通言是爭非謂其爲通言而爭之謂其爭論不一皆淺鄙之言據朱傳築室當斷於道謀三字連非謂築室於道而謀之路人也作舍道邊微有不同意相近耳

講且小人有何良謀也哉哀哉今之爲猶也徇其偏私之見匪古聖賢之成憲是法匪天下之大道是常而但於淺末之言之同者是順而聽之但於淺末之言之異者是逆而爭之謀之必敗明矣如彼築室而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士

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是亦何能遂成其室也哉

國雖靡止句或聖或否句民雖靡盬句或哲或謀句或肅或艾句如彼泉流句無倫胥以敗句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應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陷胥相也

毛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

鄭箋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淪率也

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

孔疏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者通知眾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卽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辨賢也 臆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

按毛以靡止爲小已不受鄭以爲諸侯無禮尤謬之甚又以靡臆爲無法皆杜撰又云如泉流則清亦非語氣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卽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慶源輔氏曰子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艾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返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

護而扶持之無使至於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

安成劉氏曰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爲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又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審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爲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疏義聖人之德五者咸備此則人各有其一德 按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四

書肅又哲謀聖蓋以五行爲序與此不同

六帖貌恭則氣義嚴整警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艾視明則知微見微故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謀審通微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 如彼句就賢人言敗謂國事也

說約按集傳止否一叶臆謀一叶艾敗一叶凡三轉韻也艾字彙牛蓋切音礙 纂序按止否一叶艾音礙與敗本叶臆謀雙起句可也集傳三轉似多事言之從言從理也

詩補傳聖否指仕於國者言哲謀肅艾指天下之民

言

通解或聖或否語氣還重聖字其意蓋以或有聖者或有否者夫豈皆否者哉

詩存泉流淪胥皆言善人敗指國事無字有冀其愛惜培植之意

集解按上數章末二句皆隱照喪亡之禍言此章淪胥以敗語較顯而意更切故末章遂接以懼禍之辭衍義五句分上是應舉可用之善下深著不能用善之弊聖哲五等皆是人之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此五者作善謀說或聖或否重聖字要說得圓融五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五

者在人苟信而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啓沃哲者可以職論思謀者可以集計議而肅者艾者可以範威儀而備顧問矣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而消沮於屏棄斯喪於流落如泉流之往而不返也無淪胥無字要玩謂有戒其無使之至此意聖哲謀肅艾皆心之通明者能總攝之故以聖爲首分明是祖宗作人之化不衰猶存萬分之一爲啓沃之藉靡止卽淪淪詛訛發言盈庭是也靡廬是饑饉薦臻戶口虛耗之謂也如彼上補王不能用意指南如泉流之往而不返也得無淪胥以至敗乎時

說無字當重看是戒王當用之無使之至於此極也似欠直捷

按此章是舉謀之臧者言之如彼泉流則是謀臧不從也無字作得無說爲順

講夫小人之爲謀如此豈今無善謀者乎彼發言盈庭國論雖不定然或有聖者或有否者豈皆否者哉饑饉之後民雖靡多然或有哲者或有謀者或有肅者或有艾者孰非人之善哉人之善者其謀必善王若能別聖否則不惑邪謀矣能用哲謀肅艾者則是斷以從善矣不則善不能以自存而消沮於屏棄斯

詩經詳說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

六

喪於流落如流泉之往而不返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乃淪陷相與以至於敗乎是所宜亟慮也
不敢暴虎句**不敢馮河**句**人知其一**句**莫知其他**句
戰戰兢兢句**如臨深淵**句**如履薄冰**句
朱子南音或讀兢爲今冰爲實賦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毛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

鄭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

孔疏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危按傳疏訓他字欠明眾人之慮不能及這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辭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七

疏義上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可避也

集解按此章重莫知見謀之不定病又不止在謀在識不定耳

衍義四句分上歎在人無遠慮下言在己有隱憂人字提起指君臣說一是指暴虎馮河之患他是指喪亡之禍隱於無形者隱於邪謀不斷之中故曰無形末三句言己懼禍之深宜其危懼若是也此大夫是有憂國之忠者雖是懼及其禍實憂國家之喪亡也此意亦須婉轉他雖指喪亡之禍然詩人語氣含

蓄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蓋人情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馮河之外其禍機之伏有更慘者誰則知之暴與馮爲二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於此一類而昧於彼一邊也怙禍者方謂變端非人所作而且自安於今日任禍者又謂患至非吾所獨而且自聽於他時諱禍者方謂太平無事而安得爲此妖祥之言忽禍者又謂目前可娛而何必爲此未然之戒夫人者有回亂之責者也苟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己懼之而曰戰戰兢兢云云如臨言將值其禍也如履言見在於禍也又就其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六

戰兢者而形狀之也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婦或勝予焉燕安衽席或戈矛焉凡厥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爲心爲謀庶其遠乎

講惟其王惑之而不知不斷之爲害也則時事有甚可危者矣彼虎之不敢徒搏河之不敢徒涉禍之顯而易見此其一端人所知者至於其他之禍伏無形有非但暴虎馮河之可比者則莫之知矣我也有見於此而深憂之戰戰然兢兢然如臨深淵之或墜如履薄冰之或陷恐欲避而無從者王可終不愼所謀也乎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小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鄭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

按孔疏謂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雨無正言宗周既滅是事之大者此詩唯言謀事是事之小者說不去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九

當對大雅看又云四篇相類是一人作尤無據

正解通詩上五章皆刺王惑於邪謀而不能用善末章則言己懼禍之深也上五章析言之一章言君不用善謀而惑於邪謀也二章言小人其違善謀而惑君以邪謀也三章言謀之不斷而憂其無成四章言謀之不善而憂其無成五章言非無善謀但王不能用耳總以謀猷回過句作主而歸咎於王之不斷中間極陳亂世謀夫之象淪淪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我龜章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哀哉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正所謂謀猷回過也 全詩刺王而不露一王

字卽疾威之布亦託之於天此其立言渾厚處

指南或以首四章爲惑邪謀第五章爲不用善殊不知此二意章章有之如謀猷不從則具是遠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皆不用善也不臧覆用則具是依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皆惑邪謀也二意自是相連互見分拆不得

宛彼鳴鳩

翰飛戾天

天韻

我心憂傷

念昔先人

人韻

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

人韻

與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按翰飛戾天毛鄭以爲飛不能至天與經背以先人二人皆爲文武言幽王無德因以思文武詩中全無此意

孔疏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

陸氏曰似鵲鳩項有續文

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爲相戒之端

慶源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

母者宜也

說約按此與集傳說上四句取興只是論其理下明發二句方實言之故為另轉疏義謂二句與四句者非是 先人二人俱謂父母也古義真韻

存旨天至高而鳩飛戾之先人往而追念及之皆有努力求至之意故以為興

副墨念昔先人空說明發二句方實言之將旦而天光開去人之良心亦與俱開故懷二人於此時獨切行義四句分上興己之念乎親下言因時而有懷乎親也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况我心之憂傷而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能不念昔之先人乎此皆勉強以求其至者故以為興此方山意也或謂鳴鳩之飛而上至於天與己之憂而上念乎親亦可姜我英曰鳩避人而戾天與己憂禍而念昔更關切明發不寐言天明發則人不寐乃事為思慮之始也勿作旦氣清明良心發見看重有懷上懷字內含下許多意思此章發端之辭宜說得有含蓄 念先人是念其所生之自將何以無忝也不是空念懷二人即是念先人有努力求進不如先人不已意在下謹儀教子正有懷中所為之事也按興意取勉力為受

請君子處危亂之世不可無慮患之圖試觀宛然彼

鳴鳩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其努力然也况人可
以不然乎故我遭時之亂則此心憂傷豈能不念昔
之先人哉是以當明發之時耿耿不寐有懷乎我二
人焉蓋身與父母禍福榮辱之幾相關匪小豈容漫
然已邪

人之齊聖

飲酒溫克

又韻

彼昏不知

言醉日富

又韻

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又韻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

毛傳齊正克勝也 醉而日富矣 又復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鄭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童昏無知之人飲酒壹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
以財驕人 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
來也

孔疏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
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為中正則童昏者
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
本及箋作溫字舒緩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
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
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

按鄭以富爲以財驕人非也方說醉如何卽說到財上言君臣亦無據

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爲說

慶源輔氏曰時人方化上所爲昏亂於酒則此兄弟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小旻之什

三

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

豐城朱氏曰齊則整肅聖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爲可保不敬則天命爲難恃其戒深遠矣通解敬儀且須闢說而歸宿於不爲酒困

衍義四句分上言人之儀有得失下則相戒以謹其儀也貌之德恭曰齊乃齊一之齊非齊戒之齊也思之德審曰聖此二字不甚重不過言此等人耳重在飲酒溫克上溫克在儀上說克勝也我不爲酒困便

能勝於酒困於酒則爲酒勝矣人之喪儀非一惟酒爲甚故以此爲戒敬儀在平日存心嚴飭所該者廣而飲酒亦在其中

正解貌之恭曰齊思之審曰聖總以德言不必分兩人壹醉日富形容沈湎之人漸漸沈溺意蓋其初僅一濡足而日甚一日遂不可回也與溫克正相反曰齊聖曰彼昏不言儀而儀可知儀雖在外敬則由衷勿淺看做外面工夫一說天命就一身禍福言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此是做惕使敬之辭指南玩注云天命已去還就國家天命說爲是蓋國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六

小雅小旻之什

三

家將危非修身無以自免如南容言行能謹可免刑戮便見輔氏作一身之天命說亦細然與注反按此說誤認朱傳天命云云何曾指國家說人一身享用莫非天命據見在飲酒作樂便是享福此不可爲常便是天命不又

講夫既念及父母則所以守其身者宜謹矣如人之齊而整肅聖而通明者雖當飲酒亦不喪儀而敗德爲能溫恭自持以勝夫酒焉若彼昏然無所知者則一於醉而轉務酣飲日益加甚矣昏亂於酒必自喪其威儀可知惟我兄弟其各敬爾之威儀乎天命已

去將不又來不可恃其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

中原有菽

句庶民采之

采韻

螟蛉有子

句蜾蠃負之

負韻

教誨爾子

句式穀似之

似韻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
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
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

毛傳中原原中也菽蠶也力采者則得之

螟蛉桑

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

鄭箋式用穀善也

孔疏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嬰菽飲水菽葉謂之霍公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食禮云鉶羹牛用菹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為

菹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菹也郭璞曰蒲

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蠋蜂桑蟲俗謂之桑蠋亦呼

為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為土蜂陸璣云螟蛉者桑

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

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

而化為其子

按鄭以菹無主而人得采喻王位無常而人可得以

螟蠃可負螟蛉喻人可得萬民以末二句言能教誨

萬民即能得萬民其說悠謬之甚

大全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掘土作

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視變成己子嘗拆窠

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卻在子下撻音

璉祝音呪

說約按名物疏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視之

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

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

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

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

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美

慶源輔氏曰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似同一

秉彝故也兄弟相戒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

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說約此章以四句興二句然實以兩意興兩意

序按集傳采負似叶音似叶螟蛉有子教誨爾子兩

子字古義紙韻

存旨所謂穀者亦不離敬字似之亦是肖其敬儀非

形似之謂

衍義上四句興下兩句言當教子以善而化之也善

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似此二意直至末二句

方可說山蓋注欲人易曉故卽於興處先解之耳若
依注逐句分貼則反似比體非興體矣荆川有義用
在教誨頭上極是穀字所以終采菽之興似字所以
終螟蛉之興修身而復欲教子者只是子者親之後
子之不善亦親之辱故教其子使爲善也
按此章朱傳一興善一興似而末句兼善似二意應
之此興體與他處不同 講至末方說出上文宜渾
發 菽爲豆菽葉爲藿此云采菽自是豆非葉鄭謂
救無主人皆可采謬也螟蛉卽土蜂銜青蟲養之而
呼其外數日卽化常有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毛

講身固謹矣又當善後彼中原有菽則庶民皆可得
而采之矣螟蛉有子則螟蛉可以負而祝之矣兄夫
善爲可公共之理而人有可變化之道乎我兄弟教
誨爾子當用善道化之使之似己可也不然於吾身
不有未盡之責乎

題彼脊令

令韻

載飛載鳴

鳴韻

我日斯邁

句韻

而月斯征

征韻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
毛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 忝辱
也

鄭箋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
口也不有止息 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
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
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
孔疏曲禮注淫視睇盼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
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雖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
之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
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曰口也翼也無肯
止息時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毛

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

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
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慶源輔氏曰以脊令之載飛載鳴與兄弟之各有所
進之道雖或不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
嘗因人讀詩而務快不子細戒之曰今人看文字敏
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卻不會得而今便只管
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徧自是強五十徧時二百徧
自是強一百徧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
地但裏面意思卻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卻在

說不得底意思裏面

通解邁與書邁德之邁同當訓行征與易彙征之征同當訓進

說約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在原當主行則搖而此處當主飛則鳴也 纂序按鄭箋題視睇也則題亦屬脊令題彼脊令則文法亦如宛彼鳴鳩也亦特見之解 按鄭未嘗以題屬脊令 副墨言日言月言夙言夜只是無一瞬可安末句正應首節有懷二人之意

衍義四句分上與其當及時自勉下求以無辱於親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无

正以終首節有懷二人之意興意以脊令之飛鳴而不得休息與兄弟之征邁而不得暇逸日月字無分別言當及時努力不可虛度日月也總是與時俱進之意我日邁汝月征互文也夙興夜寐即是征邁之意蓋疊上意以起下句之辭亦不外敬儀教子二意能努力而不取禍自辱斯無辱於父母故曰無忝爾所生

正解一說日月二句只閒閒說爾我之日月如此矣朱子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卻在說不得的裏面是也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勉強爲善意在言外此更

可參

集解按日邁月征不以用功言則夙興夜寐處亦不重疊見解最妙

指南夙興夜寐即是日邁月征之夙夜

按朱傳以努力用在邁征二句內則作用功說無妨語類說不得云云亦非用功不用功之謂 據此以脊令爲興則爲兄弟相戒無疑

講且謹儀教子在今日何可以暇逸爲也凡鳥飛則不常鳴唯視彼脊令之鳥則且飛焉且鳴焉口翼俱勞無有止息矣况可以人而自暴自棄乎我則日斯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邁焉以勉行爾則月斯征焉以求進各務努力可矣蓋我與爾之身父母生之而我與爾之子皆生我者之子孫也於是夙而興夜而寐無以怠惰虧敗忝辱爾所生焉庶乎克副明發之懷念耳

交桑扈

率場啄粟

哀我填寡

宜岸宜獄

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

宜岸宜獄

宜岸宜獄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背肉食不食粟填與瘡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毛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 填盡岸訟也

鄭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 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孔疏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好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 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按毛以交交爲小墳爲盡鄭以穀爲生訓字未確 大全埤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蓄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蠶其羽者也

東萊呂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

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犴一作犴犴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爲犴

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士不恤鯨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

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慶源輔氏曰貧窶如是而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爲君子也

六帖宜字字意與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可以字同說約按握粟亦點景語可不自言貧窶之甚

副墨此章又提出世網可畏見尋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以起下章

詩通握粟出卜非真欲問神也只以見人之意想已窮耳

衍義四句分上與用刑之濫下求所以自善之道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上數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憂亂之念既切相戒之意無窮故此下二章又言稽神法賢以求自善之道無非欲免禍亂世以求無辱於親也出卜特云握粟者言既遭衰亂又處貧窶所以重自傷也自何能殺看自何字全自謹儀教子之外說

正解以物性之反常與刑辟之失正二宜字可憐有舉手挂網羅動則觸機阱意末二句承言時事如此則謹儀教子而外安知無妄之災非常之變不有出於志慮所不及者故又握粟而卜之於神如屈原卜居之意言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心緒倉皇不知更何

如而後可以免禍耳

按朱傳不恤鰥寡不可作寡財說我字泛言非詩人自謂猶云我等疾病鰥寡之人陷之於刑竟亦可以置之岸獄也出下所以求免非已罹岸獄之謂

講夫謹儀教子固求無辱於親然世當衰亂我更有難測者彼交桑扈本不食粟也今則率場而啄粟矣哀哉我病寡之人本不宜岸獄也今則宜岸而宜獄矣刑辟濫及如此誰能信然而無憂者乎我是以握持其粟出而下之不識謹儀教子而外復由何道而能自善也神其爲我告焉可也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溫

溫溫茶人

句如集于木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句如臨于谷

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恐墜也

毛傳溫溫和柔貌 恐墜也 恐墜也

鄭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慶源輔氏曰溫溫茶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

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溫柔恭敬之人則如

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

墜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

說約按照輔氏說則前篇末章之不敢暴虎四句亦

謂他人戰戰兢兢三句則自謂也疑是一人之作

上言災起無妄而謀之於神則畏途踟躕亦云甚矣然末章卒求取法於茶人小心故知巧於趨避君子亦置勿道也 敬慎尤立身之本在謹儀教子之上

纂序按此敬慎爲本二語則上章自何能毅似呼起此章此戰戰兢兢正所以自善也汚水末章云我友敬矣讓言其興可知敬爲處禍亂之道也 時讀云溫溫茶人若可以免禍矣猶且如集于木似兩句中多作一轉折如輔氏直下說則下句如集于木正足上句溫茶小心二句亦然較妥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溫

詩通此亦見其憂危意思非必遂謂此足以自毅也衍義此章正是自善之道上四句指賢者存敬慎之心下是相戒以法之溫茶小心俱指當時賢者言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須各點出求自善意戰戰兢兢二句還說得恐懼之甚不止是集木臨谷之比蓋木谷雖危猶有可依藉處薄冰則無可依藉矣末要打轉有懷父母意 上文敬儀教子努力進善俱在外修爲工夫而此敬慎之心乃其本也故又以此爲戒溫溫是謙和的人惴惴是畏謹的人末二句見得賢者尚致其謹我兄弟尤不容不謹也

正解恭人之恭小心之惴只是概言其持身涉世之心常是如此非懼禍也

指南溫恭小心俱指當時賢者言恭人曰集木小心曰臨谷互文耳時說以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欠通按惴惴句承恭人說一言其和柔一言其畏謹非必二人

講此豈吾之私憂而過計哉今據亂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有若溫柔恭順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可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之恐或陷以致夫恭人之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謙和小心之畏謹哉不則何以免貽先人之憂也已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辭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思念父母以發相戒之端二章言時俗所習以致相戒之意三章則相戒相勉以教其子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無遺父母之羞其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不恤貧困縲寡如我之病困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世賢者尚且兢畏如此

兄我則又當何如哉

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辭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令人悽愴

小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辭耳

按鄭亦以此刺厲王總無據朱子謂其說穿鑿破碎信然

正解通詩六章總重求無辱於親意以謹儀教子作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

眼喫緊在一敬字轉到末路更洗發出敬之精神析言之首章憂亂而念及於親所以發相戒之端二章相戒謹儀以善其身三章相戒教子以善其後四章相戒進善以無辱乎親兼謹儀教子言也五章相戒以廣求自善之道六章相戒以法賢而存敬懼之心皆求無辱於父母也 先正謂此篇孝親之意重當大樣講方與前篇憂國大夫忠君之意略相同不然亦憂及禍耳全軀保妻子之圖何足道哉此意極醒按常棣之詩可爲兄弟不和者儆此詩可爲兄弟同心保家者法二詩宜並讀

詩經詳說卷四十八終

詩經詳說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

三